

後漢書集解













王先謙撰

後漢



解

中華書局影印



馬此誤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與同疾疾

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集解通鑑胡注言郡縣長吏

一過亭傳而已未嘗深考其治狀也責成於期月謂一歲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病而引

高或色斯目求名困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

自棄官以爲高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當遠舉之義三國志

崔琰傳琰固碑從雅意色斯自得斥彭長田君碑色斯去官

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蓋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

宰不覆集解通鑑胡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集解

棟曰斯謂斯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斯周車馬衣服一出於

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車馬衣服一出於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集解通鑑胡注曰特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學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郎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自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冒爲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先謙曰漢世祿吏往往恐勅奏輒自引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去見陳蕃范滂等傳故請限去官之令

錮之終身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勅奏亡不就法者徒家

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盡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遺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

呂氏難故亦云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

通鑑胡注先有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

日袁宏紀云帝感其言復無故去官之禁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

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守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

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

水集解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

司冀與此州因有司州之目釋名釋天篇云司隸校尉所主也蓋當時

案廣省文魏及晉初皆都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出司

州之稱然當時司州於徐以刺史領之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司州

治義陽郡乃得晉司州之地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而尚沿司隸舊名尤無當矣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天鏡地鏡山鏡四鏡各一卷又上疏言宜

密爲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

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

僕射郭虔共上疏曰爲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

賞集解通鑑胡注曰案漢律先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

武故事本有是科而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

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

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

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

課牒奏集解通鑑胡注曰漢官儀曰尚書郎以孝廉年未滿歲稱家法

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郎中滿歲稱侍郎副之端門

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密教之惠棟曰案奏令學士

試之也詳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竟裕博雅好

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鋒英雄常有壯志學茂才除渤海修令通
與邪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官至度適將軍見徐穆傳先錄曰官
作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
拘年齒帝紀是故本郡百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目對乃遣卻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諤曰案廣以被劾心恨故為向書時發其察舉之議當據此傳以定其先後次第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選清平多得其人集解
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
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

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沈
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康河南趙建初帝廢為
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召娥前有謀遂
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義邑侯雄上封事
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謀事不見於史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
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曰求天意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曰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曰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特加顯賞案何書故事集解通鑑胡注漢故事皆尚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後漢書六十一 五

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議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
嚼死為海內所歎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曰其無
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
蹈約儉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寵達

本操失其常順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
也百姓深憊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集解通鑑胡注胡與張同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恍惚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百千萬給奉阿母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

內足曰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
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今封
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曾言封爵至重

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

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選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促步推使速行也又加曰捶撲雄上言

九卿位亞三事集解惠棟曰東漢班固在太尉行有佩玉之節勳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經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

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
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為將
帥而直營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後漢書六十一 六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初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道當坐罪滅死又無武猛驗舉勳奏雄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奸也

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

集解錢大昕曰辟司徒李邵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為問太后與帝

無母子恩宜徒別館絕朝見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閹氏故吏既免帝母于何其羣臣議者咸曰為宜舉謂邵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之黃泉集解先謙曰官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顧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顧考叔為顧曰若掘地及泉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

集解後漢書六十一

上將何曰令於天下如從禪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屬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邵即上疏陳之明

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安後長樂少府朱伉

集解音丑代邵為司徒舉猶為吏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

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

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穰云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

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已加諸漢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

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讖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俛曰今詔怒

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

請從此辭俛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

集解沈欽韓曰今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

等見之歎息其疏稱舉忠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四

息上疏願退位避舉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誠上之書舉稍遷并

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集解新反曰晉文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熒火之

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集解惠棟曰奇

荷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

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

冬去火曰為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於寅壯于午死於戌夫文成

火為威故為之禁焚萊者謂并州舊俗遂禁焚萊每冬中輒一月

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晉南要略中輒一月

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晉南要略中輒一月

集解後漢書六十一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忌火為之禁火煮饘而食之

集解清明前一日也然則僅斷火一日之節中記并州之俗以介子推五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為浴日之俗以介子推五

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為介子推也北方五月五日為浴日之俗以介子推五

日之邑為湯是今之糶冊俗元龜六十二後魏太和中二十五年詔介

山之邑為湯是今之糶冊俗元龜六十二後魏太和中二十五年詔介

喪亂以來為三日相傳禁斷不嚴則有風色之變禁食節莫尚

於唐雖宮禁亦不然獨沈佺期詩所謂普天皆滅禁猶如此其亡月咸言

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

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

欽韓曰桓譚何知有周舉唐經籍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

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

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禪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

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肅祀河神名山

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已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

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

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

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微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

有所諱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陽為

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

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盡食殺者部吏所致也案變復之

法當見緯書今不傳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臣人為貴故聖人養之曰君臣之曰化集解先謙

是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曰仁

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

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

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

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豈臣之人亦復虛冒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成湯遭災呂六事剋己伐桀後大旱

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魯僖

邪臣且行邪義夫昌邪宮室榮邪女滿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

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集解惠棟曰案皆曰精誠轉禍為

福自枯旱已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集解通鑑胡注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普齋有大旱景

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呂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

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質猶緣木求魚御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

今夫惡知往古之所由危亡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

徒集解惠棟曰向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

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豈災猶夏寇賊

奸究則責之司馬溝瀆穢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解見耶頡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却世僕射黃瓊問曰得

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

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然公卿大臣數有直

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

謀愚心在此其後呂事免司徒劉崎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崎以陽

後漢書六十一

災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

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呂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呂天子之禮

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呂王禮故數有

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

周公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昌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今北鄉侯

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

無它功德呂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集解惠棟曰何休春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號以王禮葬于春秋何義也答曰春秋未

災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

胥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賢傳黃尚為司隸校尉奏恩曰周

此衍少愚顯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譙子

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瘴疠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

自洗濯祓除為大祭也集解顧炎武曰李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

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為巳亦此意也惠士奇曰

注診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到三月晦日也宋書

度志云漢書八月祓除於水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

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之類無用支者見周密癸辛雜識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

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離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集解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離露歌曰離上露何易晞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妻曰按古今注路上有朝字以七

字為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曰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商至秋與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

可重任也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曰變青舉對曰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潛恒惕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曰時禽討其後

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

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

相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集解洪亮吉曰案巴傳由議郎守

書蓋由巴後所懸官言之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

續漢書作甄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曰下便輒收舉集解通

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

墨綬有罪先請今權時定制如前漢上時掌反惠棟曰案漢法

呂步舒治淮南獄斷斷于外不請也其有清惠利為百姓所安

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

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

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

孔子識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及定公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

二公之位親盡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初三年卒朝廷召舉清公

亮直方欲召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曰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

見誅翁歸蒙述所召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

子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

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

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賜祿故曰家述也集解劉攽

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也忠跡隨

管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承風終用乖遠圖朝廷懸悼良為怡然
詩不云乎畢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畢謀也敏疾也其令將

大夫呂下到襄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呂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細音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呂父任為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變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

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召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集解惠棟曰蔡邕周巨勝碑云

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顯冀專國作威海內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草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慕老

聘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

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曰為知命

集解惠棟曰見自總曾祖父場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弓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集解

曰蔣果云於是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瓊之綸國少康之邑

下疑脫與字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瓊之綸國少康之邑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穎陽

縣元和志隋改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穎陽

嵩陽故注云然有司劾不敬詔下縣曰禮意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召書逆道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

以名焉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不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

何如人揚子云不爽不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

惡可否之間也注未是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

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嵯峨

者易缺數數者易汙集解惠棟曰廣雅嵯峨危也曹憲曰嵯峨

反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和者不過數

百人是其曲高和寡者數百人為陽春白雪屬和者不過數

人矣引商刻角難以流徵國中屬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高和

寡字面較同是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

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引近得陽樊君被徵初

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集解通鑑胡注言名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集解通鑑胡注言名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集解通鑑胡注言名豈非觀聽

望深聲名太盛乎集解通鑑胡注言名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胡定

人在喪雖免遊其庭雪霜覆其室縣令道戶曹掾排闥問定已

絕後妻于皆臥在牀令道掾以乾綱就還之定乃受半願奉見張

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讓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集解通鑑胡注達明也練習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通鑑胡注莫能抗集解通鑑胡注達明也練習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

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

家陰間也散謂不精明集解惠棟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呂前至漢

初災異與永建已後說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陳災皆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

慶氏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選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具見

李固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伏見處士巴郡黃錯

傳注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伏見處士巴郡黃錯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清

爲巴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

參傳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論考證云論毛本作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

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曰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讓侯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鄭曰僖

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薦山川以六過自讓繼女謁放下讓

侯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

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誹謗以身塞無狀也集

解劉放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字先謙曰官本頭作傾是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順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曰易

民聽向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曰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尙積多致死

亡亦足目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

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

位曰後不行藉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

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

勅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曰爲大譏卒

有美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

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辰正日月底于

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蒸土膏其動履以告王王即

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畝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竊見陛下遵稽古

之鴻業體虔肅曰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慢今廟祀適闕而新穀

聚齊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履動聖躬曰爲親耕之

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

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日來仍

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逆和氣曰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

入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風者八卦之氣

生之策歷先謙曰官本少五經二字末之作也是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書奏帝從之頃之還尙書令

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

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集解惠棟曰

子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

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曰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上會議其禮

集解通鑑胡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

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惠棟曰案胡說非周禮攝人職鄭元

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以下朝之存者歟內朝諸門外之朝也又朝上注曰今司徒府中

朝會殿前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盛也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勤

德其制度賁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傳頌曰王曰

俾侯於魯厥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集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允欽韓曰袁紀無以字更順胡注此

補曰觀此議則胡廣優劣懸殊蔡邕贊曰我黃我胡純瓊獨

議超哉選荷莫參其二是則老韓同傳所以大爲世詬也

建議曰冀前曰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目大啟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

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馬百匹今諸侯曰戶邑爲制不曰里數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呂興國皆益戶增封呂顯其功高祖爲相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與益封五費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爲恨會呂地動策免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元空二年十一月免袁紀元年十月爲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歸月耳元年二年皆有地動此傳亦云則與袁紀合於當年免司空也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呂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

集解惠棟曰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曰漢法阿附反虜與同罪見袁安傳案胡廣復拜瓊爲太尉曰師傳之恩而傳廣等坐不衛宮皆誅死一等

後漢書六十一

不阿梁氏乃封爲郎鄉侯

說文云郎類用縣也漢類川有周承休據曰袁紀載詔云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奏加以典選深與鄉傳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疾風知勁草其封瓊鄉侯也沈欽韓曰二漢志類川均無鄉侯說文益爲鄉侯其封瓊鄉侯十一唐鄉城名在陽翟縣屬鄉侯之說益爲鄉侯其封瓊鄉侯今汝州治子城東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起棺徐璜等四年呂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呂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

集解惠棟曰是見丁鴻傳是呂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顯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曰賢者爲力

集解王補曰袁紀唐堯曰德化爲冠冕曰履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爲冕所蹈不曰賢佐爲力終至顛覆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興光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祥冰喻危陷指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

形兆也言未有天下枳棘喻艱危陷指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自應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曰呂來未有勝政

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未有以勝于前朝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

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後漢書六十一

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本經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街枚馬東古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本籍內經麻木之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難替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及吳說並非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難替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曰輔政念國亡身隕歟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坐言才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

西漢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忠爲諱昔趙殺鳴憤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劉

性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將西見齊鳴憤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已之不濟此命也夫從政及其得志而後之亡則劉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邪

蓋謂其類

也事亦見孔
子家語文也
向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

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恩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集解沈欽

志高遷亭在邳州界又黃門協邪集解惠棟曰羣輩相慕自冀與

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言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徵惠

云徵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過也杜預曰徵審也鄭康

徵本出楚詞君含怒以待臣今不徵其然不通徵胡注失於

證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集解惠棟曰案宏宏使朱紫共

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集解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冠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

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安過其旁王上

臺觀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蟬十數置單衣中

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遂見乃逐伯奇也

集解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夫說諛所舉無

王國未詳官本考證曰劉注子字諸本皆誤作事集解夫說諛所舉無

高而不可升相抑集解王補曰一哀無深而不可渝可不察歟臣至

頑篤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承歿負費益深敢引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三

名者取其極也集解其年卒集解范不載郭仲產荆州記曰安陸縣

有黃瓊墓集解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集解惠棟曰袁

孫琬集解琬字子琰集解惠棟曰文選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

太守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云少失父母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

京師不見而瓊曰朕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

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召其

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召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

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云公字伯

遜孝元帝諡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瓊遺琬候問會江夏上贊

賊事副府集解琬字子琰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琬奉手對曰撥夷猾夏責在司空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

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

茂才四行集解久次謂久居官次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

官署也左右署也時權富子弟多召入事得舉而負約守志者已

四行集解注見吳祐傳集解時權富子弟多召入事得舉而負約守志者已

躬退見遺京師為之語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

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嚴參等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

參各獨士女目錄有股知孫蜀人為柳宗並召才行蒙舉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

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遵趙暢素重

潘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召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

建俱禁錮琬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遵復拜

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集解惠棟曰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相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集解琬字子琰

陽泉鄉水經注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南故陽泉鄉也獻帝封黃琬為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產邱縣

西卓議選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曰宜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厲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豈佛君子求福不問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乎胡不推之曰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

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後官之任官然後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幸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

傲三不適謂之誅誅者天子細之一細以節再細以地三細而爵地卑也集解惠棟曰修文殿御覽引賜冠子曰進賢受上賞則下

善不蔽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

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集解王肅曰前三年詔郡刺史舉孝廉選漢有行義者各一人平帝紀元始元年

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似杜林敦厚直言諸科非增于榮路既廣朕望難裁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虛

而怨望也缺音決司馬貞自是籍名偽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

謝策與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集解劉攽

日案文當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劉攽

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

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召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曰

聘南陽樊英天子降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鄒生忘其拘儒拘儒猶拘狹也集解沈

也又柔也荀子修身篇曰儒者法乎天履端而不始知微也集解沈篇注儒謂儒弱畏事拂巾衽褐曰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

俊父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

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仲嵩樂巴牧民之

良幹麗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翼張皓虛心曰推士張綱杜喬直

道曰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籌策舉厝稟其成式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不爾思室是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陳蕃楊秉處稱賢宰

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衰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劉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

儒遠智高心累行敵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

在朝者曰正義嬰戮謝事者曰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

廣雅曰適急也集解惠棟曰所曰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

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集解顧炎武曰漢自孝武去章六經之後

獻符者獨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篤名實所舉用

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

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難

問君道稅餉朝綱日替國隙遽放故白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

而權強之臣息其潤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論所以傾而

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為可謂知言者

矣王補曰此論體製出於前書公孫卜見列傳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曰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

登朝理政並紓災昏紓解也音璽名夙知累章國疵也璽亦早

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虛受堂

室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終

後漢書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校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至長食乾楠書鈔及御覽

補均作飯

臣聞柔遠和邇錄大昭曰閣本下有之字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至釋文本作斯字即銘韓曰王伯厚云此斯

斯又左傳執紼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本即讀斯為斯固無庸別為之說

追配文事與之軌注故亦云中興官本注末有也字

自是選代交互錄大昭曰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令長月易令

誤今錄大昭曰今當作令已據改官本不誤

孔子曰四十不惑官本四十下有而字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官本注吏課廣奏見胡廣傳羅核軒

卷六十一校補

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周經疑左雄又加廣奏果

臺郎疑而詰之錄大昭曰謂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

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案胡廣在尚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乃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

惟延熹二年廣坐罪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傳叙次甚明

中大夫後曾為尚書令太僕乃為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雄前

卒久矣是廣駁雄察舉之議本在前為尚書時出守濟陰舉吏

仍不用雄議乃怡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

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既據謬舉獲咎猶能追駁

之敬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

迄于永熹案永熹即質帝之永嘉亦即史繩祖學賈佑畢記據耶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

咸洪傳注引亦作年十二今東觀記作雄並奏拜童子郎案魏

年十三與沈見本書鈔同疑三寫誤雄並奏拜童子郎案魏

周舉傳字宣光引續漢書作字真先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之子錢大昭曰舉地已書于防傳黃瓊地已書文苑黃香傳李

氏亦第書地而嚴延年與次弟彭祖各為傳亦各書地明無一定故錄

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

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御覽七

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至令人不得寒食御覽七

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

子推且北方寒之地老牛歲將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官本注未有也字侯康曰藝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

故也今案據類聚所引新論止記太原民俗有初犯為介子推

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此初不食五日

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先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

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頗革之

通謂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為寒食蓋以此三

日為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歸雁

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正逢次年清明當

他若止於冬至日始禁火一月則又適逢大寒命名寒食亦

或有因於北方唐以後則皆以清明前一為寒食節禁火三日

廷率天下此風乃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章懷太子

火之盛故為之禁火因忌木並忌木氣之復蘇也其說

自當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

五品不訓注訓即避官本注作訓

變復之徵集解惠棟曰至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沈銘錄

易變而為一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

乾坤定矣案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云逸詩也

少歷顯位案尚為大司農時營校李固

祿不序德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匱有

呂勃議是也柳從辰曰袁紀此

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蔡孝廉是時

辭太守復舉孝廉乃病去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

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居己也復以疾去

黃瓊傳嘗聞語曰官本嘗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至不如不注原典也案宋王

本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楚露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所謂

注於舌齒之間即謂就陽春白雪而曼聲抑揚由開口而歸

羽皆以聲言章懷引書多所刪節省去其為陽阿楚

即拜議郎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東觀漢記度以德行高妙公車

李固傳亦云卷六十一按補

遷尚書令柳從辰曰書鈔五十九引華嶠書遷尚書

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注不僭不濫官本注

太中大夫邊韶等官本注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

下官本注成王

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官本注

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是時暑不

和羌夷數起瓊見傳曰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是時暑不

王象明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聖之君誰能

無此明公曰於宣勤勞職修明小孫等無以自加增上之君誰能

獨天笑次及於宣勤勞職修明小孫等無以自加增上之君誰能

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眾人默然慙愧案先賢傳務表公休之

狗權要亦猶未能顯披幽隱使旌命徧遠處谷也

乃封為郡侯集解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郡縣說文蓋潁

鄉為縣也案郡縣之變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

名鄭公不云更名為潁注班固本名潁縣漢書潁川之潁

耳此地未為國之前本潁川之潁縣故平帝元始二年更

有周承休國無郡縣矣前志潁川之潁縣故平帝元始二年更

郡亦不取也中興後雖嘗復封周承休國潁川之潁縣故平帝元始二年更

潁故地許書無郡縣之得自承休國固當仍以前潁縣之潁縣故平帝元始二年更

也周承休國今汝州東二十里至紀要所云承休國潁縣故平帝元始二年更

在今汝州治子城東者乃指隋承休國潁縣故平帝元始二年更

環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觀免司空後猶有諫

止及身故環卒有諡而疏不聞封也傳愛傳已論之

而帝道不綱官本而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官本泮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官本奇王遜見有之字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案袁紀有誤已

允甚奇之案延熹二年誅梁冀黃瓊復為太尉允始由大鴻臚為

云時司空盛允有疾嫌於無別宛卒於初平三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案此互文義言出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郡

當為國之誤案東海非國

由是拜徵議郎官本拜徵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案從長曰書鈔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案續志盧

侯國自係縣侯封地雖其鄉亦有陽泉之名不應縣侯鄉侯並

建水經注博而多疏未可據也至張宗為縣陽泉鄉侯佐宗乃南

韓乃與廬江之陽泉鄉并為一談亦誤

屈廬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官本與作

廬即劫廬與已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從

辰日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進賢受上賞官本上集解惠棟曰至則下不蔽善進賢受上賞見

蕭相國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錢大昭

博武猛治劇等名

疆場宣其智力官本場帷幄容其審辭官本審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官本注宜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荀叔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爲也集解惠棟曰據荀氏諸及家傳云然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叔筆之吏皆爲英彥注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世說德行安帝時徵注引張璠漢記云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拜郎中後再遷當塗案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入過江在于胡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有之滕撫傳注亦同誤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

虛受堂

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叔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叔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召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濤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親音昆蓋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汪凡目云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濤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見張璠漢記惠棟曰荀氏諸子孟慈爽南相年六十六或之父慈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六肅守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數俗本專一作肅專古文敷說卦云震爲也數命馬語之淑御慈明從慈慈陳寔神交及其妻明陵而歸少跪曰問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是曰汝聽談解否乎謀方尙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夫一詞二公大悅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謝平正直而行之先謙曰官本謂下尊之字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城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潁陰令渤海苑康曰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嵩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明叔慈內潤學士借之誅靖者二十六人類陰令丘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集解惠棟曰荀氏諸子年五十五高士傳又云潁川太守王陵亦諡之曰昭定先生江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張璠漢記云靖亦有至德名幾亞爽居終身伯條集解惠棟曰條荀氏家傳作修謝承書又作條榮三君元智昱爲沛相昱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閭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集解惠棟曰昱通鑑作翊李膺家傳云膺坐黨事與杜膺謂翊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妄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祀而多害之何以存昱亦禁錮終身

後漢書六十二

爽字慈明一名諱音息汝反集解洪國煊曰吳志虞翻傳幼而好學集解惠棟曰楊修荀爽速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集解惠棟曰任昉維傳云魏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官本九作元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位未至夏而盛故爲孝集解惠棟曰袁紀載爽對云漢之諺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也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集惠棟曰在天爲陽在地爲陰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翼奉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本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史龍誦者比孝經首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集解周壽昌曰注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謀證孝經在兩漢殆人人誦之孝文

置孝經博士王肅亦屢見前書昭宣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經博士江公著孝經說至後漢經學益盛儒林傳自京門羽林之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自京門羽林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祇詔責要可見漢制誦孝經遍天下也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學者注俱不引而轉引并書甚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旨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月易月集解王補曰漢文遺詔並無以日易月之語此爽誤會詔意也詔云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以下謂已葬其葬前直有服不盡于三十六日且古喪降三十七月不問三十六日何謂以日易之乎唐世元肅二宗喪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日荀悅誤之也蔡邕上封事云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此尚可通以葬前無改也朱子答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此當時之宜不可買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間之禮未嘗改移旨示天下莫遺其親也遺忘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集解惠棟曰禮記經解文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集解劉放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日不敢踰制也集解王補曰前書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此所謂國制也喪既誤以文帝遺詔為以日易月因謂此既葬二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巨諡也何休注云重壽孝子之恩所旨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集解王補曰喪女采為南陽陰瑜妻瑋卒守義不嫁爽詐稱病鶩召歸采懷切自焚爽令傳辭欺誘其切扶抱載之

過婦郭氏未卒不汚自縊而死詳列女傳爽之所爲如此今對策經言嫁娶之禮夫婦之倫又時人不行妻服爽復引據大義正之經典者乎諺所謂婦人其類而己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恒至未濟爲下經集解惠棟曰易乾之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孔子曰天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集解惠棟曰荀爽注云謂否卦之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嬀于虞降者下也嬀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交辭也王補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二帝乙歸妹滅合斯義也案史記封父名乙此文以順降身湯湯名天乙也集解惠棟曰九家易云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妹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妹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此言乾升坤降之義注引王弼注未當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曰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則壯為唱導化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
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茅屬地該音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

初篇首言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天地六經其
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曰稱乾坤之性集禮惠棟曰乾升坤降具

也遵法義湯式是周孔式法也集禮惠棟曰詩始關雎禮始冠
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禮咸備各召其敘矣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
時風若五來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集禮惠棟曰成

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下云興福祥之本
而止禍禮者所召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

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
由來也服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呂下

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天則有十二月百
日官本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

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
食惑以表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集禮劉攽曰注皆晉
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惠棟曰虞仲翔易云坤化成物故云能化

化為作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
臺傾宮陳末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瑤室瑤臺以陽竭於上陰

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

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執云其愚何與斯人

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集禮惠

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

夕稟糧耗費緣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

已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屢臻臣愚以為請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

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集禮先謙曰三日修禮制經
眉壽四曰配陽施所益斯詩曰益斯羽統緒兮宜爾子孫振振今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
明所召為歲尊卑者儉所召為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

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詩曰春分也春秋傳曰唯器與
名不可召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幸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

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
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集禮惠棟曰鄭玄
也作福專霸貴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

玉食獨珍美也後漢書六十二
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集禮沈欽韓曰繁露服制篇土止
於帶綵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羽刑餘民不敢

服絲玄纁乘馬乘所指制度殆謂此仲舒對嚴厲有司曰官本篤
策止是汎論並無科指注以對策當之非也嚴厲有司曰官本篤

是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遺黨
網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已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夷制服三年集禮

韓曰慈明知禮必不為舉主服當世往往化曰為俗集禮周壽昌

非禮之服當是申心喪如師耳集禮周壽昌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為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

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為墳為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為
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太守向苗舉為

鴻請署功曹鸞卒鸞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
在夷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

為俗亦不自夷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
者以百數可想一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屬猶有弔問喪疾者

時風氣可想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集禮何焯曰此所謂君

弔喪問疾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集禮何焯曰此所謂君

弔喪問疾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集禮何焯曰此所謂君

弔喪問疾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集禮何焯曰此所謂君

弔喪問疾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集禮何焯曰此所謂君

謂州也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案經周壽昌曰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

祭諡為文範先生即荀爽之兄靖年五十五卒諡曰元行先生夏

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諡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卿人號曰文

德先生范仲淹傳終業無長子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諡貞節先生皆

為諡也諸人稱先生蔡稜無爵而稱公尤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

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絕獻帝

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

原相行至宛陵之宛陵沈欽韓曰一統志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

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公沙孚字允慈與爽共約出

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命制席而坐也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

九十五日為白衣登三公張璠漢記云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

皮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辱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

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

謀會病薨年六十三案經王補曰爽與王允何顒同謀誅卓此殆

了無匡正之恥耳范氏震與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謂諸國董氏機

振國命誅矣通鑑不襲其誤斯為史識矣袁爽之喪心一女

且不欲殯其完節其肯出身除逆為烈大夫之舉哉尤足發既死

之覆矣又曰嘗證之袁紀已確知其誣觀其并致隨屍葬爽家旁

棟案今者言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中屠蟬俱曰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徵禮召之蟬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為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引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

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觀其遲言遷都之議曰救楊

黃之禍楊彪黃琬也案解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

屈道固遷遷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母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閣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中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舞之舞之前監

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舞之舞之前監

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者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

武備自乘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

罪人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重則民不顧其生無所顧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民生之可樂知生之樂則民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民生之可樂知生之樂則民之威末如也

可樂故可以死懼之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耕藉田后桑蠶宮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宮室近川而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國無遊人野無荒蕪財不賈用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慮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君子之所曰動天地應神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曰蕩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同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用小人曰刑用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撻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怨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自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備曰戒不虞曰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國語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國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備五政又立行之曰誠

守之曰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

自交之事又曰故德交歸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曰婦陵

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

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聘則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于南門之外聘月則闕門左扉立于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其中言則左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

動則右史書之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不存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集解官本考證曰勸字申豐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惠棟曰尹文子云老

其業也 捐益盈虛與時消息咸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

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廟聖上穆

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開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

舊書曰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自觀矣又著

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政過於或攸至於揣摩天下之

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敗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攸而

其乃在天下左右說非比之或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

濟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季苟淑以名德稱而或攸以智略

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

下國家也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

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

三府據能理劇者乃召韶為屬長

入廩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

感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贖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

主倉粟

韶名德竟無所坐

事例須未到韶言民命懸急令以趙出款受郭合眼入地不以為

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

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

並辟獻帝初至太僕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自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同郡陳寔年不及皓

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問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

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

慕字膺嘗歎曰荀君清議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

賢行狀皆作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

我象子性也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數復曰膺妹妻之瑾

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

那弟是是何太無章紀作瑾常曰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

人過曰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

經則故曰正文案昭當作招通鑑胡注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

齊殺國武子於林 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

年六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並

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遼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錄建安中

為司隸校尉

沈欽韓曰先賢行狀云皓二子迪敷

並以黨錮不仕

陳寔字仲弓

郡有許縣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

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曰許昌非也出於單微曰世系云

陳軫封潁川侯因從潁川以稱陳氏生要秦東陽令史豐生咸安

子實則逐自執以下皆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

吏嘗給事廨役後爲都亭刺佐

有志好學生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

宏紀云邵每出候實見實執書立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

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呂疑是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

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

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

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志云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待不可

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從之

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

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

人言曰

白晷比問議者曰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

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曰其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

漢書云寔舉灼然爲一統志太丘在修德清靜百姓曰安鄰縣人戶歸

附者寔輒訓導警發遺令還本司官行部也

州從事謂之州司潛夫論考績篇州司不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

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傲違法乃解

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

荆山遠近

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呂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

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有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寔爲刑罰

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

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弓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

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

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

陳耽

登槐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

欲特表呂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集解

八十四卒于家

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

今德星觀

無不制

刊石立碑

故諡爲文範先生

九

手王補曰

謹最賢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閭門廉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集解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集解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集解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集解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集解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二按補

荀淑傳穎川穎陰人也地詳后紀案文也字誤衍

出補朗陵侯相地詳前

自表師喪注心喪三年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號曰元行先生注慈明外郎叔慈內潤學士惜之官本注學上此有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集解先謙曰官本九作元謹案此

太常以謙爭達官免官就國會帝崩據紀桓帝延熹十年六月

改元永康十二月崩則作九年者是也且典謙桓帝恩澤諸侯

無勞受封謂宜一切削免爵土乃延熹二年謙梁冀立皇后為

氏以後事時典尚為大鴻臚既轉太僕乃遷太常安得元年已

常乎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

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案言比孝經則知前漢於選舉非能

舉行學官亂舊制也此章後因漢制無可證明故

故有遺詔官本有曰易月集解王補曰至何謂以日易之乎案

以日易月之說始於顏籀取維禮制意非不善然荀爽大廷對

策直指遺詔應劭為漢人明習舊章苟其無徵何敢誣枉矧

喪自總麻以上至斬縗本皆計月孝文獨計日安得謂非以日

易月顏氏乃以三十六日與二十七日不合斤致辨不泥

乎王補謂葬前有服不惟此三十六日因也然天子崩七月而

葬文帝則七日而葬兩漢諸帝之葬亦從無至七月者葬前何

服史既未著葬且無定月葬前之服從何定之自禮經闕後

人推其喪禮以說天子諸侯大夫當能無說二載所說后氏所

訂又出其後漢文時未著葬官非當時所遵行歟語述三年之

喪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成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當三年也而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三

至以二十七月為三年後世之制於經傳本無明證顏氏乃據

六日當禮王補且謂古喪服如此斯不然矣如以文帝之三

則固足三年也

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集解王補曰至因刪此既葬二字以合

與天地之宜官本無天字錢大昭曰闕本無天字

目類萬物之情注皆易繫辭之文也官本注無辭字

瑤臺傾宮注解見桓帝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及逢辛爽制服三年集解沈欽韓曰至當是申心喪如師耳侯康

俗通司空袁周賜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儒皆孟孟直方正

二公薨皆制禮至重異於後世之以舉主為師耳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謀案爽以白衣不十旬而

遇有過蔡邕反共圖卓卓準以邕之聞卓誅而發嘆動色原似不

類雖然司空大臣也何顒既荀氏故舊王允又實爽之舉主也

方允矯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進允亦將有力焉而謂允顒之

諱女節自高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為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

通怨嗔和陰陽之說自當分別觀之姜宸英顒謂皆出荀或之

作偽且於爽與顒通謀明見黨綱傳而反謂或致顒屍葬爽家

考決為作偽之證豈非深文乎至荀攸即爽之從孫同與顒謀

稍爽志也故以機洩被繫故袁紀亦及之爽不及諒卓會病薨

而先卒故無由及紀與傳自異體讀史者不容不辨也

有爽墓袁宇記爽墓在長葛縣東北七里皆與一統志異

重帝時閣官用權錢大昭曰中

必乎真定而已錢大昭曰中

物無不功官本功作切與

又言尚主之制非古官本古下有也字案悅漢紀有論王吉

廟有二史官本廟作朝與

詔尚書給筆札官本札

臧否不問官本不誤

韓韶傳字仲黃柳從辰曰御覽二

乃以韶為贏長注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官本注在今

竟無所坐集解惠棟曰御覽引眾漢書柳從辰曰見御覽二

目病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

今舞陽縣西南四十五里

獻帝初至太僕集解惠棟曰至不隕厥間侯康曰孔融汝穎優秀守郡居間如許操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與治地理未

有成功見效如許操數萬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與治地理未事然不可效矣柳從長曰袁紀中平五年韓融與荀爽等補博士不就履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兄弟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宋元長為大鴻臚安集閣東見本書獻紀及袁紹傳為太僕奉命與李傕郭汜連和并見董卓傳其言水利富即在尹河南時也

鍾結傳頌川長社人也地見靈紀

昔國武子好昭公過注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官本注而作面

九應台輔官本應作庸

陳寔傳授諸生數百人受業太學柳從辰曰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謝承書是謂太學郭林宗陳仲舉為親友歸家立精舍講

授諸生

送至輪氏傳舍注輪氏縣名屬頰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在今河南

即今登封縣治也相差頗遠疑注有誤

卷六十二按補

補問喜長旬月日暮喪去官侯康曰蔡邕陳仲弓碑還問喜長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與本傳

異蓋去官兼此二事也

修德清靜百姓曰安侯康曰世說政事簡陳仲弓為太邱長時吏請付獄考嚴森仲弓曰數君不忠病母事假事覺收之令吏殺之主簿大考求嚴森豈復過此有劫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聞

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同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案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又云陳元方年十一時侯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邇者綴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案世說亦云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似之高下有不知測之深上為甘露所濡下為清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清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蓋袁公之問於禮當正對故元方以政事答之客有問徒驚太邱之名故季方謙謂不知各有所當也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柳從辰曰袁紀云寔推純誠不屬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

共刊石立碑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至三十五里柳從辰曰查明許州有郾城縣

無郾縣又河南通志載寔墓在郾城縣西二十里一統志寔墓在長葛縣西三十里

遭父憂每哀至輒臥血絕氣侯康曰世說觴規篇陳元方遭父憂

錦被覆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

崢嶸之險也注崢嶸音土耕反官本注土

子羣錢大昭曰魏志陳羣傳羣為兒時寔常注由是顯名也官本

無也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弟諱字季方集解惠棟曰至忠字孝先州辟不就柳從辰曰世說

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卷六十二按補

四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宋
宣

城

守范 晔 撰

唐章

懷

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集解錢大
當作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
方術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
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上好學常步行尋
書集解惠棟曰劉歆云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師不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枚策驅驅負爰追師三輔學
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
生知是邵子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亡書三篋篋亦盛書鄭氏云墜方曰篋亦謂之笈史稱篋章負笈是也
棟案說文云板壁上下負从木及聲或讀若急是古文笈作板也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爲李公矣父言復繼其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

揆皆不就謝承書曰疾策罷惠棟曰未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
 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會受其位不能復其號
 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財賈建舉
 言對策者固與馬融張衡三人順帝覽眾對以爲第一融對大
 旨言陰陽不和初守令用刑太急民以食爲本農桑失務盜賊所
 由起陰陽對言漢初守令用刑太急民以食爲本農桑失務盜賊所
 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郡國守相一旦免職十有餘人又言
 選舉之任一歸臺閣眞僞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祿
 還舉取儔乃歸臺閣眞僞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祿
 直指近侍外戚以惑悟人主有天壤之別矣惜哉范滂
 以意刊制二書相校同者幾十之三遂不得見元本
 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
 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姪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圖丘寶有山
 之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東而謂吳起曰美王道德則
 川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
 化曰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

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曰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殆危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改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集解通鑑胡注喁喁眾口向上貌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慮實言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集解何焯曰大功二字有訛惠棟曰案袁紹亦云非詔也大功謂謀立帝勤謹謂城集解惠棟曰漢書舊典無乳母爵邑之制也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集解惠棟曰漢書舊典無乳母爵邑之制也聞阿母體性

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集解惠棟
娥亦畏懼辭讓也 夫妃后之家所曰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曰爵位尊
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閹氏位號
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
五稔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
氏威爲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
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母內皆臣無娶道故
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集解惠棟
曰何休公羊注云禮不臣妻之父母鄭元集伏尊曰高爵尙可然
后讓曰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曰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曰其秉
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

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謂州郡府私官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進舉其子弟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書音義自大將軍下至給事中左右曹為中朝臣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呂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開陽城門
侯羊迪等集解通鑑胡注此中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先守一歲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亦為陛下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天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尚書亦為陛下喉舌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官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
口使言有條理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後漢書六十三
運平四時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對元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
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權尊執重責之所
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叱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此等議論發之雙
以直而不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見容嗚呼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清者流必絮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清者流必絮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本朝號令豈
可蹉跎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

復禁化導目之淺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
陳圖書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河洛河洛即漢書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事明是也下云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識書明
矣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識書明
行顯拔其人集解通鑑胡注此中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
目敢陳愚言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熱察臣言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弟舍
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官本無弟字集解通鑑胡注此中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曰因為議郎而阿母
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召其罪事從中下集解通鑑胡注此中
大司農黃尚等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後漢書六十三
南郡人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
議郎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
議郎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周
壽昌曰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復拜議郎或固始為議郎事從中
下是方真拜且本傳明云以固為議郎疾固者飛章詔罪事從中
至是始拜也集解通鑑胡注此中不必如劉說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
漢中集解通鑑胡注此中梁商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
之撰沈欽韓曰明志益州西南有白水關白水關在嘉陵江杜門不交
經此有白水關其下流至保寧府昭化縣合於嘉陵江杜門不交
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遂以鄭梁
君子以為為難易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日重因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
褒儀父集解通鑑胡注此中開義路集解通鑑胡注此中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
褒儀父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義義解劉敞曰注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
字一公貶無駭目閉利門集解通鑑胡注此中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

也曷貶疾 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

始誠也 內任伯榮榮豐之屬伯榮王女也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

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

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滯窮路守死善道論語

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

下繼望集解劉放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可令中宮博簡姁

廢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

無委保妾醫巫百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

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曰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

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集解惠棟曰刑通彘作形天道無親可為

五 賦畏賦教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

本威解惠棟曰邱穎奏事引易曰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曰

如字威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先謙曰官本加作如考證云

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謂范曄曰日中則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

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

也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

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也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

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

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

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他佗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

秋集解沈欽韓曰案莊子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

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惑古人一飯之報謂靈況受顧遇

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固為

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長沙青

下辟書曰欲采明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謂一時不

得之於蚌不可舍蚌求之於蚌或曰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謂一時不

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赦寇盜前舉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

密等敬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招集

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威

職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

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之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郡

太守孔嵩高賜等州士自然安靜陳留書舊傳云高慎字孝南郡

式子通先謙曰鐵後出字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徒固為太山太

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

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百恩信招誘之集解通

六 新音 未滿歲賊皆散集解通鑑胡注遷將作大匠集解惠

紀侍中杜喬薦固在 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

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曰積賢為道集解沈欽韓曰以

精 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

兵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庫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子

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

在此懷霸王之餘義德治亂之道風昭奚恤在此惟人國所親使

反言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為寶也幾

何相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訪侯有左史

沈欽韓曰子方今新序作大宗子欽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

載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

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軌也李克

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

為諸生博極羣數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

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

太策書嗟歎待已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貞吉漢人皆以幽人

守策書嗟歎待已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貞吉漢人皆以幽人

藥之人六朝始以幽人為高士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

此疏經經為宗政良非復本真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

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華華志在憂國臣

前在荊州聞厚純等已病免歸誠已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集

惠棟曰一日猶昨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日也注見李充傳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已副羣望還久慮議郎已且十年集解沈

黃瓊傳瓊自謙郎遷尚書僕射富固對策之時瓊已為僕射不應

固為大臣瓊猶謙郎未遷也前後文自相矛盾袁紀於前則云中

朝名臣黃瓊等深教解之於漢安元年固為將作大匠人皆怪始

匠上疏則云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故有斟酌厥人皆怪始

陸崇今更滯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已

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又薦陳

留楊倫倫見備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照之子

家諸也集解惠棟曰案經籍志王清河房植等植見黨是日有詔

徵用倫厚等而還瓊舉已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

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

三府還令史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光祿試尚書郎日漢官儀

云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諸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

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本

就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曰為八使所糾宜

急詔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

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

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故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

宜止樂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集解沈欽韓曰此段序述無文理

德又止二語即云帝納於是下詔諸州勅奏守令目下政有乖枉

其信云云似略未經意於是下詔諸州勅奏守令目下政有乖枉

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已固

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曰楊徐盜賊盛強

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

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胡亥趙

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呂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

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及天下有變乃

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間

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

王康等就斬京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發喪

固曰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

帝霍光立宣帝也集解通戒鄧閭之利幼弱時諺育百餘日三歲

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閭太后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橫

北鄉侯其年幾及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橫

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

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坐內

依康陵制度康陵塲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曰比

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

下威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己

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其作飛章虛

誣固罪集解沈欽韓曰世以此章為馬融所作然史不指融名又

河王固等下獄乃云融為冀作表吳祐諫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

手范於祐傳亦載其事則融所奏即固被誅事不在質帝時且既

云飛章當及其主名豈得先曰臣聞君不積古無曰承天若稽古

顯撰造之人其非融作明矣曰臣聞君不積古無曰承天若稽古

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集解惠

棟曰鄭玄注尚書云稽同也古天也故云不稽古無以承天也臣

不述舊無目奉君昔堯祖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

觀堯於義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坐也檣櫓柱礎弗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煖煖煖弗易也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詩大雅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陞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貢豎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修轡耕墾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人業之舊子建援頭粉飾蓋漢末有是飾也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步集解通鑑胡注從容舒緩也案治步謂舉止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陰陽職所璇機不平寇賊叢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當憂也璇機不平寇賊叢軌書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當憂也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叢軌注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當憂也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寇在內曰賊則責在太尉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集解周壽昌曰固書大傳云蠻夷猾夏寇賊叢軌則責之司馬司馬猶太尉也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舉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集解周壽昌曰固書大傳云蠻夷猾夏寇賊叢軌則責之司馬司馬猶太尉也君買穀梁傳曰不弑而曰弑責止也又曰許世年許世子止弑其許君也棟案魏病嘗義見墨子六經當有明文而選耳許世年心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義之義累及其親子罪莫大書奏冀於累父故不弑而書弑此與荷荷之註不合蓋漢義也書奏冀言曰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官本今作令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

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國伏尸號哭推舉侍醫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奸也設於此時因能窮冀託君之罪者効不能正其謀以身死之豈不忠壯哉不能然又且復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凶豈之手可謂忠有冀慮其事泄餘而才不足矣惠棟曰前書顏注侍醫侍天子之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曰戒字志伯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議為南陽太守持檄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勅奏之遇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肅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使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食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字意伯趙明諡云後漢書注皆云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棟案蔡邕作漢記十意意即志也亦因避改趙說是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道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承初旨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曰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陸陸平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得旋應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不可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付之悠悠至於立嗣天下國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曰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先謙曰官本時在京師冀欲立之取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官相奪而易尊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集解周壽昌曰文義全不合云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官本今作令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

恨說翼明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集解通鑑胡注謂恭懷后及太后也秉攝萬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

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翼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集解通鑑胡注謂重直用翼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也案翼與胡同前書蕭望之傳云史幸自胡廣趙戒目下莫不懾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持何句

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集解通鑑胡注以眾心屬于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召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

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簡各謀立蒜

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簡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貴

械上書證固之在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鎖也

固之太驚畏國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

四集解通鑑胡注謂固臨終教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墳之地不得遷葬坐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集解通鑑胡注曰水經江水注李固與弟圖書曰固今年五十七歲矣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書作五十七史云五十四必有一誤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

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引吉為凶有物字與下成事為敗文理相屬也成事為敗

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

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慟皆

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僂基字惠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史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南鄉

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

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送子賤畏法故吏賈就殺之集解通

棟曰茲世家作慈華陽國志云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應變報仇

貨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先謀曰官本郎作僂沈欽韓曰監本

作僂城案傳云遣三子歸鄉里又云下郡收固三子則基茲之死

當在漢中本郡云郾城小子變得脫亡命莫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注曰四達謂之衢郭璞令有敢臨者加其罪集解通鑑胡注謂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明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

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明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

心年十四始欲出學南陽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明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

學焉南陽之業此則亮非固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

南奇而傳之案據此則亮非固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

弟子乃博士弟子之慕義者耳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也案集解沈欽韓曰案文錄字衍右秉鈇鎖詣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集解沈欽韓曰夏門

喬傳喬故陳留楊氏子故赤牘記為夏門亭吏夫既曰託為常

吏則李固傳所謂夏門亭長者非即楊氏明矣特此亭長亦非常

人耳其所以呵止郭亮者殆故謬為是語以顯斥之若誠守還

去耳意將如梓曰之詭辭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亮曰亮

舍陰陽召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召死相懼亭長

數曰居非命之世後漢書六十三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

踏踴曲也踏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滄陷上下皆耳

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

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子釋而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漢中赴葬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明統志在漢中府成固縣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西三十里唐章卓作記班字季宛人也少遊

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集解通鑑胡注

李固集十卷弟于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述曰為德行一

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頗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集解選

事本謂事之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日集解選

遇此父師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集解選

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集解選

袁紀作固之僕隸案下云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曰集解選

六尺之孤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集解選

得嗣君之名義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集解選

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刺詔命滕咨家以得免集解選

酒家人司馬貞云謂庸作於酒家因別傳又云臨淄界而咸賈下集解選

於市名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呂女妻集解選

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集解選

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集解選

嗣變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集解選

帝即位時月經陰道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西揚芒迫月集解選

變惑入大角犯大座其占當有大臣枉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集解選

占在固月經陰道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下集解選

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案華陽國志言月經陽古暈字集解選

謂為固義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集解選

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集解選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集解選

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集解選

焉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自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集解選

慈明交相言論傳節與焉京師以為賊否伯便問趙元珪曰德公集解選

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便追數曰當如德公兄輩徒糜沸耳慈集解選

明亦悟靈帝時拜安平相集解選

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集解選

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集解選

藩變曰誘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為集解選

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還河南尹時既曰貨集解選

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曰實西園集解選

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集解選

冀生也北海陳長文皆有同歲論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告冀集解選

冀即捕殺之邵當還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集解選

後發喪集解選

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集解選

惠士奇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集解選

著其背賈山云衣赭衣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曰詔貨賈友貪官集解選

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集解選

正咸傷惜焉集解選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集解選

二千石字常步趨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集解選

表狀云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為郡集解選

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集解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呂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集解選

常侍等曰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案解沈欽韓曰袁宏紀高齊曰大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序各受封爵天下愾神人共憤案袁紀喬上書諫在己爲太尉之後考希紀喬以建和元年六月代胡廣爲太尉袁紀梁氏五侯封於元年七月曰陛下越則喬已遷太尉時也當從袁紀此下有建和元年蓋衍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寢必曰功過末世闡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徵華音魚列反公羊傳曰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有頌篇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敘傳注張晏云齊斧越斧也前書正義曰資利也案解惠棟曰爲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張軌云齊斧益黃鉞斧姚亮云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棟案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案解通鑑考異此章袁紀在爲太尉本傳在爲太尉前宜從袁紀益

州刺史神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昌金蛇這梁冀事發覺昌蛇
輸司農集解通鑑胡注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
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
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
昌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
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綵鳳壁乘馬一依舊典
尚書喬昌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
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昌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也抗舉
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
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書

與鉤同止冀諡史執節爲喬門生冀解周壽昌曰通鑑考異云喬前已免官此誤也案范史意謂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遠之加罪也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集解通鑑胡注星行者戴星而行正文臺曰類聚九十七謝承書作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集解通鑑胡注守衛尸喪驅護蠅蟻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集解通鑑胡注都官從事司獄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集解沈欽韓曰杜喬墓在彰德府林縣北二十五里明統志在磁州北葬送行服集解先謙曰彭德府林縣北二十五里姚村沈欽韓曰初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廩縣也昔機政有異積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

家云袁山松書匡一
 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
 言必踐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將曰定去就之樂正天下之
 風使生曰理全死與義合也樂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夫專爲義
 則傷生貴義則專爲生則竊義害達也專爲物則害智爲物
 則殺智則殺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
 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也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上曰殘閭失君道下曰篤國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
 殺身曰成仁去之不爲求生曰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順桓之
 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曰爭大義確乎
 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
 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
 鍊言不勝其任

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願視胡廣趙
戒猶冀土也集解王鳴盛曰言固則喬自見王補曰李杜議立清
遂白太后先策免李固而以胡廣代為太尉冀之好謀得遂李杜
並罷於禍皆胡廣為之也范氏於廣傳言其李固定策大義不全
心願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足又互文見義均為史法所在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道亡
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變同趙孤趙朝之子趙武史記曰晉
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世載直也集
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晉屠也世載直也集
解惠棟曰弦直謂固也事見後漢志
及風俗通變忠正同于固故云世載

虛受堂

七

後漢書六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三校補

李固傳漢中南鄭人地詳公孫述傳

少好學注明於風角星算河國識緯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三年地

今乃越慶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地震太后攝政之應也其論

災異以亦有內學案固於內學本有父業可傳教以博訪名

師不遠千里有則不愧一代儒臣即論地震為災亦本天施陰

陽動靜之常理非尋常術數家言也此所以能舍

命不論乎節為漢相而積在方術故學不可不慎

遷居黃門之官官本遷

子弟祿任官本任

斗為天喉舌集解王補曰至作北斗柳從辰曰御覽五引本書亦

案據下文皆止言斗則北字非本有

斗斟酌元氣注斟元陳樞官本注元

大司農黃尚等官本尚集解惠棟曰至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

農黃向為司徒向疑作向柳從辰曰詳順紀闕本官本文注均

據惠氏補注則所據北宋本順紀與本傳皆作向與闕本異

本紀注既仍作向字伯何不云向字文章知章懷原本固是向

字故曰向疑作向以黃尚字伯何明見周舉

傳也紀之作向既誤則此文作向亦誤可知

永和和中荆州盜賊起兩年不定柳從辰曰袁紀永和二年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至奏免江

夏南郡太守孔嚳高賜等侯康曰據華陽國志與高賜同見

太守為昆即其人也柳從辰曰據廖寅校本華陽國志支宜雅

宣作宜趙應辛已廖注辛當作辛江夏南下廖注案脫陽南二

字南陽為昆廖作南郡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

曰積賢為道集解沈欽韓曰以上語並見繁露神彼作精柳從

是曰嚴穴幽人集解惠棟曰至六朝始曰幽人為高士此疏疑經

蕭宗政柳從辰曰袁紀亦作是以廢穴幽人

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附見郭躬傳

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官本曰作自

昔昌邑之立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官本注

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集解先謙曰官本當作常誤錢大昭曰

復昌書勸冀與意激怒官本翼

太后問而不誅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李

變字德公官本翼字

酒家具車重厚遺之案車重

杜喬傳河內林慮人也注累祖吏二千石案祖亦世

縣也續志林慮故縣慮少為諸生

齊北相崔瑗等賊罪千萬曰案崔子玉宿德大儒家無擔石累

奉書致禮其賢抑可知矣或善之非冀私人也喬乃意氣

遼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光祿勳

桓紀作大司徒杜喬

喬據執舊典注一依舊典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雖事祕幸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補新長注今徐州縣也

吳廷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後漢書六十四

宋 宣 城 太 子 守 范 睢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領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

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官本

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恢欲殺青簡官本

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

五領郭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龍三也

臨賀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案解官本考

證曰注裴氏廣川記諸本同川當作州沈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

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

之兼兩故稱兩也昔馬援曰意欲與王陽曰衣囊微名

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嫌疑之問

過囊裏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季子謂札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也案解周

壽昌曰祐字季英故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贈遺常牧

家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案解惠棟曰袁

長羅縣也後漢并長垣有長羅澤季英牧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棄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

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舊傳曰太守治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

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祖道者舊傳曰太守治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

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轅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為道

封土象山於路側以別轅壇為神主祭之以車轅較而去喻無陰

先謙曰官本兩祀較作犯較考證云為祖道注掌王王功曹已祐

路以祀及犯較犯較作犯較

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

變服客傭為祐質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

祿四行遷膠東後相洪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遷讓節儉也集解

吳祐為宏農令勸善懲惡周壽昌曰出使甘肅歷年積勞得病傳云

愛人何以休不行略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異

令當在此祐以孝廉為宏農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

丞舍祐每行固常問誦誦之音奇而厚之亦以為友卒成儒宗知

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官至酒泉太守謝承書曰宏字元

為都督郵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提之宏曰今郡郡選明府成以

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願同豈聞仲尼有徒願同之義府

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己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問自責

然後斷其訟集解東觀記東觀記作科舉名云召道營之或身

到閭里重相和解集解東觀記東觀記作科舉名云召道營之或身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晉夫孫性私賦民錢錢五百為父

市單市衣衣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

性慙懼諸問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據呂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集解

云古書仁人二字多通用然以人義為長使歸謝其父還已衣

遺之又安止男子母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止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

親逞怒若汝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刺之何長呂械

自繫在手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集解沈欽韓曰

見於此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為明府太守稱明府見劉魏及杜密

等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止逮

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

曰負母應死當何已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

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願兒日報吳君因投縊而死謂

托為縊投之而縊祐在膠東九年書之問上司無虞敬之敬在膠

東書不入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誅奏太尉李固祐

京師也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誅奏太尉李固祐

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草章祐因謂融

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

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

灌園蔬自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

新息令鳳子馮綱陽侯相綱陽縣屬汝南郡音封策解惠棟曰

孝子次瞻病畢拜觀鄉里老皆有名著於世陳留書舊傳曰

先達然後到家名昭遠近皆有名著於世陳留書舊傳曰

延篤字叔堅南陽潁人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

謝承書云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西郭長風俗通曰吳夫

字叔固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西郭長風俗通曰吳夫

王莽楚封唐侯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室同也集解

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季皮堂侯典高石闕銘云

度一字伯升趙明誠云當以碑為主棟案古人名字前後改易者多

之子伯升句曰能諷之集解先謙曰官典深敬焉欲為左氏傳

內而注之句曰能諷之集解先謙曰官典深敬焉欲為左氏傳

祿唐侯典以廢唐侯傳何故辭歸焉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數日

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

官表襲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吹歌之間前書遂山陽

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集解錢大昕曰此呂師喪并

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與米穆邊韶共著

作東觀漢記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大軍營司馬崔寶與議郎延馬

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遷左馮翔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振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集注文選曰

謝承書云為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憂官如家郵民如子又書鈔七

十六謝承書云為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郡老少歸之

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其解惠棟曰

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

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

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瘡瘍癰腫除邪逐毒為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案漢中常侍古成侯

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是為乃聞尹支黨故得不罷梁

氏之禍不然冀之橫暴顯職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

蓋非其實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篇曰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

仁孝前後之證篇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辨紛然異端互引

典文代取事據代更可謂篤論矣篤厚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珠塗而歸百慮而一致非復銖兩輕重

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諸注云孝為百行之本非復銖兩輕重

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

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

則功多推此引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

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

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

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綸說文曰紛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

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盾子對

日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君

地之經人貴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焉孝經之詞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

論語俱云其為人今本論語人作仁案初學記友佛部也集解錢大昕曰

之本首尾相應亦然體大難備物性所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曰枝葉扶疏為大孝曰心體本根為先

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同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

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蓋目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

者則互目為稱虞舜顏回是也史記公劉後稷曾孫也若偏而體

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後稷曾孫也若偏而體

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目為

目不能總兼其美也集解惠棟曰遠樂云公劉教行葦世稱其仁

趙應稱公劉仁慈行不露生草運夫曾閔曰孝悌為至德曾參閔

管仲曰九合為仁功論諸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會于葵丘又會葵丘止未有論德不先同參考功不大夷吾曰此而

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衛太宰李德集解惠棟曰州輔碑陰有

人與叔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陰其名素善於為時在京師謂

而傳稱文德為越衛太守豈又一人耶素善於為時在京師謂

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謂

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

廢也與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篇所未敢當吾嘗味爽

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味爽也爽明也集解沈約曰

櫛梳坐於客堂客一本作客是也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床

也施之車蓋童然以應破形容也則隱蔽自時者皆謂之容

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杜預注杜預注謂之堂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賢仲尼之春秋樂班固東都賦曰今

諸但知誦虞夏之書誦殷周之詩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辭

道遠猶期期也徐乾案詩傳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百家眾

氏投開而作詞誦經典之餘投射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

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與章說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

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書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

事具送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東修謂束帶修飾

不顯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色愧曰報如此

而不曰善止者恐如教昇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者

威愛雖隆必示之目威體雖貴必禁之旨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

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

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問勃海

王惺懣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借慢之心外聚剝

輕不逞之徒剝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內荒酒樂出

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事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

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糾

傳相不能匡輔陛下墜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

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孝于兄弟弟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

今流俗本作孝于兄弟弟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

遂失本真也錢大昕曰案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人好用此語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傳友于之義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江王祿傳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子之深文惠太子傳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于世厚袁孝傳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謙傳上副聖主友于之義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意要皆臨鴈于後漢也後漢書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

先謙曰官本無左下十一字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威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言聞帝曰

至親不忍下其事役俚竟坐逆謀貶爲癯陶王弼遷尙書出爲平

原相集解汪文臺曰蔡邕傳注謝承書云弼遷山陽太時詔書下

舉鉤黨鉤謂相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

書前後切却郡切急也弼答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

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懸反坐傳舍召弼而責集解通鑑胡

注弼答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弼答掾史青州從事則

坐平原傳舍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

而責弼也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蓋吾侯

營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

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讎謔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見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

人篇序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而弼自有平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

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它郡自有平

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曰逞非理則

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曰逞非理則

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

職送獄集解通鑑胡注郡僚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曰俸贖罪

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

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集解沈欽韓曰謂大

孝皆得舉孝廉小郡亦得歲舉也陳蕃傳謂下州太守視事未及一

郡一切皆得舉孝廉桓帝時如此詔書非一度也弼知多權貴請

託乃豫敕斷絕書屬屬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

求假鹽稅集解沈欽韓曰案河東有積日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

生乃說曰它事竭弼而因達覽書集解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通

是弼大怒曰集解先謙曰官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

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

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集解先謙曰官太守遂詐

送到峭澗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

罪足旨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

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賈郡郡縣若今之寺也弼

漢郡郎乃郡守自爲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百郡郎在

洛陽中東城下步爲里之否則安得擅賣陸機洛陽記云百郡郎在

師古曰主諸郡之郎在京師者周官公卿大夫百士三有司之

郎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郎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議曰平原行貨曰

免君無乃蚩乎集解周壽昌曰案劭卽噉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

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與此蚩同先武紀幾爲虜噉也噉傳

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蚩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

蚩詩數數今自陶弘洪曰達博傳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

府年三十卒集解惠棟曰元和姓纂云昔文王廟里閔散懷金

丹朱居陶邱爲氏先謙曰官本林作休

殷獄名或作美亦名美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

宮括閔天學乎呂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

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

女嬃或文馬有熊九里它奇怪物因殷學臣賈仲謀之於紂紂大

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彌城集解先謙曰官本刑考證

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歸田里集解先謙曰官本刑考證

校刑竟謂徒役期滿也段類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

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

中出爲彭城相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爲政務抑豪強雖有會病卒

裴瑜位至尙書集解先謙曰瑜字稚璠琅琊諸葛亮子瑜也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恣恣恣恣猶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

仁矜矜物義曰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語曰活千人者子

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問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史弼

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也左傳晉卜偯曰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地名盧家溝植肥饒子

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集解惠棟曰

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瞬融曰是敬之學終

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集解沈欽韓曰鄭玄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

則古三斗當唐一斗也左傳八年傳疏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

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復行宋

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元之斛斛又大於宋也時皇后父

大將軍賈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官武

素有名譽乃獻書曰規之曰植聞廢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

言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范獻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嘆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

不知人之甚也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無志

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故也吾憂國傷人心中悲而痛豈欲

死歟然歟息接琴而歌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用禮乃憂之遠風焉夫子立爭友義貴切磋身經曰士有爭友

久矣敢愛其言哉無目則曰替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爽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曰為君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

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數目而視傾耳而聽謂準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祥景風解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

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季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

又云所以承先祖也見初學記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曰次建之

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曰為己力乎明食也左傳曰食天之功以

諸王分國案牒則知宗室遠近也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

不競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

勃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賜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

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

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鄭士立子

朝尊猛位也案牒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

楚公子棄疾勢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

云云非植意也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

泉尹氏立王子朝何休云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集解何焯曰諸

子國子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

其良能隨用爵之疆奔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

安徒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武並不能用曰集解惠士奇

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旋等連結冀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

武拜九江太守蠻寇竄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諸事

章句禮記解詁經籍志云植注禮記十卷時始立太學石經曰正

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

知今之禮記特多同冗同冗猶臣前曰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批謬

者一物批謬鄭元云批謬猶錯也釋文云謬音謬本或作謬敢

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祿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

左傳也字爲小學也集解惠棟曰古文科斗謂尚書毛詩周禮

信古文爲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降在小學也

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興子眾也自有傳左

敦詩也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

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外也帝曰非急務轉

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

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曉者月行速

緩則臣驕慢故曰此謂君政舒緩故曰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

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

古用平朔於是日食正發過日食時也集解惠棟曰日食必在朔

在晦之說詳見別傳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問者日食自已過

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雪孛互見臣聞漢呂火德化當

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

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日用良二日原禁原其所

也三日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日備寇五日修禮六日遵堯七曰御下八

日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嚴舉賢良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

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有同枉也同邪黨癘者宋后

家屬並已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赦收

給足呂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禪

服災咎遷義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呂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

者此皆唐制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也選舉之事責成主者

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獨略細微帝不省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集解惠棟曰劉昭云漢

也持節曰讓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

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壘壘

造作雲梯垂當拔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征角失利抵罪案范

滂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徵稱時人說皇甫之不振汝豫之戰

歸功皇甫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

資之續漢書以爲失利抵罪失其實矣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

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

盧中郎固望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

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皆資用規謀濟成

其功呂其年復爲尙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

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

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

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

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

先賢傳作彭伯諫盧向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曰先賢傳云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

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韓馥出詭詐也韓馥道在今

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集解先謙曰官本山上考諸

漢書云隱居山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書云植隱居山谷軍都山

谷明統志軍都山在幽州昌平縣西北二十里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土穴

棺梓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誌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

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

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

薄醴醴祭謂也呂張厥德子毓知名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論曰風霜呂別草木之性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集蠶沈欽韓曰晉駭出於意外故也雷震駭耳

諸之倫孟貢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九人

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當植抽刀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

排戈刃赴賊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戰者卒暴之名也

劫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等

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王補曰史記論贊指意

辭事必取於本傳之外義法森然未嘗稍亂則呂紹碑志銘詞亦

未有益義於本文者或體製所宜事未獲舉則必補本文之缺

津詳見何進傳再舉於此則為複矣固可互文以見義也且追帝

誠為大節孰與固止董卓抗議廢立此詳後略正史法嫡豈先計

傳鳴盛乃云傳無一語突見論中所謂強語不知者邪

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

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集解先謙曰官本岐作字郊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

岐岐古書通作以岐為是

御史臺因字臺卿考證云祖字監本誤作子從毛本改今案岐

名亦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要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

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出

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持一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冠

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一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冠

其門也政曾謂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職如此也

州郡曰康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敕兒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箕山之操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此墓銘也

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日嘉協韻歌

賦序云子就醫假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

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施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

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

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郎為皮氏長

勝代之政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

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

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

書稱於前代襲與羅輝拙書見畫於張伯英英頭自矜高與工草

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斷曰太僕朱賜杜陵人時稱工書趙壹集稱朱使君延熹元年玆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戢逃避

收岐家屬宗親陷呂重法盡殺之

東從事為玆所殺玆音翦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略勇使

傳延熹中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為郡功曹趙息所輕侮衡弟

甚欲欲滅諸趙及蜀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兄以上皆殺之時息

從父岐為皮氏長間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子又轉

南北海與此傳岐先棄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

官歸焉郡功曹者異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

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時安已孫嵩年二

十餘遊市見岐集解惠棟曰三輔決祭非常人集解沈欽韓曰

注云嵩問岐曰自有餘耶曰取之嵩曰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觀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闕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

焉名即引實告之遂召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集解

曰劉向列女傳云辛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集解

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集解

韓曰岐孟子題辭云余知命之際嬰感于天遂屯離羣託性遁身

十有餘年嘗息肩弛迹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

我劬瘁晚我結首訪諸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否之中精神遐寓靡

所濟集駒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

此題解知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

後漢書六十四

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

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步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譏次召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關雎不攝問豎專權岐數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遷故刺史二千

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

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岐與

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召為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召岐

為前集解王補曰李傕以黨逆還尊廢王允擅秉朝政慮關東

而受賊顧指俸資并截辱莫大焉然此固溫岐出尹丹楊藉手賊

教之會也惜乎二子之智不足及此岐猶致劉去之委輸日磾則

良足羞已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

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

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

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

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

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

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

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

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致主劉表即遣兵詣洛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

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嵩在表

未座不為表所議岐遂識之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

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岐曰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

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魏略云頃之岐曰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

司空舉召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

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也稱壽者

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愛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

其像居主位皆為讀頌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家園賓客之用

兼有平生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家園賓客之用

親厚也集解何焯曰水經注云家園賓客之用

上覆召單被即日便下下詔使掩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

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

不但繫于詩秦曲也其為士好高尚義方之俗雖會非一國之風

視惟雅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識而聞故老之言目能

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密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

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

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集解劉敞曰正文若嬰子章句案要當

得反不記也惠棟曰家劉氏既而政所傳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

本遂刊去要字改為孟子章句既而政所傳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

氏刊誤乃得其實又注常以元冬下缺修後思而未之得也忽然

而寢十二字夢下缺此字字下缺曰字言必有中下學虞注云夢
中指言寢貶之事中下缺字授其子真諦之抑微通理十二字
違下缺因字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補沈欽韓曰魏志注
跋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嚴象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翼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
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拔之衣鄭玄杜曰逢猶大也
爲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執者所衣也相承本邪卿出疆專命朝
作縫義亦通集解惠棟曰謂追帝河津時也邠卿出疆專命朝
咸左傳無此文案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尊之可也

虛受堂

大

司傳

後漢書六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四按補

吳祐傳今大人踰越五領注九真都寵三也官本注龍作龍

祐曰光祿四行功大昭曰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

卒成儒宗宗戴宏傳公羊學有公羊傳序曾作解疑論

官至酒泉太守注年二十二官本注作三十二

輒閉閣自責官本注

明府雖加哀於集解沈欽韓曰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柳從辰曰

比令長膠東侯自賈郡後復後僅食一縣沈蓋此方言之

逮長妻到字重文

年九十八卒柳從辰曰一統志祐墓祔父族墓

延篤傳南陽舉人也注犂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并貨牛黃注吳普本草曰柳從辰曰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魏吳普

術華佗傳其書隋志載六卷此言一卷佚已多矣

冀慙而不得言集解惠棟曰至史家所記益非其實柳從辰曰仲

議父之喪宜先抗言亦教孫程之徒況過名不必定出

自己作傳本以述功臣乎惠氏以此識之未免過刻

濟時則功多官本時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注因地之性官本注性

洋洋乎其盈耳也注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官本注無

雖漸離擊筑集解沈欽韓曰至取以爲名如柳從辰曰樂書云筑形

肩圓品聲按柱左手扼之右手以竹擊之唐代編入雅樂案前

書高紀注引應劭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

曰筑師古則云今筑似瑟而細頸章懷乃云今筑形似琴有項

有柱說文謂筑身樂則筑必亦似瑟其形有三筑說文云

筑五絃御覽引樂書云十三絃淮南子云樂器高注云筑曲二十

州華形如瑟或曰秦蒙恬所造段玉裁謂古等五絃秦改十二絃變形如瑟魏晉以後等皆如瑟十二絃唐至今十三絃筑似等細項然則魏晉之變遷而筑之變遷從可知應氏所謂瑟者就古筑言之顏氏所謂瑟者就唐筑言之季變形如瑟故顏云似瑟實即章懷之似等也五絃二十一絃雖繁簡不同皆言舊制唐以下亦以十三絃為斷

高鳳讀書事具逸人傳也官本注具作見末無也字

恐如教昇射者也注左右觀者數千人數千人官本注作百餘人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集解沈欽韓曰新唐書

藝文志延篤集二卷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五引篤答張爽云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達伯英來

史彌傳陳留考城人也考城即舊縣更名今衛輝府考城縣東南

終用教慢柳從辰曰袁紀敦作倅

外聚刺輕不逞之徒注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官本注被作彼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官本注由作自

昔文王廟里閭散懷金注乃求有莘美女官本注美作氏

而其後不大注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官本注無此十二字

盧植傳多列女娼官本娼作倡正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注馬融注云官本注無此四字

趙岐傳京兆長陵人也長陵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為皮氏長注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今絳州河南縣西二里

姓趙名嘉集解惠棟曰嘉協韻歌沈銘彝曰詩其新孔嘉其舊如

岐及從兄襲侯康曰襲仕至致煌太守見襲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三輔決錄

因議次目為禦寇論注闕豎專權官本注闕誤闕

因共上為青州刺史錄大略曰魏志闕溫傳注作潯州刺史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魏書實預仕至潯州刺史

在末至荆州之前而范史失載及客荆州魏畧亦僅言岐復與錢氏直以豫州為青州與文則太疏又一統志嵩墓在安邱縣西南引水經注云汶水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是嵩之官卒葬此

集解沈欽韓曰魏畧云頃之賓碩石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沈銘彝曰齊乘云孫嵩墓在安邱南四十里嘗寓宿太虛宮

也魏畧高天下一請載之以屬資俗及

建安六年卒注家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柳從辰曰一統志岐墓在今江陵縣東南

國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侯康曰漢人多於墟墓間為古聖賢形像水經注所載司隸校尉魯恭

家荆州刺史李剛墓皆是也今濟南州嘉祥縣尚存武氏墓前石室畫像那卿亦有微而行也

卷六十四校補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樞云漢初有皇父漢安定太守焉始居安定朝那代焉西州舊姓又徙居京兆先謙曰注見王常傳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集解通鑑胡注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集解緣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集解先謙曰官本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無乞字是

虛受堂

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集解應師之費且百億計集解應猶停也集解通鑑胡注出師遠征其勢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爲懸案縣師猶懸也出於平人同入姦吏集解平人齊人也集解通鑑胡注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糧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集解通鑑胡注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也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勢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退不得溫飽已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問振旅之聲集解振整旅也穀梁傳曰首蒙泣血驚懼生變是已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目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集解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京兆虎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集解通鑑考異案西羌傳時尙爲武威太守傳誤土地山谷也惠棟曰規文出自集中或義羌校尉冲之兼官也

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集解通鑑胡注更工衡反經也應也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目漸患下可目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集解適往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集解通鑑胡注沒死時帝不能用冲賢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集解近習謂侯倂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紀安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賈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集解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每有征戰解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聞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集解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集解通鑑胡注以坤母臨朝以君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集解通鑑胡注皇后紀冲帝崩復立質帝太后推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貞務從節儉其餘維

後漢書六十五

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早魃爲虐集解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集解周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野亦有此意丹野猶赤地也本庶品不安謹誠累至殆目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集解無狀狀無善披掃凶黨集解通鑑胡注收入財賄集解王補曰袁日塞痛恐目蒼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郡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集解梁高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順帝后集解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集解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曰儒術省夫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集解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亦以覆舟君以此此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舉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擊壚之趾言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集解通鑑胡注

良凡諸宿猶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呂愆不執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尙書意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諫之言不聞戶牖之外集解惠棟曰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引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集解惠棟曰謂王室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引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引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集解通鑑考異檢帝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已在質帝世也故前時太山賊云冲質之間自永嘉元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集解熲羌坐爲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場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日庫城也音烏古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集解惠棟曰何承天姓苑云牽姓武邑人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集解惠棟曰易云括囊無咎無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郾城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目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將西師先零羌寇鈔處也郡守不加按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集解惠棟曰是曰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

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羣規威信相勦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菴廬舍也菴烏含反釋土曰廬廬也取自菴廬也毛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遣先是安定太守孫期受取狼籍集解惠棟曰羅翽云復貪猛屬國都尉李翕集解周壽昌曰案漢碑有李翕西漢李翕折里揭都關頌皆翕傳更宜其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督軍御史張奐注以御史督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自本職督軍御史張奐注以御史督軍御史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閼漢陽太守趙盛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眞昌飢怙等十餘萬口集解惠棟曰袁紀二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服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天子璽書謂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寇蠢戾蠢動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舊都懼駭集解通鑑胡注朝廷西顧明詔不己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就道猶上也集解劉放曰案文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曰訪誅納訪誅納也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助所省之費一億引上己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告勞無罪無辜說曰終終故恥目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期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奐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閼漢陽太守趙盛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于思復父之恥載贊
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蔡門就流涕請云臣私報諸堯謝其貸貨謝
也若臣臣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書易考就臣愚惑

信如言者前世尚遺何奴臣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領烏孫
呂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為君也今臣但費千萬臣懷叛美則良
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乎自承初呂來將出

不少覆軍有五勳資巨億有旋軍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珍
實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言解通胡注謂鄧騭敗于冀西任何珍
于平襄司馬鈞也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道神敗于鴛陰何

通鑑胡注此言以朝廷供軍之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
金不發封識而給之權門也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
本土紀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

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後漢書六十五鹿得美
好音也相呼不至因迫將死不暇擇善音急之至凡開眼而有

常侍徐黃左愴欲從求貨數遺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吝瑣等忿
怒陷已前事集解通鑑胡注前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
而不聽遂已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諸

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閤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
軍至營數月上言薦中郎將張奐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
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

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元呂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
冗官已為免副朝廷從之呂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
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呂連在
大位欲退身避第集解錢大昕曰第當作弟避弟謂已避位而弟

弟亦弟字之謂章懷太子請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誤矣惠棟曰風俗
通辨之曰弟實為德不惠無位而徒開其何所舉施又云規願弟
亦作弟傳為兄居大位欲避弟仕途故數上病古文弟字第上病

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為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欲言歸第避仕宦之塗也集解
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奏芳

先自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
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郎一除內變無德
日變謂廢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府殺南陽太守而災異稍見人

情未安者殆賢恩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

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集解惠棟曰案蘇綽傳有孔晃字元
是得國先賢傳載翊為洛陽令與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聲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與改善

所著賦銘碑讚詩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集解
籍志梁皇南規集五卷王補曰規集不傳有與劉司空處見御覽
四百七十八與馬融書見書鈔一百三十四文師錄見藝文類聚
十五初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也作難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

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
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
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音昌也錢大昕曰胡注通鑑云奐

初年氏章句浮辭繁多時年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年氏章
句案解洪亮吉曰注年卿受書于張堪案

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案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屬國

聞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

其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宣羌豪帥感
恩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

云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案解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
文引山海經作渠从玉康聲云環屬洪順始曰中山經郭注錄金

級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而召主簿於諸羌前
生為釋文引司馬注錄樂器也似夾鐘以酒沃地謂之爵音力外反案解
何焯曰水經注曰酒醕地曰以酒沃地謂之爵音力外反案解

字林使馬如羊不目入廐使金如粟不目入懷悉目金馬還之
如粟喻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

正身聚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各直於反集
各何奴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遠將軍門時度遠將軍門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新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
胡悉降案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奐率步騎二萬廣延熹元年鮮卑

官禁錮與皇甫規友善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
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

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
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曰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

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
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案解先謙曰官本郡作

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阻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
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曰為憂復拜奐為護

匈奴中郎將曰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

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
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
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殺祁雲陽夏復攻沒南營殺千餘人

冬美岸尾摩等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免遣司馬尹端草

並舉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侯不事

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

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吳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

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寶太后臨朝大將軍寶武與太傅陳

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召吳新徵不知本謀

矯制使吳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免遷少

府又拜大司農召功封侯吳深病為節所賣義士以此非吳

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關板也

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吳上疏曰臣聞風為

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

能屈中配龍騰龍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

家人象傳云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注云木生火火以木為順至為

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寶武太傅陳

蕃或志壹社稷或方直不同前目諷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

震憤楚卿云世亂議勝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周書大傳

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示不敬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

明有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

切蜀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

思大義順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天子深納

吳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吳太常案解

曰續漢書云吳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與尚書劉猛刁韙

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

切責之吳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召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

吳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呂黨罪禁錮歸田里吳前為度遼將軍

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吳歸敦煌將害之

吳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漢

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吳屈於熲

稱曰州將焉與熲此守不合故奏從熲此時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已寫白而州期切促都縣惶

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

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吳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

求人丘山之用此消于髮所目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

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

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腰酒一盃而祝曰願王早發兵車馬

五穀熟熱穰田者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

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具後漢書六十五

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

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

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卑賢謂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讎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君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謂人言於

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而捐五百金買其首且

是王為國樂官而師之樂教自魏往鄉行自齊往劇黨同文昭之

德豈不大哉蕭音徒凡人之情寬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

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孤微

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企心東望無所復

言類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

從矣開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免少立志節

營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縲百匹免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初四

年卒年七十八集解惠棟曰典略云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綬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親表

艾狀云與前後七徽十要三為邊將孔平仲云銀印即印艾綬綬

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其大不能和光同塵為譏邪所

忌老子曰和其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繼巨續綿半引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奄朝隕夕下拈屍靈牀幅

巾而已集解惠棟曰甄表狀云免矯王孫裸形書非晉文陸翽翽

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箇珠玉匣棺槨不可

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齊也集解官本

桓案注倭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其子為布囊盛推情從意

當從恒倭非王孫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

庶無咎各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

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氏集二卷

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卷王補曰集解云依有扶策賦見

又與延篤陰氏宋季文許季師崔子玉公超孟季衡等書見御覽

書鈔藝長子芝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

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

草必書而後陳臨池學書水為之隸下筆則驚楷則驚怒怒不下

解先謙曰自本文志作文字志不作下作不暇是芝及弟祖子文

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集解惠棟曰書斷云芝以獻帝初契為

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嬰兒殺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

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集解惠棟曰典建安中為

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為

別為邯鄲氏趙施趙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

勝邯鄲午是其後也

如占云集解惠棟曰事詳魚豢

論曰自鄉鄰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封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

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

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曰斷忠烈等矯制使

率五營士圍殺雖恨毒在心辭得謝告詩云噉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噉泣貌也音知劣反集解王補曰馬融詔附梁冀始奏

李固以濟之死矢祐而加詰責不之少倭矣之圖殺陳實始由見

被禁錮以視馬融則又人禽之辨也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郡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邦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

輝也故熲字紀明周壽昌曰順炎武云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

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偏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鄰

無通志略云壽昌之子曰公孫展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

穆公之子曰公孫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

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樊皮之後為皮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

類不可枚舉似古人為朝氏樊皮之後為皮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

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多段熲之家譜不能從

數千年後應後漢書六十五

而駿之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為憲陵國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

在能政集解劉放曰案文單言能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

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聖書詔熲

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

斬獲之坐詐聖書伏重刑引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

琅邪賊東郭賈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

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詡薦熲漢官

詡字公孫舉人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熲乃拜為中郎將擊賈

有文武智略也胡注詡當依帝紀作熲

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熲到封

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

熲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集解惠棟曰勒姐種

寇隴西金城塞類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
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
破之斬其酋豪呂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
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
餘落并兵晨奔類軍類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類
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集解惠棟曰隴陽志云其地在今廓州漢未出塞二千餘里新燒
屬西平郡杜佑云山在今西安平鄉郡界
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河又東逕石城南左
合北谷水注云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
投河墜坑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
種九十餘口詣類降集解惠棟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又
其所云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維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類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允街音階殺略吏民類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後漢書六十五

三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半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類將湟中
義從討之集解通鑑胡注湟中有義從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
稽固類軍使不得進稽固猶從才用反類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閼歸
罪於類類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
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類曰千數朝廷知類為郭閼所誣詔問
其狀類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集解惠棟曰
前書云韓安
國起徒中
爲二千石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湟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
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曰類爲
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湟那等僂音良遂反酋
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類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類
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類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類兵

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集解惠棟曰見方術傳潛師夜出鳴鼓還戰
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類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
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類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
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類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類復追擊於鷄
烏大破之集解惠棟曰鷄烏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
集解惠棟曰劉胸云涼州神烏縣漢屬烏古城先謙曰今
涼州府武
威縣南
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
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類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類移
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類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後漢書六十五

古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虜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爲狼子野心
難言思納左傳晉叔向母勢窮雖服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
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
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
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集解惠棟曰杜
佑云今榆林郡
也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下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已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集解惠棟曰釋
名文毛晃云無慮猶言多少
如是無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

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勞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

靈元年春頌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

名屬安定郡彭陽縣今原州與先零諸種戰于建義山虜兵盛

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建義山虜兵盛

頌眾恐頌乃令軍中張鑑字先謙曰官本考鑑非可張未知何利

刃長矛三重挾弓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

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頌

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斬首八千級

于高平苦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寶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

羌惡載為患頌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

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漢臣也漢音子孫也連尸積俘掠獲

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臣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

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勳今且賜頌錢二

十萬呂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頌破

羌將軍夏頌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傳曰出橋

經注云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

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又曰水經注云平水出府施縣西

北平縣東南入塞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出

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尋間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

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類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

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

等晏等與賊羌潰走頌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

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名鮮水趙充國所治

破之於高平逢義山遠追之出上郡奢延澤與賊戰奢延澤落川令

澤西南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富在奢延類士卒飢渴乃勒眾

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虜復散走頌遂與相連綴且關且引及於

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類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

重也集解先謙曰既到涇陽縣名屬隴西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

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頌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召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頌類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難眾而

輒弱易制所召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

難破宜用招降集解王補曰文選陸倕石關銘注引段熲說先零

特詳略聖朝明監信納舊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執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詞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劬傷敗曰劬又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東天之一氣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

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召反覆攻沒縣邑剽略

人物發家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

有命昔那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山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

也欲衛伐那平從之師與而兩也臣勤兵涉夏連獲甘樹歲時豐稔

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克勝也

師在取也自橋門呂西落川呂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集解先謙

官也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類是也非為深

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劬案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

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戡戈招降集解惠棟曰通鑑胡注胡延熹九年

夷奢三誕辭空說僭而無徵集解惠棟曰信與奢杜預注曰信不信也

言之昔先零作寇超充國徒令居內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煎當亂

徙漢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

事惠棟曰杜佑云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自後賓服建武
初寇金城馬援討之徒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兆馬翽寇
風研陽等郡地則壽昌曰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
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役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
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
三輔地類必是引援非始服終叛至今爲鯁鯁與便同梗病亦是大雅云至今爲梗故
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遠識之士曰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
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
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拜年所耗未半而
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己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類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
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類自

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策解通鑑胡注魏收地形志安定縣陰縣有凡亭杜本作瓦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鳳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集解洪亮吉曰往西縣屬天水郡案天水應作漢陽明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通鑑胡注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陽明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嵯家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嵯家道漢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頴計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復聚射虎谷乃追至安定徑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入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東北凡亭山當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攻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頭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之巢穴而藏於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堦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

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扶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弓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鹿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頰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二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入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舐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汙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時頰乘輶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殿天蔽日輝舞金鼓雷震動地連騎鏑跡彌數十里軍至拜侍中轉執

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帝太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穿家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其蟲通之至鬪爭相殺寶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爲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貴太后配食陳公卽陳球也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類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璠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集解先謙曰官本張作強是追頌類功靈帝詔類妻子還本郡初類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集解王補曰皇甫耽不入黨人張奐見給於權奄而旋悔段類曲附宦官卒致鴆死涼州三明知類相惡此亦合傳之徵指也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儼儼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之流皆山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起王翦李廣卒慶忌西人也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潼谷名谷有水起王翦李廣卒慶忌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虛受堂

九

後漢書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五技補

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注遺往也官本無注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注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案文注不妄

霧氣白濁錢大昭曰霧氣見郎顗傳所謂白濁者易稽覽圖云太

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少陽卦當效至立效也太陽用事少

陽卦效亦如其卦分效則可少陽卦當效至立效也太陽用事少

有德而不行也凡形體不相應皆有實無貌故言其類也上爲貌也

寒溫爲實鄭康成注云形謂白濁清淨可得而見故言形體者

以身體寒溫而不相應者溫不清淨白濁也德者帝王之道

其在位者廢而不行故不相應也白濁清淨故寒溫不效此候

屈道仕也白濁清淨其貌寒溫者是爲實

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錢大昭曰丹

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云規好推賢達士

唐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案楊秉辛於桓帝延高

八年年七十四陳蕃李膺被害於靈帝光和四年年亦七八規則

十膺年已六十惟張奐卒於靈帝光和中觀之秉蕃年位皆出規

幸於靈帝熹平三年年僅七十

前傳與規年與規相若規生邊遠少在兵間中原士人固無從

問業至梁后臨朝而後以郎中自免歸從事教授則秉蕃膺與

久更仕宦皆衰晚矣且本書秉蕃膺傳不及規事與傳言規

友善規引黨事自効初不舉蕃膺而稱與爲故大司農謂曾薦

之不謂有師弟之誼則與非學於

規亦甚明袁紀之不足據類如此

延熹四年秋錢大昭曰本紀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在六月此

羌寇鈔關中時在秋故言秋也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字通下趙熹熹作喜亦同

屬國都尉李翁通鑑胡注翁蓋安定屬國都尉候康曰趙紹祖以

屬國非也安定自有

集解周壽昌曰至翁已去太守任復官本

職惠棟曰天井道碑載翁建甯五年時爲武都太守案規勅李

先爲都尉後爲太守也蓋翁此時被劾僅免官旋復起耳漢碑

題名以所終官爲稱無追稱其前官之例周未見天井道碑遂

多誤

及黨事大起至時人呂爲規賢案此文九十一字當在讓封不受

下以所敕乃張奐已坐黨禁錮歸

田里後事故稱與為故大司農據與傳與之被禁銅先因災應
上疏追訟實武陳善及言皇太后恩禮不接觸官忌事已在
反列於恒帝永康元年不也

三斷大獄注謂誅梁冀誅鄧萬會誅李膺等黨事也案鄧萬會
懷以避諱省三斷大獄謂梁冀誅為亂劫海王惺謀反及鄧后
驕忌與郭貴人更相誹謗也至李膺被誅乃靈帝建寧二年事
不在此數注誤謂此時但下文明不指此對一除內嬖注謂廢
奏李膺王暢孔瑒事乃具下文明不指此對一除內嬖注謂廢

鄧皇后案左傳內嬖如夫人皇太后嬖配不得云內嬖且鄧氏事
雖不可知然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膺案李膺張敬任膺
注說則未是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膺案李膺張敬任膺
誅亦不應單舉任膺注說仍誤

對奏不省案桓紀永康元年六月帝雖大赦天下悉除黨錮乃因
當易以白馬令李雲下獄死
省也

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召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禁邕集有
薦規表當在此時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况
卷六十五校補

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南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
力行忠亮闕著出處義舉然不污祿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
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益發東岳莫能擬討即起家拜為太
山太守居新築縣後無前勳連見委任節舉廢威盛行方
外有事使為慰勞進簡前勳連見委任節舉廢威盛行方
其武勢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
廣遐邇軍諸官尤無嫌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以
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攻之必規前者
會叔歸家已嘗為護羌校尉未赴邕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放歸未
久即曾以護羌校尉徵解未赴邕表薦之其說為近疑規放歸未
規拜度遠將軍數月即轉薦張奐自請為之副亦必嫌於先之
尉者即謂再為是官耳惠氏以為定也表薦在此時恐非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惡也無注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關關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此傳注
矣漢淵泉今安西州關說亦足證章懷原本文注必非作酒泉
東一百六十里之東

七千餘人寇美稷官本千
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候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與與崔子真
羊牙如錐錢槓如榆葉柳從辰曰據書鈔一百二十三作
馬如殺羊牙如錐錢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與書鈔同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定字

此滔于髡所目拍髡仰天而笑者也注髡音步第反官本第作弟
是弟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柳從
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應連傳崔暉答豫章王
昭市骨而駿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
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
所據蓋是北本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為楷則就怒怒不暇草書沈
書斷所謂損錄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草是也厥後張芝變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書衛恒傳乃云魯息不暇草
書似平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皆非也草書無不
速若衛恒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耳書
不起草則不免塗抹依改有失敬意故云今草此語古今眾
都無如解草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馬相如等視草匡謬正俗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
不可備一義將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
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則謂之草書
苑亦言杜操善草書草書帝愛之謂之草草蓋草書即所造書
集其大成而入至杜聖始用之於草奏而有楷草之別伯英乃
則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號為楷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為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
是已衛恒亦作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作草書增一不字怒怒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為怒怒不
亦云適迫遠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非草書論芝及弟芝字文
舒並善草書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
不稱舉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芝及弟芝並善草書魏太
謂之亞聖張芝草書斷工黃門侍郎善書草書類伯英時人
聲劣於兄允為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芝草書

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利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利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柳從辰曰書斷亦云伯英草草急就草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文舒伯英季弟今案古人作書有頓筆法草書因勢而緩存伯英書可證也一筆連綴之謂今間帖

段穎傳武威姑臧人也地詳費

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注宗字子松官本注宗上元帝時為

封關內侯當兩集解周壽昌曰至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

也禮典端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驎敗歟難確似辨則

又在段規之前矣周官有段氏以官為氏亦古所便有也周則

范蔚宗必有所本未可應駁固亦正論至武威段氏為段干木

漢時族姓抑豈無本乃順氏引之周氏駁之又甚矣

南度河官本度作渡同

遂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至漢末屬西平郡注積石之山其

下有石門河水冒以出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羌之中燒當所

居也燒當犯塞類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首而還今案河關縣

前漢屬金城後漢改屬隴西前鎮志注均言積石山在西南漢

末分金城置西平郡領縣四臨羌安夷皆舊縣西都長甯皆新

置後漢金城本無河關故河關魏時仍隸隴西而惠引歐陽恣

說乃謂積石山漢末屬西平之西郡亦係分金城舊縣

被羌所置而長甯分自何縣則無攷或即分自隴西之河關

未可知也至水經注以為山在隴西河關則仍據續志言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錢大昭曰白

屬金城續志屬隴西案傳不言山自與下允街同為言縣錢說

是也惟白石山抑即在縣東見前志應助注知縣仍因山得名

從彭陽直指高平注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今原州也

僧而無徵案此左氏昭

羌難舊降官本降作降非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集解通鑑胡注至杜佑作瓦亭山

辰曰今固原州北有瓦亭驛有山名六盤山即隴山水經注

隴山水經瓦亭北謂之瓦亭驛是瓦亭山即今之龍山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宋宣城太守 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蕃本召陵祖河東太守名又別無事述則不如其不載矣蔚宗好引用風俗通義此必因應書之文而增入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勤字恭祖書前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曰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于童幼云當為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

虛受堂

官行喪集解王補曰時制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許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集解先謙曰景辟從事別駕不就景題其與曰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也音丁總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集解志曰樂安縣名本名于乘和帝更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縣當作郡王會訪云案于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為樂安貢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為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時李膺為安屬邑有于乘樂安兩縣前後志無改易惟郡名改耳周青州刺史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引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巨秋反又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琴瑟孟玉臨濟人有美名集解惠棟表狀云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樂安人袁山松書云璆為樂成令道遠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至風俗通作糾王補曰袁紹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通鑑蓋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皆以懸榻設榻為徐穉事與此傳異

即本書徐穉傳亦云然豈在繁章則設榻以禮徐穉樂安已先民以此榻禮周璆與故兩存之也史氏妙博以廣異聞類如此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召薦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祭不欲數曰其易黷故也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廢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詎時惑厭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廢牧守令長

後漢書六十六

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召長請屬之路乎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蕃上書幾千萬左右問之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主為子求耶不計賜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則曰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集解惠棟曰豫章舊傳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故不造也集解王補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雅正矯俗以禮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偏位九列集解惠棟曰九卿也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祖之約

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

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曰非義授邑左右曰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譏象失度陰陽

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之無及注封事封侯

之事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

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貴量鄧諺云盜

不過五女門曰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曰傾宮嫁

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楚女悲而西宮

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虜以且取而不

御必生憂悲之感曰致并隔水旱之困楚辭惠棟曰并隔猶洪範

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

道則水旱為并所謂并隔水旱也後漢書六十六

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集解劉

文令當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成夫不有臭穢則着蠅不飛陛下

宜探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

惠棟曰舉虞決疑要注云尚書召使褒責誅賞各有歸豈不幸

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以寫詔書也集解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備爵閣內侯而萬世南

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

上廣成上廣成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議

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

遊尚書魯繇諫曰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尚書無逸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

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

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

驢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

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集解錢大昕

子對齊宣王語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為誦所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為周

昭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怡怡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書奏不納自替為光祿勳與五官

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替為光祿勳與五官

中郎將黃琬其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誅集解惠棟

通執家郎謂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

五侯郎氏五侯郎氏兼議曰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

兼為太尉兼議曰不忘率由舊章過誤不遺失節用舊典文

章謂周公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聽

之禮法也明亮達文武兼委集解劉效曰案委是臣不如苑刑徒李膺帝不

明亮達文武兼委集解劉效曰案委是臣不如苑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其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異音占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為之抵罪集解因朝會

固理膺等請加原有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

涕而起集解王臺曰世說品藻注張璠漢記云時人馬之時小

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集解惠棟曰司

有校也案謝承書張汜即張子禁二郡太守劉瓛成瑨考案其罪

乃桓帝乳母中書貴人外親也集解劉效曰案漢魏鞠皆云考竟此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誤惠棟曰汜一作汎事詳孝靈傳錢大

昕曰瓛太原太守有南陽太守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錢大

可通集解晉陽太原屬縣故瓛得案之此傳則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

請瑣瑯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集解惠棟曰案劉愷傳茂等坐免官也矩茂不

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

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

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公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

而寄軍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南

門識其者也故曰小惡必書也集解惠棟曰宜先自整敷後呂及

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憂左右曰親忠言曰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

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毒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

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怠目自輕忽乎誠不愛己

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前漢五侯

同時誅事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

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肩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

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惜惜說文曰惜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集解何焯曰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

適己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賈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

坐不達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髡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呂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

敬當斬通頻首盡出血文帝使召通通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

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

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嘯詠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

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

洽於下休頑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

敢曰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厭厭莫不怨之宦官由此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魏碑之心為心今京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

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錫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杜預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日廣雅

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網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

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

復災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天之於漢恨恨無

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白

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

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公齊人使優施舞于

焉首足異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

帝崩賈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曰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

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

不朝後漢書六十六臣曰權官即舊臣謂持權之官官也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今帝祚未立政事

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

于又集於義不足焉得仁乎仁義相須而成也知音智絕

句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賈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衰功

巨勳善表儀曰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向書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譽

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王曰夫士亦今封蕃高陽侯食邑

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投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

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曰為名竊惟割

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執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

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絮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道得之不居也

論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

亡注云爵祿及之也相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

願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

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

人為皇后集解惠棟曰宋女田聖蕃曰田氏卑微賈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乃立賈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賈武同心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嬖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

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賈武亦有謀蕃自己既從人望而

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

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

臣竊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譁言侯覽曹節公乘

听王甫鄭鳳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嬖也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方今一朝

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

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

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因與賈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

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集解周壽昌曰案賈武傳蕃謂武曰聞難作

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集解惠棟曰賈宏紀

內曰公未被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執事兵向宮門使者不

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使呼曰

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賈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

廷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實武何功

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貴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

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北寺獄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外有反者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事通盤不取益兵圍蕃之說而從袁紀然張奐傳曹節矯制使張

奐率五營士圍武武則仍當以見書與黃門從官騎驎也

病為所責急為申雪則仍當以見書與黃門從官騎驎也

射宦者為之黃門之屬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對掌稟假錢設胡注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元監尤甚陳即日害

蕃自桓帝以來為尚書令嫉其冗監數格奪其稟假故也

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

震時為鉅令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逐官至魯相

厚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

何為苛罰脫有危忽如何遂釋之

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謹超

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俗而驅馳峻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累情志遠埃壽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高而人倫莫相恤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信義足已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其老也驚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請

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

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召補吏允

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

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

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曰司徒高弟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

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

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呂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

呂狀聞帝震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怨怨呂

事中允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罪被捕司徒楊賜曰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再被楚辱也注訓則當音作庚恐非乃遣客謝之曰君曰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

辟曰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乳當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

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說文騎驎也

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

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

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是呂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
中守下吏免馮唐皆怨已不責於人也

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復為雲中太守晉悼有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
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眾以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
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
之禮食使允呂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
其庸勳請加爵賞而呂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
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呂允宜蒙三槐之聽呂招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書奏得呂滅死論是冬
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官者
橫暴睚眦觸死睡音五解反允宜蒙三槐之聽呂招忠貞之心
賜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及帝崩乃奔
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
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
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
緯要者凡二千兩董卓盡覆王室內移中外倉卒所載
書七十車於道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常施用
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尚書令
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
六體事能消卻袁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
二竹簾遺九宮其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
事與宋泉奏以孝經退賊何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
異第所謂六體事不知何典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
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卑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
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錄逆已兆
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集解王鳴盛曰此
鄭泰而稱其字為
公業者蔚宗父名泰故諱之太本傳篇首一見其以不設其實
而仍改泰為太其餘俱稱字郭泰傳同泰謀誅董卓事亦見三國
魏志泰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
弟渾傳

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呂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
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
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
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
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集解洪亮
傳殺卓後允封布為溫侯益允以所讓
三千戶封之又示親密故同食一縣耳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
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
陽呼雨止曰霽集解周壽昌
曰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祭求雨也注謂宗
為祭字之誤似乎旱則雩祭求雨則霽祭求雨也注謂宗
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詳求雨法亦有
其雨多則祭祭赤犢朱衣開諸陰朱索繫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
有久雨祭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
自漢成瑞曰自歲末呂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名史記
星曰執法也字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
勝幾不可復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
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
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
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呂安之道也呂布又欲呂卓財物班
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曰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
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毅疾惡音力登反初懼董卓
豺狼故折節鬪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呂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
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集解劉放曰今若一旦
二字王補曰通
解作解兵開關可呂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西陝呂安
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呂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

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說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
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曰董公親厚並尚從坐彥思洪亮吉日丁
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
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侯作景後校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
居注卓廢帝及遷皇太后讀冊畢塚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大臣
耳王補曰通鑑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
無丁彥思三字

後漢書六十六

三

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
天子招允曰公可已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
也若其不獲則奉身已死之朝廷幼少待我而已朝廷謂臨難苟
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曰國家爲念初允曰同郡宋翼
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
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曰
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
與乎翼王補曰通鑑作關東義兵鼎沸故誅董卓今卓
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
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
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
脫歸鄉里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天子感
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戩音
王宏字長文集解注文章曰郭泰傳注謝承書云太原王少有氣
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
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感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

種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語曰語屬也音宋翼豎
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
宏集解先謙曰官本職作眼考證曰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集解
曰此與史記灌夫傳敘武安侯病見魏其灌夫事相類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
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曰本官印綬送還本
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集解周壽昌曰案上文允兩子宗族十
黑亦必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集解惠棟曰策一扶風人頗
有才謀瑞曰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曰獲免於難後
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
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集解惠棟曰戩政從子也
言稱詩書愛恤于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中爲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

後漢書六十六

四

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
荊州劉表厚禮焉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時肅衛來遊京師詔嘗朝
椅桐梓漆人則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
顧冉仲弓也鍾繇字元常魏
國鍾繇長史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曰正立亦曰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
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而終不曰
猜忤爲費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
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
謀難合而冥運未付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
之云亡邦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功全元魄身殘餘孽時
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爲工被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無注

周室衰微官本無注

夫民生樹君注以統理之故也官本無故字

表儀曰履俗官本儀

今封蕃高陽侯錢大昭曰高陽下

收葬蕃尸柳從辰曰一統志蕃墓在今汝陽縣東六十里射橋西

誤袁字記云

震字伯厚集解汪文臺曰至太守郭琮書鈔琮作宗初為州從事

太守單匡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又云震辟為部從事秦濟陰

兄中常侍車騎將軍柳從辰曰謝承書又云時濟陰太守單匡并連匡

而驅馳嶮峴之中官本峴作宛案

王允傳太原祁人也注祁今并州縣也今太原府

王生一日千里侯康曰虞翻錄王允自錄一鼎

刺史鄧盛侯康曰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真蒼梧

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向

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如此向獨何心政決去太尉馬公

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為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

太僕宏農鄧盛為太尉注云盛字伯能與先賢傳作字伯真著

而讓懷挾忿怨官本怨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

皆不為此官恐誤也錢大昭曰袁隗未嘗為太尉柳從辰曰據

烈為司徒五月太尉鄧盛罷大侯河南張延為太尉九月廷尉崔

約期在中平元年三月因事洩遂先期作亂允之拜豫州刺史

討擊黃巾別帥張讓之姦蓋皆即元年二三月事下獄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仍不出元年三月故云一月
再徵晚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亦即在其時時正袁隗為司徒
楊賜為太尉官名不過互誤特本末至明年上文明年二字乃
誤行耳否則中平二年並未一赦而允前既以會赦還復刺史
是冬又大赦明指中平元年三月一赦十二月一赦也賜於
是年四月官以初諫忤旨免官此殆亦其一事如移至明年則
並兩赦不合已

寬賢於能官本於

允初議赦卓部曲至非所目安之之道也

既應特赦反疑其疑必無更議罷涼州兵事當是或疑涼州人
內不自安請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俊推而用之則人情自
當泰矣帝謂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俊推而用之則人情自
安何為茫然無料理權等乞赦反拒之耶則史言前後不謬矣

丁彥思集解洪亮吉曰至疑宮即丁彥思

司空注云宮字元雄不云字彥思也案宮中平五年遷司徒六
年七月始罷董卓廢帝遷太后即九月事宮甫罷相何以在尚
書是起居注亦

若其不獲官本若

王宏字長文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宏遷冀州刺

宋翼豎儒柳從辰曰王義之筆陣

使政殯葬柳從辰曰山西通志允墓在

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柳從辰曰袁

為亂兵所殺侯康曰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初董卓之誅也

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

論曰士雖曰正立至則歸成於正也

本華翰似裴注案魏志董卓傳注引此論作

誤范為華也華翰後漢書而章懷不云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好也惡音為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向者曰維人生厚因物有遷染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成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焉則染於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幾身死國亦有染焉則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則刻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若忘是曰聖人導人理性裁抑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地治之於金也地猶隨叔末漢訛王道陵缺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曰效已憑義曰濟功舉

虛受堂

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所臺解情益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儀猶奪也音直紙反斯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御將焚公宮而殺晉侯齊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即無二占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捕人狄人余何自焉為君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
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豈半多詐故比之也
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之鄰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集解惠棟曰前書公孫安傳自兒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相侯又高誘淮南子注云楚將功臣賜以圭士之飾巧馳辭曰要能鈞利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比古文圭
者不期而景從矣
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辭作謀以鈞利於秦也貴諂過秦曰贏權而景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是作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

伏劍武夫敦與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使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首義曰同是非為使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曰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露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
武帝詔於石渠閣講論六經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祿與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已名收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妬道真
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綈遂乃榮華巨壑甘足枯槁
勝薛方郭欽將湖之類並隱居不應召召謂達萌嚴光周建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黨向長之屬
建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後漢書六十七

聲互相題拂品數公卿
集解惠棟曰說文數實也考直之風於斯行矣
姁姁直也音邪肅反集解惠棟曰姁姁直也音邪肅反集解惠棟曰姁姁直也音邪肅反
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物下必有其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若范滂張官本考證曰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攜
初委反集解通鑑胡注揣度也量相譏攜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為譏議也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
音二郡又為謔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宗資主書諸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為唯諸之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諸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為唯諸之文如入主之制惠士奇曰諸猶今施行謂之書諸六朝有鳳南陽尾諾王充論衡云曹下案曰然後可諾然則書諸天子亦然南陽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學以

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界境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

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持特貴振威嚴以檢攝之

陽安郡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

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後南太守署范滂

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冠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何顯傳亦云郭林宗賈偉節等辭宗避家諱故

郭泰不書名並傳節亦字之岑莊傳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亦

及朱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哀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

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公族姓

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喻子爲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

左氏傳集解惠棟曰案公族進階魏齊卿皆見郭泰別傳傳中所

載皆書字以進階爲名者非也又王純門生碑陰有勃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

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其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

榜同古字通集解通鑑胡注立表以示人曰標榜相以示人曰榜

標榜猶言表揭也孫純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

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雅俗矣史記表指天下名士

商容閭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標榜義取諸此指天下名士

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賈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集解惠棟曰昱一作昱三君八杜密集解惠棟曰昱

王暢劉祐集解惠棟曰昱一作昱三君八杜密集解惠棟曰昱

英趙仲經朱寓集解惠棟曰昱一作昱三君八杜密集解惠棟曰昱

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集解惠棟曰昱一作昱三君八杜密集解惠棟曰昱

陟爲八顧顧者言能曰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瑗劉表陳翔孔昱

范康集解錢大昕曰荀淑植敷集解惠棟曰本傳及韓載碑皆作

植文集解錢大昕曰荀淑植敷集解惠棟曰本傳及韓載碑皆作

有集解錢大昕曰荀淑植敷集解惠棟曰本傳及韓載碑皆作

程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

能目財救人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曰儉及植

彬褚胤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集解惠棟曰張肅漢記云

顧也朱楷田榮疏耽薛敦宋布唐龍鳳咨宣張隱等爲八交或謂

其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除地於中爲壇壇音禪魁大帥也集解

紀彈中人相謂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凱八

也又鄭康成禮記注云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八

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微宜露並名故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微宜露並名故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微宜露並名故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

郎將上疏言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

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淑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正二百餘事悉靈帝即位宦官諸淑與實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為太尉漢官儀曰伯游父益趙國相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修生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元高唯

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

樂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已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

延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懼憚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綸氏教授常千人故城今屬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

受陵後呂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荀爽

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集解王補曰王厚齊攷史云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

給酒掃荀爽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問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集解惠棟曰袁紀天子

能遠度遼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被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酒軒有奇巧乃載之曰歸集解惠棟

曰劉熙釋名云輿或曰濁言濁也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

觀實於楚昭奚恤莅呂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國之寶器在王閭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

而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往觀之乃為東

請就上位東面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

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璋璋侯爵侯爵

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奉璋璋侯爵侯爵

抱敵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蹈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

在此若使霸王之餘義盡理亂之遺風昭昭矣在此惟大國所觀

素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解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

可謀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曰四臣魏惠王問齊威王

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取為寇吾臣有勝州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燕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

乘哉魏王慙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呂法陳肆

也集解惠棟曰呂覽仲春紀云無肆掠高誘云肆極也後漢書六十七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

出宮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公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

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李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藏為凶德夫呂

僕則其孝敬則叔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子則盜賊也

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膺

父難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今膺

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譴誅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呂武帝拾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

千石拜為內史臣實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起徒中為二案此言武帝誤也

山南柔邪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擊寡不畏過樂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遠今三垂蠢動王旅

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曰赦過有罪

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乞原膺等曰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

河南尹時考殺之也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

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

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朔為縣令法應先請然後加刑也

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

傳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

後漢書六十七

曰袁紀作二句私懼曰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刻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願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

時朝廷日亂綱紀廢弛膺獨持風裁曰聲名自高

傳云膺恒以疾不送迎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水所下之口乃一通也

則為及遺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御之曰今所考

案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

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請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

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為書貽曰久

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咄咄瞻望惟曰為歲

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

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

能曰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

五君臣同道則臣得見利見大人

融夷傷也融謂也明夷卦利見大人

蠅揚輝奔和取同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

故五處私居正以否絕故曰休否

害象傳云君臣以陰德遇難不可榮以兼策經惠棟曰

合私願也

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曰膺為長樂少

府及陳寶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

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命焉

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劉郡景毅子願

日華陽國志云穀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

治刑為虎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計使守關

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願師事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武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十一而卒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諸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曰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集解劉攽曰案文尊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通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惠棟曰世系云膺三子瓚瓚瑾瑾子叔瑜東平相避難復居趙生志恢宣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玄去史師故俗通刺

夫謂之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玄去史師故俗通刺

史第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玄去史師故俗通刺

五元密每至郡縣多所陳說

後漢書六十七

十

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

之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集解外註曰自林作陵考證曰陵本或作林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兒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

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

無聲集解惠棟曰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曰螻謂之寒蜩寒蜩瘠蜩也風俗通密對豈曰劉

勝位故大夫俯伏甚於螻蟻冷澁
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
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行

問近平智力行近乎仁，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得中令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懇服待之彌厚集解惠棟曰

密妻裴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楚坐謝
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願之厚博而俗矣王補曰王厚齋效史

云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箋且方敘手尚書字壓可甯尹博太僕靈喜既

行者宜知所擇 後杜帝徵拜侍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祭事歸

走魚島之君身之服仙三而名行村之古田人可和之林燕李固

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肩緒代有名位少

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沽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微俚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郎將

爲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訖遂成學業也集解
先謙曰安國今之國變可易尊堯右刀冬辛秉甫訂書寺郭門東

保定府祁州南 安國後別屬博陵祁寧孝廉稱尚書侍郎開經
攷事文苑雖舜母有義應尉無帶爲京師所歸集解惠棟曰謝

古學之林。其有有委。言原。聖無滯。爲伊。幾所。歸承。書云。祐有才。辨。自。在。臺。閩。陳。國。家。事。故。每。余。王。咸。令。竟。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

有奏決於口筆爲羣僚所伏國伯城今貢州理爲刀兒殺其州吏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龔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黜

復遷祐河東太守時闕縣令長華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

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舊縣也再遷延嘉四

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

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

後漢書六十七

木胡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集解通鑑胡注固障固

有濟且厚。取因州君。曩氣也。惠棟曰。案固與鋼同。隗瑒傳。規固山澤西羌傳。規祐移書所在。衣料品受入之。集解。惠棟曰。科品謂

固二榆亦此義。和書所有舊和品注云：「科條品制也。」安帝元初元年詔曰：「舊令恒帝大怒，論祐、諭左校後得赦出，復愆三卿。」

百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

廷皆屬意於祐曰譖毀不用延薦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

而稱焉三護解見和帝紀延陵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

札札棄其至而耕乃舍之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
遠叟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

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沖而不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蔑二光之明未暇言天下

爲事何其劬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途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集解惠棟

日法言云年彌高而德彌寡帝初陳蕃輔政已祐爲河南尹及蕃敗

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度尚

傳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

陳國從博士御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又詣太學授五經

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

弟為相國同何焯校本改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中猶會九真賊起乃其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勵

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

虞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

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再昇

百僚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擅容

惠棟曰謝承書云朗動有禮序室後實武等誅朗目黨被急徵行

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後漢書六十七

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所在今宣州當塗縣

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著書數篇號魏子云集解惠棟曰

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後漢書六十七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

皆富植集解先謙曰官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

門也集解惠棟曰案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惠棟

曰高士傳云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陶宏景云馥雖不交

少時被公府辟召應辟書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馥雖不交

時官然曰聲名為中官所譴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

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

呂生為乃自剪須髮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治家備

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馥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隆陽

郡縣皆屬魏郡魏郡屬有釜水或是釜水之陽案漢末林

靜追之於涅陽市中為得其責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自守道疾惡

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自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

見追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奈何載物相求是日禍明且別去集解惠棟曰

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滎陽潘使黨禁未解而卒

人以車迎馥自匿不肯見潘車三反乃得見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

平縣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

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

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集

初察孝廉歷令員丘長員丘縣屬清河郡皆曰郡守非其人辭

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賣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

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

入問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

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曰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縣見來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

漢紀云滂汝南人東汝南無伊陽或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

細陽之誤也先謙曰征羌注見公羊傳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選議節儉此為四

主事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曰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惡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

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勢也集解惠棟

入閣至坐著不尊滂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

禮格之也格正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諸言漢官儀曰三公掾皆還條奏之是爲舉諸言也頃者舉諸言掾屬令史都督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舉諸言掾屬令史都督殿上主者

而寢息此令三府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所劾被責於尚書也王補曰彼令三公此令三府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所劾被責於尚書也王

書責滂所劾復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屬觀注引漢官儀甚明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

爲民害豈只汗簡札哉問曰臣迫促集解通鑑胡注會曰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

國家者見惡如農忠臣除姦王道已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夫之務去草焉

不能詰滂觀時方艱集解王補曰袁紀理下有難字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

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紀理下有難字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

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

後漢書六十七五

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召頌請資資

用爲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極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

清裁猶曰利刃齒腐朽載音才今日當受咎死而滂不可違責乃

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爲范黨後半修誣

言鉤黨鉤引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集解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滂曰舉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

曰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集解惠棟曰高誘注云格撻也遂與同郡袁忠

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召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

塔下三木項反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餘人在前或對

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集解王

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而共造部黨自知襄舉集解王

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曰情對不得隱飾滂對

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論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曰爲黨甫曰卿

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集解劉放曰

見則排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文循皆當作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

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一轡在首陽山側

義表裏六尺若以此爲威威直六十耳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滂被

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戎車也尚書曰同囚鄉人殷

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資資集解惠棟曰案袁紀陶

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學家

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處不動親戚扶持曉曉莫能移之集解

益盛由是顯名後漢書六十七

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南舉穆

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萬曰若仲才者六遷之

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遂投板於內出則臥病萬知不可移

之滂願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

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謂而不爲謝或有讓滂

者對曰昔叔向嬰罪邢公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邢老有自

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之蕭殺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因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育之今一不免其

身而朝孔安國注尙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

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音知懸反滂聞之曰必爲我

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歸黃泉謝承書曰潘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

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

密杜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

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

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集

尉尉蘊義生風曰鼓動流俗周易曰鼓以動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

激素行已恥威權立廉尚已振貴教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榮波蕩

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

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

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己地教尚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郎郾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

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

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資武等事下獄自殺

集解蘇與曰尹勳自有傳不當附見劉瑜傳中又彼云從祖睦

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都鄉侯彼作宜陽鄉侯互相違謬此范氏

處疏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今陳州少明經講授已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

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

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

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

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

等已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

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家世衣

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會固被誅陟已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

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

張顗司徒樊陵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陵為太尉非司徒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

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已前太尉

劉龍司隸校尉計承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

冰不知所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

豪右京師憚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

者者陟表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

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曰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

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

縣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還絕章

表並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

母生時交通覽客于亂郡國復不得通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

罪惡為覽通載不得上也不得通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

侯覽母案其宗黨賈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

以此傳所言為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室家

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覽客于

亂郡國復不得通進覽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覽客于

傳成書未及互審耳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

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集解通鑑胡注望門而投之以求

之中見門即投歸莫不重其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

而止宿求恩也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集解大明日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

行惠陳曰袁紀督郵毛欽案外黃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

亡非其罪縱儉可得靈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逋伯玉恥獨爲

君子集解蘇與曰此語亦見王暢傳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

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集解周壽昌曰

與此明府稱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集解惠棟曰袁紀篤

陽出塞集解目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目十數宗親並珍滅郡

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

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

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目百數建安初微爲衛

尉不得已而起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碑州宰爭命辟皆不就復

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閤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

十四

論曰昔魏齊遣死虔卿解印集解遠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虔

乃遠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開齊齊急

見虔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

聞之疑後乃出迎齊齊問信陵君季布逃亡朱家甘罪集解項羽將數

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季布逃亡朱家甘罪集解項羽將數

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廣陽周氏見布

之魯朱家所賣之季布何罪臣各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成

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成

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

王順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

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目區區一掌而欲

獨煙江河集解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

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

岑旺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集解棘音力集解惠棟父豫爲南郡太守

集解官本考證曰陳本傳儉從未本改曰貪叨誅死方音曰旺

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自有道見儉賓客滿門目旺非

良家子不肯見旺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

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旺有高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旺高

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集解先謙曰

是雖在閭里慨然有重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太守弘農成瑨下

車集解惠棟曰李善音律司馬欲振威嚴聞旺高名請爲功曹又

目張牧爲中賊曹吏一集解劉牧曰案文多瑗委心旺牧良善判違

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集解惠棟曰陳蕃傳作汎徐天麟引

則汎字桓帝美入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目賂遺中官已

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旺與牧勸增收捕汎等既而遇

赦旺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

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旺與牧遁逃

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

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旺逃于江夏

陽太守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

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

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集解

惠棟曰謝承書云翔微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

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瑨之

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

寺獄目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

賢

臣

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
太子經通事高密相元帝即位以霸爲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
霸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
元世又史晨書孔廟後碑有故尚書孔立元世立即胡也孔氏諸
載胡爲孔子十九世孫實刻數編云漢御史孔胡碑熹平元年立
今傳云七世祖霸則豈爲二十世孫又豈未嘗爲御史胡書似有
闕誤但皇南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胡又皆自霸至豈爵位相
字元世所未詳也三君八俊錄云豈字世元

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豈少習家學家學大將軍梁
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
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洛陽令置水器于庭得私書皆投
其中一無所發彈呂師襄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武定府樂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
述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

後漢書六十七

三

者先所請尋人田宅皆還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
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陶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怒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
都尉壹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
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形志云安衛郡重合

康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檀目錄云檀弓者姓檀名弓今山陽
有檀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
不就陰數書爲大將軍掾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相
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
議郎補家令家縣屬呂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
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華縣集解注文臺
字叔林御覽九百七十九二十事類賦注二十二類聚九十二類
書云儒爲東郡太守赤烏舉於應事屋梁免產於牀下是叔林廣
漢人而官東郡太守與范史不同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
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數儒有珪璋察孝廉舉高
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
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曾贊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
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
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
案發就發處而掠吏欲引南案解劉效曰案文史當作史說彪怒
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

後漢書六十七

三

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兪曰賈父所
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
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賈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是孝廉呂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公孝曰要君致尊自
遺其咎案解惠棟曰君謂成瑨也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
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呂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
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順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
少遊學洛陽順離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

集解惠棟曰：顧別傳云：顧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顧人，顧謂曰：君用思精而顧不高，將為良醫，卒如其言。仲景名機，友人

成偉高，有父警，未報而篤病，將終，顧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顧感其

義，為復警曰：頭，顧其墓。顧祭勝也。及陳蕃李膺之敗，顧曰：與蕃

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聞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

荆豫之域。集解劉劭曰：案文問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

屬荆。汝南則無用問字不當云：荆蓋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

袁紹募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子曰有奔

走子曰：有奔，侮毛萇注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難，其難顧常私入洛

陽，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為求援救

言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集解

曰：黨綱諸公意存矯枉，夏禮賈彪較及黨綱解，顧辟司空府，每三

府會議，莫不推顧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顧曰：為長史，託病不

就。集解惠棟曰：漢末名士錄云：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

卓會爽薨，顧已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集解王補曰：諸史無言

傳及何顧傳，殆由或作偽以欺耳。曰：范史撫而錄之耳。袁紀言是

時忠正者，慷慨懷道者，深歎爽解，禍於董卓之朝，旬日之間，位極

人臣，君子以此譏之，或蓋病此，獨計以為詭譎，顧卓可解，當世之

議然無可附以市重，而取信於時者，惟爽為顧等所薦，拔又與王

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殺卓為時，矜是足以及附耳，且彼皆既死

執與明其詐，此飲藥以蓋謀，蓋之智也，既而并致顧屍，葬爽家，傍

謂合志同穴，更足證成其事，其虛偽益不可掩矣。史通謂：入龍初

之目出於家傳，徵彼虛譽，定為實錄，何與是非，其有見於斯乎？初

顧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已嘉之，嘗稱

穎川荀彧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顧屍

而葬之，爽家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王補曰：袁紀顧與荀攸

鄭太仲，顧謀卓事垂就而發覺，收攸，顧繫獄，顧憂思自殺，本書鄭

太傳亦言：太與顧攸共謀殺卓，事洩，顧等被執，而顧本傳獨言：與

荀爽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顧以它事為卓所繫，與諸書異，蓋允

手正董卓之謀，與既死而後虛美均不可言，事洩因謂顧為他事

之謀，并疑顧志並列顧及伍，更為誤，殆費其詐耳。先謙曰：官本家

贊曰：渭呂涇濁，玉已礫，貞物性既區，區青惡從形。集解音：惡說文曰：惡

謂乃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蘭猶無

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集解

並銷長相傾。集解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秦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

老子曰：高下相傾也。集解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與勝死有一

先謙曰：官本銷並作消，是徒恨芳膏煎灼，燈明，前書與勝死有一

膏以明自銷。

盧受堂

活

後漢書六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七技補

黨錮列傳宏農成瑨但坐囑注盤刃境界

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

陽安眾入父資有美譽

問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

乃謂承曰卿若不以手請交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

帝平冀州從至郡陳羣等皆

尺松生焉撫從負上作墳不

不畏強禦陳仲舉

李膺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

張成事于延熹九年靈紀於

云膺時為司隸然本紀九年

成推占當赦命子殺入實七

萬世下獄死膺即代之其治

注從之非是案延熹九年無

九年侯則必不在八年蓋據

按羊元羣罪左坐校則已在

不遠至輸作左校則已在八

徒李膺可也其為八年春故

紀延熹三月輸作左校亦因

黨事下獄由年修之誣告范

四年以修為成弟耳實則其

者所難解者膺之輸作左校

馬延所難解者膺之輸作左

左校時膺亦官河南尹是亦

賈武劉淑陳蕃為三君

下之日陳仲舉舉於犯上李

送槐里獄瘼殺之

上祿長和海注上祿縣屬武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

東北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六

至義同誼與僕異

以作章為正字商之

和僕父前書引作和義

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

治安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

唯趙典名見而已集解洪亮

復字同耶

輔錄之文詳著於下

天下清苦羊祜祠祀

海內忠實張元節

海內珍奇胡母李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徒仲舉

錢大昭曰神為司徒在延熹

日袁紹曰神為司徒在延熹

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

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

觀之君其明也臣其紀也

物事所為今案永興二年

之紀之說不能合也然則傳

袁紹之說不能合也然則傳

官大司農而傳
誤爲司徒耳

李膺傳膺性簡亢侯康曰世說嘗譽膺世目李元禮讓讓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云膺岳時淵清峻貌貴重

華夏稱如玉山
君類類如玉山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侯康曰商芸小說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爭之注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今地見張霸傳及陳實傳校補綸輸

其見慕如此口

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李膺言出於則名聞天下

昭美恤莅呂羣賢注新序曰至未可謀也今新序作太宗子敖微

理亂之遺風今新序僅作攝案辛

齊威王答曰四臣注吾臣有盼子者官本注盼作盼從者七千餘家注干

課十

卷六十七校補

緹前討荆蠻官本荆蠻

名爲登龍門注薄集龍門下柳從辰曰御覽九百三十

弃和取同注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官本注無

乃詣詔獄考死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膺墓

杜密傳自同寒蟬集解惠棟曰至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柳從辰曰

蟬注寒蟬也似蟬而小色青寒蟬與寒蟬本自有別蟬寒蟬鳴也寒蟬不鳴寒蟬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蟬亦非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蟬鳴寒蟬無正聲故一名蟬

魏朗傳少爲縣吏侯康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朗爲郡功曹佐正旦錄史願龍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

非臣服龍不敬故率撤去龍志而不聽右手鳴鼓左手執

從博士卻仲信官本卻

行至牛渚自殺柳從辰曰一統志謝靈運

夏馥傳馥雖不交時宦柳從辰曰袁紀馥安貧樂道而不求當世

也馥曰東野生希游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

得而見也案奔喪何事雖微夏馥豈合姑游太學與諸生周旋

喜逐聲氣馴至賈禍良可嘆也

黨禁未解而卒柳從辰曰高士傳後詔委放張儉等皆出後獨嘆

禁已解而卒仍不出後陽潛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錢大昭曰第五種以司徒掾清

尉清詔使荆州韓德嗣此皆公府

遷光祿勳主事錢大昭曰主事疑是掾屬百官志所無又載封及

戴就俱曾爲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爲主事

亦郎

滂目非其人寢而不召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資召

日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婢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滂

穢小人不宜染汚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進不召

今日甯受笞死而滂不可違侯康曰謝承書載朱零語云今日之

死當受忠名爲滂所廢承成惡人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注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

俗通顯字叔矩觀風俗通載顯事顯詳未言郡率至孝拜官爲

侯國屬

尹勳傳勳參建大謀柳從辰曰袁紀云勳

臨事明斷甚有方略

蔡衍傳汝南項人也注項今陳州項城縣也今陳州府項

張儉傳家在防東注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今

陳翔傳奏事中官案文奏當

孔昱傳孔昱字元世集解惠棟曰至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

皆作胡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案家碑題名御史似御史乃其
徵史失載耳聞里記以為舉孝廉即拜御史此不盡可據胡錄
多疏繆此尤不與昱提蓋本一人而傳者或異也范書黨錮傳本
能必其無闕誤

范康傳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來儉殺覽母惟見此傳及

儉碑亦不云母為儉殺通鑑考異已辨之矣而惠氏於儉傳反
謂儉實先殺覽母而後奏其罪惡故侯康極論其非謂儉雖風
裁峻厲然覽位中常侍其母有罪自當請而誅之安得擅殺周
壽昌亦同侯說今觀儉傳云儉舉劾及起其母罪惡誅之按
儉者傳儉之幼覽本由覽喪母還家為母大起塋家而發其幼
覽之罪惡而必並及其母之罪惡者明其母亦不應得厚葬也
若其母果為儉殺以覽之貴幸用事即以儉擅殺母誅帝儉已
無所逃罪豈有還家置殺母之仇於不問反畏儉殺母誅帝儉已
制而過絕其章表者乎意覽母本一狂蕩婦人所為多不法宗
黨實各皆仰其勢久已無敢過問儉驟加推折母乃忿恚自殺
當時遂直謂儉殺之耳覽雖欲報儉而無以為儉罪名因亦別
假鉤黨以陷之史家不
假致詳沿當時之誤也

卷六十七校補

五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至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

郡志從辰曰劉儒果廣漢人何以華陽

賈彪傳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案此與

彪是事絕相類疑本

延熹元年黨事起案元當作九

何伯求傳辟司空府案伯求從辰曰袁紀大將軍何進引天下

託病不就則似已就是官與此不合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大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也汾州今家世
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頭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
取平均正直也案林宗傳曰高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
士傳云太少事父母以孝聞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
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案林宗傳曰林宗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貨五千錢乃遠至成阜從師受業併日而食
衣不蔽形常以益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秦
年二十行學至成阜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宋沖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精虛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徒舉大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善談論美音制集解官本考證曰
正周壽昌曰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即音聲俱制也 盧受堂

盧受堂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取賓望之曰為神仙焉案林宗傳曰商芸

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取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

獨與林宗共載乘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眇若

松喬之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林宗曰

傳云同郡宋子凌素服其名為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

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叔寬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

之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叔寬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

之位置盤桓居之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明夷之爻勿用

之類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

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末亡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傳云音聲如鐘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焉為之形如帽首口治反本居士

野人所服魏武造船其巾乃廢時人乃故折巾一角目為林宗巾

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

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貞不絕俗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備有上不臣天子後遺母憂有至孝稱

遺母憂歟血發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嚴論於其倫鄰左注

病歷年乃夢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故宦官

言遜賢猶實也集解通鑑胡注嚴謂深探其真言刻發也

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

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百千數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建

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閩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入雋之

死郭太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書袁宏未始知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與范滂以此語明年春卒于家集解惠棟曰郭有道

為哭陳寶異而通鑑從袁紀年春卒于家碑云建寧二年正月

乙亥卒謝承書亦云水經注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後漢書六十八

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

來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滂盧子幹扶風馬融

碑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

人其餘門人著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林

錫哀者于數武帝除天下碑禁豔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林宗碑詔獨留禁豔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

人品乃定先言後驗陳留皆服之故通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

師代季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遇願在左

右供給饗賜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

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饗賜林宗常不往夜中令作

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果日不去或曰問太

集解惠棟曰案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集解惠棟曰蔣杲云范

別傳薛勣問也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當作汎俗本誤汎為汎

因轉誤也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若千頃之波集解惠棟曰蔣杲云范

本波作版考證

曰歐陽本作波依宋本改案黃憲傳波作晚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

太昌是名聞天下集解錢大昕曰子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

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即

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

是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闕中舊本乃知此又云以

本意按注引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闕中舊本乃知此又云以

度而言也今本皆僞入正文惟闕本猶不失其舊闕本係明嘉靖

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為善如左

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各自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惠棟曰謂別本否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建傳所載是也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

者著之篇末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

引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

預注曰黎丘之亂也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觀禽顏庚杜

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厲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偃伐鄭請救

顏涿聚之子晉曰黑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

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

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貨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

段干木之門而執轡之達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

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泰欲攻魏司

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秦君以為然也集解惠棟曰秦春秋梁南齊地聖

昭但一曰聖市僧也集解惠棟曰秦春秋梁南齊地聖

則反今音響又注度市淮南還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子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還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子欲算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志恨責躬

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原後忽更懷

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

敬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曰踞踞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

783

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已供

其母自草蔬與客同飯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集解王

紀容分半食母餘半皮置白與泰素餐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曰袁

泰猶減三姓之貝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因勸

令學卒曰成德集解先謙曰容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

太原荷蕢墮地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蕢不願而去林宗見而問其

意對曰飯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之傳集解惠棟曰林宗別

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介決通鑑作分決謂王補曰因勸令

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

庾乘字世遊潁川鄧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門卒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集解劉敞曰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引卑第每

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集解惠棟曰由是學中引坐下為貴

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後漢書六十八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

林宗乃訓之義方懼言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教後引

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集解惠棟曰袁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

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

之士被赦縣不宥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咸直亦至

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咸直亦至

咸解惠棟曰咸直曰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

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因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

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淑聞之改過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淑質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將高基下難得

必失後果呂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文集解惠棟曰袁濟陰人也曰傳才知名林宗見而謂

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瑰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離

決之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援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自此

廢於時集解通鑑胡注當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

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

細行為時所毀讓曰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集解惠棟曰澤即王林宗同郡晉陽縣

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曰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引仕進

顯季道當引經術通然遠方政務亦不能至也集解惠棟曰後果

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

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其遠近之問置之也集解惠棟曰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集解汪

奇曰孟子置郵傳命似非漢改集解惠棟曰中屠沽集解汪

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

康康於居酷之肆申屠子陵不見他書王補曰申屠婦字子龍蓋

也集解惠棟曰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

並召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于師韓文布李

並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曰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也微明

深故深厚之性竟於情貌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也帝謂堯也書
惟帝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为主乎集解先謙曰官本
為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为主乎作名姓考證曰明
性本或作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也亨通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
名姓誤也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
舉百官犯法者融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
恥為其吏而去融輒絕其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舊裏談辭如雲幅巾者占一袖字如
雲者奔騰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
而出也

服因引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也言因此
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馬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時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
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接云初允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宋時無能黃為王者

後漢書六十八

六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微辟不就療
吏公府掾屬雜坐三公所辟召者輒目詢訪之隨所臧否目為與
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目豪傑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
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資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
果為輕薄子並召罪廢棄融益目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
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
冉韓卓孔仙等三人仙音肖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
為主簿孔仙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放竊食祭其
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徵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
以善遇社則遇見生肉不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
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
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融同
郡田盛字仲擣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目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與音須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
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微王為鄭所
滅徙居山陽昌邑邑因以國為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俊名節劭少惠棟曰袁宏紀云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平
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

濟南機論云許子將衰賤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瓛曰
子昭發自賈豈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
長幼完潔然觀其結牙樹類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瓛始
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
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章尚莫不賴劭顯探
榮之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後漢書六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七

求又巨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
秋反南閭功高名請為功曹冀登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
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
吃如雲於淵清論風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
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召單車
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集解劉瓛曰案文下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藻劭鄙其人而不肯對集解惠
頌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操乃伺隙賂劭不得
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與此異也操乃伺隙賂劭不得
己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敏子訓
訓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相作相相字季閑桓
傳有少府許相為袁紹所相目能詔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
殺床書為三公所未詳也

遺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

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

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擠靖不得出教以馬磨自給劭經惠陵曰

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遷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

座至於手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集解惠棟曰抱朴子

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舊故汝南人士無

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

屠滅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曰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

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

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蘇字其後陶謙果捕諸葛士寓奇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

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葛士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

士及孫策平吳劭與孫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集解惠棟曰

也及孫策平吳劭與孫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漢章記云許

子將寢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應劉繇而卒藏

子門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曰子

應事上坐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道

為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兄虔亦知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

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為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勳雅正寬亮謝子微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勳雅正寬亮謝子微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勳雅正寬亮謝子微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勳雅正寬亮謝子微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勳雅正寬亮謝子微兄虔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八按補

郭太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侯康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別

博帶周遊郡國侯康曰御覽一百九十五引別傳林宗每行宿

有道昨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周還與服雜事注本

宿處也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周還與服雜事注本

作字柳從辰曰與服雜事引見御

覽六百八十七官本李膺字非

及黨事起案此黨事謂桓帝延熹九年李膺

既而歎曰至不知子誰之屋耳集解王補曰至與范傳以此為哭

陳寶異案陳寶即三君之二本無所謂異且劉淑死稍後八俊

將必待三君八俊畢死而後為家抑不與李膺等同死獄中林宗

諸語乎斯不可通矣况鈞黨禍發於建寧二年冬十月本紀及

八俊之死林宗所不及見何從為是言此袁紀之失通鑑誤

取之故不容不

段干木晉國之大祖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祖柳從辰曰

師篇原作晉國之司馬唐諫曰柳從辰曰注司馬唐

茅容字季偉李膺一作瑋侯康云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

既而呂供其母作共同

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柳從辰曰袁紀敬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

此明理也何謂之有父老董敦之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

由是學中已坐下為貴官本生下

叩頭謝罪官本罪

所在能治官本治作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請親

允目此廢於時疑改回之誤

郝禮異等六十人柳從辰曰袁紀云其所提拔在無間之中若陳

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案陳登何伯求皆早具

何以悉在范書所舉之外也

符融傳融一見嗟服因引介於李膺初從辰曰袁紀融見秦而嘆

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今華夏鮮見其傳友而親之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伯等三人注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至即

日免之初從辰曰袁紀卓有知人之鑒見郭泰謂融曰

許劭傳少俊名節官本俊作峻峻侯康曰世說許劭為注引海內先

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數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書劭明俊德

並顯名於世注莫不賴劭顧探之榮魏志注引作顧探

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柳從辰曰魏志注引作顧探

劭從祖敬侯康曰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敬字鸛卿與敬子訓訓

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至未嘗為三公所未詳也初從辰

許訓之子四年十月光祿大夫許相為司徒注云相字公弼平與

許相袁紀作故司空許相惠云未詳抑太疏矣今案許相中平

五年八月罷司空徒末官復為司空以何進傳少府

府耳至其為河南尹靈紀謂之偽由宦官偽以詔署之亦相詔

司空亦書法之失

又與從兄靖不睦注少與從弟劭並知名官本注並作俱時議曰

此少之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葛洪論云許文休者大較

蓋善人也又法正傳注裴氏自為論云友于不穆失由也

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二者所論猶當時之議也

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侯康曰謝靈運氣聰爽明識達理見

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與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時

睦則賞其心觀其頓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為謝子微語

資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賈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集解惠棟曰陶

祖時以藏枯骨為業以活死為事時應是融祖父奉定義太守武少已經行著稱常教授

於大澤中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諸生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嘉

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召為貴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生五

女妙即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

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

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

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

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

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

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諷刺之言臣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臣暢萬端之事是臣君臣並照名舊百世也盛盛臣

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

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

孫寇鄒雖或誅滅袁宏紀梁孫寇鄒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

民惡熟罪深云云案寇紀梁孫寇鄒萬代見桓紀也集解惠棟曰

榮未嘗有此袁紀是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譴

韓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

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問樂近

者姦臣年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

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通鑑胡注謂自去年興獄至今時事無其實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臣

下視焉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時也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臣

唱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臣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集解通鑑考異案蕃廣尚書朱寓荀綽音古劉

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嬌皓集解

惠棟曰謝承書云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為南郡太守坐事

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免其母

非毒也母哭發憤皓祝而愈之嬌矩為切視當作吮苑康楊喬邊

韶戴恢等集解惠棟曰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養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言次貶黜案

罪糾擿抑奪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賢愛天官惟善是授集解通鑑胡注

以私授德人不可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集解通鑑胡注是

人集解先謙曰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

慶書奏因已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帝不許有詔

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其冬帝崩無嗣武百侍御史河間劉儵參

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讀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

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

為開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郭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

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罰官官之意太

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何何歸咎於此今不誅節

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

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

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盧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

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集解惠棟曰昱辟潁川陳寔為

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

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師章詔曰游平賣印自有許不避賢豪及

大姓皆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為

平蕃曰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已塞

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急宜退絕

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

戶主近署財物耳集解通鑑胡注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

官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

為貪暴天下何句正言此故宜悉誅廢已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

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太后

可廢耶但當誅惡耳時中常侍皆窮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

白誅竊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集解惠棟曰武復數白誅曹節等

太后允豫未忍先音程允豫不定也集解惠棟曰考漢書太后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集解通鑑胡注天官即

文志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驤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

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曰星辰錯繆不

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曰朱寓為司隸校尉劉

祐爲河南尹虔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曰所親小黃

門山冰代之集解惠棟曰孫福云周有山師之官掌山使冰奏素

校猶尤無狀者長樂尙書鄭曉音立集解通鑑胡注長樂尙書蓋

文書衆事也先謙曰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

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瑄難考臧離連及曹節王甫

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集解惠棟曰百官志

官志云中尙書也先旨告長樂五官史朱瑀集解惠棟曰百官志

五人主中書也長秋及餘吏皆以官名爲號劉瑀盜發武奏屬曰

昭云如長樂五官史朱瑀之類是史當作吏瑀盜發武奏屬曰

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

賈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

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集解通鑑胡注掌太后曹

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踰躍

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榮信閉諸禁門集解惠棟曰凡居宮中皆施絛

爲封禁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尙書官屬脅旨白刃使作詔板

惠棟曰王幼學云楊賜傳割用板之恩注詔書也史昭云詔不

加告命以板策授之王補曰通鑑胡注詔板所謂尺一也曹節舊

夜劫帝威脅尙書官屬爲之不經尙書故何進傳亦言尙書得詔

板疑之李雲書尺一拜用不經尙書是帝欲不誅乎楊賜金商對

斷絕尺一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

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曉還共劫太后奪璽書集解惠棟曰

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道復中作大屋復道三行天子臨行中央從官夾左右十步一

衛復俗使鄭曉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

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

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行車騎將

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

賁羽林廩驕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且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賈武反汝

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集解通鑑胡注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惠棟曰九州春秋哀紹詔

語編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官但坐言

人而賈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滅敗於是武軍

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署盡集解惠棟曰旦平旦

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

可輕便便今年尙可從年曉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一頃者

者法也時中尙有井者言羣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羣賢也一頃者

羣賢取多也中尙有井者言羣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羣賢也一頃者

不可理也但禁錮也後年曉案易曰拔茅連茹喻羣賢也一頃者

誅天下大惡也曉音古教反曉猶惡也收捕宗親賈客姻屬悉

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

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鵬少師事武獨

頑敏行喪坐已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

急胡鵬及令史南陽張微共逃輜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鵬目爲己

子而使勝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收劉表問而辟焉

引爲從事使還賈姓曰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

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

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

廣雅曰木徑至喪所曰頭擊極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反

泣之皆有頃而去時人知爲賈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尙書曰此採

搜神記也鵬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曰鵬爲護駕從事公卿貴

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鵬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

爲京師臣請曰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前陽屬荊州故請

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比司隸

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
姓似百官當作百姓
奇其才悉許之謝承書云萬事既
辦一州肅然百官敬服其能也
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
而厭之集解先謙
曰官本玄作互是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兄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
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
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
等起曰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曰儼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曰功封愼侯儼縣屬汝南郡
也四年衆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葉縣惠棟曰熒依漢碑當作熒殺中牟縣令
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葉縣官本考證曰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惠棟曰陶宏景
云苗字叔達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爲車騎

後漢書六十九

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言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佐右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
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
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
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可曰威厭四方進言爲然入
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
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
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
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淮
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
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呂小黃
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
鴻爲下軍校尉蹇解劉放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自作校也議郎曹操爲典軍校
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滄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蹇解張棟曰馬

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
夏牟馬左校尉見袁紹傳注
帝曰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
已爲元帥督司隸校尉旨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
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
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克二州
兵須紹還卽戎事曰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
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
前書曰然皇
後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
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
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僞道歸
督引兵入屯百郡邸
廣雅曰僕疾也音在覽反策解連鑑胡注天
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
郡總爲一也
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與
太傅袁隗輔政錄尙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

後漢書六十九

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
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卓后居長樂宮袁紹解惠棟曰津字子
雲南陽人後爲交州刺史見吳志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
然其言又曰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陽爲司徒太尉楊子成五官中
郎將成生紹放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
衛術尙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顗荀攸等
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策解惠棟曰袁宏紀趙忠宋典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
但曰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策解通鑑明注上閣省間也急捕誅
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策解通鑑考異袁宏紀作郭服九州春秋作郭勝當從本傳太后
及進之責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
而曰其書不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

進曰前賢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曰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

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

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

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中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

南唯周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將軍宜受

詔領禁兵文多一宜字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曰其計自太后太后不聽

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

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

楚楚句反對上文注不誤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

曰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

陽君反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曰太后為其障蔽又

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曰弱社稷太后疑曰為然中官在省聞

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

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

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曰有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諺有掩目捕雀夫

微物尚不可欺目得志況國之大事其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

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集解惠棟曰左傳舊注云高此猶

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

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自柄前書梅福上書

楚以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

林苑集解通鑑考異案時卓已駐河東若屯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技而勇猛者皆

曰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曰貧賤

依省內自致貴富集解通鑑胡注言何后因宦官國家之事亦何

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後集解惠棟曰先武紀馬武云反水不收

事發則不可收拾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

搆已成形執己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

是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集解通鑑胡注司隸校尉本

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曰守省中諸常侍小黃

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何正忠諸君耳今董卓

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集解通鑑胡注

進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今

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

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

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曰下選三署郎

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

省物反此意何為賈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

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

進出因詐曰太后詔召進入坐省問讓等語進曰天下憤憤亦非

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

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

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已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向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集解惠棟曰孫愬云渠姓

綠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許訓子向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

將軍出共議中黃門曰進頭擲與向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

部曲將吳匡張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匡字素所親幸在外間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青及東西

宮欲召有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聞

神仙門內見漢官儀集解惠棟曰南宮

從複道走北宮集解惠棟曰南宮

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問得免袁紹與叔父

隗囂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

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集解通鑑胡注時

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

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謀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劉放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

得免者二千則死者何可勝計矣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一死

字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集解通鑑胡注省禁也

張讓段珪等因迫集解何焯曰

門奔小平津集解通鑑胡注

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應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

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集解

朱溫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臨以亡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論曰賈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

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闕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集解通鑑胡注

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集解通鑑胡注

楚戰大敗於泓也集解通鑑胡注

不援則其理梓矣故商受拂祖伊之告德宗拒陸費之言史氏斷

內雖得伊衡之佐曷益此所謂警言也劉氏史通深識之又以魚

皆與子長同病范史此論其能免劉氏之讎乎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集解通鑑胡注

弟來儀紫房上僭下嬖人靈動忽將糾邪愿曰合人願道之屈矣

代離凶困代更

虛受堂

士

黃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九校補

賢武傳今臺閣近臣至戴恢等案陳蕃為尚書令在桓帝延熹初

侯射劉祐之初補尚書侍郎當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熹四年也魏朗之徵為尚書郎在桓帝前其拜尚書令則延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集解王補曰公業謀殺董卓北海相作書

反以此義褒或謬曰卒不能克皆以身殉范史與荀或合傳而

管仲之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譽皆襲取范史之謬而疑不於倫

者之論以正其失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卿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

系云眾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繇繇生上計少有才畧

操烈熙二子泰渾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少有才畧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

輔政徵用名士呂公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

人主作文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書起草

進曰董卓強忍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將

恣凶愆必危朝廷明公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

有罪誠不宜假卓呂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

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

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顯共說

卓呂袁紹為勃海太守呂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

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因強難制獨曰

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

諛辭更對曰詭猶非謂無用呂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

試為明公署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

然光武呂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

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

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遜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集解先

公緒孔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使枯者噓之使生者吹之並無軍旅

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集解通鑑胡注謂臨兵非公之侍三也

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山東之士素乏精悍也

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

子日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

城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顧目視船人髮地目裂舟中

矢滿把不能中驅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城因保守之齊將

田單攻之良平之謀可任呂偏師責呂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

卑無序王爵不加若侍眾怙力怙亦將各基時時止也集解劉牧

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先謙曰魏呂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志鄭傳注張璠漢記作基時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呂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

操矛集解先謙曰魏不能載鄭挾弓負矢也挾持

當妄戰之人乎集解先謙曰漢記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

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集解劉牧曰案文多及匈奴屠各湟中義

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呂為爪牙譬驅虎兕呂赴

大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渙著忠誠可

任智謀可恃呂膠固之眾膠亦當解合之執猶呂烈風掃彼枯葉

八也夫戰有三亡呂亂攻理者亡呂邪攻正者亡呂逆攻順者亡

今明公秉國平正集解先謙曰漢討滅豎豎忠義克立呂此三德

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左北海

東北海鄭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故云

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秦陽前書吳王陳楚王戊趙王

遂潘川王賢濟南王辟光

廖西王印賜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

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榮陽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

徵兵呂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

悅呂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

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

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

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贈教者甚眾乃與何顯荀

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衛上

呂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集解惠棟曰二或

孔融字文學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上

孫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

祖尚距父祖尚距父太山都尉集解先謙曰官本由傳集解惠棟曰魏書云高

卒於延熹六年正月公緒者非融父也周壽昌云案融應正作由

帝紀許靖傳融字公緒乃融帝時人出則靈帝時卒也今各本俱

作伯獨毛本作融幼有異才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

融獨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

之集解惠棟曰注兄弟七人街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應仕

洪運云由子載子諸錄者惟有謙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傳亮

時河南尹李膺意慕之遂追公門李固漢中八月曾操殺孔融傳云

同也集解洪頤煊曰融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曾操殺孔融傳云

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

尉李固下獄死呂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教外自非當世名人

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

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

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

世邇家眾坐莫不歎息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書云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然欲食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欲食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欲食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客之禮應答如流膺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召告煒煒曰夫人小爾聽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集解先謙曰世說注續漢書高年十三喪父哀悴明上有長大二字似不可少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召捕儉刊創也謂創去告人姓名集解劉放曰正文案覽何能創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周儉與融壽昌曰覽時口衙天憲詔自彼出即刊章有何不能者兄震有舊亡抵於震不遇震字文禮也融家傳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後事泄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云後以客發洩國相召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并收震融送獄二人未知

後漢書七十

四

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震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詔書竟坐震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巨洪陳留邊讓齊聲稱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才宏博過之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集解王補曰此當是詔書吏詰責之與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學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學有秦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召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

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集解惠棟曰百官表云舍屬與舍不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仲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調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集解汪文臺曰世說注續漢書三十八年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儉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儉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舉鄭玄彭舉鄭玄彭舉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其禮賢如此郡人甄子然

後漢書七十

五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集解惠棟曰秦子云人有母病瘵思食新麥家無盜熟而進之文舉為北海相聞而特賞之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都昌縣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郡昌乃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後魏青州北海郡屬章德蓋誤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葉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葉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左丞祖者集解先謙曰官本祖上有黃字錢大昕云黃祖非融所稱有祖者殺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丞祖承丞古通用稱有

意謀勸諭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開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也竟在郡六年劉

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失兩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隱也莊子曰牛談笑

白若城夜陷乃奔東山東山在東山縣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微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

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也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

因欲逼為軍帥官本帥作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

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榮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融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

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融之日磾謂融曰卿先代諸公辟上云屈而古促之謂公府孫可也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遺既以失節屈

辱及與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已上公之尊秉髦

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也前書有縉衣直指集解周壽昌與下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縉衣直指

輒和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表署用輒使首名補用皆以日磾

名為附下同上前書曰附下姦臣事君左傳叔向曰姦臣佐

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案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

其欲以晉同子為與我紀侯之戰及晉師之役地使諸諸使

反魯衛之使謂使諸諸使

戰而不撓謂使諸諸使

子為實而謂使諸諸使

故又云使謂使諸諸使

作反又但云東其數多謂使諸諸使

地字及多一謂使諸諸使

刃而正色謂使諸諸使

以當五百人矣謂使諸諸使

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集解惠棟

九篇李悝所撰六篇盜賊囚捕雜具也舊何定律益事律損與廢戶三篇合為九篇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

皆應知情集解惠棟曰司馬春秋魯叔孫得臣卒曰不發揚襄仲

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

之罪即責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遂

其族杜預注曰斷薄其棺不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使從卿禮謂其殺日磾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朝廷從之集解李補曰阻馬日磾之加禮劉表郭詡隱

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

也吏端刑清也直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已

古刑投之曰殘棄殘其支體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

紂新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新朝涉之脛孔安國注

新而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曰千八百君

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集解劉放曰案

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

齊左傳曰疆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牙少傅

伊戾禍宋左傳曰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太子將為亂謂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公因太子謂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大忠殺胡亥謂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為善耳雖忠如權左傳曰權強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權而

刑猶不忘納謂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楚山之下也謂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楚山之下也謂伊戾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光以風沙亂易已衛奔高唐以

官本琴操曰三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
兩足而進賢上之智如孫臏臏為將軍以能而不及龐涓故韓彭使其
志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龐涓行三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臏明日為二萬
龐涓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將當至
馬陵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失道而伏期曰旦見火舉
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射者萬弩失道而伏期曰旦見火舉
之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刎曰遂成賢子之
今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曰字冤如巷伯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
中故謂之巷伯作詩被文多一曰字冤如巷伯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
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馬援明
後乃著史記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
吏當死上奇其才得除冬減詔周云作事博物貴其多不驗乃下
今集解洪亮吉曰案前五人皆罹肉刑似不宜難以子政
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是太甲之思庸尹放諸相三立不明伊
毫思庸孔注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
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晉襄公敗諸駘曰孟明等後歸之穆公
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南睢之咎立集解惠棟衛武之初筵
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衛武之咎立未詳衛武之初筵
贊詩曰秩然其饗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陳湯
貴士秩然其饗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陳湯
之都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城副校尉熹制魏尚之守邊文帝時
中守生上諸國差六級下吏單于創霄趙人馮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
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也
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
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
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
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
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集解惠
先賢傳云太祖問劉先曰劉牧如何劉牧也先對曰劉牧托漢室
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遺王道未平羣臣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短
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事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天祀地昭告赤誠是其事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陸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
器不可為也

後漢書七十

九

高也集解故陸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
 可喻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每有一豎臣軌
 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目杜塞邪萌也見愚謂雖有重戾必宜
 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微投鼠
 向憚不投恐傷其器是言齊兵次楚唯責包茅以包茅不入王祭
 況乎貴臣之近主乎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裏束也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傳成
 青茅也東茅而灌之以酒為禋酒也晉敗前已露衰衛之罪今
 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賀戎城敗之蓋晉敗前已露衰衛之罪今
 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史記李斯
 復下剗表之事是使跛辟欲闖高岸天險可得而企也史記李斯
 難五丈之限豈跛辟而易百川之高百仞而跛辟較其上天樓手而
 北曰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集解王補曰天險易
 注向無的解惟王厚齋通鑑答問有曰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
 天險云者君臣臣哉然時有定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耳觀
 融疏意實與王同豈漢時舊有此訓而後較之與先諫曰官本注
 夫作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員催鄭玄注儀禮曰篋
 矣後漢書七十
 賦能玄後漢書七十
 述主辛淵載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都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
 者而封為魁主席聚泉府載澤也都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
 千宋成申納于太廟咸京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昭照百
 官百官於是乎戒謂都鼎在廟彰其甚焉都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
 落瓦解其執可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謂子路曰女庸安知吾不
 得之桑落之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曰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民解見鷄子並獻帝子集經錢大昕曰祗乃東海祭王彌之玄
 馮東海王祗薨孫非獻帝子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
 給誤也獻帝子孫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敦薨於建安十
 七年封時融已先歿矣范史雜宋它書往往自相乖異如此
 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曰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
 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虔前典曰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
 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
 明四帝是也宋懷王揖景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黎齊布兄
 閔武帝子昭也與母兄立四歲廢為王坐位廢臨江愍王黎齊布兄
 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

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胤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

呂號證者宜稱上恩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

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初曹操攻屠郿城

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孟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

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選上蔡令甄氏出在幽州中

氏侍姑及鄭太保甄邯後也父選上蔡令甄氏出在幽州中

其顏色非凡太祖與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已賜周公見

聞其意為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已賜周公見

反又音且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克殷操

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曰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

年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楮矣國語曰昔

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晉其長尺有咫肅慎國

日書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書曰挹婁一名肅慎氏

說文曰楮木也今遼左有楮木狀如刺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

葉如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失作矢是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

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時年飢兵興

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

和神定人以清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

聖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聖

引酒無以散其氣高祖非醇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厥後東迎其王非

唐姬無以開其醕與袁盎非醇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厥後東迎其王非

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不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不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不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不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不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不取困於楚由是法故醇酒之生以高陽酒徒之功於漢承原不備飲

潛忌正議慮饒大業山陽郡人受學於鄭玄虞翻山陽高平人少

可與權慮及少府孔融同融曰為政散人所謂長安曰可與適道未

長短以至不務曹操以書和之融從先謙遷御史大夫與融相

劉劭曰注融帝嘗時見融案文時當作侍王幼學曰案史昭釋文

時耶音絳反至晉元帝承望風旨曰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警

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向書曰舜以伯禹

暨皋陶以益為朕康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

之書證知此書亦路粹作注引書云逸一言故麟鳳來而頌聲作

也之樂致異物風皇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

屋斯楚之類也破家為國通書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微

靡賊之怨必營一餐之惠必報必償史記范雎一餐之德故范雎念國

遷禍於袁盎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蓋乃進說

請新錯以謝七國屈平悼楚受譖於叔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誘

原帝遂新錯也後漢書七十

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彭寵傾

死於秦懷王王子子蘭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

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眉令宗欽

本宗誤作宋也集解周壽昌曰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欽由此言之

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

文王與秦昭王會渑池歸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

不為卿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選之頗聞之內相負荆謝之相

與為卿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選之頗聞之內相負荆謝之相

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何嫌

朱賈有齊侯不疑射鉤之虜中鈞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夫

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問二君有執法之平曰為小介介猶帶

為帶者私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

起失慮貌也昔國家東遷文學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

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

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學既非舊好又於鴻豫

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曰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被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集解王補曰操書意在交搆非平融報曰猥惠書教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陽與魯郡知之最早雖膏陳其功美欲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破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宣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以賀我矣吾車馬也中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吾乃今知免於罪矣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冠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引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

後漢書七十

有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曰為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親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入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性既遲緩與人無傷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史記荆轲嘗游榆雖出胯下之負韓信食陳淮陰少年榆次之辱次與蓋誦論劍蓋肅怒而目之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哀荆刺出去以為害集解惠棟曰莊子寓言云仲尼曰夫無所縣者可以無累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蟻蚋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觀蟻飛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作鴿古風反先謙曰官本無一字或矜執者欲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鑑不欲令酒酸也魏累土為之以居酒食四邊隆作壘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起一而高如盤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問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燄激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壺往沽狗逆齒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當已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鐵往見之曰殺堅如石厚而無礙先生之義不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蠶之法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礙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附吾無以此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者奉亦無益人國亦堅強之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侍待待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鄒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左傳晉文趙衰曰卻穀公乃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公與之並為大夫僕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鄰處音七香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賢吏哉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集解王賢吏哉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補曰觀言寬容少忌信然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融愛才樂酒故云與蔡邕素善

後漢書七十

臣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臣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曰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郁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掇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規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也枉狀奏融曰傳注引典略與此小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權使語訪詢朝廷也音韻篇曰詢謂訪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唐突宮掖集解惠棟曰丁

蕩放言也放縱無儀檢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奇物領中說文曰領也字書曰

曰官本出則離矣案經王補曰子夏喪服傳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夫及學士則知尊親矣融嘗自言遊家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

此語路粹錄錄若斯以無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願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

十六案經惠棟曰樂史云融墓在揚州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

男年九歲召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

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果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

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

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

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

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

從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

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

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案經王補曰唐庚嘗言

文以爲不戒班楊晉武帝時詔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諮融

既魏武之警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所存聞

而並見收錄唯恐堅失焉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楊子所謂雖為

子謂魏文晉武固可取而孔焉之不可磨滅歐陽子所謂雖為

家仇人不能少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

毀而掩藏之也二十五篇案經惠棟曰經籍志云文帝曰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

大夫案經曰樂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

寬儀以直言得罪鄭昌恐傷寬儀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

文吏所誣捏故上書訟之案經供亮吉曰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

曰孔父正色而立子朝則人莫敢過而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

望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案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君

晏子對曰如君之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曰是日對曰若何對曰唯陳氏乎公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

勤義舉而忤權心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之鼎也人存

謂曹操身在不得其位也左傳曰桀有代終之規殷機於身後也

皆德昭遠于商而紂暴虐虐虐于周代終之規殷機於身後也

太尉劉代漢祚之終也身先策免以立威孔融見傳於曹操因

路粹枉狀以擠之死范史此論與陳蕃左班儒夫嚴氣正性覆折

林等論同爲表揚節義垂涕而道足爲炯鑒夫嚴氣正性覆折

而已豈其貧困委屈可已每其生哉義園即刻字音五反前書音

貪也言豐正而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食生也賈誼曰品庶每

生案經惠棟曰史記賈誼云取庶馮生鄉誼生本作每生漢書正

作每莊子曰無門無無毒崔譔本毒作每云貪也司馬貞云每

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每字合從手益刀每音莫改反每懷

焉隔隔焉其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懷懷言勁烈如秋霜也音老

反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荀彧字文若案後漢書七十

奪複位紹待或曰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案劉劭曰成文史筆不如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問此蓋有一應字

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諸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曰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集解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為鎮東司馬在建安元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乎魏志或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常以司馬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則去領兗州句遂誤以鎮東興平元年操東舉鎮東使或守甄城甄城今河南

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郭音集解惠棟曰縣屬濟南志作任呂留事會張邈陳宮呂克州反操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

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請或魏志云邈使或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舉陶謙宜亟供軍實魏志云邈使或

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涿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

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

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十州之鎮在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

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或乃德程昱說

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德程昱說

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德作使是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曰待操焉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

內皆深根固本呂制天下進可呂勝敵退足呂堅守故雖有困敗

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呂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

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

也集解劉劭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

軍之關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魏志或傳云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未當若不先定之根

本將何奇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執麥約

食稽穀呂貢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

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

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集解惠棟曰且前討徐

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

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

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

取此曰權一而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執麥復與布戰布

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

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呂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魏志

肆怨睨睨音火季反又火佳反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

史記盜路日殺不辜暴戾恣睢後漢書七十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漢高祖為義帝綯素而天下歸心

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

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

喪兵皆自天子蒙塵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

徒呂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

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今王室內亂也今鸞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東京榛蕪義士有存

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已從人望大順也秉

總志嘉字奉穎川人也志才壽盡士也太祖其器之早卒太
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
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陳羣杜襲等皆子緒穎川人荀彧
祖曰使嘉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等皆子緒穎川人荀彧
謀祭酒孫國司馬懿戲志才等孫植志才穎川人或別傳云咸
建為侍中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或皆以智策舉其舉唯嚴象為揚
志之終各顯名案戲姓漢有北海戲子然也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
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章康為涼州後
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
州為揚州刺史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志才張繡在
所殺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南陽降操而
海之而復反操與戰紹與操書甚屈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
軍敗為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屈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
操贊聞遺囑並促操之詞也集解幾大昕曰案傳云紹與操書注
以檄書當之誤也操為張繡所敗在建安二年而紹宣操乃在建
安五年亦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曰謀於或或量紹雖強
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
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曰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

後漢書七十

尤

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
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略鉅鹿人天審配達紀盡忠之臣任其事
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主並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
策其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
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達紀果
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
袁紹傳操保官度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
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或議欲還許曰致紹師法曰善戰者
致於人不遠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
項莫肯先退者呂馬先退則執屈也久相持不決後羽請諸將以
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公呂十分居一之眾寡相懸也畫地而守
用賊之攻下追殺之公呂十分居一之眾寡相懸也畫地而守
之陽曰畫地而不敢犯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捉持之也

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
遂召奇兵破紹紹退走集解思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雖
不能自守其見其少遂不施也若遂出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
奇破之是時士卒鍊不與今時等也六年操曰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曰計
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
若紹收離糾散也乘虛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
郭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曰為冀州所統既廣則天
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
馮翔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
其土宇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曰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
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
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從九
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糧單
圖欲還許尚書令苟或深建宜住之便遠懷進討之略也起發
臣心草易愚慮堅誓固守微其軍實微也音遂摧撲大寇濟危
呂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
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頭曰傳南懷反旆杜克平四州
青幽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
自百各規利人臣眾怯沮沮喪氣也止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
執也捷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也孔安國
曰漢上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曰亡為存曰禍為福謀
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尚
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我乎夫我
追殺敵者狗也而發縱指示擊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

後漢書七十

尤

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躍兩通案解先謙曰官本蕭何發下少一縱字引劉放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戰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伴其功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賜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其爵邑等也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文公臣況君奇謀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魯連止之平原君乃得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呂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表或為三公當得其賞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已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已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十七

後漢書七十

主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欲其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名文嘉曰九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一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鉞鉞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旗夏侯氏之瑞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密曰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已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苦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己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托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難輕驅得君之寵臣國所已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忠而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已為重書奏

帝從之遂已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開操或病留壽春壽春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壽春郡今壽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壽春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示或或惡之隱而不宣完以示其妻弟樊豐普封以呈太皇太后陰為之伺察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都勸太皇太后與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天子伏后無子姓又凶邪往昔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皇太后曰卿昔何道之或陽驚而外合答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皇太后書稱軍欲奪權或請問太皇太后知或欲言指而道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因修好遠遊祀以為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神漢以午日祖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集解通鑑胡注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王補曰冊魏公九錫文詳載袁紀三十卷魏志武帝紀文選三十王引文章志曰魏錫潘勗所作

後漢書七十

主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趙岐注孟蜀困荀君乃越河冀間關呂從曹氏問關蜀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措置崇明王畧曰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呂就違正之謀乎言或不肯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及阻董昭之議曰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曰為中賢曰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呂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齊人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韓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存魯亂齊破吳強晉子貢一出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遭易曰屯如遭竹連反非雄才無呂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已成仁之義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漢自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襄卒於建甯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

官稱處士無不可者袁之碑孫州從事不必其果在後也惟袁
果以建甯元年卒則刊章捕張儉事在二年袁不及見矣碑之
史如此

拜中軍侯集解劉秋曰至明字有脫誤也錢大昭曰魏志崔琰傳
作中軍

志注靖難柳從辰曰表紀興平元年融與陶謙謀迎天

乃奔東山集解先謙曰東山官本作山東惠棟曰山東通鑑作東

通鑑明所據北宋本亦作山東而實末可以為信也獻紀初平

元年春正月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是山東乃檄舉之辭

可奔乎通鑑所據本作東山則知閣本自不誤

銜命直指注前書有縑衣直指官本注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復肉刑則索晉書刑法志崔寔云陳紀論

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

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融為此議是

或故特引正定議也

善否不別柳從辰曰不別或作區別見

慮不念生官本念

伊戾禍宋注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官本注欲作

信如卡和集解先謙曰官本琴操曰三字在進賢上蓋案上字下

日字凡智如孫臏注自以能不及臏官本注不能

一離刀鋸難同確或作羅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注王師敗績於賁戎官本注賁訓晉師從辰

即作

斷盜貢篚注賁篚元縹緲組官本注縹緲作縹緲案新盜貢篚承上還

貢方物輒被關等也縹緲可通縹緲而縹緲無作縹緲者

前書地理志引禹貢亦作縹緲元縹緲組蓋今古文同

章執甚焉注彰執甚焉官本注

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集解錢大昕曰祗乃東海恭王彊之

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冲幼此傳殆誤也

紀自建安以下可書者僅矣乃建安五年七月書立皇太子馮

為南陽王王午南陽王馮懿十月書東海王祗或者據此傳

注謂二王皆獻帝子則紀漏書立馮懿又謂太子為衍文及觀建安

然皇太子無更封王之例故或又謂太子之卒明已立孫貴人

年帝年甫二十何由便有孫貴人且是年正月董承謀殺曹操

為曹操殺之不能保其後帝何暇立太子諸王蓋立皇太子馮

南陽王九字全是定為恭王馮懿之國傳至孝王祗後必已中絕而

帝子並不得定為恭王馮懿之國傳至孝王祗後必已中絕而

校補發之矣蓋東海王彊之國傳至孝王祗後必已中絕而

後有東海王祗祗為國後子已被害國移於漢或受禪降為侯

者當即帝子或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

名舊史既詳則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後漢書

陽年有東海王祗何人乎不得修四時之祭斯必不然而矣然則南

陽王祗東海王祗何人乎不得修四時之祭斯必不然而矣然則南

說紀之實皆帝之諸弟而靈帝子耳章懷太子繼人妄改為獻非

章懷太子

前梁懷王注梁懷王揖官本注

呂姐已賜周公注出列女傳也官本注末

後操討烏桓注建安十三年也官本注三

音肅慎不貢楷矢官本慎下

山陽郡慮集解王幼學曰至乃音丑之反侯康曰此史之誤胡

之元孫豈有祖孫

音康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注相與為刎頸之交官本注

音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注河曲之役官本注河曲

它者奉還嚴敬官本還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注僎音七眷反官本注七

坐上客恆滿官本恆作常今案作

不遵朝儀官本儀

譬如寄物銀中注說文曰銀缶也字書曰銀似缶而高集解先謙

曰官本餉作瓶謹案餉卽缶之異文見史記李斯蘭相如傳說注文不谷諸引范書者悉作餉則官本之誤已無論矣然字而既曰似缶而高則亦必非卽瓶字以缶瓶無別也疑本是罍字而誤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傳也案說詳典論論文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依康曰四庫提要孔北海集條下云六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存三章詞多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廣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真本也因此三詩古文苑已載故云舊本有之

豈其負國委出可曰每其生哉官本其負作有員案同卽楚辭列之禮謂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負恃也特同道以爲委屈也前書音義訓列國無稜角明國亦可通員則作員同於義爲室似

荀彧傳曰爲奮武司馬御從辰曰袁紀彧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終無能爲也操善之

今君爲十州之鎮官本十作一作是

卷七十按補

四

計必未定官本必未作未必

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注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今曹州府范縣東南二十里柳從辰曰注陽當作州舊唐書貞觀八年制濟州范縣屬濮州天寶元年改濮州爲濮陽郡章懷太子時不得稱濮陽也

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武紀下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柳從辰曰袁紀劉備在徐州案謙死布乘虛寇暴據濮陽故兗州諸縣爲布所必爭

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侯康曰魏志注引或別傳載鍾繇之言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耶

章康爲涼州注康字元將至時人榮之引三輔決錄章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辟爲郡主簿楊彪稱曰章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又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潤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

則康固早有令名故或舉之

與或議欲還許官本與上言書字是

深建宜住之便官本住作往案據下文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注高祖曰官本注

操譬之曰官本譬作誓柳從辰曰袁紀作報今案譬論也觀下文操以魯連子臧爲說則作誓非誤

或病留壽春注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已見武紀上及獻紀下郡字乃縣

議之

期紆民於倉卒也官本民作人未改回

權誦時偏注謂詭辭以對官本注對下有卓字

卷七十按補

五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集解何焯曰志介猶言志略先謙曰志介猶志節耳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太尉陳蕃大將軍實武

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

會議嵩亦與馬似無出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集解惠棟

黃老道養弟子跪拜首過受反符水呪說已療病集解惠棟

馬傳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曰善道

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

處受堂

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集解惠棟曰方

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呂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集解通鑑胡注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

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呂中常侍封謂徐奉

等為內應約三月五日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五月乙卯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

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召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

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職音尺志時人謂之

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諺蛾聚多故以為名集

云蛾附春秋傳蛾析音蟻史記五帝紀烏蟻蟻動仲秋下旬蟻

書元帝紀蟻羣飛蔽日揚雄傳扶服蛾服皆讀為蟻殺人召祠天

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集解惠棟曰袁

紀梁作良考異據九州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

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政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

尉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召羣臣會議嵩已為宜解

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召班軍士集解通鑑胡注西園帝從

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召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

將軍朱雋其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

軍其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集解通鑑胡注姓諸波

孫以為氏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

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

後漢書七十一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

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綵束茅屑於其角繫其夕遂大風

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莖乘城莖束草燒之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

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

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

已於倉亭生禽卜已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卜已為傳變所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

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

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集解梁聚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召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

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雞鳴者丑也晡時

者申也自雞鳴歷平日日出隅中食時

日中日秋
至哺時也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

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眾集解先謀曰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

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

惠棟曰虞溥江表傳與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軍卓攻

寶于下曲陽與作固整而卓不肯與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

將引兵東與獨於西當賊之衝書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

人為之語曰郭君固整整將不許幾令孤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

不殺強禦轉機之開敵為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窮虜猶轉機之開敵為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集解即拜嵩為左

惠棟曰李吉甫云京觀在恆州鼓城縣西南七里

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合八千戶

百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已贖飢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前兮復安居嵩溫鄧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

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集解先議曰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

嵩更曰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兵

必資用乏也乃出錢賜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

之由是皆樂為致死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

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關忠干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曰勸智者因幾曰發令將軍遭難

得之遲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自保大名乎嵩

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鐵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

子曰凡命將王親受鐵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集解先議

王作主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推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

之閒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曰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

北面庸主何自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

不然青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自揣其喉方發

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

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

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集解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漢陰侯淮

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

臣王案之食巨關之心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擣

劍臣背之內愧于心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擣

足召震風雲叱咤可召興雷電集解即應字古通赫然奮發四危抵

賴擊也崇恩曰殺先附振武曰臨後服微冀方之士勤七州之

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警振於後踰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闔官之

罪除羣凶之積雖僅兒可使奮拳弓致力女子可使褰裳弓用命

況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歲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

帝示曰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集解謂天位也集解

惠棟曰九州春秋請呼上帝集解謂天位也集解推亡漢於已墜寶神機之至會風發

作乃煥於上帝寶器作神機推亡漢於已墜寶神機之至會風發

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離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離朽敗之木

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

傳韓宣子曰同惡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日久居史記

相求如市賈馮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日久居

難日久居不賞之功過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

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

秦項新結易散難已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

功呂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謾不過放廢

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

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郡號

曰忠恥被眾病死事亦見卓傳彼云韓日註郡當作部蘇與

遂等因廢王國而劫忠與引英雄記不同會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明年春詔嵩還鎮長安曰衛國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

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

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

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

侯所封之地而不言其史略之也蘇與曰案漢世都鄉侯亦必有

侯趙忠呂強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琚琇琰琰均失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劉焉劉璋劉瑁劉禪劉

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數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

請此逆命也又曰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

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集解通鑑胡注謂王杖國威曰討之

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集解王補曰通鑑

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集解王補曰通鑑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曰聞帝議卓卓又增怨於嵩

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

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

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

陽天子來西曰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

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又不從行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集解通鑑胡注謂王有司承旨奏嵩下吏

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

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曰大義也集解通鑑胡注謂王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

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曰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屈風音屈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集解通鑑胡注謂王乘馬備服說文曰備牛

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折節下士門

無留客言汲引之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當時人皆稱而附之堅

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傳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績為業傳已孝養致名

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

郡庫錢百萬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傳乃竊

母棺帛為規解封規破錄占對傳為備錄以解其事集解惠棟曰

中常侍衛之從兄持中官錄行食舉規治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

訓符之任所謂力弱不惟願錄方今聖治在上不容此政明府以

教人之職行禁除之暴鳳怒規規于閣內鳳後果以檻車徵華

嶠後漢書云規除之暴鳳怒規規于閣內鳳後果以檻車徵華

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

去徐徐然有愧色遣功曹費印綬徵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移府

君受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願移一作程汪母既失產業深患責

文臺曰御覽八百十四張璠漢記規作起

之傳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

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曰傳為主簿熹平二

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傳乃羸服開行輕齎

數百金到京師路主章吏集解惠棟曰奇曰前書百官志有主遂得

刊定州奏故端得輪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傳亦終無

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傳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

所表會交趾郡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

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初元年即拜傳交趾刺

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謂調發之集解

之卒春秋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惠棟曰

案左傳宣十二年傳云楚熊負羈四知登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

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傳有才略拜為

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

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曰功歸傳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

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補注

日官本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晉書

貢作袁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晉書

郡人也賊更引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傳與荊州

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欲徵傳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

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

明年拔郢城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殺趙人也贊而好兵燕昭王

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傳

討潁川已有功効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

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傳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

拒傳傳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曰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

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賊悉眾赴之傳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眾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集解惠棟曰時

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傳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賈附引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繼障無引勸

善討之足已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傳登山望之願謂張超曰

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引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

城忠見圍解孰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

出戰傳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

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眾懼不自安復引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傳

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鄧州志云南陽西鄂有精山朱雋破孫夏處李吉甫云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

師召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諸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塘以之成也此名以塘爲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唐自秦有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議立此塘云云注防海大塘書華信象家宿乃加位特進呂

母喪去官集解惠棟曰孔融會稽記云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公傷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土將歸洛下家相地家師云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築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名蘇與云光祿大夫非要職

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集解後漢書七十一

曰魏志作張牛張白騎劉石左髭集解先謙曰惠按本作丈八角博陵人也張平漢集解先謙曰即老髭惠氏曰蘇其非

目白繞畦固集解惠棟曰苦晒之徒蟠首才由反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

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東甲復來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

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

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伯萬號曰黑山賊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有黑山先謙曰官本作伯是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

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

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爲

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

拜雋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

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

從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曰

爲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己成

山東之費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

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

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君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

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曰知耳使人不

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

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召弘農楊懿爲河

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曰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

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

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

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爲雋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

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已臨官尹人指紳有識莫不憂懼曰爲自
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
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忌等並其諸諫議
相顧難食曰將軍君侯策解惠棟曰如漢注列侯爲丞相
稱君稱君侯先封錢唐侯又推爲元帥故亦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踴躍故相率厲簡選精
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
會李惟川太尉周忠尙書賈詡策徵倚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
陶謙等傳曰曰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況天子詔乎
且惟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
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惟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
代周忠爲太尉錄尙書事明年秋目日食免復行驍騎將軍事持
節鎮關東未發會李惟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惟相攻長安中
亂故傳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傳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營
郭汜令與李惟和汜不肯遂留質傳等傳索剛印日發病卒子皓
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後漢書七十一

上

論曰皇甫嵩朱傳並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
與戎祀有執腦戎有受服服宜社之內也爾雅曰國之大事在祀
舉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克
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廣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
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闢爲王王子
明其德也不肯助之以刃王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
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眾以誅
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
授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
旅鄭玄注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
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
之爲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豈天之長斯亂也何
免虎口集解王補曰此與所候候班師同歎

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
字偉容諡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故魏志曰散騎時人說皇
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敏
策而已不有焉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
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集解惠棟曰以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
而能終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
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集解王補曰嵩爲規
人爲上將名臣堪抗斯難也乃果衍迎接至尊之謀不行於卓任
洛陽天子西來之頃陶謙等奏記同討李惟奉迎天子復見拒於
董卓被誅李惟繼亂之日機宜屢失大事去矣曹操起而劫持幼
主威福自由帝遂以山陽公卒於魏哀哉傳董卓而先以嵩爲其
所在乎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傳捷陳
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集解何焯曰
穎亦弭于越新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滅曼事在其子洪
傳集解先謙曰言肅王命並遷屯蹙蹙猶
官本于並作於言肅王命並遷屯蹙蹙猶

虛受堂

上

皇甫嵩朱傳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一校補

皇甫嵩傳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案此亦後世臨募勇所自防

田單之功可成也注衣以五綵官本綵

封尸刻石案封尸本左傳築武庫而封晉尸即指上文案京觀於城南也原尸謂爲凡已正官本不誤又魏志賈詡傳注引作封尸以封侯爲封尸

而棄三分之業注三分天下官本三作參與前漢書合利劍曰揣其喉官本目

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錢大昭曰魏志賈詡傳注流作順官作宦

忠知計不行困亡去柳從辰曰袁紀注忠感傷發病死官本傷作

傳又作忠忠妄人奸亂見嵩一戰而勝遂進好謀不過欲假嵩

以自取利卒之爲賊所奉而尺寸不能以自伸然後知天下事

未易言感志而死宜也嵩之不爲所惑固自知甚審知河外之

地自古帝邱兩漢相承咸盛近接故家遠俗差附亂人袁紹謀

之不從沮授田豐之謀速迎天子亡不旋踵曹氏族天

子以自重再世而後有之嵩如倉卒反兵取死無赦矣

更封都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至皆史略文案續志所稱但

謂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是也都鄉都亭蓋猶是鄉侯亭侯

加都字者疑制如古之甸侯留都鄉都耳但前書王子侯表有都

鄉孝侯景國在東海而前志東海郡無此國惟常山郡前志

均有都鄉侯國則亦鄉侯非鄉侯也但嵩降封作鄉侯爲是

小則困辱正官本不誤

義真備未乎注說文曰原譌由已正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

官本又作猶是案言何朔人問服未乎音猶不作服而作備亦

是備字明卓當時繫橫故爲土俗語以戲侮嵩嵩因笑而謝之

嵩亦病卒官本亦

朱雋傳朱雋官本雋皆作雋多人旁案閣本

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柳從辰曰袁紀太守徐珪爲州所誣奏郡

命而欲行賂以穢清議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穢而不思郡

機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爲也雋乃疾馬先

簡募家兵柳從辰曰袁紀云將家兵二千人今案漢世言家兵者亦將家史此爲最著矣雋起孤寒而爲郎令何以有此疑先世本

既到州界至陳紹遠使喻以利害雋者數萬人與本傳

互有詳略

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官本潁

官有功效官本百

乃急擊宏斬之柳從辰曰袁紀謂切責雋雋懼

追至西鄂精山注在今鄧州西城縣南官本注西

更封錢塘侯注錢塘今杭州縣也唐錢塘縣今杭州府錢塘縣

解惠棟曰錢塘鄉侯也案雋不言鄉侯惠以鄉志不載錢塘侯

稽郡續志不載固是己省但本書獨行傳載就會稽上虞人仕

郡倉曹薛安收就於錢塘縣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是後漢

又明有錢塘縣矣循吏傳載龍由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

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事在桓帝時蓋中

興初併省桓帝復置靈帝時改侯國爲縣帝還而後地人於吳

仍爲縣改屬吳郡在約宋志猶以錢塘爲縣順帝時版御覽引

籍尚未復耳惟周壽昌疑併省在順帝時則恐未確御覽引

錢唐記至亦未得也語也御覽七十四引錢唐記作華信家富

無象字既過絕湖

左疑集解先謙曰至已辯其非謹案惠棟補注出老聶云通鑑作

爲是則作老非丈八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文八案案紹

文

豫載注九州春秋作緣哉通鑑作

千毒案袁紹傳問本亦作千毒官本

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注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官本

集解王補曰至其范史微意所在乎案董卓惟范之亂大臣橫

所忌猶得以功名終蓋亦各有善全之道焉至於就徵不避患

同爲純臣之大節范史傳二子於卓前本以著臣道之終而賊

逆飢諸臣也乃又惜其智勇不終是其識出華嶠下也白公亂楚而黜惠王其數已不順且五百人不可得其為賊抑易制列國之賊又非可以語於天下之賊程義覆轍可再蹈乎蔚宗之敗筆於此矣且夫欲為曹操之事而又欲反操之所行未有能濟者也袁氏陶謙皆非可與共事之人使諸從梁衍之說而拒徵已無以異於董卓倚受陶謙之戴而迎帝亦不免卒為劉虞肅王命乎

卷七十一 按補

三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曼故卓字仲穎曼字叔穎集解劉放曰案注言卓與弟曼

當作穎生潁川明隴西臨洮人也性驍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

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豪帥

感其意歸相敬得雜畜千餘頭已遺之由是召健俠知名為州兵

馬操常徵守塞下說文曰徵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徵卓膂力過人

雙帶兩韃左右馳射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微備盜賊謂之雙左氏傳云右屬榮韃為羌胡所畏

桓帝末召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其擊

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緣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功

者雖已共虛受堂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

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

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集解惠棟曰江表傳卓不其冬北地先零從鉅鹿太守郭典討故敗

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秋

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許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

令遂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

數十人金城城陷遂出因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隨西以

愛憎露布冠約允名為賊州購約允各十戶侯約允被購約改

為遂允改為章集解劉放曰注陳懿勸之使專任軍政共殺金

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

誅宦官為名詔曰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已

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召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

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

立於朝故愛拜卓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

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解先謙曰今乾州武功縣西南

圍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

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曰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

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

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溫乃遣周慎將三

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集解

帝時周慎南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車騎將軍張溫字季直說慎曰賊城中

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曰大兵繼後賊必

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

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

退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卓謂長史劉又曰孫堅隨周慎行退謂慎求將萬兵

當於外運糧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見曹

使語溫自以充在旦夕溫時亦以計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

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集解通鑑胡注望垣縣屬

秦州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橋曰

爲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續漢書馬援傳字作堪其比賊迫之決水已

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時六全軍屯於扶風封釐鄉侯邑千戶

而還屯於扶風封釐鄉侯邑千戶或作帥音台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

將兵爲援作後駐溫不聽孤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孤

討先零叛以爲西方可一時議定孤皆知其不三年春遣使者持

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

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

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字壽成扶

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

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

其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關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助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

使督統諸部忠恥爲眾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

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集解惠棟曰劉艾肅帝紀云五

年徵少府六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

舉粟賜斷絕謂牢直不備也公孫瓚傳錢不備單宦者張讓傳曰錢不舉者

或至自殺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敵

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敕作慙方言云慙惡也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恩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集解通鑑胡注漢書上光初二年樊毅殺華下民租口算奏後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

奏文結末之常語益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

也朝廷不能制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制頗弓爲慮及靈帝寢疾聖書拜卓爲并州牧令弓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

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目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

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曰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

兼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集解王補曰臣聞湯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

潰痼雖痛勝於內食集解通鑑胡注言痼痼結破之難痛勝於及溺呼船悔

之無及二句昔趙鞅與晉陽之甲曰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此下

人焉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集解劉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鳴鐘

整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與略載卓表曰張讓等宿憾
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
萬齊服美田皆屬讓等請收讓等呂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使發氣上蒸妖賊峰起請收讓等呂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
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與略
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卓與言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
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曰王爲賢且爲重太后
所養卓自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
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
大陳旗鼓而還曰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
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記曰
原字建陽爲人嚴略有勇善射受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
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曰爲政皇帝開弱不
可召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
公卿曰下莫敢對卓又抗言也抗高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
沮大議皆已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
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尚書書植獨曰昔太甲既立
離席案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書植獨曰昔太甲既立
不明尹放諸桐宮案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昌邑罪過千
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及袁紀並言卓脅何太后爲廢帝策曰皇帝在喪
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
帝又議太后靈帝何賊迫承樂太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

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遷於永安宮集解王
志董卓傳注引獻帝曰成婦逆莫大焉起居注載此策全異遂已弑崩卓還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
鉞虎賁更封郎侯傳音直戀反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
缺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曰從人望於是悉復舊
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爲池
陽君置丞令集解劉放曰案漢書丙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
之搜牢俗有言此言集解惠士奇曰帝牛在漢注云搜牢與搜牢同
義皆去聲讀讀養字中謂之搜牢一卓奏言牛直不畢注牢食也
云貴州俗云打牢周奇昌曰案上卓奏言牛直不畢注牢食也
古者名廉牢劉虞傳而牢虞通懸注牢賈直也人情崩恐不保朝
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
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曰頭繫車轅歌呼
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
馬之屬呂充鑄焉鍾虞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鑿石鑄錢虞前
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
有角蛇尾又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
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
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馬則東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
中記云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之諸宮漢時皆在長
安中記云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之諸宮漢時皆在長
祖廟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卓鑄小
錢五分無文鑄時人曰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
三輪鑄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
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徒長樂宮中
天下兵器爲十二人鑄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
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
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瑒侍中汝南伍

項英雄記瑛作慈字仲遠武威人瑛字德瑜秘音秘集解錢大昕
東漢初無此稱此范志之設子雲蓋帝末梁簡不為選部尚書見漢
漢百官志注而蜀志計靖傳亦云以漢陽周恭為吏部尚書似漢
未已有吏部之稱矣章懷太子賢注引英雄記云周恭武人此與蜀志
俱云漢陽未知孰是惠棟曰袁宏紀云侍中周恭武人此與蜀志
魏志云漢陽校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長史何願等
尉汝南伍瓊 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長史何願等
已處士苟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
之士多所顯拔呂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 英雄記復字 侍中劉岱
為兗州刺史 吳志曰劉岱字公 陳留孔伯為豫州刺史 英雄記九
州春秋 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 卓所親愛並不
仙為 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 卓所親愛並不
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校謂中郎將校尉初平元年瓊等到官與袁
紹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瑒陰為內主初靈
帝末 荊中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
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
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
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瑒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
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瑒而彪琬恐懼 琬字案上下文皆彪琬
並言此不應獨舉 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呂不及
為罪 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以字 卓既殺瓊瑒旋亦悔之故表彪
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 日古使 後移
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
百里內無復孑遺 集解劉放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 又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冢下家墓收其珍寶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

後漢書七十二

六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押金鑲體骨并盡土補曰縱兵發掘帝陵道
天之道罪漢之董卓唐之溫韜一也韜賜外於德州卓然勝於鄒陽
不爽矣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
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 英雄記云卓南與戰破堅生禽穎川太
守李旻亨之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卓南與戰破堅生禽穎川太
卓所得義兵士卒皆呂布縛縛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
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 屯兵河陽津將呂圖卓遣疑
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
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 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 卓遣將胡
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 九州春秋曰
軫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像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
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大亂奔走集解
惠棟曰英雄記 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
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 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
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
盟津連其後大谷通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卻屯澠
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 洛陽記洛陽城南有四門從
第三門案文少 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 集解惠棟曰
名官陽三字 洛陽漢宗 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開曰錢卓後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獠 日說文
惡也音 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卓越屯澠池 日說文
屯華陰 典略曰煨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還煨迎饋周急燒
碑銘云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閭鄉亭侯段熲 中郎將牛輔屯
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先讓曰官本貢作資是 中郎將牛輔屯
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呂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
宣璠 璠音煩又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時人號牟摩
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
形也輔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

後漢書七十二

七

彩結漢志曰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

旻爲左將軍封鄒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

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畧亂男皆封侯女爲邑君

確記云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

封爲清陽君卓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鍾曹使

騎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耳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浮樂縱

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曰自居在永和里掘地掘得金玉寶玩

又築塢於鄠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

通云營居曰塢安古切英雄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呂畢老常至鄠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呂饒煮之未及得死便轉柩案問會者戰

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

關中舊族陷呂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

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答溫於市殺之呂塞天變前溫出屯

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

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集解惠林曰魯語臧文仲云大

則被甲聚兵而誅溫曰卓有威名方倚呂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

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目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

爲將軍使龍臣莊賈監軍賈期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

後至穰苴斬以狗三軍鄭音緇魏絳戮楊干公弟會諸侯於曲梁

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集解先謙曰少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害字考證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

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集解何焯曰字與璜

疑是一人因其被書時人遺此字以歸之耳裴注同而致承書亦

致疑及此惠棟曰裴松之云字及本郡則與璜同而致承書亦

與字異也不知字爲璜之別名爲別有伍字也蓋未詳之依傳則

兩人也

去卓起送至關呂手撫其背字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詬詬罵也

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我死

斬首乃尸卓於市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集解惠棟曰英

之草為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

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

斤錦綺縠縠素奇玩積如山初卓曰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

呂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惟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文

張掖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

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召詔命至陝討輔等輔

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

懼乃齋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

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嬰胡謂輔

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懸城懸下之未及地文許放

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惟汜等呂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

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

依欲各散去惟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曰為一歲

不可再赦集解先謙曰漢時語曰一歲不許之惟等益懷憂懼不

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惟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

牛輔屯陝詡在惟軍曰間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呂攻長安為董公報仇

事濟奉國家曰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惟等然之各相謂曰

京師不赦我我當曰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

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曰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

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

春秋曰胡文才揚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惟之叛

為子即往曉之於是二人往賓召兵而還集解惠棟曰注榮戰死

揚整修即楊定也與平元年為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

軫曰眾降惟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

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團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有

曳兵內反漢代謂蜀兵為曳引惟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

人殺衛尉种拂等集解錢大昕曰按獻帝紀种呂布戰敗出奔王

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於是大赦天

下李惟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惟等曰臣無作

等不應自拜署惟為揚武將軍威作福將軍乃放殺欲何為乎惟

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其表請司徒王允

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惟等葬董卓於郿並收

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

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家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村出

水牛所觸等共下棺天風雨益甚遂閉戶戶開大惟又遷車騎

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詔節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

軍並封列侯惟汜稠共秉朝政集解先謙曰此時實五濟出屯弘

農呂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

止更曰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

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惟所

枉繫者惟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詔曰

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

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

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騰見天下方

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

有求於惟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馬之子集解

及种邵傳皆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襲獻帝紀曰襲與賈詡

云左中郎將欲共攻惟惟令樊稠及兄子利合兵攻惟連日不決韓

騰諸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棄梟首

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僊既而復與騰合僊使兄子利共郭汜

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

敗斬首萬餘級種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

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

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並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僊曰樊韓

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僊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反

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僊等各欲

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

惟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

白日虜掠僊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

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千萬人相食咬咬音徒

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集解惠棟曰汶字文

陰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郵有虛賦

也卽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議有司於

是尙書令已下皆詣省問謝集解劉放曰案文奏收侯汶考實詔

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僊因會刺

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僊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由是諸

將各相疑異僊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傕數設酒請汜或

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僊送饋汜妻汜以妓為妻與僊婢私

之信李公也他日僊請汜大醉僊疑僊之妓黃汁飲之乃解於

是遂相猜疑也集解惠棟曰韓子有度篇云毋弛而弓一樓兩雄

其關兩雄安西將軍楊定者故董卓部將也懼僊忍害乃與汜合

謀迎天子幸其營僊知其計卽使兄子選選音善將數千人圍宮引車

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使虎賁王曹等三百

公卿家屬入塢棟人太尉楊彪謂遲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

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遲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僊

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僊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

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

人和僊汜不從遂質留公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尙書王隆光

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彪謂汜曰將軍達人問

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

刃彪彪曰卿尙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集解袁

宏紀中郎將楊遂引兵攻僊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僊將張苞

密諫汜乃止汜遂引兵攻僊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僊將張苞

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又質僊耳僊將楊奉本白

波賊帥乃將兵救僊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僊復移帝幸其北塢唯

皇后宋貴人俱僊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僊令門設反

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

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僊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

食賜宮人左右僊不與米取久牛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陽

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咬食後漢書七十二

縣故城在今涇陽西北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黃白城在耀州三

原縣西南十五里秦曲梁宮在城內三原本漢池陽地王伯厚云

李傕亂政天子東遷三輔飢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

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郛和僊汜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天子

和僊汜按鄭先僊汜卽從命又詣僊僊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

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

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鄭曰

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僊怒呵遣鄭因令虎賁王昌

追殺之昌僊不及鄭得已免僊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僊

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

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臺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

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僊為大司馬在三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之右僊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巨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還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

官本作濟從太官令考證云監本作清使太官令王會汾云按前
書百官公卿表及劉昭百官志並無太官之名從宋本改式本
武或車駕即日發邁紀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文呼云是天子也使
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卻敢迫近至尊郭弘等兵乃
卻既度橋李催出屯曹陽呂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還郭
弘成稱萬歲

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召故牛輔部曲董承
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蓋帝母太后之姪之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
復欲脅帝幸鄴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車集解惠棟曰袁宏
山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帝紀曰帝以向書郎郭泰隨汜
卿與庸人賧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
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博言切意乃少喻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云詔尚書郭泰論汜云朕遭難難越在西都感德惟宗廟遠爽何
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宜威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
若近視險如夷宏韜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後漢書七十二

袁宏紀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種
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熲欲反上曰熲屬來等曰熲不反對曰迎不至
界拜不下乃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
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熲
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而熲猶奉給御膳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
催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
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
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
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還還不
東死及嬰兒隨射聲校尉沮偽被創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尚可活
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偽被創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尚可活
不備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
之袁山松書曰熲年二十五其天子遂露次曹陽集解王補曰是
督戰營負其屍而遷之天子遂露次曹陽集解王補曰是
西迎大駕即宮都見紹傳補按紹傳車駕為李催所迫於曹陽
授進是謀考之袁紀通鑑實為興平二年八月庚申出報報而
迎車駕則帝已還洛陽時為建安二年八月庚申出報報而
東已已辛曹操營遂遷都許是授謀發於操未幸迎之前者且數

月矣格於郭圖滔于瓊之梗議紹承奉乃諸僮等與連和而密遣
不果從而遂為操所先卒如投料承奉乃諸僮等與連和而密遣
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
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
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
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
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
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
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來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
劉太尉所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慮是也

高十餘丈乃引緝縋而下魏音直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
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已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舟中者可拘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弘
之宋貴人也見獻帝起居注

後漢書七十二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善音
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嚴在義日在太河之陽也即今
縣西北四里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
中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
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
注北地涇陽人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離石
長北地安陽王邑文都則邑當為泥陽人傳寫誤耳案獻帝起居
注邑封安陽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
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呂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
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闕開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
侍離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
問周壽昌曰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何省問可詣乎省問即
是不問恐魏書本如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集解

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卓初召虓闕為情詩大雅曰闕如虓虎因遭崩刺之執猶

亂也左傳曰故得蹈藉奔倫毀裂職服知其義倫攸左傳曰裂

冠毀冕識謂王夫曰剝肝斷趾之性刻比千之心斬朝涉之腰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屈情擢用鄭泰

蔡邕何顯荀爽等策解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

先謙曰官本曲作屈尚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

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

寇乘之倒山傾海惟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災崑版蕩

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蕩下人卒瘁毛長注云版反也

湯之什曰湯湯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傳左

其命多辟鄭玄注云湯湯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傳左

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以萬物為獨獨一元之中有九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元之初入元百六歲

有勝尼故曰過剗成災勿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董卓滔天干逆

百六之會過剗成災利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

三才曰象襲滔天方夏崩沸云百川沸騰山家萃崩皇京烟埃

無禮雖及餘祿遂廣左傳曰多行矢延王輅兵繹魏象氏掌王之

五輅獲速也區服傾同人神波蕩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二按補

董卓傳字仲穎注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奭錢大昭

記卓父有三子長卓字孟高早卒次郎卓

為州兵馬常徵守塞下注仲穎巡徽京師仲穎官本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注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官本

此作扶無義當是挾之誤也

執金吾袁滂為副注袁宏漢記曰官本注記作紀移文由是諸將

注中紀記互誤各本多

乃拜卓前將軍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特進卓為驃騎將軍是

驃騎將軍位亞大將軍至前將軍則驃騎將軍也卓以前未嘗

隔車騎將軍衛將軍二位相差抑太

又無壯事官本

策免司空劉宏注宏字于高官本注作

遂魯太后策廢少帝王補曰此卓矯重太后策也案廢少帝在是

崩於是年六月謂卓矯重太后策是矯遺詔也於說無母後見

魏志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有廢帝策文又接云永樂太后暴崩

政荒亂以為非何太后之辭似也然下又接云永樂太后暴崩

原論惑焉又豈重太后之辭哉大抵起居注本不足據此策以

廢帝及迫何太后還政并為一時史

更封郎侯注郎今岐州縣今鳳翔府

尋進卓為相國案自孝哀改丞相為大司徒光武承之不更置相

不省司徒務自矜高於官制惛然也而司徒王允卒能以相國而

陰制之操焉丞相並廢三公使大權歸於一己固自以為優於

卓之所為而已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注又如豹文官本注又張璠紀

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橦官本侯

卓臨洮人也官本洮

侍中汝南伍瓊注瓊字德瑜侯康曰蔡中郎京兆樊惠渠頌有伍瓊光時為京兆縣令

請目不及為罪集解劉放曰至又倒以字謝請罪之辭非自辯無罪也

罪也不及者自明德土曜安不足以知國家大計才識不及不堪大位請以此為罪得從罷黜不以祖國事從重比也如自辯無罪則止云請不為罪足矣而云

榮遇堅於梁注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官本注末有也字梁今地已見劉盆子傳

進屯梁縣之陽人注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

梁縣西案章懷此注與上無別今汝州縣也應政云已見上又案陽人聚並見獻紀

進軍大谷注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官本注作八十五里

時人號竿摩車注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官本注相干摩干仍作竿今案

卓施帳帳飲設案魏志原文本無設字此飲設當作設飲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封子萌津亭侯官本注津亭侯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集解惠棟曰至負布者不復見侯康曰御覽七百三十五

常用取便書中上如兩口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

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後人乃知呂布也今案此本一

事而所載各異惟獻帝春秋與傳文為合故惠氏取之

帝病新愈官本病作疾

布應聲持矛刺卓注挾又卓車官本注挾誤俠

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案獻紀初平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李傕允安得為是言乎且卓誅後允原無意罪其部曲故再更

赦矣並得無嫌是其證也惟惟犯復從牛輔拒敗李肅軍又殺

并州男女數百人新有罪及輔敗從求特赦事容有之允固疑

特赦非所以安之故仍不耳

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注即往曉之官本

作則是案即蓋本是卿字殘缺允遣卓故將往仍欲自明無猜

而適以債事坐輕敵致敗也不思惟犯之來求生於死正如困

獸以規其後更遣徐榮等誘降其眾實則離智向安所施乎

已十餘萬原本十字殘誤不成字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於是大赦天下侯康曰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海內先賢傳王允更赦書曰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於難今

案所載與傳後數日見殺異

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注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注

武楊原為揚烈楊原為楊

並封列侯柳從辰曰袁紀傕封池陽侯汜鄠陽侯後又更封美陽侯稠萬年侯濟平陽侯

疑有姦情請收之官本情作故

要韓遂馬騰注為天水蘭干尉蘭干縣今關中李兆洛云鞏昌府境

豆麥二十萬官本千作十是

帝使侍御史侯汶注音問官本注問作問

犯妻懼與僮婢妾私柳從辰曰今袁紀作懼僮與犯婢妾

呂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至及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

柳從辰曰袁紀云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

營四月乃立貴人伏氏為皇后是車迎之時后向為貴人亦以

袁紀稱貴人為得其實職帝春秋稱後乃追稱也惠

氏含袁紀而取此者重在與傳文合益補注之體宜然

十反乃許注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柳從辰曰袁紀作太官

皆棄其婦女輜重注遲遲不時解官本注時誤侍

催使殺之注其督戰營實柳從辰曰袁紀作營實

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柳從辰曰袁宏紀岸高十餘丈不得

岸高十餘丈乃以網縋而下下議欲縋馬繫帝腰時后兄伏德

扶后一手挾賴十匹董承使符節孫觀脂範從入問所后左翼

不可親履以賴為輦下校尉向宏居前負帝下

同濟惟皇后宋貴人注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沮之女也見獻帝

起居注案此注應在上文唯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

數十人柳從辰曰據袁紀同渡者皇后貴人外有郭趙二宮人

伏完外有宗正劉艾侍中種輯羅部尚書文楨郭浦中

丞楊眾侍郎趙詠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

郎侯折南郡太守左靈府士人案伏德后兄非中官也其時

或宮之誤百官志有中宮黃門允從僕射雖本宦職但其時

大誅宦官之後必已改用士人以后兄爲之可以無嫌也

拜胡才征東將軍亦應有爲字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

柳從辰曰袁紀拜胡才爲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爲征西將

軍領涼州牧韓暹爲征東將軍領幽州牧與此異今案魏志又

作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爲征北將

軍與兩書所記復有不同莫能正也

七月帝還至洛陽集解王補曰至卓傳以爲七月不日疑誤案獻

安元年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辛丑

幸南宮楊安殿是至洛陽本七月甲子入南宮本八月辛丑袁

紀通鑑並與范書紀傳合獨此傳幸楊安殿之上畧去月日蓋

專爲張楊以緒修宮殿爲己功發不重在臨幸之月日且避與

獻紀夜也王補乃即以帝至洛陽

之日爲入宮之日實自有誤會耳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注誅議郎侯新至

東郡太守楊眾柳從辰曰今袁紀議郎作羽林郎

卷七十二校補

四

曹操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吠作狹是並案狹與陝同陝

疑即峽之譌然廣雅釋山謂吠狹谷釋名釋山山下根之受

雷處曰吠又攷工記匠人注及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注皆云

壘中曰吠書禹貢岱賦絲泉雋孔

傳則直云吠谷也說正與廣雅合

遂縱暴揚徐問志正官本不誤

遲懼懼走并州官本作遲懼走還并州今案下接云道爲人所殺

走還并州也懼懼

當係惶懼之譌

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柳從辰曰袁紀濟至南陽爲飛矢

書劉

表傳

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集解錢大昕曰案獻帝紀在三年十

二月疑傳誤也又楊醜袁紀作莊固亦異

尙有盜竊之道焉注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下有日字

方夏崩沸注山家率崩官本注

兵總魏象注魏象闕也案周官象魏本謂懸象之闕范氏爲贊倒

作魏象取協廣蕩賈六代辭章靡敵之失

卷七十二校補

五

劉康公孫瓚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賈 注

王先謙集解

劉康字伯安東海鄉人也謝承書曰康父舒丹陽太守康通五經

當王祖父嘉光祿勳集解曰康祖嘉光祿勳

康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集解曰康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

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

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

康甘陵相綏撫荒餘呂蔬儉率下遷宗正集解曰康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

三千突騎而牢粟通惠皆呼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前中

山相張純集解曰康前中山太守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

烏桓既呼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

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其率烏桓之眾目起兵庶幾可定大業

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剽下燔燒城郭虜

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其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遠東太守楊終等

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集解

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

救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

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曰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

拜幽州牧康到制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曰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

政所殺送首詣康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

亮吉曰此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康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瓌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

外集解曰通鑑胡注荒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曰給

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康務存寬政勤督農植開上谷朝

市之利集解曰康先謙曰官通漁陽鹽鐵之饒集解曰通鑑胡注上谷舊

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康者百

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康雖為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風偕者莫不改操而

歸心焉集解曰康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康節度瓚但務會徒眾曰

自強大集解曰康先謙曰官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康為政仁愛

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集解曰康王補曰通鑑公孫瓚志欲掃

與瓚有隙蓋據瓚傳也而康傳則云爾豈彼此各稱其美邪未可

為信史也袁紀言康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則康瓚之

然矣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劾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曰朝廷

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遠隔關塞不知存否曰康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集解曰康與瓚刻作金璽遣故任長

舉瓚詣康為說符命之數與上康尊號康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

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吾被重恩未能

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其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

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曰相拒誤邪固拒之瓚等又請康領尚書

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集解曰康與瓚曰吳書云康於是奉

有所貢獻道路不通於是選掾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集解曰

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為從事太祖北征烏

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康能歷年剛登口復為馬從事太祖二百餘里

康乃為太祖與康大戰斬獲論功封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候

是上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嘯等大悅時虞子和為

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集解通鑑考異案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思歸不云因田疇至也若爾當令和與瓚俱還不應出武關出

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

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

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

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

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

虞患其驕武瓚猶慢也數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

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責賞典當胡夷

當音丁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

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集解通鑑胡注依違

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瓚乃築京於薊城京也備虞京也

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足非也後漢書七十三

三

高集上以備虞數請瓚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召告東

曹據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

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

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呂攻瓚將行從事代

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

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呂武

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呂緒臨事沮議遂

斬之召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

者瓚吕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

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數不聽

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

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集解瓚追攻

之三曰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督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

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日相救時早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

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集解應陳曰孫福云

虞之兄殺故常山相孫瓚孫張邈張瑁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馬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

虞呂恩厚得厭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曰儉素為

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紵盛

綺飾時人目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集解通鑑胡注字伯珪集解應陳曰劉遺西令支人也令

力定反支家世二千石瓚呂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

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太守奇其才呂女妻之魏志

四

太守妻後從涿郡盧植學於潁氏山中集解應陳曰劉覽碑陰載

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潁氏山中門生姓氏中有瓚名則瓚

又從覽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集解應陳曰英坐事檻車

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

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

得有先墓在北芒惠棟曰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

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

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賞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

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

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呂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

討涼州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制中瓚率所領

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巨力居等寇漁陽河間

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遼州柳城縣西南集

通鑑胡注屬國遼東屬國也顧炎武曰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

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巨力居等所圍於遠西管

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櫓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

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死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劭

曰案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

連接邊寇每聞有驚集解劉劭曰爲當作驚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警敵望塵奔逐或繼之曰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

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爲左右翼集解惠棟曰依英雄

安能爲左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

烏桓而劉虞欲召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

後漢書七十三 五

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

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屬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

兩奔走渡河集解惠棟曰廣宗縣東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

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

名大震拜瓚武將軍封劭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

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

紹將周昕集解官本考證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集解惠棟

承書云瓚非紹立劉伯安遂出軍屯槃河將召報紹集解惠棟

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平

原有槃縣師古曰即九河鉤樂也鄭元注禹貢云九河之名徒駭

太史馬相續金胡蘇簡繁鉤樂周時齊桓公塞之因乃上疏

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般往往有其遺處焉乃上疏

曰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目導人設刑已禁暴今車騎將

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

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

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

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董卓造爲

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召濟君父

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進竄逃亡希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

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崇然同

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得樂因杜預曰樂繁也前古音

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傳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集解惠棟曰

責其爲痛怨莫不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奪其州矯刻金玉

召爲印璽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刻金璽每有所下輒

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書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早

解惠棟曰釋名云後漢書七十三 六

論曰署署子也應所子官號也毛晃云檢書檢也印窠封也

昔亡新僭修漸曰即眞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紹

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群妖星工善星者集解周壽昌曰宋與略

所遣攻圖故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

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集解惠棟曰裴松之

傳首共造兵動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召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

惡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召食

林林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

召母責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

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

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

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紹遣會稽周囑

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斷絕堅
乎囑字仁明周斯之弟典略以周囑為昂或云昂即明也

天子遷徙諸侯背叛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
著于天下自何之盟始也集解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

錢大昕曰會當作亭集解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
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荆楚自致菁茅菁茅蓋茅以供祭

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誅曹衛曰章無禮八年晉侯伐
曹衛道于衛衛人許還白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惠棟曰注責其無禮也左傳無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公子重耳過衛衛人許還白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曹衛其首也集解
臣雖聞其名非先賢吐盡反其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

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
大事克捷罪人斯得三年罪人斯得庶績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

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呼從瓚紹懼乃召所佩勃海太守印授授
瓚從弟範遣之郡欲召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助瓚瓚乃

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
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劉紹遣將崔巨業

將兵數萬攻圍故安安縣名屬涿郡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
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通縣界流入集

城東謂之巨馬河亦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涿水東南流逕通縣故
曰涿水也又東南流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

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
楷連戰二年糧食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

喜曰室如懸磬野無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
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

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為易地當之
遂徙銀馬前書易縣屬涿郡瓚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

京城在易城四五里今樓基尚存基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
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保也

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曰燕
國閭柔柔字仲卿中其種人所歸信燕國後漢書柔有恩信推為

烏桓司馬柔字仲卿桓校尉有司馬三人秩六百石柔招誘胡漢數萬人
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

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
趙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屯鮑屯亦名也又名

陽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白支相持歲餘趙
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

時早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雖職必報
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目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職分富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集解瓚志若故下數師劉韓
臺販籍李移子集解瓚志若故下數師劉韓

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常稱古者曲周權嬰之屬以舊也集解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

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曰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
歲目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而之上集解

以繩索引之而上若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曰傳宣教
汲水然上時奉反

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
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填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

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
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自教凶年兵法百獲不攻今吾諸營

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
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

王補曰黑山諸帥張燕等也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曰斷紹後集解通鑑

後漢書七十三

七

後漢書七十三

八

京西揭故安國鄉以西諸山連嶺中山長史關靖諫曰英解恩縣之界山各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

太原人今將軍將士莫不懷耳解之心所目猶能相守者願繼其老小而特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

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瓊乃止紹漸相攻逼瓊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瓊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瓊未及至瓊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瓊曰昔周末喪亂僞屍蔽地已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

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尼歸人

清水陵高音五六反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告急父子天性不

言而動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澤起火為應吾當自

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

紹侯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則此書如期舉火瓊曰為救至遂便

出戰紹設伏瓊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縋其姊

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瓊敗歎恨曰前

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

百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公孫瓚之計與陳

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周

壽昌曰英雄記靖字士起太原人本縣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為瓊

所信積為屠各所殺屠各胡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

幸積為屠各所殺人屠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

領諸田指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集解惠棟曰魏志

歸命曹氏輔從其計也操曰輔為度遠將軍封都亭侯問柔將

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

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都降拜北平將軍集解陳景

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劉虞守道

慕名目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瓊

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僕糾收也集解劉放曰糾

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周壽昌曰案以糾人完聚為句稽字屬

下讀亦可稽即稽字袁紹傳稽士馬以糾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稽

私戚皆用此稽字與稽兵昭武日籍甲兵稽甲兵稽甲兵稽甲兵

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集解王會汾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

猶緩帛為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石松太守同縣甘

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

陶家兒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

公曰彼有奇姿長必大威遂與之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

可轉轉則勝人集解惠棟曰注張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解

善善字子石丹陽人兒度何傳

惠棟曰魏志云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已諺為徐州刺史

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

是時四方斷絕每遣使開行奉貢西京詔遣為徐州牧加安東

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

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曰

南太祖歸咎於初平四年曹操擊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
故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謙退保邦操攻之不能克乃還
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書云青州刺史田楷以
兵救謙曹公引兵還過拔取慮睦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悶
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睦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
郡故城今泗州紅縣是集解先謙曰取慮今徐州府淮陰縣西南
睦陵今睢寧縣治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集解惠棟曰鄭玄云小城曰保又裴松
謙之由而殘初三輔遺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城盡也左
其屬部過矣初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
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集解惠棟曰
年六十三子初同郡人竺融音則格反集解惠棟曰
商應皆不仕初同郡人竺融音則格反集解惠棟曰
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
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集解通鑑胡注斷讀曰短又毛晃云凡
寺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
委亦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
塗像依呂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
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數席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
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目賓禮融利廣陵貢
貨遂乘酒酣殺昱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融竿融從臨
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融融見害與此
互放兵大掠因目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集解惠棟曰皓字
俗作人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
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集解洪頡煊曰种拂傳由光
為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太常种拂
戰歿拂未嘗為太僕當是太常之謫
贊曰襄資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仁能洽下忠目衛國伯珪疏獷武
才趨猛趨音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劉虔公孫賈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虛受堂

後漢書七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三校補

劉虞傳拜虞甘陵相錢大昭曰獻王忠之相也案甘陵即清河國改名詳清河孝王慶傳

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官本誤獲楊

陽作

朝廷曰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案魏志本作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范書著一威字殊為失真虞不知

兵前無戰功

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袁山松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今案英雄記虞讓太尉因萬衛尉趙謙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焉公是不僅讓位於續也傳不載當以舉趙謙劉焉非其人故

之

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案魏志云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蓋混答邱為

襄賁故與范書異

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注魏志田疇字子春柳從辰曰今魏志及袁紀均作字子泰

歷平剛

會天子遣使者段訓柳從辰曰袁紀段作段通鑑仍從范書案魏志亦作段也

殯兵搜其內至以此疑之柳從辰曰范史著一搜字明其為殯姦若妻妾果服羅綺人必夙有見聞不待搜而始知也

公孫瓚傳遼西令支人也今支即古孤竹國地今永平府遷安縣西

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注魏志曰官本注云

略見書傳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

墓在北芒今案瓚既家世二千石先人卒京師者不必皆歸葬遼西且魏志原文如此何說似太泥

逆擊於東光南注東光今滄州縣今地詳

遂出軍屯滎河注卽爾雅九河鉤滎之河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今滄州樂陵縣東南唐樂陵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紹母親為傳婢地實微賤今案瓚亦母喪遂為郡小吏乃數紹紹罪十也錢大昭曰三國志裴注引典略載瓚袁紹罪狀辭句多非衡類也紹之罪辰難南

臣雖聞其注蘭猶下也非細也柳從辰曰楚辭九歎注云蘭其為

憲勅胡廣訓蘭謂其為不才引字林訓蘭謂其為不肖文選司馬遷

又前書類注賈誼傳云蘭其下材不肖之人也李夫人傳云

蘭其言非豪傑之稱也而司馬遷傳則云蘭其振廢也蘭下也其

詳章懷此注蘭其分訓卽主非豪傑之義

罪人斯得注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柳從辰曰注引

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錢大昭曰魏志云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

田楷事不及嚴綱故不並舉其名

追擊於巨馬水注逕遼縣故城東遼原作遼依水經注正官本不

重文

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指各本同魏志作楷通鑑從之

瓚自昌為易地當之注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

八里唐歸義縣今保定府雄縣西北

戰于路北通鑑胡注遼縣屬漁陽郡袁紀滿作廟非鄭德屬河南也

破瓚於鮑邱注在今幽州漁陽縣唐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治

是時旱蝗穀貴人相食侯康曰御覽三十五引英雄記幽州歲歲以東棗為糧穀一石十萬錢

必曰法害之柳從辰曰通鑑此下有云有材秀者必擯因使在窮

樓櫓千里注上無覆室官本注室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侯康曰陳琳武軍賦序云週天軍于易水之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至贊決者亦難也案瓚布垂

離守且不能向安能戰况環非紹敵布尤非操敵城出戰敗
或可以逃死於一時欲待苟且之謀以微行險之幸則雖出而
將士必送款於紹以求其老小易京立危直如陶靖所料耳
布出而操以兵綴布與之戰仍決水以灌城陳宮又豈能支乎
糾人完聚檣保燕劉之饒集解劉劭曰至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人下益本有民字乃糾人民句完聚檣句保燕劉之饒句唐本
避諱省去民字遂乖文法耳劉靖人下少一字是也但不必為
周說非

陶謙傳封深陽侯注深陽今宣州縣也今鎮江府溧陽縣
破彭城傳陽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今宣州府南
過拔取慮雖陵夏邱注雖陵在下邳東南亦有懸字

是歲謙病死柳從辰曰一統志謙墓在今鎮江府丹徒縣村案自董
誅豪桀並起跨州連郡如劉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琦
衛呂布者皆管轄一時其權力猶足匡正帝室且斯時惟
馬發至忠之忱撫接亂之略先迎天子以爵命收攬才賢練兵
正雖遠勝表焉而迂闊不通經於平純舉之役羅兵息民欲以

儉約感人以慈愛字取於情飾貌冠敝補穿已既不知兵兵又
不習戰拒戮忠謀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討項與項之討
紹雖皆各表其罪而憤兵自動朝廷不與知非實能奉朝命者
也特遺猶必假託朝廷謙猶能不廢職貢均有似於虞故范史
連類傳之自哀紹

以下則彌不哀矣
卷七十三按補

爲人所殺柳從辰曰一統志年祔
墓在今上海縣北亭鄉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子諱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
司空達之擊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松
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集解大昕曰華嶠漢
書作左中郎將魏書袁安傳袁安傳書左中郎將袁安傳書左
或信然案英雄記紹生而父死後追行父服范氏子亮之子袁
三年已爲佐軍校尉相和二年罷司空復爲執金吾而卒紹中
與追服父服六年後更歷付過九年且前又歷官郎令復達母
時紹久已逾成人安得云幼孤與生而父死之說乎紹斷非達子
可知魏書爲衛異母兄弟亦無所徵當以陳范兩書爲是裴松之
注陳志於紹爲達子猶疑詞蓋亦不深考也周壽昌曰華松書
作太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
誤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曰下莫不善之其父成何悼曰此指

虛受堂

亮吉曰案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勇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
與紹結好則此傳壯健好交結二語當屬紹父成事實下云紹少
好交結一句衍耳紹少爲郎除濮陽長傳稱紹爲濮陽令遺母
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廬六年
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爲母服三年袁紹爲庶
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
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服闋徙居
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得相見又游俠與張孟
卓何伯求吳子卿計子遠皆爲奔走之友集解惠棟其既累世台司
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軒
柴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軒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軒內官皆
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見終欲何作叔父太傅曉聞而呼紹曰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
大將軍何進擇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紹舉

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自紹爲佐軍校尉。資

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

爲助軍左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可進傳左軍校尉

乃不同
沼于環也此注作沼于夢亦誤洪頤煊曰何進傳作中軍校尉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

宣宣轉紹司禁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駭都尉太山鮑

信說紹曰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集解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還鄉里或云軍字衍洪亮吉曰信太山陽平

人也案陽平應如陳志鮑勳傳作平陽續志太山郡無此縣蓋中興時省惠棟曰魏志云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

遂家焉又劉攽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勸紹挈卓紹不敢董

卓雍制置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屢之可

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紹豐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

後漢書七十四上

五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也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集解惠棟曰武帝春秋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

帝爲董太后所養故云董侯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摯劍叱絕曰聖子

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謫堯曰此國之

建者豈惟董公黃刀姜尚聖出英雄記曰紹興卓去坐中驚愕大事諱出與太傅諱之卓復言蜀田種不足復還紿然曰天

側者豈惟重刀長拉往出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於土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而奔冀州董卓

館放一更日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爲赤旄而召重少上
 講募衆紹持詩中周必城門校討五瓊爲卓所詰詩瓊等陰爲紹

說卓曰夫竅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已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曰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

封邠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邠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

年紹遂召勃海起兵曰從弟後將軍術葉鰲放曰以從冀州牧案文以當作與

韓馥字文舉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

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

弟衛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二月也言年四月其是十月又爲兗州刺史

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數萬討卓

爲名絲與王匡屯河內伯屯潁川趙屯葉館軍威屯醴陵紇盟遠

朱紹叔父槐及宗族在京而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

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

曰恐淫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苦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
 卓乃遣大鳴鑼馳少府陰陌救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

後漢書七十四上 三

循越騎校尉王瓌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

傳曰韓名士元長號川人楚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府謝承書曰

王下拘僕於獄欲以擊鼓叱班暴無道之甚也僕與董卓何足戒義豈同惡足下虎狼之口士族之毒患卓怒何其

哉死者人之所難然脫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婦相逼之幾今日著矣屢爲一體今爲血誓二人二女

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作脩魏志亦作吳脩當以脩爲正
袁術亦執殺陸視惟韓融曰

名衛多是時豪傑也人多附絳且感其家祠人思爲韓州郡起莫

傳圖已常遣從事守昭明不聽發兵喬謂乃詐作三公移書博羅

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呂釋國難腹於是方聽詔

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

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青道

434

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據強兵何凶逆室可得置封書與馥得此
大儒歸哲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外集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斬得不死注何凶逆案文何當門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解劉放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門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
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善姓棟案鞠與麴古字通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客達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夫
舉大事非據一州無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
孫瓚將兵南下馥間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集解劉放曰案文少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類
川荀誼等魏志云誼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集解通鑑胡注自河竊為將軍危之
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誼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

後漢書七十四上 四

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集解通鑑胡注智勇邁於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誼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
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
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集解通鑑胡注當今之計莫若
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怯懦因然其計
讓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
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
東觀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
人集解從之授之附紹意當曰必未諫也當以魏志為是冀州
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

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引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
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
事趙浮程璜集解惠棟曰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
已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
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乃避位出居中
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集解紹領冀州牧承制已馥為
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
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
霸句踐非范蠡無已存國今欲與卿勦力同心其安社稷將何已
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
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擁一郡之卒據
冀州之眾集解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

後漢書七十四上 五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
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
被創且死大禽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改姓張
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回師北首
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
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
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
天下誅討未服曰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
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番
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田向使田
豐在此不至於是集解惠棟曰配魏郡陰安人也見陳球碑陰
並引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已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
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走上樓收得馥大往依張
兒提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遞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其耳語邈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

如廁自殺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黎河有九河其水自黎河出故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棗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還屯廣宗下界橋注引九

州春秋當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

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騎

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兩校左射其鋒甚銳紹先令趙義領精兵

八百強弩千張弓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

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集解惠棟曰瓚還屯

爲冀州兄獲甲首千餘級瓚追至橋界集解惠棟曰瓚還屯

英雄記曰此城近枯潦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縱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

牙門牙門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

是也集解惠棟曰國語云執枹鼓立於軍門章昭云軍門立旌爲

門若今牙門矣後漢書七十四上六

爲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間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

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

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

反逃垣牆聞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卻

會翅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溪挑戰集解通鑑胡

在平原界漢書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贏兵前請大兵未

濟而足下雖破眾敢不鼓而敗則龍溪在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溪

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溪曹操攻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召

書譬紹曰趙太僕曰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召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

興並出羣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

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集解惠棟曰蓋字誤紹於是引軍南還三

月上已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祓除

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雨水止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

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

之落津續漢志襄陽縣有薄落亭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安平縣西有薄水名薄落津

山賊千毒等數萬人共覆郡城殺郡守卒都曰齊桓公築五鹿中

日英雄記云殺太守栗賊千坐中客家在郡者皆憂怖失色或起

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蘇帝春秋曰紹勸督引賊有陶升

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開

府門具車重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

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紹還屯斥丘斥丘陶

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陽山蒼巖谷口朝哥

勝山集解先謙曰官本詩作歌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

其眾萬餘級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斬毒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

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集解惠棟曰英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

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

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

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趙義自恃有功驕

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集解惠棟曰

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

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

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

即宮都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補士馬呂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

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

業紹將從其計穎川郭圖滔于瓚曰集解惠棟曰瓚曰曹瞞傳云瓚字仲簡

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

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劉通曰秦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關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集解通鑑胡注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為曹操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集解惠棟曰魏志紹子都郭紹不從與范書異紹有三子諱字顯思照字顯雍集解惠志云照字顯雍乃知變起辛郭紹為向書曰得賢兄貴弟顯雍集解惠弟名買或字顯雍然向字顯甫諱長而惠向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召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雖鄙不爭子思子尚書並載其且年均曰賢德均則卜古之制詞略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具作俱且年均曰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集解惠棟曰秋當下思逐免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呂祝其能於是呂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呂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問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鄉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及莒為五乘之賓而哭夏五月天降霜集解惠棟曰有七人而死而哭城為之墮而隅為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釐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自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鄉行妃婦何能感微臣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閭士日未能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臣卿卿臣大夫

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沿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呂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呂鷹犬之功故授臣呂督司詔臣已方略臣不敢畏悍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何進謂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棟劍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決辰罪人斯殄之開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恩臣致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祖為太傅不憚一室之禍苟惟靈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食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召軍號前將軍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荷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其泥揚其波則進可呂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飲馬孟津敵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幽州太后殺殺引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新列忠良焚燒宮室無所忌憚集解惠棟曰神祇怒無所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義舉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淪此盟神明是殛俾其師無克祐國集解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會故冀州牧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韓懷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踴躍焉其猶有嗚嗚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召萬眾忘哀貌無隱戚者也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陷藉冀城
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
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賈融曰議郎曹操權領兗
州牧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
即星駕席捲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
京華頗聞組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自來世作輔弼咸曰文
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曰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易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
而復國不討賊非執如何荀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
而復國不討賊非執如何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勞實庶一捷之福曰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
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
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
飾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怖天威不
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平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願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曰遠近狐疑議論紛錯
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
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曰忠臣肝腦塗地肌膚
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貴加無勞曰播有德也杜
也杜
黜忠功目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讓歷之邪說使之然也
臣嘗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關覲重禮曰希
形弓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
路之服戎路之服形弓一形矢百旅弓十旅矢
千旅能先謙曰自本誠傷偏裨列校動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
無戎路之服四字悲斯蒙恬所曰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
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關周恬喟然
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眺死之遠東城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獻款於

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太傅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
日碑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碑字
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碑假節東征涇
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悔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衛
求去而術不遵既以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
失節屈辱憂患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
策曰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
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
槐九棘之官大司馬之屬大司馬之屬大司馬之屬大司馬之屬
馬左九棘之官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
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
外刺象也若曰臣今行權為尊則桓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
室有刺也若曰臣今行權為尊則桓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
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曰臣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
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
歐刀裹衣就獲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鳩也詩國
風曰尸鳩在桑其

子七兮後漢書七十四上人君子其俱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
從上下善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詔
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也三者數之小終言深於是曰紹為太尉
封鄒侯鄒侯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時曹操自為大將軍
紹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
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驍騎大將軍以
王故位公上相帝以舅賢征何奴還還大將軍在公上以勳威
者不拘馬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
持節拜紹大將軍賜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
器四曰朱弓五曰納陸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
矢九曰鉅鬲春秋元命包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
賞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曰許下碑碑亦下淫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
甄城在河內上句惠棟曰鄧國志云甄城屬
河上之邑最為險固棟案曰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
謀諱字源甄與鄧古字通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

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警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盾宜順天意獻帝春秋黃應代赤故呂從民心紹曰包白事集解通鑑胡注白示軍府僚

屬議者曰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曰彌其逆集解王補曰贊中關國訊謂蓋指此事紹雖殺包以弭其跡然以包白事示僚屬則其心可知矣於是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出攻許呂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

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後漢書七十四上

如此可坐定也集解通鑑胡注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

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攻之今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曰伐曹操其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今不時取後難

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

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曹操操法令既行士卒

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前書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

日有名伐有罪也集解惠棟曰禮記檀弓云陳太宰嚭曰師必有名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此越之所召霸吳之所召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集解先謙曰官本將軍改持軍

按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將軍將軍二字傳鳥人言也今改惠棟云牢重也王補云通鑑亦作將軍胡注猶今南

穩也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諸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目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

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反集解劉放曰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

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惠棟曰獻帝傳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與主同者亡傳偏昌主與臣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

可從同者六字觀章懷注益明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可從外理軍不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

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曰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

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呂幾動斯其時也後漢書七十四上

紹辭曰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呂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集解王補曰

略與荀彧等而或言如石投水授豐所謀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若稱擊之不內此袁曹成敗所由異也

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曰既失前幾不宜便行集解王補曰曹操擊劉備於流豐勸紹舉軍襲其後及誅紹曰曹

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

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者擊其乘虛迭出已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未得安業集解先謙曰官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集解王補曰祿山問房琯諸王分鎮之謀附庸款曰

胡注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而決成

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許紹紹曰為沮眾

遂械繫之械繫之紹之敗形已決故探聞豐不從戎而喜也乃先

宣徽曰蓋聞明主圖危自制變忠臣慮難立權義者強秦弱主

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始立

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踞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

水為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遍通胡亥使自殺張華

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

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

太宗左傳曰下陵上替又李善云明表謂明白之表係也先謙曰

官本為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發

作馬是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發

放橫傷化虐人後漢書七十四上父嵩乞勾攝養續漢志曰嵩字

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為驕代崔烈為太尉嵩侯氏子惇之

莫能審其生出本司農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侯氏子惇之

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因臧買位陳琳集作假與金匱寶輪貨

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殺閹遺醜集解錢大昕曰姦當作資

與人作奴婢名曰贊子操父嵩本夏侯氏為中常侍本無令德

曹騰養子故云贊也三國志注及文選並是贊字本無令德

校鋒俠好亂樂禍力言曰操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

方妙反或作制稱府童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左傳曰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集解惠棟曰東夏

海起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略謂其鷹犬之才爪

牙可任至乃愚桃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翼數喪師徒字書曰桃

日操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

傷多操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

布所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

日虎文續漢志曰虎黃將冠冕虎文單衣囊邑歲獻織成虎文

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

官本師作帥獎就威柄翼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伐孟明視西

寶公敗諸般執孟明等文獻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視

注皆作獎誠成也亦而還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文選及魏志

訓成與誠同義誠子六反而還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

賢善善何乃急於元元哉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謝沈後漢書云操

得兗州兵眾強故九江太守遄讓英才偶逸呂直言正色論不阿

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

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鄆會張遼與陳宮

畔迎呂布都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衍得東裔踰據無所幕府惟強幹

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張幹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

城傳曰非宋地也追善也且不故復援旃撥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

布眾破沮左傳曰操甲執兵杜預注曰操買也前書揚雄曰雲微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而走布復與陳宮將萬

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集

解惠棟曰李善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操

圖布於濮陽為布所破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見

謝承書也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微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集解惠棟曰

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

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

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

操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集解惠棟曰漢官尚書為

操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集解惠棟曰漢官尚書為

羸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秦姓姬周姓方言皆停也六國恃秦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曹操遂

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良馬當遂乃渡河壁延津南東漢金陵大發卒擊之武帝作

解白馬園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

縣北有延津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

化不可不詳今宜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沮授臨船歎曰上盈

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不從沮授臨船歎曰上盈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言不反也遂曰疾退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

擊破之新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

中牟縣北鄆元水經云黃蕩渠經曹公壘北有紹進保陽武今鄭

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今鄭

日縣屬河南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

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曰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

西四十里為屯後漢書七十四上太

亦分營與相常復還堅壁紹為高橋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橋

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皆蒙櫛而行羽疆賦曰蒙櫛負羽

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羽疆賦曰蒙櫛負羽

禽但當縛之軍解劉劭曰注滅案文當作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

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車今之拋車

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輪動而鼓說文云輪發石也於

造發石車陳案賈逵云傳注云拋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

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又注云即今日之拋車紹為地道欲

李善云石今之拋石也拋車未詳拋音匹孝反紹為地道欲

襲操輒於內為長壘呂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

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滑于瓊等將兵

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曰絕曹操

之鈔以支軍為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

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集解劉劭

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

攸家犯法番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泊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鳥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葉解惠棟曰晉

祖納許攸之策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破袁紹軍處也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等悉斬之曹操傳曰公聞許攸來就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

道出人把東嶺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還兵

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

其餘皆取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集解惠棟曰千

帝起居注曰斬大將淳于瓊等八人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

又注瓊元進雖當作瓊即瓊固也

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

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間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

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圍愈又更諸郃

快軍敗紹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將義渠營至帳

下把其手曰孤臣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馬眾聞

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

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

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

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弟應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

日紀

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

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憤自高後

平逼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已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

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澤紀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澤紀

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問未可知也集解王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通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向召前諫者厚賞之以相資後勿難言觀袁紹既敗於官渡必殺田豐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資後勿難言觀袁紹既敗於官渡必殺田豐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謂平李伯紀官度之敗審配二還賞諫者紹敗官度歸殺田豐之謂平李伯紀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集解蘇與曰紹遂召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郭圖皆比於譚評辛評兄也見魏志紹曰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召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集解通鑑胡注逢紀能為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為國事乎惠棟曰英雄記云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蘇與曰配下當有紀

虛受堂

手

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傷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紀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紹墓在相州臨漳西北十六里漢之郭也未及定嗣達紀審配宿呂王補曰袁紀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未及定嗣達紀審配宿呂驕侈為諱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諱而與配紀有隙眾已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終

後漢書七十四上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上按補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注子譚案此小題反注當係章懷分卷時

袁紹傳上賜太后誅宦官官本官官

未有不善宣於天下柳從辰曰袁

封邨鄉侯注音口浪反官本注口

顧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集解王補曰至當

以魏志為是柳從辰曰據袁紀諫者

率兵馳還注浮等從後來注來原為來依魏

句踐非范蠡無目存國官本無目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注俱攻襄陽注攻原作收依魏志

首則公孫必禽柳從辰曰袁紀作則劉虞必喪今案授欲使紹

州尚屬劉虞不屬公孫瓚袁紀作劉虞似亦可通然虞不喜爭

戰非紹所忌且魏志原作則公孫必喪陳書出袁紀前自可信

大會實徒於薄落津案文徒注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

辰曰通鑑注引此作謂之薄落津此脫薄字又據今本水經注

作漳水又歷經縣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攷鉅鹿郡堂

章嚴注所引乃亭名一則安平國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是

也雖同係就此津言要以屬安平者為切近故惠氏更取徐廣

說補之堂陽前志屬鉅鹿縣志亦屬安平分堂陽為涇縣即見

疑本經之沿誤

身自并衛官本并送到斥邱注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

成安縣東南案斥邱前續志均屬魏郡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

入朝哥鹿賜山注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今衛縣東北

下思逐免分定之議官本議

至乃懷忠獲斃官本乃

敵血漳河注登壇敵血官本注

鳥獸之情猶知呼號注今見夫鳥獸官本注見夫作是

荀云利國專之不疑注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案公羊傳大

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引左傳誤左

若不得通注正官本不誤

其執臂若覆手作兵非

且公師徒精勇案大略曰閭

而曰嬰兒病失其會案據此則紹三子

僥倖鋒俠注言如其鋒之利也其作其如

莫就威柄官本不就

莫府方詰外姦案上均作幕府此下幕又均作

屯據放倉注以軍退屯于敖倉官本注

騁良弓勁弩之執注狡兔得而獵者烹官本注者

攻曹操則將劉延於白馬注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東今衛輝府滑縣東二十里案杜預左傳注東郡白馬縣

白馬縣北三十里本傳與魏志皆但云白馬不云白馬津又舉

縣自可概津案據此則下文黎陽

亦可說為津轉嫌無別矣官本姓下

為羸弱姬注秦羸姓有也字

操還屯官度注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今開封府中

武注陽武今鄭州縣今懷慶府陽武縣

發等時宿在烏巢注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唐酸棗縣今衛

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注還兵以益備注還兵官本同魏志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紹子譚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賁注

王先謙集解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向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

兵番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向

乃留番配守鄴案據此則紹三子

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城生述征記曰黎

又有一城是曹案據此則紹三子

公攻譚之所築譚向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向逆擊

破操案據此則紹三子

日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向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

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

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向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

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

譚集解案據此則紹三子

日計將安出向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議人

交關其間案據此則紹三子

臣數人復相親睦曰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向復自將攻

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譚策曰王補曰諫求於曹表以聚親即轉為言向環攻語又規
不信其失義自亡厥後諫求均為操所擒而袁氏盡滅二書所戒其
眉睫也范史台傳意在於斯故贊結以矜強少成坐談笑望同皇
家變身顯業曰天降災害禍難股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本集覽
日義難曉疑有脫誤周壽昌曰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
同蓋初敘表與紹操起事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
氏春秋使王室震蕩彞倫攸教彞倫也倫理也攸所也攸敗也
是旨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
志同願等之謂紹也雖楚魏絕遼山河迴遠楚州也勳力乃
心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王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
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殯賢胤承統巨
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日奕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
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集覽王補
秋作尊公殂殯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何悟青蠅飛於
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

後漢書七十四下
二

卒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藂人罔極焉我
少傳無龍於太子日夜說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使股肱分成二
體旬轉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
之忿已成棄親即營之計已決左傳季子曰實沈居於曠林不伯能
也日尋于戈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
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
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
蓋時有之然或欲呂成王業若周公諒或欲呂定霸功若齊桓公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凡其根本
而能全於長世者也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而若齊襄公報九
世之讐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欲滅之也齊
於襄公復讐也何言齊滅之為襄公諒也春秋紀侯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王哀公其弟站立
是為胡公弟康公立子武公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
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主其邑是為九代也士

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
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
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
不可含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
嗣事於齊有如何乃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句也士句
之子士會之孫集覽官本考證曰以魏氏春秋校衍一臣字周
壽昌曰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統
也有臣字對勳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則顯多非原文且
君子違難不適晉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
也史記樂毅遺燕書曰臣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
萬世之戒道同盟之恥哉魏夷戎狄將有謂讓之言況我疾類而
不痛心邪集覽先謙曰官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
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穀不無
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天人集覽先謙曰官未若鄭莊
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陸之樂
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嬖居之段結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遂置姜氏於城隅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若何及泉隧而相
見大隧之外其樂若何遂逐段母死魯遂逐段母死魯遂逐段
華父督更言而舜母死魯遂逐段母死魯遂逐段母死魯遂逐段
舜舜與弟位封弟舜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人殺
其弟也不祗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與弟在兗州營道
縣北今猶謂之舜之墓象墓在兗州縣北今猶謂之舜之墓
稱非兩字名棟案微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又與何書諫之並
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向書曰知幾起辛卯禍福同生追關伯實
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之義親尋干戈備戶流血而
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諒兄不傷今
而二君初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諒兄不傷今
負當唯曹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土相濟然後成其
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
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

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片留神遠圖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其獎
王宰者迷而不返適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況我同盟復
能勤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其
憤雖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其
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榮傳集解惠棟曰注唯曹
是務曹服也魏氏春秋義王榮集云唯曹氏是務此後人妄加
也王補曰表與尚書詳見章懷太子本古文苑十韓文春秋錄其
半且互有刪節蜀志孫乾傳乾為先主使袁紹與劉表皆如意指
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觀此則紹以偏愛致其
敗表所深惜又不能取以自鑒廢長立愛卒喪荊州何哀哉曹操
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向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鄉尚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集解惠棟曰魏志譚復陰刻將軍印曰假曠翔操知
譚詐乃曰子整聘譚女呂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郎侯
謂將欲取之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復攻
必姑與之也

後漢書七十四下 四

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
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出有死無墮死而荀圖危宗廟剋亂國家親疏一也左傳曰天是
成命臣之祿也蔡叔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
召周公垂涕曰斃管禁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
日斃當作斃斷季友獻敘而行叔牙之誅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何
也或作斃義同季友獻敘而行叔牙之誅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何
蓋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則季子曰
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可以無
為天下戮矣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何則義重人
也策解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何則義重人
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曰續賢兄立我將軍曰為嫡
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海內遠近誰不備問何意凶臣郭圖妄書
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厄相謂曰飲人飲之不
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蛇先成
奪其厄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詭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龔闕沈之迹放兵鈔

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郭城許賞
賜秦胡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
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發哀憤隔我州君臣監
寐悲歎誠拱默曰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治太夫人
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呂及倖陶之役論
也不世猶言非常也藏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
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
設奇伏大破譚軍集解惠棟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
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友于兄弟後人據偽尚書改為平
性生於自然友于兄弟後人據偽尚書改為平
之曰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
於巨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陸音許規反集解惠
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警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曰逞一
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

後漢書七十四下 五

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數躬布體曰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
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曰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譚不納
典略云譚得書振然登城而泣既劫以玦反人以環
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曹操因此進攻郭審配將馮
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門城百步一笑
塗其上紐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
為橐充寇狀又置父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集解陳景
集曰札當作札禮先謙曰官本實作篇是配覺之從城上召大石
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墜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潛之廣深二大引漳水灌之
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郭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
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追陰獲
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山與郭相近
是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集解惠棟曰魏志
眾大潰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鉞及衣服示城中集解武帝上事云臣前上言通鑑尙印綬鉞之今尙人徒震集解武部此表守引兵通亡臣軍被堅銳朱然虎士雷望旗集解賊將軍部侯印各一枚兇登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集解不可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堅守死戰賊軍圍之旬方至何集解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集解中言用反已其兄子榮爲東集解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賊城中生變配請配曰吾近行集解圍弩何多也配曰稍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集解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集解新之先賢行狀集解無配願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集解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惠棟曰法言云趙興九眉終無撓辭集解人馳詣都徽指授仲治家仲治字字配之兄全尙母妻子還集解其財賈高幹曰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困鄴也諱復背之因略

後漢書七十四下

六

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諱悉收集解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諱諱其門諱夜遁走南皮臨清河集解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諱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諱被殺驅馳追者集解意非恆人趨奔之集解諱諱馬願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集解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集解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尙集解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曰次敵至別集解駕代郡韓珩集解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集解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集解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曰厲事君集解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集解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集解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有壺山口因

其願而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集解置關焉集解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集解斬之集解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十二年曹操征集解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集解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將爲集解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爲功乃先集解置精勇於殿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集解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集解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集解度集解集解惠棟曰魏初避吏爲玄免小吏稍仕集解度建寧三年以對策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集解除郎中見謝衡傳集解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集解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

後漢書七十四下

七

海畔時王室方亂度待其地遠陰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集解下有三小石爲足度曰爲己瑞集解度平熙陽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集解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集解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壽也度益喜集解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集解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集解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旋頭羽集解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集解遂據遼土焉集解後事詳魏志集解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集解恭王景帝身長八尺餘集解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誅議號爲八顧集解劉表傳表儉二人集解列於八及前後不同惠棟曰黨錮傳云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集解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以儉及壇形等爲八俊田林張集解應劉表等爲八顧刻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集解石立體共爲部黨也

軍何進據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王氏諱曰

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鸞曰我詔書曰表為荆州刺史

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遂到金飲之而死詔書曰表為荆州刺史

史策堅曰鎮南碑云將軍府遷北時江南宗賊大盛宗

軍中侯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遷拜刺史

其為賊集應何焯曰宗常與已實同義南蠻號也忠錄曰吳

志引江表傳云都陽民帥別立宗部又云海昏縣有五六千家

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掠郡縣自下言之謂又

之宗部宗伍自上古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蠻賊也何說未審又

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

宜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出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

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策解應瑁曰司馬彪略云延中蜀人

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又襄陽者舊傳云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

為劉表後婦珪之姊也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

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

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曰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

才用威德既行福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

八郡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

等是也策解洪亮吉曰案諸地志皆不言章陵郡何時所置

惟應瑁傳黃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德志越儼傳太祖征荆州以

儼領章陵太守劉表傳注引傳子言制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

儼前疑郡亦建安時所立也又江陵地志作江陵表傳可傳檄而定

凡言江夏者三官儀作江夏誤江陵地志作江陵表傳可傳檄而定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

皆斬之而襲取其眾集解應瑁曰越唯江夏賊張虎陳坐集解

曰何焯校本坐改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營之乃降

應瑁曰戰略作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營之乃降

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集解應瑁曰謂長沙太

也見表遂理兵襄陽曰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

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

堅為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

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據山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曰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

應瑁曰鎮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

策命袁崇讓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侯如三公

復遣左中郎將領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封成武侯假節曰為已

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

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曰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

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晉書春秋曰

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

子繇收眾而退劉表自以爲己無資土禮遣使招繇繇遂也表

陽為表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

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其得江湖間

遂畔表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云表聞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

復立其子擇表遂攻作擇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擇時始能平之耳

與此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

三也臨賀南諸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肩處處糜沸表

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

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

起立學校集解應瑁曰王粲荆州文學記云荆州牧劉君命五等

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老某母聞等負書荷器自遠

而到者三百有餘人鎮南碑曰武功侯元虞闢雍并設組豆陳器

奏親行鄉射路洪生巨儒朝夕講論夕講論夕講論夕講論夕講論

之徒蓋以千數洪生巨儒朝夕講論夕講論夕講論夕講論夕講論

宋忠等南音問集解應瑁曰經典序錄云宋表字仲撰立五經章

句謂之校定集解應瑁曰鎮南碑云君深悉末學遠本蕭直乃令

日少而孫微知幾者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本故於是古典畢

集充於州閭經籍志云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梁有宋忠注周易十

卷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

賜人少好學負不改操

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

明晉漢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
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
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效必舉袁紹然後移兵曰向
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曰附曹操操必重
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則越亦勸之表狐疑
不斷乃遣嵩詣操觀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
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意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
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
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
也惟加重恩表為憐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
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曰為懷貳陳兵誦嵩將

後漢書七十四下

斬之語馬也陳兵注見前嵩不為勸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子傳
日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
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
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
征記云表家在高平郡表子琮琰四方珍香數十石者棺中示
嘉中郡人衛照發其棺見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照懼不敢犯
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琬表初曰琦貌類於己甚愛之
後為琬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琬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
於表表寵就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
表又睦於琬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蔡氏稱美於而琦不自
寧嘗與瑁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
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

呂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平申生晉公之太子
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懷嬴姬之譖
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
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
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
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版擅來必見譴
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曰琬為嗣琬曰侯印授琦琦怒投之
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集解通鑑胡注案
南在劉琬降後史究其終言之
琬歸降傳子曰琬字公偉瑒瑒傳達有知人鑒識集解劉放曰正
方見因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官本考
證曰日知錄云是表卒之後琬已教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
釋嵩之因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見因實勸琬降也封者十
魏志云知嵩無他意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因實勸琬降也封者十

後漢書七十四下

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書採傳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
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
字宜存
而論之琬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曰觀天下何為
不可異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數曰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曰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曰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集解通鑑
字言不
敵也 三者皆短欲曰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
劉備琬曰不若也異曰誠曰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自
自存也誠曰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琬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主傳
夏涓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集
解劉放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 操曰琬為青州刺史封列
侯劉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集解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
壽昌曰此因嵩與劉越率連書之故不呂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
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呂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
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呂嵩為大鴻臚呂交友禮待之劉越光

祿勳劉光尚書令集解惠棟曰光義志作先即上別駕劉先也等
向書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謙不集解惠棟曰魏志
章陵人陳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錄之云義
大漸日章據諱治爲持此治中改持中校書者妄易爲侍耳義曰
疾退終表世不仕操曰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
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召豪俠得服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
假召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也悍勇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
盛哉乎其所以資也韓非曰假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
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假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
可亡也又曰太子卑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三分其
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三分其
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龍雲屯冀

虛受堂

馬魚龍相次比也左傳曰李公爲魚龍之陳前書音
義曰船後持地處也左傳曰黃之北土馬之所生關國訊鼎
通天類社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禮爾雅曰是類是禱
祭也社者陰類將與陽故祭之集解何焯曰爾雅謂紹以取包
事示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荊州牧劉表不
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與事見本書孔融傳而
表傳略不之載僅費中以祀天類社一語庶之此史法所謂互文
見義也注泛引國語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向書
兩雅而不及此疏矣既云天工亦資人亮
惟時亮矜彊少成坐談笑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
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衆使劉備將討
恐不能制其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征無憂矣劉表使劉備將討
皇家雙身頽業喪家嫡也雙受也家經王補曰紹宗列袁術於劉
幽冀表據荆湘謂可斷斷曹瞞推其逆謀也此與高傳合傳同
爲史法所在而皆以偏愛表業覆載相循實未數語垂成深矣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下按補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注紹子譚案范書本袁紹合傳小
譚亦應別爲紹子蓋舊本如此至上卷小題無紹表並舉注於
但云子譚乃分卷改題之失卷雖可分上下題固不容改也
袁紹傳下譚敗乃引兵還南皮注南皮今滄州縣也今天津府南
里

或欲曰成王業注若周公誅管蔡之類官本注
未有秉親即異元其本根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案於字誤當作康
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

忠臣死君命注又晉解揚曰官本注
何意凶臣郭圖比辛評郭圖與譚比當從魏志注作違紀案違紀當與向
說談也據魏志郭圖傳注引漢書春秋載審配審配譚其多
於范氏所載書之後半辭意尤與范書所載有異范書伏惟將
軍以下至是慰勉解釋之辭與劉表書意大同然向方攻譚
果欲譚向釋爭當以書止向乃不用向之往攻而反獻書於譚

勸譚無爭此何理乎及觀漢書春秋所載審配審配譚其多
爲兄子將軍譚先公爲叔父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新喪居
而將軍譚子望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何圖凶險譚之遠近
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譚然改圖譚先公廢立之言遠
者在喪之位倖綱紀之理不順順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
先公之繼凡此全係罪狀衰譚未又云若必不校有以圖之
罪故於向之往攻先獻此書明是爲向撤譚令其謀郭圖以
其以凶臣爲郭圖則范書必不誤志注或誤也且達紀與配
同向尙譚更親善爲譚所殺死非其罪配書未反斥爲凶臣又
與紀無涉惟志注於交亂鼓譟下云將軍奮然之怒誅不旋
軍既嫌無別奉命承旨又曰淫刑此則不知其辭何指兩言將

貴名高於邱岳案案官本高亦作位
譚夜遁走南皮官本走作奔案奔者逃亡
上洛都尉捕斬之注典論曰案大昭曰魏志
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注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
縣西南今奉天府遼陽
州北七十里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下

劉表傳荆州八郡集解洪亮吉曰至官僕作江陵誤案續志劉注

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置貢之九州荆州起居

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舊所部南陽南郡荆州南郡

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據此則官僕江陵確為江

夏之誤而章陵亦舊郡也疑光武改置時因而復置惟記亂長

幸親屬圖陵舊升為郡旋又并省桓靈時為章陵縣後車駕屢

安圖籍盡亡遂無可徵也觀表於初平元年至荆州劉越即云

荆州八郡已數章陵矣安得云郡為建安

時立乎續志斷自孝順故荆州仍止七郡

堅為流箭所中死注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輕騎

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案吳志注引英雄記介

作公兵下石中堅頭

應時下多屬出二字

不獲辭命云辭不獲命

表疽發背卒注代語曰錢大昭曰代語即世語郭頌所撰續晉襄

芬香聞數里有也字集解惠棟曰至熙懼不敢犯柳從辰曰

經注謂在襄陽太康中為人所發香聞三四里與章懷注所引

世語大同鎮南碑謂在高平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香聞數

十里惠氏亦取其說入補注一統志遂兩存之從辰以為表卒

荆州襄陽漢縣屬南郡魏屬襄陽郡今襄陽府首縣一統志載

表墓在縣東此本荆州地於理可信也高平漢縣屬安定郡首

屬高平郡今平涼府固原州一統志亦載表墓在州西此距荆

襄千數百里琮何以能葬表及表妻於此傳會無理不解惠氏

何反舍水經注而引之今案章懷注本有兼存異說之例惠氏

以從征記詳著香之由來及發墓者之姓名故特取之搜神記

載表前妻死在建安九年間魏志載表卒在建安十三年八月

琮九月即降表前妻原葬何所不可知後妻猶存表時卒未久

操兵已過襄陽擣香而葬當然不在是時琮以妻於蔡氏見愛

後母而與兄琦固同為表前妻則表合葬亦未可知為前妻抑

如為後妻也如為前妻則表合葬亦未可知為前妻抑

向未葬載之出走遠至高平及後母卒遂合葬焉亦事所偶有

一妻墓在故至一事兩傳也

二子琦琮侯康曰表向有子名修字季緒官至東安太守見魏志

逮於作者陳思王傳注引虞學文章志子建所謂劉季緒才不能

章摘獲利病即其人也

明年卒縣東水經注魯山縣中有琦墓

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注前書有木禺龍一柳從辰曰木禺龍史記

封禪書索隱注周音偶

前書郊祀志今本字皆作禺不作禺也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云偶者禺也禺於木之人也字亦作禺亦作禺同音假借是禺

可借作偶禺誤偶誤義本並通惟傳言猶木禺

之於人本謂猶木禺形於人仍以從章據說為長

坐談奚望注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上無劉字

官本注備

卷七十四下按補

三

851

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難怨趙之在巴中
其得眾心璋委之曰權避因人情不輯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雋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
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建於江州斬之

張魯曰璋聞儒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魯母弟魯率巴夷杜獲魯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殺魯母及弟

魯母弟魯率巴夷杜獲而遺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殺魯母及弟魯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殺魯母及弟

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
致敬魯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

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
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遣兵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權

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將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臾松乃請
先主先主稱璋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疑北將軍督

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口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

欲追縱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違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違蜀無路是

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泉名泉即驍也集解惠棟今曰部
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曰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

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
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集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

六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己乃曰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都舊傳曰張肅有威儀

聞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集解惠棟曰蜀志

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已加百姓而攻
戰三載肌膚草野者已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

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歸其財寶後曰病卒蜀志曰先主遷

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駐梓潼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
公旗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
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曰誠信不聽欺妄

有病但令省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皆音式殺反集解

置米肉曰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曰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

節杖為符祝殺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或則九
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盜令祭酒法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

通其上一之天者斗山其一埋之地其米師也水謂之三官手書
使人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水謂之三官手書

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修米師也水謂之三官手書
在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

改寫為增三輔有張曜光和中東方朔言張角五斗米道賊去張字
字實無益於病病者請為之法何燁校本張衡非復增請為二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太守袁山松書建安

守乃在其前則漢宣之名由來已久大率劉焉父子所表授耳山

松書益城曹公破漢中之歲書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書郡爲
漢中蓋得其寶矣茂高曰振魏志改漢中爲漢寧非置也且復漢
中在二十年前則漢寧之置必在通其貢賦歸漢之亂關西民
其前哀書以爲二十年置亦謀通其貢賦歸漢之亂關西民
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
得之猶假耶羣下欲尊魯爲漢宣王魯功實關關諫曰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
以欺人耶羣下欲尊魯爲漢宣王魯功實關關諫曰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
西人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
文次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裁足新所還稱王號必爲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
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
今梁州襄城縣西北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
固守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
降關關諫曰今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集解何焯曰華陽國志云魯走巴中先主將
衛以歸之魯勃然曰南爲魯公作奴不爲魯公作奴不爲魯公作奴
武棟案魯本漢賊安肯附漢同惡相濟宜其甘心爲曹公奴也左
後漢書七十五

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呂
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召魯本有善
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領南將軍封關中侯邑萬戶
關中關巴郡將還中國待已客禮封魯五子及關國等皆爲列侯
今隆州縣曰案書操爲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子彭祖取魯女見魏志
論曰劉焉親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貽有疾歸
貴而能貧人無庶乎見幾而作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奢之情用本通時難及得益州意
盛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關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成
時推移而遠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
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
袁術字公路集解通鑑胡注術字公路當讀汝南汝陽人司空達

之子也少已使氣聞集解何焯曰北堂書鈔引魏志云術爲長水
東袁長水今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
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已術爲後將軍術長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
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詳得
急兵奉軍糧惶惶迎呼至營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言病困欲以
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言病困欲以
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
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集解何焯曰此已在
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集解何焯曰此已在
不一遂有參差當非史誤集解何焯曰此已在
平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集解
日宋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爲蓋者後遂兩存而傳寫集解
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遠字本末未及還也集解
將會稽周所典錄云術字大明奪聖豫州術怒擊所走之紹議欲
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俾立長君託曰公義不肯同積此憂隙遂
後漢書七十五

成乃各外交黨援已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棄侯多附
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集解何焯曰此在
出後伯文成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何焯曰
故術云然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何焯曰
公孫瓚表紹罪云紹母親爲婢使紹賣微賤不可以爲人後相辱
袁宗臣每得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棟案類族類也詳棟所
撰九經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
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巨黑山餘賊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巨黑山餘賊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操戰於巨亭大敗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操戰於巨亭大敗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眾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眾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史自病死似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史自病死似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不爲術所殺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不爲術所殺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何焯曰樂史云黑
准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呂左將軍假節封賜程侯初術在南
陽戶口尙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已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

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衛自以衛及

路皆足塗故云應之又呂袁氏出陳爲舜後呂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袁氏

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借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曰漢書

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璽者以授井中孫堅北討董卓董卓

領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汲井得漢漢

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集經先遂拘堅妻奪之興平漢

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衛大曾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漢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閭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

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

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顯奕代又曰克昌

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衛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

帝曰言若上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呂土地之廣士人之眾

本當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

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

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曰幼小矜於疆臣異

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天下雖未

被其恩威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爽之美幸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

忠守節呂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曰悅主

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僧駁

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衛不納

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

爲是沈潛曰仲乃衛所僭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

孫志衛傳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又呂九江太

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召竊號告呂布并爲

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過字孟卓東平人少弓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還正義責之紹既怨遂且問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還操不聽然還心不自安也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太祖責紹曰孟卓吾親友也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宮因說還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還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東征集解通鑑胡注謂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還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漢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

後漢書七十五

士

問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還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還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虜及術兄集解卓殺虜及術兄其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向京兆人同郡卓休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向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父臨兗州向依袁術術遣還以術所害也集解劉效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惠棟曰案魏志注亦作郡志兗州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史治山陽昌邑所云之郡謂之山陽郡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日於還還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已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呂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略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

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悲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已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卽沛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沛郡志云古偃陽國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爲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其餐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支謂胡也卽今之戟旁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戰會然後各罷

後漢書七十五

士

術遣韓曄曰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葉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雞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稱善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嫁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吏人叛亡鄰國謀將與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集解惠棟曰一說勸布絕婚執曄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

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自相付令陰合部眾曰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所折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鷹飽則飛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術怒布殺韓曄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還奉與術卒台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也素音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蘇秦曰蘇秦欺秦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樓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還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扶改拔

後漢書七十五

主

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已軍資與之還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襲許布時幣已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襲許布時幣已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

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與戰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自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集解惠棟曰英急於術告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圍之壘沂泗引灌其城三月集解通鑑考異范書布傳云灌其城三月魏志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反殺布共止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曰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巨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

後漢書七十五

古

乃與諸將集解惠棟曰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回里呂布所守之白門樓魏武禽陳宮於此策解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多之門二字據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先謙曰官本上字有也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諸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言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慮不過於布今日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師乎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見其耳集解通鑑胡注曰音火反不可也洪邁曰回爲不可以切歸稱也周壽昌曰案英雄記云王必進曰布勸虜也其眾近

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操謂陳宮曰公臺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文意當作竟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
宮言曰至於此若見從末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呂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願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呂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饒覆

虛受堂

五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五按補

劉焉傳字君郎柳從辰曰蜀志同華江夏竟陵人也案文也字可去

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綿竹縣屬蜀

龍撫納離叛案龍字誤行各本皆未去此敘焉事與龍官本存作行無涉兼係蜀志原文固無龍字也務存寬惠

與蜀志文同

殺州中豪彊十餘人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王威柳從辰曰云巴郡太守王威

發疽背卒發疽乃疽發誤州大吏趙遵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案

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劉表傳劉表表焉乘輿服案劉表表焉乘輿服

屯兵胸膈備表注胸音蠢胸音蠢認音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漢傳注不誤柳從辰曰胸認一作胸認說文作胸認今案前

忍下復引十三州志胸音蠢胸音蠢認音如尹反屬蜀郡傳蜀郡應改巴吳

春臺刺字當从甸矣然段玉裁據十三州志其地多胸認已極論其失至胸字明見許書五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本

音集韻乃謂胸俗字真大謬也

進攻建於江州注今渝州巴縣已詳光武紀下

而遣其將龐義等攻魯集解惠棟曰蜀志云議郎河南龐義與焉

通家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初平四年馬騰自郿與焉通謀襲

河南龐義以通家將義諸子入蜀亦見蜀志今案蜀志裴注

引英雄記義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厚德義是義所

將以入蜀者不徒範範諸子矣

志文作將焉諸孫自爲勝之

故曰義爲巴郡太守案巴郡志作巴西後先主定

兄瑁平寇將軍案蜀志此下有

云瑁狂疾物故

兄瑁平寇將軍

云瑁狂疾物故

兄瑁平寇將軍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注先主稱尊號官本注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注涪城故城今綿州城武紀下詳光

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案蜀志乃松合注曰此大事也不言

卒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璋遣張裔奉使

備遷璋於公安注公安今荊州縣今荊州府公歸其財寶注留駐

秭歸官本注

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錢大昭曰秭歸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意

麻道成元施延命道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題字意

張氏此碑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徵經十二卷蓋諸

類合史氏所載

卷七十五按補

民夷信向注故號五斗米師也官本注競共事之官本注又使自

隱有小過者官本注

至陽平注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官本注

封圓中侯御從辰曰魏志同華注圓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已詳公

責術傳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末反遠遺其將會稽周斯奪堅豫州

案遠字可自為一讀不必加劉說周

羣豎不吾從官本注

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錢大昭曰劉備下關本有與術

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官本三作參案魏志本參分天下有其二

寫脫誤耳若范氏刪節

則有桓文之霸注王肅注家語曰言若邱陵之漸遂遲案此注接

為說應在上昔周室陵遲句下荀子有坐注陵遲言邱陵之勢

天子播越注不穀震蕩播越官本注言失所居官本注上下有茲

遂果借號侯康曰魏志述志令袁術借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

誘殺其王案龍敬王義曾孫

雷張勳橋樊於新陽注鄭元注云至亦謂之新陽口原本注新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瀾山注瀾縣之山也瀾今壽州霍山縣也

瀾音潛已詳李憲傳案瀾縣志即作瀾瀾江縣而瀾傳及

言也瀾有天神山即霍山漢時以

呂布傳原屯河內集解劉放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今案

而私與傳婢情通柳從辰曰傳婢魏志袁紀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與此互異案范志史於董卓以下至呂布九列傳本依

謂未盡袁紹之前已謂張楊楊謀之乃諸紹紹謀之復歸楊術

過張遼遼深相結因楊部曲不相容乃仍受紹之招耳楊亦惟

術果先當相厚何為至與書始領其功而書又

絕不復道前日之雅耶此必當從陳志者也

昔金元休南至封邱注第五文休正官本不誤私使諷之術亦

不敢強也官本注諷之無屈意四字故文義不相屬

恐術報布成婚官本注作婚與魏志合

卿爲座上客官本座作坐同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曰至於此案與略言宮爲布畫策布每平昔所言論耳至謀使布自以步勢出屯於外布嘗自將千餘騎出戰而敗矣其言豈可用乎

卷七十五按補

四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後漢書七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本紀云上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及豫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於市一家爲錢保五人沒入爲官奴婢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瑯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集解曰東觀記云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有黃門鼓車前名都王國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集解曰東觀記云又進寶劍買兼百金詔曰馬駕鼓車書韓延壽傳云駕鼓車歌車孟康云如今郊駕時車上鼓次也王幼學云鼓車載鼓之車也肉簿中有記里鼓車 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籙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弓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勅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呂諤言單辭轉易守長集解蘇輿曰此諸言猶浮言也晉語風聽謠言於市規不受民氓之謠言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故朱浮數上諫書恒帝時令三公諸言奏事則又以謠言爲公論故朱浮數上諫書帝性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曰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帝性蓋未盡焉自章和曰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

及潁川四長謂前漢為常望長韓韶為廣長陳寔為太並呂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寔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

也斯皆可曰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曰

輩前世趙張張頌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

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曰為循吏篇云

衛胤字子產潁川人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集解惠棟曰經籍

言以類相從胤字子產隨師無糧常備呂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

年辟六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還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風下車修庠序之教

設婚姻之禮期年開邦俗從化先是含淮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

地也含淮故城在今廣州含淮縣東漢陽今廣州縣也曲江即州縣

也後漢書七十六

德縣東曲江今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

每一吏出搖及數家百姓苦之風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

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惠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

同之平民又奏陽縣出鐵石續漢志未開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

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風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處所

增入五百餘案解惠棟曰王伯厚云鐵有官自秦始理郵民

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案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云久留闕者太光武欲召

為少府會風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風到即引見賜食於前敕

里號之曰一馬兩車又注一馬兩車子河也案解惠棟曰注允字子河也

引東觀記作何又注一馬兩車案解惠棟曰注允字子河也

說文有尺進之音乃自後漢而轉其聲先謙曰今東觀記仍作河

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

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

春溫或臘清建武中桂陽太守蔡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

時陳壽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召延為大司馬屬

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道

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道

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賴稱多

士案解惠棟曰後漢書七十六

呂師友之禮據吏貧者輒分奉祿已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呂

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養饒之後漢書吳有龍丘萇

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

運華萇之隱處有一穴如窟窟中有石牀可寢處秦末望如

湯沈書云萇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末以耕稼為業先謙曰

太末今衢州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

府三公謂大司徒司空也

空也並葬時官見前者也據史白請召之案解惠棟曰謝沈書

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

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倘錄於都縣也延辭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日郡中賢士大夫

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集解思棟曰東觀

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

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曰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

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羅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

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集解思棟曰華陽書云又略越之

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

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呂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引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

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

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徵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侯成卒慎何也音初平帝時漢中錫先爲

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已禮義化聲侔於延仲等也集解思棟曰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已病稍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

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集解通鑑考異案高峻小史作忠臣

應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緡郡之大姓

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緡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緡

少子向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

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集解周壽昌曰案劉祐傳故

息言氣結塞不致出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

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

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

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

校學自據吏子孫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

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召爲河

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郡人也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

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

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

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闕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

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

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

闕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

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莽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集解

日案水經注景即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

景鳩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

年陽武令張汎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

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

入清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

內而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自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

盛緣隄壘殖而瓠子河決向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

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

皆在河中竟豫百姓怨數目爲縣官恒與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

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曰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

帝善之又曰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所作

河渠書太史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遺景與王吳

修渠築隄自蔡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

破砥磧磧或曰原陂底磧注底致也磧功也言破高所致功之處

曰此與禹貢底磧無涉上云鑿山阜則或云山名者亦非蘇轍

碩說文磧水石者三倉云磧水中沙堆也砥磧說文作底柔石

水門令更相潤注兩淮口逆流而上曰無復磧漏之患景雖簡省

役費然猶曰百億計先謙曰官本無注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

略偏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調者秋子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

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集解惠棟曰注王延代應劭漢官儀

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堤詔曰東都決河流漂二州延世為

隄防立塞改爲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

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先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

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

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繅錢舊河堤謁者居陵縣建初七年遷徐

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

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曰宮廟

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乃作金

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

姓不知牛耕致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所起芍

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景乃驅率吏民

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

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

官初景已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

孫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不宅祭忌葬送宅之法若

集解惠棟曰家若圖墓書宅若圖堪六日相之屬與金匱文志堪

宅測之類先謙曰官本鳥作鳥堪六日相之屬與金匱文志堪

許慎云堪天道也與地道也日相謂曰辰王相之法也集解惠棟

曰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日相即十有四

歲之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於作為考證云為字十有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秦彭字伯平集解惠棟曰東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

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

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承平七

年曰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漢志城門候一

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

上頭而東頭第一門也案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騎都尉都尉耿秉北

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曰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曰定六

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時

勞有違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四誠定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

擇民能率服者為鄉三老選鄉常曰八月致酒肉曰勸勉之吏有

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集解先謙曰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培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十頃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踰路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

制詔書曰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

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

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悺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漢子稚子廣漢鄴人也鄴縣故城在今父順安定太守漢少

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鄴縣故城在今父順安定太守漢少

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制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
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已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
渙呂簡賢選能主簿鄧顯拾遺補關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
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方略討擊
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其有放牛者輒云呂屬稚子終無侵犯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姓喜百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史繩正部郡也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
令集解惠棟曰袁宏記云渙爲洛陽令治政強扶百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由盡
情詐壓塞羣疑又能言論數發擿姦伏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或藏滿渠或伏璧下漢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又盜賊不遠走
賣美飯家乞貸不得輒破罵之至急漢聞知事責便讓吏解道
京師稱歎呂爲渙有神算後漢書七十六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
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歎致奠文曰祭禮也渙喪
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祭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
洛爲卒司所鈔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民思其德爲立祠
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王君本自益州廣漢人少行
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遠近
身苦節廉仁恕勤化有能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
作苦節廉仁恕勤化有能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
文當作祀惠棟曰注官學官當作祀惠棟曰注官學官當作祀
承父母教命不道凶民前書尹賞傳云經簿少年惡子歸曰惡子
人篇署里端示戒也周書尹賞傳云經簿少年惡子歸曰惡子
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達祀必殺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
必薦絃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之吏國家所召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
天子詔賜其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宣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
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
金百石以扶風翁歸廉平無正早天不遂厥職其賜翁歸子黃
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曰黃金百
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
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之性屈
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
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
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呂渙子石爲郎中百勸
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
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鄧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
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感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集解惠棟曰華
子誦鄭人也與同郡蔡子弓共學冬則侍視春行受業與張霸李
邵張皓陳璋爲友其師司徒魯恭顯與王湛子同見察孝於太守
光祿大夫侍中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
永和年中自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集解惠棟
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惠杜預注云
注迷遠也選與通通賢惠士奇曰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
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爲吏無會稽陽羨人也
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
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
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足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夫昆
弟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足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夫昆
而同時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其割財產爲三

鷓鴣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鷓鴣之志邪君者誅之如鷓鴣之逐鳥雀鷓鴣曰鷓鴣不若鷓鴣

漢謝遺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漢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漢謝遺得元不治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

心獨望之云云漢謝遺得元不治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目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卒景行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

郡符融有高名與賈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

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曰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傳曰子當有過乎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覽學

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曰疾辭雖在宴居宴居也論語必曰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白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神也集解惠棟曰案不其令董則董與童通蓋姓董也集解及漢魏字源亦皆以董為董也汪

文臺曰御覽九百二十二事類賦注十九謝承書作董仲類聚九十九作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父仲玉遺世凶荒傾家

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

善事者皆賜酒肴之禮呂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恢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雞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汪文臺曰御覽事類賦注謝承書云赤雀乳

桑上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口民皆為虎所

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

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官歸

後舉茂才不就卒于家集解惠棟曰案范氏所載循吏多未備豐字聖達為容陵太守為政無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暴揚有奇謀

不決一斷於口豐字聖達為容陵太守為政無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暴揚有奇謀經書云陳留百里金鄉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芝草生又謝

承書云陳留百里金鄉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芝草生又謝得雨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兩口不降嵩路到二縣入界即

毀壞不復改易謝承書云陳留百里金鄉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芝草生又謝又王阜詳西南夷傳註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沈豐為

太守史有陰謀長為徐州刺史又云有三黃龍見於府中類聚九十八謝承書云百里金鄉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芝草生又謝

引作白嵩字季山百說白又說里字也書鈔三十八引謝承書云百里金鄉景山為徐州刺史境內無盜芝草生又謝

贊曰政畏張急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急衡衡者非干里之理善享尊老者若享小鮮也推忠已及眾疾自獨推忠已及眾疾自獨

自獨一夫得情千室鳴弦比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謝承書曰承書論衡書之意曰

評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始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名其任情無例自不可中乙博覽不不及之整理未必悅也故實天下之奇作已

中合者往往不減退秦篇當此方班氏所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曰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始無

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俗人為寒其大略耳諸細意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六技補

循吏列傳改王莽之繁密注一家竊錄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官

入五奴婢沒入注作保五人益莽託周官以五家為保犯者沒
全家保五家各生一人也食貨志亦載莽法私鑄作泉布者與
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死者愈眾
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縣吏送長安鍾官舂死者者五
六七尹翁歸傳盜賊發其比伍中鍾注比謂左右相次者也十
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是志之言伍與言保同十六七注引作十
官本
注誤

任延傳拜會稽都尉侯康曰東觀記作會稽都尉富從之會

前漢志會稽郡錢唐郡都尉治所同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
稽西都尉治所同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都尉治所
縣此傳下文載龍邱長隱居太末乘輿詣府門是更始時西
已徙治太末藝文類聚六引續漢書云為南部都尉非也南部
卒邊要郡駐兵多則分兩三部前書地理志率詳注其治所會
尉也光武中與省諸郡都尉治同浦南部都尉治則本無東部都
尉也

卷七十六技補

既省復置宜也故幸最為西部都尉仍見獨行傳金石錄亦有
永平八年所造會稽都尉都尉治所同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
此後漢書宜之制非必沿於前漢也桓靈之世紛紛增置迄獻
帝時孫策據會稽以蔣欽為西部都尉以韓晏為南部都尉重
章之部都尉均見吳志又後漢吳郡都尉曹操所出張紘為會
稽東都尉程普為吳郡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並當以程普為吳郡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會稽西南兩郡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東部臨海郡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就後漢之末可考者而言此郡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所疑也乃李宗謂圖經謂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治錢唐為西部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安以治東侯官此郡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不當已名都尉如武帝元鼎時已立東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無官此其失時已就治立東侯官職志會稽郡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未志
尉治所其誤新莽改郡都尉為大尉更始復漢官時在搶
孫延郎其誤新莽改郡都尉為大尉更始復漢官時在搶
孫延郎其誤新莽改郡都尉為大尉更始復漢官時在搶
傷不分自太末按得云宋之東陽郡即漢之太末縣乎且傳言

延於龍邱長遷功曹奉調修書記致醫

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注封於延陵有也字

隱居太末注東觀記云錢大昭曰東觀當作東陽晉志太末屬東

至太末屬東陽晉志太末屬東陽晉志太末屬東

願得先死備錄先原誤光錢按據南監

又遣立校官官本遺

王景傳樂浪郡人也注縣名今關李鼎洛云

閔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官本吏作史是錢大昭曰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錢大昭曰河汴當作汴河明帝紀注引此傳

帝詔書亦言汴汴分汴復

明年夏渠成胡昭明曰景修渠渠隄自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

日渠成始修汴汴分汴復

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汴復

置河隄員吏官本吏作史是錢大昭曰

應劭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秩二千石薄恤志惠反引後

照也世作代章懷太子

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孫叔敖

錢按據本亦作孫叔敖

王侯傳廣漢郡人也注鄭縣故城在今梓州鄭縣西南也今潼川

南

又能目諸數發掘姦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至或伏賢下

東觀記云至或伏賢下

即語也今東觀記作費乃轉寫之誤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市官本或作市案市道

漢喪西歸沈銘葬曰漢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有石闕高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關

十三字見諸

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侯康曰宋書樂志集解周壽昌曰且示敬也案禮言薦其時上食字原可詳集解周壽昌曰且示敬也

脫上字也若民間每食必薦又每薦必弦歌無有遠近朝夕僕僕於廟豈有此理且立祠安陽亭西者洛陽之民也因持米感

永和和中曰劇令勃海任峻補之注永和平注劇縣名屬北海郡官

注末有也字劇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峻勃海人柳從

今地已詳張步傳本亦作條

許荆傳字少張注常單步荷檐上下官本注檐作擔案橋本通作擔

也注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

孟嘗傳甘澤時見注解見霍謂傳也官本無注

且南海多珠官本殊作珍

左右爲之容耳注前書鄉陽曰官本注陽下有傳字

年七十卒于家柳從辰曰一統志當墓在今上虞縣東南

第五訪傳補新都令注新都縣屬蜀郡案新蜀前續志均屬廣漢郡注誤

今益州新都縣東今成都府新縣治

拜護羌校尉柳從辰曰袁紀作拜護羌烏桓校尉

劉矩傳不與州郡交通官本州作諸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至號爲賢相集解王補曰至矩寵不得

立傳矣案矩與瓊同輔政朱穆稱爲良輔龍濟約省素謝書自傳循吏而乃舉史記申屠嘉傳未爲丞相備員者爲比謂矩寵且不得立傳若忘黃瓊爲相雖功名損於居郡時無礙其爲循吏者

尤可異也

劉龍傳字榮祖官本榮祖作祖榮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字祖榮案錢校據闕本及吳志劉懿傳注並作祖榮則此作

榮祖自係誤倒

將聞少子封牟平侯錢大昭曰

寵少受業官本業上有父字案吳志注引續漢書亦云受父業

除東平陵令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已詳靈紀

欲息亭舍至不可得也錢大昭曰也當從吳志注作止

以老病卒於家柳從辰曰一統志龍墓在今甯海州北十里養馬島即地形志之牟平也

仇覽傳陳留考城人也注續漢志考城故蕃今地詳史

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懂官本注懂作懂瑗傳按補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已詳劉

理善亭鮮官本文注亭皆作烹古今字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注博瞻可不及之案據宋書南史可不均作不可

卷七十六按補

四

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

同因救強項令出謝承書曰敕令諸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

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謝承書曰李田云強項二賜錢三

十萬宣悉召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

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

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敕車一

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與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曰宣嘗為二

千石賜艾綬葬曰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

事二十五字亦有無

者家茂自有傳也

樊雉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引事拘於新野集解思棟

云坐文書雉為市吏餽餌一篇首領篇曰餽餌也帝德之不忘

仍賜膳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箇餌得都尉何如雉頓首

辭謝集解思棟曰東觀記云雉頓首曰小臣家恩及至郡誅討大

姓馬適匡等俗本匡上有王字蓋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

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理集解先謙曰官本視事十餘年

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集

日軹今懷慶府濟源縣故城也注河南應作河內刊為之誤先謙

源縣南十五里申不害韓非之法也雉為天水太守政嚴

猛好申韓法官與故太守喪會於廳亭堂吏移喪進廳雉於正

堂問西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

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曰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

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

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集解思棟曰願之推云江南書本穴皆

誤作穴學士循迷而不寤大虎豹穴居事之較著所以班超云不

寤虎穴安得虎子費天水縣也集解大穴期必死忿

甯當論其六七乎悲棟曰府一作賊

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

宗追思雉在天水時政能為後人莫之反詔賜家錢百萬子融

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

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

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時趙魏豪右往

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集解

日所在為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指鳥羽以

善樂大為五利善樂大為五利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有頃手劍斬綱伏

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

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

海安巨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與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

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集解

劉攽曰案文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

之重不宜去郡也

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巨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

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曰狀上帝

悉召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召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

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召長不肖使牧黎

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集解收考

姦賊無出獄者召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

條教辭案猶今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

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

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縣廉潔無資常樂擊目自給案解劉放

築所成當作案解為垣牆壘為坑壘也先諫曰官本考證引楊慎

丹鉛錄云放本南人不知上壘也字林磚未燒曰壘壘於刑土

為方曰壘今之土壘以木為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錢大昕云說

文整領過也洪氏錄載有永初官壘文云眉州人掘武陽故城時

或得之傳云築壘者以壘築案解而櫛之復曰為邸再遷召陵

城垣也劉貢父被為壘非是案解志每郡有五乃晨取死人斷

侯相廷掾憚行嚴明欲損其威案解縣志每郡有五乃晨取死人斷

手足立寺門躬問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相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恐誰載入城者知也門者對唯有廷

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問碎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

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

莫敢欺者微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疆曰對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賈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

吏望風旨爭曰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賈

篤從官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崔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

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曰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議

問道劍戟士集解通鑑胡注知載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案解

也省市役反集解通鑑胡注貫之為是則收之為非王補曰章帝

斥責德何異指鹿為馬而不能加罪紆之意為意在振主威張國

典既貫出詔獄旋奏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案解

免賈氏所以橫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案解

後漢書七十七

五

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璜猶向在朝病疾之乃

上疏曰臣聞戚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事君

也案解按夏陽侯璜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謗舍外

招儒徒實會姦榮輒忽天成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

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出矣而燭

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還

坐左轉騎都尉案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永元五年郡國三雨雷大

刻深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案解今越本出孤微案解惠棟曰謝

後漢書七十七

六

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

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集解先謙曰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官本賊作盜

呂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

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

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收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

再遷潁川太守集解劉敞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

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

里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

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集解惠棟曰春秋崇尚復

故球以此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開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也後漢書七十七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集解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舉

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龍府舉高第集解十五續漢書云球為幽州從

事部分邊塞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

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還平原相出教

曰相前位高唐志瑞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

鉤之警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曰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

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

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顗集解

日考異云案顗先和元條奏長吏苛虐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

苦徵諸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

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

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集解猶言微末也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為篆盈簡入體書有鳥篆而位升郎中

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

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是呂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永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已宣明聖化集解惠棟曰漢法名臣有德諡者圖形東觀也願罷鴻都之選已消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

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

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滄子

登袁赦封爵集解注姓諸封夏封父之後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

朱禹齊盛等集解何焯校本考證曰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

滅族太尉段熲詔附倭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頌等送洛陽獄

王甫之姦虐發之也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曰楚毒假借老父集解

曰通鑑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球曰若

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益從姦紀較本書為完足

罪惡無狀若汝死不滅責集解惠棟曰死有責乃欲求假借耶集解

曰官本求作球王補曰此句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

反汝主乎集解錢大昕曰案陽球誅王甫輩雖快人意然球本中

萌所云事吾父子如奴奴非誅也傳曰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

無職者可以戮人聞本史上有奉字集解先謙曰官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頌亦自殺

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

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曰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郎官從事曰且先

去大滑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屈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膝

不敢陳設說文曰絨束也孔安京師畏震云權門惶怖莫不雀

目且步而京師肅然注文臺曰文選魏都賦時順帝虞貴人葬百

官會喪還集解惠棟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

曹節見陳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注楚辭九章云孤子嗟而投淚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

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召九江

徵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召聘毒虐帝

乃徒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集解通鑑胡注諸陵皆在司隸故司隸出謁陵節敕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

橫蒙鷹犬之任集解通鑑胡注謂司隸主捕盜非猶鷹犬也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

落狐狸集解王肅曰袁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竭

泉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

拜其冬司徒劾郤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郤等

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潁陽人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

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

事能斷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

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

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

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注曰夏月腐爛則已繩連其骨周

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

可勝數郡中惴恐集解通鑑吉曰案時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白邪

於洛陽獄集解通鑑吉曰案時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白邪

傳未不足

此六人後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蒙其寵處而盡之犯宮者

代也偷苟且也本上下相蒙

義不足自相洽化導不能

深之吏召暴理姦倚疾邪

者蓋有間也皆召收悍精

斷斯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臣斷斯特孔安

故嚴君崇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

年鳳凰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

比郡為守懷當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

出此蝗豈鳳凰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蝗到縣有

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己咎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

袁安未嘗鞠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體嚴而猶惡自禁人

不欺犯何者為威威既用而苟免之行興類法也音仁信道孚

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字大苟免者威隙則

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問由一邦曰言天下則

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言即一邦之治而推之治天下之大其刑

可以類求矣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

禮云失道而後德又云失義而後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曰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

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用仁德化人知恩則人慢故須以猛故為暴虐也末暴雖

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故為暴虐也末暴雖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勝崇本或略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

暴為政化之末跡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向為略也案劉牧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應受堂

士

後漢書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七按補

酷吏列傳故乃積骸滿弄注乃部戶曹掾吏傳從辰曰注據吏前書吏乃史之講

若其揣挫強執集解周壽昌曰案作揣為是揣挫也言控制其罪

以挫強執也案周謂揣挫不必改字是也然訓揣為控制與挫義不相聯屬據說文揣本一訓挫之極者擊也老

子曰揣而銳之案簡文說揣為治擊揣挫猶云擊挫耳

樊仲華傳宣見乳虎穴注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今案下作穴上

不應見或不入冀府寺注冀天水縣也地詳安紀及盧芳傳為

言冀故止不入冀府寺注冀天水縣也大昭曰冀為太守治所

李章傳拜陽平令注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今東昌府莘縣

而據營陵城注營陵縣屬北海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周紆傳無不僵仆注仆路也仆字原誤似什已正官本不誤

黃昌傳會稽餘姚人也注餘姚今越州縣也今紹興府餘姚縣治

陽球傳遷平原相柳從辰曰袁紀作甘陵相

蟬蛻泮濁注蛻蟬蛇所解皮也官本注蛇蛻蛻

奏收雨柳從辰曰袁紀載球奏云勃海之誅宋后之慶雨之罪也

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錢大昭曰甫子當作甫養子案王吉傳作王甫養子曹節傳亦但作王甫

養子不言可喻也

古者教庖官本文注庖皆作廐柳從辰曰左傳民生敦庖廐从厂為義隸寫紛亂廐或作廐廐亦作廐廐字書以其承用已久因而傳會之於廐廐各為音訓又謂可以相通本不足據也經典廐不能通廐杜注訓教廐為厚大自廐作廐為是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注犯宮者雜屏注屏原譌屏已

與夫斷守道之吏注如有一个臣官本注个作介案比郡為守

官本郡作郡

比郡為守

比郡為守

比郡為守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集解何焯曰並賢錄乘奔得竊柄故西京後漢書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天文閣者守中

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

宮每門 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

考證曰 下依朱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

本添注 十入字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

仲冬命閹尹審門閹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

虛受堂

注云於周則為內宰禮字不學解何焯曰月令召不章作故鄭詩

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也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已其體非全氣日文選注

老子曰 未始知壯之合而全作王弱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已役

養乎 關涉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詔管蘇有

功於楚晉 勃詔即寺人拔也一名勃見公羊傳曰呂邵畏偏

序曰楚晉 王有疾告諸大夫曰晉蘇犯我義違我禮與處不

安不見 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晉之於朝也集解何焯曰勃

詔當作勃 詔即寺人拔也一名勃見公羊傳曰呂邵畏偏

也 惠棟曰李善云秦史記曰勃詔為殿監曰求見又曰相如商趙

趙史記曰 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曰求見又曰相如商趙

如可使也 者唐謂及其微也則豎刁亂齊伊尹履禍宋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 相如也及其微也則豎刁亂齊伊尹履禍宋公卒易牙入

公曰 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問其無罪乃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將者張釋卿音義曰

族父族母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
史記有五宗世家先諫曰官本注無故字是漢之綱紀大亂矣若
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
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曰十
數其茅分虎謂中官子弟下云子弟孫程傳永建元年遣十九侯
就國此南面臣人謂中官子弟下云子弟孫程傳永建元年遣十九侯
支附過半於州國乃指中官子弟耳府署第館茶列於都鄙如基
之布列史記于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絃霧毅之積盈
初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刺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嬌媛御馬杜預注曰妃嬌貴者婦
子日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
綈繡狗馬被綺繡綴厚繒也皆剝割萌黎日萌與誤通鼓瑟者
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燕子

後漢書七十八

呂自街達前書曰史遷漢書曰刑章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竊政之事不可單書日官本可作敢所已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制賊緣雖忠貞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
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器怨協羣英之執力
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而己凝留不斷集解先謙曰官至於殄敗
猛朱寓之屬見實武傳而己凝留不斷集解先謙曰官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興行交夷無餘然已暴易亂亦何云及書
日黃行天罰左傳曰艾夷蕞崇之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桓帝
也魏武因之遂遷邕邕即國之守器日論帝位也尚書曰密王
棟日古者滅國則徙其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信乎其然矣謂
通官也言漢家初竊用官其後終為官官
所滅左傳楚屈蕩日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集解通鑑胡注心幾

爵中有城府者為有心事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
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寶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
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
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呂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多受少集解惠棟曰左傳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中官用權自眾
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反說文曰
南郡縣屬南陽郡也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
元初元年卒養子閭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
威曾孫石警為關內侯集解王補曰案劉知幾史通元嘉元年詔
功臣孫程郭舉及鄭眾蔡倫等傳今
鄭眾與孫均列宦者唯郭眾不載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曰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
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

後漢書七十八

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
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已竹簡其用練帛者謂之為紙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王隱
云紙字從系蔡倫作紙從巾又云倫到揭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
義是其聲雖同系巾則殊不得言古紙為今帛案此則漢書舊本
紙作帛也洪頤煊曰西漢傳建初元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皮通俗文方架日紙皆尚是絲紙練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迺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已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未陽縣北有
一石日云是倫香紙日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注引湘州記未陽縣
北黃門蔡倫宅則倫桂陽人惠棟曰盛宏之荆州記云蔡倫
倫始自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元初元年
鄧太后曰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
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曰經傳之文多不正定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夏史集解惠棟曰孫卿云夏姓左傳鄭大夫夏齊鄭穆公之子子夏之後請東觀

各營校漢家法集解劉放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

書校其上下得誤知妄加一漢字惠棟曰劉向別錄云營校一人請

為營校其上下得誤知妄加一漢字惠棟曰劉向別錄云營校一人請

監典其事倫初受寶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朱貴人及太后崩安

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過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國除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曹孫

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

飾集解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案劉知幾

史通云崔實曹壽與議郎延篤維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順

及鄭眾蔡倫等傳又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

聖常共謂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集解官本

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考證曰何

倅校本德後漢書七十八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閭雍鄉

侯又小黃門江京曰諫詔進初迎帝於邸曰功封都鄉侯食邑各

三百戶閭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

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

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

通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

病篤程謂濟陰王謂者長興渠曰志王國諺者比四百石其下有

惠棟曰案傳云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不得如胡說也

王國竝附同於程集解通鑑胡注附同者

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

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語誣太子

於此先誣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語誣太子

官本鍾作鐘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集解通

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

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集解先誣曰順程與王康共就斬京

安達召李閭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閭曰今當

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閭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召下從華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

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集解通鑑胡注憂迫不知所為小

黃門樊登勸顯發兵召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

榮屯朔平門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朔平門北

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閭者五千戶

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

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集解通鑑胡注

德門程傳召諸尚書集解通鑑胡注傳

閭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達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集解

胡注呼集解通鑑胡注

引劍擊景墮車左右已戰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

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與故車

騎將軍閭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

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席通解劍閣外持燈入章臺門已閉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室詔書錄功臣宜秋名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室自問當相送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侯邑千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奔晉食采於苗田而氏焉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許諸黃門天子與我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告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已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郎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湖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時平原郡屬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又注諸黃門令白告通鑑胡注黃門令主省中諸臣者故詣之自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集解惠棟曰廣宗屬鉅鹿郡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

後漢書七十八

為襄信侯楊佺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集解錢大昕陳子為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竟反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集解汪文臺曰廣宗三十餘引籍漢書云十九人帝各賜金銅指環李剛曰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視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訪諸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從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宜城侯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志懣懣也音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集解惠棟曰程到宜城怨恨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志懣刻其為印封還印綬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

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劉放集解先謙曰官本郎上增中字引劉說中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也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曰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官官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著乎令集解王補曰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佺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

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集解考異云案梁冀傳騰賈騰孟者乃張達等非黃龍等也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得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集解通鑑胡注來長秋長趙熹丞長賀藥長夏珍集解通鑑胡注長秋長益即大長皆已無過獲罪建

後漢書七十八

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建卒後追封為汝陰東鄉侯也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集解通鑑胡注退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勳士類集解先謙曰官本勳作加昔衛鞅因景監已見有識知其不終變人景監非所目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安與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召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集解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元年七月已

漢典制有恩澤之封輔歷世守省恪恭位者建立之際處乎左右
常伯之職同錄協意曰亮天工任者鄭眾蔡倫行事科比其封輔
爲某吉成侯孫咸云州姓左傳有晉大夫州綽
洪顯煊曰葉吉成者南陽葉縣之吉成乎
侯騰爲費亭侯葉解惠棟曰案費騰碑陰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
案續漢志注曰爲湖陸費亭縣也帝王世紀云沛郡鄆縣有費亭又
曰梁水經注引騰墓碑題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費
君之碑則騰亦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閔三十餘年奉事
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
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葉解杭世駿曰案日知錄云蔡
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諱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
云趙字衍王鳴盛曰據三國志魏武紀校衍趙字惠棟曰續漢
書亦衍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嵩於斜谷間搜
趙字得其書上奏太守并引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
之過遂寢嵩奏騰不爲纖介常稱嵩爲能吏時人嗟美之葉解王
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誤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多美詞曰三
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
記元文彌轉離後漢書七十八
見或魏代人潤飾也騰卒養子嵩嗣葉解惠棟曰續漢
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適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
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適
與少子疾避亂琅邪葉解官本考證曰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卓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葉解惠棟曰孫
卓與丙左伯河南平陰人反又音箱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起
之後璜爲中常侍伯衡爲小黃門史葉解通鑑胡注小初梁冀兩妹
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忿多所鴆毒上下鉗
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懷不平恐
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葉解惠棟曰漢習春秋云
帝獨呼衡至北戶如廁也胡注左右謂宦官

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集解大昕曰此與蘇不章傳之李嵩同時又同姓名不能得

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集解大昕曰案郡國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曰下邳縣屬東海凡縣名先書者爲郡所治則下邳縣乃王國

除超傳載徐宣爲下邳令黃浮爲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一年國

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汝南黃浮爲東海相集解惠棟曰汝南先

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會爲縣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

令史奉公憂民日功除昌慮長漢陽令同歲子爲子孫孫餘補尚書

能教也遂竟治之治有告言宣者浮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政清明號曰神君有告言宣者浮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擇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

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瑣於是訴怒於帝

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偏天下民不堪命

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瑣卒贈贈錢布賜

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桓帝因日蝕

京師整清因奏愆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

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愆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威罪微

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瑣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

租稅覽亦上嫌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

衢覽珪大怒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

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

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果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達於旅舍閱

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

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家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

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曰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下破人

居室發掘墳墓處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錄請誅之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集解惠棟曰儉既殺覽

所遮截不得上也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

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有司舉奏覽專

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曰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曰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瑁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集解通鑑

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

共矯詔曰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

故瑁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瑁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

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

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廖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多殺黨人集解通鑑考異曰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已詳詩云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猛

宗正見桓彬傳逐捕十日一會猛言諱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猛

主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曰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猛

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頌曰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曰為言適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懼謀反誅之曰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

後漢書七十八

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

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

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初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

忠集解通鑑曰審姓春秋時有審為朱瑀等罪惡所感適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

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

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踰省闕撞音直反集解惠棟同執奪璽經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問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

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集解通鑑胡注九列九卿三司三公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皮剝小民甚於狼虎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水曰作魚釣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

食於上地震於下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曰雄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近者神祇

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誅戮詩魯頌曰在泮獻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

後漢書七十八

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集解通鑑胡注忍謂含忍也隱忍也昔秦信趙高曰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遶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曰為開使守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曰不用宮之奇子家駒曰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曰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恃天子大夫恃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今曰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已咎天怒與

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已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

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曰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

人清忠奉公集解王補曰宦官良善者止東漢靈帝時例封宦者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召重天

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

侯節等宦官祐薄集解周壽昌曰家祐薄之祿恐應品卑人賤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如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殺裂之

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

受茅土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

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

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事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

陛下惑其項才項小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

必加榮擢集解王臺曰文選王資信紀總論注謝承書云強疏

陰陽乖刺稼穡荒蔬鄭玄注周禮云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

封事已行集解通鑑胡注封事詔封爵之事也言之無逮所已冒死于觸陳愚忠者

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絲女數千餘人衣食

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

賦發繁數召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

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

不見恤悲愁怨嘆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已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

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呂

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認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

滇之館集解惠棟曰案別部司馬張超集靈帝河間舊縣碑超上

道丹階紫房金鬱鬱律時樹中天之雙閣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閣

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

樂鹿鳴薦觴視祝致告福祿來將不保萬國南山無疆楚辭曰國則

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九重營度之

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遠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

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

相接丹青素望郭璞注山海經曰聖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

奢麗過禮放效莫肯矯佛佛正也佛辰也音扶拂反集解周

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穀梁傳曰

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卽反古通用穀梁傳曰

財盡則怨力盡則戢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索相衛轅客也執

并誅乃亡後漢書七十八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旋屬也音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傲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

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

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告犯諫

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召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集解通鑑胡注蓋引論語迷邦之

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

其領不肯爲用論大臣自念王不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

下回受誹謗集解先謙曰致邑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

忠臣哉今羣臣皆曰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

邕從

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也集解惠棟曰豈集尚書詰狀自陳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臣爲戒謹

盡忠者乎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

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

臣失望宜徵邑更授任反頌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已弭矣帝知

其忠而不能時帝多積私憾集解惠棟曰李善案字林云積憾也與畜同許六切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貢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

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繕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應聚太僕之馬集解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貢少無爲使吏

用巧私門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集解惠棟

致富也王補曰袁紀此下有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

能也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揀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尙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

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曰記過則不當學也

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鏡觀面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曰

正髮眉身失道則無已知迷惑玼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

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通鑑胡注料音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

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憚等遂共搆強云與

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

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

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悼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

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

焉時宦者濟陰丁蘭集解惠棟曰蘭濟陰句陽人與太傅胡廣爲婦者也下邳徐衍集解惠

宏紀南陽郭耽汝陽李巡集解譙大昕曰巡官中黃門即注南經籍

志云黃門李巡注爾雅三北海趙祐等集解惠棟曰袁五人稱

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曰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曰合其私文者逋白帝與

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

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

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云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

門忠曰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集解

校本中改內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

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

交通貨賂威刑誼赫集解先謙曰官本刑作形扶風人孟佗佗音資產饒贍與

呂佗爲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顯是時讓忠

及夏憚郭勝孫璋畢嵐集解曰孫璋字伯顯栗嵩長安富室有栗氏力質切段珪高

望張恭韓惺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

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郡中中山張鈞集解曰袁宏紀作中郎將鈞作均上書曰竊惟張角所召能興兵作亂萬人所目

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

幸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

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曰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曰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並出家財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

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

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

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請

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

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適止明年南宮災集解曰續漢志云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惠棟

庚戌樂城殿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讓忠等說帝

令赦天下田畝稅十錢曰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集解曰大昕曰狄道非郡名當云隴西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

阿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

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

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音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

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諸

平議定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

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集解曰續漢書云直字叔異新除

呂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愴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呂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

今禍敗之戒即吾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遣萬金堂於

西園引司農金錢繕帛初積其中切滿又遷河間集解曰先謙曰官

作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數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

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

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

侯臺永安宮也集解通鑑胡注據續漢志宦官恐其望見居處適

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後漢有高士尙子平先謙曰中大人見鄧

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曰

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後漢書七十八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集解惠棟曰張

下辟之蓋因此曰詔帝也衡集注云鉤盾

令官主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

武闕蒼龍東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

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

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集解惠棟曰爾雅云學施

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有兩轆服虔通俗文云水碓翻車施

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已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

四道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

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呂忠爲車騎將軍

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曰

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

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祧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呂嬖色取禍

妹結般呂如已周呂褒似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放曰正

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錢大昕云三世當爲三代章懷注范史

凡世字皆改爲代呂遜唐諱宋呂後校書者復改嬴氏呂奢虐致

災秦始皇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閣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

之久矣商略至於毀起臣夫其略略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先謙

曰官本形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閭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

鑒其敵卽事易呂取信加漸染朝事顯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

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

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帝不舉人也或借

譽貞良先時薦譽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眞邪竝行情貌相越忠而情實詐邪故能回惑昏幼迷替觀聽

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

之問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也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武謀

誅宦者反爲斯忠賢所已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

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

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遠況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

寺人之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向書曰臣無作

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終

後漢書七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八校補

宦者列傳聞者守中門之禁注鄭元注云官本注寺人掌女宮之

戒注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官本注官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注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柳

辰曰今新序作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注引異案然而有得焉

案得文苑傳注引我死之後傳注亦引我作我案毛本文苑

同文選注引作德我死之後傳注亦引我作我案毛本文苑

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至史記以勃鞞爲履貂也案何氏以貂

可作勃刁明傳文有誤惠氏據李善說史記以勃鞞爲履貂則

勃鞞可作履鞞可作履貂傳文非有誤然何按文選亦據今本史

記係作履鞞非作履貂已將李注貂上二字改鞞字則仍不謂

鞞可作貂也抑不思范書作勃貂文選亦作勃貂則鞞非誤文

義無取則貂非誤文又欲通觀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鞞引之於

履鞞曰可知唐本史記實作履鞞則貂非誤矣

則豎刁亂齊注刁卽貂也音彫官本注無貂宋注而聘告公

曰至乃亨伊戾注聘原爲聘亨原譌享均

下令不出房闈之問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各本皆未正

若夫高冠長劍注又曰撫長劍兮玉珥今原譌金據楚辭

土木被緹繡注土木衣綺繡官本注土木衣今漢書東方朔傳則

作土木衣綺繡官本注土木衣今漢書東方朔傳則

然目暴易亂亦何云及注不知其非官本注末

鄭眾傳封爲鄉侯注鄭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鄉鄉

皆誤則集解洪亮吉曰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柳從辰曰

訂之東陽乃隋縣名非漢所有

蔡倫傳封爲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柳從辰

縣侯也柳謂龍下亭一名龍亭以北魏名縣為龍亭證之其說
可信然在漢世仍是亭名非縣名倫所封亦仍亭侯非縣侯章
懷乃以龍亭實為大誤

飲藥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倫墓在今洋縣東三十里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

安帝初年柳從辰曰初年上應補親政二

孫程傳於是遂定案當時使非有馬詩格殺樊登歸營屯守郭銀

與外庭為謀以帝為孤注也史著事所由定明功不在諸閣

彭愷為西平昌侯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錢大

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而西平昌三字雜入後集安國注中通鑑

胡注遂直認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乃知其誤已久今案前志

千乘郡班注但云高帝置與西平昌無涉且縣不可以為郡續

志注中此三字明係誤衍蓋本上平原縣名也惟平原本止九

城兼數西平昌則為十城是九字亦後人誤改矣

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注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官本注

字陳子為下雋侯注下雋縣長沙郡案注縣下

而分程半案文程下卷七十八按補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侯康曰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

曹騰傳字季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中興

次子叔興騰字季興案此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類聚九十四

字元偉萌節形所引合魏志注引續漢書則云騰父名節

於斜谷間錢大昭曰魏志裴注引續

單超傳案此傳實五侯合傳傳目恆懷不平官本懷

金銀翳施於大馬柳從辰曰前書東方朔傳狗馬被

辜較百姓柳從辰曰孝經蓋天子之幸也疏云蓋者辜較之辭辜

鄭列傳索隱云辜較亦作酷推即後張讓傳

所謂辜推財利是也惠用其音知亦主其說

曹節傳其本魏郡人錢大昭曰其

長樂謁者騰是等案字書有騰

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案皆都

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案邑下蓋脫至字此并前六百戶合為三

不止七千千戶也否則下文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

呂強傳再遷中常侍官本侍

節等宦官祐薄官本薄

西園引司農之藏官本藏作藏案上文私藏下文亦作

張讓傳案亦張讓十分雇官本文注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注高臺榭則下畔之官本注

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作於謹案御覽九十二

帝雖由河間入承大統然天

子無外言還固不如言於也

又鑄天祿蝦蟇注見

三代呂嬖色取禍注夏呂妹嬀官本注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案如單超承旨誅梁冀張讓安罪已諒之

良質對不舉人為說王甫侯寬及使向但止帝登高皆是法以

似於飾巧亂實未合

亦豈一朝一夕哉注由辯之不早辯也官本注辯作辨

蓋作亦初言履霜而堅冰至者官本注

蓋言慎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匪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汪

王先謙集解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受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迹林藪自是莫不
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
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召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
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集解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
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
三家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遷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遷豆千戚
之容備之於列豆千戚也什謂之還木謂之服方領習矩步者
支反集解惠棟曰委它即委蛇也它音徒河反元
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中元
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注曰天子朝
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集解何焯曰漢承秦
故郊祀皆服玄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許與服冠先謙曰官
本傳衣日月文日月星辰也乘與備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
作博衣日月文日月星辰也乘與備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駕車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則公卿奉引大駕車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車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車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已坐明
堂而朝羣后登靈臺望雲物見明紀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養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
闔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曰節觀
門也四門繞也集解惠棟曰鄭氏詩箋云辟雍者養水外故云節觀
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云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曰
故得園門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已
觀之也

受其業集解劉放曰案文此受當作授周壽昌曰案搜選高能選
字與下受古文向書云云相同非
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集解惠棟曰樊準傳云匈奴遣濟濟乎洋
伊秩營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漢書七十九上
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通
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
章紀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
虎通
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召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
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解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
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
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
於大司成者遠近聞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容則布席席間通丈
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集解惠棟曰事見樊準傳
朋友相視忠敬學舍頗微鞠爲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
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莢豎

後漢書七十九上

二

至於新刊其下順帝感崔寔之言更修舊字說文曰舊學也
與後同集解錢大
昕曰案說文無此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
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集解惠棟曰學處決疑要
注云漢初治博士而無弟
子後治弟子十五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
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云順帝時學生二千人
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太初本考證云監本
宋本俱作太初王會汾云接質帝無太
初年號明是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
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曰此爲常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
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呂浮華相尚儒者之
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
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旨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
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呂相參檢
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案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
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

學門外凡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史卒視之學記
駱陽相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
文象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葉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自此呂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
民授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制
散本制作刻是官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篇為帷蓋小通制為曆表
勝也音徒恆反說文曰勝實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及王允所收而
云希囊也今鹽官三斛為一希希居倦反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莫不泯盡焉集解王補曰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
十車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燭觀經燼盡作灰燼所有餘
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見御覽六百十九引應劭風俗
通東京學者猥眾難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曰為儒林
篇其自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
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師也後漢書七十九上

之資也故宜標名為證者適著之云
四日師資宜標名為證者適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
警東海孟喜項邪梁丘賀前書賀字子卿喜由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贛壽前書贛字長翁別為京氏學又有
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楨為費氏學前書楨字平仲本古
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承為高氏學
毋將姓也
母蕭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梁
孝王之弟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劉昆字伯章容儀甚偉時有
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三年解容臺振說者曰古者有容禮
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
謂無職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容和容徐生善
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諸魯學之子孫相傳曰為家
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振

非荷馬者及其蔽也樂辟雍而退之禮少而侯高相而安世
容辭合其節似小而不大行人曰之同邦國親諸侯之儀不創
不夕孟僖所病未能者不可曰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子
有德必有容容其容人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也遠矣
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集解惠棟曰前書施氏名德諸琴雅
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列傳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雅
光居前風伯達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
欲七略云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曰自禁也雅
琴中有少宮清角諸聲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曰鳴音疾曰
清許慎淮南子注云清角絃急其聲清也王充云白雪與清角同
曲而異名清
角木音也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養射常備列
典儀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曰射菟菟詩小雅瓠葉詩序
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曰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
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言嘗之有菟斯言嘗之有菟斯言
禮禮之廢故引曰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菟之詩而為節也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歌菟菟之詩曰為節也

家詩有異同也後漢書七十九上

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
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郡國志河南建武五年
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
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
太守先是崤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
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
日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集解惠棟曰論衡異左右皆笑其質謝詡曰此
迺長者之言也順命書諸策迺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呂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已
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傳
儒林傳作軼字君久傳

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注又音吐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

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

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

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鮒陽鴻字孟孫鮒

陽名鴻也鮒音胡反其字從角或作鮒從魚亦曰孟氏易教

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

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

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集解惠棟曰華陽

徵何宗境皆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

名士至卿佐後漢書七十九上五

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

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我取與時州牧劉焉表薦之惠棟

而無爭逐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微君云州牧劉焉表薦之惠棟

之元寶宜處蜀越之輔已消非常之咎元經之禮所宜招命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集解惠棟

孟氏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鑿鑿楊子行集解惠棟曰

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集解惠棟曰

號曰說經鑿鑿楊子行論難條條祁聖元稱音希集解惠棟曰

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適肉祖呂簡貫耳集解惠棟曰

太常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

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

肯去旋頭又曰戟又政傷胃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

乞楊生師乞讀曰氣集解惠棟曰梁穀傳云乞重辭也即尺一出

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為於義時帝塔

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礪

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極疾不為起政入戶

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武稱疾見政對

武徑上牀坐武帳語言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自報殊寵

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勅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

右皆大驚曰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

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曰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

郎謝病去復歸縣後徙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若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錄於

官子鮒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後漢書七十九上六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印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日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庸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庸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

少一在字一外字世世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

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善諤之節而有狂瞽

之言不能自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

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

曰父言聞於君君適召還伯玉而貴之蕭子退之徒竄於正堂

成禮而倫生苟活誠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道禁錮拜憑虎賁中
後去郎將呂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
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呂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孫期字仲彥集解惠棟曰經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自奉養焉遠人從其學
者皆執經壘畔呂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
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
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呂授楊政集解
昭曰范升傳云呂梁上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泰山陽太守呂
羌俱修梁上易此傳亦云楊政從升受梁上易則此云孟氏易誤
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

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集解先謙曰官本考
孟氏二字上疑當有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集解惠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
陽生字伯和集解先謙曰官本字上多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
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集解王鳴盛曰
世相傳近人遂有自上世字屬上讀爲歐陽生子爲尚書歐陽氏
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爲世世相傳世非名爲尚書歐陽氏
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
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集解
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
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徐堅云伏生爲尚書傳四十
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名石經皆其本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文尚書授都尉姓都尉名孔安國曰今文讀之則已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益尚書多於是矣馬融云選十六篇紀無師說謂齊與
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周禮諸咸有一德典寶伊訓
成旅獎命朝授膠東庸諱爲尚書古文文學未得立

歐陽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和帝永元七年
稱千乘人集解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始置樂安國歆卒於光武之世當
臣追書惠棟曰歐陽氏諸云歐陽歆字子敬生三子曰容曰遠曰
與同受業於伏生容爲博士生子巨生遠生高生仲仁
仲仁生地餘地餘生政政生欽欽生陽陽生漢氏曰欽爲和伯八世
孫今諸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陽生者已其經師謂自歐陽生
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

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爲博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其先和
世皆爲博士集解欽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
也與傳異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還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
南縣西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
政稱異迹集解惠棟曰東觀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欽在郡教授

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諸生守闕爲欽求哀者千餘人集解惠棟曰王幼至有自髡剔者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爲刑人狀曰示必獲罪也大人曰兒小
兒曰歸盡及身毛曰則高獲傳云獲冠冠帶鐵鎖諸關請欽
平原禮震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曰公
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
精都尉禮父伯後遷東萊太守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
儒宗八世博士而臣臧咎當伏重辜欽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
之後承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表師資之益乞
殺身已代欽命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通賜棺木贈印綬賻三千匹子復嗣後卒集解先謙曰
是無子國除濟陰賈曹字伯山從欽受尚書門徒三千人集解
遺記云曹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呂來文家
訛落者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曹家連

遺記云曹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呂來文家
訛落者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曹家連

車繼輒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留師祠及亂世家位

至諫議大夫子祖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

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新長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翔

本授作受是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

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也特辟拜

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武中嘗拜少府詔曰少府大

儒不失法度其見優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

句集解何焯曰不足自名家故云俗號為牟氏也蘇輿曰時業

長章句者皆謂之俗學蓋曰備試策及教授皇室之用孔僂傳子

而孔大夫是謂李彥守其家業連策子長彥頗隨時為今學復徵為

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案東觀漢記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

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

故之義高堂隆答曰問之先師物無也魏臺訪問物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

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

帝召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

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儒集解惠棟曰馴潁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

左氏傳召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

得失朝廷嘉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

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集解惠棟曰陸德明案漢記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

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策解惠棟曰伏生洪範五行傳云維

洪範六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御帝用不參神則下是知不參而神之怒若六用參見若共

下園則上暨且聞且聲無已相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集解劉放通安漢李殿學云聞猶暗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集解劉放
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後人集解劉放十一
不曉爲謂多相亂也先謙曰爲謂古字通集解劉放除郎中還諫
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
也集解何焯曰周總傳云自總曾祖父揚至杜預注左傳已供過客而不受其

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
拜爲守丞防呂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巳年師事徐州刺史

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集解阮文臺曰文選

公表注引謝承書云周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集解惠棟曰連魯國魯人也自安國曰下世傳古文

尙書毛詩集解李良弼曰案此毛字亦疑衍曾祖父子建集解惠
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曾祖父子建集解惠

後漢書七十九上
生子云子建生子仁子仁子豐子豐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
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衰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
從此辭遂歸終於家信與崔篆孫嗣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

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引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
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刎而死

解劉放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惠棟曰王
愨云章懷太子諱非誤也唐避虎字諱改作龍前書人表虎臣

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日然晉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
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晉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
斯人雖詩書所稱何引加茲也後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帝末
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僖曰書傳若
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及舟車官賣鹽鐵也

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儼和之曰集解劉放無儼言儼音仕鑒反案儼與
曲禮云長者不及無儼言鄭氏云儼猶暫也非類類與與言
而郁難錯其說故云儼和案袁宏紀作遜和也先謙曰官本注仕

作大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嘲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朝僖
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嘲詣吏受訊集解通鑑胡注受僖

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帝政之美惡顯在漢
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

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
言誅於人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天下之人所具臣等獨何議

有過天下所具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天下之人所具臣等獨何議
刺裁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後改儼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已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
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同視易慮已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

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言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
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

君之惡曰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東縛管仲曰與齊桓公公親迎
高位田狩舉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錦戎士陳餼是已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
宗廟不潔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

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難處難
處則其言訥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遁欲已十世之武帝遠

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
敘使後世論者擅曰陛下有所方比豈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

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
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召太牢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案史記建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

日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集解何焯曰案前古余時惟謂武安
得經新莽之亂向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誇語也先漢曰
官本注大會孔氏男子二十曰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倍因
自陳謝榮解惠棟曰連義子云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成才非幹
陶臺令史何值車駕東巡先聖廟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
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道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
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
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曰家林簠
之崔駰所作易林也集解惠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蓋辭乎僖曰
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
棟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
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廢疾不瘳
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彥並十餘歲彥年十有二季彥年十歲肅
興後漢書七十九上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
所不忍遂留華陰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
若曰死有知也祖猶有鄭宗族父獨長彥好章句學李彥守其家
留此不己刺乎吾已定矣遂還其車長彥好章句學李彥守其家
業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長彥頗時為今學李彥守其家業兼
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
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連謂曰圖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
之於公羊鄭元之於三禮是也武信國諸侯四海之內皆為內
學向詩文實數不之於時門徒數百人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
章懷太子云其弟諱密故博內門徒數百人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
氏好經兄弟諱密故博內門徒數百人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
末者有姓名不諱孔氏那得成士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
斗安帝詔有道德之士極陳謏言遇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
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竊盛陛下宜修
聖德慮此二者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永和二年案續志永和二
年有孔季彥封安帝語亦在延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
光元年則連義所載為說也

果解惠棟曰連義子云下邳長孫子遷為相
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憂遂止於家三年年四十七終
於家集解惠棟曰連義子云年四十七終於家
子後孔均為襄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追諡孔子為
襄成宣尼文此少一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
均子志為襄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追諡孔子為
均子志為襄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追諡孔子為
儒改亦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襄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未校出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襄成侯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碑立等奏稱襄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陰有襄成侯孔建武三年
國志無襄成侯國則襄成之封當是存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襄成
亭侯或國侯成字壽宗因誤為徙封曰為襄成亭侯初建武初
侯孔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
年六十五年集解惠棟曰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
徙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集解惠棟曰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
孔氏諸云唯為孔曜卒子完嗣集解惠棟曰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
子十九世孫也曜卒子完嗣集解惠棟曰建武初徙封也建武初徙封也

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
後魏封二十七葉孫美為崇聖侯帝封二十三葉孫美為崇聖侯
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封
為崇聖侯侯明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封鄒國公隋煬
帝改封為崇聖侯侯明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封鄒國公
今見存集解惠棟曰魏修孔子廟碑云黃初元年命孔子廿一世
孫議郎孔羨為崇聖侯魏修孔子廟碑云黃初元年命孔子廿一世
章太守惠撫生從事中郎諱懿生宋崇聖侯侯鮮生後魏崇聖大
大承周壽昌曰考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
戶封崇聖侯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封崇聖侯天保元年
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襲封崇聖侯天保元
恭聖始知其名為長孫也集解惠棟曰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集解惠棟曰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
書傳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
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曰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
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和中郡禮請三府並
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集解惠棟曰案

薦明經名士楊倫五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
人各從家拜博士也

聲聞太后后其專任去職集解先謙曰官本任作提是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

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

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

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

振表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已垢臭改

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已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騶

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

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

者曰弭謗謗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召

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曰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

倫探知密事集解惠棟曰周禮邦之鄭眾注云對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向書事韓演坐從兄季朝刺探向書

是也徵曰求直坐不敬結鬼新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詔書曰

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

商已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

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已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勿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疆於三軍論語

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日出自幽

寵呂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遂徵也音捐

諸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已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

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通述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

侯尚書東海王夏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

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集解惠棟曰林所傳林漆書即孔壁中書也

世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

虛受堂

去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書七十九上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上按補

儒林列傳上朋友相親意散官本友作徒

牧兒堯監官本登誤

小乃制為藤囊注勝亦勝也注勝原譌勝已正官本不誤

桂丹傳時中山鮎陽鳩注字或作鮎從魚者音胡佳反案胡佳反同佳或作

承平中為少府柳從辰曰承融傳載承平十一年代

任安傳州牧劉焉表薦之侯康曰秦必當奏記劉焉薦安其辭亦極推崇見蜀志宏傳蓋焉因是又薦于

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侯康曰東觀記楊正為京兆功曹惟帳設祭尹車過帳買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功曹都望亦合其剛正之氣與本傳所載又相類疑即同為京

歐陽歆傳字正思官本正誤王

為長社宰注長社今許州縣也已詳

封被陽侯注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更封夜侯注夜今來州掖縣案掖屬東萊郡前續志均不作夜今萊州府掖縣治

平原禮震注謝承書曰至左遷淮陽王殿長原本及官本均在後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練三千匹子復嗣案據此則敏臧罪必不

濟陰曹曾柳從辰曰一統志敏墓在今德平縣西北

張馴傳光和七年案即中平元年也是年十二月

尹敏傳雖意不罪官本意而亦自此沈滯

學之

自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稱也注嘗為寡人為之官本注

孔傳傳因讀吳王夫差時事注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官本注成

天下所具也錢大昭曰具宜作見案據通鑑已作具則字非有誤

命儒者講論錢大昭曰論語記孔子之言孔氏所同復習命儒者講

使校書東觀柳從辰曰袁紀云傳以才學為郎校書東觀上言圖

拜臨晉令地詳楊

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

后土登龍門案肅紀元和四年七月改元章和

遺令即葬柳從辰曰一統志傳墓在

楊倫傳咸服其誅官本服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集解惠棟曰徐堅云荀卿授魯國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高詡字季同平原般人也般音卜滿反集解先謙曰曾祖父嘉呂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

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

詡曰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曰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

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

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

大司農在朝曰方正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詡以文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集解惠棟曰孫少爲

諸生受業長安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受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

爲右師其後因官爲氏漢有中郎右師諱

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

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適歸鄉里

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太守黃

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郡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破

也杖之二十讜遂遣子師之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集解云安

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焉周氏疏不詳何人裴松之以爲周生烈案舉孝廉除郎中建武

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

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曰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

疑輒遺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曰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

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曰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呂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

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集解惠棟曰漢南記云賜劍袂衣服時會京師諸

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雜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集解

曰前書何奴傳云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歆與五威將軍咸率

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還入塞莽遂悉封黯等曰

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爲後恭性

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

三年曰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

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

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曰爲榮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適省減淨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曰病

乞骸骨詔賜千石奉曰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

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爵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金一石者持一石下金一石乃持一石下

本館刊行

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鳳
補曰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也仁自百年未五十不
應舊科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議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北宮
令一人秩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
六百石
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緡錢及帝崩時諸馬貴
盛各爭欲入宮集解先謙曰欲入北宮謂后也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
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諧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加令今益
州什
郡縣也音十方集解先謙曰寬惠為政勸課採史弟子悉令就學其
有通明經術者願之右署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
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著不法仁經
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閭中令卒於官

後漢書七十九下

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責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集解何焯
而所從皆杜撫必一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集解惠棟曰會稽
事而傳者互異耳
力盡以其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雖卒業迺歸集解
道授之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雖卒業迺歸集解
先謙曰雖卒業迺歸官本作撫卒乃歸是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
道卒於家雖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
一卷以應言詩猶詩緯之汎歷也沈清曰改淵為泉避唐集解
諱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皆五字書名或疑為二書非集解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曰為長於論衡集解惠棟曰二人皆會稽
虞翻對王符曰有道山陰趙應微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學
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也歸與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
曰據此知謂蔡邕以論衡枕中書誤也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
誦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學有道博士徵
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少與河南

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通為其訓集解惠棟曰經
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
之旨於今傳於世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
又加潤益九經古義云六經與論云漢氏文字未引詩序者推
總黃初四年有曹公遠君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
聲服說同棟案左傳哀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之臣戎車四出田
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
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李尤稱刻銘云擊壺失職刺詩
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耶
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
古學大興光武召為議郎集解惠棟曰書斷宏作漢舊儀四篇召

後漢書七十九下

仲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集解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僞毛
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鄭玄作毛詩箋箋為也應成毛義也張
經李長以箋為致政亦得鄭玄作毛詩箋箋為也應成毛義也張
日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
北海相玄是鄭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陸集解李良表曰案高堂陸乃三傳時
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云秦氏李季世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
有魯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名未詳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
蕭奮已授同郡后蒼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
七字遂若蕭奮授后蒼集解惠棟曰鄭元六
矣范史率略多此類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集解
近君聖字公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集解惠棟曰鄭元六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集解惠棟曰鄭元六
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及周官經六篇集解惠棟曰六藝論云
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後得孔子
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書載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各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當時壁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既得而復失之也
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彥遂撰漢禮事在襄傳

董鈞字文伯健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昭集解惠棟

卿表無元始中舉明經遷廉儀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

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

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口議及月令

郊于洛陽四方中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北在洛陽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悉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繼叔孫

通教授門生百餘人復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

後漢書七十九下

與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集解惠棟

康成周官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夫鄭少讀名與及子

大司農仲卿名眾故議郎鄭玄仲卿之子文章伯南郡太守馬季

長皆作周官解詁元初觀二君子之文章顧省南郡太守馬季

所發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通雖宛然如合符後折斯可謂難

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

詁諸說遂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經猶識皇祖大經周

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算且約用玄本習小戴禮

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玄本習小戴禮

後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集解惠棟曰鄭注儀禮

別錄大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錢大昕曰此小戴禮謂儀禮

十七篇下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鄭注儀禮兼取古今

文今文者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鄭注儀禮兼取古今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

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云

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

若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

孟弟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陸豐劉向王彥集解惠棟曰鄭玄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畦孟畦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

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羊安樂字

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集解惠棟曰

左邱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集解惠棟曰

抄入入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集解惠棟曰

錄云張蒼傳洛陽賈誼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集解惠棟曰

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賈公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集解惠棟曰

服虔服虔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陳案彭汪字仲博許淑惠卿集解惠棟曰

序錄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鄉人也東鄉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

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

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

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

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

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澤少修高節建武末東觀記

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目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自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尙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召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召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十四年考異云案未至周澤行司徒清澤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召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

後漢書七十九下 九

詭譎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昌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一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賜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殺狗字復脫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集解惠

棟曰慎子云未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等投鉤者所以德得策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苟了云探以爲公也稍遷太子少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字清靜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自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集解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常與鄭康成龔周禮見鄭志當是字之後也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集解惠棟曰江徵陳留志云少習春秋於子然丁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相光武叔父趙王問良之子諡曰節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召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集解惠棟曰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本傳望與丁鴻楊賜相和成封賞遠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并載也而范史闕如成封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亦無傳

後漢書七十九下 十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曰爲榮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集解惠棟曰奉字季鴻官至潁川太守亦見張霸傳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集解惠棟曰本誤嚴氏從諸本改兼通數家法集解惠棟曰兼嚴氏氏諸家也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選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召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瑁那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曉矣道達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役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

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
資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案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資氏學蓋
曰前書儒林傳云堂谿惠授泰山其都與莞路又事顏安樂故
顏氏復有莞氏之學案周禮吳氏注云請如吳氏春秋之吳
吳氏春秋即莞氏也傳宣氏當作吳氏字之誤也劉氏謂前後
敘說無資氏未之改耳元兼通數家法其氏當在數家之內也光
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幽州平縣案少習公羊春秋

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

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

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

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

也音之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集解

曰徐彥云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育建
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下云以公羊難逵即是也建

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

五經於白虎觀育言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

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

末有見馬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案解惠棟曰東

後傳四子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案解惠棟曰東

問書事育對曰由是見重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案解

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休未諳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

緯及遠年古諺悉代因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

口不亡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

能說呂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適作春秋公羊解

話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曰今本不作何休此義不單思

出子己此言為允也案解錢大昕曰案陳蕃事敗在建寧元年九月

不問門十有七年是歲歲在戊申而休卒於光和五年壬戌成虎尾

僅十有五載而晚年又應公府之辟案應公府之辟應公府之辟
杜門大約不過十年耳光初二年以上孫長和言令黨人禁制
小功以下皆除之傳所謂黨禁解者當在此時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大赦天下黨人則休已先卒矣惠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案解惠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又曰春秋駁漢事六百條條妙得公羊本意案解惠棟曰徐彥云

卷休善思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旨難二傳作公羊墨

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左氏音言發梁廢疾案解惠棟曰徐彥云

四卷之前拾遺記云卷發梁廢疾三卷徐彥云休作墨守等皆在

注傳之傳拾遺記云卷發梁廢疾三卷徐彥云休作墨守等皆在

及鄭康成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而往而索禁解又辟

司徒掾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過拜議郎度陳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案解惠棟曰徐彥云

五十

服虔字子慎案解惠棟曰徐彥云初名重又名祇

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自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

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案解惠棟曰徐彥云

劉義慶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虔子慎遇宿客

舍先未相識服虔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

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悉

以所注與君遂為服虔氏注據案服虔氏所注係十五年遇歸妹之

文十二年與君之臨皆以互體說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稱為不謬矣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六十條案解惠棟曰徐彥云舉孝廉稍遷書敘例云虔自向書

侍郎高平令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誌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顧容案解惠棟曰徐彥云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

云子嚴雖淺 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
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係左氏疑滯數十事曰問該皆爲通解
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
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乃從前陽步涉諸詳從後問難諸要今
微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稱又悉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
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引類至忘疲食也集解劉放曰注微
拜博士下添餘字又今左氏問七十二事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又微
拜博士下添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稱下添微字惠棟曰五業五
經也漢書班固傳云讀五經博士爲公車司馬令曰父母老託
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
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
夫時前稱說詩書若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光武中興吳耿佐
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
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後漢書七十九下

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通謙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
釋服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尙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尙父時維
飛龍翰飛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洧洧也爲王師電翰
因破珍始有樂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繫所以盛弓言今
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留史之淑性
曾參兼商偃之文學子夏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則字是博通羣載
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瞻匹若遇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聚骨節專車吳使
於會稽山陽風氏後至再殺仲尼仲尼何者魯大仲尼曰禹陳望臣
而魯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集陳庭史記曰有華集於陳庭而
有思陳潛公使白儀使各以方來遠矣此諸憤之矢也昔武王
克商通九夷白儀使各以方來遠矣此諸憤之矢也昔武王
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晉傳曰鄭子產聘于
晉克陳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晉傳曰鄭子產聘于
晉克陳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晉傳曰鄭子產聘于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
城祀者釋職人或不年長矣無子而注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日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與疑年使之年日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記問諸朝師曠曰晉叔仲伯會師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一也史記問諸朝師曠曰晉叔仲伯會師成
是其日數也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有六句非夫治問者
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有六句非夫治問者
莫識其端也僞不疑定北閭之前北閭自稱時有太子承和御史二
于石可知不疑曰莫敢發言京兆尹僞不疑後到改從吏收縛或曰是
非不疑春秋是之僞太子何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白諸此罪人也
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王闕立數出勝常乘輿車前詠曰天久陰不
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王闕立數出勝常乘輿車前詠曰天久陰不
重儒術兩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
吏吏白覆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今該
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致
實卓然比跡前列問曰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詩韓

後漢書七十九下

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後日當更饋樂昌釣由余尅
反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樂昌釣由余尅
像弓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穆
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
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
志焉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疑由余其
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具遣戎王戎王受而
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而
臣愚臣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
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
君曰卿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
股春申君曰卿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卿以百里地楚其危
今孫卿天下賢人君所去之國其不安乎齊強故君者伊尹君尊國安
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卿曰還復爲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
經學絕倫但無器器然其言辟衡爲尊儒貴學惜失賢忠書奏詔即
徵還拜議郎昌壽終

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襄勵學者之功篤矣史記曰
下有不切矣二字不循春秋至通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義者必昭然於後世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
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
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遺漢中
經緯宏遠儒術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
明孝章通達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
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鄉里
亦見慕於風庶愚鄙汗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
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若東漢之盛者也及李和以降貴戚
擅權僭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
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
不哀至有獨冒斧鉞僇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
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
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後夷貊
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輿袁紹之徒從
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五室蕩覆蒸民塗炭大命隕絕
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屠害未嘗不以尊漢為
辭以魏武之暴戾矜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可慢風俗安可忽哉案范曄氏父子排死節
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案范曄氏父子排死節
否正直不教殺身成仁之美故本書開揚節義不遺餘力如左雄
李固陳蕃孔融諸傳推明漢祚綿絕存亡之幾有味乎其言之也
及論儒林則曰跡衰敝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蓋勵學之效且
終之曰不循春秋至通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是又垂戒來世比
於弟位而道也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剝之上九曰頤
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大易之義視此而已後者不察以謂
漢亡於黨人宋亡於道學波邪日熾始將以無禮無學趣民以
速喪亡之禍與此孟子所深懼也夫為史者鑒取覆轍以垂善治
故曰撥亂世返之正莫近於春秋陳水言曹氏久蓄無君之心加
光武明章之遺化其論正與范史相發治國聞者得此說而存之
即千秋之龜鑑於是焉在爰綴而系之儒林傳
未且附著鄧見焉先謙曰自本注無次而字
贊曰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
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疏殊會通閤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
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虛受堂

大

後漢書七十九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下按補

儒林列傳下包咸傳會稽曲阿人也注曲阿今潤州縣今鎮江府

會稽吳郡咸建武時人幸承平中其時曲阿固仍屬會稽史

太守黃憲後漢曰憲二百五十三引鍾離意別傳汝南黃議拜

引謝承書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議高其德召壽功

曹每進見壽薦達郡中書人有異行者壽輒序用其名德召郡

史號稱得人其政績必可觀而范史無述焉李壽並名不見據

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壽為青州刺史亦以風裁著者也

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侍原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

魏應傳十三年遷大鴻臚案應為大鴻臚代承宮見何奴使

任末傳蜀郡繁人也注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今成都府

景鸞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十原謂如才已

召馴傳父建武中為卷令集解洪亮吉曰注卷縣屬榮陽案晉泰

始中始分河南立榮陽郡漢時安得有榮陽案漢無榮陽郡當

河南為榮陽不始於晉洪氏三國疆域志據水經注魏正始三

年詔書割河南郡屬自鞏陽以東創建榮陽郡以李勝為郡守

信也又孫禮傳太祖時遷榮陽郡尉蓋河南郡漢末已別建都

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沈志晉地理志皆以為晉泰始元

年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郡洪為三國疆域志在後故又載前

楊仁傳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注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後為閭中令卒於官柳從辰曰仁官治中從

趙長君傳到健為資中注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今資州資

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柳從辰曰恭為博士議封諸侯

侯案據後漢書傳恭之傳封由與恭訓太子諸王侯推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侯康曰恭弟

亦知名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見御覽三百九十

八引謝承書後為司隸校尉亦見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

周澤傳奉公趙已已約身也案克剋趙古書皆通作官本趙作克

與論語

甄宇傳傳業子普柳從辰曰東觀記普傳子承

程曾傳遷海西令海西縣屬廣陵郡今

李育傳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案固奏記薦育

何休傳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注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宣此義官本

下乃上多或答曰休

謙辭受學於師十字

光和五年卒柳從辰曰一統志休墓

服虔傳作春秋左氏傳解案據傳文解下無道

謝該傳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注時前稱說詩書官本注稱

亥有二晉注併三六為身官本注六

所謂往而不反者也注故入而不能出官本注未

目鈞由余注而問內史廖官本注問戎王怪之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注將軍試召置幕府至

許慎傳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集解蘇與曰孫星衍許叔重

木主結衛議至輿案冲上表或尚未為浚長案孫引洪說浚長

其說固無可易厚菴謂冲上表時慎或尚未為浚長則尚有應

慎亦旋卒也如後病愈始除
官則史不應按書卒於家矣

至有分爭主庭官本主作王

又從而緒其聲官本從作徒注喻學者文繁碎也官本注繁作煩

莫之或從官本從作徒

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案二書在桓靈

之間無能確指當是概論如梁冀威權雖重然帝統屢絕不敢
間干宦官子弟雖橫然精議所加亦多誅滅是也注乃以皇甫
嵩卓當之無端尚非權彊且嵩與張溫論既於下文別言人
之則此語斷非指嵩鄭泰止卓尤非桓靈時事似均有未合人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注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
官本夕作久案朝夕不傾危
謂猶得保朝夕也說亦可通

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注謂曹丕卽位廢帝爲山陽公官本曹不作操不非

卷七十九下技補

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集解惠棟曰杜恕篤論云杜始出帝

杜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
當舊位臥坐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諸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集解惠棟曰第五
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
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集解惠棟曰
傳篤呂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爲知矣臣所欲言陛下

虛受堂

己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紀曰

殷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殷庚乃成周
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
之隆迺卽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
邑于今五遷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

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或據山帶
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

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官本衣錦作
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高祖諱曰官本衣錦作
衣卽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雙敬說高祖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
都境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燒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

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曰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踏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曰海乘崑崙此言跨踰遠大也書詩光燭項軍昔星者舊布新也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項都彭城泗水沂水近故曰婦太宗承流守之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服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色不黻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鉅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爲書使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校平城之警校報居冒頓單于圍高祖遂命票騎霍去病也勳任衛青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壯士如鷹之深之何

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集解惠棟曰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禮義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燒燭帳布也繫關氏單于妻燔康居灰珍奇康居國也居推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釘鹿盧鹿音離何奴有左右馳音渠阮岸獲昆彌昆彌西國也虜倣倭無倣字諸家並曰倣倣爲粟順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驅驪驢取宛馬出汗血馬鞭駛驪四都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謂四郡音決驪音踏生七

泉武威張井城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侯閭掖敦煌也井城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侯閭北建護西羌王門解嘲曰西北一侯孟康注云就煌捶驅氏焚寥狼印花捶擊也寥狼猶拳擾也東擁烏桓蹂躪猺貊貊字也音摩言云摩貊也蹂躪也南羈鈞町水劍強越越夷也水劍謂戈船也音古越也鈞町音勿挺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殺梁傳曰越人破髮郡縣越也鈞町音勿挺

曰南溟乘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前音義曰珠崖音珠若崖也此作朱耳九郡漂渠謂崖近之也
昔曰珠崖郡都郎耶去長安七千三百里音奇部尉東南兼
 有黃支楊都解嘲曰東南一尉五歲注云會稽東郡尉也前書
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郡類也
 連綴耳瑱後耳耳下垂即僊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蠻題交
詞曰雕虛也題類也集解惠棟曰梁元帝金樓子云舜臣之也王逸注楚
子云舜攝天子有綴耳瑱胸之民來獻珠璣擢天督即天竺
 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瑤珞戕觥郭義恭廣志曰瑤珞形似龜
也觥觥大龜亦瑤珞之屬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以駘越之俗父莫不袒跣猶失氣
膚伏唐賦曰虎豹豺狼失氣恐衆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
 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咸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
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四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
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而文帝立昌邑廢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於咸陽宮中寢廟山陵
而文帝立昌邑廢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於咸陽宮中寢廟山陵
 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
弓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邠大王居霸王所曰衍功戰士
鄭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曰衍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禹貢所載厭田惟上沃野千里
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憤憤探南山帶曰徑謂號曰陸海
 生萬類憤憤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樓栴植柘蔬果成實賦憤
潤飲水泉攬概說文曰於潑海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
時曰陶遂也爾雅曰遂生也葉覽何答厭土之膏飲價一金
期曰廣雅釋文陶遂也猶言飲飲向榮厭土之膏飲價一金
曰王慙云漢費鳳碑云祖業賈田飲值一金案漢金一斤爲錢十
千是知漢田每畝十田田相如鑿銀株株也廣雅曰鑿推也音類
哀反碑着云鑿推也謂以火耕流種功獲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
種遷去林木之株葉也

立號高邑舉旗四座舉拔皆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

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統帳之旅如虎如

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吳漢耿弇等也統帳之旅如虎如

蜩詩闕如蜩如蜩注云虎之怒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如

之攸何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刺蛇莫之方斯向書今文泰誓篇曰

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大呼山東

響動流沙要龍淵皆鑄音龍淵謂建之於晉也吳越春秋有

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狐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狐並

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孤主司兵兵象象也南禽公孫北背強

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迴廓平帝宇濟燕人於塗炭成兆庶之聲

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臺臺也易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廖廖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者是以石而主

上方曰邊垂為憂念後漢書八上安謂遠人也案篇此賦每取子

而遣思靡州也遺猶方勞勞聖思呂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

衽錄鐫之君結音魯前書尉佗椎結衽左衽如今兵士椎頭

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鐵管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銅音

牛于反穿曰鐫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

狄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

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意曰為獲無用

之虞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潤左傳曰

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壽昌曰案莊子田子方篇

楚王與凡若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始合應是本此章存與易全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

謂之有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順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

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遠然答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

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識守之

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節德施守之以不

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故存不忘亡

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浮滑與篤後仕郡文

學操目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

曰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

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反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

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詩篇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讀七

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策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

武即明世論十子碩豪俠目貨殖閭

王陸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曰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能文章所

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陸集二卷

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案胡廣漢官解詰序云故新汲令王文

及四夷博物條條多所發明而不傳不載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

孝亦曰文章顯莽曰為國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字孝

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洪亮吉曰案文選注言係兩

殊誤惠棟曰孝王莽時字孝山者與嘉祥時字孝山者非李注為一

武中興頌明帝時已云前此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自思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武紀建武六年初

之遷蓋在此年前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屬

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誥曰宣明君子少習家業著

賦頌讀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教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易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月之過逾邁行言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仁義之道然非陳力

之所能在茲弱冠所庶立禮記年二十弱冠言已在於赫我

及也後漢書八十上

祖顯於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衡平也言依倚之以

傳說曰爾尚明保子問阿衡專美有商故曰武丁與商伊宗皇

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易曰思皇多士皇美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載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

也漢之中葉俊父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

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而用其緒也謂傳也言漢代序殷高

義陽侯傳喜論議止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星為孔鄉侯傳商

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殺白言其

祖必有專指必不歷引海內諸傳以修諸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

殺不同鄉里注何所據而引之耶伊余小子穢陋塵遠懼我世烈

自茲目擊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而不以濯此言

也誰能昭闇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誅我誅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武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

築解錢大昕曰案契闊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太子誤記爾毛

傳云契闊勤苦也契與勤闊與苦聲俱相近近改勤為辛意同而

鄭遠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

美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猷不能測紀農夫不怠

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一也疾害也言

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衡則罔所極則不如此終極也二志庫成肆

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溺於音勞於我心兼聽則溺於音勞於我心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解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

言其速也少有行適屢稅胡能有迄行適之入履稅駕停止何能

也密勿朝夕事同始卒也卒終也言朝夕履稅駕止始如一也穀

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微曰為顯宗求賢不篤士多

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華公

僕聞君子當世而光遠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歷高今

公之術意亦有所發後漢書八十上

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微之性理結道德之綱與豈欲聞之乎公

楊萬機雖不敏因顯開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

農之妙也照度夏之典墳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達義

第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惺然而興曰至乎主得

聖道大基允厥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潛久藏不悟諸論斯

語仰子法度王補曰七微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曰穀為蘭

臺令史書曰武仲以能文遷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

校書殺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額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請願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大德也顯宗頌表有云

天統物濟南兆民見聚十二凡百七十六字又顯宗頌表有云

有云蕩蕩川流既圖日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由是文雅顯

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殺為軍司馬待曰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賈復請殺為主記室

卷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運珠凡二十八篇集解應林曰解集志云梁傳殺集五

黃晉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

度幾人稱其至才年十二才學熟諳聞而在之署門下

五官貧無奴僕香粥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
袴而親極溫味暑卽扇牀枕寒卽以身溫席

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

休業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

在賜殿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也千乘王所戴冠也帝會中山

不攷親後召詣安福教言故事拜尚書郎敕陳得入賞賚增加（集）

後漢書八十一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已

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輕學行能無可

其金銀作力五分人作力十分令說之子也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間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醫思代官臣香小酌少爲師生典郡從此固非所堪
總歸尊雅

驚惶不知所裁臣忝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

乞餘恩留備冗官賜百軒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日畢臣香蟻蟻

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尙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

萬是復遂官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勸物務愛公如家第貳
觀記云香勸力愛公畏慎周十二年東平清河奏獻言卿仲達棟曰東

等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卿姓趙相虞卿之後所逮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

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 銜君曰是罪重老幼幸未覺怖人

貴疾病存問屬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讀者識其過倖延

光元年遷魏郡太守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數悉出所設

之曰不祭雖求福則門無所容也

仕者不耕策解惠棟曰農夫食九人下土福上農夫兩居以代耕也

補見田者不費之令始於永平也仁如食福之人不與自如等不
伐冰解見西恩弓試人果令耕重持彼永平飢西分奉緣致所得

後漢書八十一
十一

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

黃香碑文有薛修刻日月題銘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

著耳業史謂香巖在房陵縣東者是也月表則房妻晉令月王集
盤王補曰香有九宮賦詳古文苑藝文類聚七子與自南傳

劉殺北海傲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殺

少。有文。魏稱元初。元年上。涉。德。并。志。論。十二篇。時。劉。琨。琚。琰。耿。弇。馬。融。共。上。書。罪。其。美。文。帝。各。一。易。後。三。篇。羊。義。耶。

季尤字伯仁廣漢犍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揚旌之風召東觀受詔作威帝召作東觀撰弃德陽諸

第五則銘之所亡拜廟臺令史昭遷安帝時馬諫議大夫受詔與

914

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興事見笑林性慷慨

恭敬思燕婦道也周興三母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
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屬太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雍德之行

號曰文母思婦太姜太姬旦夕勤勞以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
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訓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以待罪於承恩使其傳母通言土曰姜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
德也故請請子之罪王乃勤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公好淫樂衛姬
於政早朝晏罷辛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公好淫樂衛姬
不聽鄭音皆輔主曰禮扶君曰仁達才進善曰義濟身爰賢末葉漸
已頹虧賈魚不致九御差池易曰賈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後而下十五夕以下皆
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夕以下皆
九而御則女御八夕一十夕一十四夕一十八夕一十九夕一十九
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一十四夕一十八夕一十九夕一十九夕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難之晨尙書曰牝雞無
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離代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問舊
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竝后匹嫡左傳曰幸伯諗周桓
圯刺至親言其亂政也圯毀也圯毀也圯毀也圯毀也圯毀也圯毀也
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靈儀行父又通於靈儀儀之見左傳
也

番爲司徒詩小雅也番南王之后親繁也幽王淫色不荷傳負乘
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都于向皇甫南王后之親繁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撫謂詩人刺番
向也也以向爲皇父食采也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撫謂詩人刺番
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暴辛感婦拒諫白狐暴虐也紂字受德
后親繁是以其德不大也紂辛感婦拒諫白狐暴虐也紂字受德
曰暴辛感婦謂感則已也紂智足以拒諫蛇其名幸以其暴虐受德
祖伊諫紂紂不從白狐謂紂爲獨夫也白蛇其名幸以其暴虐受德
梅伯謂鬼侯之類也此常作蠅音芳福反不辜謂紂諸父是殺予子
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父也紂殺之尚書
曰紂刻剝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首衣赴火而死武王
左傳曰紂魁黜紂預注云非但就色母后尤然不相率日禮
而就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
後號號言初雖恃權致而家國底絕宗廟燒燬未始喪也始施
笑後號號言初雖恃權致而家國底絕宗廟燒燬未始喪也始施
氏女笑於色薄於德女子行夫夫心榮晉置未始於於於於於於
上聽用其言皆流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嬪嬪嬪嬪

周幽王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
爲犬戎所殺也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嬪
出幽於其後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王吳姓死何愛之生子何乃廢
主父問之成兒因趙主父宮宮人後出者或曰以章故趙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宮宮人後出者或曰以章故趙主父即解
父欲出不得探探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中史記曰威姬
人豕呂宗呂敗解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石以巫蠱廢霍欲鳩
子身適羅廢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特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忠生
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龍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口不常中
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伏執者危微臣司威敢告在斯琦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鶴賦曰爲風曰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集解惠棟曰
刺已大怒幽之谷室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
漢適設書過之吏案吏當作史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呂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
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爲亂恐羣
臣不聽乃先說趙高曰丞相左右或默或言高遂作亂也集
解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左右或默或言高遂作亂也集
解洪亮吉曰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
亂或以馬爲黑馬爲黃馬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云法言馬鹿而不言黃馬爲黃馬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馬爲黃馬言至今從
之先謙曰洪不知王冀無呂對因遺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召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忍忍不忍也可重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
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
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崔琦七篇凡六處
印文選綽綽命論曹他主仲宣誄王康琚反招隱詩注皆引作

七獨獨傳作七言殆言錫音近而訛與當從錫為是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呂文學知名

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弟子私

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懶讀書但欲眠部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苟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誦出何典記誦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集解惠棟曰史

贊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再遷北地

太后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

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

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河激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雜釋三

與虛受堂

六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終

後漢書八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按補

文苑列傳上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

能窮竟耶抑謂風尚所存關一代之運會其間甘苦得失亦惟

傳者能自得之也夫有謂別集之名東晉所創蓋文苑多於是故

故文苑多筆少因以文苑名篇又無一說矣然觀選錄亦逮序

論羅龍太守疏元叔報皇南書曼山嶺和同論易為並隸斯傳

文苑諸書之靈言耳惟是標舉一事自為篇翰殊異子史

有所遺述悉謂之文則昭明之所已言無以易焉然其在

世崇禮官考文章雖已助於武宣而待從之易為公卿大臣奏

御而外不關史職若後漢文苑所多為東觀著作之才固不

可以無傳又自光武以訖孝靈免杜篤之刑圖高彪之條其間

崇獎亦略見梗概終以補衡不載其文而讀焉鵠賦賦

建安之始嬰六代之靡敝莫之能顧也無亦東漢氣節之重有

以爲之質乎夫察變成化文之所

杜篤傳即日車鶴策由一卒案文即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自蜀

也漢出即都關中則二語自月爲一事

與卷八十上按補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官本注作言

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案文選長楊賦注引服虔曰隨斗建及斗

轉也又引雜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所謂斗極者本即謂北

斗爲極故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則斗極明雅南子亦云夫

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悟矣爾雅釋天北極

謂之北辰形疏云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

北極斗約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極是仍謂北極即斗極釋地

北戴斗極爲空桐形疏云斗北斗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

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

故云斗極則又分斗與極爲二乃與章懷說合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唐新安今河南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官本然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唐汾陰在今蒲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官本注乘作標與

探冒頓之罪注孤憤之君至孤憤獨居何奴傳注引如滄曰憤仆

也憤非

殷鸞鵬注齊音子期反官本注

鍾鍾林注鍾推也官本注推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唐雲陽在今西安府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官本注

肇有十二錢大昭曰案文

荷天人之符注謂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官本注脫伏字案

命騰太白親發狼狐案史記天官書侯在太白占於狼狐未

禽公孫北背疆胡錢大昭曰案本無此二句非此注案光武征公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至御覽七百八引為通邊論

辰曰御覽作卷八十八上校補

王陸傳為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清我瀧漸注而以清泉洗瀧我也官本注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也案周氏此條至與侯康

傳報傳二迹阿衡注阿衡衡平也至高宗命傳說曰爾尚明保子

注高宗原謂高祖保子原說字均依唐注疏本尚書正官本

史記脫本紀則固以阿衡為伊尹名也長發詩美之說偽孔因之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官本注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官本注無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毛當作謹官

班固為中護軍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附屬大司馬平帝元

黃香傳述博學經典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案田律不可易作丞非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宋宣城太守 守范曄撰
唐韋懷太子賈注

王先謙集解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傷六代孫也東晉張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云張揚後三

字秦越人遷就太子結脈世著其神子局姓秦名越人過就太

石以取三陽五會乃使弟子子陽厲鐵設之二人不遭仁遇

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補出平車輪說文輪車鐵石運乎手

爪而石之此運石爪也石之法右手象天左手象地彈而怒之石

如石之服皮注石也石之法右手象天左手象地彈而怒之石

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補手爪之鐵石也適收之於

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司命之命也司命之命也司命之命也

晉察三命者王逸云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司命之神也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遺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

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明班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

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弄在下禮記曰釋網畢弩鄭玄注云小

穿地前見蒼隼後見驅者集解惠棟曰繳彈張弓而射者也

弄子穀左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發引弓也集解惠棟曰弄子

集作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思內言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

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曰舒其怨憤曰伊五

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

不相襲禮樂極則變禮樂則變矣德政不能救世禍亂賞罰豈足

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懼其凶

毒苦也秦漢無目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豈計生民之命唯利已

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詔日熾剛克消亡砥疇結駟正色

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

得車之嫗嫗名執擗拍豪強矩反撫拍相親押也集解惠棟曰爾

多乎嫗嫗名執擗拍豪強矩反撫拍相親押也集解惠棟曰爾

雅云於憐撫掩之也郭璞

云撫掩猶撫拍謂慰即也

復蹇反俗立致咎殃

捷憐逐物

日富月昌

幽藏原斯瘼之幽興

聽兮近呂求其威權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

猜犬猜狐以逆吠

愆於日前奚異涉海

薪之下而履於上火

謂之安常今之執何

日案閱檢猶言陝

也聲類公並駭也

於族族恩澤不逮

舜之荒歲兮不飽

而匪存有秦客者

促河清遲也

錢伊優北堂上

見舉故倚

門麟音葬

自成珠被

而為不也

哉復哀哉此是

逢受計

龜騎校尉

皆拜伏庭中

是也達望而異

曰昔卿食其長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長捐不拜

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遠止杜預注曰遠畏也

昌曰案此遠字引杜預畏作何畏性哉不成語主篇遠急也

禮遠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遠見之皆作急卒解又木

傳未嘗畏也言遠色亦言急也也官本注畏也作異也

畏之禍也此本尚是舊注達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

問西方事大悅願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

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也坐者皆屬親既出往造河南

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託託名者適日往到門

通陟意未許通壹以貴數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海濱承暴公子荷矣舊人也適

忽然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

人適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日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

奉謝通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帳而壹獨柴車草

食者柴車可謂而乘柴車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盡夕極歡而去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日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

欺說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

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

盡繼之以血陟適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勸京師士大夫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

門吏懼曰白之規聞壹名大驚適追書謝曰蹉跌不而

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雅云區區愛

海曰釋遙懷今日外白有一厨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

為更啟適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壹待旦惟君明報平

當慢傲加於所天敬每多逾分如荷與貽李府書有久

語帖此類也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

之誦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師範縉紳

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慕

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慕心應心遲仰之策劉放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

亦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博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兄此下文

不可兄之有說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

謂之後漢未嘗相呼所以明其分也志馬良稱諸葛丞相爲兄

亦距漢呂貴下賤握髮垂接公一沐三握髮以後天下之士集解

惠棟曰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

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論語曰夫子

人恂恂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是而從之

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小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

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原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

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尤於物原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

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

可去謝也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若門禮記曰

而謝之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賤賤賤賤賤賤

識其趣但聞節疾動膝矣壤墳十二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

誦來貺承引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

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

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錄

七百四十九法書要錄一卷王補曰壹有非草書見御覽六百五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涇陽人也靈陽縣故城在今宛州襄中

世多利交已邪曲相黨適著破羣論時之覽者已爲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

存又著辭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

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僞之所失也是

引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已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

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

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左

劑作齊爾雅曰劑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謂之劑其味左

有清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與劑同君子

食之曰平其心同如水焉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左傳晏子對是曰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此爲救過爲正曰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

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

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

所敗不穀之罪也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殛請爲靈若厲大

夫許諸論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及其卒也子囊

曰不然尹名也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

謂恭乎大夫從之論法既過能改曰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暴虐無度辛尹申亥從王之欲曰殛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申亥爲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爲此臺國

爲人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人輟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

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人輟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

反以為戮案解懸棟曰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酒子反
也誠愛而欲使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也高誘云豎小威武仲曰孟孫之惡我榮石也李孫之愛我美疾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威孫乾也左傳孟
孫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李孫若死其若之何威孫
曰李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榮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我之與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榮石能除已疾也
國策云局囂怒而投其石高誘云石乾所以砥礪人難勝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威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怨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
李氏飲大夫酒威孫乾為賓既獻威孫命北而重席新錦絮之召悼
子降逆與其機威孫乾於李氏威孫乾奔齊齊侯將與威孫乾立
之見齊侯與之言伐齊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與威孫乾非且如
何乃不與田注曰乾也今君開晉之亂而後作焉威孫乾之非且如
謀而止也官本交作也是蓋善其知義識其進道也夫知而違之偽
也

後漢書八十下

七

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也論語夏者曰念茲在茲庶事想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
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幾也言眾事想已而施行斯可
也庶幾也言眾事想已而施行斯可也庶幾也言眾事想已而施行
傳也庶幾也言眾事想已而施行斯可也庶幾也言眾事想已而施
則思慮則思慮則思慮則思慮則思慮則思慮則思慮則思慮則思
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邪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左傳曰昔祁奚羊舌肸也勃鞞曰逆文為成勃鞞曰
卿昔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結及文公歸國呂
甥御將殺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呂
甥之公也後竟傳瑕曰順厲為敗左傳曰大陵獲鄭公為難告之言
我言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左傳曰大陵獲鄭公為難告之言
公遂殺傳瑕也葉解先謙曰遂上當更有厲公二字管蘇曰惜
忤取進申侯曰愛從見退考之曰義也新序曰楚王有疾蘇曰惜
後以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將之於朝中
後伯順者所欲行善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連道故曰不在逆順目義為斷不在憎愛目道為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城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起學校比於魯衛也
惠棟曰注此於魯衛依庚桑瑱隸風移礪礪之項碑也莊子曰魯
前古魯衛當作齊魯庚桑瑱隸風移礪礪之項碑也莊子曰魯
言曰庚桑子之道以比居礪礪之山居三年礪礪大礪礪之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礪礪之始來吾礪礪之今吾日計之不不足歲計之有餘
也史記云魯人平礪礪之始來吾礪礪之今吾日計之不不足歲計之有餘
說文又作礪礪耳吾雖小宰猶有社稷幸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荀起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適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
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備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
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葉驥惠
羅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附三卷王補曰梁七
事考句雜見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書鈔無一完篇孫植亦曰文
才知名韓志植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
才知名韓志植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
後漢書八十下

八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風也章華臺解見陶街傳楊雄曰
作上林賦發倉庫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隱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
罰此為諷也葉解惠棟曰魏脩云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水經
注云臺高十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基廣十五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隰南眺巫山之
阿說苑曰楚昭王飲之水南望獵山馬子其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
死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馬子其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
山在荊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聘觀終日願謂左史倚相曰盛哉
斯樂可目遠老而忘死也葉解此王司馬子於是遂作章華之臺
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太子於乾谿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
營之數年適成升焉曰章華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
馬也國人罷馬財用盡焉年穀敗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史記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保而相逐其間為於是伍舉知夫
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

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楚所逼也蔡隱惠棟曰子斯賦已謂之胃高陽之苗伯承聖祖之洪澤也帝系曰顓頊

變於楚辭曰女而生老龍是為建列籍於南楚兮等威重於二伯

老童之後辭曰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繇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

子孫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注與齊晉

案文少超有商之人彭乃越隆周之兩號周傳曰商伯大父系

之程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諸葛亮也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謂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忘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遇曹植體丁侯王集詩注駢作

飛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王承先世仁惠

威使如電出之斷決也五服何侯然要荒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嬌婉嬌婉安也婉美也婉

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謂遊揚窮從好仇

曰詩云君子好述性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又詩云君子好述性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登精丘史記制肉作精丘酒蘭荷山椒椒酒滿流蘭荷芳若蘭也椒

詞曰蕙有兮蘭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目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是招遠妃命湘娥必妃洛水

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祥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解手還於北里妙舞騰於陽

阿左傳曰繁手也離楚結風子日激楚結風解手還於北里妙舞騰於陽

羣分被輕鞋曳華文日婦人上服謂之羣羣衣飄飄組綺縠紛

綈綈也縱輕軀目迅赴若孤鶴之失羣羣羣王補曰文選振華秋

已遙遙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騰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舞手

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傲音逝而流散振明支而紆緩兮若練舞之

垂幹忽飄飄目輕逝兮集解王補曰文選陸機曰似驚飛於天漢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踈蹙長袖奮而生風清

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

神化化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吝嗟柳下惠李也宋語曰柳下惠遇不於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注

樂未終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建清箭發激激楚揚風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歇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

名震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橋詩外傳伯牙鼓琴游

魚出聽氣無周壽昌曰官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

謂之板魚是板字為傳寫之誤也孤雌感聲而鳴雄則雌雄

既考考考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

國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免車門周攬西子之弱腕兮

說孟嘗君曰廣夏夏夏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

嬪之素肘且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人之美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正文形便娟以嫵媚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

字注淮南子曰今有者便娟若秋荷被風扇白芷也十八字此脫

美儀操之皎麗兮集解惠棟曰呂氏忽遺生而忘老蘭遇清夜晨

妙技畢收尊俎微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憫焉若醒撫劍而歎酒

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重瑤臺思夏禹之卑

宮焉有虞之土階墨子曰虞舜土階學美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閒也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龍乃來反百

接時敘席續成諸侯義不召同期向書武王伐紂八繼高陽

之絕軌樂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著好於諸侯使

之謙謙謙樂樂樂國政所謀數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傳曰

齊桓公齊桓公之會齊桓公爾還育之百仁臨之百明致虔報於鬼神蓋

蕭希乎上京齊桓公馳驅化於繁元承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

問漢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說曰單事徵召既到署令史日大將

軍下有令史及御進言禮見之讓善占謝集解先謙曰官能辭對

時賓客滿堂莫不義其風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讓占對開敏

府接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集解惠棟曰文

其書刺候讓議郎蔡邕深敬之曰為讓宜處高任適屬於何進

讓平與交接集解惠棟曰蔡邕傳謂亡命江海積二十年平六年帝

到平與交接集解惠棟曰蔡邕傳謂亡命江海積二十年平六年帝

則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未云邕被羈縻旬拜符不取須通

舊德為元龜集解惠棟曰元龜所以知雖振驚之集西雍濟濟

之在周庭無已或加潔白之為西雍文王之雅也言文王之時辟

智魯亂風孤不盡家訓集解惠棟曰盡集作聖也及就學廬便受

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集解

集作遂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

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集解劉敞曰案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傳曰函牛之鼎呂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熱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指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

市曰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

泊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惜邑集解惠棟

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割之閒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集解惠棟曰集云願

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請之宗

納裁若曰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

功說苑曰子奇年十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呂高才擢進屢遷

出為九江太守不曰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

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

殺之文多遺失

鄒炎字文勝范陽人鄒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

鄒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鄒峻字文山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官至公府操史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沛

給捷多服其能理也集解惠棟曰炎

郡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鄒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

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

卓字子助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

無卑棲遠趾不步局集解惠棟曰說文云

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當

實有人籍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賈者不載於天錄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集解惠棟曰

世四方精圖督軍御史事亮罷任

不
行
三
月
三
日
松
口
夕

紀相高君碑云君舉將穎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徽諡延君感獨
六月丙文章多亡集隱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高麗集二卷錄一子
申辛集隱惠棟曰吳錄云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
岱亦知名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為蘇策

張超字子竝河開鄭人也今廣州鄭縣梁惠棟曰鄭當作鄭漢

後漢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鄭縣今以為良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集隱惠棟曰續漢

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斷皆云超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

賸書謂文嘲凡十九篇集隱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超集五卷王

舊唐碑均見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其傳之集隱惠棟曰王

善草書不及崔張謂虞芝

福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

尙剛做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建穎

川通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穎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

字伯達河對曰吾焉能從居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內溫人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但自親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腹肉故可唯善晉國孔融及弘

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

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

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汎于天下向者

也理旁求四方召招賢俊

照載羣士雲臻尙書帝堯曰時若時登庸又曰有能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尙書教文

冀承基緒遺遺尼遲勢謙曰尺王德曰自朝至於日中民不塗服

金言不敢惟岳降神異人竝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中竊見

處士平原福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目衡準之誠不足

怪前書曰秦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目衡準之誠不足

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問諸楚善言若鶯得士若貴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已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

若也趙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為累百案歷先謙曰不如一鵲都陽

有也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邦為累百案歷先謙曰不如一鵲都陽

大鳴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騰辭溢氣全滿

悅允步解疑釋結臨敵有餘皆買詎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終軍

類而制其命後漢書曰李善云詭真也自責必繫單于之終軍

欲召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焉比知得能躍天

獨振翼雲漢揚輝紫微垂光虹蜺足召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尙書曰賓于四

皆權門四門穆穆

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開開必有言也居二日

果肅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帝室皇居必蕃非常之寶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敬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亦作

其義融樂作事收策集隱惠棟曰大昕曰文選載此表作掌技悲融曰今

少府集作費後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誤耶抑後人因臺

可飛免驥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免驥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長伯樂善臣等區區敢不目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自操操欲

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怨言操懷忿而召

其才名不欲殺之間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問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卒卑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

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開試鼓節作三重開列坐賓客

也以帛絹制衣一穿年一單絞及小褲通史志曰卒卑鼓角士

鼓參槌而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槌蹀躞而前

漁陽參槌蹀躞而來前蹀躞蹀躞而前文士傳曰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紐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

曲奏之名則槌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槌而去足知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槌二字當相連而讀參音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參

省未周因毀呂抵地也抵擲表憮然為駭然然之衡迺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

目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

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

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

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莫不歎伏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射時大會賓客

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呂娛嘉賓衡攬筆而

作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

不遜順祖慙遇詞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馬言也等道

集解劉放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

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

非劉說更不成語矣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欲加

筆衡方大罵祖志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跪來

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集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朝祖

先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持弄以戲時江夏有

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敬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弄如故祖

曰處士不當博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問車前馬後祖曰衡之衡

視馬曰死鐵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屬不止遂令殺

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惶惶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衡時

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馬汝父作鐵錫公奈何不殺衡時

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

為抽心呈貌非辭非蔚辭也易曰君殊狀其體同聲異氣言觀

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約變其文辭麗則永監淫費

雅知名當時未神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輒詳及著述篇目

系之傳末都計東京一百九十有六年才二十二人其中劉毅蘇

順張超等十人傳特寥寥耳即其文亦未有紀者呼慕慎矣然所傳者大率特才傲物漢中小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口給未足珍也崔琦之歲外威近矣其賦白鶴以諷梁冀是亦自貶其死手邊義衡徒以辱侮曹操取快一時操既殺讓而以崔鼠視衡一再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相祿立果大雅所當兩邪通以長後進輕操之微而投殺士者以口實也白後史臣載筆雖而弗失無行才士幸厠茲傳文人之目遂為世無流宕忘返君子懼衡劉韋官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才俊者尚鑒於斯

虛受堂

九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終

後漢書八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下校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為鄉黨所擯注擯斥也官本為鄉黨所擯下

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亦成費辭當是毛氏繕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還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舉綱加上官本注

拜子穀左當訓有窮之君注引淮南說近義

捷攝逐物注急遽逐物官本注還誤逐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官本皆字驚上

蹉跌不面官本蹉作跌是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已知官本注作人不知已知

膝炙環潰炎原譌依字義正官本不誤環官本作體亦譌

劉梁傳子囊曰不然注子囊楚令尹名也官本注也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譌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芋作芋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芋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皆芋尹

盡人生之秘玩錢大昭曰闢本人人生作

繫手超於北里注左傳曰繫手官本注繁作煩與今左傳文

可通作篇中繫手屢見疑字本煩章懷有所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比目魚至江東呼為板魚

風土記名奴鰭魚之鰭段氏北戶錄謂之鰭鰭海志名婢履魚鰭海

兩片相合乃行半邊無鰭口狀如牛脾及女人鞋底細鱗紫黑色

地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鰭鰭今中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

記封禪書索隱引此注江東又呼為王餘魚作江東人呼為王

也版板同字章懷蓋全據當時兩雅文及郭注為說周壽昌氏

乃直云案兩雅郭注不言出小司馬所引是其疏也說文大郭

比目魚而作鰭即此目魚鰭之鰭而魚部乃無鰭字段玉裁以兩

鰭本或作鰭即此目魚鰭之鰭而魚部乃無鰭字段玉裁以兩

比目魚而作鰭即此目魚鰭之鰭而魚部乃無鰭字段玉裁以兩

合又說文無鰭字鰭亦不同比目段氏並詳辨之但古說相承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注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

也官本注鳥下有是

非禮不言錢大昭曰闢本人人生作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錢大昭曰闢本人人生作

操告郡就殺之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讓別傳讓才辯俊過孔融

之薦議在後矣

鄭炎傳鄭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至食邑於孫

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

賢愚堂常類官本注

志士不相下注所不知者壽也官本注壽

為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官本注文學二

侯連傳曰譏切當時官本注切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官本注無錫

追謝還之官本無

六奇五問注內問者內營入而用之也官本注官案內其

周公大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官本注大聖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官本注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

張超傳河間鄭人也注今冀州鄭縣官本注今冀州鄭縣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

瑗芝侯康曰庾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茲崔是州里頗

世共傳之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

福衡傳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官本注今濟南府

北般音卜蒲反官本補

昔孝武繼統文選孝武作世宗案

鳴者照載注有能奮容照帝之載官本注容

竊見處士平原福衡官本補

英才卓犖文選

耳所警聞文選

疾惡如讐文選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官本

前世美之文選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案路粹已

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

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轉為祕書

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賕請驢伏法並見典略本志孔融傳注

引典略不及嚴像文選注引典略不及粹伏法惟魏志王象傳

像象古同字文選揚州作陽注云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

激楚揚阿文選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履陽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日聞文選此下有陛下下無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之辭當時必有附名同薦衡者矣文選此下有陛下下無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聞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侯康曰抱朴子彈衡篇衡傳角於杜口

於其一人也案據此則衡妙因大會賓客問試音節注後至八

月朝昔天閱試鼓節案世說言語篇衡被魏武誦為鼓史正

者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

大宴賓客並會疑即朝會大宴四字之誤脫

衡方為漁陽參朮注衡擊鼓作漁陽三棹官本注棹皆其云復參

朮而去官本注甘反官本注集解惠棟曰至三朮鼓也案

說亦云衡揚枹為漁陽參朮王詩本以漁陽參與廣陵散對言

為如王說則朮字入於下句似太泥提或作提固可釋為杖然

杖字引伸亦訓為擊章懷太子參朮是擊鼓之法是亦不作擊

鼓杖解矣參法為漁陽所獨有則舍

於是先解和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和諸本俱誤祖謹案觀

證之說非矣和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案疎粗也官本

視當如何官本

迺厚加棺斂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鵲洲

言觀麗則承監淫費集解王補曰至尚鑒於斯案范史文苑傳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係

傳中敘列承監淫費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偽為

乃戰邊忘生奸寇保疆是謂忠義忠義者稱績勲宣德政是謂

良相著作之長克仲史職是謂立言裨貧賤之志不應辟除是

謂有守而文疆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

者內官至尚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議

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遇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

中國未有滿忍苛賤求合當世以七富貴者也不得中行也

狂狷而讓曰皆淺中大夫可乎哉矧腐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

罪讓選令者莫不哀其幸將有何咎延壽幸踐妖夢

以順天年乃又謀以為遠而普誓之尤論史之疏也

卷八十下校補

五

獨行傳第七十一集解惠棟曰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爲立傳也後漢書八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與之居必也須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錄論語者之得狂狷之人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

分流爲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爲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

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勉扞於強禦謂劉茂或意嚴冬

霜而甘心於小諒就就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蹈義

陵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

虛受堂

殊難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載之

則貫序無統已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

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姓譙云青大夫食菜

父隆字伯思爲上林令諫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

始二年集解沈欽韓曰成帝紀二年三年均有有日食之災乃詔

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

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

橫天集解何焯曰案文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統極保

業延祚莫急於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

也毛詩曰蠶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

之豈有子考死咎有子幹父事則考死咎言考舉其終延社之義也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

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痛

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倂能及許美臣聞之恒

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

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

於穀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

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

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即官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後遷太常

丞召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

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大中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

蓋猶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後漢書八十一

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以

陳鳳等八人使行風俗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太僕任惲等八人

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惲作任惲而八人內

又無元名疑范史據華陽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

者車縱捨變易姓名開竄歸家開私因召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

蜀連聘不詣集解洪亮吉曰案譙與李業王皓王喜任承焉信皆

業皓等尤烈建武初下詔贈官吳漢復表爲述遺使者備禮徵

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已毒藥太守乃自齋聖書至玄廬曰君高節

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

節士執德實固貞遠惡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以授命沒世遺令聲

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昌狀詣關自陳

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呂中牟較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為費

貽不肯仕述集解劉放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通鑑胡注費

安人蓋其後乃漆身為厲陽狂召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

仕至合補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

世族英善說易呂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

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曰病去官杜門不

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

不避害營猶殺弩射市簿命者先死問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

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

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賣

命也鳴犢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仁之

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亡問之也則胎殺

則君子諒傷其類大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仁哉乃

為功曹○不請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也未聞求賢而舊呂牢

獄者也咸乃出之困舉方正王莽曰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酷酒病

小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

賢徵之欲召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差致之乃使大鴻臚

尹融持節奉詔命召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呂藥

融覺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呂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

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子今七年四時珍御不忌忘君宜

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寔心

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危授命見何乃誘呂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

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集解

日華陽國志云業笑曰名可成述開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

乃遣使弔祠賻貲百匹業子輩逃辭不受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令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闔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和乎帝時

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皓字

纂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

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

昭先自刎曰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王嘉問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

劍而死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述歎其妻是時縱為任永君業

才公府十時公察再微不詣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集解惠棟曰

旨曰避世難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服科龍曰德論云高永妻淫

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并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發通及聞述

誅皆盟洗史視曰世遠平日即清集解惠棟曰譙周古史考云永

也益都者傳云述誅集解惠棟曰譙周古史考云永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呂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選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

五原屬國候選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

五原屬國候選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

五原屬國候選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

五原屬國候選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

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
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臨臙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
孟縣也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茂負福臨臙藏城
西門下空穴中得免給福及妻子百餘日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
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
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
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屬昌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
節義尤高宜蒙表擢昌屬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宗正丞
書宗正丞一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集解
人比于石也初凡六年鮮卑不冒犯漁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官
考異史云案元初六年鮮卑不冒犯漁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官
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錢大昭曰鮮卑以下百
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爲初元太守張
耳當去此存彼錢大昭曰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年
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接嚴投慮有伏兵
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殺身被十創歿於

後漢書八十一
五

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成遽起之
顯遂墮馬福弓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集解惠棟曰宋躬孝子傳云永初二年
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
平原之河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畢豪等數百乘船寇與賊合戰
平原毫與豪通古秋毫毫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與賊合戰
雄敗執雄子刺之時小吏所輔事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
夫集解大昕曰按左氏傳有華御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
所忠武帝之近臣乃謂輔所忠子也無所忠子安得云所忠子也
末顯云詔書追傷之餘父奉爲郎中則輔事注有之未顯引尹
本諸本注無此五字徐位五年卒傳云後漢書有之徐位引尹
更始云所者使之氏則所忠所輔皆使之後也周壽昌曰漢百官
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所忠所輔皆使之後也周壽昌曰漢百官
注引胡廣云武帝元光五年以諫大夫爲光祿大夫有諫議大夫補
於大夫上加之議字不知何所據也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
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東郡太

守捕得豪等具曰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字公次又世仕州
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弓里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
英俊大人問弓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
武陵都尉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集解沈欽韓曰考異
置護羌校尉尉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校尉
涼州爲醜惡實融無庸置此官傳在六年誤矣通鑑止作校尉
序行部至襄武爲醜惡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
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
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呂節搃殺數人集解通鑑胡注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弓劍序受劍銜繫於口願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
令髮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

後漢書八十一
六

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
三子爲郎中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序二子壽長子壽服竟爲鄒平
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乃反舊營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彭脩字子陽會稽山陰人也
彭脩字子陽會稽山陰人也
集解大昕曰毘陵順帝時旣吳王諸樊封李札漢記曰毘
未置吳郡張武吳郡人其郡無錫人則皆在分郡以後
吳陸績稱明帝之世康在靈帝時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
也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
死卿不願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暹行太守事應劭漢
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景帝時
更名都尉集解惠棟曰孫卿云宰姓孔子弟子宰子之後趙古朝
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郡都尉尉路君閭則微未嘗省也
已徵過收

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

據史莫敢諫脩排閭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詩問其

過量曰受教三月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

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

欲殺之雲攀折檻西自賢賢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

簿為忠臣最遂原意罰貴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

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

太守服也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海賊丁義欲向郡

太守服也郡內驚惶不能得禦太守祕君問脩義明請守吳令身

大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

索盧放字君陽弟盧參東方之巨役也其姓戰國時已有

郡人也曰尚書敎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苦毒王氏歸心皇

漢者實曰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明而用之

西順曰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曰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

呂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

千斛遣歸除了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集解惠棟曰周安汝南先賢

常死太守劉皮欲殺之燕犯集解惠棟曰周安汝南先賢

願諫至於九復皮怒竟殺之四家守關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

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

被問悉當曰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集解沈欽韓

案陳龍傳亦有收葬死亡骸骨事彼作洛陽城南九欽韓曰百生墓在維氏縣東十里墓有千數皆相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北近洛水即暢位至光祿勳之遺址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其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言白母請設饌曰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巨卿與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式仕為郡功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升堂拜母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郭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集解惠棟曰云殷輝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母育元伯臨之不少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後漢書八十一

九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當召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相為服總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將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將之經帶空引所以引柩車在轎曰轎占者人引柩春秋傳云云坐引而哭道引故下云執紼而引柩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承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集解惠棟曰杜預左傳或作紼繩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紼式遂留止家次

韓曰張劭墓在汝南府汝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言託死吾歿後但言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曰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曰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見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應江太守范君碑云洪道云傳云荊州而碑云冀州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嵩舊居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後漢書八十一

十

集帝學集解先謙曰官本集作息惠棟云華嶠書作遊集案學記云息焉遊焉當作息也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何陋之有君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敕縣代嵩嵩曰為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集解惠棟曰嵇康高士傳贊云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其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集解

曰官本集解沈欽韓曰今親自哺養乳為生

去作亡通乳汁也推燥居澤備嘗艱勤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澤絕少

分甘也續難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報長跪請白然後行之

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績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

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取上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

善及續竝為太子舍人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光武詔云平陽

出則建武時善承李善傳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而熱汗

善為平陽丞也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已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到官為憂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

卒續至河間相

王純字少林純音廣漢新都人也純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純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

下有金十斤願口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純即

金一斤善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純大

度亭長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止其日大風飄一籍被復掩掩前即言之於縣縣口歸掩掩後乘

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掩入它舍集解惠棟曰華主人見之喜曰

今禽盜矣問掩所由得馬掩具說其狀并及籍被主人悵然良久

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掩自念有葬書

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

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曰

此章卿德耳掩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掩掩辭讓而去

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掩休集解先謙曰自與俱迎彥

喪餘金具存掩由是顯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民語之曰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郾令到官至釐亭集解亭長曰

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掩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

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掩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

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掩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

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集解惠棟曰華陽

口埋在下樓下悉盜取財貨掩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微

者也掩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悲故殺之掩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

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微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

十餘人悉伏辜還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集解惠棟曰吳郡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為會稽太守在建武承平中則武向屬東漢初年人吳郡之立

周壽昌曰此史臣追書當宗時早分吳郡山陰故云衛獨前

書東方朔賦次人當朝時雖不名厥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府嘉興縣南父業集解惠棟曰謝承郡門下孫送太守妻子還

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

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而還太守

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集解惠棟曰

有令德暢世系作賜字思祖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集解惠棟曰吳地記云閔姿容如玉威儀秀

選尚南平公主歸疾不應謝承書云自是常救會稽郡獻越布續

幼孤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閔三子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

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饒粥集解洪亮吉曰通鑑作吳郡太守

會稽吳人則與爲會稽太守可知鑑誤王鳴盛曰唐陸廣微吳地
志都亭橋壽夢於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存宋范成大吳郡
以招賢士遺址向存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
名呼之在開門內吳縣之北即陸樹賦民張地也張綱李充王喬
鹿南母等傳皆有都亭不獨吳魏晉宋梁書各傳亦書都亭侯知
是都邑亭名通稱續悉簡閱其民訊已名氏事畢與問所食幾何
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與異之刺史行部見
續辟爲別駕從事巨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陸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
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
餘姚人駟姓春秋時鄭大夫公子駟之
後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
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集解惠棟曰正義云五
毒或云鞭撻灼微縲
續母遠至京師候消息獄事特急集解先謙曰無緣與續相聞
官本特作持母但作饋食付門卒呂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後漢書八十一

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泣耳使者大怒曰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餽羹
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已知母所作乎續
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集解劉放曰案斷慈已寸爲度是已知之
文上當當作常續母果來於是陰嘉
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
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敕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集解先謙曰
事字下疑書
續曰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達樂安太守集解
惠棟曰世系云續三子稠達哀稠荆州刺史達尚書
右僕射樂安侯先謙曰官本中子上一續字少子衰力行好學
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衰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襄邑縣東北集解
沈欽韓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
里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
經其家父母曰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

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集解沈欽韓曰素問生氣通
天論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封養視
殯斂已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
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
封乃追召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遂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
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
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
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
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生其上曰自焚火起而
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
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
元十二年集解惠棟曰水
經注云十三年徵拜太常卒官

後漢書八十一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云出入更
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已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
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釐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集解沈欽韓曰白
罪不通言子因妻蒸
禁不然而去之令其可嫁也君子於夫婦之間雖有大謬坐中驚
必託微譴李充荷欲自矜對眾計斥亦異乎君子之用心坐中驚
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
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者舊
傳云有夜盜所相樹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集解惠棟
曰平魯恭
第本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授充曰捐溝中因譴署縣都亭長
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
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曰勸後進集解惠棟曰袁紀延平元年
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贊神明變暢萬物
泰始詩書禮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

泰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於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凌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
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音子夜反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臣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曰肉啖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軍生鄧騭炙肉充挾著以噉笑令復令溫之及充抵肉於地曰說溫而後食袁紀臨舉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侍中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旨光祿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集解先謙曰官本之計作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為國三老集解惠棟曰三老取首妻完具充既斥其妻以為三老未詳

後漢書八十一

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袁紀年八十四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蘭陵繆生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槌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穉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者毒至乃體生蠱蛆集解惠棟曰官本蠱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家乃潛穿井旁曰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填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其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

尤異集解沈欽韓曰尤異之舉是在外牧民之官非公府察舉也州所舉其科起於章帝此上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形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少與同郡雷義為友義傳集解錢重傳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封上之雷陳雖以善交稱然與儉人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為朋私相請託無免比匪之傷矣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已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耶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文說曰詭責也集解惠棟曰責讀為債重乃密以錢代還耶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宦者集解曰父母在誤持鄰舍郎給已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給告也集解曰價之後靈喪者歸已終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

後漢書八十一

義代同時人受罪已此黜退重見義去亦已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道姊憂去官集解沈欽錄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謂之丁大憂親喪則曰知錄

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錄之於籍去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都陽人也都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集解次公所居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已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後義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已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曰此論司寇同臺耶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

太尉府曰疾不行中平二年七十四卒於家

命遺令教其子集解沈欽韓曰香書隱逸傳丹之子馨其孫榮曰齊王芳被廢陽狂不言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

於世氣絕便斂斂目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于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

飯塞水飲食之物集解沈欽韓曰集解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乾或從水葬通作干

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其高可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新反

子炳也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

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集解惠棟曰

守清于君也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論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好廉自勉曰節也

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集解惠棟曰漢有諱者景表墓表在安帝時此始也

後漢書八十一 元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賊罪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成公福遣部從事薛安案倉

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幽囚考掠五毒參

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經銀斧使就挾於肘腋集解惠棟曰

何承天集文曰面今之銀也張揖字詁云面刀也銀者華按說文

字林三蒼並無銀字集解惠棟曰官本誤作銀注從吳毛詩云不

吳不赦九字在銀字下二吳字並作吳字下吳字並作吳字下吳

吳說文木作吳字下吳字並作吳字下吳字並作吳字下吳字並

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字下吳字並作吳字下吳

名吳胡化反此音越舊俗也音諸此音者或誤體也吳語獄卒可

田夫胡化反此音越舊俗也音諸此音者或誤體也吳語獄卒可

熱燒斧勿令冷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就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

成熱每上彭考彭即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擲而食之

丁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以就覆懸下目馬通薰之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曰大鍼刺指爪中使曰把土爪悉墮落

十指皆墮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主者曰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

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曰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

臣當曰死報國卿雖衛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辭安席駭慙行無義世快也也猶言憤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衆生全當手刃相

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

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聘上就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集解先謙曰自本陸

十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

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還

後漢書八十一 元

西太守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已到官明年

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開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

案箱志遼西郡治陽樂縣統志陽樂故城在平野縣西柳城在

外趙苞迎母到郡道經柳城開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柳城之東今有東

北口外舊起徙河於柳城西南百里有陽樂城是也集解惠棟曰

豈魏晉時移此城於肥如東界邪集解惠棟曰值鮮卑萬餘

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已寧郡苞率步騎二萬

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自微祿卒

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萬死無言塞罪母遂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曰虧

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自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

悉摧破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苞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敵

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鄣侯鄣今貝州縣苞葬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曰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歿血而死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遂自殺

向相字甫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集解惠棟曰相一作謂見李輔

先謙曰官本後下有也字尚也作尚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

讀老子莊子凡御覽云者皆引范史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

髮著絳綰頭說文絳生絲也從糸有聲音消案此字當作縹頭此

玄注儀禮云如今著絳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皆也集解惠

亦作日魏明帝頭表狀云謂博覽羣籍兼好黃不好語言而喜長嘯實

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續三十不好語言而喜長嘯實

客從就輓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

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要諸乞兒集解先謙曰官俱歸止宿為設

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

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微相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

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簡易而相更乘鮮車御良馬世始

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

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相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

家與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集解惠棟曰袁

允奏云太史王立說孝經六經事合朝廷行之消滅紀云尚書令王

周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說興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

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講孝經一章以次二竹簾書九宮柏夷上隨日

六甲孝經易本六甲其亦六隱賊疑總書有說也御覽七百八

卷引東觀漢中常侍張讓議相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

記與袁紹同集解王補曰向相誣譏非情

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集解王補曰向相誣譏非情

李向聲積偽成怪斯則然矣至乃漢節門人名為顏冉張領孝經

氏為集解王補曰向相誣譏非情

諱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曹及諸曹事集解惠棟曰千時夏大

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

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為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

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

責己為民祈福精神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

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茅曰自環袁乾草也集解惠棟

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今日春秋考異卿云信

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火其

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對雨一郡沾潤世目

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用施而不有其惠曾

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懷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

焉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放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

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曰拂

名公之子拂曷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拂為潁乃為起焉拂曰其擇

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曰自營植

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和

為之奈何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江淹別賦曰名山大澤不曰封

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曰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曰此獲福

貴子中甫則曰曰不孤也中甫拂之子集解沈拂從珣言遂不與

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却救給之絕資其

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發獨則助喪娶集解

無夫曰獨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妻既為寡婦

意也此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妻既為寡婦

意也此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妻既為寡婦

意也此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妻既為寡婦

驛稀有達者胡夜行查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并議耶遷
陳留太守胡散所據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
大夫病亡道次胡曰馬易易脫衣敝之又逢知故困於路不忍
委去因殺所駕牛曰救其乏景人止之胡曰視死不救非志士也
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方考案解周壽昌曰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太原人也少師

事陳寔曰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
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

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

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

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

府並辟皆不就道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遠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遜更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

之公孫域子約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約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

注字叔濟域當作升又訪酬政事昌云案度自太守治遼東郡不

得言公孫域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猶應對也徐邈議

據此似酬字義為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云充為

訓為占對也欲曰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稱得免漢制賈人不

得預於士曹操聞烈高名道微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費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潔果行育

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乘履方正不差二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終

後漢書八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一按補

獨行列傳孔子曰至猶者有所不為也注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

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案序用孟子文注不指出非也

譙君黃傳皇太子多橫天官本天下多折字

於是縱使者車注縱捨也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仕至合浦太守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李業傳警猶殺弓射市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猜疑冠心集解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目述為冠案冠害也謂

自害其心也不當如韓說

丈夫斷之於心久矣官本大上多字

遂飲毒而死官本大上多字

是時健為任承君業官本大上多字

劉茂傳再遷五原屬國候官本大上多字

其善俱奔孟縣注今并州孟縣也官本大上多字

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速起之官本大上多字

溫序傳騎都尉弓里成官本大上多字

彭脩傳會稽毘陵人也官本大上多字

州府武

周嘉傳當下蠶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刑久矣惟死罪自募

耳案漢世刑法不與呂有龜其能充言漢文除肉刑三僅黥劓

亦未復肉刑而史遷竟下蠶室其非已除可知後漢官制雖張

多自腐身薰子以求進如遷之不幸者未復有聞觀孔融之論

矣若周燕在宣帝時未必無此刑也前書刑法志云欲死耶欲

敵為流矢所中官本無所字

羣賊於是兩相視曰官本兩字重文

范式傳一名汜無一銘名汜之說或因碑中有汜字而誤歟今案史

非據碑碑又未盡

乃變名姓官本姓名

晨門肆志於抱關注解見張皓傳也官本注無也字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沈銘葬曰范碑在濟甯州原石

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久伏乾隆中崔儒得碑額李

卒於官嘉祥縣南二十五里大鼎山

李善傳告奴婢於長吏吏原作史依錢

王忱傳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即鬻金一斤官本絕上多命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官本金下

不知所住官本住

除郡令到官至釐亭沈銘葬曰詩申伯信遠王饒於鄆說文鄆右

志所封帝譽元妃部氏女也生棄為后稷復封於鄆前書鄆祀

傳部作釐舊本如此前漢扶風原有釐縣見班志後漢并省入

鄉也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案武時無吳郡書吳郡本不合惟范史必

至亡處祭釐而還官本而上

陸續傳皆分別姓氏官本氏

呂為門卒通傳意氣官本門卒作獄

戴封傳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官本更上

生作

行

光祿主事案戴就傳亦云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彼注引

由光祿風俗通光祿奉賜上就為主事皆以孝廉為此官且須引

遺伯父喪去官沈銘葬曰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以厚期

喪戴封以伯父西鄉長楊顯以伯母繁陽令楊君如叔父上虞

長度尚以從父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

太常丞譙子槐里令曹全以弟衡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

莫之行也楊顯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

勞父字叔矩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以弟楊公辟以兄

愛不至陳重當還會稽太守遺姊憂去官通典云安帝初長吏

解官者矣

李充傳貴戚傾時貴原譙貴已

年八十八官本亦無八十八則毛本下八字或衍

賜目几杖卒於家柳從辰曰今袁紀賜以几杖引袁紀異

繆彤傳皆同財官本業

乃潛穿井旁官本旁

陳重傳豫章宜春人也注宜春今袁州縣今袁州府

拜侍御史卒柳從辰曰一統志重墓

雷義傳豫章郡陽人也注郡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今饒州府

治縣

義嘗濟人死罪案文義當作又疑又

後葺理屋宇乃得之官本之

義遂為守灌謁者注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明原謁用桓

凶異制疑本案灌日灌桓皆無義可詮且應奉謂吉

范冉傳范冉字史雲集解惠棟曰服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

融傳亦作冉又融萬冉於太守馮岱當已在冉游學還家之後

融從反曰御覽五百十七引謝承書亦作冉與傳合案本書符

融傳亦作冉又融

943

謝承書謂薦為功曹傳不復及蓋冉未應辟也

與漢中李固河南王奐親善集解補履漢有兩李固至故特據古

籍以勘其誤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誤起居注乖謬尤多前已屢論之矣且起居注水經注一事李

固之年雖不與固傳符亦何從定其確為獻帝時之李固是仍

虛揣也又水經注載固弟名固圍之固此殆不能無誤獻帝時

之李固傳乃弟與否亦不可知若太尉固則有弟名固圍李

見方術傳乃弟與否亦不可知若太尉固則有弟名固圍李

相結是本固居漢中者固隨父在長京師學善交與鄭元陳紀

故士故反以未見益州為憾如益州非其故土又何獨以不見

餘處乎此亦易知也太尉固卒時年已三十七固年大冉十

經注起居注正以二書不足證明已說不取輕引王氏譏之誤

矣柳從辰曰五十七幾六十矣乃髮髮應白之時固何為以為

氏以此一字偶誤而遂謂非指太尉固不知苟非太尉固水經

注將不暇引即引亦必詳載其本末矣此無可疑也況冉卒

帝中平二年明云李固在王氏乃反欲舉以

充冉之友何氏固不若是之疏謬矣

四

巨冉為萊蕪長注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官本

郡二字誤倒萊蕪今

濟南府淄川縣東南

据拾自資注嘗使兒指夢下有拾字集解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

六解此下當有尹臺收回一斛仍送還五斛之事故

冉言夢已難矣遂誓不敢受耳改取去受於說未確

或寓息客廬集解沈欽韓曰漢制鄉本有客舍丹寓宿野廬亦言

其刻苦案此錄沈說漢制上脫周禮遺人注廬者今野候徒有

廬屋無障蔽

凡三十八字

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注張揖字詒官本注集解周壽昌曰至

或隸體也今案說文矢本从大與訓大言古文即从口大某

王裁已錄之矣至自本作銀斧直是譌字無義可說也銀斧本各

係斧之有

兩刃者

每上彭考注彭即勞也官本注

呂馬通蒸之注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官本注云作日柳從辰曰

必達刪賜乃

趙苞傳苞率步騎二萬官本無

封鄒侯注鄒今貝州縣也今地詳

向棚傳板乃有膝踈足指之處陳原謫漆依錢

諒輔傳萬物焦苦官本苦作枯案苦病也亦通枯莊子人間世

若日中不雨官本若至日中不雨多一字

五

劉胡傳婆獨則助營妻娶案以女適人曰妻妻讀去聲詩有女同

之義皆同娶本作取謂取車序齊侯請妻之論語以其兄之子妻

人女為婦也後人多提之注無夫曰獨然乃子之誤非妻之誤

子妻死無子當更娶也

王烈傳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謹案度自立為遼東

傳作州固非不可但烈旅人非習知本州事者疑本是州字

近而為也夫烈以商賈自穡度即有所問未必肯酬對且傳就

度言不就烈言周以

作酬於義為長恐非

說詳宋傳

傳按補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其變以制器者尚其占也者先王所已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

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若夫

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縻於瑤壇之上者

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

止墳舜曉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書卷舒圖出水壇

字又注至云於下吳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

下根鄭元云覆讀曰廂下之廂曰箕子之術五陰陽之

術也策解惠棟曰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師曠之書

書劉向傳云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也

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書中候也

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

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守之符符長六

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符指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行皆所已探抽冥贖參驗人區

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

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耶邈

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

陽之音也河圖曰元氣開闢陽也天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達占司馬

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入段

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大靈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

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書虛前書蔡文志有風辰孤虛

二十卷集解惠棟曰鄭志曰錄有七政論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

云夫禮必本為元氣楊由習七政元氣是也經緯志有周易飛侯六

日七分八卷注氣開闢陽開當作開音開池欽韓

日注孤虛云云庚子解謂甲子之旬辰巳虛者觀城郭人畜氣

祥妖時亦有昌效於事也以占之也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有雲氣經

七卷望氣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語

書一卷不語怪力亂神又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

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曲辭曰章其義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曰章其義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登登者莫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鄭玄注云由從也

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裁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

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指腕而自

言有禁方矣抵劍擊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後漢懷挾字都作

協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伏符文拜

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呂乖

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呂乖

仲倫敗各見本傳集解惠棟曰與傳以不善自是習為內學尚奇

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故稱內策解惠棟曰詳孔傳傳是呂通儒

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曰為宜見藏掖謂桓譚賈逵張衡

集解錢大昕曰賈逵傳會同譚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

鄭興與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同譚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

能附會文致最貴賈逵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曄入鄭

興與傳注又誤以逵不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

附內學與司馬遷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

益為此也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忌見史記也

之所偏未能無蔽官本末作不雖云大道其核或同破音五若乃

詩之失思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

而不思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思極數知變而不

其人道不虛行之文也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道頗偏甚有雖流宕過

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其執

失也故偏頗也曰為甚有難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

宗耶顯告微最密餘亦班班名家馬謂裴楷蔡邕其徒亦有雅才

偉德未必體極裁能今益糾其推變尤長可已弘補時事因合表

之云衣顯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陝州縣父文孫集解惠棟曰文孫官至侍

弟也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長帝時有言

越嵩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其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

人者因起駕還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起非盜

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盜賊暗賊而殺皆在從伺漏刻之間

而天風已至矣後漢書八十二上

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故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

獨儲大船百姓或謂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

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下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雨水涌起

十餘丈鄧元水經注云瀾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前首子延

保縣南瀾水出此江後世曰沱江牧流則指為瀾水矣遠廬舍

故玉壘山更移於灌縣也先謀曰綿道當作綿道突遠廬舍

所害數千人文公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孫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知當大亂乃謀家人負物百斤環舍

趨走日數十集解劉放曰舊本有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

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也集解惠棟曰

遂奔子公山集解沈欽韓曰數日益

北二百里一統志山在保縣

府通江縣北思公即子公也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

物故乃發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

其地數畝高七丈文公曰意西州智士死我適當之自是常會聚

子孫設酒食後三月舉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都曰漢

集解洪亮吉日案憲卒在光武時此時尚未名少師事東海王仲

宗章帝建初四年始改名憲傳仍書新都為是

子仲名良東海蘭陵人也自有傳沈欽韓曰王仲子名瑒見前

志仲子名瑒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傳云仲子欲為兒

君賤道畏貴稱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

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曰晏乃往拜問君來何遲仲子具曰憲

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

東海之濱葬深忿志討莽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

遠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爵韓若曰漢執法奏為不敬之官也

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曰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八年車駕西征陳豨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曰動憲乃當車

拔佩刀曰斷車轡轡在馬帝不從遂上龍其後賴川兵起乃回駕

而還帝數日恨不用子橫之言集解惠棟曰先賢傳時匈奴數犯

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曰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

乃伏地稱臣誓不復言也集解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

聞關東號號郭子橫竟不虛也集解憲剛直之貌音古橫反集解周

書橫本名橫被皆音光屢見注憲遂已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

京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都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集解錢大昕曰漢書作

北諸水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進奏據鴻

陂導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

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給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

威芋魁芋根也前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

昔大禹決江疎河已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

言將有徵於此誠願已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

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集解應

永平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幸較在

所集解惠棟曰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

械輒自解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盜矣太

守聞忠信可已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還歸時天大陰晦道中

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集解正文臺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

也後呂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

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集解正文臺曰御覽十

面尼首象尼丘山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歆

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鉞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

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政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放曰王簿曰案文多一

非徑道吏迎也故曰獲聞之獲聞之即去昱道追請獲獲顧曰府

非曰何目聞也曰字不可去獲聞之即去昱道追請獲獲顧曰府

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

遁甲能役使鬼神是自往問何旨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

監屬縣有三部每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集解正文臺曰御

亭里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執其間禮記曰觀視

馬尾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集解沈欽韓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為焉乃詔上

方詠視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者反集解惠棟曰應劭辨之云國

令丞躬親案臺位國之陽口口別在宮中體有得失故參則四年

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

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集解沈欽

通正失篇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

思而立祠功施於民曰勢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

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史通雜說篇于資搜神記乃隱應氏所

不移故今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喬

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

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緣

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

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夷吾為郡功曹史太守第

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開啟夷吾極功曹佐史門

倫擢為督郵

倫擢為督郵

倫擢為督郵

倫擢為督郵

倫擢為督郵

倫擢為督郵

卒率車馬出之收其人
 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
 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曰倫曰竊
 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
 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
 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居崇其道德轉著主簿使子從受春秋
 成行罰遂舉孝廉爲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兩早喪父母
 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爲娣娶年五十不肯嫁因養孤府使各選娣
 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年經奏山流徙郡國還令決殺過壽張
 界徙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山流徙郡國還令決殺過壽張
 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將
 上臨西廂南面吏曹處衆分惟兩中央吏勿廢舊儀服將覽馬
 餘事與上合而朝廷數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所決正一縣三下
 常曰願臣集解惠棟曰注東甬鎮撫云正統之東西甬鎮撫云
 籍茲如箱篋之形流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九卷禮典錄云
 省緣因徒有亭長歲部者縣言相資上意曰爲吏姦民何得言
 和觀刺史決當云何吏吾決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史職在禁姦
 今爲惡之端何得言與後漢書切讓三老孝弟兄長七
 百餘事與上意合謝承書云遷鉅鹿太守所在愛青人物有善績
 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遷鉅鹿太守所在愛青人物有善績
 集解注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臨發陞見賜車馬劍革
 帶劍曰鉅鹿尉郡書爲難治曰若有撓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
 史無毀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履授政隆
 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蓋上政本是治字選作化後人誤也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
 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中極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
 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
 見文苑傳尚書晉錄陳九德曰寬而栗栗而恭恭而讓而恭而讓而
 敬求而立授而發而溫而而溫而而而寒而而寒而而而義也仁足濟時知
 周萬物加呂少鷹儒雅韜韜六韜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採隨聖祕
 觀髮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足據其道德昌經王務昌爲陪謀與
 臣從事奮忠殺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儒弼勗也也得
 呂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忠敷百里降福彌翼流化若神

爲害後干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也集解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殺長城沈欽韓曰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明統志廣柔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二里

吹削哺哺當作神音字廣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

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風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

若解解何由可轉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文學冷豐持筴

酒目奉出時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

與傳異未詳孰是說文云柿削木太守曰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

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福數包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

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闕相殺者人請問何

目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闕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

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集解惠棟曰由卒東平劉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少篤學明於

風角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

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駛行相及也須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

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謝賀稜意有恨謂曰太

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

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已爲無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

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

郡航日舟濟水也集解錢大昕曰說文航方舟也从方亢聲或作

浦里橋引宣統誤橋引方之字多誤從沈欽韓曰寰宇記宣州宣城縣北

城記航作橋馬踰足是目不得迷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

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孺室卒有

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

謂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之從子也始居漢中南鄭生邵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

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集解惠棟曰邵別

好治產有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師學問常自賃書自給又

別傳云公七尺八寸多髯鬚八眉左耳後有奇表項枕如鼎彭手

彭一作鼎足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

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

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宜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

焉相視曰不聞也問何已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一使星向益州分

野故知之耳前書黃鸞參益州之分野也集解惠棟曰邵別傳云

與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集解惠棟曰邵別傳云

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集解沈欽

征匈奴傳曰爲憲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

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

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

留遲引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

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中舉孝廉集解惠棟曰

於是奇邵能絕五遷尚書令集解惠棟曰邵別傳云邵已郎謂省

有忠臣節集解沈欽韓曰邵別傳云邵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詞

列明隱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曰爲公所召故儒將大夫

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

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邵功

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邵潛

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邵都侯辭讓不受年八

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
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曹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宣帝時為前

將軍見前書也
集解洪亮吉曰奉世未嘗為將軍其為將軍
及左將軍皆在元帝時注蓋因奉世傳有將軍韓增舉奉
世故誤曰奉世當之耳
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
周名黨在選

民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
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云歷弱冠拜新城令也
時天下旱縣界特南官至奉車都尉

段繁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
集解沈欽諤曰方輿勝覽今懷安軍
都府金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

告守津吏曰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
國志乃大渡津口也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聞賢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從費州自謂略究要術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昭化縣東北三里即嘉陵白水二水
津吏掘破從者頭生開筒得
合流處一統志昭化縣漢南縣

書言到葭萌與吏闢頭破者
此葭萌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
款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

於家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廖扶字文起
又音力弔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

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
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
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

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
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
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

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
遺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
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煥姓也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煥巴郡墊
江人一云江州人見汝南紀風俗通作煥

先為諸生從扶學後
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摧扶子

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死葬北郭號曰扶畢志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
其先張江者封折侯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
馬案南陽有折縣前漢屬宏
曾孫國為鬱

農郡元帝持益反顏籀音
先歷反字從木不從手
曾孫國為鬱

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
焉國生像國有貴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

幼有仁心不殺昆蟲
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

雅節道教授門人
朋友白遠而至時人為之
志云京氏客推朱雲卿

平名晏巴好黃老言
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
必厚亡也乃散

金帛資產周施親疎
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
息盈前當增益產

業何為坐白殫竭乎
像曰昔闔子文有言我乃
逃禍非避富也

日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
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
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
夫從政者已底人也人多
曠者而我取

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
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
咎道家所忌

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
富謂之不幸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
富謂之不幸

論云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又注謂之幸左傳幸作貴
牆隙而

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
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
九族飲食辭

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
家無餘貲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
集解惠棟曰
季齊一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二輔習

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
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

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
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璣璣
鈴考靈樞圖

府唐縣西北有大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

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

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激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

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載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

徵不行卒李昂謝承書曰炳字然鄉人也篤行好學不義榮祿

於家也不李昂謝承書曰炳字然鄉人也篤行好學不義榮祿

應舉茂才除召陵令北海郎宗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

到官公車徵召下卒也給食瘠服開人莫肯降意恐王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遺諸公車將曰補察

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遺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

儒之表拜議郎除與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壇席集解通鑑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

爲光祿大夫矣矣不在三年早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之而

瓊傳異知此不必在四年也沈欽韓曰案袁紀永建二年英與黃

瓊贊純楊厚俱徵英既至天子爲設壇席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

將而范書瓊傳則刪去樊英云瓊與楊厚同徵英至李固書曰

有稱疾不進之文未必與厚同時詣闕又瓊疏云永建二年英與

今日則其時已非永建可知帝紀陽嘉三年詔曰永建二年英與

嘉改元爲嘉則瓊兩上疏皆陽嘉時事此傳在三年四年之間袁

紀於始便竟其不相妨也袁紀云二年此傳在三年四年之間袁

事實在四年也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傳之禮延

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爲光祿大

夫賜告歸集解惠棟曰英別傳云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

還家也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

祠曰中平英辭位不受有詔警旨勿聽集解通鑑胡注有詔警曉

英初被詔命命曰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曰

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初河南張楷

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日子之出能

翰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曰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

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集解惠棟曰洪

之術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

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

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

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詔事官人爲司徒集解錢大昭曰案紀中平

尉非司徒也傳誤沈字曰此傳稱陳郡卻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魯陽人靈帝紀注陵胡陽人亦誤陳郡卻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妻怪問其故英曰郎生道遇鈔賊劫去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

還云道遇賊被髮老人相救得全御覽三百七十

三英別傳云卻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三英別傳云卻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三英別傳云卻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三英別傳云卻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三英別傳云卻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義已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方目類聚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曰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目然也然而後進希之曰成名世主禮之曰得厭原其無用亦所目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曰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也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逸用表垂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逸可曰數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無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至乃諸譟遠術廢斥國華道隱逸之士也集解惠棟曰魯語季文子曰且曰為力詐可曰救淪敝文律足曰救監平吾聞曰德榮為國華也虛受堂

虛受堂

主

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終

後漢書八十二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上校補

方術列傳上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集解惠棟曰至又注至於下吳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下稷鄭元云稷讀曰下厠之厠日

西之時今案辰說文本作厠解云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稷書無逸自朝至于日中吳釋文吳本作厠書多作厠卦作厠通作

吳穀梁作稷吳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吳穀梁仲舒傳周故頭亦傾日吳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吳穀梁仲舒傳周

為正字矣辰或作晏吳或作吳又宋呂來相承俗字

鈴決之符注有却敵執遠之符官本注皆所已探抽其蹟參驗人

區注小爾雅曰官本注小

元氣注河圖曰元氣闔陽為天官本注闔作闔今案惠氏補注謂

惟毛本為長矣然闔闔同義似乃異文非誤字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注未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注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曰

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官本注翁皆作君誤案前書郭詵志

人少翁也然少翁史不言何姓注言少翁拜文成將軍抵側擊

亦未復冠姓則上李字本衍文或遂並譌為李少君耳抵側擊

也案秦策抵掌而談章注抵據也

任文公傳巴郡閬中人也注閬中今隆州縣已詳公孫述傳父文孫集解

惠棟曰至文公為文孫弟也案子名文公父乃名

郭憲傳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官本同含酒三漢柳從辰曰漢魏叢

漢郭憲著王謨云憲曰漢酒一車降入方術好事者因為此記

並託憲自序辰案御覽引書目亦有郭子模洞冥記本傳不載

王說是也

許楊傳許楊柳從辰曰御覽七十二引

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

兩黃鵠六字柳後辰曰御覽七十二引本書亦有此六字不知所據何本也

高獲傳與光武有舊官本舊上

獲冠鐵冠帶鉄領官本鉄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放曰至日字不可去今案劉說雖不知故獲謂其爲主簿所欺也言獲聞者聞其事不必是問其言主簿就有言獲固無由親聞之周說殊泥且如周說曰亦當改白太守非有謀於主簿

卒於石城柳從辰曰一統志獲墓在今貴池縣西南六十里

謝夷吾傳稍遷荊州刺史注常曰勵羣臣原注羣議郡已正官本不誤

楊由傳廣柔縣蠻夷反注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

也官本注也字作西是

又有風吹削哺注哺當作柿柿原作柿已正官本不誤今案木柿柿从束今皆譌作柿从市俗遂皆寫从束糾之不勝辯矣

李南傳丹陽句容人也注句容今潤州縣也今江甯府句容縣治

先吹竈突及井集解并神名吹簫女子柳從辰曰見御覽一百八十九引白澤圖語

向度宛陵浦里航官本航作航

李邵傳有忠臣節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二引邵別傳不肯舉鄧豹爲河南尹沈欽韓已補入鄧騰傳

段翳傳津吏搥破從者頭官本搥作搥同

折像傳何爲坐自殫竭乎官本殫作殫同

昔闕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注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官本注無之祿二字無復上後字人作入連復字讀

樊英傳七緯注七緯者至說題辭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河洛七緯之外次欽韓據隋志爲說亦僅足備一說耳磁璣鈐鈐原作鈐解題同據鄭君緯說正官本注不誤刑德放官本注放作收非記歷樞解題記作紀鄭君作紀章懷太子注作紀獨此注官本亦作記本無定字故仍不改計圖徵官本汁作叶古字通用

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官本術藝作藝術

李曷注炳字子然官本注炳作曷案炳曷雖同字以字子然推之从火爲長疑謝承書本作炳也北海郎

宗注前比徵命官本比作此案前比徵命者謂依錢校正官諸公聞之上博士徵言上即是表上其事不敘載其所上辭者不須定言表也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官本若作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連上讀

所言多驗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

妻遣婢拜問官本婢上多奴字英下牀答拜官本答上將字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官本注無子字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官本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官本注無人之所用容足耳官本注人用上多然則側足而墊之官本注無欲字

卷八十二上校補

三

李曷注炳字子然官本注炳作曷案炳曷雖同字以字子然推之从火爲長疑謝承書本作炳也北海郎

宗注前比徵命官本比作此案前比徵命者謂依錢校正官諸公聞之上博士徵言上即是表上其事不敘載其所上辭者不須定言表也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官本若作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連上讀

所言多驗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

妻遣婢拜問官本婢上多奴字英下牀答拜官本答上將字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官本注無子字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官本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官本注無人之所用容足耳官本注人用上多然則側足而墊之官本注無欲字

卷八十二上校補

三

李曷注炳字子然官本注炳作曷案炳曷雖同字以字子然推之从火爲長疑謝承書本作炳也北海郎

宗注前比徵命官本比作此案前比徵命者謂依錢校正官諸公聞之上博士徵言上即是表上其事不敘載其所上辭者不須定言表也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官本若作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連上讀

所言多驗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

妻遣婢拜問官本婢上多奴字英下牀答拜官本答上將字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官本注無子字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官本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官本注無人之所用容足耳官本注人用上多然則側足而墊之官本注無欲字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曰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為京師富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東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蕭之言肅也肅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程揚兵殿省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

虛受堂

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不云唐檀益

唐檀益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君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集解沈欽韓

沙山在平度州北十八里相傳漢公沙穆居此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

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闕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

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集解沈欽韓曰

登州府黃縣學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集解惠棟曰魚豢致產

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自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

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自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

猶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

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術人告語言猶賈病欲賤賣不

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賈直買者言賈私約亦復解錢不取穆終

不受錢而去也集解劉放曰注賈者人相欺案文多後舉孝廉已

一人字先謙曰此事與宋穆因名同而誤記也後舉孝廉已

高第為主事遷繕相集解惠棟曰東萊縣屬琅琊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時繕侯

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假放恣穆到官

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籍有惡侯曰弔小相明侯何因

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

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順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敝所

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

苦辭諫敝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

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

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曰

東莫不澶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

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

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

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紹字子起字允

慈格字允讓達字義則樊字義起案公沙字事別見荀爽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

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集解惠棟曰魯相臧仲英數

狗遺御者益喜歸殺之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因斷見風俗通怪神篇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集解惠棟曰孝

經援神契云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行遇道士張巨君授

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集解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

壽昌曰焦贛易林許峻易新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

始拜郡議郎錢大昕曰事見怪神篇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

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

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為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曰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集解

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計說云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沈欽韓曰續志城陽郡已省旁郡亦無安陽縣故城在莒也僅一縣注難取旁郡以充五陽之數非也此必地勢合於陰陽納甲者不宜發五陽郡兵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曰討

之資具曰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道甲教曰時進兵一戰破賊縞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屬數重因留軍

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已全勝熲從之果曰破賊於是曰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

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曰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稱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魏志登曰家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韓說字叔備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

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集解惠棟曰任昉文章原始曰連珠楊雄作

稍遷侍中集解洪亮古曰蔡邕傳熹平四年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

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云安字安字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集祖見儒林傳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少雙故時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遇之則止人莫能伍前後宰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集解惠棟曰

趙肅舉扶扶以病不詣追遠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歸家

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進衣薦扶云資

帝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進衣薦扶云資

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

收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

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蒙之善貶繼

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

側之術集解惠康曰華陽國志云上明方術使妙用故作經方類

節感哀與人相應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

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

雖貧賤斷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

服髮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

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魯扈疾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集解惠康曰古醫意同音故亦同說隨氣用巧鍼石

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

處尊高言臨臣臣懷怖懼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

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

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者有衝破者也重言恐懼

之心如目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言為不

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何反音徒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遊學徐士兼通數經

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召為他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集

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思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

授湯湯思九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以授伊尹伊尹以

授相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授心誠分錄集解沈欽韓曰授醫以

人定立章句思九師以授華佗集解沈欽韓曰授醫以

一策六錄為一分四分成一兩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集解沈

本此下有鍼七八九四字係依南監本轉刊魏志佗傳原作七八

此壯乃專就灸言今范史鍼灸合言止言其處略去灸數鍼候則

字明為誤居矣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引酒服

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門則斷截前

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曰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見佗其病

牛虱之候其候名神泉邪動為馬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佗使視之曰易治而不痛稍刺數處十日愈矣已復發如此七八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膽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時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邕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人有病脚蹙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下相端直均爲此各七壯灸愈卽行也後灸愈處夾脊一寸上調如引繩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

後漢書八十二下

七

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收郡縣發遣佗侍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召活人集解惠棟曰佗有秘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集解惠棟曰佗有秘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集解惠棟曰佗有秘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海殺華佗令此兒殞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曰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感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集解劉放曰普依準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

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能經絡願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鳴鴈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亦曰除疾兼利氣足曰當導引體有不真牙齒完堅飲食無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臆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臆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曰漆葉青麋散佗別傳曰青麋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麋字相傳音女康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集解劉放曰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惠棟曰麋抱朴子作藟云漆葉青藟凡藥之草契阿服之得

後漢書八十二下

八

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沈欽韓曰本草圖經陳藏器云青麋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萎蕤一名蠶絲極似蠶絲補腦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惟行氣不可服壯陽補虛益氣散服之益精補髓漆葉屑一斗集解錢大昕曰斗當依魏志作升漢兩引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麋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客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法於玄牝其要谷神不瀉還精補腦也常惠棟曰冷水經注作靈案命當作治又唐虞博物志作唐虞常屈頸鵲息鶴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長尾曰鵲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鵲郭璞曰似雉長尾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同家問瘞理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小黃縣寄書與同問發視之惟有履存

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

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

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鹿鹿傳世見之云三百

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

形與之並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

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王女三十人并

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集解惠棟曰

注以五岳真形案此下脫一圖字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集解惠棟曰此傳出搜神記

之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不能起禁虎虎

伏地低頭閉口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

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越方禁咒也集解惠棟曰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炳又抱朴

子云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燕耳孫汝澄云越方即封禪

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沈欽韓曰漢亦無東陽縣始分會稽爲

東陽郡此難鈔他書也沈欽韓曰漢亦無東陽縣始分會稽爲

而忘其與漢不相涉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

上郎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遂結言約共曰其術療

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

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莢易曰枯楊生莢注云莢者楊之秀二人相

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

水爲南創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

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先武改爲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饗主人見之驚據梧枝也據忙也集解惠炳笑

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長房費長房費昌

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費

爲市抹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集解先謙曰水經汝水注王

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諸人曰服此藥必吐某謝元

物某曰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饑餒者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羅簾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已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

江翁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

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集解惠棟曰翁乃斷一青竹度

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爲縊死大小

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

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

斤石於心上眾地競來謁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

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

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

至矣既至可已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惠

物合靈多所苞育李棟曰水經注云葛陂方數十里水

吉甫云周迴三十里又爲作一符曰已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

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顧視

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弄但竹杖耳乃發

家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眼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集解惠

府門推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通來而逢長房謁府君集解錢大昕守爲府君然敘事之文當從其實此傳多采郡俗小說未及釐正若東海君爲被君之稱豈可據正史乎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龜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曰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兩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敕汝罪人間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集解劉攽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取鬼所殺

後漢書八十二下

十一

劄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臨邑日御覽三百七十三許達別傳云劄子訓齊人漢武內傳云劄子又從軍拜騎馬都尉晚乃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于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集解惠棟曰黃朝英云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眾小水將達而不口也軒渠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芝器中泥兒長六寸許耳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榮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于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目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

進道其迫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召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莫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集解錢大昕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從長本考證曰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惠棟曰案搜神記乃正始中事也又釋名云摩挲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潘岳關中記云秦徙諸洛陽到霸城東不可致今在霸城東道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中范史推言之可也而注乃泥定始皇至建安時年分云四百二十餘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小住並行應之音蒲明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劉根者潁川人也集解錢大昕曰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劄子訓左慈書光侯及劉根事皆見搜神記彼說云根

後漢書八十二下

十一

字君安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爲潁川人劉諸獨行傳之范武陳劄諫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初先雄亦皆淑神記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新目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貴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視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轉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嚙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集解惠棟曰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尺顏狀如年十五時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封君達入元邱山廬去以五嶽眞形圖傳左當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

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

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元放於下坐又下放曰亦

可得也索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應曰此可得也

求銅盤貯水已竹竿餌釣於盤中文多一竹字須臾引一鱸魚

出操大拊掌笑集解劉放曰案文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

操使目前繪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

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遇

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蓋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

劉放曰後操使蜀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

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饌悉亡其酒脯矣鍾猶操

懷不喜更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遂慈

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集解劉放曰案操知不可得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

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許何事即跪往赴之而羝羊數百皆變

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曰穎川

僉能辟穀飲茶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虛江左慈知補

學其辟穀食代茶飲寒水寒中泄利殆至預命後始來服人無

久乃蘇方慈到又親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任從問受奄豎

通范氏增損東觀一代白謂無厭良直而王喬見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

云刺子訓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

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計子勳即刺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集解劉放曰案縣人案必當作壽棟曰仲

上放心不拘之鄉抱朴子亦作卜成云河南密縣人也沈欽賢曰

亦見博物志及抱朴子至理篇彼作卜成案顯顯以上咸為複姓

為卜上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

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集解惠棟

云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

河南密有公至令密縣傳其仙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抱朴

子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祖及見下成成仙昇天

解奴宰張紹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奴宰能變易物形曰詭幻人又河南有

天下神人五一曰隱淪云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善為丹青符劾厭

殺鬼神而使命之集解惠棟曰云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善為丹青符劾厭

書文所効故夜哭然則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

勳鬼之法不始於東漢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

日編姓承平時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有治隱郎編姓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為効之侯復効之可證注

以壽為姓之誤惠棟曰見魏文帝列異傳洪顯侯曰為洪無能効百

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

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壓侯復効之樹盛

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創懸愛膏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

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

願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其言

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與之言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

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斷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剪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

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膏尾鼓細游行

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執而可吸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試是藥

去此端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成

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遇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也

集解惠棟曰列仙傳云容成公不死藥白復黑商落復生其文志

導之事取精於元化其要容成公不死藥白復黑商落復生其文志

云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云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

之為十卷錢大昕曰元放左慈之字慈事已見前此元放二字衍

也曹操不稱姓亦脫文自左慈以後中隔計子勳上成公解奴辜

張紹等數人皆不與操同時不當遞承其文又注吾本師姓韓字

雅裴松之注魏志引辯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龍

道論云姓韓字引雄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龍

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

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

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

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集解劉攽曰注連年請求

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後漢書八十二下

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集解惠棟曰即郝儉也傳寫訛為郝

王使郝孟儉領諸人王即操也與傳同則孟節為潁川人王真年

非上黨也漢武內傳云王真師事劉子訓孟節師事真王真年

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

行胎息胎食之方噉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

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噉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殺二

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噉

如在胎之中噉音期集解劉攽曰噉噉舌

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

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

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集解

曰漢武內傳云魏武帝為第舍使領諸方士惠棟

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北海王和平集解惠棟曰案典性好道術自呂當仙濟南孫邑少

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

悉曰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世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

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

與

虛受堂

大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961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下按補

方術列傳下唐檀傳其禍發於蕭牆注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公沙穆傳學者自遠而至日北康日金樓子全德志序

呂貨求位吾不忍也注語之言至告語言猪實病案文注兩言

遷紹相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自本注承作永未有也字

傲假放恣官本假作假案字書分假爲二字音讀各異而說文傳假很明德字仍作假

於是暴雨既霽官本暴雨下多不終日三字案不終日疑本注

年六十六卒官柳從辰曰一統志穆墓在

許曼傳君當爲邊將官有京名官本少

郭玉傳學方診六微之技官本微陰陽隱側之術官本隱側作不

卷八十二下按補

此其所召爲不愈也官本無

華佗傳鍼灸不過數處官本改官本灸亦誤集解先謙曰至明爲

誤屏矣謹案官本裁七八九李唐芸據南監本九乃作九疑指

過數處本合魏志本裁七八九李唐芸據南監本九乃作九疑指

兩處併言之也九作九同是誤字即作壯亦是單鍼灸言不過一

於裁上更補灸處二字則文義亦不相接直是衍文耳裁七八

灸之謂是通可備一說

一月之閒皆平復注長三尺所官本注所作許案古文許所同音

所而無童子官本注章作瞳古今汗慘便愈慘同燥魏志注即

因當剖破腹官本因作應今案魏志注傳本傳作君病深當破

治故不欲其必除此病也應難可通然與當字義復

爲人性惡難得意於義其精今范書無此注不詳何本也惟多所

不可乃憎惡之惡應讀烏路反字書列於人下亦誤

操不從竟殺之後漢辰曰一統志佗墓在今銅山縣南有碑題曰

則不知孰是異基也

佗不強與官本強與魏志文同

普依準佗療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官本附

案文下多不全兩字

病不能生官本能作得

授目漆葉青麩散集解沈欽韓曰至此即萎蕤

徐登傳又趙炳字公阿注抱朴子曰道士趙炳炳從辰曰今抱朴

炳即生黃注注云有王弼二字

炳東入章安注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今台州府臨海縣

卷八十二下按補

爲立祠室於永康官本室

費長房傳而達長房官本爲字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官本服下有罪字今案慙僞作太守章服遂

叩頭持札必復令就太守服官本服下有罪字今案慙僞作太守章服遂

太守服罪而復令就太守服官本服下有罪字今案慙僞作太守章服遂

冷壽光唐虞而殺之三人頗涉容成等術此下若徐登者費長

房者官本房者劉根者或以巫術治疾本皆附及其文絕不類

多漢後郡縣下其文皆其簡與傳冷壽光等三人同王喬見履左

慈羊鳴史通所議然如結以或云及書司空曹操皆具史法而

赦汝罪官本罪上

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柳從辰曰葛洪神仙

然放之復舒如舊也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

蒯子訓傳其父母悲號怨痛官本悲

時有百歲翁官本有上

已近五百歲矣官本已上

劉根傳皆返縛在前官本返

不知在所官本在所集解惠棟曰至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崢嶸

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崢嶸從辰曰神仙傳作入嵩高山石室崢嶸

入二字今案上言入下止可云不可云下五十丈文下無北

石室中此九字句自北對南言北入下脫文數耳

左慈傳皆長三尺餘案淮上鱸魚有長三尺餘者

孫吹火荻花中是也孫吹火荻花中是也

行視諸鱸注鱸猶肆也官本猶作酒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

則但作盧官本猶作酒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

字鱸本酒鱸非即酒肆故顏籀亦不用章說章懷諸鱸肆語

自無病不必改從章也官本猶作酒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

遂莫知所取焉注議郎安平李章官本章

解奴辜傳又有編盲意官本意

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官本無

甘始傳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集解錢大昕曰至不當遙承

其文案甘始等本因傳左慈而附及非則為傳說已具前

君達號青牛師集解劉放曰至求見授官本求見授

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授否否仍未可知恐非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注後漢書八十三

宋宣城太守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繁孤竹謂自茲曰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曰求其志

或回遯曰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曰求其志行義曰達其道求

惠棟曰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或靜已曰鎮其躁謂達其

去危曰圖其安四皓之或垢俗曰動其繁謂申徒狄鮑或疵物曰

激其清梁鴻嚴然觀其甘心吹噓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

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吹噓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選代之人閒暇者

之所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故蒙恥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諫之曰蒙恥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

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

路曰天下有道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經經乎莫己知也又曰子貢曰有美玉

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

者也沽謂然而蟬蛻羈埃之中自致賓區之外異夫飾智巧已逐

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卿

棟曰見修身篇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

翼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集解惠棟曰

詩北風序云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相攜持而去焉揚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纂字諸本或作慕

纂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七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光

武則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箕側席而坐也

公孫弘贊之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集解惠棟曰漢儒曰

人爲幽贊之故庚仲翔注易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二

於巖中矣易詩序曰高士爲幽人失之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

其安前書武帝曰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嚴光周黨

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曰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

邪變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

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回雖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

在室不能反集解沈欽韓曰莊子逍遙遊云綽約若處子音義云

外傷內則郭意爲處士也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語代其大辟

地其次辟色後漢書八十三子日作者七人矣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論

封人楚狂接輿先謙曰官云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蓧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

也易云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

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光武曰苟有其備虎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集解

曰易道曰中和爲本集解惠棟曰御覽云好誦老易

故下云好誦易也集解惠棟曰御覽云好誦老易

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集解惠棟曰英雉記

糞柴賣以供食飲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

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益可用享損益盈

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集解劉放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

海逢氏有名絲字子緒者爲漢趙王傳其孫萌不仕王莽集解

鼓逢逢劉放已辨之東符容切逢薄江切逢北海洪道爲集解

河孝王諱也先謙曰官本劉校語逢當作逢家貧給事縣爲亭長

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薪歎曰亭長主捕盜故執柄

迎拜問事復入尉去因舉盾觸地也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

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故曰三綱絕矣

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漢書段名東都門今名青門

北頭第一門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本曰

子居鰓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尙書

卷八十三引後漢書俱作嚴遵字子陵沈潛曰嚴遵有三御覽三

五十八引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恩會稽餘姚人也

為揚州刺史云云此又嚴遵而亦蜀人會稽餘姚人也

吳志注會稽典錄曰嚴遵字王恩會稽餘姚人也

曰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多士延為會稽郡尉如董子侯

南者皆未還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郡尉如董子侯

嚴子陵皆希目師友之禮曰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

賢乃令呂物色訪之曰其形貌求之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

云道昔與光武俱為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息天寒不

得被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

牛牢道不至出傳云光變名姓或謂牛牢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

之皇甫謐喜偽造古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

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集解沈欽韓曰建武五年下詔徵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集解沈欽韓曰建武五年下詔徵

集解惠棟曰會稽先賢傳云光武詔詣行在所遇劉歆橋

上令公卿曰君臣不取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士傳曰

賜無所主臣是已不取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士傳曰

後漢書八十三

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讀書讀訖問

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宜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

曰君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

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

詣造迫於典司是已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

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

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集解

曰御覽云何不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

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

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曰足加帝腹上明日

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設樂陽明殿

命宴會客星宿迫日足荷上其夜客星

犯天子宿明旦大史曰問周壽昌曰御覽五引後漢書云光與

武友登岸忘之先想是時太史云天上有一客星恨帝帝曰豈非

客人嚴子陵乎遂命徵之與與子陵共卧光曰恨帝帝曰豈非

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曰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

十月客星在與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星恐范滂坐會稽典錄

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為據又案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光武嘗出南郊

別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瀨馬顧野王與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

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曰嚴陵瀨也集解惠棟曰云後

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顧野王山山下有建武十七年復特

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集解王鳴盛曰讓仕葬封伯鴻之終身

不仕所召雪其父之恥也惠棟曰王莽傳作梁護案趙香傳注亦

似疑傳寫訛也鴻時尙幼已遭亂世因卷席而葬集解惠棟曰趙

席而葬身亡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

百二十五東觀記云鴻少孤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減薪更然火

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謀遺火延

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也亡悉召豕償之其主猶召爲

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

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

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呂女妻尼

慮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

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召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集解惠棟曰續列女傳云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通不答

恩意接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也言不曰

塞數夫矣今而見擇也集解沈欽韓曰家語在厄篇注擇棄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妻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親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爲業詠詩書

彈琴引自娛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耕織織作仰慕前世高士而爲

四皓引來二十四人作頌集解惠棟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

賦卷十九補亡詩注並引梁鴻集二卷亡王補曰文選卷十三雪

清八字而雪賦注脫梁字楊慎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集解因謂鴻安邱馬成都人謬矣

日陟彼北芒兮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陰顧覽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集

惠棟曰案御覽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名耀字侯光集解惠棟曰孫卿云鴻改姓運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愴

恒兮傷悼志非非兮升降爾雅注愴恒憂也非非高下不定也愴

欲乘策兮繼遺疾吾俗兮作譏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噫噫

日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

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曰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

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集解通鑑胡注

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光儀也言雖不察與季札及魯連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

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

惠棟曰陳繼儒云刻本皆作含惟藝文類聚引哀茂時兮逾邁悠

之作麥含金茂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哀茂時兮逾邁悠

芳香兮日吳吳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也突窮也口

篇篇兮余誦嗟恒恒兮誰留誦誦也鄭玄注禮遂至吳依大家旱

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集解惠棟曰

名梁鴻質春之所近人修吳縣志曰爲伯通字奉卿此爲人質春

誤曰爲舉宏也近人之書不足信如此舉宏見桓榮傳爲人質春

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集解惠棟曰案方言

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檟西晉之案故楚漢春秋楚漢陰侯曰

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

云玉杯大案王案儀禮約云滌栝整案曰此推之其爲飲食之具明

矣沈欽韓曰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供祭之屬禮

器注禁如今方案或長局足高三寸案所置食器其制蓋如今

承案而有足凡案或長局足高三寸案所置食器其制蓋如今

云案凡屬曲禮凡奉者當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儲能使具妻敬之

心今舉案高至眉敬之至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儲能使具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集解惠棟曰

惠閉門吟咏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廣博

惠思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廣博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陰顧覽帝京兮噫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陰顧覽帝京兮噫

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

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嚭清高可令相近要離烈士者

家在今蘇州吳縣西伯嚭墓在其北集解沈欽韓曰陸葬畢妻于

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

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嚶嚶出白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

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作伯達沈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曰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鄭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

理明衍此一業字後漢書八十三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沈欽韓曰一隣里有爭

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因請曰仁義遜讓奈

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

不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嫂作嫂蔡邕月令章句云妻字與建初

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

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

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之後生孜孜無倦范泰宣侯即范曄之父也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

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曰爲隱者也因其行事而論之曰

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孤

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或高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

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戾日者

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嘆而自沈也鳴弦戾日指日嵇康臨

臺修字孝威魏郡人也隱於武安山解沈欽韓曰一統

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三十里一名遂山即太行第四陁也

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謝修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終日

結康高士傳曰刺史執贄來之贄往集解惠棟曰禮記哀公執贄見周豐敬資之義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

何終日終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後漢書八十三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何我用藥爲乃遽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

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諸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

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爲田叟也使奪其

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集解沈欽韓曰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放

不事宗族單騎騎牛此老子之驢稱也晉書康亮云老子於此興

老夫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述遁集解惠棟曰因下脫已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唐韻作

矯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矯望東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

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

召才博顯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集解惠棟曰高士傳汝

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

虛人冥藏身遠邈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中又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自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親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曰待堯舜之

君孟子曰湯使人曰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已湯之幣聘焉哉既君而幡然改日與我處歐歐之中由是曰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我為人為堯舜之人哉策解先謙曰官本注今官本注豈若方今明明四海開關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梅上却無與我二字

入首陽足下番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簫蕭史妻弄玉好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且散上紫色衝天須臾亦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師數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白言

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後漢書八十三

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免冒為事且免網也毛詩序曰免冒后之化也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韓曰長安志馬牧澤在京北府與平縣東南二十里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向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集解惠棟曰應璩與曹公陵云昔漢光武與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少誼

武皇帝共揖於道中穎川士既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良少誼節母意驢鳴記反良嘗學之曰娛樂馬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

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目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之良才既高遠而論議尙奇多駭流俗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行播者極之老焉慕之鄉里縉紳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曰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良遺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戴良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扶風郡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少明五經兼通緯學無不通內外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卿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博通內外圖典集解通鑑胡注東漢諸儒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目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集解惠棟曰本朝二字出荀子真曰目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賁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

懼然不敢復言樓音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集解惠棟曰同郡田羽薦良曰處士法真體兼四

業惠棟曰通鑑作田羽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自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毛詩曰哀職有必能

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雍相濟濟皇來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良曰吾既不

能遜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集解惠棟街藝歷年不問園圃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

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刊石

願之號曰玄德先生集解惠棟曰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言滿天

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然風車馬塵遠通海英靈

得而聞身雖可得而視焉義舉所紀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

上德勳業許之右所謂述名也我隨聲而登我追者已獲君

分量輕重微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元口膺懿實宏聖典研

道機彪章榮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庭超由夷垂英名揚景暉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己酉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集解惠棟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

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

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

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曰父天下邪役天下曰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曰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割茅茨不斲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也班布升曰吾

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今

宦豈日亂陷害忠良賈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建人之無援

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罔廷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集解惠棟曰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

及乎毛詩曰嘯其泣矣何嗟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

終集解沈欽韓曰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

牀下德公初不合止司馬德操請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

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

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

龐公居之德公居之陽望衡對宇數情相接泛舟襄陽率爾休暢

志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

鏡公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集解惠棟曰襄陽舊傳

公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集解惠棟曰襄陽舊傳

一身執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

棲龍窟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曰遺子孫乎

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吏

部郎子漢晉太康中爲梓州太守集解劉效曰正文案居畝畝

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襄陽舊傳云漢

語曰我家池中有龍種來歸里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

化其口德少壯皆代老者擔負處受堂

之曰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慰而去後遂攜其妻子

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

陽侯君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

廟遂曰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枉遠遼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三校補

逸民列傳不屈潁陽之高文選上不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文選性分

千乘莫移其情注魯逃隱於海上

彼雖確確有類沽名者注有荷黃而過孔氏之門者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注者原作首依

不相攜持而去之注者原作首依

弋者何纂焉注者原作首依

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注者原作首依

蓋錄其絕塵不反注者原作首依

絕塵官本注

野王二老傳路見二老者官本注

昔湯即桀於鳴條注者原作首依

遂萌傳不去禍將及人注者原作首依

城門注者原作首依

乃之琅邪勞山注有大勞山注者原作首依

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注者原作首依

牢盛山望遠築立馬注者原作首依

己壽終注者原作首依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

名晏君公名遵注者原作首依

周黨傳過城不入注者原作首依

王霸傳字儒仲注者原作首依

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注是非癡語也注者原作首依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注者原作首依

乃說五王求錢千萬注者原作首依

名晏君公名遵注者原作首依

周黨傳過城不入注者原作首依

王霸傳字儒仲注者原作首依

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注是非癡語也注者原作首依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注者原作首依

乃說五王求錢千萬注者原作首依

井丹傳更遺請丹不能致注者原作首依

十終於家注者原作首依

梁鴻傳同縣孟氏有女注者原作首依

肅宗問而非之集解惠棟曰注者原作首依

而後世之求索不得注者原作首依

來所建立肅宗雖願長有也注者原作首依

於心何必易姓名以此言之注者原作首依

依大家阜伯通注者原作首依

為求葬地於要離冢旁集解沈欽韓曰注者原作首依

四里注者原作首依

高鳳傳心名且猶不顯注者原作首依

臺怪傳存神養和注者原作首依

矯慎傳章昌廉直稱注者原作首依

昔伊尹不懷道目待堯舜之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與毛多異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注既而幡然改曰官本無此六字與我處賦之中官本

足下甯能騎龍弄鳳注鳳來止其屋官本注

漢陰老父傳漢陰集解惠棟曰御覽作漢濱今案本書目

陳留老父傳二丈夫官本文作大今案二丈夫猶云二男子耳升

乃以二大夫稱之如前書之美二疏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詩書之言女德尙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堯

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澗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微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述爲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嫵梁嫵女李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

已集解惠棟曰嫵錄董祀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曰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曰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集解惠棟曰

車或云公乘車人傳舍假臥無憂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風俗通云鹿

所致耳蘇林云一木橫鹿車一人推之挽一作輓音晚拜姑禮畢

提囊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集解王

此下宜增一句云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非桓出也先諫曰明承爲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宣前妻子後母即少君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挽鹿車時不識去聲記也對曰先姑有言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言也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集解惠

備云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

即魏顆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通爲王莽所誅選少子始居敬

也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末而歸鄭玄注禮記曲者也說文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沮喪也性慙也集解沈欽

曰未相曲木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韓曰唐書世系表勃生戚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事也集

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白失耳妻

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集解先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後

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己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

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鮓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鮓呼鄰母

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詩有田濱

國志云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云今泉在漢州德陽縣

北三十九里先諱曰宋賦陽修詩集注峽州甘泉寺在臨江山一

上與縣解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詩廣漢

人而泉祠在此修令夷陵時有詩或詩後宦游經此入爲立祠並

附會孝泉余嘗過之信不誣也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

詩里馳兵而過曰儻大孝必觸鬼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公

散賊不當至蜀華陽國志也案亦肩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中集解先謙曰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今官本無爲字州治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集解惠棟曰孝

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

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

禽以謙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

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

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集解王補曰趙阿

婦順昭茲形管斯爲遂良人之應有玷女錄尤乖

扶風曹世叔妻者集解先謙曰據三輔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

惠班一名姬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博

學高才世叔早卒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誡云年十有四執箕帚

漸滿詩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

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集解錢大昕曰此

致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爲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都左

氏傳其從姑六年其通歸其國而棄其家以家協姑通今人

讀大家爲大姑角里先生爲蘇里此古音之僅存者每有貢獻異

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出入之勤特封

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閣下從昭受讀集解王鳴盛曰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

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後又詔融兄續

繼昭成之融兄名續字季則見馬援傳集解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

仇故歸融留續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召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

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謬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

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

曰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

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

左傳曰謙者德之基也太伯遠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之風者貪夫廉太伯遠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居周此言邪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昭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戚也而曰方垂未靜拒

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也則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曰示愚

蠲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陳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得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

氏前書呂公望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

兢常懼雖辱已增父母之羞益中外之累也中內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恒恐子穀負

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

設即成之字也集解惠棟曰案注為長垣長大家集云永初七年

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即

長垣也沈欽韓曰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侯因以子穀為聖恩橫

字以合之思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名穀耳聖恩橫

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署放欽韓曰謂成爲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曰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誠七章願諸女

各為一通庶有補益神助汝身去矣其最勉之去矣猶言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

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毛詩傳曰宋襄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

祭祀矣子以宋襄南潤之漬子以宋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

及筐子以湘之維綯及釜子以奠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

之宗室屬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不自名己有惡莫辭忍辱含

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先謙曰官本

作下執務私事不辭劇易難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曰供祖宗清

也謂食也左傳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思名稱之不聞黜辱

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

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

節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勝合二

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

無曰御婦婦不賢則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

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入小學獨不

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

曰柔為用男曰彊為貴女曰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

其虺集解惠棟曰荀子云百姓賤之如鬼楊倞云生女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蝶蠟蝶蠟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向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曰和親恩曰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盛況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日時身不

後漢書八十四

六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名也聖賢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終至尊在不取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婦人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集解沈欽韓曰前書班婕妤傳有窈窕稱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不邪視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作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說文云前却陸媚也從女陳聲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親所不當親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目思自離者集解沈欽韓曰十二年傳注麗著也亦有目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目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貴影響言妹第七集解先謙曰晉義鄉注室人謂女妹女叔諸婦也妹女叔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

後漢書八十四

七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使徵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曰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見君子謂夫也詩曰未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文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曰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

斯之謂也傳周之詩也馬融善之令妻女青焉昭女

妹曹豐生傳之亦有才惠為書曰難之集解沈欽韓曰宋女誠

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表婦作辭有可觀昭年七

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東征賦藝文

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書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

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況拾遺求利曰污其行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

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節而累曰至於寸集解沈欽韓曰說文節織絹从糸門聲

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以亡論語孔子曰君子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學而歸孟子力耕而食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子以刀斷其

織孟子憐而問其故孟子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樂羊子妻

本此已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

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問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問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

繒帛曰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云穆姜安眾令程

祇妻祇似文矩名以有二男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二子淮基

程為陳未詳孰是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四子母非所

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

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已義相導

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

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仁出妾實先誠曰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

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

表異其母獨除家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興等自知失子道

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遺散四子許已修葺自

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六子相化皆作

太守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

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令汝

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鼓琴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溺死迎婆娑神集解何焯曰因學紀聞云曹娥碑云

日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沈欽韓曰詩正義引李巡曰婆娑

神舞也婆娑非神名藝文類聚會稽縣志云於縣江溺死迎婆

娑神也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娑迎神寫本誤入溺死不得屍骸娥

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

日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至元嘉元年集解惠

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至元嘉元年集解惠

吏莫有紀者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錄曰上

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明兒向尚而為之操筆而後成無所定

問明碑文成未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後成無所定

伯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也

云黃絹幼婦外孫也黃絹幼婦外孫也

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惠棟曰水經注云向例甥即子禮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自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集解惠棟曰盧熊云案順帝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營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自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集解惠棟曰列女後傳云黃巾賊陳寶欲下穰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集解王鳴盛曰曝書亭集以為許昇妻為黃巾所殺廉府君微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惠棟曰列女後傳云廉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家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塚廬廬於廉府君即廉約永興二年吳

郡太守

後漢書八十四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目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曰貨財為損何邪集解王補曰馬融作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對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見本書融傳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上陵焉猶可諫也仲尼如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集解惠棟曰蔡邕馬

氏靈表云春秋六十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麗洵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警乃喜而自賀曰為莫己報也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日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言候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警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集解錢大昕曰福祿富解印殺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目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

言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集解惠棟曰案皇甫名玉也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歲又

後漢書八十四

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目自誓宗婦相與慰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已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王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曰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已豫自刑前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鸞曰發縣邑有祀必腦焉肅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諸侯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唐張懷瓘書規之妻也周壽昌曰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真蹟流傳張氏猶見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曰耕輜百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

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召其頭懸鞭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輶長六尺妻謂持杖者鄭眾曰謂輶端壓牛領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數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尙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

藥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喪曰采許之

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
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

舊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沈欽韓曰此郭因詐稱病篤召采既

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

激勅衛甚嚴集解王補曰文姬名節不振議者猶以是爲伯喈羞

後漢書八十四

於當日號爲人師之術爽爽名重一時行事之儼乃至於此臣造與妻道皆取象乎坤何怪戔謀篡漢顓與劬亡魏亂晉叢爽之故

大之教行夫人皆知崇尚名義此則正學之效焉女既到郭氏乃

偶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

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集解惠棟曰荀氏家傳云采入郭氏

室暮乃去唯帳建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

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

言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引衣帶自縊左

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延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

五年益鄧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

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替逃律立門石俟自留獄代君塞皆

道衣裳未從緩姜更解道至告爲賢聖員子期特手五歲使道當

道係這云在如雲何解這本村爲頭村重二美田全五房何這排

特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集解虎欽韓曰獄卒夜察囚當呼問前書王章小女所囚平生

獄吏呼囚者也度道已遠乃言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

其義終身不娶焉某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道雖仕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娶期亦不仕常據述云媛姜匹婦勉夫

濟子授命囿閔義琮國士

孝女叔先雄者健爲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雄作絡范書據搜神記作雄傳寫

議也水經注云絡符人錢大明曰水經注符縣長趙祉遺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

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緒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與此傳所載卽一事而姓名互異華陽國志亦云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韻則其名

當爲銘不爲雄矣然又多有叔字廣韻亦以叔爲複姓則此女本與范史皆作先而夫又多叔字

姓叔先或單稱先猶諸葛之稱葛也雄當是稚字之譌與絡同音國語王係雖今本亦爲雄此其證也王伯厚引水經注以爲

光終終亦諱字周壽昌曰此女父家姓先夫家姓叔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即華陽

志先尼和父泥和
志先尼和父泥和

後漢書八十四 三

永建初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永建元年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

乘舸墮湍水物故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甬水死成湍灘華陽國志作成湍灘尸喪不歸雄感

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

歲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雄乃各作囊盛珠環弓繫兒
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貢年三歲

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

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嫂神呪十二月十五日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

集賢惠棟曰搜神記云鄆縣表言爲雉立碑同像其形焉

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親以表言父於不日作其碑
惠棟曰華陽關志云太守蔣登高之上尚書遣丘曾據爲之立碑

人爲語曰得存先紹獎道張席帛黃氏張貞妻卒與路相類也

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

方音得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彥集解沉欽韓曰
御覽五百七十七蔡琰別傳曰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趙

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靈於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

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等佐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三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等佐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三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山東牧守與兵討卓劫帝入長安遣徐榮李樂四出掠掠在

母之語其願歸也家門滅絕故有既至家人盡語此當爲初平年

則李郭之亂非卓與平在胡中十二年生子二子別傳云琰在左賢

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施之音懷凱風曹操素與世善痛其無嗣

乃遣使者召金壁願之伯樂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引魏文帝蔡

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

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室操謂賓客曰

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遂首徒行叩頭請罪音

辭清辭旨甚酸哀眾皆爲改容謂之徒行不履襪者謂之徒行今

辭清辭旨甚酸哀眾皆爲改容謂之徒行不履襪者謂之徒行今

文姬蓋徒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公與巾幘鄭玄禮記注云徒猶空也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奈何文姬曰明公殿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

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弓頭巾履襪操因問

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

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謂憶識四百餘篇耳集解惠棟曰

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已郡太守謝表

云詔書前後賜經籍素字向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咸二百一十

二卷益自秦焚後書漢以來非詔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給紙筆眞草唯命

於是緒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集解

曰董卓傳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瑁輔分遣其校尉

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

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

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避過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

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解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

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追遷舊邦擁主自自疆海內興

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

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驚拒庚音甫

馬邊惡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還冥

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機微問輒言斃降虜集解先謙曰要當言亭刃日亭蓋事之

誤前書制通傳事刃于公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言罵

或便加桎梏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集解先謙曰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

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集解沈欽韓曰微當從人旁作微微端

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後漢書八十四骨肉來迎已自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

經人心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追窮禍患害相收也念

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集解惠棟曰出草賢傳論傷

則思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

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

嗚咽去去割情戀遠征日還遙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

腹子何處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集解惠棟曰中外即

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十七帖云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氣對孤景但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復觀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集解惠棟曰謝道韞也竭心自助騰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

命兮遭世患集解先謙曰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

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香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復兮不

能安集解飢當食兮不能嘗常流涕兮首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

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氣凝兮雪夏零沙

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兇離兮狀

勢停集解兇離言語之貌集解沈欽韓曰兇離即休離南蠻傳曰

諫曰休離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局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

邊馬鳴集解惠棟曰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與兮彈琴箏音相和

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句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嘯集解我難堪兮

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焚焚集解還過羣形還顧之兮破人精心

恒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珠字昭姬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

合禮儀言威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

妻蔡氏載誕胡于受身虜廷文詞有餘節操不足此則言行相乖

者也蔡氏見善欲使彤管所載將安華的

贊曰端操有蹤集解惠棟曰楚詞云內唯省幽閑有容區明風烈

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

解見皇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亦管華

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四校補

列女傳王霸妻傳沮作不能仰視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

生咸柳從辰曰世系又云霸長子殷漢中山太守四世孫是寔

陽侯因號為大王氏

姜詩妻傳廣漢姜詩妻柳從辰曰詩字士

水去舍六七里柳從辰曰水經注洛縣有沈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詩呼妻使為母

周郁妻傳乃自殺莫不傷之集解案梁錄伯姬之貞行斯于戚女子

已夫能刑妻妻不能刑夫也故三綱並立而禮經獨無責婦以

正諫其夫之明文樊衛之悟其君皆以身感之而非正諫猶肥

馬諫阿閼於婦道何至無以感其夫而郁之賢注輕躁卒未變

諒於夫之命誠哉生亦何聊以死悟夫即以此曲示

君舅之命用心彌苦而不知禮守正為尤賢矣

曹世叔妻傳采狂夫之謔言注前書曰官本注

賴母師之典訓注左傳曰宋伯姬卒傳母也集解左傳本作待母也

為傳而又不兼有脫誤耳當改云春秋宋伯姬卒梁傳曰傳

母曰待母也杜預

注云姆女師也

弄之耳塤注毛萇注曰官本注

不解劇易注劇猶難也官本注

詩著關雎之義注詩關雎樂得賢女官本注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若二人同心官本注

樂羊子妻傳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注解見文苑傳也官本注

此機生自蠶繭官本注

稽廢時月官本注

曹娥傳於縣江汜濤迎婆婆安神集解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安迎神

寫本誤倒蓋案傳作迎娶安神惠棟補注謂范本會稽典錄或

世說捷悟篇注引典錄正作安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依

取資碑云安樂神自見筆削之妙

龐清母傳酒泉龐清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清謹案消為誤

十餘年不能得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載親龐子

以啟親親親乃陰市名刀乘家事乘慶賀趙氏強壯已盡

喪在已過人有子成立之後且伺之閱十餘年不懈可謂至艱

陰瑜妻傳後同郡郭奕妻注嘉之子也注嘉各本皆謬

董祀妻傳又妙於音律集解沈欽韓曰何不足知也柳從辰曰

痛其無嗣案邕傳未嘗言邕無後此云痛其無嗣或有子未能嗣

豈有孫襲明見晉書羊祜傳固非無後也祜後母蔡同為邕女

舍已子承不養而專養祜抑又至賢而操必遠顯文姬者正以

文姬獨能傳父業耳至世說祢衡傳注引蔡充別傳云充祖睦

蔡邕孫也此則有誤睦乃邕叔父質之孫於邕為從子並見晉

書蔡

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至考之不詳也案本傳言文姬歸甯於家

略並未抵家也邕文字

焚焚對孤景案並同案焚焚皆即焚之或體案此注應在傳

心恒絕兮死復生注列女後傳致字昭姬也首字文姬下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俗通集

解惠棟曰風俗通作無又風故天性柔順易曰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歌使二文虎在旁外國

為人黑色壽不死並說文云東夷從大人也夷俗仁者壽有君子

諫故為君子國說文云東夷從大人也夷俗仁者壽有君子

之國夷有九種即位二年九夷來朝也曰吹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吹夷白夷赤

年于夷來賓後少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集解惠棟曰論語疏云

東夷傳見史索家昔堯命義仲宅嵎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

東夷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敗之

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

石磐楮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

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集解沈欽韓曰禮檀弓徐容居曰

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之主博物志曰徐君宮

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鶴會持所乘卵衛歸母復暖

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偃王處潢池東

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澗水一名汪水與池水合至沛行仁義陸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集解沈欽韓曰淮南人問訓徐偃王好行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穆王後得驤騮之

乘史記曰造父曰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城驤騮驢耳之驢

賓獻一驢馬乃使造父御曰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蔡邕傳見

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楚文王曰王若不伐徐徐必事徐文王

遂與師伐徐徐之案既當穆王時不得已楚武王熊通之子

文王連文此傳記之謬洪興祖楚詞補注亦言之先謙曰竹書紀

年云穆王三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四年王帥楚

伐徐徐克之竹書出皇甫謐偽撰不足據信穆王克徐楚文滅徐

益是二事合之遂不可通謬周古史考云王行有周衛位問亂

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周之獻疑固當然尚曰滅徐混而為一終

明也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關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

東山下百姓隨之者百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

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

室祠處偃王滿通陳蔡之間得朱弓矢曰已得天瑞自稱偃王

穆王聞之遣使乘朝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關為楚所敗北

走此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徐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南七十里其

州西南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

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義機亂命召公

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我士疆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及幽王淫

年云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號召公伐之不克及幽王淫

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中亦來豫盟楚靈

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現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

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承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

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集解劉

驛不絕案郭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言使驛使

即使者譯則驛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

不曉妄改之何焯曰案西域傳云列郭置於要害之路馳命往

使驛常如前月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郭驛但不可目該四夷

書從譯耳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

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

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

弱水集解沈欽韓曰通典營州柳城縣東南有饒樂水即弱水也

云漢書洛水又蟠蟠傳北徙弱洛水則弱水省文也唐書北狄傳

太宗曰奚長可度者內附置饒樂郡府曰阿舍部為弱水北狄傳

失部為洛州通典云庫莫奚分爲五部理饒樂水北即鮮地方

卑故地一名如洛球水益饒樂之誤展轉四名其實一也

二千里本漢地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

扶餘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論衡古論篇作索離案晉書有韓離

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其侍兒於後倭身倭音人王還欲

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曰有身王因之

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也豕牢曰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

欄也馬亦如之王曰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

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淥水今高麗中有益斯水

稜曰北史作掩淥水沈欽韓曰魏志注作施掩淥水隋百濟傳作掩

水李注曰為益斯水此乃前志西益馬之馬營水今鴨綠江也

大珠如酸棗集解沈欽韓曰東夷考畧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成湖破湖中出東珠者日

千員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

鈔弓矢刀矛爲兵百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

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曰臘月祭天大會

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集解沈欽韓曰天中記謝承書云東夷春草生也荆楚歲時記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魏志曰牛臘解者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

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夫餘也俗尤惡妒者殺之尸於國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南山上至腐女家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死則有梓無棺殺人

殉葬多皆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呂王匣付玄菟郡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玄菟郡猶有玉匣一具後漢書八十五王死則迎取呂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

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

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

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副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

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

角抵戲已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

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口東觀記魏志公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

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集解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遼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通典其國在不

咸山北集解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遼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通典其國在不

知其所極集解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遼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通典其國在不

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都黎山又北行七日至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洛水水廣里餘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關三里餘名遠水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為夫餘別種故言諸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麗五部一日內部一名黃部即日

三日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日南部一名前部即順奴部也

五日西部一名右部即順奴部也案前部即順奴部也

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劣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

古鄒人加古鄒大加高麗掌賓主部案魏先謙曰官本部優台使

者帛衣先人案解沈欽韓曰唐志帛衣頭人兄所謂帛衣者武帝

滅朝鮮曰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使屬玄菟賜鼓

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白意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

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曰牛醢

也日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故曰辰日何於東南

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

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使稍

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

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狍耳有別種案解沈欽韓曰案文當云依小水為居因

名曰小水狍出好弓所謂狍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

別種因名之小水狍集解沈欽韓曰小水古王莽初發句驪兵日

小遼水今遼河大遼水今太子河會為遼水王莽初發句驪兵日

伐匈奴其人不欲行驅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

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驃入塞斬之傳首長安

集解惠棟曰魏志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

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

冬句驪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

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曰恩信招之皆復

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日能視國人懷之案解官本考證及長

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零六縣太守耿襲

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

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案華麗縣屬樂浪郡案後漢無華

麗縣此蓋其舊城注則因前志而誤耳案魏志建光元年春

日案後漢省華麗縣已具縣中案魏志建光元年春

幽州刺史馮懷案魏志建光元年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

蔡諷等案魏志建光元年春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

物宮乃遣副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

成因據險匿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

一千餘人案魏志建光元年春是於是發廣陽

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

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案魏志建光元年春殺掠吏人祭

諷等追擊於新昌案魏志建光元年春戰沒功曹耿耗兵曹孫龍端

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案魏志建光元年春十二月夫餘王遣

子尉仇台案魏志建光元年春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

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案魏志建光元年春

日案安帝元初五年四月被殺姚光傳議者皆曰為可

許尚書陳忠曰宮前築點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中問

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

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蒞醢示百姓幸會赦

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日千數而裁送數

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親附送

生口者皆與贖直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
滅霸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賁桓之
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志西安平帶方縣屬遼東
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郡志遼東縣屬遼東東
中人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追兵誅遼東夷高句驪
並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益馬大山之東益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解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東濱大海北與挹
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志云地狹集解惠棟曰魏
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
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
大木棹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

後漢書八十五

八

骨置棹中家人皆共一棹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
言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集解惠棟曰魏
志云今所謂元更言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志云東部都尉
治不而縣魏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言封其渠帥爲沃沮侯集解
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
濟立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
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言相兼領集解何焯曰魏
責其租稅紹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
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
人惠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
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
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
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志

日母王儉遣王順追句驪王宮

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滅霸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賁桓之

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志西安平帶方縣屬遼東東

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郡志遼東縣屬遼東東

中人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追兵誅遼東夷高句驪

並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益馬大山之東益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解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東濱大海北與挹

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志云地狹集解惠棟曰魏

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

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

大木棹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

後漢書八十五

九

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部音潘集解先謙曰四部應作四郡官本不誤至昭帝始元五
年罷臨屯眞番已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
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沒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
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集解惠棟曰不而悉封其渠帥爲縣侯
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
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男女皆衣曲
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
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
布字無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
之爲舞天又祠虎曰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
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

持之樂浪槓弓出其地又多文豹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海出玃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既服而玃也略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爾雅太府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有果下馬尺乘云虎豹之屬皮有條線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漢唐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曰駕車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辰集解王會汾曰案晉梁下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馬韓在西有五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曰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曰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後漢書八十五

十

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雞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家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瓊珠呂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粉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足履草屨其人壯勇少榮統成科結也給音計髮布袍草履年有築室作力者輒曰繩貫脊皮絕曰大木嗟呼爲健常曰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歌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踴地爲節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諸國各有別邑爲戲塗手足相應節奏有似舞舞十月豐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曰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祭建大木曰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集解先謙曰魏志有似泰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

臣智次有倭側次有樊祗集解惠棟曰魏志作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繅布乘獨牛馬嫁娶自禮行者讓路國出錢歲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集解先謙曰官本倭作錢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曰石扁音補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身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其子皮親留在國者因曰姓韓氏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謐等詣樂浪貢獻蘇馬謐爲漢廉斯人若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歲並盛州縣不能制集解先謙曰魏志云韓人下有差字韓其人短小集解先謙曰魏志云韓人下有差字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

後漢書八十五

十

乘船往來貨市韓中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集解惠棟曰前書地使人如藩云如墨委而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云倭是樂浪海中有用墨故謂之委師古云如藩云如墨委而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劉勣曰使已見上惠棟曰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名邪馬臺又注邪馬推案北史推當作堆樂浪郡微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桑知織績爲繅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桑茹無牛馬虎豹羊鵠或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爲鏃男子皆露面文身曰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紛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魏志曰

音浦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櫺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
無別飲食巨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巨踴躍為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
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
其門族案所先議曰官本改作其終喪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
樂灼骨巨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巨財物如病疾遭害巨為持衰不
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案解惠棟曰洪邁云成都蜀郡太
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改爲中元直書
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建武中元猶冠曰建武如文景帝
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案祀志載封禪後放天下詔明言云已建
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
貢援據甚明而宋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 倭奴國
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巨印綬安帝

後漢書八十五

三

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
神道能召妖惑眾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
一人給衣食傳辭語案解惠棟曰北史云有二男子給王飲食先讓曰官本改作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
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
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
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案解惠棟曰吳志
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傳言秦
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
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

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
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給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
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短如麕尾狀此夷男姑子婦
息共一大牀器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已戰鬪摩
青石巨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已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
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也同頑薄之俗就
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巨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
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巨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巨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
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日乃賜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遠
難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案解惠棟曰漢書滿人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眇眇
偏譯或從或辟案解惠棟曰漢書滿人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眇眇

虛受堂

三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終
後漢書八十五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36(8) 907-924

東夷列傳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案君子不死皆設言其國人仁而多壽君子二字始見關雎之

詩禮記始云君子也春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子此自中國錫之佳名非夷所知也不死猶云難老若亦必求

其國以貢之是爽鳩之樂爲晏子所笑矣山海經乃曰不死民在交脛東又曰在穿胸東今果安在耶

夷有九種注后芬發卽位二年官本注無發字二作三與今本竹書紀年合柳從辰曰案竹書紀年

亦云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三年作二年是開本自不誤

白夷赤夷注命猷夷白夷赤夷注白鷺赤與下赤夷義依竹書紀年正官本不誤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案范史全依諸君說文爲說故不與論語疏合

夏后氏太康失德注樂于游田十旬不反旨本注樂作鑑同案五

不顧難以圖後五子用失乎家衛王逸注引書序云此選篇

章懷太子弘古文以爲訓非也

命徐偃王主之注持所棄卵核從辰曰持刀從之謂物志及術

皆失
故曰
隱官
本注
末

穆王後得驥騄之乘注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
官本注穆

燕人衛滿避地朝鮮注自始全燕時至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奴柳從辰曰今前書始下無全字王上

王莽篡位 犯人寇邊 注因犯爲寇 案犯下脫法字

時遼東太守祭彤官本形作彤案形本一作彤字从月卽丹字

漸滋蔓焉通志蔓作蔓案左傳無使滋蔓
服虔注云蔓延也與蔓義同

夫餘傳南至掩淚水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

出名馬赤玉貂豹集解洪頤煊曰至與豹字相類今案章懷以豹爲拙賊蜀誤主

漢律能捕豺獍百錢獍非奇獸不必重於海外也洪以爲是欲字而引許書鼠屬以明之以紹亦鼠屬取從其類據魏志則

本作貂狄又曰狄白黑貂狄猿類楚辭九歌猿啾啾兮狄夜鳴
是也狄一作雖从虫如說文猿之作猿然說文無狄雖二字段

王裁以爲卽𧈧字鼠屬善旋當改云禺屬善倒縣以蛟固禺屬
又謂字當从𡗗散之𡗗不从𡗗以鼠部有𧈧後多譌从𡗗而讀

同變故定狄亦譌字此不盡然蓋狄訓鼠屬誠爲屬之偶誤
善旋卽雖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題自从穴狄自从穴均不必
改也白處可俱爲裘故足珍而與貂並言之非以同爲鼠屬

有馬加牛加狗加案魏志作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

尤治惡妒婦案通志作尤憎妒婦此治字亦當作憎蓋後人回改之失

死則有槨無棺案藝文志作有棺無槨通志同此誤

高句驪傳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簿魏志南史同諸案通志亦作簿本

傳丁文入加主簿皆著顛毛本同
作簿則此作部乃誤字非異文

好祠鬼神稷零星注辰之神爲零星自本前書作零星前書作零星

作吳仲山碑神霄有知靈已作零詩野有蔓草疏亦云靈作零

證可

其國東有大穴號禰神志皆作隧

其婚姻皆就婦家案魏志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事至女家曰外自名跪拜云

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就
小屋中宿旁頭蓋乃男館聽也

小水貊傳句驪一名貊耳案通志但云一名貊耳字此耳字所有別種依小水爲

居因名曰小水獐

誤注魏氏春秋曰原注氏謫志據通志注正官本不誤

國人懷之
案懷當爲恠之譌古懷多混爲恠故轉寫易恠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煥謹案通志作煥錢大昭據蜀本亦作煥煥爲馮煥父

事見縑傳毛本原亦作煥此忽作煥乃
宋本字畫殘損毛縑刻時因而致誤也

攻遼隊柳從辰曰前志遼東郡遼隊莽曰順睦注隊音遂後漢省魏志隊作隧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沈宇曰五其時不得復有光

也案此傳之誤已於馮緝傳校補論及之今觀魏志高句麗傳亦不載有姚光上言事蓋范史兼采雜傳記未及致詳耳但

將姚光以下六十字削去則於紀傳皆不舛謬矣又魏志云宮
死子伯固立不言有遂成本傳則以伯固爲遂成子此尤兩傳

不符之大者惟遂成名見安

帝詔書范氏當必實有所據

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薨降

東沃沮傳其地東西來南北長注來音狹

刻木如主乃生之謫作主不須言刻也

目相兼領集解先謙曰官本兼作監

滋傳至朝鮮侯準

三老耆舊

不請句

山川各有部界

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布字

有果下馬

海出班魚

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鴈相

呼為徒

凡諸質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質作質

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惠棟曰驛魏志作譯

倭傳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

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為鏃

太昭辨疑云才弓其矢當從閩本作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

本台也魏志亦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

或骨鏃似作竹矢為可據然木才弓目形近易誤其竹則形不

類一也魏志本矛楯木弓讀斷不連竹箭為文古言矢與箭

別尊卑之差

名曰持衰

便其殺之

分為二十餘國

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注事見史記

正官本不誤

卷八十五校補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宋宣城

太

守范 雖撰

唐章懷太子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

子衛文子周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購黃金千鎰

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

萬家又妻曰少女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范氏宗室夷傳皆怪誕不經

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未始有將軍之官其吳時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宰得耳疾挑之

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書事云范

詭傳乃錄王喬左慈與君槃瓠言惟迂誕事多下台之後槃瓠遂

詭傳可謂美王之暇白主之姑惜哉無是事可也

街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帝大喜而計

槃瓠不可妻之曰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友聞

之曰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召女配槃瓠

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

武山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前山半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

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

狗形猶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著獨力之衣集解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帝悲思之遣使尋

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苴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

有尾形千寶者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雖處五溪

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瘕內癡安土重舊曰先父有功母帝

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謂其賦役也制

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集解沈欽韓曰槃瓠居西口有

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集解沈欽韓曰槃瓠居西口有

君蘭世與皆賜印綬冠用獾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姊妹說文

惠棟曰爾雅云印我也郭璞云印猶婢也語之轉耳今長沙武

陵蠻是也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槃瓠蠻

曰莫離是也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槃瓠蠻

功常免役後其男子但著白布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髮髻婚嫁用錢結爲聘財更無中饋其女子青布衫班

沅水入武漢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緬州經

陵縣有故劉向城武溪在瀘溪縣向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

得上蠻氏知向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向食盡引還

蠻緣路微戰向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

常德府武陵縣西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

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

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均也并見均本傳聽悉

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蠻中蠻陳從等反

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

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漢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漢水名源

崇義縣解沈欽韓欽韓曰舊唐志崇義省入慈利縣郡國利病書漢

水南至觀音背會澧水漢中故城在澧州安福縣西北明史土司

傳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厚連構諸攻燒零陽作唐屏陵界中

洞蠻為寇是覃氏猶世據其土地也後漢書八十六

作唐縣屬武陵郡屏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明年春發

屏音仕顏反策解沈欽韓曰作唐今澧州安鄉縣北

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

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集

西有廢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沈欽

韓曰一統志洪山在辰州沅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

陵縣西南三十里或即此

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

年冬澧中蠻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曰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

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大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

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中蠻四千入竝為

年武陵太守上書曰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曰為

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策解惠棟曰應

如牛馬之受羈縻也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

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

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

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

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

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

元年太守應奉召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

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長吏

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

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

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旆鳴鼓應

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通逃之人乎肅拔刀向爽曰掾促

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

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曰右校令度

向為荆州刺史計長沙賊平之又遣軍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

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新奔走廖音力武陵蠻亦更攻

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

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頤也雕之謂刻其

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曰遺其君君

喜而贊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集解沈欽之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說苑建本篇若梧之弟娶今烏濟人是也萬震南

妻而美好諸葛亮易益篇若梧之弟娶今烏濟人是也萬震南

志烏濟地名在廣州之南交趾之北世出通問何侯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欽之曰紀要

以飲酒以人等趾為珍異以食老也集解沈欽之曰紀要交趾之

烏濟山在南寧府橫州東六十里昔烏濟蠻所居之地

南有越蒙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蒙呂三象重

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集解

其轉相曉也成王曰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

受命吾國之黃者爾雅曰黃髮餘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

作別風注雨集解惠棟曰今尚書大傳作別風淮南鄭元云淮暴

雨之名也劉勰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南帝王世紀云別風淫雨

別列淮淫字似滂移注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意者中國有

聖人乎有則盡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前稱先王之神致

目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

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

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至武帝元鼎

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

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眉三寸

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賦之賦不堪役遠攻郡殺

幸幸子豹幸善人還復破之白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

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曰豹為珠崖太守也即就威政大

行獻命歲至中國食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

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建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

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上也曰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

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

交趾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西城縣民錫光字長神為交州刺

史徒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為

意尋隨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許正其本官世任延守九真於

祖嘉其忠節徵拜為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任延守九真於

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率種人慕化內屬

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雉至十六年交趾

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麓音

反泠音奢集解惠棟曰杜佑云麓音奢今承化郡也又云交州外

城記云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雜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

墾食其田因名為雜田集解王維嫁為朱載人詩索妻甚雄勇

惠棟曰杜佑云漢交趾太守蘇定曰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

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

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

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

皆降散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

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

別號也集解洪頤煊曰究蠻夷附落名不事人謂不屬於人蠻夷

水注馬援將軍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交州外城記交趾郡界有扶

厥究皆是先諺曰洪以究為附落名是也以此不事人為不事人

則上下文義隔闕究是種落大名不事又究中之附落小名耳仍

以李注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

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

三年日南徵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徵外葉調王使

道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集解劉攽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和

和二年日南象林徵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

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

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盛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殺不繼

帝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集解通鑑胡

帝曰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注大將軍府

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

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

二州盜賊繁結不散集解通鑑胡注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

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

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

水土溫暑加有瘴氣集解通鑑胡注度嶺而南瘴氣甚重致死亡

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

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

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集解通鑑胡

許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集解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

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

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剽劫於石穴約能中者奉曰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數

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曰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竝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穴常陰陽石穴常陰陽石穴常陰陽

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

色清照十丈分抄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案解州縣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

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惠棟曰世本云以土為船離文書之又注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

云云乙曰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

早則難陰石應時雨雨則難陽石依而晴但難者不壽復不得稱名入頗憚之又注夷水巴郡魚復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

縣別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

地晦冥積十餘日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通考作何其便應從之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探青樓以

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樓而娶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樓而射之生宜將去鹽神受樓而娶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樓而射之生宜將去鹽神受樓而娶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樓而射之生宜將去鹽神受樓而娶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樓而射之

也廩君於此乎夷城此已上見代本也案解州縣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

岸曲泉水亦曲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依其上投策計葬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

為白虎巴氏曰虎飲人血遂召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

行民有罪得曰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

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

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

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

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錢說文條南蠻

劉放曰注案條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楚有大夫靳向居城切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

澭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屠寇掠百姓遺武威將軍劉向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河中蠻是也和帝

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南郡夷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

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蠻帝建寧

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

餘悉降散板橋蠻夷者集解流欽韓曰華陽國志世號白虎復夷今所稱白虎復夷者頭虎子也欽續繁長張福等題名有白虎夷王謝節

白虎夷王資傳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白

鑾時有巴郡閭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巴郡夷人等射殺之也案解州縣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

夷人等射殺之也案解州縣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廩君浮夷水射獵於石穴之上案巴郡地志云

而昭王嘉之而曰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一頃田之稅傷人者論殺人

得弓侯錢贖死何承天書文曰侯錢夷賄罪貨也音徒孟反案解後為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

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案解惠棟曰舊注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襲七姓案解惠棟曰孫盛不輸

租賦案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巴有賁人劉勇高祖為漢王時聞中賁目所發賁人盧朴查鄂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橋

蠻夷間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

陳俗喜歌舞音虛記反集解惠棟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

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集解沈欽韓曰宋史贊表傳

南平蠻也方輿勝覽本平木斗夷得地五百里乃奏集解唐

建南平軍謂即板橋七蠻地案今爲重慶府其江縣集解唐

從幸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集解唐

於中興郡守常率引征伐桓帝之世板橋數反太守蜀郡趙溫引

恩信降服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于時名靈帝光和三年巴

郡板橋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

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引征討方

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板橋七姓射殺曰

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漢中郡縣破壞得板橋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

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大入寶賴板橋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

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神歸縣東

郡枝江縣有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于郢都漢志云南

丹陽縣也亦倚板橋引成其功近益州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之無功太守李顯亦引板橋討而平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忠功如

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吏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

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收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

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引

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引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

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集解惠棟

志云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郡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

我就微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懼之遺軍不如在之州郡子殺

從之棟案包語與李固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橋蠻夷因

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集解宋史蠻夷傳高州蠻故夜

廢縣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廢葛彰司西六十里皆置集解唐

縣屬牂牁郡土司傳邊義府即牂牁郡秦爲夜郎直南地集解唐

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

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犍集解惠棟曰

明諸落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東北至葉榆集解唐

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犍昆明今流俗諸本並作

布魯昆明益同師後分爲布魯昆明也集解惠棟曰章昭注

顏縉云葉榆漢名後分爲布魯昆明也集解惠棟曰章昭注

案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永昌郡則葉榆又屬永昌郡集解唐

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犍東北有作都國東北有冉

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集解唐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邛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問其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曰

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

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曰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

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曰問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集解唐

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死配食其父今夜郎

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爲侯與前書異集解唐

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華陽國志云邛水通牂牁有竹王祠

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

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是

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集解唐

秦西至滇地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眾王滇後十餘歲

秦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

不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班固循習而

王漢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

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怵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

頭諸吏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

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與起學校漸遷其俗

書及華陽國志皆云王卓東觀記云卓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

五倫祭學孝廉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鶴鳥集於學官卓使五官擇

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卓以錢賜之吏民不敢犯

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

州取六百萬錢卓疑有奸詐以狀上憲遣奴騎帳下吏李文迎賓

承書云卓幼好經學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學大就聲聞鄉里

南夷傳卓又略而不注傳寫既久訛卓為靈帝熹平五年諸夷

迫逐使學者不知有世公名是可知也

反叛執太守雍陟祖父實字伯蒼九江太守父昱字伯桓石校令

伯之後孫雍云雍於用切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曰

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

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之元子也時益州蠻夷寇邊郡陸梁

山野為害日甚朝廷以君文能武不使御史中丞討彼亂略

太尉掾巴郡李翊建策討伐乃拜翊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

楯擊破平之

叛目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殺初到郡米斛萬錢漸呂仁思少

年間米至數十云

為沈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樂

化民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

嘗捕魚水中餓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

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

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

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

坐也及後長大諸兄呂九隆能為父所越而黠遂共推呂為王後

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呂為妻後漸相

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後漢書八十六

五

世相繼

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類至於禁高乃

哀牢死子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

承死子柳觀代柳觀死子柳承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

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自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

年其王賢栗

日水經注南下江漢

為逆流積浦二百餘里單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

遣其六王將萬人呂攻鹿多鹿多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

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

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多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

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

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

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

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

南去洛陽七千里獻宗已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

都尉所領六縣

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

日博南山在永昌府永平縣西南四十五里行者苦之歌曰漢傳

廣開不貢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僭耳其

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

穀蠶桑知染宋文繡蜀笮

帛疊

錦有梧桐木華績呂為布

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則國有桐木其華

有白義取其義施績織以為布也

後漢書八十六

六

不受垢汚先引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漢竹

陽州志集解沈欽韓曰永昌府騰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

滄水有金沙洗出融為金有光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大如

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云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為琥珀其色赤黃或青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黑或紅或紫或綠或青或黃或赤或白或

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牟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承

帛萬匹封為破虜侯永元六年郡徵外蠻及犍王雍由調

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徵外蠻及犍王雍由調

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承

元年徵外僮僊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眾內附獻象可水牛封

牟承寧元年犍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

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

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昌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名為邛

池南人曰為邛河

大邛視如鐵鐵金狀牛膺益州郡縣下有一老姥家貧獨

每食輒有蛇上蛇頭上蛇角在牀間蛇蟠之始之後稍長大長丈

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今又遇怒殺蛇蛇乃感人以雲言

令何殺我母常為母報警此後每夜輒聞雷若風四十許日百

姓相見咸驚謂汝頭蛇蛇無恙說今猶存見城郭樓閣必依止宿

每有風浪氣宅側何蛇蛇無恙說今猶存見城郭樓閣必依止宿

相聞受音制策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邛河在邛都府西昌縣東南

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昌為越嶲郡

部郡西南山前山前善地地理志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

河也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

校授太守之姓名亦作牧風調邛人長貴呂爲軍候案解惠棟俗通云漢有越嵩太守牧風也岑彭傳亦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已勞軍因襲擊尚向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

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解沈欽韓曰蘇祈縣屬越嶲郡集安漢縣屬巴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翕字叔陽安漢人爲越嶲太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

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千數

祠堂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安帝元初三年郡徵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集解惠棟曰官殺遂久

令欽韓曰今宣遠府鹽源縣西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壤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棟將兵至檉榆擊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棟字恭成

南賊盛未敢進先已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棟先以詔書告示不服乃加誅殺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貢財四千餘萬悉已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棟乞降棟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

集解惠棟曰棟因奏長吏殺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棟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守夷人權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端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已得安

志云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端一作端後順桓間廣漢馮顯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馮顯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叔張光超後又事東平侯叔雅初爲蜀郡太守時蜀郡令遷越嶲太守所在著稱爲衆所不害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

然終日

荏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爲荏都縣集解沈欽韓曰唐書黎邛二州之遺種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

後漢書八十六

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別傳曰山圖隴西人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已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徵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人也集解惠棟曰馬融傳作輔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菟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

六百萬已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也

有夷之行詩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易道謂詩人誦詠已爲符驗

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今白狼王唐菟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

經曰嶺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花故邛人從人界也屬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

集解惠棟曰棟因奏長吏殺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棟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守夷人權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端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已得安

志云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端一作端後順桓間廣漢馮顯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馮顯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叔張光超後又事東平侯叔雅初爲蜀郡太守時蜀郡令遷越嶲太守所在著稱爲衆所不害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

然終日

荏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爲荏都縣集解沈欽韓曰唐書黎邛二州之遺種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

海經曰：駝雞似雉而大青，其人能作旄毼，班蜀青，頓髦，駝羊，縶之。
色有毛，角，鬣，死乃止。
屬青，縶，縶，縶，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正
白旄，紩，紩，龍，角，神，龜，爲，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紩，氏，蜀，也，音，卑
國，鬼，親，紩，已，紩，耳，貫，何，難，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特，多，雜，藥
戎，之，別，名，關，耳，貫，何，難，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特，多，雜，藥
地，有，鹹，土，煮，曰，爲，鹽，麋，羊，牛，馬，食，之，皆，肥，麋，即，麋，狼，也，異，物，志，狀
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其，西，又，有，三
皮，可，作，履，韃，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爲，牀，音，子，兮，反。

河榮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徵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同谷郡。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猛抵買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閣御敵分置調均城起數丈有谿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凡有七里上則高阜低昂泉流交灌鄭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城壁峻峭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頰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百印綬後隗族入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集解：惠棟曰：詳舊本傳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爲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

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著書要約也

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猶耳也獸居謂穴居集解：惠棟曰：緩耳猶耳也獸居謂穴居集解：惠棟曰：緩耳猶耳也獸居謂穴居

援耳見海外北經曰：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曰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編數都護部

守之曹集解：劉放曰：案動曰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琥珀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麗被宮幄焉又其寶

喙火霞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火霞即火流布也馴禽鸚鵡也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傳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沃之冀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燃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然潔白如水滌也集解：劉放曰：正文給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案軫字誤當作聯字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利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

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多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切彼方微鑠體卉衣憑深阻峭身也卉衣草服也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字改襟輸寶信

也標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虛受堂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利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多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切彼方微鑠體卉衣憑深阻峭身也卉衣草服也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字改襟輸寶信

也標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虛受堂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利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多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切彼方微鑠體卉衣憑深阻峭身也卉衣草服也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字改襟輸寶信

也標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虛受堂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利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多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切彼方微鑠體卉衣憑深阻峭身也卉衣草服也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字改襟輸寶信

也標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虛受堂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六校補

南蠻列傳負而走入南山案通志作負而走入南山武山多武字以注引武山證之今本脫武字

制裁皆有尾形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五引注槃瓠馮山阻險作犬形今案通志仍作尾形

官本注焉

衣裳班蘭官本注焉

相呼為狹徒注此已上並見風俗通官本注未

始置黔中郡注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今辰州府沅陵縣治

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案傳中屢言降散此獨作散降蓋降多散少則

日降散此散多降少故改云散降也

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注零陽屬武陵郡官本注陽下有

字桐從辰曰序文言零陵蠻注不應出零陽屬乃陵之屬零陽

誤見本必作零陵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零陵郡應作零陵郡則

零陵縣後漢從治泉陵當亦因中興後羣蠻處所適治

耳改

蠻二萬人開充城官本二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今案王制趾本作趾从足離題文

多作趾此傳官本亦皆作趾毛本則趾趾交趾也文選西京

賦黑水元趾註詳注謂小指曰趾趾義直以交為同以趾為川

耳此與鄭注各為一義而與禮記作趾之本義不符矣前書賈

今烏潯人是也注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潯地名官本注志下有

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官本率上

比至嶺南嶺官本作嶺然如下文嶺外官本亦同

事靜之後乃命歸本乃原稿又已

九真太守兒式戰死注見五符反官本注五

巴郡南郡蠻傳庾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通

考作伺其便應從之案此集解十六字應在下文

解惠棟曰至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案通志注作乃與

生字蓋生本即弗字或不字之

其民爵比不更集解劉效曰至明衍民字

疑後人回改之誤今案別上君長而言其民對舉可知作民本不

誤不更為秦爵第四級獲此爵者不更長使世向秦民優其民故名不更秦

更卒而但出常賦本不足異漢與常賜民爵民固不妨有爵爵

比不更亦尚非真如劉氏之說以此爵屬巴氏之君既君長矣

何更須爵爵又何僅止於不更刑無君

板楯蠻夷傳乃登樓射殺白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胸

臆廖仲藥何射虎注胸巴郡縣已詳吳漢傳

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廣韻音七感反姓也出蜀都

或乃至自頸割案頭乃割之通志

困羅酷刑正官本不誤

巴郡黃巾賊起錢大昭曰闕本

西南夷列傳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案前書亦東

北至葉榆注葉或作櫟注葉榆屬益都郡續志作櫟榆屬永昌

都傳文後亦作

夜郎傳遺將莊豪案後載漢王者莊驥之後也仍作莊驥此作莊

豪之長之者即為其豪豪前書言驥王漢變服從其俗以

豪之豪泰俗雜西戎故莊驥一呼莊豪非是二名

且南有柁船柁柁同字注繫船杙也

句町縣有柁根木注唯中焦根乃致敗耳案焦官本注焦今

桓帝時郡人尹珍注母敬縣人也柳從辰曰鎮志作母敬縣志

漢王傳率厲兵馬厲原作吏據通

與姑復櫟榆揅揅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揅揅官本同前

案通志注
今作有

夷旄牛夷本卽蜀郡夷元初五年秋越嶲蠻夷及旄牛衆叛殺

長史六年永昌益州郡夷叛與越嶲夷共攻長史張裔討破降之亦均見安紀施牛蜀郡夷既可與越嶲夷

同叛又何為不可攻越嶲縣道刺史主兵則太守自不必行焉

都夷傳載元初五年夷叛殺遂久合詔亦命益州刺史張裔選

堪能從事討之遂久與越嶲無涉乎沈氏好為異說非也

冉駹夷傳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

夷羌胡羌虜白蘭蚬九種之戎也

本蜀作蚬今案蚬蚬皆無考當作蚬通志云氏其種非一或

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蚬氏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名之也

為邛籠也以其高言疑即邛隆之異文

有靈羊可療毒今案從辰日御覽七百九十一引本書靈作精音辰

豐尾者是矣字從需無由有辰音靈羊之靈本作靈詳兩雅注

及說文注後人或作靈疑為胡羊之靈辰亦即靈之誤

主療青音官論音官

其人能作旄毼班屬青頓毼羊羖之屬注正西昆侖狗國

依通志正官 聞耳貫甸官本注

本注不誤 卷八十六校補 五

獸居鳥語之類 此及下文而類有土居官本

布護巴庸之外 諸各本同當作漢張衡東京賦聲

改襟輸寶注襟衽也 衽也又衽衣衽也則作衽為正矣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西羌之本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出自三苗姜姓

之別也其國近南 衡山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召范宣子親數

於瓜州杜預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秦人迫逐乃祖焉

左傳又云先王居橐駝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言

橐駝略舉四內之一下言四裔則三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山在

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故曰三危也集解惠棟曰禹貢三

危既宅鄭元云河關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

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寧西

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 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

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 河首左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西羌自賜支以西至

謂之賜支也南接蜀漢微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

隨水草地少五穀已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曰父名母姓為

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

反故國無繇穿種類繁熾 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羌與北狄

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貨者聘至百領女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

披大華也以為盛飾一狗皮直數十匹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

則分種為酋豪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無君臣上下使君為豪文

酒酣歌序云西旅獻焚鄭元云焚讀為酋則為中國言魁如清西音

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 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

暴已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

持久而果於觸突已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 集解惠棟曰袁宏

以為不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

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

修則寶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于游田不恤人事

伐我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我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或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已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獮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獮邽即獮音九前書何奴傳云自隴以西有獮諸緄戎星獮之戎杜徐廣云狄獮並今隴西郡都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安紀今天水郡却音珪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

洛交中渭南有驪戎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昭應縣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集解顧祖禹曰單浮

部郡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集解顧祖禹曰單浮

惠棟曰杜佑云今潁川郡顧首昌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

潁注云蠻氏有蠻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

陽山皆蠻子之邑

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

是秦晉伐戎事並見左傳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瓜州今瓜州也允姓

戎遷於渭汭允姓之祖豳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

戎陰戎之種呂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

大昕曰按左氏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遇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注

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

爲陸渾人也又昭九年晉梁丙張惠子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

于晉曰允姓之裔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偏我

諸姬入我郊甸杜佑注陰戎陸渾之戎也然則陸渾之晉文公欲修

戚系出允姓與允姓戎非二種哉必然而云先言自來目上有序字

窮業乃賂戎狄通曰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窮西戎開

地千里由余其先人也亡入戎戎王問穆公穆公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穆公十三年左

謀收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穆公十三年左

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

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

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

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

其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

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

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

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

郅縣名後漢書八十七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

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秦解先謙曰涇及昭王立義

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報四十四年宣太

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土郡焉戎

本無君長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

已為諸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

衰亡餘眾皆反晉為西秦云

羌無弋爰劍者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作爰劍古字通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已為奴

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

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

已不死既出又與別女遇於野集解惠棟曰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

面羌人因已為俗遂俱亡入三河今此言二河即黃河賜支河

遼河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

事之推已為豪河遼間少五穀多禽獸已射獵為事遼水出金城

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庶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

無弋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

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初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邲

戎邲音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

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

之或為犂牛種越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犂牛種越犂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

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

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

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就其後為研種及秦

千餘里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己實之至宣帝時遣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姓也規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

人所不田處呂為畜牧安國已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呂為不可

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

豪四十餘人斬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三十餘人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

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

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多音先

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健自後呂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已燒當為

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呂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關

呂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漢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時涼州部

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羌胡破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乏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

置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皆

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

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呂明威防

光武從之即呂牛邯為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郎字持節如舊及

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

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

和政郡地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集解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云徙七千口於三輔案永平

范史論仍仍前當作寇馬文淵徙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

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

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潘首乃感反集解惠棟曰李善曰說

水為 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

落及諸雜種從大榆集解惠棟曰官本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

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

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邯集解惠棟曰

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

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

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召方略為渠帥二年秋

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邯遣兵於枹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銓街音階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

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

允吾唐谷允音銓吾音牙唐谷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

縣地後漢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

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集解惠棟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向皆從

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

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

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

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追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

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告由太

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鈞尙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遺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

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自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郡大破之事已具

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曰萬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

欺謬奏上滇岸已爲大豪欲以爲功効奏言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郡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

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已事諸林林辭窮也乃僞對曰

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終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賊罪遂下獄死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

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曰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

恩自守而諸弟遂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滿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迫之出塞安夷縣名種

人恐昆諱遂其殺延而與約姐及吾長二種相結爲寇曰東觀漢記

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滿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

遼將軍吳棠宏紀作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遂吾遂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有子期封大原縣縣後因氏焉於

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復免武威太守

傳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集解通鑑胡注杜佑云臨羌在今西平

餘人共寇隴西漢陽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於是遣行車騎

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在隴西郡

李章追之集解通鑑胡注督烽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

遣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集解通鑑胡注

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闕諸羌胡

以招米諸羌之歸義者集解通鑑胡注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闕諸羌胡

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

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

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通鑑

胡注廬落居也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贈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戶曰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傳育徂快邊利集解通鑑胡注紆復也郭璞云徂快復爲孫炎云徂快前事

復爲也張揖雜事作伏音曳云祖復過度陸德明云伏又音時設反

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

乘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欲降紆紆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

紆因自擊伏兵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吾等五人頭目祭育家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

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

關等相結呂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

塞太守寇肝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

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召張掖太

守鄧訓代爲校尉稍召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

谷徙居頗巖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

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之贊也以傳蜀郡太守薛尚代爲校

尉尙見前人累征不克徵召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

居大小榆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章和二年鄧

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之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爲道令譯田

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氾等召

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尙坐徵免居延都尉賈友代爲校尉友

已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携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

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部落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部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部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部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部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部遠依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乃率

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再貢析支屬雍州在河至八年友病

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

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

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其

爲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

金吾劉向行越騎校尉趙代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趙代

征西將軍趙代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趙代

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

也黎陽諸營見南匈奴傳也尙屯狄道代屯枹罕尙遣司馬寇

肝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

也尙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膽肝斬虜千餘人得

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

年尙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尙營屯枹罕謁者耿譚

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

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關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

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已爲漢作河橋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

胡注即五年賈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召種人飢餓不肯遠

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羅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

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

皆坐徵召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

王補曰初累祖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迷唐復還賜支河曲

警黨援益錄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

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何奴中郎將

通鑑胡注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

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
徙漢陽安定隴西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當郡東境是遂唐遂弱其種眾
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集解通鑑胡注發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番即其後也
明年周備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集解通鑑胡注燒何種
與燒何各齊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河水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
允川而歷陰廩相曹鳳上言陰廩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
能紀古且曰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曰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曰爲非難
曰攻伐南得鍾存曰虞其眾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平八年迷唐與鍾存東寇杜佑云鍾存別種羌
北阻大河因曰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集解通鑑胡注西海有允谷鹽池絲山
濱水曰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故胡注引

後漢書八十七

主

毛詩無拳之招誘羌胡今者哀困黨援援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
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臣愚曰爲宜其餘勝兵不過數百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武帝遂諸羌置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胡注建也立策復治郡縣也規固二榆集解通鑑胡注規固也也案規有二義一訓爲有
陸賈新語云昔莊公與築作之役規固山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
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曰
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首龍首即今鄯州縣解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爲名杜佑云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
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候窮復上置東西部
屯田五部鄯水名部分流左右今在鄯州縣增留蓬二部帝皆從
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唐
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後漢書八十七

主

東魏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
豪右所徭役積怨怒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
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
到泊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徵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
大豪東岸等忿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
塞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漢書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集解通鑑胡注隴道漢書云鍾羌九千餘時羌歸附既久無復
隴道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道之也
器甲或持竹竿木枝曰代戈矛或負版案曰爲桶或執銅鏡曰象
兵集解通鑑胡注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
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
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
騭軍於冀西集解通鑑胡注冀縣之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
呂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
率諸郡兵與漢客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今屬忠州
今天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漢客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
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眾遂大盛東
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所隴道中諸
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
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召鄧太后故迎拜騭爲
大將軍封任尙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
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眾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
攻沒破羌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平郡鍾羌又沒臨洮縣
惠棟曰杜佑云今西平郡生得隴西南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南郡明年春
和汝郡和政縣界縣名屬熒煌郡熒煌郡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
湛客遣人寇喪中

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移屯襄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

都尉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爲虜乘勝鋒

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身并刀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

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段崇守禮高南鄭人也太守

河間鄭康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益入漢中座出屯襄中

虜東攻康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坐待之座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

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眾寡不敵崇等皆死

羌遂得座殺之功曹程信時居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

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召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尙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

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

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集解惠棟曰上朝廷從之遂

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集解通鑑胡注隴西郡本治狄道

傳皆然或者二郡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

皆寄治於襄武與安定徙美陽右扶風屬北地徙池陽左馮翊屬上郡

徙衙縣名屬馬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

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

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召任尙爲侍御史擊羌於

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最遠縣集解李吉甫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趙博遣刺客杜習集解惠棟曰東觀刺殺琦封爵討姦侯賜錢百

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

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絲帛一億

已上杜季貢亡從漢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漢零死子零昌代立

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曰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集

通鑑胡注案東觀記丁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

部季貢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曰昇得

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

壁設鳴鼓集解通鑑胡注自太行北至恒山阻隔并冀其間多

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

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李容

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博右扶風都尉皇甫旗

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

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集解漢亮

年所更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坡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眾僞

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遵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

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殺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還還坐

徵自殺龐參引失期軍敗抵罪召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

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

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

後漢書八十七

大

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

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

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弓步

追之勢不相及所引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召萬騎之

追之勢不相及所引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召萬騎之
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也掩截也掩截也掩截也掩截也掩截也
今俗文書作尾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
追尙不失此意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
捷出而尙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
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遠將軍鄧遵率南單
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
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尙遣兵擊破先零
羌於丁奚城秋築焉胡北界候塢五百所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
任尙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
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
四年春尙遣當關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

侯其夏尹就曰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部百姓諺曰虜來尙可尹將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

後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也百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

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尙復募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

王冬任尙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

岸狼莫逆擊敗之尙尙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

退乃轉營追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

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

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

後漢書八十七

七

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作舞陽

金剛鮮卑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一具虎賁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

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通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胡注狼莫等

既死而狼莫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取逃集解通鑑胡注後而擊之遵曰太后從弟故育封優大任尙與遵爭功又

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藏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

也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術而首尾兩端
首尾猶首鼠也集解先謙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
日官屠鼎施此未後安仍作施
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
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曰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
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背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
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集解惠棟曰衛宏
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耶為苑漢書儀云大俱牧
監中與省漢陽有牧馬苑以封林郎監領兵敗死者四百餘人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
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
段熲傳云烏音通鑑胡注鸞音鸞鳥讀曰雀田橫云鸞鳥縣
即鸞雀樓在涼州周詩曰注云鸞音鸞者當是誤書鸞為鸞也
鸞安得有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
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
後漢書八十七
降集解惠棟曰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為西河太守傳不載為涼州略也
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
綵繒各有差是歲度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遠將軍耿
種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
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
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曰奉祖為孝君
上曰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曰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
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曰為民利上郡縣有
鹽官即雍州之域也集解惠棟曰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街尾羣
日杜佑云在今上郡銀川之開水羣美土宜產牧牛馬街尾羣
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隙據險因渠引澆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
通運船也集解惠棟曰杜
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

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遺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者義
無所望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
云元元當作元二又王充論衡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
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无妄者易緯之无妄傳也劉淵林注
吳都賦引易无妄云灾氣有九陽既云五陰既云四合漢書律歷志上
引易九變云初九入元陽九陽既云五陰既云四合漢書律歷志上
安字之誤九入元陽九陽既云五陰既云四合漢書律歷志上
亦云安猶望謂無所希望也集解惠棟曰前因羌寇從隴西安定北
而雷无妄之卦運應動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
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見棟周易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
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為
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集解惠棟曰前因羌寇從隴西安定北
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為隴西理義武捍蔽京師而
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復本處是通鑑胡注單外言無蔽障而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集解惠棟曰史記律書選懦音軟司馬貞云謂
動身欲有進張解設難集解惠棟曰胡注張解者謂張其辭以發難
取之狀也後漢書八十七
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
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赦河湟集為屯田省內
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
數年馬賢曰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
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
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曰逼羣羌集解惠棟曰胡注兩河謂皓復坐
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已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
解仇詛盟各自微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
安集解惠棟曰胡注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
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都尉都隴西
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三年鍾羌反封等復寇隴西漢
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諸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

百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請賞降賢解王鳴盛曰賢當賢復進擊鍾羌官本鍾作種曰賢等遠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遠將軍復召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

將隴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驢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已來棧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集解惠棟曰責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集解劉放曰三君素性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惠棟曰袁宏紀作二君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

之為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肅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陳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

軍召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陳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集解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

怒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云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羌

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為武陽亭侯袁宏紀漢安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

塞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集解通鑑胡注羌居安定北地郡西之西羌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邵陽令任頤追擊戰死同州縣也順帝於鈞反集解洪亮

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卒種羌千餘寇北地集解惠棟曰帝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

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召趙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

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綠北界參綠縣名屬安定郡沿前志之誤亦三年夏集解惠棟曰帝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

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集解通鑑胡注瑤如字領也大昕曰

新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臨陰河集解書建威作武威陰縣屬安定郡集解惠棟曰前志

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沒冲雖身死

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竝稱曰恩信招誘之於是離
浦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
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
諸將多斷盜牢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粟解通鑑胡注
案李賢注云牢粟食也古者宅庫爲
牢斷割也減割牢粟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遼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
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呂南陽太守
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呂中郎將
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入種寇隴右頭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
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呂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

後漢書八十七

主

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
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焉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其擊
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
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
呂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
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
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
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
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
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呂西及在蜀漢徵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
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
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
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集解惠棟曰此注據廣雅顏福發
云無慮大計也先謙曰大計卽都凡也無二解發
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
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徵外
大群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
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徵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
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徵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
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十四口復來內屬桓帝
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
蠻討破之

後漢書八十七

主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集解惠棟曰
志云西平張掖之閒大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其婚姻及驃騎將軍
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
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
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
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
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集解惠棟曰冷帝紀作冷金城太守
陳懿遂寇隴右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論曰羌戎之思自三代尙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已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驚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
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梓

革暫動則屬難以鳥驚 晉文公曰石鳥驚 故承

初之聞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樹木爲

兵負柴爲械穀焉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

日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 東 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

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間 羽書即檄書也

以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

而爲虜 說文曰微糾 發家露齒死生塗炭 自西戎作逆未

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嘉呂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

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棄 漢書曰

糧疽食沒淫莫知所限 漢書曰 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

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積

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

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曰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收首尾搖動

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練

之珍徽糧粟鹽鐵之積所目賂還賈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

巨萬或梟剋首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

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 秦猶 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師徒連

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應銳呂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

之陳 前書楊雄曰 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珍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

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

之上不可校計 也支謂四支革皮也 其能穿鼠草石自脫於鋒

鐵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

傷和致妖是何言之狂乎 張奐非也先謙曰此張奐語見類傳云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冒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

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內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建武中以馬援領西太守討叛羌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東空而與之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羌奔駭互相局動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略之征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尤甚累年不定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吾徙七千口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 前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嗟夫識微者

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 帝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

須犀玉之杯食熊羆豹胎 帝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

記及韓子並云 帝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

其東也大夫辛有適伊川 帝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

費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迭用殷疆度劉隗北假借

陽安定郡 朝勞內謀兵傲外攘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七校補

西羌傳案范書蠻夷八傳此本惟西羌西域不題列傳官本則僅傳本皆應有列字凡西北都善車師諸國案通志都善此不同皆傳寫之失

其兵長在山谷通志亦作長已正官本不誤

賦夷入居邪岐之間注邪今邠州也岐即岐州官本不誤又官本有也字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注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日柳從辰好時縣屬右扶風注云有梁山宮光武中興以封耿弇兼食美陽四傳至耿弇無聞蓋順帝時國絕併省入美陽故續志不載也唐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

太丁之時柳從辰曰竹書紀年作文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辰案鄭按本竹書紀年注据帝王世紀文丁亦曰太丁注太丁武乙子也依武乙原本亦作武丁通志注同

於是渭首有狄獫狁之戎注獫狁即獫狁縣有也字

之戎注義渠縣屬北地郡有也字

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注事見僖二十二年注僖下脫公字官本有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注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案庶長見左氏襄公十一年傳杜注庶長秦爵也章懷云見左傳是惟事字當衍秦惠王時事安得見左傳乎

取徒涇二十五城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

境柳從辰曰秦伐義渠因取徒涇其地當與義渠近接義渠今地既為今甘肅慶陽府南西北界其州東南即接今之涇州傳所謂徒涇二十五城疑即在今甘肅涇州境至前漢西河郡之徒涇今地雖不可考然漢西河郡為今郭爾多斯左翼前旗地相距遠矣且涇經字異章懷此注顯誤謹案前志西河郡有徒涇無徒涇就郡求縣則涇字之誤所當先正然志誤而傳文必不誤以義渠本涇北之戎其地宜言涇也又前志北地郡離有義渠道而在七國時義渠戎地既屢為秦削及後秦滅義渠

渠猶開置案渠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以漢之義渠郡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徒涇之地也

其蔽火得已不死案爰劍實藏穴中道者不覺遂以爲焚之不死則亦從而述之正以存其真也而先人故神其說以爲焚之事蹟其始皆必由其種人所自爲說亦即此可通范例

河湟開少五穀注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初從辰曰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境

於是徙雷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

築令居塞注令居縣屬金城郡

遂圍枹罕注枹罕縣屬金城郡

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

演良傳又數遣使譯官本驛作譯今案通志作驛與毛本同或作驛不絕何義門難以劉說為正並未改其字則此亦不須改字且譯驛古通作孝經注趙蒙重譯釋文譯本作驛是也通勁

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從柳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從柳

固馬武事今案建武十一年馬援破羌徙致三郡見光武紀援置之此言破降言歸服仍與援傳合扶風為三輔之一亦非必不可言三輔也下文永平元年傳固馬武破羌載以主兵者武也武本傳亦但言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餘皆降散未必其餘降者反多至七千口也如以此推之則固武徙羌三輔之說恐正因援事而誤傳耳

漢吾轉教巨方略為渠帥自本為下有其字今

又戰於允街注街音階原本文注街音階已正官本不誤今案

地已詳

戰於允吾唐谷注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明紀唐谷故城

在今都州遼水縣西也柳從辰曰唐遼水縣今西甯府張家口縣治集解惠棟曰杜佑

云至後漢為龍書縣柳從辰曰唐遼水縣今西甯府張家口縣治集解惠棟曰杜佑

臨羌長收繫比銅鉗案明紀遺固武等在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謂擊

永平元年至大破之案明紀遺固武等在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謂擊

於是復省校尉官復原作後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呂父降漢乃入居塞內錢大昭曰馬防傳所云金城廣西保塞羌也

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官本復作後今案通志作復

狂快邊利官本快作伏從大案從

會集附落通志亦有已補官本不脫

永元元年紆坐徵曰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案據鄧禹傳訓代

和二年此改二年為永和元年蓋亦就擊走述唐

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案鄧禹傳降者為述唐伯父號述吾據本

吾子則號吾其叔父非伯父也號吾亦即前為

李章生得者鄧禹傳作號述吾蓋並衍述字

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謹案通志

至允川川原作州依通鑑改官

隴廩相曹鳳上言隴廩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碑

也注隴廩縣名風右扶風詳狀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

侍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今案通志亦作拳勇文選吳

侯霸復上置東西部屯田五部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廩州

東號子麻奴傳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

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注縣名屬漢陽郡已詳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右輔都尉都郡官本注未有也字案

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注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已詳

遂移隴西徙襄武注縣名屬隴西郡案注複

侍御史唐喜侯康曰華陽國志唐喜進討羌經年不

京兆虎牙都尉耿种通志官本皆作兆

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柳從辰曰今蘭

光並沒錢大昭曰關本光下有等字

二十人共市一馬志正官本不誤

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案說文尋理也謂從其後追尋而理之

諸營彼注云尾謂尋其後而

永南元年春上郡沈種羌官本沈下有氏字今案通志亦作沈種

之誤官本乃

種眾散遁通原作逋依通志改官本

離河山之阻離原作難依通

而公卿選儒注前書音義曰官本注

恐必見圖見原作後依通

四年馬賢目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官本目作亦今案

通志作以疑皆因

二榆土地肥美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

字之調如作亦則下當云擊
良封殺之不當云擊殺良封

其封親屬並諸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案錢大昭說同又通志作賢可證

今三君素性疾惡案上文馬賢並徵下文機秉坐後後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案錢大昭曰本紀作令扶風漢陽隴道塢三百所據此則

作字當在

罕服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官本服作種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緣北界案通志作原

集解洪亮吉曰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案前志

陰均屬安定鎮志參緣屬北地鴛陰作鴛陰屬武威皆云故屬

安定事在順帝末年應已改屬而參緣一縣章懷紀傳兩注皆

仍屬之安定故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鶴陰河集解惠棟曰至此處今地已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案錢大昭曰漢中當作湟中

戎帥焉然諾之信案詩不驚不崩毛傳焉然也與此義合本書李

文選劉琨扶風案杜喬傳論專爲生則焉義章懷訓焉爲違又

燔破尚積錢大昭曰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宋宣城太

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

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

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宣帝改曰都護

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

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古漢以

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漢日逐王降古漢以

之置始車師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

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車師前王庭

師有前王後王國也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書哀平間自相分

割爲五十五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分爲前後國車師餘徐松云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中師

類分爲前後國車師餘徐松云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中師

之乃眾建而小其力之意范云自相分割蓋誤先謙案前書云及

被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明爲都護分之

周說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

是西域亦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

竟不許之集解先謙曰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

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爲都善所并渠勒皮

山集解先謙曰以上七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

貪訶離集解先謙曰四國附見前書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

有傳無事不書不在國之得立與否也永平中北虜乃育諸國

其寇河西郡縣城門書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

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西州伊吾縣

志晉立本匈奴地曰伊吾縣在敦煌之北大碛之外先謙曰一統

伊州附郭伊吾縣今新疆省哈密縣置宜禾都尉目屯田集解王

三州志云宜禾縣屬魏郡晉昌名縣在後要
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

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龜茲下並同王攻破都護陳睦集解
日袁宏紀悉獲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集解先謙曰校尉耿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集解先謙曰交
師傳一統志分道南流環城左右漢時交河城故地開展在今鎮

之哈刺和卓也今新疆省吐魯番屬章帝不欲疲敝中國因事
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

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賁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
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閼樂將二千餘騎掩

擊伊吾破之集解惠棟曰樂和帝紀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
為都尉集解先謙曰尉當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集解劉放曰戊

下文云又置戊己校尉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
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則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加安增已

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集解惠棟曰十三
國之地理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李吉甫云隴右道高昌城陽志云西

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壁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先謙曰高昌壁前
書見車師傳一統志晉張駿置高昌郡焉以關伯周為高昌王

州元為和卓引曰土爾番又置戊校尉居車師後部候城集解先
統志闕所載連水齊克在關展城西四百十三里周二里許西

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書於是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

年班超遣孫甘英窮臨西海而還集解先謙曰西海中地詳下皆
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集解先謙曰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朝廷召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集解先謙曰
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其為邊寇十數歲敦煌太守曹宗忠其暴

害通典作曹崇白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言招撫之集解先謙曰上奏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

復率車師後部王其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
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謙曰官復欲進取

西域鄯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
人蜀摩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

欲閉玉門陽關已絕其患先謙曰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集解
十里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瑁上書陳三策集解惠棟曰袁宏

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處其土地已為北虜所
乃如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也集解惠棟曰袁宏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集解惠棟
後漢八十八

人呼為秦海先謙曰大秦在海西去北匈奴絕遠呼衍王不得
展轉其間張瑁即不明地理上書何得任意妄言至此且大秦海

西同為國名瑁不能約大秦海西四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曰酒
字為秦海疑何如不能別有秦海再考西制西域共為寇鈔今曰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
今瓜州常樂縣東集解劉放曰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惠

棟曰袁宏紀云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
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集解先謙曰絕其因發部善兵五千

人移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

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侵陵而漢歲致金絮綈絮以

奉之夷狄微令是人之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

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曰漢

直度曰當斯之役黔首困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匈奴

絕也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

庫單竭朽空虛算至舟車費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

得以出算船車一算向買車二算船五丈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思

也遂開河西四郡曰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收三

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已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

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

一作觀戎狄可已威服難已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望一作向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重師執必南攻部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集解先謙曰通鑑胡

言從北匈奴也

四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臆執益殖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集解先

注即遼中及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

役與不費之費發矣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嘗之為言量者但愈

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

無已慰勞吏民外無已威示百蠻燧燭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

有如邵公曰時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臣目為敦煌宜慎校尉案舊

增四郡屯兵目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

上而折衝千帝納之乃已班勇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

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真莎車等十七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先謙曰烏孫及領西六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集解先謙曰烏孫及領西六

年帝曰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已為鈔暴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

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真所沒集解先謙曰

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詳于真傳

集解先謙曰自此浸昌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集解先謙

詳車師傳曰自未同改者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已

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

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集解先謙曰前書云皆南北有大

山集解先謙曰胡注南山在于關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

面大山今葉爾羌和闐諸山是北而大山山金沙嶺等是徐松云南

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巴里坤諸山是中央有河集解

曰即塔里木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集解徐松曰

東流亘西域中後漢八十八

五

境南諸山東出經羅布淖爾青海甘肅涼州南又經渭水南

為武功太乙諸山又經西安府長安縣南為終南山言南山至此

甘肅蘭州府西界其河有兩源集解惠棟曰涼山異物志云蔥

為河源禹紀所謂崑崙者也一出蔥嶺東流集解惠棟曰涼山異

名集解惠棟曰西河善事一出于貢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

云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一出于貢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

注蒲昌海集解惠棟曰前志云敦煌郡正西關外蒲昌海一名鹽

澤集解先謙曰詳見去玉門三百餘里集解先謙曰本書上下文

前書即羅布淖爾去玉門三百餘里明此玉門下焉關二字河

注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徐松云玉門關在今色爾騰海

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而前後書皆說去千自

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集解惠棟曰袁自

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

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集解惠棟曰滿一作蒲李光廷西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二十里亦名金滿城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

麻蒲荀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已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山北為匈奴傍南山北破河西行集解徐松曰漢時

紀故無道又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集解徐松曰漢時

音同故之注茲以波為破之段借字集解徐松曰漢時

達葉爾羌境此作破者其後漢書集解徐松曰漢時

非至莎車為南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集解徐松曰漢時

其南為焉耆焉耆為高附更西南為焉耆集解徐松曰漢時

西行至疏勒為北道集解徐松曰漢時

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集解徐松曰漢時

今喀什噶爾境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集解徐松曰漢時

淹蔡焉耆集解徐松曰漢時

東明者字衍說詳前書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集解徐松曰漢時

拘彌國居室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拘彌國今名室彌與李注同然前書云治拘集解徐松曰漢時

彌城本傳云居室彌城但改城名未改國名蓋其先國城同名既集解徐松曰漢時

政城名傳聞以為并國名亦改耳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集解徐松曰漢時

入大河東河即克勒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室彌城城東三百里有集解徐松曰漢時

底雅河一作克甲雅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十里本傳及前書各以都城計其相去里數多疑郡志京兆尹傳集解徐松曰漢時

寫略不復推校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集解徐松曰漢時

千七百六十人集解徐松曰漢時

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集解徐松曰漢時

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集解徐松曰漢時

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

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榮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

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

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眾戊己校

尉集解劉放曰案文多已字但是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為王時人眾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日東觀記云于寘三百里先謙曰前書集解徐松曰漢時

于寘國集解徐松曰漢時

日東觀記云于寘三百里先謙曰前書集解徐松曰漢時

後魏書云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先謙曰前書云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集解徐松曰漢時

九千六百七十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集解徐松曰漢時

集解先謙曰前書勝兵二千四百人新唐書勝兵四千八百人集解徐松曰漢時

何得獨有三萬餘壯者盡以八萬三千之口婦女幼弱皆在其內而勝集解徐松曰漢時

兵三萬餘壯者盡以八萬三千之口婦女幼弱皆在其內而勝集解徐松曰漢時

皆兵平萬益千之誤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集解徐松曰漢時

俞林為驢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寘集解徐松曰漢時

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集解徐松曰漢時

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蔥嶺已東集解徐松曰漢時

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集解徐松曰漢時

嘉元年長史趙詳在于寘病難死詳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集解徐松曰漢時

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詳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害創集解徐松曰漢時

中故致死耳詳子信之還入塞召告敦煌太守馬遂明年召王敬集解徐松曰漢時

代為長史遂令敬隱匿其事集解徐松曰漢時

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召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集解徐松曰漢時

于寘設供具請建集解徐松曰漢時

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曰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

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時

新建集解先謙曰官本于賓侯將輪輿等遂會兵攻敬集解先謙

之侯及將也前書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賓

侯將遂焚營舍燒般吏士上樓斬敬首於市輪輿欲自立為王

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集解劉放曰下文言輪輿死已經月

曰劉說非也既欲自立為王非倖不從可了事者非國人殺之

殺輪輿則輪輿殺般不從者矣下文經月或經是數之誤文馬達聞

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賓桓帝不聽徵達還而呂宋亮代為敦

煌太守亮到聞募于賓令自斬輪輿集解先謙曰胡注開于賓國

也時輪輿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

詐而竟不能出兵于賓恃此遂驕集解先謙曰恃中國不自于真

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集解先謙曰皮山

西夜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裕勒阿里克在葉爾羌西南三

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去戶二千五百口

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集解先

當作傳官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集解劉放曰案漢當作西夜子

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集解先謙曰

前書亦別白言之未謂為一或當時合為一國後仍分為二如今

歐洲荷蘭與比利時瑞典與挪威之例亦可知餘詳前書注

子合國集解先謙曰一統志庫勒喀爾在葉爾羌西北居呼韃谷集解

反集解徐松曰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去疏勒千里集解

是疏勒為蔥嶺中谷名先謙曰前書作健集解先謙曰

洛陽萬三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集解先謙曰

並同亦可疑前書云東與皮山西

南與烏丸北與莎車西與蒲犁後漢德

德若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一統志塞爾勒克前漢蒲犁後漢德

爾在蔥嶺中也有小城葉爾羌河北源經流其地又喀爾

爾羌城五百餘里皆其地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

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

子合相接其俗皆同集解先謙曰與子合接而較自皮山西南經

烏耗前書音義音烏耗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音之如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耗當涉懸度集解先謙曰注未反官本作耗也前書烏耗到彼云

部地故漢書謂抵條支臨海欲渡閼風之北
 克阿剌伯山古時阿剌伯人居此故蒙是稱合
 說二千年之疑案可明近世西人考輿地者謂
 有大湖亦流入波斯海爾伯泊湖環環澤所出
 有東北三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之形相合或
 城在此今沙嶺絕寒沮洳道跡猶存可考是說
 域之一證徐說甚足待考之始末蓋其先說家
 得洪說益明以今國經校本書所謂臨西海者
 也紅海在條支西故稱西海非創地中海也阿
 出故阿勒富海轉在其北北經離離嶺其東南
 間尚有陸路可往非洲埃及故曰三面路絕惟
 下方敘入安息之道洪未達書惜未復引西人
 絲自芬矣

土地暑溼出師子

封牛孔雀大雀

也先漢曰大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雀郎號鳥

而東也

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復舊業之前

在臨山才城

時波斯已盛尙

後漢八十八

4-1

安息國居和嶺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集解先謙曰前書治番兜洛陽至長安多一萬四千四百里明有誤字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其弊先謙曰莊子逍遙遊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善風猶諺言好風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儲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先謙曰志略云此波斯不欲大秦通漢設難英英單於浮海途中在波斯補三漢書有安息無波斯唐書有波斯無安息漢書安息國在葱嶺西鄙尉樓城安息與康居俱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波斯國都宿利城在葱嶺西古條支國也去代志略云自西二百二十八里此說迥里至明是兩國西界無安息國名中葉君其地者爲柯勒施朝志畧之居魯士大流士皆柯勒施朝人也周顯王時希臘工阿來三得餘部悉敗波斯攘其地顯王三

後漢八十八

— 4 —

十三年阿來三得滅柯勒施朝撫有波斯十年而卒諸將乃共奪爲其將魯克蘇斯所併又爲賽魯克斯自謂波斯族裔曰阿息德數泰王政十八年爲帕爾特建國始年謂之阿薩朝白阿息德率衆海西南抵波斯居東羅馬境內河傳國七世益強大拓地至魯克蘇斯後安五年波斯故王之裔降山復自立初平年逐拔伯而特國與羅馬兵馬相持百年當時羅馬敗之號山朝乘其敝時彼人所破城皆武庫路市逃入中國飽點能索阿薛阿唐等與刻伯人同歸都城先口帕爾吐瓦爲帕爾特國號所本他國人稱之音類詞尼薩前安妥治喝番渴酒酣而特國號所本他國人稱之口帕爾吐瓦爲帕爾特國號所本他國人稱之

字義門後書安息居和檀城始無疑蓋徐以方國西古波斯諭屬域原非異地然安健君不合且漢末無疑蓋徐以方國西古波斯諭屬特爲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爲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爾特錢合地面長馬女像與前書爲銀鑄文獨弱在迦木大食傳呼羅小安息此部元史之馬魯爲西域南達大都新唐書大食傳呼羅瑞木流人以即此不度帕爾特新舊都城皆亡而龜之中西古問遺互證以明惟西書六言武帝時匈奴國亡而龜之中西古間定息帝存疑其紀年有誤然西書又載波羅斯後滅此國是亦鍵書之一證在塞海南山中阿刺伯人先滅波羅斯後漢八十八土

甘英所臨之海必爲阿勒富海由此登舟繞阿剌伯三面以入紅海之尾蘇伊士水開陸路百七十里但有溪河可通小船以行往返程期或二三日三載三國志表注引魏略云大秦風逆風安修支西大海之西亞安息界山谷城東船直截海西遇颶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語詳明可知爲安息離人實情洩泄生謠妄說海中思上憲教育死已大長年涉風鴻起居失調旅況凄寂憂能損人理有固然非危詭恐嚇也先謙案洪說皆是惟以甘英所臨之海指阿勒富海水最清往還泊二三載者爲紅海則真中也果如所言使復發時可達不知所謂往來二茂肅三載糧者專以地中海言太秦更遠何時不可達不知所謂往來二茂肅三載糧者粵以地中海言太秦更遠何時不可達不知所謂往來二茂肅三載糧者道詰極明顯與條支本書言英使大秦臨大海欲度乃度津大奈之直截者亦明指地中海也將安息西岸船人為阿勒富海之船人也耳

十三年安忌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忌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蘭國從阿贊西行三千六百英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集賢先錄曰禮補云德格力斯河東昔有城曰特昔芬現近度河必是德格力斯河此文以南實即舊書之轉音特昔芬附近焉千步爲一里之數皆可徵實先謙案加西人所言則由斯賓西

— 4 —

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
云集解先謙曰志略云月氏在犍水之北犍水卽今阿母河則月
氏乃今之布哈爾都代鈞江漢書院課程云其先大夏國卽今
阿富汗屬部波爾克在國北境
亦卽周世之拔克德里國也
高附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
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昌爲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
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集解先謙曰課程云三國能屬高附月
壤未可與連壤之地當在天竺之西蜀賓之南安息之東南北
四面皆山亦大都會商賈輻輳代鈞西征紀作云蜀賓國東巴
富汗之喀布爾都城喀喇一登之轉布爾急道爲資或以克什米
爾當時之熱懸度在克什米爾之北印度河上烏托在懸度西北加
非尙斯尼境內對賓更在烏托之西其爲喀布爾無疑案圖考亦
富汗也
天竺國集解先謙曰一名身毒集解劉鍾曰史記索隱身音乾身音篤
在月氏之東南
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淫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
於月氏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屠卽佛也集解惠棟曰袁
本佛道故大國之內眾數萬小國王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
漢之奸猾無行好利者居守其中至東京時計謀滋生轉相吞滅
習俗不可不恤所以動之哉棟從月氏高附國已西南至西海東
案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
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
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集解先謙曰今其時皆屬月氏月
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集解
曰御覽八百二引司馬彪續漢書天竺國出琉璃珠璣按本傳大
秦國有夜光璧明月珠玕珊瑚琥珀琉璃琅玕與安息天竺
交市於海中此不言琉璃珠璣益白大秦交市西與大秦通有大秦
市而來珠璣者卽夜光明月珊瑚琥珀之類西與大秦通有大秦
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批音乞闐反氍毹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
氍毹又曰毼毼通俗文云白氍毹細者謂之氍毹說文謂香石
氍毹氍毹毼毼之屬益方言也氍毹從毛弓聲從氍從毛登聲諸香石
集解先謙曰張衡七辨沙錫山蜜遠國儲珍本草石蜜生武都
河源山谷及諸岩間色白如膏者良魏文帝詔云南方龍眼荔

月居集書數城距宛蘇則治如日爾泰爲尼郎栗
 支延北石疑小九西北龍里樂承英耳西郭特
 人也海內有今之言千城二西國越承小國特
 舊徙說爲伊里二城二日附國特如國如奴
 居無過或字不合則奧二附國特如國如奴
 連常搭矣之南烏必里二附國特如國如奴
 山不案侯之孫提封萬里而止月支東
 北故書其大宛傳北居蕃內相地較
 昭地極北邊界來相承不絕其王本
 武地極北邊界來相承不絕其王本
 城因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
 被以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
 匈奴所破不絕其王本
 所破不絕其王本
 破不絕其王本
 不絕其王本
 絕其王本
 其王本
 王本
 本
 有

後漢八十八

後漢八十八
九

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慈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曰問大司空竇融曰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曰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陽吉平侯後之也夷狄不可假曰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曰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追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沒曰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集解先謙曰謂北匈奴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

後漢八十八

子

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曰示莎車言侍子見苗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曰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集解先謙曰言在所歸向自在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嬌塞王自曰國遠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嬌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曰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集解先謙曰前書云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今無都護賢即此城立國也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曰貴人爲嬌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後漢八十八

王

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曰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曰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集解劉向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夫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集解劉向曰類聚九十四餘大宛同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集解先謙曰前書有輔國侯諸國亦有之賢連破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曰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集解先謙曰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集解先謙曰與子同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已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集解先謙曰謂輕騎出也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

于寅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

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龜茲十五國兵

三萬餘人圍于質廣德乞降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其太子為質約歲給餼絮冬匈奴

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匈奴送也不居

車時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劉放口家文少一也字先謙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

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至莎車五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疏勒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

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去長史所居二萬一千口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脫口數勝兵三萬

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白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龜茲左侯

兜題為疏勒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而無左右侯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左侯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之或亦當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

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

已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月支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

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

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

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已遺腹為磐城

侯後莎車連畔于質屬疏勒疏勒曰強故得與龜茲于質為敵國

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

勳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關貢獻陽

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

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疏勒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漢大都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尉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自立為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案鄧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弒父篡

作德前書項王傳吾為公得吾約云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或作德是也弒父自立則紀載之誤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三年涼州刺史孟佗

字伯德見遺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寶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臣者傳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遺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寶

曰案文亦多已字惠棟曰曹全碑云字景完臨慶相鳳之子以孝

廉拜西域戊己司馬討疏勒無已字與劉說合而名異先謙曰

去漢二百餘年而傳錄文字脫落元寶字形西域長史張晏將焉

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積中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勒王還據損中城也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德面縛歸死司憲還

振旅則作碑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

溫宿姑墨龜茲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至焉耆

焉耆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今為焉耆府王居南河城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河南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安七千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

三百里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後漢八十八

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其城三十

餘里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斯勝傳云其國有華橋之險先謙曰海水即博

斯勝傳云其國有華橋之險先謙曰海水即博

前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焉耆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

危須尉黎山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

送京師縣蠻夷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前書陳湯傳斬支首及名王以下首縣首

於銅駝街也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今鴻臚客館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

為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元孟係左侯此誤後傳尉黎危須山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

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

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元孟

蒲類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蒲類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蒲類國集解先謙曰前書鄭吉

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

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

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集解先謙曰能作弓矢駱當作索

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後漢書之戶四百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以爲大國不可

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

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

餘日人口貧窶逃亡山谷間故謂爲國云集解劉攽曰案此文不

逃亡山谷間故謂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先謙曰蒲類戶口無多徙人至六千餘口舊國墟矣故移支國居之而徙阿惡地之人

必加其者二字

移支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

勇猛敢戰已寇鈔爲事皆被髮集解先謙曰此出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治天山東兗虛谷先謙曰東去長史

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

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

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集解惠棟曰前王國亦曰前部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

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集解先謙曰

安八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集解惠棟云杜佑云即金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

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書云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

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

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

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

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集解惠棟曰杜

佑音之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辰校尉

索穎欲廢後部王涿靬立破虜侯細奴集解先謙曰此破虜侯蓋

侯涿靬忿前王尉卑大賁已因反擊尉卑大集解惠棟曰尉卑大

同案通鑑異字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

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討涿靬集解先謙曰羌虜胡三字文

言虜又言胡且發爲兵者乃降獲首虜千餘人涿靬入北匈奴漢

軍追擊斬之立涿靬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

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卽屬校尉所統也和帝

事謂前行長史索班案劉歆言班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

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己字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惠棟云王厚之

本作後部司馬又案漢印官圖諸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

有立義行事蓋當時所立官名也

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

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

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

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

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眾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召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

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

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

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吾

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時不相得遂

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嚴遣餘人

從後部候在炭連嶺者昨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

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

軍就質于卑君為後部王為班勇所斬其質子尚在敦煌後阿

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閼諱慮其

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集解先諱曰開諭以許復為王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

將卑君還敦煌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

元帝云公羊氏用制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與兵

亂公遣從事牛輔何傳舉轉輸本謂其罪收阿羅多卑君有兵

其處以聞阿羅多王卑君不戰于戈得漢而定西域之人以

為美談傳載詳而不及元文不台卑君為侯者略之也先諱曰

西域諸國王下加侯阿羅多既王卑君別屬三百帳是為後部

何羅多招引來降必無收聚殺掠之事閼諱置官處置刺史領

後漢八十八

關秦史略國官名以止論阿羅多昔時入寇豈能許復為王但

息事北傳首所請雖有降首何莫德華者哀世微政反謂大抵

於不實也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兼顧帳故有戶有帳卑君從

計俗稱分帳如此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

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貨

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里帝從之集賢先諱曰注世未有班

超奮封侯之志功超少時家資投爭數日大夫當如傳介子張為立

終能立功西還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而歷安息臨西海曰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

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

障之基源集賢先諱曰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關資本漢所立殺漢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隨時來顧使者送至邊

步相持繩索相引有法焉天竺記云西度流沙有熱風惡

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集賢先諱曰注過此難者案當作過此

曰宋唐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東搜之東搜之西

氣之所為也冬月莫不備寫情形密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

枯槁故可行也

身步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苦地多暑澤乘象而戰班勇

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關摩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

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于地者輒地利又具土和適無冬夏之

草木常茂神田無時節節干地者輒地利又具土和適無冬夏之

印度全為英國所有其地北緯緯八度至三十五度聖之所

度之問距赤道甚近熱氣異常玉燭和氣

降集賢先諱之所挺生草無遺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

者觀見官於天竺何種神運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

又云四生之中何種神運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

等問生為弟子等語也爾時若發觀已不問諸大五良相現命諸

利入也生無量眾同舍利弗等外道中我我成道時當受我化

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同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鱗等而波

界如陶家輪著石掌中迴轉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感觸明顯

事出天外

譯而但神明之邪集解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思慮也釋果謂去貪欲也不執者爲

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果謂去貪欲也不執者爲

善所已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集解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思慮也釋果謂去貪欲也不執者爲

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

北句有五日而後反郭球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

也宋景文言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譚延傑人取莊列

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

第七劉元真曰羅君胡人問今胡人之謠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若非

虛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先謙曰印度僧國也

其人以修造成佛爲務奉安羅門教區分四等貴賤定分不相

不敵之理死後弟子相與神之推演傳播致諸幻說法教東漸如

斯乎乃至景繁者莫窮其緒詆斥者謂無其人此則徒驚之咎也

神怪而不語所以一人立極而萬世無弊也又精靈起滅因報相

後漢書八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八校補

西域傳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集解先謙曰戊己解詳前案

校尉前書百官公卿表初不言有二就使隨時增置亦未必

已分置前書西域傳徐普刀護鄯欽均統名氏已校尉是

載疑莫能詳此傳雖有置戊己二校尉一語而車師後王傳和

帝承元八年仍書戊己校尉索類與帝親合仍未必即已分置

戊部候改設之其前固無可考也餘已詳明紀校補

敦煌太守曹宗集解惠棟曰通典作曹崇案通志

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集解先

謙曰官本重一宗字是謹案通志

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注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官本注末

集昆侖塞注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柳從辰曰唐常樂

不費之費發矣貴通志作皆與惠說

而烏孫惠領已西還絕官本領作續同案後

1033

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綺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綵以今考之皆即古昔羅馬國地也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疑即泰西之誤據後文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疑即泰西之字也使歐人當自標大秦之稱雖不以名國羅馬古史似亦當略有故實可求今乃絕未有述及者雖泰西之稱亦非羅馬所得專而當羅馬全盛時實為泰西文明主國漢使既未能至其地宜不能詳元明後海舶交通歐人來游皆自謂泰西人中國亦概以西人目之猶不能遠詳其國籍在漢世更無論矣

合會諸香煎其汁目為蘇合集解惠棟曰至乃賣其滓與賈客

辰曰此見梁書中天竺國傳未云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廣志并云蘇合香梵書謂之咄竭瑟

大月氏國傳分其國為休密雙摩貴霜附都密凡五部節侯

天竺國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漢史通注云

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誠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氏西上蔥嶺

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鳥孫隨水草依蔥嶺北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改稱天竺

以後則為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陀一名婆羅門在天竺

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

一日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

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週

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

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接四天竺據四

國各有一王

乘象而戰案以東離國乘象以戰證之正著其佳於戰特象為助

乘而戰也惟下云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乃先著乘

通志作人畏戰不從范書也

東至磐起國案磐起通志起作越

東離國傳東離國集解先謙曰前書無謹案通志作車離國一名

易謁未詳孰是

列城數十皆稱王通志列

莎車國傳不復置正集解劉敞曰案文正當作王案通志

疏勒國傳劫縛兜題官本縛

車師後王傳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集解先謙曰至

明虜字當衍通案通志無

殺後部司馬集解劉敞曰至下不合添一己字案和帝但及置

侯城至桓帝時始有戎校尉此後部司馬當為戎部候官非

有添設也劉氏曲護通鑑之說欲盡改紀傳原文殆非所安或

疑本傳前言戊巳校尉更互屯馬頗似早已分置屯地廣遠屯

支言自伊吾北通車師前後部都凡一千七百百里屯地廣遠屯

辛巳分都則可各屯

各部又何必更互乎

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至漢軍不利案此敦煌太守在順帝時

傳班勇於陽嘉二年與敦煌太守張朗同攻焉耆王元孟朗功

微功自贖先期至焉耆受降勇以後期後下獄免朗時既行功

當仍守敦煌但其後亦被徵配戍也未必此時太守仍為朗

矣沈路雲云敦煌太守張朗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

里地名石人子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

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為太守領兵討其時當在

徐由之後司馬達之前而范史不載今據帝紀陽嘉五年改元

永和永和二年距陽嘉四年其間亦僅隔一年或此太守即裴

岑也惟此時漢軍不利呼衍王且攻破車師後部若果永和二

年裴岑有誅呼衍王等事史不當無文碑蓋難信矣又徐由

為敦煌太守據前拘彌國傳在順帝永建四年實居張朗之後

而本傳下言敦煌太守司馬達係在順帝永建四年時上溯

永和二年已逾十年敦煌不知幾易太守沈說亦有未究也

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注臨崢嶸不測之深係後人同改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應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八十九

唐章懷太子守范 王先謙集解

南匈奴醯醢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音火兮反集解患陳曰比鳥珠 而烏珠留單于與也今後書名比或別有據 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闕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僕薁山謙反父白頭曼單于北匈奴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集解到後漢書北匈奴單于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 呼韓邪單于降後與 漢書見漢帝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若鞬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集解患陳曰烏珠留單于名義知牙斯自呼韓邪後諸子比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 呼韓邪單于第

虛受堂

五闕 氏子 比為右莫健日逐王都領南邊及烏桓 莫音於六反健音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 東觀記芳安人屬因胡數千畔在參望芳從之詐姓劉氏 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等故能無虞也 集解患陳曰注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 芳傳云無樓且王求入五原與等故能無虞也 集解患陳曰注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 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琨使匈奴 集解吳仁餘曰 遷往使在更始二年冬是歲光武遣使匈奴 集解吳仁餘曰 或云漢宣帝時匈奴王先賢單于降漢 集解吳仁餘曰 封五十六年王建武初匈奴王先賢單于降漢 集解吳仁餘曰 武二年王建武初匈奴王先賢單于降漢 集解吳仁餘曰 使乎且先賢單于降漢 集解吳仁餘曰 劉氏也 集解吳仁餘曰 耶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已通 集解吳仁餘曰 帝官本作而單于驕踞自比 集解吳仁餘曰 元帝為是而單于驕踞自比 集解吳仁餘曰 白濤維至頭曼于有餘歲 集解吳仁餘曰 控弦三十餘萬盛與諸夏為敵 集解吳仁餘曰

后事見對使者辭語悖慢 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 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 集解吳仁餘曰 聖援單于與驍謂遊風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 集解吳仁餘曰 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 集解吳仁餘曰 亦出擊并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 集解吳仁餘曰 力也當復尊我與漢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 集解吳仁餘曰 耶將報命案此年使者自是韓說不當引遊風事為證 集解吳仁餘曰 壽昌曰注定即考工記弓人帝待之如初初使常通而匈奴 集解吳仁餘曰 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 集解吳仁餘曰 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 集解吳仁餘曰 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上谷郡居庸縣有匈奴左部遠復 集解吳仁餘曰 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入築亭候脩烽火匈奴 集解吳仁餘曰 間漢購求盧芳食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自歸焉 集解吳仁餘曰 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 集解吳仁餘曰 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 集解吳仁餘曰

後漢書八十九

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 言緣邊之郡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 集解吳仁餘曰 居知牙師 音唐義音離集解患陳曰 呂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 集解吳仁餘曰 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 集解吳仁餘曰 也昭君字嬪南郡人也 前書曰南郡種人集解患陳曰 初元 集解吳仁餘曰 帝時呂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呂宮女五人賜之 集解吳仁餘曰 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 集解吳仁餘曰 遣使者謂呂帝陳設備樂乃令後宮雜出昭君怨思日久不得 集解吳仁餘曰 幸于各起于是昭君憤然越席而去 集解吳仁餘曰 中曰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往王懸云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呼 集解吳仁餘曰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呂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 集解吳仁餘曰 其同疎動人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 集解吳仁餘曰 子反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 集解吳仁餘曰

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後漢書八十九

三

後漢書八十九

四

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閼奉藩備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

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

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都等反

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四

注文馬馬為文也集解惠棟曰杜注本王肅棟案周書王會大

戎文馬文馬亦指馬身曰若黃金名古黃之乘邱先庭謂文馬

曰青木杜預注下有左傳曰三字夏南單于所獲北虜黃龍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集解通鑑胡注韓氏骨都侯當于骨

骨都侯合三萬餘人呼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健左賢王為

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閼賜單于冠帶衣

裳黃金璽綬綬蓋音辰草名以辰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

車羽蓋華藻駕馴寶劍弓箭黑節三騎馬二黃金錦繡袍布萬匹

絮萬斤樂器鼓車樂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旨賜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

弛刑五十人其解先漢書本十作持持持隨單于所鑒解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

奉奏集解劉歆曰案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

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

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

醬及橙橘龍眼荔枝官本枝作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為常

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南單于既

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東觀漢記單于

歲祭三龍祠走馬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

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口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

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

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集解

焉單于姓虛連鞮前書單于姓擊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狐屠句

大昕曰案連鞮即擊鞮之轉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氏集解曰官本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

後漢書八十九

五

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

美稷集解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稷集解其地本有陰胡故因而處之因使中郎將段熲及副校

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集解通鑑胡注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

即漢美稷也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

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已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并戎使韓氏骨都侯屯北

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

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

為都縣偵邏耳集解反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略

漢人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

難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

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

單于將有二心集解先謙曰官本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關賁馬及裘更

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

通鑑胡注三府太議副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

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人

其數則反為輕欺集解通鑑胡注數術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

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集解通鑑胡注合

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已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

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

告目前世呼韓邪支行事集解呼韓邪支稱臣受賞支單于前支

即呼韓邪支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

今得所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

今立桑草并上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

時朝廷上其班固才足游此亦見漢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

舊約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集解呼韓邪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支也

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警瞭並蒙孝宣皇帝垂

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

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集解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己呼韓

嬭長次第當立而侵辱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

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

和親故拒而未許將已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

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後漢書八十九

六

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橛立。是爲亾。陳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

等益居三木樓山也率三萬八千人馬一萬匹牛羊十餘萬

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

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集解劉放曰案北單于乃遣

大且渠伊莫普王等且音子余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放曰案北單于乃遣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

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

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

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宜

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

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

雲上言北虜呂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呂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

之乃下詔曰昔獵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獵狁獯

何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圯之人屢嬰塗炭境圯

苦交反狗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棄於亭障孤兒號

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

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傳曰江海所呂能長百川者呂其下

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少加屈下尙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

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敷度遠及領

中郎將龐參倍辱南部所得生口呂還北虜報也其南部斬首獲

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離日逐王師子將輕騎

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曰南部為漢所厚又聞

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

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集解劉放曰案匈奴一

匈奴二字或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集解錢大

云取其匈奴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集解錢大

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居何立休蘭戶逐侯鞮單于屯居何章和

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已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

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

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盧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

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逐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曰

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

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集解通鑑胡注謂北虜既滅南虜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

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順但恥自發遣故

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

父歸漢以來被蒙積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

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無報效之義

官本義作地願國中及諸部設胡新降精兵集解通鑑胡注故胡南諸道

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訥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

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

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曰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曰

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遠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

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目示耿秉集解通鑑胡注以秉上

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

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

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耗擾不止單于

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虞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

義威鎮西夷漢先漢曰其茲如孝宣授北虜分爭引夷伐夷國家之

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引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

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

人集解劉歆曰案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引定襄

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

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靈澤縣北庭

中漢書中耶將耿种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

部各引輕兵南道後漢書八十九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

官本注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歆曰案匈奴水名出匈奴

臣瓚云水名去令居千里二劍皆以為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

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集解劉歆曰案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

于被衝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

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足時南部連剋獲納

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

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集解劉歆曰案文上事字取

譚曰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种

所破集解錢大昕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

單于將右溫禺鞹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

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种

殺種綏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騎集解劉歆曰案玉劍四具非是使

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南歸北庭會

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昌千餘騎

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居何立六年薨單于

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與

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居何皆愛其氣決故

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日國中盡

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

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集解通鑑胡注在塞外安國因是委計

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引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

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集解何焯曰龍

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

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棱免引執金吾朱徽行度

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謝西河太

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有部降

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徵備和帝下

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

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集解通鑑胡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

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

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集解通鑑胡注與平若不從

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集解通鑑胡注與平亦足已

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

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眾

落人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

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單

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焉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

年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五十六人夜襲師子安集孫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麗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

萬餘口悉降百分處北邊諸郡官本郡作都南王若溫與王烏居職

名烏居職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職將數千人遂復反畔

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麗奮渴柱與諸郡兵擊烏居職其眾

降於是徙烏居職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渴柱還

遷將作大匠遂侯部眾仇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

駱驛不絕官本入作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

于檀元十年立十二年麗奮遷河南尹呂萌方太守王彪行度

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遂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已千

數遂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

故約和帝曰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吝其使元興元

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

侍天子降大使至國時鄧太后臨朝亦不吝其使但加賜而已

永初三年安帝即位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涼人民飢餓死盡可舉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

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驪

雄擊之集解劉歆曰案文少一將字惠棟曰華陽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呂西域校尉梁慊行度遼將軍慊音與遼東太

守耿襲擊破之事已具慊襲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願讓韓

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遣使乞降

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麗雄等拜陳道死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獲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人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

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慊免呂雲中太守耿襲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梁慊免呂雲中太守耿襲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洪亮吉曰案六年應作八年注誤梁慊免呂雲中太守耿襲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洪亮吉曰案六年應作八年注誤梁慊免呂雲中太守耿襲行度

宣示反悔集解通鑑胡注反音播宣示勿貪小功巨亂大謀續及

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請降集解惠

丁奚秋句龍吾師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

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殺上郡都尉及軍司

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

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

石在郡南五百九十里郡本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

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虜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

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

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張耽性勇

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集解通鑑

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

生財物夏馬續復免呂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

七年改為漢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莫鞬或

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

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馭鼓車

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舞衛給綵布二千匹賜單

于闐氏弓下金錦錯雜具輶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

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

頭祖會費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南

之角抵也集解劉歆曰注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實

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實字伯鸞勤

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實慕高名往存之屈暢門投刺暢不肯見使

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實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

親行不曠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于路往而

不反哭之以為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欲其手掛引與入美

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別實臨退欲賜手訣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委托為丈夫當建功後載不

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袁宏紀云資扶風茂陵人書誦

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暢薦實于執事由是

中郎將建康元年漢安三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

十萬餘口皆詣實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至永壽元年

三年改為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

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

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召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

諸部悉降奐曰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

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桓帝詔曰春秋

左谷蠡王都祁連山又與上書在永康元年四月也桓帝詔曰春秋

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

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君子大居

正何休云修法守正計之要者居車兒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

子之居正不當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單于居車兒

立二十五年薨于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

頻曰注按此是兩說無字既無典諸故某者即是其名集解劉

中郎當有一說二字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嘉平元年立熹平靈

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

歲單于薨于呼微立單于呼微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呼演光初元年

政為先立集解先謙曰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

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曰不先請而擅誅殺監車徵詣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之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微故至

言當其罪也集解周壽昌曰案前書傷人及輒抵罪抵當也

不得訓為至單于羌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羌渠光初二年立中平四年

政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

單于發兵無已五平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

反漢解錢大昕曰武帝紀作休屠各案休屠之屠音儲而著亦音

直處切詳語有重其資一也烏桓鮮卑俱云休著屠各此必

漢史者著為后後遂入正文耳婦驍驍攻殺單于單于羌

歟以精騎為首領其後遂入正文耳婦驍驍攻殺單于單于羌

集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持至

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呼共立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

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復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召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

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集立召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解

解劉效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立召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解

單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無幾有單于率眾與白波賊帥韓

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還許然後歸

國謂歸河東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郡而追去單于歸

陽監其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與解洪亮吉曰案此卷注與他卷

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與解洪亮吉曰案此卷注與他卷

疏謬處殊屬三家村學究氣論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結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善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

財單盡也言盡歷紀歲百捷之寇雖頻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漢武好征伐戶口減半即是宣帝值廣庭分爭呼韓那來臣乃權納

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

懷柔因為退衛廣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那來臣乃權納

呼韓那為呼韓單于并呼韓那王為車單于烏

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那王為車單于烏

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那王為車單于烏

之勞匈奴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鑼傳鼓於渭之上案前

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那朝甘泉宮漢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贊謂者新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尊單于宿長平自甘泉宿池陽

宮詔單于毋調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別殿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

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廣稱萬歲集劉攽曰在

贊謂者案文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破別方

多一者字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

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復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

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復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

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

後六十餘年之同德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

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

邊隙續曰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後漢方內自是匈奴得

志狠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也范曄云佚猶更也及中興

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其往來不絕

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雙鸞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漢書卷九十九匈奴傳
於陷潰創傷者靡咸或宣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
晏然無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實惠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
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車走三千餘里
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薊幕阮十角枯閑氏城在手
空其地三千餘里也爲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單于
反督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
震攝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漢北既空宜即
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居
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爲內地也集解陳景雲曰河西當
作西河時南單于屯西河美稷縣也正與上句南虜相對上申
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
以上始可預其將來實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
德庸才憲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
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王莽之議見從於後
王賢惠欲立北單于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
之弘而實惠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
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
臨朝單于屯居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虜即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宜權成南更請存立其何感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
三年將軍實惠上書請立於除縱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
璽綬方欲歸北庭會實惠被誅五年於除縱自畔還北庭石紀
補長史王竝恩兩護己私已福棄蔑天公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
南郡重存盾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竝恩兩護以私已福乃
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舍翁何
爲首鼠兩端充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
悼史直筆時復存其賢言也集解何焯曰李殿學云天公非謂天
子猶太公耳困學紀聞云注引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前書謂充翁即天公其謬甚矣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乎坐樹大鯁承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
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單蓋也單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噓

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于京師混并匈奴之區
使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爭之跡邊服無征伐之勤此之不行
遂爲巨蠱一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
武雖分其眾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
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並神鄉丘墟帝宅慙懷二帝
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疆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北庭爲南羽書稀聞微書有急郎插野心難悔終
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如上解集解鄧攸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
待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傳寫之誤聊誌之云

虛受堂

三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後漢書八十九

其自立而請立之雖事亦仍在三年而朝廷遣使授璽綬已在四年正月故和紀並約其事書於四年前之請立阿修既未成爲事實例可從略特袁安持正其抗議原始於請立阿修因於安傳一著之耳本傳下亦言四年遣使授璽綬仍與紀也合

追擊遂侯於大城塞集解通鑑胡注大成縣至劔方郡今鄂爾多旗

呂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侯康曰東觀記鄧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

得鎧弩刀矛戟楯七首二三枚破匈奴得金銀二千枚得萬餘馬牛無算瑣屑亦何足紀侯之引東觀記明遵爲度遼其功效僅見於此而唐駁斥之賜亦以其爲皇太后從弟也

建光元年注永甯二年改爲建光元年光原本文注皆設元據紀正官本不誤

義與溫禺王呼允徵徵下並同

弟拔立解解惠棟曰至當有脫誤在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下耿愛上並有是歲二字知今本皆涉上立字誤倒又脫二字也

不可單盡注猶書云謀謨官本注謀議作謀今案尙書無謀謨訓謀也注或涉下

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而戎上無也

字謹案錢校據閩本亦注若夫平原易地至中國之長技五此

注節錄前篇錯傳言兵事書後大段突然而起末乃以數語說明之又難以駢句故洪亮吉譏其有學究氣章校無此體例蓋亦後人竄亂也論注並同

乃徙西河治離石注離石卽西河之屬縣今汾州府永甯州治

到穀城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卽西河郡之穀羅縣城柳從辰曰穀羅縣在

今汾州府永甯州西北案穀羅乃前漢西河郡縣後漢并省蓋始就城爲名

上通天山集解通鑑胡注通天山卽土軍縣之石樓山柳從辰曰汾州府石樓縣治案土軍亦前漢西河郡舊縣後漢省

共遣還柳從辰曰袁紀作其遣還庭攝部落

熹平元年注熹平靈帝之元年柳從辰曰注欠明應云靈帝建南五年改爲熹平元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柳從辰曰張純事已見劉虞傳中山國也

曹操因爵於鄴注曹呼廚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案

志魏武爲丞相因曹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歲給單于

宣帝值虜庭分爭注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案注國上

頻易無復匹馬之蹤官本易六十餘年矣注是時邊城晏閉原作

帝方厭兵注帝厭用兵官本注厭

究掩其窟穴案究掩二字各一義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注戎羯之亂至

其謀慮案注此等語氣與上下各注不相照顧且

使取國之算不謬於當世注願永爲蕃蔽官本注蕃作藩案毛詩

平易正直若此其宏也注卽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宏遠也

專行威惠注卽宜權成南部官本注權作權

百世不磨矣注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注平原譚平已正官

終亦紛紜集解劉放曰至

聊記之云今案此傳注之可疑除引前

而注者又論自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以下所書皆已具於傳
率不須注而復贅綴終至於不可究詰疑章校本皆無涉而妄
人附益之且又不一手也劉勰以為分值非其人洪亮吉
猶惜其略實今但於其當去者痛加刊削反可不累全書

卷八十九校補

五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為
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曰穹廬為
舍東間向日食肉飲酪曰毛毳為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絢細者為毳集解惠棟曰前書匈奴列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日貴勇也塞謂不通集解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警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曰大人健者名字為姓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大人曰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魚注左傳曰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為娉幣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然娉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且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踞曰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曰金碧猶中國有隨步搖音梅反字或為迴婦人首飾也續漢書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細繒綢裙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氍毹力于反琵琶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榛子至十月而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東牆子色青黑似蓬草粒實我白梁也說文稌稌也从禾祭聲見鳥獸孕乳曰別節惠棟又云糜黍也是一物魏書作葵子

日魏書云曰四節耕俗貴兵死斂屍曰棺有哭送之哀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曰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

言曰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復解惠棟先諱曰官本曰爾雅釋言謹謹累也郭璞云曰事相屬累為謹諱付託作託付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畢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諸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引贖死

死命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蛇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

後漢書九十
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遼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

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

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曰為吏餘者皆屬廢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曰東尤

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宵廬募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幸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富強建武二十

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闕掩擊之解惠棟曰說文云阮代郡五阮闕也案開生代郡廣昌縣高誘云即陽原也如清云阮音近援師其後先驅先驅阮氏

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

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曰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

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騎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

營府并領鮮卑賈賜賈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

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處為親漢都尉

陳曰結漢書及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

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

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烏桓遂圍睦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

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

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呼中郎將張耽

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磨各並呼中

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

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有上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

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王笑反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

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呼人三

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

四州五年呂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

中巨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頓音大總攝三

郡眾皆從其號令集解惠棟曰魏書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

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引單于印綬集解惠棟曰事

詳王莽英雄記見魏志注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

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集解惠棟曰柔亦見公孫瓚傳少沒烏桓鮮卑中

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召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

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

烏桓歸附操即召柔為校尉集解惠棟曰案公孫瓚傳柔拜烏桓校尉封關內侯也建安十

二年集解惠棟曰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十餘萬人

集解惠棟曰劉向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

末烏桓所據案昌黎後漢遼東屬國都尉所治也袁

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

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集解惠棟曰應奉

之土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曰鮮卑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

姻先髡頭集解惠棟曰季春月大會於橛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燕畢然後配合

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集解惠棟曰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羖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

狀如牛角善為弓出胡多休國陸璣毛詩疏云李陵曾又有貂豹

目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曰胡羊角端牛詩疏云李陵曾又有貂豹

龜子皮毛柔蟬郭璞注爾雅曰胡羊角端牛詩疏云李陵曾又有貂豹

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元武

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

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

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

始通驛使集解惠棟曰案其後都護偏何等諸祭彤求自效功因

令擊北匈奴左伊育營部集解惠棟曰祭彤首二千餘級其後偏

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集解惠棟曰

宏紀作三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

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欲志責等集解惠棟曰

日歌魏志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略偏何等擊欲志責破斬之

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

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太將軍竇憲遣

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

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

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屬遼西郡應劭云晉滅肥如子奔燕封於此故曰肥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

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集解王補曰延平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撻嚴授諫曰經胡注緣邊郡曹有兵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馬撻掌兵馬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

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呂家二人為耶授

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耶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集解通鑑胡注赤車者駕三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南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馬以受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

後漢書九十

六

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遼東郡屬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鮮卑寇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案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太子何書惠棟曰謂後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黎誤為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昌黎為昌遼交黎為天遼賓從為賓徒之類皆宋日後人傳寫之誤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召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

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

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犍率眾詣鄧遵降奉貢獻集解曰史紹釋文烏倫其至犍鮮卑種名胡氏辨誤云詔封烏倫為率眾王其至犍為率眾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犍復叛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目身捍嚴與俱戰

殺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種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

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犍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原郡也莫犍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

後漢書九十

七

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種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集解通鑑胡注案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太子何書惠棟曰謂後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黎誤為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昌黎為昌遼交黎為天遼賓從為賓徒之類皆宋日後人傳寫之誤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敵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種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廐率眾王侯咄歸等集解劉放曰案魏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種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集解惠棟曰鮮卑寇遼東屬國也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

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繅練各有
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
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
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當行問雷震仰天視
而雷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
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
健有智略異部大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
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
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曰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飲
仇水上魏書曰檀石槐反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夫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遼東北拒丁零東御夫餘西擊烏孫盡據
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集解惠棟曰魏書云又網羅山川水澤

後漢書九十

八

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
寇北邊多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
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
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
奐擊之鮮卑乃由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
檀石槐為王欲與相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
為三部從右至平曰東至遼東接夫餘遼東二十餘邑為東部
先謙曰官從右北平曰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曰西至敦
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東部大人曰彌加
檀石槐蓋盡徙居檀石槐東部大人曰彌加
自匈奴故地徙居檀石槐東部大人曰彌加
慕容等西部大人曰暍洛孤
日律祖暍洛孤等皆為大帥
陳景雲曰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

後漢書九十

九

人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
稱所歷皆還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育
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昌來三十餘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
得為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
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曰書戒得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湯夷桀夏寇猘克得亂
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虎方小蠻夷也昔義曰鬼方遠方也
巢歷茂德潛曰案此又誤以高宗為湯惠棟曰湯當依集作易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獫狁蠻荆漢有閼風瀚海之事武帝
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匈奴征伐獫狁蠻荆來成漢有閼風瀚海之事武帝
使霍去病擊匈奴匈奴征伐獫狁蠻荆來成漢有閼風瀚海之事武帝
矣然而時有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
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
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
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成陽等領天下鹽鐵故私鐵
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曰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
告緡曰牛與之畜義曰緡絲也用呂貨錢故曰緡錢算百二十
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
山攻城道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
路不通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
資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
之夫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
所招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勞苦時乎自匈奴遁逃鮮
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動健意智益生加已關塞不嚴
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善金良漢

人通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

事西羌猶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也今育

晏才策未必過頗鮮卑種眾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

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癢疽介音

音新到反據音曰稟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方今郡縣盜賊尙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

詬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

所目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誠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誠國解見豈

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

野食乎野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野食夫專勝者未必

克挾疑者未必敢實先說曰官本取作敗堅固羣人不往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

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

使越人蒙死已逆執事斯與之卒前書音義曰所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已齊民易醜虜皇威辱

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有欲已況乎得

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已相贈

又當動兵集解惠棟曰自漢書作非傳焉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已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

日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別秦漢

出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卿

三十餘年爲下策武帝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表社稷是

爲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蒍掩餘對楚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耶將咸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

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橫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

大敗喪其節傳轡重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

十七八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是時大司農經用不三將檻車徵

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寇西光利元年冬又寇涇泉緣邊莫不

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狗行見烏集素

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用反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素

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集解先謙曰於是東擊倭人國日魏書作

汗人棟謂汗當作汗與倭同音魏志云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倭人好捕魚鹽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捕魚助糧食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光和中檀石槐死時

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

法不平眾畔者半復出攻北地廉人善射者廉縣名屬射中和

連即死其子鸞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鸞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自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強矣匈奴熾於陰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

後漢書集解卷九十按補

烏桓傳餘類保烏桓山因已爲號焉案魏志桓

呂毛毳爲衣注毛之縛細者爲毳官本注末

猶中國有箇步搖注步則搖之也官本注末

出五阮關掩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阮作阮謹案通志作阮

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比原爲北依通

烏桓乘弱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乘作承謹案通

絡繹而至官本釋作騾案騾騾絡繹從馬从糸固

但委主降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史謹案通志亦作史惟據

將設官府錄史謹烏桓校尉有

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集解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

字案通志亦

卷九十按補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注九原縣名屬五原郡今地詳光

拜其大人戎朱鹿爲親漢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

末案通志

又戰於沙南注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蘭池今地

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錢

昭曰下鮮卑二字疑衍本紀是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官本脫樓字案

自稱峭王注峭七笑反官本注峭

五年目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柳從辰曰劉虞

購純虞傳在中平五年與此傳合靈紀幽州牧劉虞購斬純首

賊張純則在中平六年三月袁宏紀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緒

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使公孫瓚擊純大破之純名王政斬純

首降則並虞領幽州牧亦在六年矣今案袁紀書事往往并前

紀張純之叛實始於中平四年六月公孫瓚之討純在五年九

月虞時蓋已破命到州其設賞購純雖仍在五年而王政之新

純則因爲六年三月事范書諸傳特因虞之出牧在五年而終

言之因爲六年三月事范書諸傳特因虞之出牧在五年而終

袁紀所載自即純被誅之月日而據其所書直若虞之爲司馬

領幽州之討純書日之失矣

鮮卑傳原羊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羆今案官本考證云何焯校

當改直改之矣蓋據魏書作羆與爾雅文合也然說文無羆字

章據引爾雅郭注亦止作原羊書再駢夷傳羆羊作羆羊既不

必與爾雅通則此作原羊亦無庸求

皮毛柔蠕義欠合疑蠕之誤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官本無下遼東二字

率種人詣關朝賀錢大昭曰魏

遼東鮮卑攻肥如縣注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今地已

遼東鮮卑圍無慮縣注無慮縣屬遼東郡官本注未有也字

鮮卑入馬城塞注馬城縣名屬代郡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

馬城今宣化府懷安縣北

攻南匈奴於蔓栢官本蔓作曼是

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案通志亦作蔓注縣名屬五原郡也

於是耿種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官本無

永壽二年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錢大昭曰時李膺復爲

應奉疏稱膺爲威

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謹案惠

本作二故引邕集異文是官本與

乃與鹽鐵酒權之利注欽左趾權專也原注欽譌誤已正官

財富充實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案此亦北宋本同作富故

作財賦與

天設山河案通志山

豈與蟲蛇校寇計爭往來哉柳從辰曰蔡邕集校作校袁紀作豈

通志作豈與蟲蝗伏寇計往來哉其文又異蓋校狄皆彼之調蝗亦蝗之調惟爭字當衍

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柳從辰曰蔡邕集亦作敗

雖得越王之首官本主

况避不嫌之辱哉柳從辰曰蔡邕集嫌作避今案前書本作嫌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案通志守作備略作宜注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官本注無又注邊無失亡也官本注無譌燕

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為是今案

各將萬騎下言死者十七八則育等所餘因應各有二三騎魏書但云三將無功還者少半仍數千騎也即魏書謂是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亦應不止數十騎且果萬騎而止餘數十騎當書悉為所沒餘者不必書又數十騎亦不得向言將通志仍作數千言則通鑑之說非也

光初元年冬又寇酒泉官本光初誤元和

見烏集秦水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侯案通志亦作烏侯

卷九十校補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東北固原屬平涼府

律曆志上第一

律準 候氣集解 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
格志下爲卷四十二行低二格云梁劉昭補并注三行低一
格云律曆志第一四行低二格云律曆志 律準 候氣 後漢書一

梁劉昭注補

召曰此書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也後人因范史闕志取司
馬彪志附於范書紀傳之後而後毛氏汲冢古本然則監本
廟志之志附於范書紀傳之後而後毛氏汲冢古本然則監本
注補爲補并注故或有疑志爲范氏作者又有疑爲劉氏所
補而兼注者皆誤改之失也劉昭字班多失刊今載之志
左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後漢書班固作史記後漢書班固
天人經緯帝政統緒區分源流開闢著述創藏山之秘寶
刊石之選賢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承平執簡
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
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實多紹
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載章承治伯始禮儀克舉雖其業
郊廟社稷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職列於是應謹繼其業
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恭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平放
簡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難殫略
篇可得而知矣既接續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難殫略

序致廣約有傷隱憂後之名史勅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

典與時改見句非更按求加藝文以矯前乘流書品採自近錄
初平承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馬范諸後漢書品採自近錄
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諸後漢書品採自近錄
後改之若草昧賦始無相憑據其前身世少能已畢還富承
往制序或末周志全關國史鴻覽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
考之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固馬史十志所因實多
者夫何易哉況難思難慮慮心機成役弗克員就豈以茲乎
夫辭潤婉婉可得起改其美雖出於前班固馬史十志所因
精與奪及語入志頗衰其美雖出於前班固馬史十志所因
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官車服職列於是應謹繼其業
漢有者悉欲簡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
留臺雲梯所快過乎樓閣爲山霞高不終驗乎一壘端緒
之賦河堤作可痛哉徒然綴綴理無窮遠適借舊志列以補
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王叔文類比茲明恨庶賢乎已
昔緒先引補子長之制少馬氏茂成孟堅之立單相成之義古
求一隅未說兼律之妙素拙校錄雖參曆算之微有見願
證雖星候阻礙難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昭時或有見願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王先謙集解
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謂

五年傳文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槩
作甲子也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槩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
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黃帝史官
也司馬貞倫造律呂本大槩律曆志黃帝使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官
調曆虛文曰日注子丑以名日謂之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黃帝史官
辰則當繫於月明矣後人因以名日謂之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黃帝史官
泥其錢大昭曰幹枝之說始見於此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
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並不言幹枝
首作數惠棟曰世本云律曆志黃帝之臣一說律首善算者也集解
既立曰比日表景曰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集解
同用律度衡衡其別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同考證云昭曰
或誤例律度衡衡其別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同考證云昭曰

有長短檢目度

作以黍十粟物有多少受曰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爲一簍十簍爲
二字本書無物有多少受曰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爲一簍十簍爲
斗爲量有輕重平曰權衡說苑曰千二百粟爲一簍十簍爲
一斛四鈞重一百集解盧文昭曰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
本書十粟作十六黍十圭作六圭聲有清濁協曰律呂三光運行
紀曰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夫推曆
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
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集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
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
歆典領條奏集解惠棟曰歆有鍾律書見風前史班固取已爲志
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集解盧文
五經算術引同通典作五音六十律之數先謙曰晉宋志
並作五音六十律此文譌也強爲補注又沿誤本漢書而爲上使太
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集解齊召南曰案文不當有字少翁三字

姓正合下字少翁三字亦無益問者偶作旁記而寫者誤入正文
與上房字君明並常刪去不可以史記有解揚字子虎相比例
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徵後人乃
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
相生之法曰上生下皆三生二目下生上皆三生四目以上生下
二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二以下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生上四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黃鍾四文昭曰此上算術有始於無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
黃鍾四文昭曰此上算術有始於無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
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集解惠棟曰禮記還相為宮康成云終於南呂更相
志作南呂宋隋志作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
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義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必當作
戲者必字誤也當虎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禮合文嘉伏義始別
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伏義故曰伏義伏義古字說
文大部立部並作慮義慮亦作包亦作庖庖音轉義通錢大昕
云伏扶富切鳥菴子伏菴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義所以又為
庖義也義或作犧或作犧說文犧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
楚文圭王義牲當為古犧說文犧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秦詛
引張揖字詁云義紀陽氣之初曰為律法陰陽九六爻象所出也
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建日冬至之聲曰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
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
為角南呂為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呂次運
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呂次運
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呂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本陰陽別
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
清濁之率法也故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裁竹為管謂之律律者
義引作統北史牛宏傳同盧文昭曰算術亦作統一日作一月當
日作當月此非是案隋志黃鍾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
六句是當作日明甚注以律官本無律字先謙曰官本注鍾並作
鍾放作效晉宋志終作統音奪各字此終字誤也當日二志同商
徵微羽商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鄭玄
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分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徵徵數五
十四林鍾長六寸六分九分五十四也三分徵去一商商數七十二

太簇長八寸八分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分九分五十四也三分徵去一商商數七十二
長五寸三分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之一一四十八也三
分并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一寸之一七九六三
三又九分一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徵徵數三十三
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呂六十律分替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
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呂六十律分替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
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
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集解盧文昭曰草算術作革學記云
而已作革木者是也鼓無當於五聲祝故亦但始樂止樂
先謙曰晉志亦作革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
呂度調故作準呂定數進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呂
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中一弦下有
畫分寸呂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
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
日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為之注其陽呂圓為形其性動陰呂方為
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呂陽生陰倍之呂陰生陽四之皆
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
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集解盧文昭曰清濁清字衍及上脫不
云是則上生不得過九寸下生不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
得減四寸五分正解此二句也
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
陰取竹之嶺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
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比黃鍾之音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之風黃
正十二律乃定集解盧文昭曰通鑑注十二引作一注以為黃
鍾之管前志管作宮比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
黃鍾之音前志音作宮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
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
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
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
八十三又參之於午得六百五十九又參之於未得四千一百
六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七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又參之於亥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
布於午昧曉於未甲堅於申酉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閏於亥出甲

於甲奮軌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微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撥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集解惠棟曰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鍾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於律得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鍾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於律得三於寅得九者樂產云丑二分寅九分者即分之餘數也盧文昭曰注振美前志作振美甲堅作申堅大成作大盛先謙曰官本得作德是前志滋作孽孽作愛茂作絲無則字振美王氏念孫云當作振美見又曰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集解惠棟曰前書注又曰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集解惠棟曰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推此上下目定六十律之實百九十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集解惠棟曰奇日一鍾之長惠棟曰前書云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章昭云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產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寅而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之也棟案一三實也即該數也九三法也即下數是也盧文昭曰以九三之當句數當作得律為算術本作得新刻依此書改作數案上下皆云得不當作數律為寸集解盧文昭曰律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上脫於字算術有於準為尺分於準為寸八字今案不當有下又方始言分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集解盧文昭曰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角分不盈十之所得為一千九百六十八有奇為小分又小分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集解盧文昭曰一百九十六有奇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集解先謙曰晉志云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

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官本族作族下同

一曰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各終一日者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集解盧文昭曰色隋志及律呂新書俱作包當是也算術正義並作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集解盧文昭曰案於律為寸者於準為尺則律之所為千亦準之所為萬也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律八寸九分小分八於數為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有奇除之尚餘二十八微強下皆依此推之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集解惠棟曰七大強一作八弱盧文昭曰小分七大強大當作太正義作小分八弱亦相等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九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動

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集解盧文昭曰隋志禮運正義末作末先謙曰官本末作未下同

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集解盧文昭曰算術強上有半字是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集解盧文弨曰隋志正義凌俱作陵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後漢志一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族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族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爲宮南投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集解盧文弨曰五算術作六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後漢志一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集解盧文弨曰正義同案算術作微強是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八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七十四脫四字盧文弨曰算術有四字

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後漢志一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集解錢大昕曰此數以三除之卽有奇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減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

後漢志一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丙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

集解惠棟曰動一作動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微強是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末徵

集解先謙曰官本末作未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上生其數在大呂分否之開未始不可引而伸之也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

集解錢大昕曰案十二律之變窮字之謬盧文弨曰下生當作不爲宮徵云云南事午上管也計南事之律次得上生八寸四分之管便是上生不過黃鍾之濁乃注云不生此乃苛欲充六十之數其於義理未之前聞先謙曰宋志云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而伸之中呂下生執始執終下生去減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隋志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新刻轉據此增之誤

上生凌陰離宮爲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爲宮南呂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減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減爲宮結窮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否與爲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十萬盧文昭曰十下一字衍算術無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開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後漢志一

三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七盧文昭曰八誤算術七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集解盧文昭曰半強算術無半字案當作少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集解盧文昭曰算術作微強案止當作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後漢志一

四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內盛商南中徵

六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集解惠棟曰物一作惣先謙曰官本末作未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集解盧文弨曰算術作半強是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鳥集解先謙曰隋志云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偏於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其下文亦作分焉此作鳥未知

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集解錢大昕曰當作一十六盧文弨曰算術作六

上生南事分鳥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爲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爲律吹呂考聲列呂物氣道之本也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吳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占以玉爲珣

術家呂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集解惠棟曰晉志物作效

明故作準呂代之集解惠棟曰京房律術云上古有鍾準之意準之聲明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曰絃呂之曰疑

暢易達分寸又巖然絃呂緩急清濁集解惠棟曰古均其中絃令與黃

鍾相得案畫呂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集解惠棟曰京房律

丈而十三絃隱問九尺中央一絃下畫分寸均其中絃使後漢志一

徵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集解惠棟曰應劭

四十二人其七人候鍾律又云諸官無曉六十律呂準調音者故漢官云雲臺待詔

待詔嚴崇集解惠棟曰崇晉志作嵩牛宏傳同錢大昕曰宋志亦

魏志亦具呂準法教子男宜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作嵩

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呂聾爲

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呂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

方爲能傳崇學耳集解先謙曰錯次謂錯雜吹之命名也晉宋志方作乃

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

施弦集解盧文弨曰絃字句絕先謙曰晉侯部莫知復見薛瑩書

太常樂志錄至爲準而止剛施絃二字上以

月鄭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樂奏之樂所以順天

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

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臺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
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散其律宜
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
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發今明
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音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
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其備詔書以防言
下三公衆賢惠棟曰候部候鍾律之部也論衡云陽城子長作樂
經傳文昭曰復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意光等不知歸閣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
急音不可書呂時集解先謙曰晉志作音不可書以曉宋志人知
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
其可目相傳者唯大雍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
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曰景地效曰響
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集解惠棟曰章昭國語注云
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
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後漢志一度暑景候鍾律權土夾集解惠棟曰音
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度暑景候鍾律權土夾集解惠棟曰音
記作上炭漢書律曆志亦云懸土放陰陽集解惠棟曰放一冬至
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
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集解惠棟曰蕤賓土灰重而衡低集解
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召候狀
間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
意得則陰陽之暑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暑公卿大夫列土之
尺之表日中視其暑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暑不如度者則
歲惡人民多謫言政令爲之不平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一尺則
日食退一尺則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集
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人主與皇后從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
元注云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
又云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從樂五日天下之眾亦家從樂五日
以迎日至之禮注云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
肆祭天圓丘之樂以爲祭事莫大於此日中視其暑者向書考禮
曜云視其暑影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長一尺四分八分冬至一
三尺對向暑影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長一尺四分八分冬至一
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長七尺三寸六分候氣之法爲

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已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
外高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清埋地從其方位集解惠棟曰孔穎
於子位上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達云黃鍾之管埋
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加律其上呂葭竿灰抑其內端案曆
而候之集解惠棟曰文虎曰曆乃律之調觀下注自明盧氏氣至者灰
去集解惠棟曰大昭曰曆乃律之調觀下注自明盧氏氣至者灰
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集解惠棟曰陳祥道云竹與銅玉其質雖殊其達氣和聲一也故
始於竹而銅預焉先謙曰晉志引陽泉記云取安農縣金門
地竹爲管河內葭竿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理之上與
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君嚴暴之應也集解惠棟曰律以繩殺律氣至吹灰動數以正其度
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中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
然不補短雖大小圖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滅口傳與眾共知
御覽有孔字補集解惠棟曰注李氏本補作漸雖作惟虞文
御覽有孔字補集解惠棟曰注李氏本補作漸雖作惟虞文
律曆志上第一終
後漢書一

續漢志集解第一校補

律麻志上律麻志上第一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志依明監本式至

梁劉令昭補并注 謹案明監本實即承用宋乾興本舊式蓋

注故其後漢書一案毛本前各志下大題曰漢書幾此志
重也然自無此大題則續漢書之志無由與後漢書作合無所
謂補矣然自一至三十必別數之者明此乃附加之數抑嚴爲
之限使不至
捉而莫辨

梁劉令昭注補集解盧文昭曰至皆謬改之失也案以續漢志

劉昭序即始於昭已詳卷首述略又據史通及新舊唐志昭之
注本爲補注體然昭無自名補注之理蓋昭時雖有補注亦不
過通題曰注而已今注下復著劉昭序至諒不足謂部業升入校
補字自是對范後漢書言補也

故體有長短檢目度注十粟爲一分今案十當作一粟猶黍也

是就一黍言前書律麻志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爲一分夫黃鐘長九寸一黍之廣當黃鐘之長九十分之

一亦即是一黍爲一分故知此亦一粟爲一分矣說文禾部十
十程與此正同段玉裁已訂之

密義作易集解王先慎曰必當作慮至說文大部立部並作慮義

今案說文伏密慮包庖五字均未及義皇之號至許君自敘引
易則作庖犧班書出許書之前師古敘例謂舊文多古字而人
表及律麻志均作密義師古志注謂密與伏同義文志必子

密漢伏生系出必子賤即得姓於必義已詳本書伏漢傳技補
密即密也與伏包爲同意字慮虎兒也其與伏通於義頗隔蓋
正以同音通訓耳大立兩部讀若其音皆爲密字當作密時經

作慮說文自唐以來經李陽說轉寫變恐不免誤以密爲兩
師之說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伏義或謂之必義漢晉相承自爲
可據而顧之推必謂諸經史緯伏義無密義之號且必慮爲兩

音謂慮可通伏必不可通伏慮義處子賤皆當作慮實則諸經
緯無伏必本自相近包庖之入聲亦即轉爲必至必子賤則古
尤無作慮子賤者故段玉裁謂爲聽說乃孔穎達陸德明由隋
入唐尊重北學故孔氏禮疏既以作必義爲誤陸氏論語釋文
亦以作必子賤爲非皆即本顏氏家訓說也使當時說文解字
疑今本說文之作慮義亦係唐人私改

太族爲商 官本漢作獨下同案此字補續作漢史記作獨前書作

然殊不 畫一

呂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集解惠士奇曰至不當作

數王正樞曰九三之數卽九箇三連乘而得之數正爲一萬九
寸數於準則爲尺數也例如一九六入三除黃鐘之實一七七
一四七得九爲律九寸或準九尺又以一九六入三除色育之
實一七七得七爲律七寸或準七尺又以一九六入三除色育之
萬五千九百七十三是也六五三九尺八分八厘或準八尺九寸
之九五三九尺八分八厘是也六五三九尺八分八厘或準八尺九寸
陳氏所引前書律麻志及盧說均誤惟惠

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集解盧文昭曰至爲小分王正樞曰此謂

有不盈法數之奇零則以十乘之乃除所得爲小分小分以下之奇
數則又以十乘之乃以法數除之所得爲小分小分以下之奇
零則以強弱記
之也盧說全非

第一校補

二

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目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

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目續興弘祖宗拯濟元元尙書琬璣

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顯期立象一作題盧文弼

日緯書所載作順堯考德顯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先議

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先議

日鈞命決云三皇步五帝驟況乎頑陋無呂克堪雖欲從之末由

也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聞者曰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

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

躬信有闕矣將何呂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

律度量考在璣衡呂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

曆改憲集解惠棟曰宋均保乾圖注云三陽而陽備備史官用太

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四分衛歲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太初術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二百八十五

為斗分較四分又多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所謂餘分一也積至

至益後天故云行度轉差寔曰謬錯璣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集解盧文弼曰而曆曰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曰折獄集解惠棟曰以斷大刑於氣

已迄集解惠棟曰逆用望平和平曆時之義集解惠棟曰曆一作蓋

亦遠矣集解惠棟曰蓋亦一作以今改行四分曰遵於堯曰順孔聖奉

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集解惠棟曰獲上一

同盧文弼曰南目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曰為

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呂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

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識使左中郎將賈

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簡司徒嚴勛集解錢大昕曰此

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集解盧文弼曰明

曆議引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盧文弼曰不朔當作朔不即先大則一月再朔

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集解盧文弼曰梵等曰為當先大無文正

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朧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集解盧

字一行有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究見勅母拘曆已班天元始起

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曰九道法候望

驗無有差跌遂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遂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

魯集解惠棟曰孔穎達云古時其曆遺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

武王作周曆集解惠棟曰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

周公作魯曆冬至日在建星集解惠棟曰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

建星也陳大猷云案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建星即今斗星也

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建星即今斗星也

集解惠棟曰鄭元月令注云建星在斗上盧文弼曰蔡葛山云凡

紀度多以二十八宿為綱此獨言建星故釋之蓋斗并度廣故古

多舉建星與孤為言有議後漢志二

其斗建無別者非是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

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

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

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

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集解惠棟曰其歲甲子朔

分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

近即曰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集解惠棟曰石當

即上文所引石氏星經謂當以石氏為主也下云其星開距度皆

矣如石氏故事文自明顯石字不誤惠氏改石為古亦未勘上下文

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集解先謙曰宋志云黃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誤焉

達論曰曰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曰朔二十三事集解漢文

食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

日曰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集解錢

文曰其校之十得晦句上下當有脫文盧曰新曆十六得朔七

得二日一得晦曰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

得朔十八得晦曰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集解惠棟曰曰北宋本

得先謙曰李鏡本曰作得三得二日又曰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

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必不齊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

呂等齊治曆者方曰七十六歲斷之集解盧文昭曰則餘分稍長

惠棟曰稍得一日集解惠棟曰李云四分以七十六年爲一節

李本作稍得一日達意似欲以一節爲差一日此即歲差之說

與也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曰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貴數千萬歲

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

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

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二百年之間故識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

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

一日合朔下至成哀曰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達

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望多近史官一曰赤道度

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望至差一日曰上輒奏曰爲變至曰爲

日卻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集解先謙曰願請太史官

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

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

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

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

曰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與鬼集解錢塘曰牽牛下

鬼夏至日所在也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

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集解李光地曰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

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

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集解李光地曰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

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曰搖準度日月集解盧文昭曰搖同道失

其實行故也曰令太史官候注集解先謙曰官考元和二年九月

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

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集解

人其十四人候星即典星也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

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曰圖儀

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集解惠棟曰藏文志耿昌月行象圖

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推月行十五度

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

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

上中多臣校案達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

史黃道銅儀曰角爲十三度亢十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十

斗二十四分度之一牽牛七度女十一度虛十度危十六度室十八

東壁十度奎十七度十二度胃十五度昂十二度畢十六度參八度東井三

十度鬼四度柳十四度星七度張十七度翼十九度軫十八度凡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曰郭日月行

參弦望集解濟召南曰郭當作郭郭字相近而誤耳雖密近而

不爲注曰儀黃道與度轉運難曰候是曰少循其事達論曰又今

後漢志二

七

八

後漢志一

八

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日

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集解惠棟曰依日行

減一刻也集解惠棟曰依日行一氣俱十五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

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刻集解惠棟曰漏下脫隨日南北為長短密

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

目節時分定昏明集解惠棟曰五經要義云昏闇也旦明也日昏

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集解惠棟曰周不可計率分

當據儀度下參曆景今官漏目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

其實至為疏數呂綱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

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

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集解惠棟曰周禮挈壺氏分以日夜

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箭集解惠棟曰晷景

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而下之水水流

一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集解惠棟曰

文昭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立成斧官府

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

先謙曰官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

興也集解惠棟曰昔下係發謀於元封敗定於天鳳積百三十

年是非乃審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林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是

文天鳳當作集解李銳曰前志云自漢林初起至元鳳六年而是

元鳳百字衍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集解張文虎曰案亦

建武而施行集解李銳曰自建武八年起然

於元和也集解李銳曰自建武八年起然

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

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集解錢大昕曰淮南天文訓以

麻亦云復得焉遂攝提格之歲史記曆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

名焉遂攝提格則太初本用甲寅元矣但漢初言甲寅元者乃指

太陰非謂太歲元帝時翼奉上封事始誤合太陰太歲為一總候

出於哀平間衛士習聞甲寅元而不知太陰太歲之分又不知超

辰之法而甲寅元也先謙曰御覽時序部二

考靈曜云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攝提

格草注云青龍歲也歲在寅日攝提格周曆算經注引同是考靈

曜有甲寅元殷曆上元甲寅殷曆之書多據殷曆也司馬遷等議

造漢曆時用太史官殷曆以甲寅為元及鄒平造太初曆以丙子

為元非甲寅元又歲陰即太歲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

不當分而為二並詳前書補注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

四歲朔差却二日集解李銳曰置一百一十四年滿甲子歲七十

之得八千九百三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四萬三千四百餘日

日乘積月得一千三百四十章歲而一得積月四萬三千四百餘日

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小餘四千七百三十如章月而一得積日

十九命癸卯得天正合朔冬至壬戌日甲寅元首日名甲子在壬

戌後二日是朔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目為得正及太初曆日後

大為疾集解李銳曰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

錢大昕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

表當作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

李銳曰置一百七十一歲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四萬一千

八十五如章歲十九年一得積月二千一百一十五無間餘至朔

同日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五百五十五萬九千八

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小餘六十

朔餘也置朔餘六十三以十九通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

之得千一百九十七即中餘也集解惠棟曰

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集解惠棟曰故令益有疏闊

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聘思論之

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竇詡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

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集解惠棟曰詡言當復用

除尚書郎能數難誦豐或不對集解惠棟曰詡言當復用

宋志作書集解惠棟曰考往校今目為九道法最密詡書下公

卿詳議太尉愷等集解惠棟曰上侍中施延等議集解惠棟曰延字

官風角應有不終太初過天日一度望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

建元初為侍中也太初過天日一度望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

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社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集解惠棟曰即用甲寅

元集解惠棟曰即用甲寅

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後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

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呂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識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

尚書令忠上奏書令三年還司隸校尉請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呂世宗推夷廟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

甚北宋本傳幸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已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

帝典案錢大昕曰古法子在寅月迭為三統無以建亥為歲首帝典在歲終此二事太宗遵修三階呂平書龍昌至刑犴呂錯案解

皆違經而背古也太宗遵修三階呂平書龍昌至刑犴呂錯案解日太宗文皇帝遵修者仍而不改三階即三台前書東方朔傳注上

無差忒也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贊云龍數百幾致刑指詩小宛釋文引韓詩云鄉亭之繫日并此言雖未正曆不害為太平

世五者呂備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備傳本異也問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則後人據今本向書易之李

雲傳五氏來備氏古是字苟爽傳五聲咸備趙亦訓是也標曰者北宋本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病禍非一葉解先謙曰

作是妖蟲象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議者不昌成數相參考真求既及人謂之病事詳前書五行志

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單質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

而翔集遼東前造則喪其休錢氏改表為表近歲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輿昌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昌合春秋橫斷年數

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集解錢大昕曰四分術歲有小餘四分日之一太初課則四歲之中小餘皆滿一日而太初尚歲千五百三十九分一也積至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餘分又滿一日李鏡曰六千一

百五十六歲三統術之四統歲也四分術日分四歲一終則千五百三十九終也置三統術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四歲之得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八歲六千一百二十四歲

日又置四分術周天以一千五百三十九乘之得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亦為六千一百五十一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

六歲之積日兩術相課是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輿前昌為九道密

近今議者昌為有關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呂崇君之義案解惠棟曰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

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告宰通曰其與之乎孔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

云必也正名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昌非易是上納其言遂改曆事案解錢大昕曰詳文義是安帝納尚書令忠言仍用四分

上言書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謂此事也宋志亦云宜等遂廢此文遂下當有罷字或疑字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李武皇帝據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案解惠棟曰程氏考古編云漢祖入關於十月又

月者因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師古云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

為正月是也詔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曆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先謙曰程氏謂漢初仍秦十月為

歲首而正月仍秦建寅是也太初正曆以正月為歲首乃改歲首而不改月詔云改元者謂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也易朔行夏

正月即謂以正月為歲首也說不誤若顏氏之說謂漢初以十月為歲首高紀程氏全未分曉而惠氏宋以入注此不可解也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案解錢大昕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除

連元封七年之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日月

道曰河圖帝覽雜書甄曜度集解惠棟曰乾作類常是避太子

推廣九道集解惠棟曰九道之說見河圖帝覽雜書甄曜度

舊法一婦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集解

而空之矣集解惠棟曰左傳龍歲天門之說也龍歲星也右行於天一

日超次即服注左傳龍歲天門之說也龍歲星也右行於天一

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後一分則一百四十四

此而記之十二歲而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

故下云與天相應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會言之謂之辰與天相應少有關誤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

十歲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

十二度弦望不效換廢術者得宜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寔

過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

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呂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

從算綱之目前更呂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

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

望足呂知之諸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祈等議

子官至上堂太守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

然後度周天已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

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

興元年也又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集解惠棟曰今世

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

七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三集解惠棟曰此為上元以來太

歲超辰之數以此數并入積算起丙子算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

為歲在丁丑又以歲上元當在庚辰非太初不為歲也

官馬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建之

辰樂說謂歲星與日同次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今曆太歲非此也

東漢諸儒知太歲有跳辰法者獨康成一人而已歲星與太歲相

應太歲超九百九十三歲則歲星亦超九百九十三歲以歲星與太歲相

十二次除之得八十二周餘七故云八十二周有奇案歲所超於

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度四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

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節一章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習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成分寸集解惠棟曰大昕曰當小餘六十三

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曰九百四十集解

日考靈耀云九百九十九分為一月或曰八十一集解惠棟曰八十一

十一萬乾鑿度積日法有細猶呂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

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

呂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

垂分恐傷大道呂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

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呂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呂月

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呂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曆驗章和元年呂

來日變二十事集解惠棟曰今世

所明洪範五紀論曰集解惠棟曰前書洪範志云劉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明王莫不取言於義

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曆儀正眾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

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校其實孝章皇帝宣

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集解惠棟曰本曆作年更信而徵之舉而行之

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中實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集解惠棟曰馮光字公信能

元光字相似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

賊相續為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

申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國緯無呂庚為元者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

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烈固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

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

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乙卯詔書下

徒府議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對南面侍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商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

相繼問是非為蔡邕解意陳曰府下宋志有字邕元周禮注今司

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相背決大事徐天議郎蔡

邕議曰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

行呂承泰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漢之興漢內新定先王之說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

以十月為歲曆用顓頊元用乙卯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蔡邕合時曰顓頊曆術曰大元

首曆用顓頊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

文志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論本詳案惠棟曰其

月令論有之令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

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

庚申今光晃各曰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識

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太初丁丑之元有

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曰非漢曆雖候清臺課在下

第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卒呂疏闊連見劾奏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

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識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

分目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

有延光元年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中謁者曹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

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

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目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

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亦猶古術之不能下

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曰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

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

卯部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癸皮皆云開闢至獲麟二百

七十六萬歲以元收之得六百有五餘歲一十二百又以前法

收之得積部十五其餘六十謂獲麟之歲入乙酉部六十一一年

此推至漢文後二年適足五部之數故次年得為元部復起甲子

部也命曆序以甲寅為元較元命苞積年少一百一十四歲以元

法部法收之正入庚午部之二十三年此云庚子當為庚午之漢

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目上上極開闢則不

在庚申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除之拾遺獲麟之歲既至開闢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六十

當云元在庚申不字乃元字之謬李銳曰不在當作復識雖無文

其數見存而光晃曰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集解惠棟曰志作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字宋獲麟歲數與春秋命曆序河而獲

麟至漢初則較命曆序少百一十四歲依此推至高帝元元則當

在壬寅而非乙未矣故蔡邕議其謬李銳曰庚申元開闢至獲麟

二百七十六萬歲獲麟至漢元年二百七十五歲非之得開闢至

過水遭旱戒曰蠻夷猾夏寇賊竄究而光晃曰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

四月恂術召三月官曆召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
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

食而官曆自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諸書聽行誠
法光初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
推計行度自為三月近四月遠誠自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等其
三年誠兄整集解惠棟曰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自四月
史官虞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官本正作五太史
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自見為正無違近詔書下太
清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就集解惠棟曰孫
君悅和氏改為就氏家無極山碑光初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上
日集解惠棟曰太常就氏下常山碑云六割就四年已為太常也
遺傳中韓說集解惠棟曰博士蔡較殺城門候劉洪名郎中陳調
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自五千六百四十
日自九百六十一食為法集解惠棟曰大昕曰日當作月古法百三十
術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較古法稍強劉洪乾象術
萬一千四百六十六月有八百八十二食又強於恂術李銳曰萬五
千六百四十月以二十三乘之得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每百
三十五而一得九百六十食不盡一百二十今云九百六十一食
是為較舊而除成分空加懸法推遲武自來俱得三百二十七
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
二千一百誠術自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辰
日上減四十一建康曰來減三十五自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
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自相驗各引書釋自證文無義要取
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曰赤道係曰冬至去
極俱一百一十五度集解惠棟曰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
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曰生遲速故月行
并年十四度自上其在角十二度自上皆不應率不行曰是實
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
非一未驗無自知其是未差無自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

之此謂尤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曰
無驗改未失是曰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二十三
食集解惠棟曰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
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
採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
天宣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自見食為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
恂術吏官課之復有效驗乃行其法呂書術數自順改易耽曰說
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
復棄恂術為漢議所侵事下承安臺復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勅奏
議欺詔書報恂誠各曰二月奉詔整適作左校二月集解惠棟曰
遂作報光緒曰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初二年萬年公桑王漢上
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
河平元年月錯自己巳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
見食相應者二事自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
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其議郎蔡邕其補續其志
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集解惠棟曰考校月食審己巳
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集解
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集解
經緯於自過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廢疏闕孔子緯一事見二端
者明曆興廢隨天為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集解惠棟曰春秋
之故遺修廢之故曆己巳額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
使其數可傳於後己巳額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
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識雖
有文略其年數是呂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
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

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

之三集解盧文弼曰自當作百五十分二誤倒三下脫十二兩

年置六十一以一月之得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二得積月七十五以一月之得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七兩度加之得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水去人正朔之分數又案此得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一百一十七半即一氣積分置人正朔之分數又案此得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之得一分之四十二以三氣積分置人正朔之分數又案此得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如章歲而

推則虛說三朔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節

下脫文非也朔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節

十去積日得正朔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以一月大餘六十六

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兩度加之得正朔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以一月大餘六十六

三百四集解李銳曰置上積月七百五十四以節

法而一得大餘三十二小餘十五小餘三度加之得立春大餘五

元首日名同而多小餘二十九是中節之餘差二十九也呂效信

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呂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

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

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呂施行效後格

而已不用日集解盧文弼曰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呂去事分爭

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

無所采取遺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

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漢記

辛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

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

州郡之所禮異集解盧文弼曰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為

律曆志中第二終後漢書二

續漢志集解第二校補

律歷志中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鄭等錢大昭曰鮑鄭

相覺浸多錢大昭曰鮑鄭與同首書蔡邕傳方之於前倍半之覺

文志斗二十一以二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則相覺倍半之覺

同音通訓覺即較然分明之謂也楚辭服虔以殊俗兮又孟

寢目謬錯毛本又與官本同作浸殊未盡一

用望平和厥時之義錢大昭曰閏

不朔必在其月也集解盧文弼曰不朔當作朔不雖王正極曰此文

然是據朔定月論首月不當先大故云即先大則一案再朔後

月無朔則校乃作朔不必在其月則文義反戾矣今案志言春

秋書朔不書晦蓋本穀梁曰食之義以明例也不朔猶云不日

謂不言朔也合朔在夜半言朔則已達後月如隱公三年春十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吉朔食晦日也宣公十

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例同徐

遷曰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朔必在其月謂必尚在前月未至後月

皆是前月之晦故云不朔必在其月謂必尚在前月未至後月

耳雖然日食固必在朔而夜食則難於取準所謂食晦日者亦

特魯史舊文如此春秋不得而改之故但不書朔而仍係之後

也月

建星即今斗星也今原詔令錢校據閣本

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集解盧文弼曰二當作一柳從辰曰此疑

校語當在上斗二十二度無餘分下案是也上

日在斗二十二度虛校同此可證二謂下二字

今下皆景漏刻四十八箇集解盧文弼曰立成以下二十二字宋

志無二十上有其字王正極曰此校注當在下

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集解錢大昭曰當云八十一分

惠棟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乾鑿度云至一元而太歲

復於甲寅日法已難強解至惠氏引乾鑿度文則尤難可佐據

今略依算法訂之當云置一歲積日以月法二十九日與八十

益州盜賊相續為集解先謙曰至故盜賊為害謹案今讀皆以益州盜賊相續六字

為句為讀如孟子為得罪於父之為連下二句讀之亦通

麻用顯頃注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官本大作天是

獨所與構官本構作構正字

復作八元術官本復作術後非

太常就耽官本耽或作就俗字

第二校補

律曆志下第三歷法集解惠棟曰李云此志章節紀元之法出三周鼎經周鼎周書也而四分爲顯項曆意者古之六曆並用四分歟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三

王先謙集解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集解李銳曰璇璣北極璇璣也三光之行集解李銳曰三光日月星

日三光道之發斂集解李銳曰道謂黃道發斂南斂北景之長短集解李銳曰冬至景長夏至景短

斗綱之建集解李銳曰斗綱者斗杓也青龍所躔集解李銳曰青龍星也

也青龍歲星也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爲太歲集解李銳曰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爲太歲

四分術無超辰之法太歲不與歲星相應此依古法言之集解李銳曰四分術無超辰之法太歲不與歲星相應此依古法言之

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集解李銳曰一晝一夜而運過周

半至夜半天運過周星從天而西集解李銳曰星從天而西

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集解李銳曰在天成度在曆成日

所東行居日列宿集解李銳曰所東行居日列宿

爲一度集解李銳曰爲一度

甲乙終於六旬集解李銳曰甲乙終於六旬

日舒月速集解李銳曰日舒月速

舒月速及當其同集解李銳曰舒月速及當其同

三謂之弦集解李銳曰三謂之弦

下弦相與爲衡集解李銳曰下弦相與爲衡

日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集解李銳曰日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

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集解李銳曰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

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集解李銳曰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集解李銳曰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集解李銳曰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集解李銳曰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集解李銳曰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

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集解李銳曰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

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

則日遠集解李銳曰遠遠於極也天度之端也集解李銳曰術始冬至景最長日去極最遠

沒日即盈日凡氣內有沒日者多一日故曰盈
減日即虛日凡氣內有減者其月小故曰虛
并歲氣之分如法

為一歲沒集解李銳曰一氣餘分積滿其法三十二成一日是
十二而一得五沒日并一歲二十四氣餘分得一百六十八如法三
二分之二八為一歲沒沒分于終中集解李銳曰二氣積沒日七而餘分盡以
三十二半之得積中十中終于冬至集解李銳曰中氣始於冬至至
六故曰沒分終于中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集解李銳曰冬至餘分
至

其法得一日故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日章集解惠棟
故九歲一章章有七閏人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
月十一月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三
二月此據元首初章也李銳曰一歲月餘分七積十九歲得餘分
一百分之三滿其法十九歲七閏而餘分盡故以十九歲為章
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集解李銳曰分盡月分盡也冬至
以四乘十九得七十六歲冬至之計部一歲日乘之為部之日數也
分十九終月分四終故名之曰部呂一歲日乘之為部之日數也
呂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百二十部為紀集解李銳曰置一
歲三百六十五四分一通分內子得一千四百六十一歲以一
得十一萬一千三十六日分母四除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後漢志三

九為部之日數以甲子六十去之餘三十九命甲子算外得癸卯
是日名未復初以六十與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求得等數三以
約六十得二十以二十乘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得五十五萬
五千六百八十日以六十去之盡日名復於甲子以二十乘一部
故以一千五百二十歲為紀紀歲青龍末終三終歲後復青龍
為元集解李銳曰一紀一千五百二十歲以六十去之餘二十命
求等數得辰算外得庚子是歲名未復以六十與二千五百二十五
百六十歲以六十去之盡歲名復於庚辰故以四千五百六十歲
為元法四千五百六十起于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日月
終始或盡其一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行相代一經之大數也王
宋均曰紀卽元也四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行相代一經之大數也
者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行相代一經之大數也
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訟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
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集解
惠棟曰案四五千五百六十指經歲也加災歲五十七為卦所謂元
中有厄序卦曰復則不安矣安讀為望言大旱萬物盡死故復則
不希望文弼曰元法當提行下每條同李銳曰日分月分日名歲
名俱終之歲數也三紀為元積六十部二百四十章先謙曰官本
故一元作

故一共

大餘一百六十八也案以日法除數即得一歲大餘五小餘四分一推冬至不日也法沒數者緣求二十四氣以中法為母故推
 冬至亦以中法為母日法為年率則沒數者緣求二十四氣以中法為母故推
 中法為年率則日餘為大餘率其相與之率同也
 二策解錢大昕曰四當作三置日餘百六十八以三十二除之得
 日又三十二分之二十四故以三十二為中法李銳
 日分一移之氣數也又為沒分一終之氣數
 萬三千三百三十五 案解李銳曰亦周除之得三百六十五九百四十分
 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亦為周天一歲日數又為周天度數是周天
 為大周章月通日法為節月故也又以節月除之得十二萬七
 千七百五十九分之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七即九分之七為一歲月
 數是大周亦為一歲月分以節月為法則周天通章月為大周
 周天通章法為節月故也為算之道有繁有約繁而約之為大周
 約而言之為周天繁則分細則相除大歸是一百三十五是也約
 則約分如四分之天繁則分細則相除大歸是一百三十五是也約
 者用約分須通者用繁使於為乘而已又以節月除節日得一
 日之法諸日除大周得一歲之日則氣朔通為一法此大周若麟
 德術以後之歲實節月 月周千一十六 周數也一章月行二百
 若日法諸日除大周得一歲之日則氣朔通為一法此大周若麟
 五十四周為日行一終之周數以一部章數四乘之得月周以節
 法除之得十三七十六分之二十八即十九分之七為一歲月行
 後漢志三 七
 周數約周為度即為一日月行度數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
 則此月周又為一日月行積度分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
 之既者 案解李銳曰上元之首日月合如璧交正在朔 率二十三
 之既者 案解李銳曰上元之首日月合如璧交正在朔 率二十三
 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 案解錢大昕曰食字衍李銳曰月道
 黃道則有兩交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為一食計 率之相除得五百
 一百三十五月日行二十三次當交而食分一終 率之相除得五百
 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 案解錢大昕曰百當作月春秋正義云三
 食也四分衡亦同李銳曰日行自此交至彼交中間積五月二十
 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食 案解錢大昕曰日行自此交至彼交中間積五月二十
 為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食積月一省不乘故曰率之相除又日
 行一歲一周積月十二十九分之七半之得六日三十八分之二
 為日行半周天月數今此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為日行交半周得
 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課於日行半周天月數不足八百七十四
 分月之二百七十五 呂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
 者緣交有遲行故也 呂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
 之五十也 案解錢大昕曰五十下脫五字李銳曰置一歲月十二
 月分母二十三通之得五千四百五十分內子得二千三百五十五又置一食積
 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以二千五百六十五為一食積月分兩數求
 歲月分母十九通之得二千五百六十五為一食積月分兩數求
 等得五以約 歲積月分得一千八十一為實以約一食積月分

得五百一十三為法除得二五分終其法... 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法除之日... 紀歲名命之... 入部會年數也...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

後漢志三
 壬申十三
 戊子十四
 甲辰十五
 庚申十六
 丙子十七
 壬辰十八
 戊申十九
 甲子二十

葉勝李銳曰求
 蓍首日名法置
 命元首甲
 元首乙
 元首丙
 元首丁
 元首戊
 元首己
 元首庚
 元首辛
 元首壬
 元首癸
 元首甲
 元首乙
 元首丙
 元首丁
 元首戊
 元首己
 元首庚
 元首辛
 元首壬
 元首癸

推天正術置入蓍年減一
 葉勝李銳曰入蓍年爲盡厥末之算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
四分三集解李銳曰置菡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四除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四分之三以菡月除之得大餘七小餘
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菡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
九四分三小餘滿菡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
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呂下集解李銳曰冬至夜漏刻五十
五以菡月乘之百刻而一得五百一十七爲自昏到明之日分半
之得二百五十八半爲自夜半到明之日分云二百六十成就數
言以冬至爲例者冬至夜每百刻乘之滿菡月得一刻集解李
漏極長餘氣皆短於冬至每百刻乘之滿菡月得一刻集解李
月爲一日之積分百刻爲一日刻數於今有術菡月爲日不滿其
分率百刻爲刻率置後莫志三

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集解李銳曰數當作所聲之譌曰算上爲日

推沒滅術置入葑年減一呂沒數乘之集解惠棟曰乾象滿日法
得一名爲積沒不盡爲沒餘集解李銳曰曆云以餘數乘之
積沒呂通法乘積沒滿沒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集解李銳
術沒法爲沒率通法爲大餘率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呂葑年
置積沒數而今有之得大餘集解惠棟曰乾象求後沒
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曆云冬至後沒日

裏棟曰後乾
 象餘作次
 大餘六十六
 小餘四
 則爲減日計三十二
 氣有沒日六減日一
 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
 集解惠棟曰乾象曆云小餘六十李銳曰沒法除通法得

一術曰爲五乘冬至小餘曰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集解錢大昕曰爲五當作十五以十五乘冬至小餘與通法相減餘滿沒法得一則冬至距後沒之日數也起冬至算外爲後沒日李說曰一氣沒分七以至一氣日數十通之是爲一日有沒分七者冬至小餘爲前沒到年前冬至之積沒分以一氣日數乘之

大周除去之餘滿部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集解李銳曰
 一月日行積度分以乘入部積月爲入部以來到所求合朔加時
 之積度滿大周去之餘爲所求年前冬至加時到合朔加時之
 積度分滿大周一爲積度及度餘分此以部月度加時

法故以大局爲周天分滿周天復從度端起故須去之積度加斗
 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集解錢大昕曰此以節月爲度法九
 一也李銳曰加斗二十一度分則命度起斗初 一呂宿次除之不滿宿
 度及分則命度起斗初集解李銳曰謂不滿其宿度數

日名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
集解李鏡曰卽分滿節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集解李鏡曰除
一術呂閏餘乘周天已減大周餘滿節月得一合呂斗二十一度

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分術以蒞月爲度法則四分推日所在度集解盧文弼曰北宋本提行置入部積
分一亦是二百三十五分集解李鏡曰日行一度部法爲一度滿部
日之數呂蒞法乘之集解李鏡曰日行一度分故以蒞法乘滿部
日除去之集解盧文弼曰日當作月李鏡曰此及推月其餘滿部
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集解
日十九分四分呂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蒞法之一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策盤惠棟曰乾象曆云除六分錢大昕曰當作除十九分此以部
 法爲度法七十六分之十九與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其比
 例同皆四
 之一也

一術曰朔小餘減合度分卽日夜半所在集解盧文弼曰合下脚
半到合朔加時之日行分故以減其分二百三十五爲章月
合朔夜半日所在度分變從節法分也二百三十五爲章月
之策解李銳曰此以節月節法節月皆歲月相與之率推日月所
之十九爲章法章月節法節月皆歲月相與之率推日月所

在度以部法為度法故實變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月周乘之一集解李鏡曰月周乘之以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集解錢大昕曰十分當作十九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極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七百五十九去之餘二千七百一十一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法除之得三十五度六十一分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三分十三度二十八分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分滿法得一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月周得求次

署之集解惠棟曰月乾象曆作夕錢大昕曰按乾象景初術俱有

得行集解惠棟曰月乾象曆作夕錢大昕曰按乾象景初術俱有

星房集解惠棟曰月乾象曆作夕錢大昕曰按乾象景初術俱有

錢大昕曰此九字當是衍文李鏡曰案謂蓋漏當作謂畫漏書漏

則注於術故乾象景初之後謂自夜上水後至夜漏盡月在張心

術並云夕在張心署之

一術曰部法除朔小餘所得已減日半度也餘已減分即月夜半

所在度也集解李鏡曰以部法除朔月得十二度二十八分

夜半到合朔月行去日度小餘為不滿部月之分以部法除之得

度故合朔在夜半後合朔期日月同度合朔以前月尚在日後故以

減夜半月所在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已部法乘之二百

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集解李鏡曰部法為一日

行分率置夜半到明刻數而今有之得夜半到明刻率部法為

漏乘部法為實夜漏為夜半到明刻數之倍故亦倍百刻得二百

日行分餘為夜半集解李鏡曰

到昏日所行分集解李鏡曰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集解錢大昕曰

周乘之已二百除之為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已增夜半度即明

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鏡曰

求昏月所入度已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度加夜半則

昏月所在度也集解李鏡曰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

分四分之三集解盧文弨曰三上之字衍李鏡曰此猶推

之集解盧文弨曰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集解李鏡曰

大分二字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

六百五十三半集解李鏡曰

千九十四為一月月行積分四除之得九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半

為一弦月行積分滿部月得四萬八千八百五十三半為一

弦月行度數又可置大周以四除之得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三

分三為一弦月行去日積分滿部月得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四

九四三亦得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半為一弦月行度數

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已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

積食不滿為食餘集解李鏡曰

數乘積集解錢大昕曰

李鏡曰於今有術食字為食率月數積月已章月除去之其餘為

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間乃已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已十一月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已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

集解李鏡曰於今有術章月為所有月率章閏為所求章閏數也

二十四已上至二百三十一為食在閏月入章月是一月有閏分

七推閏月所在滿四以上亦得一置章月二百三十五減一月閏

分七又減四餘二百二十四置二百二十四加一月閏分七得二

百三十一閏有進退故餘分二百二十四或進退已朔日定之

日即中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日食法除月數得五月二十

氣定也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日食法除月數得五月二十

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集解李鏡曰滿其分盡食算上

日食分盡則交正在朔當日食故也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已二十九乘之集解李鏡曰二

也為積日又四百九十乘積月字閏本有李鏡曰四百九十九

小餘也滿月得一已并積日已六十除之其餘已所會部名命

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集解李鏡曰食日望日

三千八百七十九半以滿月除之小餘滿月為大餘大餘命如

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集解李鏡曰

食朔加食日得後食日置五月以二十九乘之得一百四十五為

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五月得二千四百九十五以滿月除之

得二以并積日得一百六十七以六十除之其餘月餘分不滿

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集解李鏡曰月餘分

食月餘分二十月餘分不滿二十此所不滿之數必并前食之月

二乘之滿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集解李鏡曰以

數得滿食法得一月為天正後食今先以食法減月數即反減月

法為一月積分以食法乘積月數去之者月數為一月積分食

不滿反減月數餘滿食法得一月者不滿月數之餘為前食到

正之積分以減一月也先讀

日官本後食下月也

推諸加時集解李鏡曰氣朔月食已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

得一時其餘乃呂法除之集解李鏡曰法謂小餘之母如朔則

有日分率十二為所求時率以氣則中法是也此於分數而今有之得

所求時數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者命起子半也夜半日加子之

法得一時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已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集解李鏡曰於今

百為刻率小餘為分不滿法什之滿法得一分什之上法字衍

數而今有之得刻數不滿法什之滿法得一分什之上法字衍

李鏡曰什之一刻十分為一刻之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

滿法得一分則十分為一刻之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

為畫上水之數過畫漏去之餘為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

乃減之集解李鏡曰以餘為昨夜未盡其望其日集解李鏡曰

望其日者望望小餘所變之刻不滿夜漏半者以其上五星數

為日言若望望小餘所變之刻不滿夜漏半者以其上五星數

之生也集解李鏡曰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為率集解

李鏡曰各記於日者各記於一合之日及分如木則三百九十八

分一也相約而為率者謂周率日率日率日率日率日率日率日率

日率求等得五以約土日率得一千八百八十三為土約數又以
木約數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皆得一百六十九為土再約數與金日率
數求等得七以約土約數得二百六十九為土再約數與金日率
率與金日率水日率求等皆得一百六十九為土再約數與金日率
水日率求等亦皆得一百六十九為土再約數與金日率
不約約舉木得六百六十五火得一千八百八十六土得二百六
木定數六百七十五以火定數一千八百八十六乘之得一百二
十六萬四千三百又以土定數二千六百六十一乘之得三億四千
十八萬四千三百又以金定數四千六百六十一乘之得一萬五
千八百八十九乘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
五千八百四十二萬四千三百為五星終之積年以木日率除之得六
千三百四十七億四千三百三十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七萬七千
日率除之得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億五千一百四十七萬七千
以土日率除之得三千一百八十五億五千一百四十七萬七千
二十四萬八千三百終以金日率除之得四千四百三十四億五千八百九
九千八百三十三如部之數與元通集解李銳曰置五星終數與
萬六千七百終元會得七十六以乘五星終數得一千四百二十兆等得
九百四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八千八百七十
月食五星終之積年以元會除之得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兆三
百九十九萬六千三百四十五終以五星終數除之得七十六終
六乘故曰如部之數
後漢志三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集解李銳曰合分一終之合數也以日
之四千三百二十七則此周率又為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集
一歲積合分日率又為一合積分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集
李銳曰合分一終之歲數也計四千七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
二十七合故以爲率置木一終三百九十八日萬四千六百四十
一分以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十八通日內分得六百九十萬三千二
百二十五又置周天千四百六十二以日度法乘之得二千九百五
積日分又置周天千四百六十二以日度法乘之得二千九百五
二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八為積度分與積日分求等得五千八
百四十四以約積日分得合積月十三月餘四萬一千六百
日率約積度分得周率合積月十三月餘四萬一千六百
六集解李銳曰一合之積月也以章月乘日率得一百一十一萬
三百七十五如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而一得合積月不
盡爲月餘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八百
四十七虛分九十三集解李銳曰置積月十三以部日乘之得
百八十三為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六去積入月日十五日餘
月不盡爲大餘以小餘減部月餘爲虛分入月日十五日餘
萬四千六百四十七集解錢大昕曰七當作一李銳曰置月餘四
萬一千六百六以部日乘之得一十一億五

八月二十三日 章月乘日率得

方月至嘉一二九百八十九分合之五百七十四

周李乘則周率卽爲一歲之積分又推五星盡所求年則合餘則爲星合加時到歲終冬至之積分反減周率餘卽爲歲前冬至到星合加時之積分下據以求星合度故謂之度分

推星合月呂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呂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爲月餘集解錢大昕曰小積下脫不盡二字積月滿紀月去之於甲子故滿紀首日名復餘爲入紀月每呂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呂閏減入紀月其餘呂十二去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以閏閏作閏餘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呂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呂朔制之集解惠棟曰制乾象曆作御李銳曰其閏下脫餘字此與推月食求入章閏同

推朔日呂節日乘之入紀月集解錢大昕曰字衍滿節月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呂甲子集解李銳曰甲子紀首日名算外星合月朔日集解李銳曰此卽推天正朔日備

推入月日呂節日乘月餘呂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集解惠棟曰從乾象曆作并呂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集解錢大昕曰四千四百六十五者章法乘章月之數也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集解錢大昕曰所得下衍得字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呂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集解李銳曰入月日爲其朔夜半到星合加時之積日故以朔命之得星合日

推合度呂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度餘集解李銳曰已說呂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上文呂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集解李銳曰冬至到星合加時之數故曰冬至日所在命之得星合度

一術加退歲一呂減上元集解李銳曰退歲者周率除合餘所得數也推五星盡所求年呂退歲減之餘爲上元呂合來盡星合年之算置退歲數加一呂減上元餘爲上元呂來外星合來之算求星合年前冬至當外所求故須加退歲一集解無退歲者滿八十除去之集解李銳曰八十年而日名復於甲子但減一算滿八十除去之故滿八十除去之暨四歲積日一千四百六十一呂甲子六十去之不盡二十一與六十求等得三百約六十得二十呂乘一千四百六十一得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呂約六十去之盡爲日復甲子積日呂一千四百六十一爲所有日率四爲所求年率二萬九千二百二十爲所有日而今有之得八

十為所 餘呂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呂甲子

求年 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 集解李銳曰此即推二十四氣

除也 呂周率小餘并度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

也命呂冬至 集解李銳曰周率下脫乘字李銳曰正當作至小

為母日度法為日法乘周率之數以周率乘小餘所得即以前日度

時度之積故可與度餘相并星合度為歲前冬至加時度去星合加

乘冬至小餘并之為冬至夜半到星合加時之日分即冬至後日

數也命以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集解

至得星合日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集解

日如木則加合積月 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

十三及月餘是也 集解李銳曰有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之有閏計焉 集解李銳曰有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得夕加夕得晨 集解李銳曰有 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

求朔日巨大小餘加今所得 集解李銳曰如木則加大其月餘得

一月者又餘二十九 集解李銳曰如木則加大其月餘得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 集解李銳曰此即推二十四氣

先謙曰官本 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

而見東方 集解李銳曰日行一度凡日數即日行度數置伏日

百一十一度行相減餘得星在日後十三度有奇

凡求星去日順行與日行相減則相減者星行少於日

行天相減餘即在日後度以在日後度與周天相減餘即在日前

度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 集解李銳

為日率十一為度率度為實日率為法實不滿日法為母

子得伏日行十六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四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度加前伏星行二度有奇共得日行七十六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度有奇 微遲日行九分 集解李銳曰此分亦以星行十一

日行九度 集解李銳曰日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日行七度有奇星不前行即前一百三十二度有奇以星行十一

四度有奇 旋逆日行七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 集解李銳

集

三

三

三

五千三百一十五以等數一千四百六十一約之得九千四百一十五
十五為分母以日度法通一終行度及分得四十六萬六千五
百一十九為分子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集解李鏡曰日行五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星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五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後九度在日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五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四十六度為金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脫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與日合 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度星退四度相加得

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

前九度而見西方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日共行一百三十二度有奇星共行一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九十一日行百六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而進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十六日行三十三度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雷不行八日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行五分度之三十三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行五分度之三十三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鏡曰日行四十一度有奇星行
五十度有奇相減餘得星在日前九度見順疾

二百八十七度有奇星共行二百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

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水晨合已後夕合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日有五百六十二分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一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

共退八度星在日後十八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日行八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相消適盡星在日後二十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

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

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集解李鏡曰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五十七度有奇星與日合 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

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

十日行二十五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前二雷不行二日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斯日逆上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斯日逆上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八度有奇星共行六十四度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斯日逆上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集解李鏡曰日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

與日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

如之通率日行一度集解李銳曰右五星步法也

步術呂步法伏日度分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餘集解錢大昕曰如常作加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也集解惠棟曰如常作加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餘日如度法而一分集解惠棟曰如乾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

而日加所行分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五十八得逆順母不同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故分如故母如一也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不書度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五分爲四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一作御或作遇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度也日名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

後立春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

應相當乃明雨水爲正月氣與中氣不相當志云置十二中以定月位則

李銳門冬至在其月是名十一月先謙曰李本改定月名爲二月行天

十月與小雪平列各爲一行

危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度即太初見於三統術者是也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不得與三統術異今本作危十六壁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奎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畢十六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井三十三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張十八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角十二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心五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求得日在赤道度下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也求進退差法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黃赤二度起牛初距度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又置五度爲黃道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等加之爲黃道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度多爲進少爲退集解李銳曰如木則伏十六

二十八宿

牛女虛危室壁奎婁門昂畢參

參一百四十六

畢一百三十九

門一百三十九

婁一百三十九

[illegible]

二十四氣集解先謙曰此下汲古本冬至等二十四氣居第一格黃道去極若千度第三景丈尺度第四晝漏刻第五五晝漏刻第六昏中星第七旦中星第八以次旁行測劉注官本則冬至等二十四氣各頂格爲一行日所在黃道去極一格中無定所依茲次蠲則加注不便改做官本二十四氣各自提行日所在依本舊式俾後有攷而下各空一格字之大小一依李本仍揭二本舊式俾後有攷

冬至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爲極有三意焉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景極長極者至而還之辭也

日所在斗二十度百一十八分八分退二策解錢大昕曰斗二十度百一十八分八分當作二十一度八分因下有百一十五之文而重出耳此以三十二爲度法分滿法卽進爲度無有過三十一分者黃道去極百一

十五度 晷景丈三尺 晝漏刻四十五 夜漏刻五十五
昏中星奎六弱 旦中星亢二少強退一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曰行遲也未當中而

中曰行疾也

小寒

日所在女二度七分進二集附先謙曰李本作進一黃道去極百二十三強

豐漏刻四十五分
夜漏刻五十四分

巨中屋妻六退一
巨中屋氏七退二

日所在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黃道去極百一十一大弱集解先謙曰李本作百一

十 晷景丈一尺 晝漏刻四十六八分 夜漏刻五十三二分
先謙曰李本誤入分 晷中星胃十一半強退一 旦中星心半退三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心
此半盧文弼曰案宋志與此同若改作心二半則小寒氏七距
先謙曰李本仍作半退三

日所在危七度二十一分進二集解錢大昕曰黃道去極百
六日少弱集解先謙晷景九尺六寸晷作十先謙曰李本作十度晝漏刻四十八六夜
漏刻五十一四分昏中星畢五少弱退三集解先謙曰官本弱作強旦中星尾

七退三

雨水

日所在室八度二十八分進三策解錢大明曰入度當
作九度先謙曰李本作八度退作進
去極百一強 晷景七尺九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分
夜漏

刻四十九分

昏中星參六

半弱退四集解先謙曰李本作參五

旦中星箕六

大弱退三集解先
謙曰李本無六字

日所在壁八度三分進一集解錢大昕曰八當作九先謙曰李本作八 黃道去極九十
 層景六尺五寸集解惠棟曰本字本寸下有五分字 晝漏刻五十三分

夜漏刻四十六分七 昏中星井十七少弱退三集解先謙曰李本作井十一

旦中星斗少退

春分

日所在奎十四度分黃道去極八十九日李本無少字少強集解先諸

盛景五尺二寸五分
 書漏刻五十五分
 夜漏刻四十四分

彗四星鬼四 巨中星三十一
強作弱先謙曰李本作弱

日所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二集解先 黃道去極八十三弱
暑景四尺一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八分三 夜漏刻四十一分七
昏中星星四大進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斗二十一半退

穀雨

日所在昂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黃道去極七十七強大 暑景三尺二分二
寸 晝漏刻六十五分五 夜漏刻三十九分五 昏中星張十七分一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旦中星牛六半集解先謙曰
進二李本作大進一 官本牛作斗

立夏

日所在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集解 黃道去極七十三弱少
暑景二尺五寸二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四 夜漏刻三十七分六
昏中星翼十七大進 旦中星女十少弱一集解先謙
日李本弱作進

小滿

日所在參四度六分退四 黃道去極六十九弱大 暑景尺九寸八分
集解先謙曰 晝漏刻六十三分九 夜漏刻三十六分一 昏
中星角六弱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危大弱
李本作九分 李六作大小字 進二

芒種

日所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弱少 暑景尺六寸
八分 晝漏刻六十四分九 夜漏刻三十五分一 昏中星亢五分
大退 旦中星危十四強進

夏至

日所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 暑景尺
五寸 晝漏刻六十五分 夜漏刻三十五分 昏中星氏十二弱少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旦中星室十二少弱退三集解惠棟曰北宋本
二退 三作二先謙曰李本作進三

小暑

日所在柳三度七分退二 黃道去極六十七強大 暑景尺七寸
晝漏刻六十四分七 夜漏刻三十五分三 昏中星尾一大強
旦中星奎二強大

大暑

日所在星四度三分進二集解錢大昕曰三當 黃道去極七
十 暑景二尺 晝漏刻六十三分八 夜漏刻三十六分二 昏
中星尾十五半弱 旦中星婁三大退

立秋

日所在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黃道去極七十三強半 暑景二尺五
寸五分 晝漏刻六十二分三 夜漏刻三十七分七
集解惠棟曰 北宋本三作二 夜漏刻三十七
七分集解惠棟曰 昏中星箕九大強退二集解先謙 旦中
星胃九大弱退二集解先謙曰官 日官本李本作退三 本弱作強李本作退一

處暑

日所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二集解先 黃道去極七十八強半
暑景三尺三寸三分 晝漏刻六十分二 夜漏刻三十九分八
昏中星斗十少退集解先謙曰 旦中星畢三大退
李本作少退二

白露

日所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集解 黃道去極八十四強少
暑景四尺三寸五分 晝漏刻五十七分八 夜
漏刻四十二分二 昏中星斗二十一強退一集解先謙 旦中
星參五半弱 退四 日李本作退二

秋分

日所在角四度三十分集解惠棟 黃道去極九十強半 暑景
五尺五寸 晝漏刻五十五分二 夜漏刻四
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四作五 本寸下有二分字

小暑

[illegible]

景丈四寸二分誤衍
四寸二分四字耳

中星曰日所在爲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爲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爲強弱曰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集解李銳曰節氣昏明中星上所列昏旦中星是也昏旦半後即須減之度定如冬至至有十二度其昏中星尚未到奎六弱到斗二十一一度八分而夜半一數夜半日所在尙在亢二強五大弱明中星尙未到大強九令可相減

直當作負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集解李銳曰如以弱爲強以弱減少故曰同名相去加以強減少從強進少爲弱

李銳曰以強加從弱退少而強集解李銳曰以強減少弱爲強也

庚辰曰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宋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不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其矣劉歆三統法尤後疏闕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

○後漢志三

惑其說探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君子爲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極初四分轉精密衆解悉棟末宋書志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案錢大昕曰四分術本以漢文帝後三分即歲餘古曆起於熹平甲寅前三百四十五年又追上兩元計九千一百二十歲以爲上元距開闢之始二千七百七十五萬一千二百歲也四分術以章帝元和二年施行在熹平甲寅前五十年此算積年乃及熹平者蓋劉洪撰記時附益之李銳曰案章帝施行四分月食以河平癸巳爲元至光和三三年始用宗誠月食衡月食五星之元益其時所定光和三三年在熹平甲寅後六年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尙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

下也未有書計歷載爾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呂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集解盧文弨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

後漢志三

律曆志下第三終

後漢書三

續漢志集解第三技補

律麻志下相與爲衡集解盧文昭曰衡疑衡下望衡同王正樞曰作衡是也

謂日月相距兩邊平均

臧胸無方官本臧作臧古字通用

日有光道官本考證曰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是毛本與宋本合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此光道之明文也

得三百六十五四度之一爲歲之日數集解錢大昕曰度字衍

案下既云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是度數本即日數度字不爲衍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集解惠棟曰至故復則不望王正樞曰言麻

災歲五十七此言陰陽災變者所主也惠氏引易說以明之取存皆說究之日分月分何能歸一今案前志云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有經歲災歲之別孟康所謂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矣

第三技補

本志以三紀爲一元則是不用前志說也即韓子謂元中有厄厄亦止論元中不必別加災歲惠氏洵可不補惟前漢言麻牽於繼緯其失則同

入月日二十六王正樞曰六當改七近粵刻本已改柳從辰曰此據李銳氏所得入月日數當作二十七也惟古本無作七者

穀雨至旦中星牛六集解先謙曰官本牛作斗柳從辰曰以度

附注多病歲柳從辰曰歲音茂一作曉說文目眇也廣韻目赤也

赤曰眇眇太也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官本注種設腫病脹耳熱不

出行官本注熱熱多病疾熱中亦誤熱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案

注引易緯凡丈皆作一多病少氣五疸水腫疸字原殘與疽無此

是呂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呂備一家據此則續漢律麻志原

乃刻令加注時所分蓋即就上篇分注不責臣罪集解先謙曰

出中篇故中篇之起其文別無提敘

官本罪作謝王正樞曰但愚心有所不竟集解但下盧文昭曰

脫懷字王正樞曰豈二十年之思或作思具以狀文官本注

間謹先顛踏集解惠棟曰謹集作恐王正樞曰本志豈傳臣欲

制刪定者一集解盧文昭曰制字衍王正樞曰豈本奏詔書集

解盧文昭曰奏當作奉王正樞曰奏字疑今案本奏詔書者豈

亦引作奏自非誤字

第三技補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四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由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依據乎

禮受堂

一

二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呂祭日有變割羊呂祠社用救日曰變執事者冠長冠衣卑單衣絳領袖中衣絳袴絺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呂示兆民至立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呂次上陵西都

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與先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

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八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

云天子以正月五日舉饗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

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舉饗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

計吏阿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即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大夫

單言先與郡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遠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

計吏而與郡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遠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

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

旋升階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陸者皆神坐後公卿

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本詔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不相襲也五行禮樂閣君臣

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百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

車駕上原陵祭禮後漢志四

日問古不祭祭禮後漢志四

乃知孝明皇帝至孝則隱不可易得或曰本意今見威儀謂同坐者

臣朝正感先帝不復問也此禮乃神公卿百官皆從

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意尚先帝神聖之

必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貌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必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貌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必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貌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必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貌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必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貌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必親服三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貌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校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計吏皆當

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

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有

計吏而最後親陵遺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

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合諸

侯助祭黃金律金布令曰皇帝齊宿親帥羣臣承祠廟羣臣

宜分奉諸侯兩侯皆會耐少府受又又大鴻臚食四牛不滿千

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又又大鴻臚食四牛不滿千

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瑤瑁甲一龜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

翡翠各二十尊以當金漢儀曰以皇帝推八月耐車駕三牲牛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上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曰以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執爵以酒飲之牛毛燔之而即更衣巾

年遠於後近於義當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陸
道之郊顯先帝之光耀以承靈始加昭明合之元服推遠冲德永與
道無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昭明合之元服推遠冲德永與
實加賜之各一人為太子舍人司馬司寇五校及侍中尚書嘉
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司馬司寇五校及侍中尚書嘉
新禮四加也據從五體新儀作冠訖又五禮精義曰土冠于
黃山班彪傳注在上帝廟冠以始祖廟即禮通天子冠廟也
士冠禮三加受爵升服仍易服以冠未爵於廟禮止三加則無
冕升服於太廟設莫與服志通天子冠廟也
明不為改冠是即據莫與服志通天子冠廟也
童子不為改冠是即據莫與服志通天子冠廟也
未遠冒也隨志後齊皇帝加冠冠空頂介幘以出是制然則
高祖廟改以漢冠冠訖是既冠而後於高祖廟突將行禮於何
所耶是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年正月王居注曰建安十八
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
兼侍中假紹蟬加濟北王拾之

正月天郊夕牲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使
率牲入到榜虞儀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總牲舉手曰
充太史令率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祝坐
前今之郊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千寶周官
祀然也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千寶周官
納性將告殺謂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
向祭之辰也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
召書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勳漢官儀曰天子親耕帝耨耨注曰帝耨三公九卿耕也集賢惠棟曰應
鄭載青車駕耨耨注曰帝耨三公九卿耕也集賢惠棟曰應
祠先農已享傳曰耕藉之禮唯齊三日以法半祭先農於田所春秋
日藉田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注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
海藉田在國之辰地其義有三焉一日古之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
日以耕於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二曰以奉宗廟為致知稼穡之艱
難無違也集賢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選此本向耕時
書無違也集賢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選此本向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次耕禮曰天子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推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
令章句曰車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下降殺以兩勞事反
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推士三推一相也盧植注禮
日天子耕藉三發坐而論道參五推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
侯當究成天子之職生而論道參五推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
田種各藝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以給宗廟天下其古
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
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借故曰藉田春秋左傳曰藉田之常也而
為耕庶人藉田之借民力以治之藉田春秋左傳曰藉田之常也
也杜預注曰藉田之借民力以治之藉田春秋左傳曰藉田之常也
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藉田
官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藉田
二百里先農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
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桑盛皇帝躬乘耒耜而耕古
句師官實循日所種之穀黍稷種之屬集解先農是祠在耕之後也
黃山曰明紀注引續志作耕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
於藉田官祠先農農官耕藉田後言祠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若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
已下特補著帝始耕之儀實謂漢耕月祭先農尤可證耕祠同日
矣自劉宋文帝始耕之後乃先祠先農月祭先農尤可證耕祠同日
除載未之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魏文公詳言耕田之制司空
之御於藉田乃係耕壇周頌噶載之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
本紀載其詔書不遇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耜以給宗廟樂盛而己
則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尚也志載皇親耕以給宗廟樂盛而己
益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侯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
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
大夫禮鼎俎豆工歌縣何休曰
漢家法陳師置豆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日特牲月令曰玄鳥至之日以太
子毛長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祠詩曰玄鳥至之日
太宰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獨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敬也禮記上帝之
見以祿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云弗之言敬也禮記上帝之
館乳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孕其來主為
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獨曰簡狄在臺
裸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向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偃

宜去身致胎何嘉王選曰言猶秋待寄譽於臺上行飛鳥墮其
如嘉而否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禋官嘉神降其
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禘其生故於是以三牲諸
者有親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
與朝士莫知博士束皙曰漢武帝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
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高禘以請子孫萬民之官也黃山曰前書
曰春分來秋分去間生之始得太子喜爲立禘祀祝成方朔
辰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喜爲立禘祀祝成方朔
舉作禘祝成傳乘學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禘祝成方朔
藏祝成傳乘學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禘祝成方朔
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訖無祀禘祈子之事慈以時使有司祠之故
其禮略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學二老考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輿輪供役執事五更龍以度接
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投三老
也安車坐乘之車輿輪供役執事五更龍以度接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龍異之也鄭玄注禮
記曰皆天下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老者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輿輪供役執事五更龍以度接
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五者訓也五者訓也五者訓也
更更相代言其能也善道改更已也五者訓也五者訓也五者訓也
完其臣昭穆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
亦去首更復華幅書榮長子雍早卒也若楊執等皆再娶生子
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曰擊書以君父
老所生男子三歲夫人結髮上爲三老此其慈也黃山曰虎通書
更者何老考其非長子所訓昭穆之非也黃山曰虎通書
不但言老考其非長子所訓昭穆之非也黃山曰虎通書
於五行之老考其非長子所訓昭穆之非也黃山曰虎通書
說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
夫五人方謂承此以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
之也人方謂承此以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
子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姓以大冬亦如之石梁論曰狗取擇人孟
樂而大附有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
行鄉飲酒禮正每歲鄉樂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
所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教之時飲其見化知向賢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綵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
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葉解惠棟曰王杖當作王杖以先謙曰
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老者之杖即司農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階階三老升白
貢階至階下應有德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學自體養老之珍具遂發詠
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歡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亦如之禮記曰天子適學自體養老之珍具遂發詠
也詔從伯謙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酒以非祝之故符子拜士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綵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
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葉解惠棟曰王杖當作王杖以先謙曰
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老者之杖即司農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階階三老升白
貢階至階下應有德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學自體養老之珍具遂發詠
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歡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亦如之禮記曰天子適學自體養老之珍具遂發詠
也詔從伯謙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酒以非祝之故符子拜士

是月皇后崩。公卿諸侯夫人皆
乘大僕車。駕御前駕。旂車皮軒。闔蹕。隨陽。南引。亦皆乘其官車。帶
令設官。薄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尹奉。皆乘其官車。帶
夫本官。縱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吹瑀黃門鼓。吹五
帝車。女騎夾轂。執法。還宮。月令曰。樂有金鉦黃鐵五將。導桑于蠶
官稱四月壬子。皇后薨。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蠶禮。
目少年。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于薄。
以上祠以中牟羊。羊至今蠶神曰苑。苑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蒲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
得室以作祭服桑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詣蠶
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嗣先蠶先蠶皆高一
丈方二大爲四出陞陞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築鰲惠棟曰晉
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苑苑一作苑苑干寶曰
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諸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
薄曰蒲觀在廣陽門先蠶曰官本注苑中下無於字巾作中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集解錢大昕曰絮古縵字應劭
說文無縵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自絮濯也應劭
山曰縵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
絮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宮人案作宮人是也志爲朝廷明禮儀
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月連上皇帝祠先蠶爲文即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上巳事前書五行志高后八帝祠先蠶上元后傳春幸
蘭館幸皇后列侯夫人桑道霸水而被祓除皆其故事漢祓除之禮
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
百子池邊濯濯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棠於流水前書外戚傳武
帝卽位數年無子被霸上常亦率宮人行之本書周舉袁紹二傳
皆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
未末廢符此不當作官民耳

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絮絮者

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謂之複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
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祓者絮也

禮儀志上第四

續漢志集解第四校補

禮儀志上釋袴絰絲原譌絲已正官本不誤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柳從辰曰卑雅瓜葛皆延蔓相

及故屬之絲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助於詩之瓜葛葛本為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

不主親遠自後世專以疏屬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斷為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斷

注引謝承書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家婦柳侯家婦與先帝有瓜葛者不定家婦也

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作以切牛毛血多血字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性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侯康曰通典後漢仲長

大夫都慮奏改國家清日從古制諸祭祭者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

不可向書令荀或與臺郎董遺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散情恐不敬二日後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

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

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實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冠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

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歷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

子庚子壬子時其吉皆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侯康曰南齊書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

後王相承用之顧嵩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遠上林魏明帝乙丑

田多田少日開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案下集解愚棟曰應劭漢舊儀曰至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孫輅本漢官儀作戴青幘冠青衣戴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

有司告事畢注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侯康曰祭統天子親

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管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三反之始公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于畝

用侯百禮也虎通多公羊家言故與邵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後言禮者多尊用虞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說者祭統之說則

不合古禮太京口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郊蓋說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官本如是作於是錢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錢大昭曰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官本親今蠶神曰苑庭婦人寓氏

公主凡二神柳從辰曰孫輅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絲

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巳云祠下不天地宗廟羣臣五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

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纁纁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承諸天下官皆諸蠶室

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皆較勝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巳柳從辰曰風俗通已耆社

也耶疾已去祈介祉也第四校補

後漢志五

封馬乃少之

儀百官曾位

後漢志五

方盛日夏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

春諸王時變服

夏至陰陽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

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夏至陰始起陽氣推而上

微氣扶上無以字夏至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百官等事無刑以待陰陽之所成仲冬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

傳言五月無用事經曰後以陰陽之所成仲冬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

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養陰氣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言至日

兼言之山案原文專就冬至言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言至日

以爲行陰故使八能之士八人

六律或謂五行或謂律應或謂陰陽或謂正德節元注云政八能

日八能謂操琴擊鼓吹笙等之律應則黃鍾則林鍾之律應

應鼓則太簇之律應管則姑洗之律應瑟則蕤賓之律應

律則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

律間琴瑟應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

金爲鐘四時九乳或度暑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

擊黃鍾之磬集解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

鍾之瑟集解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應鍾之律應

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

大史令八能之士入白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

太史令八能之士入白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

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引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

集解周詩昌曰案溜與當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下

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簷也溜亦作溜溜謂下

乘傳泰山之舉手曰八能之士目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

日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諸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曰次行事問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曰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若千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衰商臣角民徵事

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已早囊集解惠棟曰獨斷

其言密事送西陲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

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召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

日曰北宋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

賜集解惠棟曰陛者已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祭也獨斷曰冬

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夏

凡田獵者館林則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夏

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

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鐘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書漏盡鐘

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

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

古禮出行有祖祭成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

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

者因爲之說非典也後漢志五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

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

辰臘木祖蓋太緯說而陰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黃帝先

祀農夫以休息之月令饗作臘此固秦令其成書在始皇八年

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秦是更名後所易當

以月令作臘爲正通典載漢復嘉平曰臘知漢臘即沿秦制獨斷

以前蜡以息老臘以勞當一運耳後儒據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

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駰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假之

可切史記曰桃所以逃凶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

左傳解詁曰桃所以逃凶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

虎儀作左衣朱裳集解惠棟曰朱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

門行之元從僕射將之僕射官名而龍切元從也集解惠棟曰逐惡鬼于

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

皆赤幘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振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

篇曰游局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

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舞以動其心勢黃

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蕙以通五藏集解惠棟曰於是中黃門倡振子

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耳於是中黃門倡振子

和日甲作食粥集解惠棟曰案漢隸釋即古文訓字玉篇曰剛古

交昭膳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義文志有

其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秦惠田據舊本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秦惠田據舊本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其食蠱集解惠棟

鬼亦爲蠱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燒之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

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捐軀

蛇脂方良因耕父於清治溺女魃於神潢殘夢魃與罔象結誓仲

而穢游父注曰魃魃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

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兄弟八人恒在水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

象木石之怪魃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水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

謂之罔象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變一足起人

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鼓
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樂則令樂人作樂以建
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
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雲臺十二門新詩
下太子樂官習誦彼館林作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
志集解惠棟曰注諸會
食舉之樂諸下脫會字

虛受堂

三

禮儀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續漢志集解第五校補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

除社稷侯康曰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

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

之上下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

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謂少府郡縣各埽

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各埽

從後說然後說并刪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今案侯氏讀若

少為句是也然二字自為句不當連上為文也郡國以時上雨

澤自係定制非必少乃上多即不連上為文也郡國以時上雨

社稷以爲民祈福其果早也則行零京師三府亦未必是衍文矣

官長耳就公卿言則府當即指京師三府亦未必是衍文矣

至謂晉志之尚早即此志之上雨澤若少以尚古之尚通上計

通曲難從

公卿官長呂次行零禮求雨注諸巫母大小至女獨擇寬大處移

市母原作母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注引仲舒奏記文與今

且上文無收下文無內無得字

皆作無亦不應此忽作母也

與土龍注具清酒搏脯博原作搏下搏脯皆同依通考改官

呂母飽官本注母作母

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官本中作甲連上某字爲

作甲柳從辰曰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以中書爲中謁者令

見漢舊儀作甲非今案漢禮殘闕志所載拜皇太子拜諸侯王

公兩條儀制皆甚簡略疑皆太后臨朝授立章幼倉猝之禮也

中謁者即中宮謁者令所屬百官志所謂官者主報中章是矣

拜諸侯王公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

謝則拜皇太子謁者贊皇太子臣某甲又贊皇太子爲謁者稱

制答可者又即謁者亦嫌於無別此則仍當以從毛本爲長矣

制詔其呂某爲某注勤而戒之孫星衍曰通

附注宋貴人秉淑媛之懿官本注威容昭耀

集解惠棟曰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侯康曰御覽二百

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引漢魏先

文學無不綜覽嘗爲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翻以饗養穢污徵至

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毀績恐穢車乃徑上尚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轡官本注

龜劉之禮至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腰臘而實水案今風俗通實

遺以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龜臘錢大昭曰當有新字案作當是也

可母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為腰

祭門戶此禮如淳曰腰音腰漢儀注立秋腰臘伏臘曰腰音劉

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也龜臘屬常以立秋日祭臘者亦以

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龜臘之祭也師古曰腰漢書亦以

劉腰劉義各通耳又本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祭臘時共劫

更始章懷太子云冀州北部鄉論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腰初不

言本說文今說文內部腰下但云楚俗二月祭飲食也亦無八

月龜臘之說蓋腰無論以二月以三月以八月以十二月本自

為祭名龜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腰者當由龜乃獸名而劉為帝

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冊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

仍云今立秋有龜劉私居詮經固可無諱許君說文乃御進呈

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止以字形不與古案合其義抑或有

難說也是以多部龜下亦但云龜腰似經者而終不及立秋龜

字林為說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

文之類耳

第五校補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至故曰八能謹案八能所屬緯

叶圖徵謂八士或謂陰陽或謂律曆或謂五音其說未備觀易

或謂五行或謂律曆或謂陰陽或謂六律或謂五音或謂五聲

或謂五德則釐然別為八能也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錢大昭曰板書

百二十人為倂子侯康曰劉勰云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綱儒

之心倂子既變同乎越

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至冗散也今案毛本冗作冗官本同

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為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

承以冗為冗以冗為冗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允蓋據沈之作

沉推言之其實亦微有辨則以

用代允者下固以允不允也

後者為糧注因耕父於清冷官本注一名沐臚柳從辰曰沐臚史

作臚集韻作臚字書無臚字今案劉注作臚各本皆同必非誤

設桃梗鬱偏葦莢畢注一日神荼一日鬱偏柳從辰曰神荼鬱偏

增訂金毘除畢官本注戲是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

賦云皇與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

矣案侯意此文鐘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鐘也夫羣臣辨色入朝

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鐘以為於說為近也然鐘固是曉鐘作鐘

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

日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晚當

第五校補

三

禮儀志下第六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後漢書六

王先謙集解

不豫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
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得世家傳不豫論死篇引同皆今文
者惟白虎通謂不豫政不豫政乃不豫政之辭若武王不豫
明日有豫則非不豫政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
之意說文釋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
馬融本傳作釋說文釋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又作不豫政
疾亡於政無涉史家沿為天子稱謂之稱當仍據顧命今文為說
謂疾亡於政無涉史家沿為天子稱謂之稱當仍據顧命今文為說
後世則皆謂知有白虎通義已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
藥監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治之於未病也而錄之黃山曰天官五醫
臣以下開寺內醫皆統於家宰卿大夫得制駁考察之而漢太醫
太醫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得制駁考察之而漢太醫
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而漢所無也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盧受堂

營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諸南郊司徒司空

告諸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

東漢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有說見趙憲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喪

禹主之喪則高宗諡陰三年於趙憲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喪

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尚書史記大略可徵周禮九疇大

喪從后序哭而已不開后得預政也漢白高帝崩於呂后之手置

相大事授指婦人秘喪權亂於此禮稱諸王喪遂為京祿故事

然光武受遺詔與喪禮足其謂也明章遺詔諸王如先帝法制皇后

帝崩受遺詔與喪禮足其謂也明章遺詔諸王如先帝法制皇后

亦不預可知蓋自漢中問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

主喪史皆有所據則斯志所載還宮中帝崩乘輿後不發喪皇后

輔亦東都中晚之典制耳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

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

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束園匠

將女執事黃綵緇縹金縷玉押如故事漢書儀曰帝崩始以珠

如飾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縷以下以玉為縷長一尺二寸半為

押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縷命微以珠縷大夫士飯以珠縷以

以飯飯哈珠玉如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解惠棟曰范曄穀梁注云含口實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合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璧一作貝璧一作貝璧

喪俱用樂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貴冰於榮中置之尸牀之下

以塞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樂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廣赤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凡

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策解

棟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策解

今時微郡符以竹使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為大信見杜預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

璧偃月牙棊梓宮如故事儀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也凡

人呼棺亦大斂于兩楹之間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又引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正棺謂既內尸於棺而止之即所

謂殯也兩楹之問然於兩楹之間為廢制天子諸侯南面出治位於

兩楹之問殯亦如之則三代所同斂梁言諸侯適於天子徐氏乾

學謂即後世柩前即位之儀所出是也惟志言大斂於兩楹之間

即於此大斂內尸槨塗無所謂殯矣當山漢典殯闕不能致詳耳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殿端門陞左右

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

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

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

日大行承有禮禮員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

人主齋祠撤贊九賓之禮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

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

言具謁者召問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呂次立後皇太子

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而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

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

周禮甸車之東眉政璫以鉞尸鄭司農曰鉞外有捷盧也謂珽璫璫璫皆爲眉像璽琕以

月眉林璽琕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鉞尸者以大鉞加之以

果眉玉飾之璽琕也以細玉瑯六玉瑯珠之中以鉞尸珽在左瑯

取象方明神之神也此璽琕者通於人也東國匠武士下釘冠截去

衣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冠三太常上太宰奠太官食監中黃門

向食集解惠棟曰孝惠紀云宦官尚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卽日

卽天子位於楹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樞御坐集解先謙曰官本坐作座北面稽首讀策畢已傳國玉璽綬束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中黃門掌

兵呂玉具隨倭殊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集解賈山曰周禮大寶器祗焉若有大祭大武則出而陳之既享藏之鄭注玉鎮

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諸給及大喪陳之以平國也顧命陳寶於

商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鄭雲云大祭之時陳之以

錫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卽玉鎮寶器之屬故漢

後漢志六

後漢志六

下遣使者詔關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兵官戒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集解黃

辭亦不相屈注何以涉及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

器介士知此文必有誤脫矣

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更民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

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佐史以下布

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麗者以旦夕各

無得道武帝帝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弓犂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

業解惠棟曰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部刺史二千石

廩也又注絲下有也字嚴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部刺史二千石

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鄉奉奏集解黃山曰及

諸事注諸書死者各於墓今謂之殯賈公彥云漢時謂路馬為
質循葬禮曰紅今之殯也以其布為之葬禮題姓者而不為者
飾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園金根容車蘭臺注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重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諡本始於天子周書諡
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

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曾子問孔子
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諡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諡君父太

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
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御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
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即諡策哀策之副本

推詳漢世南郊奉策又累其功行稱諡以諡之即曾子問所謂惟天
子稱天以諡之也諡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諡皇帝故亦曰

諡策哀策二者皆以象文故別錄耳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尉旋
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

行遺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畫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綈長三十丈大七寸為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
裳校尉三人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

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謳歌者六十人為六
列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馬法云百人

師引此文作鐸教音徒了反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集解惠棟曰司
馬法云百人

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
布幕素襲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輻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

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輦坐車少前太祝進禮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

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

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
節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晉書曰此明帝

節傳中策也檢校果然知是知策用此書也集解黃山曰志前南
尉讀諡策藏金匱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面讀哀策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則司徒太史奉哀策策讀諡陵太史令自車南北

爾雅曰大鍾謂之鐃郭璞注 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鐃

曰書曰笙簧以間亦各鍾 磬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曰禮記

瑟張而不平竿 千戈各一竿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役器戰車九

乘芻靈三十六匹 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瓦甕二瓦釜二瓦甗

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漿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

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施傳云薪菜干

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 贈玉珪長尺四寸薦目

紫巾廣表各三寸緹裏赤繡周緣贈幣玄三種二各長尺二寸廣

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

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還 容根車游載容衣

黃山曰容根車即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 司徒至便殿並轡皆

載以游行蓋漢制日游冠衣即始於此日 司徒至便殿並轡皆

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輿導登尚衣奉衣日次奉器衣物

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

皇后目下皆去纓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

不書諡虞禮畢耐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敘室中

尺置廟中望外內張縣絮以郭外以結木大如指長三尺四尺纓

以結皮中望外內張縣絮以郭外以結木大如指長三尺四尺纓

廟中已葬收主為木兩縣廟太空中西牆壁望中望外不出至

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前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

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曄曰天子主長尺二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

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醉大紅服

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冠小紅服纖纖服黃冠常冠近臣及

二千石目下皆服黃冠 案經惠棟曰百官衣卑 黃冠其質皆

帛廣雅釋器黃冠也帛黃也集韻採繅也說文黃也黃也黃也

帛莫仲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帛也

太皇太后崩司空呂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

後漢志六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集解先謙曰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官本官作官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弓下坎侯漆丁字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刊蓋駟馬轅宮門集解恩棟曰杜佑云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官者引出焉合而漆之如漆坎侯卽筓後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弓至黃綬皆賜常車駟馬贈祭宜自佐史弓上達大斂皆弓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敢弓戚囚服富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格塗而後爲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上功德容於世而令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下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自王主貴人弓下歸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巨恭龍首魚尾華布
牆繡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弓上有轡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弓上加倚鹿伏熊千石弓下繡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弓下至于處士皆弓簪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傳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
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醇醴服如僕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四虛受堂

土

續漢志集解第六技補

禮儀志下飯哈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哈以珠錢大昭曰下珠
徑九寸不可以哈且固玉也抑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一
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亦於玉也則注哈以珠宜即哈
以碧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焉加之也官本注通於天也注也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官本注天下上
有其令二字

佐史目下官本史作吏案據後文皆
作佐史則此作吏爲誤字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日官本注
諸帝上
有前漢
二字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官本注殿
作殿是

無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至兒下平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
八引三禮圖醴無文與惠

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鄭注亦
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案論語鄭注甒
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甒容一穀細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
則其容各止三升蓋明器纔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
甒醴百甒之死而致
生之轉陷爲不智矣

骨短衛注鄭元注曰至示不用也官本注曰上無注
字示上多亦字

牟八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厄匣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
齊人呼土釜爲牟是牟形爲釜矣今案牟即釜也敦牟亦即
是兕觥兕觥本一作兕牟首鑑也廣雅釋器兕觥也錫融以金
爲之曰釜以土爲之亦曰釜內則之牟鄭本謂爲釜故釋文亦
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蓋並沿爲首鑑之名荀子禮論淮南
子汜論均早以釜說冠蓋是不必定爲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爲
炊器亦爲量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鑑可就爲炊具乃
傳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即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
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鑑以
盛黍稷故別取儀禮注說之
官本字或譌
竿一竿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
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
升二升
作一升

附於廟如禮注爲雨人官本用作備機從辰日孫輯本漢舊儀亦作雨案此語文不可強通豈有偶人無頭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室尊嚴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爲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今案至又當作主

注其視萬世猶一瞬也錢大昭曰今舜葬紀亦不變肆錢大昭本作市蓋本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至皆賜器錢大昭曰賜器之制見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賜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同有賜賻之事穀梁隱三年傳歸死者日賜歸生者日賻志所載皆賻之事故不及賻也

第六校補

二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卽位告天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七

王先謙集解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集解黃山曰前諸顏注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詩魚麗孔疏義同陸佃碑雅舊月令周書時訓呂覽孟春紀皆有豺祭獮祭之文呂覽高注豺殺獸四則陳之獮取鹽魚四面陳之世謂之祭是特陳列如祭非其食惟大戴夏小正月令獮祭魚十月豺祭獮皆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乃班志所本正月令獮祭魚十月豺祭獮皆曰善其祭而後食之祭然豺獮食生於說亦室非班義也孔穎達說豺祭獮皆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但殺獸又陳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也則謂祭有獸皆殺之也來道之云獮每祭必取七魚列石上人襲之少頃再列如舊又祭時取黃獮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使作聲如人有視史故俗呼黃獮魚爲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黃獮而況人乎故人知魚於水此經目獮與陸佃說皆不以爲祭食也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

虛受堂

呂來所修用者呂爲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前漢祭祀志多因秦後漢祭祀志爲新莽志即邕之意也集解黃山曰之也莽緣飾經術仍與漢制相成故光武中興無以易之而遂爲晉魏以下相沿之定規是此志實古今得失之林矣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於鄴爲壇營於鄴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亭五成陌改鄴爲高邑文選景福殿賦李注在南日陽郡國志注五成陌在高邑縣西七里則祭告天地采元始中郊祭故事六所指縣治已非漢舊可知
宗羣神皆從未呂祖配天地其積餘姓尚約黃山曰元始四年辛酉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圖王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燦所統故類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諸神所在而事焉耳
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天地陰陽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辰海星則北辰川仰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汗皐澤

後漢志七

後漢志上

三

酒沃地聯綴祭之即合四百六十四釀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釀

合三百六十釀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

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

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祀志載元始五年奉定羣望以類相從為五部天地五帝五神

日月星風雨而巳算位二年與神仙事遂崇鬼神地祀至其未

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是郊祀即壇也封

祀列神之多實非居後所漸增不闕元始始故事也營即壇也封

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宮神

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

星常宿中外官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曰為漢起不因緣竟與殷周異宜而舊制曰高帝配

黃山曰前書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其時高后

配地之議未興故依舊制以高祖配郊祀志載奏孝文十六

年祭秦一也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是舊制助於文帝由來已久故

杜林本之也班固紀諸帝之郊或於甘泉或於南郊必著其地獨

加元服亦不能親郊觀元始五年冬莽因帝疾請命泰畤作金縢

則四年之郊莽亦必於甘泉泰畤行之以帝不親行故復始建國

地耳居攝元王莽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後也出自顓頊

元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蓋至是始自其並配之制皆

詳莽傳而漢當郊竟之說又出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

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

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維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國封疆畫界以

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

祀基業特起不因緣竟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漢

后幾近於周民戶知之世遠以興基由其神本與漢興郊祀高帝

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神祀且猶世

達不失先帝羣臣愈感德焉乃此民奉神祀且猶世

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天時義方郊祭故事

日據光武紀平獨在建武十二年四月益州始傳送公孫

述郊廟樂器漢郊祀以正月則增廣郊祀當在十四年矣蓋郊

祀配以後高后仍不用莽議也後元帝封泰山神樂地於樂陰

始配高后不經年北郊成立則元帝之末年矣蓋郊祀當在

故久而後決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

向紺帷帳絳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

帝赤帝其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其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日月北斗共角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角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左冥及

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

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尊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

醴既送神煩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

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服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

燔燎掃地祭牲饗饌或坐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

弛言郊之布席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

有明法焉集解惠棟曰注凡以神位者位作仕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

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中而之氣於天靈植

注曰封泰山古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於泰山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

上幸魯漢禮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圭璧各一衣以
水如此者沈璧各一衣以此者沈璧各一衣以
花川水先聖投石少府給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過泰山告太守
目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
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
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虛地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
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
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台陳十二月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齎親白
執事月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齎親白
太守拜卓縣次驛馬傳送離陽解縣山君夫人坐前脯齎親白
山西南五里泰山君夫人坐前脯齎親白
十胸說文胸脯也胸與挺皆脯名以同物通訓公羊昭注二十五
中何注屈曰胸中者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故須中屈之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
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岱等復案索
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
報德百王所同陞下後漢志七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
書亦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惟降下遂以仲月
令辰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國讖蓋如此集解黃山曰光武
紀注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王者受命之符驗也山案文選思元
賦書注引符命讖書河雒書也一切經音義引三教讖祕書
也出河洛其言河洛者謂河圖洛書也一篇張衡所奏定衡傳載衡
為宗河洛五九六其四九都凡八十一篇衡所奏定衡傳載衡
鄭元以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王者受命之符驗也山案文選思元
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通其術者自能推考宮書而知漢四百
用之餘皆但就流傳祕文傳會其說而已初孝武帝欲求神僊呂
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傳近之也是扶方者謂李少君文
成五利公孫卿諸方士其方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
封元年上召方士言作封禪器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
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
人登咸來貢職與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

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
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讖記表章亦漢九世
絕於孔氏其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資莫
非其子其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資莫
德盛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之祀王莽盜位一資莫
秦漢制詔曰岱宗宜封禪為百神之主宜封禪為百神之主
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季氏欲祭仲尼非為益齊
重圖則以當是當懼於泰山今季氏欲祭仲尼非為益齊
後世知吾罪深矣集解思棟曰注博士充曹充也建武中為博士
見晉書傳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
有司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元元年帝
是當時奏上封禪所施用即純主之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十七年去大時純為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夫者視武帝封禪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集解黃山曰舊唐禮儀志
石三枚以爲再累是再累乃用方石三枚也後文梁松疏言牒厚
寬寄玉牒藏石下是此文當作用玉牒書藏方石下等下字牒厚
五寸長三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
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蓋檢用金鑲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
枚方五寸集解黃山曰說文檢書署也徐云書函之蓋三刻其上
志作簡云玉簡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隨璽大小仍
以金鑲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
斗檢封寶案檢法斗檢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是以斗形
方檢封寶案檢法斗檢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是以斗形
文稱詔書是上加封也公孫卿傳言袁紹每有書注下輒平之排說
文排擠也持合囊口而封之也二書但可用之文書玉璽之檢則
置石下覆其封自不露石檢言即印齒也玉璽一方寸
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者亦專就石檢言即印齒也玉璽一方寸
茲說封禪之檢掘文書之檢爲一趙世又以斗檢故石檢須刻方五寸段玉
以封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校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

後漢志七

入

後漢志七

九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者
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到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集解先謙曰官本
本或雜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
鈞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維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振機王莽
呂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召纂叛僭號自立宗廟鼎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大吠之聲皇天降禍皇帝呂匹
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呂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
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

後漢志七

十

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集解黃山曰光武紀
辟雍及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蓋據其設庠序同
落成追書之經始當已在二月前故刻石文及之也
律度量衡度大尺景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
吉山軍五玉范曄曰五等諸侯三帛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圭
玄纁黃三牲范曄曰五等諸侯三帛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圭
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
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聽允
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
梁陰集解通鑑胡注謂梁父之陰發大昕呂承靈瑞呂為兆民永
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承無極泰相
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百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

篇一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餘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輿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北山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山度
日夕牲時白氣廣一大東南極望致遠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備
此作此從封禪儀校正瑞命篇瑞命篇也二十二日辛卯晨
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日高二丈所燔燎
燔燎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軍三百為費臣諸公王侯卿大夫
高誘呂覽注曰少用筆筆者于資則禮注曰封舉日筆筆惠棟曰
人引車日筆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曰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親刈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
輦升山至中觀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舉臣單就位
也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呂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

後漢志七

十

臺上北而虎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目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
賁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石璽蓋尚書令北向跪
維用四方五色各依其色案持禮即治禮郎又曰壇上置石璽
累皆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璽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
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脫子檢于先謙曰注二千官本一檢南
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目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
為泥以壇上三色赤白黑各依其方檢中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
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
道下封禪儀曰封舉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
步從匍匐而上起近炬火止亦踰驛步從觸犂大石石壁正謹但
離石見相應和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不能臥夜半後到復道問
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踏道峻危險恐
豈能度國家山率多暴雨如今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踐踐無一人疾
梁甫九十里夕姓集縣通鑑胡注謂復故道而下也二十五日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后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應如地除地為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始禪侯
曰功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集罷黃山元始五年
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屢議巡狩亦未實行是
以高后配祭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為之耳光武諫諸侯高
宗遵而行之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禪祭武光武諫諸侯高
先而不當外命幸臣抗表率六宮親禪未嘗非光武諫之也四月
己卯大赦天下曰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廟
勿出元年租芻橐曰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
太尉行事曰特告至高廟于禁祖用特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
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
功大雲雨施潤則土墟之德厚故治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
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宗本諸侯述職必
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所
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嚴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則有神易聽
乎夫王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
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
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治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
得禪焉斯有禮也其禮也雖繼繼之君纘纘而後時有功應此
封禪者復舊業增修其禮也雖繼繼之君纘纘而後時有功應此
蓋率復舊業增修其禮也雖繼繼之君纘纘而後時有功應此
真也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匱玉牒非天地
性也集罷黃山元始五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
得封而後刻玉紀之不敢誣其先猶昭鄭重也自唐以下易纂
矣以文錦去匏瓦而尊鼎事華帝封后禪金匱玉策皆預焉之

續漢志集解第七校補

祭祀志上為壇於鄆之陽集解黃山曰至已非漢舊可知柳從辰

作鄆南此作鄆陽即南也劉注作西疑仍是南字之誤耳一紀
統志漢縣北故城在今粉鄉縣北二十一里千秋亭五成陌在
里矣云西魏也又志沿革表漢之高邑相沿至後魏皆治舊城
北齊天保六年廢徙天保七年廢房子縣移高邑縣於房子縣
東北今柏鄉縣在其東通典亦謂光武即位壇在柏鄉則在高
邑不得謂西矣梁時高邑已徙治之采元始中郊社故事
後劉注言七里自仍就漢舊縣言也

注淳汗皋澤官本注淳汗其時是案荀子汗池淵其五零壇去茅
營官本注去淳汗非案案與道之外徑十九步案之字衍各
同即神壇也去淳汗字殘道之外徑十九步案之字衍各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一十七郊邱引漢制天
萬五千四百孫星衍宋入所輯漢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脫
亡字蓋自漢武求仙偏增郊祀新莽事鬼傳倉變多光武中興
祀前也又損其三十六則葬之所增必盡革矣

語在林傳注無有愚智官本注作民奉種祀至九載乃殛
案此謂縣屬與夏仍郊縣以禹治水為修縣之功實王
業所由基且親近民易知也注文有脫誤故其說不明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注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
天居壇下西向紺帷帳紺席柳從辰曰注高皇帝祭天官本同

御覽五百二十六書鈔九初學記十三類聚三十八同至孫
謂此志注亦同則未知就全文言抑所見類聚本有作配天者
獨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馬氏通考卷六十九引漢舊儀文甚
長亦作高皇帝配天又祭天祭無去耳馬附錄云衛敬仲撰維
帳三字此或馬氏據原文之累消去耳馬附錄云衛敬仲撰維
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
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謂高帝配天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
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焉此論至明並足證志注作高皇帝
祭天之誤故約載之

上至奉高注四枚檢石長三尺案通考亦作三尺不騎步牽馬案
考不作汝南召陵人陵原屬陸據錢校百官為先上柳從辰曰
同孫輯本謂續志補注無先字不知

孫所據何本也案通考引亦有先字

班于羣神注古之聖賢古原謫台據錢校

乾乾日昊柳從辰曰昊即昊但字形稍異耳凡閱本前之作昊者皆當以此字為正案毛本前昊作昊已備論其失今得

柳說可以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注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

正北也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作二丈所與閣本同燔

燔二字不重正北也與閣本同燔二字亦不重正北也作燔今案二易

天本北而北或作上者

疑即北字半體之誤

皆助祭位事也注百官各目次上柳從辰曰書鈔引此下有國家

義與下郡諸華

尚書令呂五寸印封石檢注以石三檢案通考注

羣臣稱萬歲注有氣屬天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氣

復博奉高獻

柳從辰曰光武紀作復獻博梁父泰高是也此脫梁

元年登封泰山至梁父然後升禮肅然其年十月夜元行所

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通賦皆除四縣無出今年算所

注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無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

神非算限也然武紀及郊祀志獨給祠復無所與者止山下戶

置三百戶未必已廢也是則武紀所謂四縣仍難確定疑歷城

不屬泰山復不及耳後漢蛇邱亦不屬泰山故不數

至博則泰山廟岱山皆即在其縣內衰紀不數似非

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石之下注故藉用

白茅藉原作籍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袁紀作藉今案藉

祭記志中第八北郊明堂辟雍靈臺

梁迎氣增祀六宗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左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政周堂高九尺殷

三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政周堂高九尺殷

窗四達夏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精微下之

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斲示民知節也呂氏

春秋曰周明堂未明其制度齊南人公玉衡黃帝時志武帝圖治

有一殿四屋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名曰昆蟲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

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坐法十二下方法地八法水八法風四達四時

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廊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

有入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

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古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明

堂北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明

令章句因之故引尋其基構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明

議曰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堂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

以屋周人明堂明堂大於兩序間大於夏后氏七十辟雍白虎通曰

二尺如宮言則周明堂大於兩序間大於夏后氏七十辟雍白虎通曰

樂宣德化也辟雍者樂聲也堂大於兩序間大於夏后氏七十辟雍

也辟雍者樂聲也堂大於兩序間大於夏后氏七十辟雍白虎通曰

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園者欲使靈臺未用

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園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度禮舍文嘉曰欲言外園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知禮物獲福於無榮辱之原招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食

應歷三十六戶七十二屬以四戶九屬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說而不開示天下不載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靈九九之寶也二十八柱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千三百四十四以水象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千三百四十四以水象四鄉五色者之大禮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周清廟論之味雖下衍矣字向明論下衍字又明舊之宋改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說太室字俱依宋本改又圖蓋方載六東有辟雍西有靈臺於其上頌教令曰日始拜議夏至分祭北郊辟雍司曆紀候節氣者曰靈臺黃山曰日始拜議夏至分祭北郊光武紀起用事袁奉正論陳氏禮書皆極詆之攷兩漢堂明堂者前則申公之制未行惟存公玉帶一圖後則班固白虎通鄭元禮注及邕說說是也武帝時古文未行本不能詳其制遂教然就公玉帶之說起明堂於汶上黃圖乃載長安西南七里別有武帝明堂謂應劭注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大今漢書實無應劭此注惟禮樂志載成帝時丞相大司馬奏請立辟雍書行長安城南營表仍仿甘泉有竹宮諸制今明堂中亦月有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即仿公玉帶昆侖之類皆莽所定也莽傳奏起明堂辟雍靈臺連文光武紀及此志亦連言無別異名同年又言禘祭于明堂月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始建國同年又言禘祭于明堂

後漢志入

太廟釋官君射即辟雍也東膠養老即大學也合祭太廟即太室也皆以明堂言之明莽制本合四者爲一大射禮九月踐辟雍事三武于明堂禮里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九月踐辟雍事三老五更更後復明堂仍沿莽制白虎通論諸五經同異別原師說班鄭各殊焉且邕論所別書今多不見楮弓樂記今亦無世故引之文後儒但據兒存之書推測遷呂太后於園集解通鑑胡注以古制以難邕安知不轉誤也

遷呂太后於園

呂太后幾危劉氏也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曰夫越人也而滅公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害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慈以爲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張瑞臨注記云城北六里之日犧牲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尙黑耳

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醴及中外營門

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道共牛

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下文

文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其各一積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

素察妖祥迎時氣

五郊之兆自永平中曰禮識

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宋元始中故事

議羣望雖及五郊有祀無迎惟齊傳居攝元年迎春於東郊始創

爲之則固非元始中所有也以徽斷郊光武慶與相尋鄭興言之

後漢志八

行之矣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

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曰下讎各有

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

亦作南郊七里接下祭黃帝后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

祀志王莽議郊祀稱天神曰皇上帝而易五帝之神名爲黃靈青

靈赤靈白靈黑靈蓋欲以別於天神此後以黃帝配天不與太

炎帝少皞顓頊同列則同稱之也

而未祭黃帝后土

改耳祭黃帝后土

南郊惟五郊四言其方則南郊注亦必原作南郊七里言七里已

含有去邑之義此皆承上東見義

舞雲翹育命之舞

方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

飾皆白歌西皓

孫雲明西顧下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此文云歌白藏以上

貌楚詞天白顓頊故曰西顧明顓頊是白此文字作從白其義

英此本謂迎秋歌白藏也

漢書當本白藏作青陽夏秋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易名也

左翼正玄英之誤劉昭注補未收說並依班固志用原文耳

鍾律月令通其意者皆謂公車是援爾雅易名亦必由并雅

帝樂歌代漢特處其位猶東漢四時不立黑時何焯謂秦白以水

之斯爲失矣

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圓射牲曰祭宗廟名曰鉅劉語

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用八佾皇覽曰迎春於東堂迎秋於西堂迎夏於南堂迎冬於北堂

八佾之樂也

迎春之樂也

迎夏之樂也

迎秋之樂也

迎冬之樂也

白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天子迎冬於北堂

階六等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傳舞之樂也

時祭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

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災則祀之

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其

歲時修禋祀宜字祀者以新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聖神如故事
于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

事遂觀東后輿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漢書春秋曰廟屋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

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
靈臺十二門作詩各召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己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爲上下四方之宗曰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
亥之地集解洪亮吉日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

宗禮太社也神李氏家書曰六宗當卽此六物曰古證六宗諸
地也傍不及四方也建武中陽南陽太守李氏家書曰六宗當卽

今宜復舊制度前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議由是遂祭六宗
六宗之議自伏生及館陶下後代各有不同今茲抄集以證其

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記春官大司馬辨九旗之屬以辨九

于六宗之謂也六宗之謂也六宗之謂也六宗之謂也六宗之謂也

坎壇祭澤也王宮祭其神也夜明祭日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

安國之說臣謂此水雷風火澤也賈逵曰後儒無復然文秉

宗劉歆曰六宗謂水雷風火澤也賈逵曰後儒無復然文秉

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馬遷曰後儒無復然文秉

于類則連者非天山川屬祭則海岱非宗祭也包山則望何族焉

伏與欲達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儀之

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其舉既屬

於辰風雨師四方下取其中以爲六宗案時祭法爲宗而祭其

水旱所祭日月星辰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求

見雨之祠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能去也且祭之於人司命

雨之祠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能去也且祭之於人司命

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命四郊

四師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上帝日月星辰司命四郊

是月祭水旱所祭四方之神族川不谷臣復無六宗之見怪物皆

所祭祭法之所及周禮之職掌玉祀即度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

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辨九旗之屬以辨九旗之屬以辨九旗之屬

以玄纁館璋禮地北方天宗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禮禮也四方之宗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於四方觀於侯歸於王疏曰天宗圭禮

禮復不知文官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其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宣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通亦難從所許願其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於天地虎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龍其下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喜帝則天神斯盡上帝是祭天可知也而曰上帝是祭地地之極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也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異稱非崇尊之稱亦盡敬之謂也禮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喜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政禮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以爲禮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署諸社稷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太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羊以春秋之月集解惠士奇曰禮煙同音劉昭以爲音形兩異蓋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惠棟曰注行宏後爲任城王相見光武十王傳龍雄字宣孟巴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郡名渠人

禮受堂八

八

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恒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

飾清金銀器集解惠棟曰胡氏云鉞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惠棟曰東觀紀云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饈作倡樂以求福祥黃山

八尺一尺金瑤羽葆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有五色

雲氣余按玉葉止于帝上因而作華蓋也器物總論華蓋張帛爲

之有顏題黃屋天子蓋也案黃屋即羽葆幢題以翠羽爲之飾於蓋前以爲標識以黃繒爲蓋故言屋上林賦郭注華葆也於

神坐蓋坐

曰華蓋坐

續漢志集解第八校補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於之班敎曰明堂案文選釋注之字皆之作上取其堂則曰明堂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官本注

者又異取其堂則曰明堂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官本注

正詔之於東序學當作樂官薦俘馘于京太室官本注不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柳從辰曰九乃合乘數案柳說是東漢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

又云九室至四戶戶二牖通考屢言之矣九牖明誤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元始中故事謂六

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案六宗之說雖論之要以尚書歐陽家說爲得其近蓋六宗猶云六合天體本

紀然口爲上下四方之宗是也又曰在天地四方之中而六其

說抑非夫天本無所謂上下四方自人定之耳亦但可言上下

而不可言天地從今文尚書自有所受故明於天體而歐陽氏

附益反失其真也

第八校補

禮比太社也注舉中是以該數官本注

文廟爲壇飾案范書正文廟皆省作廟毛本官本並同此又皆不

者皆放此

書字同形異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蠶星
先農 迎春

後漢書九

梁

剡

王先謙集解

昭注補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

春呂正月夏呂四月秋呂七月冬呂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

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呂上至春陵節侯時冠賊未夷方務

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

張純集解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為虎賁中郎將也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

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此言祖光武之興雖貴

宗雖不親授之要與高祖自得之異當法宣帝也富隆今親廟四

孝宣皇帝曰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耶

大司徒涉等議集解惠棟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

今親廟集解黃山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

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紀建武十九年春

帝平帝於長安李注漢官儀云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

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

帝之劉歆云宣帝為光武猶是祖父然則宣帝為祖父故追尊及廟

大司空竇憲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為

祖父可親奉廟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帝從之據紀所祀為昭宣元

成哀平六帝據傳所祀為宣元成哀平五帝哀平兄弟相及皆元

帝庶孫共為一世漢官儀乃謂光武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

父其誤與以宣帝為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

請別立皇考廟本以宣帝為證光武既以與范曄異山以爲純等奏

宣帝為昭純傳明有五帝四世之文含宣帝則不成四世此皆不

起屬籍其必略因宣及昭即不毀元廟之意昭宣元三帝而皆拔

四世亦論四親廟者所當祭也惟祭昭帝本原議所無故純傳不

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為四親不及宣帝則其失明矣

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

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

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

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

祭宗廟皆為侍祠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舊俗太守侍祠常以衣

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賢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注宗廟宗作光

武臨祭宗廟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帝

祭下有祀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帝

時匡衡貢禹以純義處正已定孝宣廟為中宗而前書元紀無之或

未實行若平紀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則固

實有故事矣茲乃復上孝宣尊號曰中宗者蓋於此推陽高廟四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集解錢大昕曰前此惟陽廟祀高帝文

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

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呂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

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

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祫祭于明堂今純云禘祭蓋禘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山案公羊

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

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孔安國論語注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白虎通宗廟篇禘祫及遷廟

何以其能世世繼繼之體皆合食於太祖不絕由親宗廟篇禘祫及遷廟

是今古文之說禘祫同為殷祭祭則通廟羣廟之主皆從禘祫及功

臣所祭尤廣盛康大享兩祖其從長發大禘阿衡與饗其明證也

從山其所祭者尊故爲禘大於祐夫魯之禘於羣廟乃僭祀周公
 之禘鄭說之誤王肅已駁之矣陸氏之說則宋以後皆宗之然天
 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謂侯及其太祖大夫士
 大事省於其君千禘及其高祖於王者爲禘於諸侯大夫士卽爲
 禘本亦合禘禘而言也若禘僅祭其始祖之所出是給亦僅祭其
 太祖高祖矣其誤一也然則禘禘雖同爲殷祭二禮實大降尊
 可互通通典其載劉歆賈逵皆言漢宗廟歲十二祠惟以酎爲股
 注亦謂其名可通則尤大誤考前漢宗廟歲十二祠惟以酎爲股
 祭初無禘給之名宣帝以前亦並無殷廟之主自元帝用章元成
 匡衡之議罷歲時諸廟始合祭其主定且於祭高廟也本因無廟而始
 合故未毀廟之主不升其事固與古異至元始五年給祭則王莽
 制名爲給祭實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十月蓋揆魯禮春禘之
 制名爲給祭實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十月蓋揆魯禮春禘之
 臣故純謂之行禘禮而提禘給爲一卽自莽始也莽制
 多詆所定達學亦出於歆宜其說同章懷注蓋因之也父爲昭南
 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子
 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南故曰昭昭順也子
 西穆在東相對策解惠棟曰案說文昭從人召聲不從日也
 之爲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曰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
 正尊卑之義給曰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集解黃山曰
 禘時以夏漢

世益無異說。於則毛詩問宮傳鄭氏禘祫志及崔靈恩說皆主用秋與純用。或云異至元始五年行禘禮。則依魯禮用春。蓋王莽兼據鄭元詩說。咸王四年春禘于太祖。則公明年攝政。立元欲自必周公也。胡培崑云。時祭在四仲月。禘祫在孟月行之。羣主合食。必待萬物純熟。孟秋物尚未備。不可以禘。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不如冬十月爲得其正。此說蓋得之。

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召合祭。高廟爲常。後曰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于徑。漢帝以昭帝坐於高廟。諸築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武帝坐西北。北闕中坐長一丈廣六尺。趙細厚。八尺著之。以絮四五百斤。曲凡黃金鉦器高后坐亦縱鉦。鉦六寸。白銀鉦器每半中分之。左辨上。帝有辨上后。姐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曲凡准銀于爲昭。孫爲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凡如高祖。陳其肴各配其左。婦人坐如媼。媼之法。太常導羣帝入北門。羣臣皆著衣。手執節。婦人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徵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監侍中以中。隲林神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養曰。嗣嗣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御行坐。如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御行坐。如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起再拜。御席以大率之左。朔賜皇帝。如刻。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昨。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

承丁字漢伯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熹鳳輿夜處小人心恐不墮其身一不密故用紫轎用元大武柔毛馴服商祭明親觀其嘉德普濟遠邇惠命明承致多耐事於恭懷皇后尚享熹報賜皇帝福崇懷皇后命天視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傳于爾民勿替引之左坐者再拜太牢左饋以致皇帝集解惠坐益帝之左后之右空設之左坐者再拜太牢左饋以致皇帝集解受祿于天云云此大夫規矩而天子用之非禮也惠棟曰賈逵左傳解詁曰稽者還也密還昭穆又注諸葛南神下履主姓字又曰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薛虞周易注曰辨膝下也惟祖惟一作多前上禮上下有厄字當從者奉承承一作引太常撫或曰魯撫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曰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白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其錄本事迹武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侯及濟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祭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之弊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諸訪去肉刑得所施四海咸慕作武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都傳之無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都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

外蓋服百紵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書修典祀
功德褒述比前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
功世祖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詔曰朕天下之詠德樂舞以象
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桓楨紉以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度詔禹夏湯武無異格鍾鎛簫箏不宜
以名舞清廟一章也漢書曰詩官頒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詩官頒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
文始五行武德昭貞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
副八佾之數十以承宗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絃歌如故序進
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秉文之成越序進
帝裝舞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闕闕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
舞則成集解發大昕曰注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按上文引
桓楨鈴鎛雖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宜于虞韶禹夏湯周文引
無異不宜以名舞蓋言漢出德洽作樂名宜于虞韶禹夏湯周文引
舞也又引詩傳云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此言歌詩宜名武
德之樂不宜單稱大武也當時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
前云樂名宜稱大武者或然則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
駁之耳沈約樂志言蒼總定金鐘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
襲所以明功德也示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
薦之光武之廟此是錯會東觀書范滂所制歌詩周云武德舞不
云大武舞也近有據沈約志以譏范滂之誤者由未尋釋斯文而
意爲之說爾惠棟曰沈驃騎將軍議可節子顯云永
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祭歌一章二十六句

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集解黃山曰前漢諸帝廟皆在陵所惟

文獻通考王莽始建國元年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祖廟宗廟

二年並毀孝武昭廟分葬子孫中道武二年起高廟雖

是城中高廟仍在均見前書葬光武建武二年二月起高廟雖

陽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諸禹長安西京國陵諸

神主諸廟納於西京宮室發掘園陵諸禹長安西京國陵諸

及廟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謂高廟是城中高廟亦修復均見光武

紀當時兩宮各止一高廟諸帝皆四時合祭無廟可毀至葬壇

孝元廟起長壽宮光明見前書元后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

傳此言不毀其時祭而已

儉無起影廟立廟合祭諸帝高廟之儉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

章即位不敢違曰更衣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

時合祭於世祖廟諸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

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追遠

誠不起廢廟臣子悲結念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

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苦遺義美之事

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慮乃敢安之公無困我太尉

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安之公無困我太尉

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合祭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給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

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舞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

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遵武德之舞臣愚恐

禮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瀝腹心誠知愚鄙之言

不可以仰四門賓子之議伏惟陛下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

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純德之妙舊至謙之意

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懼之備所宜世祖廟上復報曰王議

正月十八日始祠祠見後漢書曰昭武元祖高廟高廟以配先

帝世祖廟坐位駁議示尊上文武宣元祖高廟高廟以配先

帝世祖廟坐位駁議示尊上文武宣元祖高廟高廟以配先

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集解大昕曰

史脫去呂寶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

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呂尚嬰孫集解

袁紀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曰清河孝王子即位建

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

王奉祭而已安帝曰諫書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呂

建武曰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曰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

遠詔貽約敬愍懷終有始有卒李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如

履前制敬愍懷終有始有卒李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如

百姓詩云敬愍懷終有始有卒李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如

獻奉藏主給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肅布奏可集解慈曰

紀作孝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曰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

祠廟訖三公分祭之集解慈曰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

沖孝質皇帝以幼年在位未踰年不列于恒帝曰河間孝王孫

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恒帝崩上尊

號曰威宗無嗣靈帝曰河間孝王曾孫解續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也此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

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

用十八太半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殿祭之歲奉

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廡之中有石函名曰宗

祠祔廟中有四時祭之盛主親盡則廟毀廟之主藏于始祔之廟一

世為祔祔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壇四世為壇五世為壇

有祔亦祭之始於始祔祔之廟祔則迎主出陳于壇壇而祭之

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禮也集解慈曰獨斷云西廟五主東

廟七主以陵寢為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追號

張氏八人... 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集禮記卷之九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奉所為也... 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 漢因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建武以來關西諸陵皆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曰瞻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遂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殿具... 集禮記卷之九

所以用二姓者立社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
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車行載社者常行實謂明不自專故告
祖而後行蓋社主於齊車又當言用命實于天不用命實于地非其
富貴也所以有死社之義者凡賜命受國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幸
也所以欲立社者不可不先祭之也當其祭之時不可不重其禮
文今欲立社者不可不先祭之也當其祭之時不可不重其禮
依傳庶無咎也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之社稷太
宰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祭也社稷之義則亡并待之義未
明也昭告之文為卑緣人事以祭也社稷之義則亡并待之義未
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實于天乎
帝則告之以人使句龍執其牛以祭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
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廟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之
比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王人之下侯之先後耳不得同祖
過當若五郊之與家宰此生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
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
土祀比其輕重何謂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
稱是鈞館林校典論本考始燔前易故不從常說不謂非孟
曰辭云漢初除社稷志九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祀以夏禹而
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有官社不立官稷
鄧義亭陵人荆州名士見魏志劉表傳作義黃山曰左昭二十
年傳蔡邕答魏獻子社稷五祀之問以句龍為后土合句芒尊
左冥祝融為五官又以后土為社稷合為后土合句芒尊
地祇即北郊所祀之神也其神仍為句龍故鄭氏句龍配社
稷配之必如伊尹之成也且鄭所謂配者德相配耦也故臣之
稷為稷莫能繼而止則句龍之德上與古莫與比隆故祭法言
句龍以配社稷而止則句龍之德上與古莫與比隆故祭法言
王制祭社則用牛而止則句龍之德上與古莫與比隆故祭法言
臣天子無改敬之禮何以異乎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
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灶中霤也章昭曰古者文居故名
霤曰戶祭門祭井祭中霤也章昭曰古者文居故名
霤曰戶祭門祭井祭中霤也章昭曰古者文居故名
漢興八年有言周與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
祠三精故事長安城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曰后稷又配食星
也東十里黃山曰詩周頌絲衣毛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何楷世本
也古義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祀以后稷故絲衣之詩以樂之

案周書洛陽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土兆於南郊以祀
上帝祀以后稷曰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此即志祀食星及古義所
本然周書所祀祭也漢書禮志五年修後周祭洛州鳩曰昔武王伐殷
為民新穀報功是祀祀本主后稷周語洛州鳩曰昔武王伐殷
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
遂說辰星為農祥星主農辰星主農辰星主農辰星主農辰星主農
同要說辰星為農祥星主農辰星主農辰星主農辰星主農辰星主農
經緯之故后稷即閼伯之星也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
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晨見而祭也祀用
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書禮志曰古時歲再祠靈星農祥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
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
舞者象教田初為茲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蠶之形象其
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
縣邑常呂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乙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
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呂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
日案經先謙曰官本立者下提行案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
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
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案經先謙曰官本
論曰感文仲祀爰居而孔子曰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已來
迄今王莽案經先謙曰官本立者下提行案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
日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餽之於廟釋文引
司馬彪云國語爰居一名雉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世祖中興
云形似鳳侯也爰居一名雉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世祖中興
云形似鳳侯也爰居一名雉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世祖中興
鑄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遺殊矣晉問儒言三皇無文結繩
目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
目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姁臣於塗山
同問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璜
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

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
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曰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
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
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
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
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
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樂松固
爭曰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
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目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
不問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
此論可通非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遷以相感若
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
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曰爲誠矣

虛受堂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素典惟皇
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集解黃山曰崖厓同

祭祀志下第九

後漢書九

續漢志集解第九校補

祭祀志下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至開祠於更衣錢大昭曰更衣藏

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廟
案更衣並見本志章紀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廟
帝倡之而華臣相和之盛歌元首之德謂章帝之倡德
於上同符帝舜也官本注陛下作百姓轉似未合

廟日上飯廟疑朝

方壇錢大昭曰據光武紀注引此志方壇下有四面及中各依方
色八字今無疑脫案通考引此文已無八字則脫誤久矣
故句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注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

到于今是祀案孔鼂社議本云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
社二社當是並立二社之誤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注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侯康曰白虎通祭

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
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是以時俗或廢行
而祀井又祭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第九校補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是漢
法于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之義然鄭
注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今案五祀之說載祀所載王制祭法
文釋義雖舉先儒及當時之所聞見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
至行之與井則月令行一作井秦靜言之傳元亦言之古行作
非易與井提也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爲可據儀禮改
行不祀井則固以祀行爲長特漢魏以來相承祀井禮家重祀
當時之制不欲變更耳必謂祭竈而不祭井於事有關於情不
類抑不思井之本義原不主水亦非井之一字所能包江
淮河漢之民不資於井者將水竈火相四實則竈主烹飪老婦之
能外也亦不後於井謂井水竈火相四實則竈主烹飪老婦之
祭原不專主火若論相因而及則祭門祭戶而獨不祭井豈
於事無關於情克類耶尤不然矣後世禮教益失祀典益荒行
者亦迷失其本而別以異說主張之五祀既紛七祀何論也
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注農祥晨見而祭也柳從辰曰注晨
或省作晨晨房星也周語農祥晨正章注晨正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風俗通作辰漢舊儀亦作辰詳前書郊祀志補注

天文志上第十
志本之史記
天官書而頗有增易此志無可推演
但取後漢以來星辰占驗之術入之而刪五行星傳星辰
逆行諸說實則五行志之一門也此後遂為修史者之定式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十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宮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州雍州益州揚州荊州交州廣州

并州歲星主角亢房心尾箕熒惑主與鬼柳七星張翼轸

注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

子為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

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吳

丁亥為豫章凡五郡第三星主荊州常以五辰日候之丙辰為

之甲戌為壽春凡五郡第四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丁巳為

郡南陽主巳為壽春凡五郡第五星主豫章凡五郡第六星主

北辰星主辰山陽凡五郡第七星主揚州凡五郡第八星主

星主揚州凡五郡第九星主豫章凡五郡第十星主揚州凡五

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十一星主揚州凡五郡第十二星主揚州

丙寅為遼東凡五郡第十三星主揚州凡五郡第十四星主揚州

申為朔方雲中凡五郡第十五星主揚州凡五郡第十六星主揚州

此者所屬占色春青夏黃秋白冬黑黃秋白冬黑黃秋白冬黑

十郡九州所領自分而名焉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

轅始受河圖圖苞授名氏惠棟云案圖苞受河圖篇名見李善注

文選則當作闕授當作受規字屬下
讀雖必以闕苞為黃帝臣名非也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義

仲和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虞曰是謂之南正重司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

也馬融謂成文四篇又曰在太戊成文又曰在太戊成文又曰

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巫咸

之唐虞魯之梓慎鄭之神龜魏石申夫或云石齊國甘公

欽七略曰甘公字逢名德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呂佐時政步

變適微通洞密至探禍福之原視成敗之勢秦燔詩書呂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藝

李天角大角呂亡有大星與小星關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

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呂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

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老長厚碑云災條

五災條二卷始詳劉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廣漢洪範災條之徵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

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

表象之應曰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

寫載以備其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也乃建乃於斯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素之而為斯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萌而久為斯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地生焉斯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謂判焉斯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動地焉斯理理為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

道以察發敘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宜
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曰求其舊文欲寢伏偃下思
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成書義類以求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界
有北灰滅雨絕辭惟醜醜紀世路無出宜博問羣臣下及畧穴如
渾天者之意其後遂其義以神曰文選撰建武以來星變附於日也
晉明者錄其後遂解齊召南曰文選撰建武以來星變附於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宋攝提地候焚悉俱屬陽故曰附於日也
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忠棟曰注托蔽於
月許慎淮南子注常機弄美也過月中蓋虛上人星是也無發明
他地也作地干子精於天文也而所著靈臺論頗誕妄全無發明
惟指闔虛爲地影爲千古卓識宋書天文志時闔官用事邕議不
行

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
 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壽禰之晏子曰不可此天眚也日月
 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曰景公彗星出
 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
 星出而向我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身破
 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歛如擄奪誅戮
 如仇讐自是觀之字又將出彗星以出庸何張爲周地星字於張

1141

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為衝車曰撞城為雲車高十丈呂職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獲敗之變見焉盡有雲氣如城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澧水死者委積澧水為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敗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藏而北入太微集解惠棟曰李鴻風是日入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

後漢志十

五

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曰虎為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暉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閭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呂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曰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主貴親有憂厄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入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王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星后其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彗經官本考證曰注王寅犯心火星何輝政大火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集解錢大昕曰案志載五星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盡一惠棟曰李鴻風云行而侵之曰犯石氏云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內芒相及軒轅犯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

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集

解惠棟曰未當去而日也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

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

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十二月己亥大流星火入與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亦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

星如缶出柳西南行人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為周輪為橐集解惠棟曰李鴻風云軫安得為橐橐

後漢志十

六

見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

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沿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難曰

白帝黃而此遂號為白帝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

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

壻史典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集解齊召南曰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駿

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藏宮破涪

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

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集解惠棟曰見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上是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

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

者兵將怒之徵也
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自上或西北或正

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

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

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集解張永

孫述在西南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

納閣興軍下曲陽臨平集解惠棟曰呼沱巨備胡匈奴入河東中

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

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東曰避胡寇是小民

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甲午丑月犯昴頭兩星入月辛酉水

先發東井西行登陸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昴鬼西北黃帝占

日焚恐守與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或曰水見災多火災石

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郭舉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郎

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也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也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

室犯離宮韓楊占曰彗出室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彗星為兵入除穢昂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

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

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歆言事繫獄踰歲死

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

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

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

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

戊中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

未月食火星都萌日癸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呂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集解先謙曰官本衡作衡春秋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

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所

呂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

主當之三十一日兵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一年七月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與鬼一度入鬼中出戶

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

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與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

三日與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與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

火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

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都萌曰與鬼者

參之尸也孤射復謀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厠戶與鬼故曰天

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與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

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為凶衰與

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

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

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

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憲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

將賁固楊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天文志上第十終 後漢書十

續漢志集解第十校補

天文志上下應十二子案子疑注甲午為類川官本原作州已正

宋之子章錢大昭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宋楚之唐茂柳從辰見史記荀子議兵篇楚人兵始於垂沙唐茂死楊注即楚將唐昧者

誤也今案春秋隱元年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費公羊穀梁茂皆作昧文七年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左穀梁昧皆作茂是茂昧見尚子弱民屬唐

目顯天戒明王事焉注靈憲曰宋據本書張衡傳注引此乃衡靈

章懷太子集無之然鄭樵天文略用定靈軌衡傳注定作之字

斯為麗鴻官本注為則人氣左羸形左緯也案文人當作

言之羸即靈龜圖首於後官本注圖作蟠案圖轉也謂靈龜

後有焉焉者官本注焉作母驚母恐母原謂母已正是為蟠

官本注焉作焉案爾雅釋蟲蟠蛇也蟠蛇也蟠乃俗字

於地也是謂閭虛官本注地作地又閭皆作暗今案據下文

閭虛為地影為千占卓識知所據北宋本正同毛本言天學者

自非明於天地日月五星之體不能施推步古今一也唐書

者類能通之觀張衡靈憲因地測天後世漢人所傳自異邦

能為絕學書固已莫實司主命官本注主作王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五星不知何指疑後世測天者所謂天道者貴順也或作上言字

候見晨官本注不誤言天體者有三家天原謂言與上言字

一日周髀二日宣夜三日渾天案晉志周髀即蓋天也有圖方

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宣夜謂天無質日月星浮生虛空

之中其行止皆須氣焉渾天言天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

殼之裏黃周圓如彈丸其形渾渾也考渾天之術原本於魏

實非後於周髀宣夜言天者自屬後密於前然周髀宣夜所

究亦莫前志亦闕而不論案據此說知前漢本亦用渾天術

能偏廢前志亦闕而不論案據此說知前漢本亦用渾天術

蓋欲更推求其源耳

曉謂之彗星注韓楊占曰官本注楊作使伯常瀛耀之官本注

如晏子之言宇之與彗如似匪同案公羊左氏皆以為宇即星

文十四年傳云宇之為言猶彗也注謂彗星亂臣之類不謂即

宇也彗星光芒長參差如掃星經亦云光芒偏指曰彗四出

曰彗至今驗之猶信宇即彗星謂彗星之亂臣之類不謂即

出象之掃彗上散下張而斜長彗星之光

芒偏指彗之彗主除穢學主亂義當有別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案本書先武紀作微天下能為

為軍吏與志略同蓋當時兵法有六十三家莽欲備其說故編

傳作微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謂

紀志者宇皆應在家字下似太泥

畫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柳從辰曰

而限袁宏紀亦同此流星同篇天文變徵志失載

太白贏而北入太微官本贏作贏

皆曰虎為號號九虎將軍官本無

燒作室斧敬法圖案前書莽傳作燒作室門斧敬法

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柳從辰曰袁宏紀及荀悅漢紀皆作

皆小民移徙之徵官本移徙

彗加其藩除宮之象官本彗下

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注一曰主領珠錢官本注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後漢書十一

王先謙集解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牢
替滅陵斬首傳諸雒陽古今注曰開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
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
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日陽曆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
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瀨水溢到津城門壞伊
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虛受堂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

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
陽貫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樂計開微
陽貫索賤人牢宋均以爲連營貫索也其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
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
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
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

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

十二月戊子
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
建星房南
建星房南
建星房南牽牛主災

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

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
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與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
星其十二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昂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昂主邊兵

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寶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

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

昂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

三年孝明帝崩集解惠棟曰袁
紀乙丑作乙卯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
星經

日歲星守房良馬出廠古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

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逆謀自殺集解惠棟曰漢律與
罪人交關三日以上

皆應知情四月癸未集解惠棟曰官
本四月提行太白犯畢畢爲邊兵集解惠
棟曰春

秋籍元命包曰畢七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

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

張周地爲東郡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

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昂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

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昂爲邊兵

彗星出天市爲外軍牽牛爲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

反攻蕪唐城集解齊召南曰按文當作蕪唐城唐書宋曰郡屬縣也惠棟曰蕪西南夷傳作蕪案永昌有蕪唐縣當從

傳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檣榆安夷長宋延爲羌所殺已武威太守

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

飭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集解先謙曰官

本二月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集解齊召南曰案書曰例惟甲子此兼言

提行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

爲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星出考章帝紀在是初二年此二

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說也洪亮吉曰二月九日應作二年九月

凡紀志書皆舉甲子未有直舉日者又下言十二月戊寅流星過

入紫宮此亦建初二年事即此可知長數丈散爲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

長入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具在

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

句曲西如文昌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

后當之災惠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關道入

紫宮留四十日滅問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雷久爲大喪

後四年孝章皇帝崩集解惠棟曰荆州占云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

光色黃白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魏參有星大如桃事二月流星起

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集解惠棟曰格首皮章昭音剖詩

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東井土在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爲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爲兵

又爲匿謀集解齊召南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曰辰守

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

火在亢南端門第一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

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

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氏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

丈所消十月癸未未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

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

宮古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古兵色白言喪色紫宮天

子宮文昌少微爲貴臣天津爲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

少微天津文昌爲天子使出有兵誅也寶憲爲大將軍憲弟篤景

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婿郭舉爲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母元

俱出入宮中謀爲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集解惠棟曰亮吉曰案

北宮詔收捕憲則此志丙寅應作丙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

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集解先謙曰閉城門捕舉父長樂少府璜

及壘壘弟步兵校尉嘉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

軒轅女主失勢寶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

石氏曰 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
爲旱 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
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
已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指
有光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
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
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徽集解錄大昕曰和帝護
紀匈奴傳俱作朱徽
烏桓校尉任尙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
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至咸占曰災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旱太白日注海中占藝文志海中星占十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占曰災二卷卽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流國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

後漢志十一

五

1

有入軫者謂期二十日皆爲兵大起至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敗之
 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滯萌曰鎮星出入謂舍軫六十日
 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謂舍軫六十日
 亡有死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
 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
 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
 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
 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
 辛丑夜有流星大如
 麥起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義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
 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集解錢大昕曰參
 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考鮮卑傳當作
 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
 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
 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漢書樓和紀作狼薄種王唐繇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爲後宮星出之爲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關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臾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

後漢志十一

大

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
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爲喪客星從紫宮西
行至昴爲趙奧鬼爲死喪鉤陳爲皇后流星出之爲中使後一年
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集解錢大昕曰案和殤二帝紀俱云
二月此十月二日四字應作十二月下日字衍殤帝卽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
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越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
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已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間月
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
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
其年遼東獬人反鈔大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燥為大人憂注曰七月甲申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

十八郡地震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為天子之憂

天房心為明星客星在東井為大水犯東井則大旱

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弘惺問皆曰校尉封侯

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

兄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

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驢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

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後漢志十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已亥太白入斗中

王黃焚惑入與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斗中古注

軍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

字通志曰安帝紀作天苑苑多古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

晝見為彗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彗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

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勇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內臣昭案

星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

正傳寫誤也主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

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

皆降

四年古注曰二月丙寅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與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

官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張禹洪亮吉曰張敏此時為司空不

年正月免星變太白入與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

車徵棄市韓楊占曰太白入與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豈在

此人之權查此年七月騎都尉任仁下獄死此年安帝初四年四月

太白金星入與鬼中已巳辰星入與鬼中注引石氏占曰將殺死

此或應在任尚耳志反不據書而又遠引鄧騭等死以當之可謂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與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與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與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

日遠期四十日又曰七月甲寅歲星入與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

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日客

星入虛大人富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後族又且

年正月丙戌歲星雷與鬼中石氏經曰歲星入雷與鬼五十日不

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鄉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

前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無數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

太白入與鬼中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己巳辰星入與鬼中日客

罪誅大臣一曰后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與鬼

中戊戌犯與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與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與鬼前志曰太白守

六月丙戌熒惑在與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

忠臣數死不丁卯鎮星在與鬼中黃帝經曰鎮星在與鬼中大臣

出一年中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

再入與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與鬼
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與鬼歲星辰星再入與鬼凡五星入與鬼
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
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
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騰
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四年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集解先
本下文不提是行不空格是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門闕入主人
易大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都萌曰太白入畢必有謀王又云入
左執法數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

四年太白入與鬼古今注曰四月甲辰人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
犯昂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與
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
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
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
男集解惠棟曰順紀曰乳母王男廚監祁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
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
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閣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遺司徒劉喜等集解惠棟曰分詣郊廟告
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閭氏為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
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
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奏

人張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元

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
部上書諫曰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
齊桓公遺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
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紀畢大早占有兵變趙君曰
門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
精十六日入紫宮追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經積水間
稍微不見客星占曰舊星隱天市者為貴貴權河三星備非常
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宮內有兵變之
非一端恐復有知王阿母母子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
令有之宜當抑遠謹足母母子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
阿妾所宜干豫天故疑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重慎之
及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書部傳不載部在安帝時屢陳災異順
帝立復上此書然放此年中部反以災異策
免可謂其言不酬矣史似不當入部方術傳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
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與鬼

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與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

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
集解惠棟曰南尹就一中郎將耶姜述楊鳳等集解惠棟曰南楊
尹就一中郎將耶姜述楊鳳等集解惠棟曰南楊及兗州刺史鮑
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
泄就逃棄市梵防蘭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
公主堅得闕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
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
庚子太白晝見六年三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
新者是各班始腰斬新馬市集解惠棟曰洛陽記曰市大
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東南馬市在大城東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
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
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
牛大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
牛大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

民政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頭表云十七日已丑集客星氣白

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集解先謙曰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

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集解先謙曰西使疏勤王盤等兵二萬人

入于賓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舉使烏桓親漢都尉

戎末雍等出塞集解先謙曰末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

恨鈔遠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北狄爲寇害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頭傳陽嘉元年太白

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

見五月癸巳又書見十一月辛未又書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

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書見四月乙卯太白集解先謙曰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書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爲吳帝黃

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一土明年五月吳郡太守

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

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

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集解先謙曰順帝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書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

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

子太白書見六月丙午太白書見八月古注曰已酉乙卯太白

書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與鬼已西熒惑入太微之卯太白書見今古

月犯軒轅大星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書見陰盛與君爭

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

與鬼爲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

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書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

達遠政陽定內署令石光集解先謙曰陽當作楊內署當作內

者尙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

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解騰賁縛達等自知事不從

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集解先謙曰梁商

此云皆得免者安也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

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書見

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

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

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

墓星下亂都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

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

井遂歷與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注曰五月

十一月甲午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

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崩爲邊兵又爲趙羌周

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劫清河相謝嵩欲立王蒜爲天子嵩不

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

徙爲犍陽都鄉侯薨國絕集解先謙曰桓帝紀清河王王傳歷

東井與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公爲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

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

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呂熒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輿

星十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

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沖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

衣之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

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

孝質帝為梁冀所鳩崩

虛受堂

三

天文志中第十一

後漢書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十一校補

天文志中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

去錢大昭曰本紀章懷注引伏侯古今注作彗長三尺許見二十五日乃去此百字疑當作見

賈索貴人之牢集解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今案前志以北斗魁

之牢斗杓外句圓十五星為賤人之牢同繫於中宮自史以下

下則固皆以中宮北斗魁下天牢六星為賤人之牢而以下宮

之牢而以梁松之獄為賈索之應松賈貴人非賤人也又志本

以天市為貴人之居故後文中平五年客星出賈索西南行人

天市其占亦為貴人喪則因賈索之繫於賈人垣謂為賈人之

牢詳本文並非有誤況以天文言休咎取證於

後事乃五行家支流餘裔其紛而莫定久矣

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案前書文帝紀注引文穎說長星光芒有

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集解惠棟曰與字衍今案上

也下與黨與也不識惠何以云衍

太白入月中案昂宿七星月一星在東

張周地為東郡官本郡作都是

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官本三

十一月戊寅官本一作二

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注木水在東井官本注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錢大昭曰本紀作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案本書和紀承

早無水猶五行志亦不載是年七月水又馬光自殺紀屬二月亦不在七月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注司其出入而數之案司讀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錢大昭曰宗傳作樂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死注

古今注曰八年九月官本注八年上

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案此卑下脫反字耳反太

遼東鮮卑者鮮卑之種別本書鮮卑傳載參沮敗事亦原作遼

錢大昕氏
所作不當

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注西有雷聲官本注西下有北字錢大昭曰西閩本作

北西

孝安承初元年五月戊寅榮感逆行守心前星官本五月作正月柳從辰曰此事不

載本書安紀據袁宏紀五月戊寅榮感逆行守心志以爲後周章之應是官本誤也

第宏惺間官本閩作周惺從辰曰本書鄧訓傳載訓五子臨京惺

開斷皆誤字而以閩間形似求之知本字仍當爲閩

三年正月至己亥太白入斗中案本書楊厚傳作二年章懷注引

傳文說之皆不言年有異必厚傳原亦是三年今本誤耳否則

二年正月太白乃書見不能辨其所入又其日爲戊子志載甚

後太尉張敏免官集解錢大昕曰至星變或屬此人耳侯康曰敏

尉盧氏羣書拾補據御覽八百七十五補

二年九月辛酉榮感入與鬼官本鬼下

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注民開食貴官本注

太白犯昂畢爲近兵原脫昂字錢校據閩本補查志文本承上延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自不應

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注公子牙謀殺君官本注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集解惠棟曰案郎顗傳閏十月也今案本書

元年客星出天苑明爲閏十二月戊子郎顗傳繼作閏十月十

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而章懷傳注

仍云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白氣入玉井戊子之於己丑僅先

至十餘年乃息注臣昭案郎顗傳至環繞軒轅

日戊辰榮感歷與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

蓋起上年八月至亥年正月其象仍如此而

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馬原譌馮據順

十月甲辰太白晝見官本十月

謝紀作射已

詳卷六校補

第十一校補

三

天文志下第十二 桓三十八 靈二十 後漢書十二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與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與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雷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與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與鬼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與鬼為喪彗星見天市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在

二月此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

虛受堂

梁冀被誅猛立為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為貴臣妃后逆行為匿謀辰星入太微為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入太微中又為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為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為水為兵為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為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已憂死集解洪亮吉曰四月應作七月志誤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郎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燕

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與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熒惑犯與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贊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皆敵走不救城郭集解先謙曰官本皆作背是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賊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賊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作宗謙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為大喪後四年鄧后已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與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為兵熒惑犯質星有戮

後漢志十二

臣歲星犯軒轅為女主憂集解惠棟曰襄楷傳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太白犯

房北星為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自罪賜死集解錢大昕曰桓帝紀宦者傳俱作左稱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楨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桐宮死集解陳景雲曰祠當遷桐宮事見皇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集解錢大昕曰字益唐入避諱去之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集解錢大昕曰安鄉當作安陽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清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繁舉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祚皆為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膺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與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與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

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
門六月壬戌太白入與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與鬼中犯質星九
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
逆行入太微東門西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與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為賊
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
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為人主太白熒惑入與鬼皆為死喪又犯
質星為戮臣熒惑入太微中百一日占為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為
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瑱南陽太守成瑨皆坐
殺無辜集解惠棟曰瑨殺小黃門趙津瑨殺南陽太守張汎皆誅
有罪而瑨殺無辜或當時坐罪之名史官不及追改
也荆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尚書郎孟瑒坐受金漏言皆棄市集
解亮古曰家紀瑒瑒東市承九月光祿勳周景為太
尉下不月若月據此則大尉下應增十一月三字為是永康元年

後漢志十二

三

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
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
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
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集解漢
亮古曰

辛亥黨紀
作丁亥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為兵亂斗為吳其
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昭垣
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翬

為中常侍曹節所請下獄死集解錢大昕曰熹平之世司徒
位官下獄死罕當為節之諱也白熹平二年至白氣衝北斗為大
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昱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宜康斬首數千
級集解惠棟曰
實本紀作黃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
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
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為貴使軒轅為內宮北斗魁主
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雋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
華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復派東行至張乃去張為周地彗星犯之為兵
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後漢志十二

四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
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
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為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
讓郭舉孫璋等集解惠棟曰勝南陽
人一作服見袁紀竝為亂彗星入太微天下
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為喪虛齊
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
國皇星為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
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
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踰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
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
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

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惡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為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為大喪後三年而熒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為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後漢志十二

五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

年十一月紹軍為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集解漢亮吉曰案

曰官本連下文是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荊州分也時荊州牧劉表據荊州時益州從事周羣曰荊州牧將死而失土集解惠棟曰蜀志曰

也明年秋表卒曰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荊州琮懼舉軍詣公降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周郡曰為西方事據土地者皆

將失土集解先謙曰官本邵作羣是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宋改宗明年冬曹

公遣偏將軍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於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畱守帝坐百餘日占曰

虛受堂

六

歲星入太微人主改集解漢亮吉曰案獻紀守帝坐五十日與此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厯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集解惠棟曰指一作刺占曰除

舊布新之象也

竊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雷四春秋傳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曰為從高及下之象或曰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天文志下第十二

後漢書十二

續漢志集解第十二技補

天文志下案此志下編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

拘略桂陽太守任盾背敵走皆棄市案荆州刺史芝志逸其姓

熹七年七月荆州刺史度向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變夷大破平

之八年五月桂陽胡嗣朱蓋復反遣中郎將度向長沙太守抗

徐等擊蓋等大破斬之著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又桂陽太

守任盾背敵畏懦皆棄市又據度向傳向即於七年遷桂陽太

守明年徵還京師胡嗣等反以爲中郎將與紀合芝始即七年

代向爲荆州刺史者任盾即八年代向爲桂陽太守者顧范書

初無荆州交阯刺史被賊拘執之事志則並載九年荆州刺史

李晚亦爲賊所拘棄市至桓紀與任盾同棄市之著梧太守張

敘坐爲賊執志反不

及恐不能無誤也

孝靈帝建甯元年至家屬徙日南比景今案建甯失政之大尚有

奏舉虞放杜密李膺等典鉤黨之獄捕殺天下豪傑及儒學行

義者實爲人亡國粹之所本天文如可據何反不及其亦疏矣

時益州從事周羣曰荆州牧將死而失士案文時字衍

吕小子琮自代官本代

第十二技補

五行志一第十三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後漢書十三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秦山太守應劭給

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治

應耽亡寢學讀諸典籍欣然獨竝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

笑以亡寢學讀諸典籍欣然獨竝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

百續前志云集解先謙曰續志並依五行傳撰論每卷下另標題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

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飲食不享

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獻騋秋獻獾物此獻

大略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爲天門房

集解惠棟曰易說卦曰震爲大塗鄭氏注云國中羣民農時鄭玄

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爲羣民農時

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鄭玄

爲朝廷房心爲明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爲通天東宮

直人所用爲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稿是爲木不曲直或曲或

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

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淫淫安國曰不可以淫曲直

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不可以淫曲直

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

不能敬其事也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謂之狂

罰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則雨不恭承臣恣淫慢厥

收則多淫雨厥極惡孔安國曰地氣失於人則爲惡時則有服妖

鄭玄曰服也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尙

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集解惠棟曰注洪範傳其稱

洪範傳則劉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也鄭玄曰病也貌氣失之病
向所撰也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也鄭玄曰病也貌氣失之病
此下欲淺出之禍也時則有青書青祥鄭玄曰青木色也青生於
日前三志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惟金診木鄭玄曰診診也
必俱至或有亡心或在後或在後或在後或在後或在後或在後
來乘珍之於人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心
也及妖孽禍病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
則金診之術氣相通也金五行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
與木對金勝木故云術勝說云氣之相傷謂之診六診之作歲之
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後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歲之朝月之朝則後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朝之朝月之朝則後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也大傳又云其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月之夕則下公受之月之
假今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月之夕則下公受之月之
也日王有朝孤卿受之月之夕則上公受之月之夕則下公受之
上日王有朝孤卿受之月之夕則上公受之月之夕則下公受之
臣收穀賦錢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
釋罪緩刑冬無解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
後漢志十三

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不禁則穀不勝冬政不不禁則地氣不
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
天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氣死者生宜整者鳴多腰蟻也
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
纂組者蓄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
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診作見若是侯御帝
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親
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離離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
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其饗既坐酒
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
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呂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曰荆
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徒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寶皇后兄憲曰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於是

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願之後上幸公主
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曰后故但謹勅之不治其罪後章
帝崩寶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
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馳驅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
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馳驅後遂誅滅以上說不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注曰光
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
年確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未稼
安帝元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
儲字聖明丹陽人曉風角占候為章句洪顯煊曰藝文類聚卷
八十八引後漢方儲字聖明遺母憂負土成墳松柏數十株鳥
棲其上白兔遊其下御覽卷三百四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
方儲為郎中章帝使交郎居左武部郎居右儲正仲中曰臣文武兼
備上所施用上嘉其才又徵縣志有方儲傳云方儲字聖公
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其才又徵縣志有方儲傳云方儲字聖公
後漢志十三

孟氏易通圖說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一
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之士丹陽太守
周詡以儲進儲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儲等試解券絲取莫
能理儲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上深偉之除郎中尋
出為句曲令六年還早陵令遭母喪負土成墳松柏數十株
本致驚鶴白兔之瑞元和初轉洛陽令成帝永元五年六月將郊
祭以儲善天文問之儲帝母往其日天晴明帝遂行詔責其欺儲
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今咎時且至願乘輿還使者去儲嘆
曰為人臣職業不忠名遂自投比駕還南意大如雁子向尚書令
封鄧侯詡諫其喪還葬世皆言聖仙去於是民皆朝祀之兄濟
南郡太守儼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儲注云出元祕書李孝光集疑
是謝承書之文先謙曰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
以下空格官本皆提行
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集解錢大昕曰續志凡京
官志間有作京師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
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為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校尉竟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

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耶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誅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涇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

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

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熹平元年

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懼謀反其

十月誅惔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

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

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集解先謙曰以上恒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扇集解錢大昕曰

光武紀作繡幘惠棟曰時智者見之曰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

扇依續漢書當作幘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所謂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列傳曰莫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

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欲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

梁冀二世上將婚嬖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

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更卒掣頸折其要脊令髡傾邪雖強

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官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惡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

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裝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

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實爲司隸校尉

目次誅鉅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實誅左宿貶具瑗雖魁折蓋首

寅當作演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

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

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

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曰章方爲粗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

竊言章方爲郡國讞隨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

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

見文他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

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笙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

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

陵園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曰爲大樂於是

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曰爲騎從互相侵奪買與馬齊案

易曰時乘六龍曰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

騤騤載是常服輶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

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

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集解惠棟曰

爲令僕乃如此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目充本朝胡夷異種

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曰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京人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集解惠棟曰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傳讀爲轉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索詣關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華臣內孽又肅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

後漢志十三

六

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其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集解惠棟曰王欲失位降在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貴戚皆作兒自謀之徵也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貴戚皆作兒自謀之徵也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珍悼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廢滅戶有棄屍處而相食悲慘歌斯之

手效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曰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書曰碑位於魏

靈帝

光初元年南宮侍中寺雖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

尚未變詔曰問議郎禁豎豎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

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

歲后父禁爲平陽侯集解錢大昕曰平陽當作陽女立爲皇后至

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曰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

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

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

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城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政

政遂致天下大亂集解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兆宮省臣將有唯化冠未變者至子不乃暴

恒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史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

鉤袂各一鉤長七寸二分集解惠棟曰視東觀記作掘又周五寸分下東觀記有决字符瑞志同

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

分微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謂將有禍也是

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青祥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爲太學前疑所居無前疑之

言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

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初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

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

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曰宮瓦自墮諸侯

強陵主此皆小人顛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

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

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

所殺兵戰宮中閣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三年二月公府駐

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集解洪亮吉曰案靈帝紀注引此志又云四十餘間未知誰誤先謙曰官本空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山松書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策解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袁書是李傕傳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國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圍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

卿曰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催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

神勳節烈及尉宣璠少府田那等數十人有士孫瑞苗肥魏榮朱

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爲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

不正勝也鄭玄曰畢 衛城郭塞孔塗道備保 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
 入侵邊境鄭玄注曰 君行此四者爲逆天
 主憂兵西宮之政 西宮於地爲金金性

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
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參也共施曰從革羊在焉地曰

其性而爲人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鄭玄曰又治也君言不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集解惠棟曰注從人而更人作火謂金失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鍊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謂金失

集解先謙曰官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
 本言下無之存治則瞽差矣
 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
 大氣殺殺風夫

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

俟體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集解先謙曰言本陽無以制

日詩之時則有介蟲之華鄭玄曰蛛蝥蟬之類生時則有詩妖艷

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鳥。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大臚。鄭玄曰。大畜之以時。則有口舌之病。鄭玄曰。言時。則有白青白眚。

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弓爲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

太后專政婦人呂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

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陰陳留民說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策解先謙曰以上言不從

世祖建武占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卽日雨五年夏旱京房傳曰欲

德不用茲譴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眾出過時
茲謂其早不生土下皆發茲謂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雷設飛

禽上緣求如茲謂其早三月太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

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

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
奢淫僭差氣亂惑天則旱微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注民惡陰精

不穀陽偏不施父云陽偏民怨誰也作所以慰之齊上禽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諸對策曰百姓苦士卒頽碎貴阻稅失帝暴師外

營經寇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然推其祥揆合於天國之事
情早災可除夫早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王天下替逆者未盡

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耶天一作逆君不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

十五年八月十
後漢志十三
九

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
詩章帝崩後竇太后
記弗用事終特
古今注

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盡以爲糴楚雒陽南之賦之者數萬人吏民怨糴上

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

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致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

謝之。王乃引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理冤囚收命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樹雨降占今注曰永元二年郡

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又旱分

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
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爲災

永初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

夏旱	二年夏旱	三年夏旱	四年夏旱	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	七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夏旱	十年夏旱	十一年夏旱	十二年夏旱	十三年夏旱	十四年夏旱	十五年夏旱	十六年夏旱	十七年夏旱	十八年夏旱	十九年夏旱	二十年夏旱	二十一年夏旱	二十二年夏旱	二十三年夏旱	二十四年夏旱	二十五年夏旱	二十六年夏旱	二十七年夏旱	二十八年夏旱	二十九年夏旱	三十年夏旱	三十一年夏旱	三十二年夏旱	三十三年夏旱	三十四年夏旱	三十五年夏旱	三十六年夏旱	三十七年夏旱	三十八年夏旱	三十九年夏旱	四十年夏旱	四十一年夏旱	四十二年夏旱	四十三年夏旱	四十四年夏旱	四十五年夏旱	四十六年夏旱	四十七年夏旱	四十八年夏旱	四十九年夏旱	五十年夏旱	五十一年夏旱	五十二年夏旱	五十三年夏旱	五十四年夏旱	五十五年夏旱	五十六年夏旱	五十七年夏旱	五十八年夏旱	五十九年夏旱	六十年夏旱	六十一年夏旱	六十二年夏旱	六十三年夏旱	六十四年夏旱	六十五年夏旱	六十六年夏旱	六十七年夏旱	六十八年夏旱	六十九年夏旱	七十年夏旱	七十一年夏旱	七十二年夏旱	七十三年夏旱	七十四年夏旱	七十五年夏旱	七十六年夏旱	七十七年夏旱	七十八年夏旱	七十九年夏旱	八十年夏旱	八十一年夏旱	八十二年夏旱	八十三年夏旱	八十四年夏旱	八十五年夏旱	八十六年夏旱	八十七年夏旱	八十八年夏旱	八十九年夏旱	九十年夏旱	九十一年夏旱	九十二年夏旱	九十三年夏旱	九十四年夏旱	九十五年夏旱	九十六年夏旱	九十七年夏旱	九十八年夏旱	九十九年夏旱	百年夏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國四早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早傷稼集解
先謙曰官本永初下每空格皆提行下並同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

曰為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頭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白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策解惠棟曰注陽德殿案本傳作德陽殿

順帝永嘉元年集解何焯曰嘉當作熹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

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延熹

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致旱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集解無謙曰官本專作惠是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集解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

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問三輔請雨使者與郡縣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集解惠棟曰注平陽蘇騰案水經注蘇騰河南平縣人非平陽也蔡邕集作平原尤誤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

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集解先謙曰以上恒陽

更始時集解先謙曰二年也南陽有童謠曰諸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

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

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

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提羣兒一羣人言欲

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薨吳門冀郭門名也縋羣山名也集解惠棟曰漢

順帝之末京師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集解惠棟曰袁紀實

武上表曰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陛下不察加以大義冤感皇天痛入后土固等既沒官當受封天下咸言直如弦死

幼曰為己功專國號令曰贈其私太尉李固曰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說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

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大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胡

咽不敢謫言也後漢志十三云喉亦謂之胡今俗謂之胡嘯漢書金日磾

蘇制石鐘山記南音胡胡今楚諺云打鼓嘯是也鼓音轉說為姑

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人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

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

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書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嘯

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集解惠棟曰公言猶謂言也

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姘女工數錢曰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

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

上烏尾畢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其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

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

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昭

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虛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羣閣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後微正廢斯數無以班班尤類焉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釋此句云微靈帝者河間蛇女工數錢一本作巨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巨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詬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曰謹自殺乃乃賣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

後漢志十三

主

傅陳蕃合心勤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案易曰拔茅茹其葉征吉茅喻羣鳴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案易曰拔茅茹其葉征吉茅喻羣

賢也并者法也案解惠棟曰說文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俱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焉太常許永案解先謙曰尚書補分

代作何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案解錢大明曰案綱傳作牢修惠石顯之黨有牢梁汝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

賢服多也中有并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惡大熾不可整理嚙復嚙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

曰既云飲酒相強之詞則當為嘲言飲酒盡也此自言食肉者漢世俗傳以雙聲致誤其正字須知否則不可通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

諧案解先謙曰今俗案解續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屬安平縣帝既二河間王留孫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

靈帝曰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問己白拜儵太山

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

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解

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

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案解先謙曰京師謠歌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

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

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卓傳曰卓改為董安集輕惠陳曰案此則董卓案董謂董卓也言

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案解先謙曰卓以董之

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

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

墮馬髻官本舊下皆謂聖馬髻者作一邊原本聖右謂作童折已正官本不誤

要者官本舊下

檀車煌煌四牡彭彭柳從辰曰今毛詩大

有一狗突走出入司徒府門案此下言西邸賣官而不以崔烈

宣帝黃龍元年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錢大昭曰閣本宜

殺太師董卓三族注袁山松書曰官本注集解何焯曰占在王

允不在卓也袁書是今案本初平四年三月董卓死於外屋自

三年事皆既往袁山松書獨與志合故刻引之然范史

紀傳志又二月三月城門屋壞之事蔡邕論災異亦未嘗及之

門無故自壞既與獻紀合則此不與紀合安知非誤何氏不先

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集解洪亮吉日至

與此不同柳從辰曰袁宏紀有少府田邠等追乘與所殺為鄧

東漢士孫瑞宣璠苗範魏榮朱展沮備王中幸曹陽十二月

庚辰車駕乃進李惟等復來追戰沒者亦有少府田邠大司農

張義惟不載鄧淵等之戰沒則在帝崩曹陽之後顧其

地必皆近接曹陽故志通以曹陽概之既曰數十人紀志自不

能悉著其姓名所標舉者詳略互異無足為病實非不同也

則金不從草注無故治之不銷官本注厥罰恆陽注推設其蹟

原殘依鄭注正官本注不誤蹟官本注作跡同

軍多過時注明帝永平元年五月並早錢大昭曰鍾離意傳永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錢大昭曰魯恭傳云三注案楊終傳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錢大昭曰鮑昱傳亦載此事又東

行未還宮謝雨降注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案古今注京

此丹陽乃雒陽之安帝古今注曰案錢說非也此安帝二字衍文今

下條永初六年上之志文大字古今注曰亦即安帝下之注志

二安帝志五桓帝下皆有注可證也自轉寫錯誤以安帝二大

字確入本條注文故下條永初上反缺二字錢氏徒欲刪此補

彼不思刪此二字則一條注中再出古今注曰又豈有此例耶

永初六年夏旱注三年郡國八下多旱字官本注入

二年夏旱注三年夏旱至連十餘年今案刻合補注之例非引他

者若既引書又不言案則明是轉寫脫誤此注三年夏旱上當有臣昭案本紀五字

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太后原諱太兄已正官本不

固時不能親言於太后固傳亦無固親勸太后立兄君

事當作太后兄去及字蓋本后字譌成兄及二字也

延熹元年六月旱注貫謫官本注

述欲繼之故稱曰柳從辰曰乃白之譌各本皆未正今

官本被作破

敦詩說禮官本說

後又遣百乘車往注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今案刻合注疑

而以為徒係指帝是也至其釋徒字則又迂而近於黎夫城上

鳥尾畢通者應高而處以喻人主主通無後喻皇嗣屢絕也公

為史子為徒者徒常畏吏不敢近貴賤懸隔喻援立疏幼入繼

大統如史以徒為子也一徒死百乘車者天子萬乘王國千乘

諸小侯不過百乘喻吾解讀相繼入嗣而清和王不得立也

車班班入河間者班班為車行相次聲緒縛不絕喻桓靈皆迎

書靈紀章懷注引此亦文字微異

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集解先謙曰既云飲酒相強之

詞則嚼當為齧言飲酒盡也謹案齧訓飲酒盡本說文又前書

書本紀所載必有與范書大異者矣

民當移詣冀州也注是時華容有女子官本注有字在華容上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童兒本紀作女子今

案本書順紀陽嘉元年書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九十七人始本有誤夫望都蒲陰地分兩縣狼殺人至九十七人豈是一日之事何宜書曰蓋冬十一月甲申者乃帝下詔賜復所殺童兒錢及賣中山相之日至狼殺人之殺人所殺童兒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女子二字紀誤倒耳
本不誤惠氏補注誤也又狼殺人尤無專殺女子之理東觀漢記觀東觀詔書言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儻幼則所殺固多童兒子女亦就童幼言也是則本紀女子二字當乙轉甲申二字當移在九十七人之下說書文不修補矣
也而志文十月中字不當如惠氏說改甲申明矣

第十三校補

四

五行志第二十四

災火

羽蟲孽

羊妖

後漢書十四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棄瀆律

鄭玄注尙書大傳逐功臣者或曰功臣制法律

七律主衣裳張爲食屬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律北有酒旗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

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曰妾爲妻鄭玄曰軒轅爲后妃屬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其大星女主之位

太后在南宮明年實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闕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呂寢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十八人永初二年

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集解錢大昕曰河陽當作阿陽燒殺三千五百七

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

曰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

後漢志十四

誅其後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

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漢記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

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

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曰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

上曰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

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

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太尉

李固曰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

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案前惠棟曰順帝紀云是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

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曰商

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就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

六年十二月雒陽濟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東觀漢

十家不自存謂賜食廢殺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後四年宮車比

問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

後漢志十四

梁太后兄冀挾姦枉曰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

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

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毫后因賤人得幸集解錢大昕

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惡梁氏改姓爲薄而李雲傳云立掖庭民女

毫氏爲皇后此志亦云毫后蓋古文毫與薄通漢書地理志山陽

封禪書毫人謬忌亦稱薄忌號貴人爲后上曰后母宣爲長安

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

諫死詈雲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

承善閣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

王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凡

再三發又夜有龍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度上疏諫曰古之火皆

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微刑慘故火不炎上入春節

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入九州郡並言附雷殺春秋晉執事孫

行與木為之冰夫氣引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

然災為方來恐幸有變必於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

不棄恩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策解洪亮吉曰案本紀事在十

一月惠棟曰注劉智度誤當是劉矩劉茂

矩為司徒茂為司空陳蕃時為太尉也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謀袁山松書曰是時

起上尋無嗣陳蕃實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陳蕃諫曰楚女悲而

光帝四年閏月辛酉西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西宮災不御宮女怨

之所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後漢志十四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中門集

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延及北闕道集

為靈臺惠棟曰案御覽八百三十三卷正作靈臺延及北闕道集

惠棟曰閣下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白上起樓題數百同

時竝然若就縣華鈴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

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惡變亂天常七州

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

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

復禮虐侈滋甚尺一兩布驕驕電激策經何焯曰驕驕電激謂左

官非其人政目賄成內嬖鴻都竝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

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於賢賞淫何曰舊典為故焚其臺門必

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曰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為巨

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了董卓之亂實獲胡兵惟記之時充斥尤甚遂窺問宮嬪劉虎百姓鮮卑之徒賤藉繼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臣昭

中平元年夏東都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陽武城有草生其莖靡纒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

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

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

將軍領兵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苗蓋目何姓者進傳反不載錢大昕曰案靈帝及何后紀皆稱何苗苗本姓朱惟見于此此稱異父兄而前

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

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朱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負於亂陵同盟忿族類以類類命陳留

濟陰迎助謂為後漢志十四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而生鬚續志曰建安二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

時曰為鳳皇或曰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譏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愆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曰為羽孽似鳳鉅翔

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記者曰為其後章帝崩曰為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曰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

惡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

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日鸛鳴鳴喙圓目身黃戴信嬰

身仁義智信聖仁唐智負禮至則水之惑也四日南鳥見日小頭

大身細足足若鰲身智信負禮至則水之惑也四日南鳥見日小頭

周之興也鸛鳴鳴喙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

恒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曰為鳳皇此時

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皇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明封

太常宗正府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注司馬紀傳也

靈帝光和四年秋集解應劭曰案本紀及

鳥隨之時曰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

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眾者競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闕相殺皆

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曰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誅曰隆更始允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盡誅度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集解應劭曰下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都人縣獄食祿張璠紀木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眾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禰衡集鄭宮文昌殿後池集解先謙曰以恒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或大如手

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集解先謙曰以上赤祥

虛受堂

八

續漢志集解第十四校補

五行志二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錢大昭曰鄭顯傳引易天人所安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失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居室

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廢也官本如作則非

茂陵園廢災注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大畜官本注郡下有縣字又六原諸立已正官

陽嘉元年恭陵廢災紀在十二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紀作丁亥承福殿火注臣昭案楊厚傳是災今案

愛寵隆崇案文愛當作爵

中藏府承祿署火案承祿署署名本書

延陵園災錢大昭曰咸帝陵也

永樂太后宮署火案本書靈紀作災章懷注引志亦作災疑此作火誤

己西南宮雲臺災集解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成殿案靈

云己西南宮大火火半月乃滅何氏所據乃紀注引續志文其

與此文不同者蓋本紀注之誤何氏未之省慮氏反復御覽以前

證成其誤均之非也雲臺形近易譌文選東京賦於南則有前

殿雲臺餘驛安福五臣六臣本均同而李善本則文注皆誤為

靈臺遂與下乃營三宮布教頗常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岐出胡

氏考異已訂之矣范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云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賈逵傳亦云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與

此志言南宮雲臺正合周靈臺自在舊都此言雲臺周家之

所造蓋中興初就周東都故臺成之東都賦所謂增周舊修洛

邑是也又云圖書術鑑珍玩寶性皆所藏在則明帝圖書修洛

於此賈逵論古文於此於事亦合至於靈臺則天子殿祔祭

氣之妖祥者也與明堂辟雍並立為三後漢光武末始營建之

雖襲周家之名不得謂為周家所造祭祀志謂北郊明堂在雒

陽城北四里則左辟雍右靈臺自應皆在北郊明堂在雒陽

亦誤登靈臺為登靈臺遷言之獨順紀永和元年宗祀明堂之下

11

1

王食狢狢之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
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珍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
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向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令吏民
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發城郭官道令民廢
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
相害故曰樂而不相與相與則害矣失常敗百姓安居治陰下相爲
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
武即位徵拜諫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按財欲塞
之宣曰昔周公卜維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爲災
災人主過而不可解塞之無益昔東都金隄大決水欲沒郡令使
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軀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導人臣向修
正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巡乘輿欲驅鉤車蓋使疾行
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駕步則
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故轡還爲河隄講者
以病免卒於家策解惡棟曰注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五陰比一
陽下順從故性不相害難卦曰比樂思憂故云樂也又袁宏紀永
平三年饑饉意上疏曰水泉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

後漢志十五

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
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
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
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鄧曰陰盛臣逆是時和帝幼實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
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實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
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虓虐當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
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水十二年集解先謙曰
行下六月南水山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
意陰后亦懷悲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遇
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
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齋子叔
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齋子叔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
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

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怨鬱積故陰陽不
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
不爲誠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傷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
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
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清渭雒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藏出突壞民田壞處
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召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
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
水出漂沒民人謝承書曰死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
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
得志故涌水爲災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骨應時謝承書曰豐稔則水不爲災也集解惡棟曰注嘉
收葬客死骸骨案范傳乃周嘉弟暢也注所據乃司馬書

後漢志十五

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四年大水臣昭案本五年大水臣昭
案本紀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爲血者
及親戚水當爲血集解惡棟曰京房易傳曰君恤於酒淫於色
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災異流水赤又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是時
鄧太后猶專政占曰流水化爲血兵且起以辰占與其色博物
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集解惡棟曰注流
水化爲血流行臨血下脫不流二字先謙曰占曰之占官本作名
延光三年大水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京京樊豐及阿母
王聖等譴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
厚專承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集解惡棟曰京房
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忌陰不制于陽則水涌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
后專政春秋漢含章曰九卿阿黨擯排正直騎奢僭害則江河潰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
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溫漂害人物臣昭案宋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災並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而逆流者人君之惡不能下及而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

之微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頓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後漢志十五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稼穡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紀作七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七年七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庶幾之恒寒集解洪亮吉曰案鄭興傳今正月繁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時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集解洪亮吉曰案北海靈紀作東海令政當以續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為言合也以妄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

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騶房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易識曰凡雹者過雨不雨故反雹下也集解惠棟

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集解惠棟曰東觀書云郡國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大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

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

雨雹傷稼集解惠棟曰不救為兵強臣逆謀蝗蟲傷殺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集解惠棟曰三年雨雹集解惠棟曰時鄧太后曰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古今樂安雹如杆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

延光元年四月集解惠棟曰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

陰乘陽之微也連歲云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注所稱尹敏傳亦司馬書錢大昕

日季彥事今在孔傳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雨雹六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稼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

悉專幸明年廢已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平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集

解先謙曰以上恒寒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

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爲君帝兄有疾封

爲平原王卒皆天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一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石限地四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石限未解此篇所

以重記石與雷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限後不兼載

於是爲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鎖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後漢志十五

六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

起黃鍾二月大發八月閏茲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

議獄刑賞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

雷雷集解惠棟曰注雷以十一月起黃鍾十一月復初九震也故雷以十一月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集解惠棟曰十月六日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

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

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

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

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柱

殺李固杜喬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耶陵者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積數年後

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干寶曰論語德輔曰山土崩川

合兵王作時天下向亂豪桀並起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吳劉基

於江外劉表阻亂軍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逐

年走袁向於遼東十三年吳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逐

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逐

成帝王之業是所謂所謂五裂之地荆州爲劉表所據入蜀與吳

再爭荆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荆州爲劉表所據入蜀與吳

域也策解先謙曰前志昔桓桓有聲如牛朱博延登受策有聲如鐘

鳴並入鼓妖又無雲而雷劉向以爲雷當託於雲故無雲而雷亦

入鼓妖後又云一口易震爲雷爲貌不恭也此語並未屬之鼓妖

此雷石十

五事不合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

山王暢任城王博竝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

微靈獨二王之妖也集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

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京師郡國十八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

三十年六月郡國二十二年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

永平十六大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蝗從東外入謝承書日

宮云未數年豫章蝗起殺不收民飢死縣數千人八年

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

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年漢書曰主

苛則旱之魚蠃爲蝗蠱集經惠棟曰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

案東觀記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也 日天生

萬物自縊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
人朝無忠臣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
舉有道置於位命諸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國四十八蝗
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集解惠棟曰河南及郡國十九也是時鮮卑寇朔方

用眾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假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眾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

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示以蟲 二年六月京

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後漢志十五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

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

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

呂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已給軍糧三

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

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

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食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

遷徙皆私上禮西園曰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

省則歲以縣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

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歲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集解先謙曰以上介蟲之尊

虛受堂

九

五行志三第十五終

後漢書十五

續漢志集解第十五校補

五行志三謂蝗屬也注宏農都尉治析爲水所漂殺注析原作折

然地理志音義正錢大昭曰前志宏農有析縣續志析屬南陽

都尉不應宏農獨存且本紀但云是夏連雨故以殷氏六族分

伯禽左傳氏作民今案殷氏與下檢押其義充官本注檢作曼

延無足案文足

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至隕霜殺穀今案此文以前志校之其水

其取不正又茲謂皆陰下前志多解舍也而殺人而乃雨之譌各本

非續志之脫餘亦其兄寶憲幹事案本京書寶融傳云憲以侍中

多一曰字兩誤字內幹機密章懷注幹主也或

亦遂以謫傳謫此文幹事原文當亦是幹事承謫既久後世字書

事賞賜累千金注春夏則于惠官本注于子案子惠即慈

郡國三十七大水紀大水注六州河濟渭雒水盛長書說六州

但舉水名不詳州名則六州仍無由

確定疑有脫誤水盛長當讀爲漲

事覺章等被誅官本被二年大水注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注有

乃大之譌本紀可證各本皆失正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初二年

洛陽大水厚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都

水起期退注嘉收葬客死骸骨案詳觀此注實即約舉本國都

本是因字後人妄改未檢本傳耳既係約舉原不必定詳收葬

者何人惠氏補注因此一字之疑遂謂注所據爲司馬書然也

先舉本紀即范書本紀文也次舉周嘉傳又未別言由收葬京

且嘉受知光武卒於外任其年不能逮及安帝亦無由收葬京

師客死骸骨司馬書爲嘉立傳

縱有異同宜不至懸絕若斯也是時鄧太后猶專政注博物記

曰江河赤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錢校改官本注不

誤河官本注作何今案涉蘇於

何以處亦屬誤文不可強通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注漂害數千萬戶錢大昭曰朱穆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錢大昭

紀作濟陰東郡濟北河水襄楷上言案本書襄楷傳載楷上言

清是濟北上亦脫四字

三年秋雒水出紀出四年夏郡國三水紀作七

庶徵之恒寒集解洪亮吉日至時建武七年也錢大昭曰桓帝延

熹七年冬大寒殺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注譴罰無法官本注譴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誅

過深當煥而寒案前志引京易此下云盡六日亦爲雹明雹亦

爲元五年特起仍迄獻帝初平四年止雖附在恒寒之後實別

爲一類且初平四年六月因寒雨雹同時一事必分記之與前

志亦微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案官本此下二年三年併作一條書

大如杆杯杆原謂杆依本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注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案此時和

氏已廢清河母族亦無存者惟閭后黨方盛集解惠棟曰至或

是此母后本即謂后云母者臣子之詞也

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案此注引季彥事亦明爲范書孔

誤載正其誤可也而惠氏補注必謂是司馬書尹敏傳如此錢

氏大昕更爲季彥附尹敏傳之說以助之然季彥親爲孔信傳

豈有不附信傳而反附敏傳者若如所言必續漢書無孔信傳

而後可且季彥字也如附敏傳當書姓名注亦必引其姓名皆

不然則二家

之說皆非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官本師作都

陳雷有石隕地四注九月雷未爲異案據後文注引京房占言

言異藏亦得穎陰石從天墜官本注

郡六冬雷注貴謫官本注謫通作但岐出不一律官本亦有此失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案光武時郡國

蝗蝗幾徧中國矣桓靈之末無此奇災况九年蝗從夏至秋中興盛時何宜有此八十蓋是十八誤倒一本與上併為一條是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建四年六州大蝗志失載

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慮案惠疑是慮之謬

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官本破或謂被三道竝出錢大昭曰夏育門故云三道

雲中賊曼出焉

第十五校補

三

五行志四第十六地震大風拔樹山崩地陷

後漢書十六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曰王者中央為室之制謀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教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修宮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又曰思心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蠱蟲之孽謂螟螣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九月戊辰也郡國四十二地震南

虛受堂

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沒集解周壽昌曰案光武本紀尚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合孽曰女主盛

臣制命則地動坼辟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將曰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五

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難叛集解錢大昕曰難字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

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竝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

民使征西將軍劉向擊之集解錢大昕曰此又一劉向乃南陽宗金吾劉向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破前以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遇

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呂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

中太后崩安帝遇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侯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明

年正月海賊張伯路反遣御史中丞王宗討破之四年三月癸

巳郡國四地震集解洪亮吉曰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侯曰地以春動歲不昌

是歲夏蝗南陽八郡饑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三

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四年郡國十三

地震五年郡國十四地震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

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或地坼

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

議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

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集解洪亮

作京師及郡國三十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安紀

是時曰諷免太尉楊震廢太子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

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順時安帝既崩閭太后攝政兄弟閭顯等並

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

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集解惠

國先賢傳曰孔扶仲謂為司空陽嘉三年以地震免京房易飛侯

也早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集解錢大昕曰是時宋娥構姦誣

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

龔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呂楊震行

事諫之止云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

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

為涼州害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

震集解惠棟曰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集解陳景雲曰都當作都從去年九月以來

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集解洪亮吉曰日字衍惠棟曰紀山谷坼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為叛胡所殺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

多壞吏民家尚書樊豐事集解先謙曰太后怒矣詔書收巴

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適出巴免為庶人集解惠棟曰

是日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

熹二年遇誅滅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侯曰地

是歲任城王崇薨明年夏四月孝崇皇后區氏崩
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召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召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集解洪亮吉曰在北海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集解錢大昕曰紀作巳未 四年丙辰地震靈帝時

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氏地八十餘動後漢志十六 浦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傾縣易

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曰時董卓

也明公車不當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為綠蓋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南方大名

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曰為山陽君也水

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曰為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

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震集解惠棟曰案京

房易傳曰地震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眾乖離漢

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

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集解惠棟曰

房易妖占曰地

陽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集解洪亮吉曰案恒山在

山為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四百四十步南北百二

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

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集解惠棟曰本紀

昭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

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

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嵩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

日也是時閭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

誅問后兄弟明年閭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時李固對策曰為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曰附郊城者是上

帝示象曰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

張達遂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免則宜以續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志乙巳為是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

寵恣中常侍單超等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工玄氏地各裂

洪亮吉日案桓紀作丙申又案水經注建安三年宜城縣泰山崩聲聞五六十里雖皆屋雖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國土將亡之兆也紀及續志於孝獻時災異俱關而不書將以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賈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集解先謙曰以上水火金木土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集解惠棟曰京房別六災異曰人君賊罰

後漢志十六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教也修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曰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為安帝不立皇太子勝曰為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譏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為舊籍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拔樹發屋京房易必起是時羌叛叛辰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

任尚敗績於平襄九十六枚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七年八月丙寅

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三月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承正月下不另著月丙

申復作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譏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兩傳車或發蓋百官皆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集解先謙曰以上恒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集解周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平時恭為中牟令也中平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入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虛受堂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集解先謙曰以上蠱蟲之孽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尉尉固適還而西域叛集解先謙曰官本固下有等字是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龍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曰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曰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

霜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牛疫

五行志四第十六終 後漢書十六

續漢志集解第十六校補

五行志四亦全關 思心不容 至惟金水木火土 此節失原注

補思心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為睿睿通也今依劉劭查

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明聖而

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明其事

也歐陽義曰思心曰霜冒也四時消息生殺氣藏之氣厥罰出

內雨陽寒與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腐風厥

短未昏折時則有霜夜之妖鄭注曰夜讀未晡時則有華孽

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病鄭注曰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雀黃祥惟木金水火土

鄭注曰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洽土

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為降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

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

其後武谿蠻夷反 尚遂爲所沒集解周壽昌曰 至非二十二年

柳從辰曰志明云其後非謂尚

即沒於二十二年周說殊誤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地震 作寅申

第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錢大昭曰本紀但有二

寅四字疑衍今案地震固有至數日者亦有震後數日復震者

王寅而紀但書二月丙午或以壬寅始震甚微至丙午乃成災書

其重者略其輕者則亦不必悉與志合惟是年四月丙申晦日

有食之紀志並同夫四月晦爲丙申則壬寅丙午自當均在正

月望前二日何容有丙午此則似紀實誤 訛書 訛書 訛書 訛書

字乃後人據紀妄增正當衍也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擅 錢大昭曰用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 錢大昭曰郎顗傳四月京師地震

對策云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致災或刑罰不中而後之遺害

致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救災相

察緩急之謂與鈞同災緩就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奸惡

刑罰則幸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治之良吏臣

開法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則寒并

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

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

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
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
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土者不淫法
時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
者京師地震雷電赫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始及文
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始及文
而法幸聖子長于孝然實魯純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李
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關則遠選孝廉之制矣
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進民爲百姓取便而以
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善說也又京師舉一任三府臺閣
祕密振暴于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
災異之興不亦宜乎

時龔宗親有呂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錢大昭曰監

凡百八十日震 案日乃地之譌也言震不言地則無以明 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 紀作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部水涌土裂案紀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紀作六月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戊寅又震今案志注標目分地震

爲一事以下山崩地陷共爲一事目固不足據志以地裂地

坑同爲地陷而因地震致地坑裂者又將何以別於地陷乎

劉歆曰爲崩猶地也 案地乃地之譌前志引劉歆說 明年冬至蠻

夷反 據紀至乃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拆 紀作二月長百八十二里 紀注引東

唐五十

三年郡國五山崩 紀作九月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 案明年改元永壽六月巴郡益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九來山判解 紀作岱山及博九來山並

博縣名九來山名判解是從中分裂特指九來山一山九來山即

徂來小山也自紀言之則岱山亦言山與九來山並類裂明是

兩山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作五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 案大風拔樹止是風災故紀多僅言大

風也安紀載永初元年二十八日大風南

魏河南尹雖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卿盛夫德
設國稅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
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得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
狀公曰府主盜賊常與諸府相候劾曰丞相宜遣主者參問變
傷既往之事京兆安縣所窮逐而往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
而責畜哉顧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擇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
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而吉防忠太僕況於已形昭晰者哉
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孺豈司寇非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
相之威區區小國尚於遇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
已詩云侯甸文王侯國作字常為人所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
報惡惡止令史謝中以錐下規應孫自行之還具條奏時帝謂
年四月為太尉至二年五月罷則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
夜龍事當局中非先和中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
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雖
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
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曰為太子信讒廢之是

後漢志十七

二

皇不中故有龍享是時多用倭媚故曰為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
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德陽市令高
兵之誅也乃乘官通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楊
深大儒舊名常隱曰酒子翼會稽上虞人也袁紀曰翼學問淵
於甲里希見長史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
可數十丈翼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翼楷曰為夫龍者為帝王
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與此易
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雖見變
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
占殊其例斯服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
非微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曰郡欲上言內白事曰
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竟見堅語云時民曰天熱欲就池浴

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問郡欲曰為美故
言時史曰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地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
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二年夏青地見御座軒前上疏陳善武未破明符妖告之來
皆為此也故熹平錄作建熹二年謝賜傳同此志及楊賜傳並作
熹平元年非也或云當作建熹二年然謝賜傳武之破書在建熹元年
九月而與賜之言災異俱有誅陳實事則非建熹元年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
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逐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
政衰缺

後漢志十七

三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
生子集解惠棟曰三公碑曰巡字季祖南陽冠軍人案漢白石碑
君碑光和四年甘陵相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
錫以爲國將亡聽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集解惠棟曰案三公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
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
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殺
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以上馬服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下皆記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
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微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
吞食婦陽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
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

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候實應厥佐天戒若曰徒處雙壁之意夫嫩其妻乎集解惠棟曰干寶之云夫婦陰陽二儀有下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咎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安誅之暴臣有劫殺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營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幸有屠乘之論以副其情也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勸故往賦楮流曉壁有他制數寸曲折耳勸又通之有其人也走漸行處事又在壁中壁赤土也以見于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祿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將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

光初元年五月壬午集隱士傳曰蔡邕集正月三日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
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

四

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已成帝時男子王褒繹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呂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
中黃門解步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
我爲天子步欲覓收取因忽不見朝曰尙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
禹治水封於梁颺氏華氏之祖與梁同焉到日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
嘉之賜姓董氏華氏之祖與梁同焉到日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
間乘勢廢帝殺后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重於主梁
無宜闖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
如此可謂無字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放亂不足於同年舛異故俱載焉
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劄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舛異故俱載焉
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彙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
非曹天子之稱以內臣孫大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
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
之冢尤見其謬彙歷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二年雒陽上

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其胸俱前向呂爲不祥墮地棄之第一
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自此之後朝廷替亂政在私門上下
者有兩主出及三年國君崩
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太后被呂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
之漢元呂來禍莫踰此集解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引以爲中平
元年事也棟案搜神記亦云光和二年注
也誤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
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
謹呼經亦
禍廢母后

身纂解洪亮吉日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
 懷注靈帝紀以爲中平四年也案搜神記注誤時中山
 相張純曰此漢祚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虞傳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
 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
 化爲龍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

五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召其家杉木
樁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千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
言曰禁仲開娥富謂瘞當有金寶盜發家割棺遂收治依法當棄
市娥見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復生召見問事狀娥
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遇兄兒餽伯文爲相
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兄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兄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
命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
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召外妹幸爲便安
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牧娥

此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
可以與兒也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笑曰天下事真不
宜加寬者表以爲蔡仲雖發家爲鬼神所使雖欲無勢不得已
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伯文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府書也表行當以八月八日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請水畔隱泣是時
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
詣溝水便問有呼聲曰我來矣孫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
能數得汝消息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伯文曰死生異路不
放一丸藥以塞門戶則時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
至期果大痛白曰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去竟不得見其形
人活方相臨也博物日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者宮
時宮中事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
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集解惠棟曰家
中有奴有 七年越鴛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
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其身

後志書十七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人
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類
江左甚矣傳鍾離意爲都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類
先謙曰前志不記疫此因年變而類載之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曰京師爲害兼所
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災思死有賊戶人恐懼朝廷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酬方今道將流言食日孝
安皇帝南巡道前從駕左右行應之臣欲徵諸國王故不敢言
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錫爵命臣欲徵諸國王故不敢言
子日曾謂泰山不如林小有不錫爵命臣欲徵諸國王故不敢言
家有司正以仲冬之後無作無作無作無作無作無作無作無作
上謂是謂天地之房諸於則死民必疫疾又隨以喪風氣未息
恩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降章於下臣愚以爲可若時其
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衛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風役大

宮室多盜遊則民多病疽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
瘞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閭門而殯或舉族而喪者集解先謙曰以上人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
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
謂天投蜺者也蜺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目色親
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
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案此集
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演
曰天子外苦兵者也集解惠棟曰宋均注演孔圖曰投應也變不

空生占不空言 愚對又曰意者陛下下輿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
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
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
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
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
州處處應角遺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
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議帝母承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
牧董卓欲其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
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
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
集解先謙曰此謂家氣

五行志五第十七 後漢書十七

續漢志集解第十七校補

五行志五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注則王極象天也柳從

今尚書大傳此下有入法天元氣純則不可目一體而言之也凡十六字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

人政也柳從辰曰今大傳道作通案則天之通於人政所謂唯

之道通於人政也厥罰恆陰注陰氣失大傳陰作養時則有射

妖注射王極之度也柳從辰曰王極之度即下朝廷度之度謂揣度

也王度時則有下伐上之病注恆者其毒柳從辰曰今大傳

之極亦誤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謂編反明經

考亦多此三字柳從辰曰據大傳說曰官本日此診天也不言

天守舍之類也鄭注縮上脫贏字說曰官本日此診天也不言

診天者至尊之辭也無能診之者難達非診維解之功謂此也

近射妖也注遺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擇自行之官本注鈴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集解洪

亮吉日案桓紀作七月今案紀作七月辛卯月日皆與志異但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其文全與志同壬子當即十三日疑紀之誤

河南夫食婦注徒隨壁豎之意官本注

中黃門桓賢等相賢注百官摠己官本注摠如白衣無宜蘭入

官也官本注蘭作蘭正字袁山松曰至尤見其證案劭子弟皆

辭以選時難表書劉注匡正固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柳

當讀史者所當分別觀之也長曰東觀記作桓賢袁宏紀作桓賢本書靈紀注引東觀記亦

以明異文今案惠氏所據為北宋本可知官本作桓賢故引邕集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處活注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案文開誤

召武陵人女李娥官本注我亡後見孫乃爾許人案文大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注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案

害兼二字偽造大臣偽原謂錢大昭據問本作偽今從之官

當作厲氣偽造大臣本注亦作偽案問后紀作偽云帝疾甚詐

遣司徒劉焉詣郭舉社稷告天請命然衡上封且凡夫私小有

不獨案文夫私況呂大穢官本注太已正奏開恭陵神道開

作問已正官本注不誤案此事本紀不載當因問后崩合葬恭

陵以神道後復開之也若恭北陵之營則事在永建二年矣

民必疾疫必原誤不巳正恐其殆此二年常作事自求多福也

錢大昭曰楊厚傳順帝永建四年疫氣流行本志及注俱不載

二月九江廬江大疫錢大昭曰又

其殃禍起自何氏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謹案前志以蜺異附恆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上下合也蒙如座雲蜺日旁氣也其

言占至詳而終之以此皆陰雲之類是亦屬於恆陰矣今本志

是日之蒙氣然名蒙前書而亂前志之例庸非失乎

第十七校補

二

五行志六第十八日 日蝕 日無光 日黃琪

梁

刻

後漢書十八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光武帝 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麻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遂每月光故月

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

掩則端也然聖人不食言食而白蝕為文關於所不見春秋

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論故於事驗不盡相符合依日例注以

大昕曰春秋潛潭巴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集解錢

占經有之引甲子日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

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

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 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

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虛受堂

所宿之國 春秋漢合學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

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

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

刑其星見則修德 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

咎害除 孝經鉤命決曰 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

也 集解惠棟曰 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

王至五年中通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卯

草不長姦人入宮集解錢大昕曰占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

經作雷不行霜不殺草長人入宮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

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 四年五月

乙卯晦日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早

有蝕之 災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 史官不見郡邑間 謂以問 在尾八度

丙寅日蝕蟲久旱多水微 史官不見郡邑間 謂以問 在尾八度

朱存上疏以郡縣數代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

羣陽發動所致見年傳 天入崩鄭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集

月二 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

亭 中太守各舉郡降 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月六 十六年

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集解錢大

昂七度昂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

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未蝕天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京房曰君責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

有湖文下永平十六年日蝕儒說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則此條下當云明年宮車晏駕或蒙三十一年之占不中出也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壬申蝕久雨旬望集解

占經誠是在氏二度氏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注注曰四年八月

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侯者不覺河南尹都

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時雖陽侯者不見

八年十月古注注曰壬寅晦日有蝕之既潛潭巴日壬寅蝕天下

大昕日占經作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

陵王荆坐謀反自殺十三年十月古注注曰甲辰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日甲辰蝕四騎角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占在尾十七度

經無大水二字育作爵洪亮吉日案明紀作壬辰

占曰主后壽命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

絕後有大水在柳十五度備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

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

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庚辰蝕彗星東

占經作彗星東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

出有寇兵早又別占云庚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

經多相非毀者辛未蝕大水集解錢大昕曰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

占經大水下有湯湯二字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注注曰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言聞日在氏四

度星占曰天下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壬午蝕久雨旬望集解

二字宜依宋本增入史官不見涿郡目聞日在奎八度侯相賊弱其君王天

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早且水臣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昭以爲三公幸輔之位即實憲占曰婚嫁家欲戮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無土字

占曰婚嫁家欲戮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無土字在七星二度主

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族是月十九日案小紀庚申

志等庚申是上免太后兄弟寶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壁

追自殺二十三日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辛亥蝕引爲蠅

有近臣在觜觴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

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

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爲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

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烏居戰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

之在翼八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十五年四月

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

職無非無議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

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

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古注注曰三年五年

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

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

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爲寇害西邊

諸郡皆至空虛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集解錢大昕曰占經

引作丙申日蝕諸侯相攻後元初五年八月在東井一度

更注乃此引諸侯相攻後元初五年八月在東井一度

丙申朔下引諸侯相攻後元初五年八月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戊子蝕宮室內姪雌

族夷滅後有大水集解惠棟曰本紀三月癸酉朔日妻欲害夫九

日蝕錢大昕曰占經引雌必成雄作必成雄有憂在尾十度尾爲

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聞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

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誅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爲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目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晉書曰乙亥朔日有蝕之
積天千未知日爲之蝕集解晉書曰乙亥朔日有蝕之
明冬無水東國兵洪亮吉曰案安紀作乙巳下云乙巳朔日
辰常以本紀爲是周壽昌曰案安紀作乙巳下云乙巳朔日
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又引春秋傳曰乙巳朔日
已期至王戊戌正十八日也若其月十八日又引春秋傳曰乙巳朔日
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殿監各本及毛本均作其王戊戌此志與
官不見七郡問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王戊武庫火燒兵器
也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曰
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早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
蝕之幾盡地如昏狀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須
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役二歲三月鄧太后崩上書曰陛下祗畏天
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
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之變莫大
乎日蝕地動之戒甚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
爲尤深地動之戒甚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
中宮午者火德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
闕禍在焉端之內原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土造爲逆也
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警猶指掌宜察官
關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
戊午之災近相類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
遂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遠將軍道多典師重賦出塞
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太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
辭言地震乃自和其中宮竟有廢
永宣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晉書曰乙酉朔日有蝕之
將兵反征其王集解大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曰閏占曰
斯日占經引消上有退字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曰閏占曰
者失禮王

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官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解
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憂民之憂故特命
天官子遠近莫不延頭企踵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
納聖宮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誦諸書悉備矣
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誦諸書悉備矣
後復廣問昭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弗氣千參臣前得救并之
是也今復見西戎北狄其後重端門以爲參者西戎北狄之
放矣今復見西戎北狄其後重端門以爲參者西戎北狄之
在也今復見西戎北狄其後重端門以爲參者西戎北狄之
國之名臣受任典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睦身一病時之辭將不
慮老子曰國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前災復異宜在於今詩
曰安民三曰從時臣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傳曰國無政不立
司民之史案繩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
姓未破其大案繩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
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錄竊見將子孫生
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厄困故能果輕財施
以宣威論蓋足以傷化此其所長也州郡之士出白貧苦長於檢
押驛專賞罰不敢越過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適遇非常狐疑無
能折衝賊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能折衝賊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棟曰注前得敦朴之人以應天變之舉陽嘉三年詔舉
敦朴城門校尉孝起舉徵徵諸公車對策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晉書曰甲戌朔日有蝕之
錢大昕曰占經王命作主命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晉書曰丁亥朔日有蝕之
五度史官不見零陵曰閏案張衡爲太史令奏云今年三月朔
勒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
固閑無令殺害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
稽曰閏明年中常侍張達等謀請皇后父榮商欲作亂推考達等
伏誅也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晉書曰己丑晦日有蝕之

臣伐其主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與鬼與鬼為宗廟其秋西羌為寇至三輔陵園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曰為繼嗣不興之象

恒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曰聞是時梁太后攝政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日丁卯蝕有早有兵日丁卯房占曰諸侯欲殺後有裸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承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曰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冀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煇傷心倚屋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為琴若此而足矣

承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曰

開例在承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日蝕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冀死在戊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則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則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陰求其短發連上聞上以亡失候候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冀解

惠棟曰注陳援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醢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日辛卯蝕臣代其主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是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

國曰聞谷永曰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壬

子日蝕女謀王女主憂惠棟曰蘇林云日者賜精月為侯王而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案日食皆正朔而書晦者史官不能定朔食在與鬼一度儒說壬子滴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案集解惠棟曰盜賊誤案紀云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曰聞集解洪案靈紀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曰聞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欲酒無節君厥告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集解錢大昕曰占經作辛酉日蝕女謀且與奸邪欲起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禁書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

是已事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曰聞穀永上書賦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占經引潛潭巴曰丙子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

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已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映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動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下川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二年四月甲戌朔日

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有蝕之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決海溢久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占經引多流其月庚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蝕骨肉相攻集解錢大昕曰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占經作雷擊殺人骨肉爭功八刻太史令王

向
外
日
倍
刺
日
日
僑
在
傍
如
半
環
向
日
日
抱
在
傍
直
對
日
珥
孟
康

月蝕誤推可考者尙有三事而志僅記此兩條何也先謙曰以上日月亂行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尅端罰咎入診逆亂浸于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昌觀

虛受堂

十

五行志六第十八終

後漢書十八

續漢志集解第十八校補

五行志六在危八度錢大昭曰後漢紀作十度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官本誅史

官不見郡曰聞注本紀都尉謂曰聞錢大昭曰此本紀三十一

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注有兵案占經兵下有起字

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注又別占云官本注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錢大昭曰元和當作章和閏本亦誤案錢說是也官本亦失正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集解洪亮吉日案今本二年下脫

二月二字宜依宋本增入官本亦有二月二字案此壬午下不

十七證之則當爲晦蓋本穀梁言晦朔本書和紀同然以後文晦三

言日不言朔蝕晦日之例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官本議作

合柳從辰曰列女傳引詩正作議蓋本魯詩案儀議古本通作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案春秋日蝕三傳各異

漢後朔一日者亦三自今言之月蝕多在望而日蝕必在朔其

日不在朔皆失朔也而前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蝕不以晦朔

者名曰薄人君諒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

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五行家因文起例豈有定乎七年四

月丙申晦日有蝕之集解錢大昕曰至不可曉今案錢氏以後

句爲即夷狄內侵之異文其說亦誤蓋注所引潛潭

巴丙申蝕占驗本關夷狄內侵旱五字說月詳後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注丙申蝕夷狄內攘今案占經作庚

攘是丙申蝕乃庚申蝕之誤而此引潛潭巴日十一字應在後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蝕之下因庚申誤爲庚寅故注文

亦誤移於此錢大昕氏偶忘夷狄內攘四字本爲後二歲三月

庚申蝕占驗故雖知注有誤而仍不免誤說也後二歲三月

鄧太后崩注建光二年鄧太后崩官本注無太字柳從辰曰二

據紀太后實崩於元年且建光亦無二年也今案和熹之崩實

爲永南二年三月安帝於是年七月始改元建光則策書紀太

后之崩必仍作永南二年或二

年不誤而建光乃追改之誤也

隴西酒泉朔方各曰狀上史官不覺注案馬融集至呂塞大異也

今案馬融爲許令自隴上書就書中所言對策北宮端門證以

本書融傳及傳注引續漢書明係順帝陽嘉四年三月朔方覺日蝕

言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後注引張衡表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

在既進爲大字則每遇縣名自不應連書監本或斷或續殊欠

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
 三千三百里七十一使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六
 六千五百里七十一使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六
 以供財則餘有餘者則不足以及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少
 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穰穰遇命其能存
 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虐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
 者三百餘國方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尙商制
 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
 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
 百無事民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
 王東遷二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
 天九嶺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後諸侯相并當春
 秋時尙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周莊王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
 縱橫短長之說相急於時殘民斂力之兵長以萬計故嬴有西馬
 之禍宋有易子之尊魯陽之國縣釜而炊長驅以萬計故嬴有西馬
 得存不絕若綫然秦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尙存五百
 餘萬推民口數尙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
 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
 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萬閭閻百姓死歿
 萬鍾於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不
 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其餘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
 民軍大增至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粟都內有朽實與民休息六十餘歲
 畜省役至於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
 二郡國百三十六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
 戶口三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八里定聖田八百二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九頃四
 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千五百五十九頃四
 盛也及王莽篡位賴以更改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
 有二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二年民戶四百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
 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二年民戶四百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
 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初之隙天無事務在養民定於
 千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初之隙天無事務在養民定於
 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條條燹燹並爭郭紀李傕
 之禍殘虐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不寧天子奔流白骨盈
 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尙平天下文帝伐魏人羣未
 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
 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

[illegible]

崇皇覽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又有甘城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山周靈王家民祠之不絕有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攻刺晉云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有削鄉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攻刺晉云城在
 苦怪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有千金塢魏明帝更修以
 振傳於案富作穀水明帝欲平北芒見魏志於河南有陽亭見魏略楊
 曹植洛神賦於芒山明帝欲平北芒見魏志於河南有陽亭見魏略楊
 案穀字記云恩魏晉及後魏皆理於今兆城西北五里梁龍記梁
 閻陽見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西北五里梁龍記梁
 人張楷子玄見張翊傳故國伯翳後不絕其祀以陽人地策解齊
 召南曰史記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策解齊
 祿曰晉志云戰國時謂爲南梁其祀少梁也先謙曰洪云孫堅破董
 卓於陽人聚見徐有霍陽山昔之期興梁及臺有注城魏文侯
 破虜傳於城見徐有霍陽山昔之期興梁及臺有注城魏文侯
 四十二年敗秦於注博物記曰梁伯好士功今梁多有城梁元
 年楊奉屯梁見武紀晉志因一榮陽梁元惠棟曰劉寬碑陰作榮
 禮志故城今汝州風俗通馬與龍曰有焚陽都尉見百官志注焚
 陽令曹嵩見趙否傳又縣人閻章子暢見閭后紀服虔見儒林傳
 諸葛誕見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梁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卽官度
 魏志誕傳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梁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卽官度
 後漢志十九
 博物志一渠東南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有廣武
 之鴻溝一渠東經陽武南爲官渡先謙曰官本度作渡有廣武
 城西征記曰有二皇山或謂三皇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
 與項籍有統亭號叔國有隴城曰京相璠云垂隴宣十二年晉師
 語處有統亭號叔國有隴城曰京相璠云垂隴宣十二年晉師
 城卽此是也有薄亭有敖倉周宣王符子放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鉞及
 曰詩云薄獸于敖鄭元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鉞及
 曰費澤無故今近禁陽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鉞及
 矣澤古從火作禁者後人誤改辨詳前書樊陽以澤名前漢縣三
 國魏置郡後省還爲縣洪云濟水注正始二年歲在甲子被焚升
 詔書考傳河南郡縣自陽關以東創建築陽以孫禮爲太守時遷
 蔡陽都尉蓋漢末河南郡已別建都尉正始中乃升爲郡耳沈志
 晉志以爲晉太始二年置武魏末割廢復立耶莫云晉志蔡陽
 統八縣無原武以晉初原武郡縣俱有廢也洪志故置不錄於此
 九縣皆在河南鞏關之東知魏立蔡陽當盡有晉志所載八縣及
 原武一縣又齊王芳紀云自帝卽位郡國多所置省俄復還舊榮
 陽之省疑在嘉平初年也先謙案吳說是謝云置省俄復還舊榮
 文紀母邱儉徙高句麗餘種於此見江統徙戎論有敖倉武帝定
 河內寇軍此見武紀有都尉城卽垂隴城在蔡陽東二十里幹
 魏典農都尉治見濟水注京相璠說晉志置郡以縣屬一統志

故城今開封府卷左傳成十年晉鄭凱修澤杜預曰縣東有修
城西南十七里武亭城惠棟曰卷字林音立權反章昭音
反元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城之界秦說襄王曰鄭元案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十二年能買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有垣離城或曰
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十五年築也
古衡雍史記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離者也杜預曰
屋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開于屋城解錢大昕曰垣離相近
改屬陽原一統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今懷慶府原武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武城見本傳是建安中河陰縣有武城後所改洪武縣志見
是魏郡少帝紀咸熙中罷武郡為武邑太守事元魏地志原武
太守即少帝紀咸熙中罷武郡為武邑太守事元魏地志原武
是魏郡少帝紀咸熙中罷武郡為武邑太守事元魏地志原武
陽武今河南府原武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先謙曰官本傳作滎陽是前漢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侯救鄧遇於北林杜預曰縣西南有林亭在鄭東南見魏志
中平令魯恭修形見本傳落陽見魏志任峻傳主

鄉也劉氏云林地名益春林時鄧地之葉林在大梁之
西葉音芳尼反又注縣東南有林鄉諸木皆脫向字有制澤左
宣十傳選田成十六年諸侯之師次於城依杜預曰縣東南有林鄉
諸侯之師次於城依杜預曰縣東南有林鄉諸侯之師次於城
亭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之師次於城依杜預曰縣東南有林鄉
改屬陽原一統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陰戎之所居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武城見本傳是建安中河陰縣有武城後所改洪武縣志見
前漢書宣帝紀河陰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謝云晉書宣帝紀河陰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韓志前志作晉書宣帝紀河陰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山前志作晉書宣帝紀河陰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在安陽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年從關中關於新安關地在此新安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議曰前漢書宣帝紀河陰縣志西北原武馬興棟曰鄭元春秋見傳也
隆晉書省併入河內見魏志任峻傳主

焉也昔志因改屬柴陽一統
 志故城今密縣東南三十里
 遠西周公於盤桓徐廣曰與陽人城杜預曰在縣南有垂亭史梁新
 城之問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城古字通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
 城十五日而成高誘云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城樊樊子之國服虔
 左傳解詁云鄭韋云高都南馬與龍曰新城長李樹見李之國服虔
 有古都城國史記蘇代說韓相有廣城城垣南二縣蒲云廣成澤在
 新城縣界黃帝崇順始曰陳傳車駕南廣成校獵注作廣成苑
 苑有郭眾古鄧氏今名蠻中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鄧子杜預曰縣
 惠棟曰說文新城縣中古蠻縣南有蠻城又祭遵伐張滿也集解
 侯宋杜注與昭七年同先謙曰前漢縣作新城三國魏因謝云少
 郭紀注魏書有征西將軍新城侯臣昭曰帝世紀曰帝嘗所
 即此晉志書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南師部殷熹庚復南臺是
 為西臺皇覽曰北有皋隸祠又曰有湯亭有湯祠集解惠棟曰前
 書匡作偃馬與龍曰匡師長黎形見本傳李基見李固傳注又縣
 人鄧儉子損傳有尸鄉帝世紀曰尸鄉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
 正見鄧志正傳有尸鄉帝世紀曰尸鄉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
 之師於尸氏前書田橫自殺遺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偃馬三國魏因
 陽山黃初志志表為壽陵人洛陽剛三國魏有此縣也謝云有首
 晉志書一統志故城今偃師縣治新鄧楊沛見魏志賈逵傳注詩
 後漢志十九
 鄧國祝融墟文公從鄭宋忠云即新鄧黃帝之所都集解惠棟曰世本
 大冢是先謙曰此與密縣注子產家徙出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
 元和志縣晉始有謝云雲字記魏之有萬城亭荀或為亭侯見
 注晉志書一統志故城今新鄧縣北平下解惠棟曰燕平中元
 成夢陟首陽以狀上天子下三府遣使者登山請雨兩雨即降蔡邕
 集作平陽首陽誤也先謙曰閣本脫今補官本有前漢縣三國魏
 因謝云陳羣為平令見羣傳晉
 志省一統志故城今孟津縣東
 河內郡高帝彭傳寇尙平長末均任延曹褒馬與龍曰河內太守韓欸
 周舉魏朗朱傳見本傳徐盛見單超傳張楊見董卓傳劉勣見華
 庖傳辛毗傳劉靖見劉表傳向豹郡丞鄧方見濟水注功曹紀詩
 見本傳郡吏李章見本傳李奇見蔡邕傳又郡人榮崧見鍾離意
 傳司馬直見張讓傳趙商見鄭玄傳趙承見李固傳韓浩見魏志
 復侯伯傳荀爽見李象傳王象見衛說傳先謙曰三國魏因吳云
 建安十八年以屬冀州十八城舊縣十七城蕩陰改屬魏郡洪云
 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舊縣十七城蕩陰改屬魏郡洪云
 謝云魏志楊俊初分河內置襄陽領朝歌汲其林蓋推嘉脩武六縣
 河內故承祚書法如此元和志晉武河內改武為汲郡嘉脩武六縣
 年置汲郡賈充傳充魏時為汲郡典農中郎將少帝紀咸熙元年

張揚欲殺呂布出兵於此見揚傳通鑑胡注在野王縣晉書太原
王輔魏太尉志因一統溫集解馬與龍曰初平二年封王允為侯
志故城今河內縣治見允傳又封呂布為侯見布傳溫令王
漢見本傳許續見陰溝水注張輯見魏志張儉傳又縣人常洪子
明靜見魏志林傳趙咨司馬荀子防孫朗誌李期于望望孫洪見
賈傳司馬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濟水南有魏公
芝見芝傳蘇子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州縣黎惠棟曰春秋傳周
家案魏先志故城今溫縣西南三十里
晉平公以賜公孫段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平舉集解先謙
賈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河內縣東南四十里名也非因在襄陽
河南郡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西漢縣惠棟曰東觀記馬援
上書云成臯令印阜字為白下羊並印四下羊則如皋寧二字漢
時已相潰亂隸書劉寬碑陰亦作平罕又鄭元云案春秋宣公六
年赤狄伐潁園邢書晉侯送女於楚楚說有李城同卻奈兵趙封
邢丘即是處也非無城之謂師古從鄭說有李城同卻奈兵趙封
其父季侯徐廣曰卽此城案解先謙曰前志作平舉山陽邑案解
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東二十里
邢曰順帝阿母宋娥封山陽君馬與龍曰張敬封山陽西鄉侯兒
桓帝紀建安二十五年魏王不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都兩鹿
城魏書龍二年薨立孫康立子承壽立孫康六年薨帝紀
立太康十年薨子秋立承壽中魏除見獻帝紀

西塞羅憲棟曰雍伯有蔡城顏叔邑此猶鄆管城之類乎案解洪
爲周器有雍公城鼎有蔡城頤始曰沁水注口○丹水逕鄆城
西司馬彪郡國志山陽有鄆城京相璠云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
有鄆城刊書紀年梁惠王元年趙成侯偃歸結秦若伐我蔡卽此
城也與劉邦本異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故城今修武縣
見文帝紀洪云有禪陵獻帝陵也晉志一統志故城今修武縣
西北三里武德集解馬與龍曰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芳爲侯國見
十五里范冉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文紀文紀又縣人王
樊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集解馬與龍曰前漢
晉主三國魏因晉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集解馬與龍曰前漢
縣主三國魏因晉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獲嘉集解馬與龍曰前漢
十二修武集解馬與龍曰殿陽參封修武仁侯見和帝紀注修
里水注張純見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左傳他四年晉文公
三國魏志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左傳他四年晉文公
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山海經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修
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案惠棟曰應融云清地地理風俗記河內殷
中也周名為南陽又云晉始敗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居覽高仲
敷言南陽之地北陽樊之屬是也山陽樊攢茅田服處曰樊仲
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樊城左傳定元年魏獻子用大陸杜預
曰西北吳澤也案解先謙曰左傳下官本有曰宇號安麓王肅洋

單超傳潘傑見汾水注韓述見魏志韓暨注杜恕趙儼杜欽見魏志
志本傳西穆見晉書傅見鍾繇傳注上昭郡都尉上官崇見本傳又文舉樂
家履客河東見本傳部人朱山見黃琬傳裴琦張劭陶巨洪見史
勗傳王喬見方術傳馬適臣見樊豐傳畢見渭水注董經見魏
志管寧傳注杜曄見劉劭傳見謙曰三國魏因置平陽郡吳曹
建安十八年以郡屬冀州復置司隸自冀州郡甘肅三年以封司馬
雲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王還國爲郡甘露三年以封司馬
泜爲行公掾云正始八年分河東二十城東郡領舊縣十一城
平陽郡領舊縣九復置孤羈爲十城洪志平陽郡領十一縣蓋
據晉志吳云據魏志平陽祇領十縣端氏縣在沁水東潞澤縣在
沁水西皆非潞北之地澤州志云端氏獲澤二縣屬河東郡後漢
及魏皆因之晉改屬平陽郡州志云端氏獲澤二縣屬河東郡後漢
此二縣其爲近實謝云洪志孤羈漢舊縣中興後省魏復置臺字
記置臨河孤羈縣則縣非前漢時舊地案臺字記書魏狐羈縣高
平縣置謝郡說是一統志故城今隰州永和縣是西戶九萬三千五
百四十三口五十七萬八百三

安邑帝王世紀曰縣西有鳴條
陷楊伐桀戰昆吾亭左傳

昆吾與桀同日亡地道記咸山在南集解惠棟曰梓馬居龍曰安
子從安邑先謀曰咸上脫巫字班志可證邵宇魏犛馬居龍曰安
邑令毛義見鄭均傳長尹倫見渚水注閔仲叔

客居安邑見周燮等傳序十九縣人魏觀見魏志

有鐵有鹽池前志
曰池

在縣西南魏都賦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楊恂朔離陽記曰河東
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御鹽四面刻如甲齒文章
妙不可述集解惠棟曰王符云卻碑書于苦曰車轍煌人見其字
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問共者則害之曰車轍煌人見其字
呼之曰車城又注長七十里廣七里說文云池袤五十一里廣七
氏南有鹽池東西先議曰注在猗氏下奪文今文選魏都賦注云猗
侯南母邱儉封安邑侯見魏志徐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解州
夏縣

楊有高梁亭左傳曰僖九年晉懷公死高梁杜預曰在縣西
南紀道記有梁城去縣五十里殺懷公於高梁

齊召南曰志引立傳地名多訛晉紀年晉出公而後殺懷公也集解
是僖公二十四年事惠棟曰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年智伯瑤城
高梁徐曰前漢縣人見魏傳時向仍舊晉志見襄字記引晉地道
記謂云徐兄河東潞縣人見魏傳時向仍舊晉志見襄字記引晉地道
故城今洪陰河東潞縣人見魏傳時向仍舊晉志見襄字記引晉地道
洞縣東南平陽東宋忠云今平陽縣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
子都平陽先諱曰班志自注韓武子玄孫公子居侯國左侍曰成

此說詳後注馬與龍曰縣人梁簡子見魏傳時向仍舊晉志見襄字記
盟馬陵杜預曰爲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集
解先諸曰尙當作魏錢大昕曰馮密所封平陽公主子馬與龍曰
建初二年封曾參後舊港爲侯侯奉彪傳建初八主馮衍與龍曰
爲侯承元年封復封舊港爲侯侯奉彪傳建初八主馮衍與龍曰
見本

有鐵堯都此晉地道記曰有堯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魏因置郡見少帝紀謝云鍾繇傳匈奴單于作

晉書內有瑕城左傳文十二年秦侵晉及取杜預曰猗氏縣東北
一作伯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惠始曰京相璠云縣西南五里有
一統志故城今臨晉縣西南五姓湖北皮氏縣長趙越兒本傳有
敗鄉傳物記曰有耿城解縣惡棟曰服虔云耿姬姓司馬預案地
記云在南有鐵有翼亭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豨
泜水南有鐵有翼亭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豨
集解過氏曰日前三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輿地廣記謝志貢送
今絳州河津聞喜邑博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史記曰伐韓到乾河
縣西二里水左傳曰僖三十一年晉寬曰縣東北有乾河口但有故溝處無復
和南女問喜公主惠棟曰劉寬碑陰作燕古字通說文有鄭駘有
郎卿又注乾河口河水注云今入猶謂之乾洞矣馬與龍曰寶武
越見說志潛傳本傳問喜長陳寅見本傳又縣人裴芳子潛傷孫秀
邸與子儉見儉傳本曲沃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有董池陂
古董澤注池東西四里董章澤之蒲策駢惠棟曰汾水有稷山亭
縣西五十里左傳曰宣有澆水惠棟曰杜預云澆水出縣西南至
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有澆水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澆水出縣西南至
萬泉縣反林音徐有洸水集解惠棟曰杜預云澆水出縣西南至
寫息錄反林音徐

後漢志十九
邑廢宇記後漢移開喜理左邑一統志左絳邑縣有絳邑城解
患棟曰春秋之新田也杜預云澆水出縣南有翼城左傳隱五年
預入汾馬與龍曰絳邑長賈逵見魏志本傳有翼城左傳隱五年
吳云見平陽府志晉志周屬平陽一統志故城今平陽府屬平陽縣
西永安故堽史記曰周穆王封造父趙城徐高曰在永安博物記
瑜陽嘉三年更名杜預曰縣東北有翼城集解惠棟曰沈約州郡
有霍大山岡雅曰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左傳曰閔元
人書梅余花大山山陽侯天吏也又蜚康於山得石棺仍葬也集
縣惠棟曰世本居籍魏志三國魏因改屬平陽見輿地廣記
寢先謙曰前漢縣平陽一統志故城今平陽府治河北詩魏國惠棟
曰左傳晉獻公滅魏履虔云姬姓有韓亭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在晉之蒲陰司馬貞云服虔非也左傳文十三年屠岸肸志因一
統志故城今絳州猗氏東北集解惠棟曰闕明云令狐孤即猗氏也
芮城縣東北里許猗氏東北集解惠棟曰闕明云令狐孤即猗氏也
刻晉在西三十里猗奇宜先謙曰前漢縣二十里因恒集解
曰音有王屋山充水出在東狀如矩集解惠棟曰充當作沈山海

東非也先講案戶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
謝說新安是
弘農集解馬與龍曰弘農令公沙穆曰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
傳亦見晉書食貨志校尉朝彰見張既傳注李孚崔林那殿見
見傅侯兒注崔傳何自見何俊傳李勝舉軌見西夷傳注王經
向雄見侯傳注王經見侯傳李勝舉軌見西夷傳注王經
桑田杜預曰在縣東北桑田亭集解齊召南曰此注錯簡當在下
陳有桑田之下杜預引此文桑田集解齊召南曰此注錯簡當在下
志陝有桑田之下杜預引此文桑田集解齊召南曰此注錯簡當在下
連書證以前志白明但前志云衙山領下谷集解錢大昕有枯橈山
爲衙燭水出前志出衙山領下谷集解錢大昕有枯橈山
子於鄭北占今有桃丘聚故桃林記曰左傳在湖縣休與之山博物
注曰在此山下有桃丘聚故桃林記曰左傳在湖縣休與之山博物
鄉赤眉破李松龍集解錢大昕曰劉聖公傳作恭恭音莫老有曹
陽亭史記曰章邯傳章邯於陽亭敗秦軍曰陽亭敗秦軍曰陽亭
晉書歸敗志魏武移司隸校尉居宏農吳云建安三國魏因謝云
曹幹封桓農侯即此晉志之自陝以東周公主本號仲同上陽在縣東
日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本號仲同上陽在縣東
之集解馬與龍曰後漢志十九
有號城集解惠棟曰有焦城故焦國史記曰武王有陝陌博物記
杜預云西號伯也前漢陳津職至不得渡道從反郎津渡郎津拜湖
河東太守固前漢陳津職至不得渡道從反郎津渡郎津拜湖
縣志因一統志陝陌集解惠棟曰陝陌充反又莫忍反賈服傳
與龍曰陝陌治周澤見作應應語云東轂西轂陝陌池所高馬
黨將妻居池池見逸民傳周穀水出前志曰出有二嶠集解惠
昌宗音家又戶交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曰洪云有壘城魏志
除運傳達令時寄理一統志陝陌集解惠棟曰陝陌充反又莫忍反
故城今河南府渑池縣西新安集解馬與龍曰新安關下見柳
傳渑水出賦物記曰西漢水出新安人雖又有孝水見潘岳西征
即山海經賦物記曰西漢水出新安人雖又有孝水見潘岳西征
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壘山母邱儉傳儉子句私將
家陽志走新安靈山縣此晉志因謝云有壘山母邱儉傳儉子句私將
棟曰水經注有馬溪建武二年燭髡大將軍陳俊擊金門白馬
皆破之鄭也馬與龍曰劉瑜傳尹勳立宜陽侯桓帝紀注陽
見陽志管寧傳李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有壘山母邱儉傳
爲洛陽典農母邱儉傳儉爲洛陽典農高柔傳有宜陽典農劉肅
洛水注昌澗水逕宜陽故郡舊陽市邑故洛陽典農都尉治此後

爲京兆郡先謙案謝吳說皆是十城集解舊唐書復置下都國魏京兆郡
 北平改封元城縣五年還爲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
 魏志黃初二年封曹芳爲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
 雍州十考魏志合慈則注引魏略顏氏爲京兆太守京兆當常爲
 者誤也吳云晉志晉初以三輔屬雍州刺史則謂魏文時以三輔仍屬司
 輔郡在傳黃初五年准爲雍州刺史典元則志文時以三輔仍屬司
 史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志云魏文帝仍以三
 朝京兆郡楊收不改百官志改京兆尹爲太守傳見晉志建安十八年
 梁鴻傳楊收見儒林傳陳壽曰魏志爲京兆太守傳見晉志建安十八年
 馬融傳金尚韋休甫見呂布傳羅象韋端子康見荀或傳高牧見
 訪人杜樂故文學掾扶傳見本傳功曹趙習見孔融傳閻溫傳見
 文志郡丞趙溫見趙興傳主簿第五倫功曹第五顯見倫傳第五
 京兆太守見杜翕傳注楊沛見賈逵傳尉郎薄長安節宋傳謙見天
 傷張時見杜翕傳注楊沛見賈逵傳尉郎薄長安節宋傳謙見天
 後漢志十九
 氏從通典元和志移禹胡魏略楊沛禹胡萬年人是魏萬年屬禹胡
 胡洪周京兆非也今仍移禹胡魏略楊沛禹胡萬年人是魏萬年屬禹胡
 誰省謝說是又案一統志陽陵督廢則魏宜有陽陵寶字記云寶
 確枚也戶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集驛馬與龍曰長安令楊黨見蓋勳傳合慈兒魏志本傳
 黃龍志張既傳注鍾繇見魏志本傳合慈兒魏志本傳
 牧見彭城侯王傳注宋向子弘嵩孫由曾孫漢登玄孫則見尙傳
 高帝所都城門凡一百七十頃城如石父老所傳盡紫龍首山爲
 長安地昔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紫龍首山爲
 城皇漢曰衛思后葬城東南桐柁園今千人聚是三集解志棟曰索
 隱曰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三里經緯各七十二里二頃異同曰漢舊
 儀云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三里經緯各七十二里二頃異同曰漢舊
 桐松固松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鑄池秦始皇杜中塞
 遠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塞
 解惠棟曰廟記云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市二十二里灑地三十三
 頃有細柳聚夫所屯虛有蘭池池史記曰秦始皇徵行渭水爲長池
 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爲鰐魚有曲郵張良遂至曲郵
 二百丈築解先謙曰官本藝作鯨是

治藍田 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爲出美玉
三秦記曰有川方丈水出藍田谷入瀟湘倉石地鄉記有虎侯
山集解官本考證曰說文藍田有吧鄉苦后切志失載先謙曰前
漢使夏侯惇平之武帝紀建安十七年馬超餘取梁縣等屯藍
里長陵注錄吏樂毅見衆徒傳又縣人王元兒魏霸傳榮依子已
見該傳第五 元倫子顯與榮種見傳第五防見魏霸傳榮依子已
勳傳第五 元倫子顯與榮種見傳第五防見魏霸傳榮依子已
傳允故屬馮翊蔡邕作樊陵頌云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
先謙曰前漢縣有三國魏因謝云典略趙敬京兆長陵人晉志省一
縣東北四十里成陽商集解馬與龍曰冠伯尚係蓋故屬弘農帝
世紀曰契所封也左傳哀四年將通於少杜預曰少習縣東之
武關漢附惠城今風俗通云月國名漢有習署陳相羅氏道記云
郡前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東八十五里上雒集解惠棟曰地道記
與龍曰上洛都尉侯國集解馬與龍曰王道封上雒有家領山解
惠棟見袁紹傳注侯國集解馬與龍曰王道封上雒有家領山解
褚林一名家領山丹水出高猪一作猪雒水出故屬弘農山海經
出護舉之山案史記志雒水出熊耳山海經曰維出王城南至相
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百里注河口謂之洛納集解惠棟曰
注護舉之山有苑和山苑和集解惠棟曰苑音謹日前漢縣左
海昭四年楚左師軍蒼野杜預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左
國魏則紫洛水并經縣作上洛晉志郡郡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治
陽陵集解惠棟曰陽陵令段穎見本傳錄錄故屬馮翊議曰前
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又縣人丁郎見百官志注
城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四十里
左馮翊 秦內史明武帝分改名雜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決敘注曰
爲名魏略曰建安初閭中始開部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
不載然劉玄徵補見本傳鄧子真益延見胡公劉焉見光武紀左
丹郭伋張湛見本傳鄧子真益延見胡公劉焉見光武紀左
孫紀郭伋張湛見本傳鄧子真益延見胡公劉焉見光武紀左
帝紀郭伋張湛見本傳鄧子真益延見胡公劉焉見光武紀左
前漢志郭伋張湛見本傳鄧子真益延見胡公劉焉見光武紀左
見魏志郭伋張湛見本傳鄧子真益延見胡公劉焉見光武紀左
年以郡屬雍州十三城集解先謙曰去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領
北地郡屬雍州十三城集解先謙曰去左字漢末徙置北地郡領

取其王城卽此城也左傳晉陰飴甥與秦伯盟王城杜預曰後改爲武鄉在縣東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焉胡都治此吳云侯安建鍾英年郭敏封此謝云侯國少帝紀注有步兵校尉陝西同州**郃陽**集解馬與龍曰郃陽令任顗永平二年復日集解今陝陽郡卽此音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南夏陽集解龍曰和帝封寶璽有梁山詩云奕奕梁山在縣西北公羊傳曰河雋侯見寶志傳

陽當作上又注古梁國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龍門山書曰導龍采邑史公曰遂生龍門韓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有韓原韓二青龍見夏陽井中音古胡奮傳五等建封豈夏陽子足終龜衡上傅文敗秦于彭衙皇覽曰有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韓城縣大塢曰漢碑作馮馬與日音牙杜預云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益大塢曰漢碑作馮馬與龍曰安帝永初五年移上郡徙衛見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國魏因晉志初一統志故城今同州府見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邑集解馬與龍曰和帝永元九年復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封耿嬰爲侯侯見變傳

后父注魏業白邑水縣西北八十里

統志故城今白水縣西北八十里

後漢志十九

右扶風金蜀內史武帝分改名決錄曰扶風化也集解馬與龍曰玄傳王堂揚來趙典見本傳仲光韓皓見西羌傳鮑鴻見董卓傳傅幹見傅燮傳道微見魏志張翼見蜀志蓋領郡法雄馬融居則見本傳呂拔見本傳蘇謙見孫章傳徐奮見馬援傳及郡人鮑恢見鮑永傳趙秉見杜林傳田羽見法真傳朱勃見馬援傳士孫瑞子萌見魏明紀注鄭迪見鄆原傳先謙曰三國十五城集解魏因去之

定之三國志扶風郡屬漢舊縣十四城新平書洪漢舊縣一京涼扶風置決錄注游楚爲太守鄭布起居注中平六年省扶風郡都尉旋廢安朝此後分置又改名也謝云三輔決錄太祖定漢中平末郡立旋廢安朝此後分置又改名也謝云三輔決錄太祖定漢中平末郡立扶風郡都尉曰漢漢縣也是皆魏廢漢興入扶風之名證又考中爲扶風郡魏改名魏昌知魏文帝受譚無與入扶風之名證又考中疑今據之并人扶風郡吳云游楚人魏邊關西太守總時關中多事漢魏太守史無所見蓋漢未立郡入魏已省黃初初年於西域置魏郡太守史無所見蓋漢未立郡入魏已省黃初初年於西域與併入扶風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槐里謝安說是

眞見雄傳法正子有郇亭史記曰封棄於郇徐廣曰今釐鄉又案
 穆見蜀志正傳有郇亭
 者也秦是榮難後省帝王世紀如秦出公徒平陽新報或亭長
 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吉集解惠棟曰京
 相璠云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李殿學云郇縣古同音俱讀如今釐
 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寶字記後漢書釐縣復自渭水南移武功縣
 於釐故城因謂之武功城據此則郇亭與下武功縣爲一地董卓
 傳三國魏因吳公國建議安二十一年封曹駿爲侯十二年駿徙
 封襄邑復封曹駿於此黃初二年追進駿爵爲公以曹範奉整後
 郭淮策亮必登北原遂作積水原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渭南
 葛亮悉眾由斜谷口出據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里亮與步騭
 書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里亮與步騭
 高勢攻之不便使由曲耳鍾英案所開見渭水注青龍元年穿成國
 渭水攻之不便使由曲耳鍾英案所開見渭水注青龍元年穿成國
 寨自陳倉至魏里見晉書宣紀有蘭坑有陽遂諸葛亮出斜谷並
 田於蘭坑是時魏里見晉書宣紀有蘭坑有陽遂諸葛亮出斜谷並
 使官軍屯應之必攻陽遂當在渭北晉武功永平八年復曰徙治前漢
 蘭坑當在渭南陽遂當在渭北晉武功永平八年復曰徙治前漢
 上縣一統志故城今郇縣東北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縣陳集
 志縣即郇縣之郇亭說見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縣陳集
 解惠棟曰終南一有斜谷後漢志十九
 名終陰見淮南子一有斜谷後漢志十九
 惠棟曰華陽國志世祖遺藏宮征公孫述從斜谷道入先謙曰前
 漢縣三諸葛亮遺孟公都雍陳倉城是也右鼓山將有兵此
 斜谷水諸葛亮遺孟公都雍陳倉城是也右鼓山將有兵此
 都郡治此志政局始平一統志水東即釐縣故城今武功縣西南三
 里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右鼓山將有兵此
 歲與葉若合則葉君神惠棟曰薛瑄云縣有寶雞爲之雉也馬與龍
 曰陳倉承張玄見本傳屯陳倉曹眞郝昭見魏志眞傳張郃見郃
 傳見魏志前漢縣三國魏見眞字上注下城下散關建安二十六年
 曹公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攻取氏王寶茂見魏志建興六年水
 相亮出散關圍陳倉見魏志關見眞字上注下城下散關建安二十六年
 此方盡又西則陳倉特起渭濱榮流關富山之會爲秦蜀西陲
 見方輿記要西則陳倉特起渭濱榮流關富山之會爲秦蜀西陲
 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運候往來要道也今使前軍研治此道以爲
 西陳倉志曰統志故城不得東行鍾英案故道在陳倉郭璞曰在縣
 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西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馬瑤見續慎
 傳有吳嶽山郭璞曰所謂嶽山者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飲
 開道處集解惠棟曰案來嶽傳從番須回中徑製略陽應劭以爲
 回中在安定高平則非汧縣之回中矣注誤馬與龍曰來嶽傳李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故孝武廟魏志曰曹公
分關中置漢興郡國游楚爲太守蘇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
省扶風郡尉置漢安郡鎮雍渝廩杜陽陳倉汧五縣也葉解
馬與龍曰祭祀志立高廟于維陽注漢書儀曰故孝武廟是
司隸治維陽也校尉水秉鮑元融注漢書儀曰故孝武廟是
蘇郡李諒見光武紀王岑見董宣傳郭霸王康見明帝紀
趙典見郭鎮傳鄭據見袁安傳張敏何熙徐防宋忠周鈞王

虚受堂

无

郡國志一第十九

後漢書十九

續漢志集解第十九校補

郡國志一曰爲郡國志集解齊南曰至今悉開字呂別之案

名下不問有無細注隔斷悉開一字即齊氏承按是當時所主
張者也然舊本相沿除郡國名下雖有注隔斷仍必開字而後
開字至縣志亦同非無例也今集解既依毛本舊式其縣名下原
無細注已加集解先謙曰官本下細字作新錢大昭曰細閣本
者亦不復原有細字注已進爲大字今之細字注乃已所采集
以證發大注者也義主證舊本非誤新細對大言作新注不定
是細注說反無別難官本

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注又使豎亥步南極官本注豎作又注

兵飢之苦官本注乏作之案兵飢乏苦四又注永壽二年二千

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曰二

萬九百六十二乃戶之誤馬貴與云通典以爲戶千六百七十

千九百六十二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七

知孰是案永壽二年下如無戶字則所言之數不知何屬如以

二千餘萬爲戶數則口數僅五千餘萬將戶集解惠棟曰至案

不盈三口其爲誤易見而各本注皆未正

陳卓云斗十一度言之知自井十度至二度數就前志所有者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犒火之次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

謂之壽星之次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四次乃無

班志則謂作韓爲誤實不誤也先謙曰注定壘者九百二十

萬八千二十四頃官本上二作三八作六柳從辰曰以下不壘

地數官本注是

河南尹雒陽前志顏注引爲案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雒

帝黃初元年改雒陽爲洛陽詔書中語裴松之案此魏略載明

較詳段玉裁以爲雒陽洛水雒陽雒水自古不素黃初以前伊

解字皆作雒雒兩家下是雒陽字本當作雒雒文集解馬與龍曰

雒陽市令滄于翼見五行志市丞石脩見耿恭傳柳從辰曰雒

見李雲傳據百官志本注雒陽市長本屬司農中興雒陽有市

劉注引漢官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是雒陽有市

氏以人證地試就錢大昭後漢郡國令長考校之脫漏令長已

不少字相丞尉者舊聞人自更不能無遺但爲後漢郡國縣道

諸名與前志有沿革之別藉資佐證則亦無取非別開道

不增補周時號成周注晉元康地道記曰紀原正有秋泉在城

中注帝王世紀曰以下凡記紀互譌者悉依此例改正不悉錄

有前亭注即泉戎也官本注戎作城柳從辰曰左氏信十一年

拒泉皋戎戎邑今伊闕北有泉亭是前亭本戎或曰京師注揚

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而江氏考實案謂今洛陽縣西南

有前城即今案也然則注當爲即前城或曰戎城官本作即泉

城亦未合今案也然則注當爲即前城或曰戎城官本作即泉

則前城亦本無說可通也惟就前泉相通言之似注又當以作

邑之戎抑非無說可通也惟就前泉相通言之似注又當以作

始似更詳有大解城集解先謙曰至見曹爽傳錢大昭曰有

人韓處見清

有號亭號叔國侯康曰宏農郡陝下云本號仲國據賈逵說號仲

相背志蓋本世紀周興封號仲於西號封號叔於東號與此志正

疑其因始封之君以爲稱號之君仲號叔號叔號叔號叔號叔

叔二十一年號叔自北門入此號叔正西號叔之後若

以西號爲仲則仲之子孫亦有字叔者矣志從之誤

有長城經陽武到密集解惠棟曰至十五年築也紀年郝詒行本

築長城在十二年顯王十三年即梁惠成王十五年遺龍賈築

陽池以備秦總行據太平寰宇記補案水經謂惠成王十二年

龍賈築長城於西邊與此併爲一事恐非將所見本古今不同耶

有尾城亭注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尾柳從辰曰此引經

有圃田澤尚有南泥澤志失載

有葉林注左傳宣元年至縣東有林鄉柳從辰曰渠水注華水又

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葉林子家駒鴻雁者也春秋宣公元年

諸侯會于葉林曰伐鄭楚救鄭鄭過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

也京相璠曰今葉陽宛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東北故曰北林鄭南地

道元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北也考京服之說並爲疏矣杜預云葉

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今是亭南去新鄭縣城四十林

陽中縣西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密矣又以西

鄉爲葉或疑焉諸侯會葉楚遇于此甯得知不在是而更指

他處也積古之

傳事或不謬矣

成畢集解錢大昕曰畢當作皋字形相涉而謬河內郡平皋志亦

譌爲畢柳從辰曰河內郡平皋問本實作畢畢皋字也荀子王

注引孫卿子明即皋字也亦有荀子已改畢他書作畢馬融傳

荀子大略篇望其墳皋也也家語國語篇列子天瑞篇同有是

語而皆作畢如互證參觀亦知畢爲皋之或體字此作成畢蓋

偶誤缺一筆未可概指爲謬今案柳說是也觀顏氏字碑字書

已載畢爲俗字此如皋亦作畢雖非正體亦不能廢也柳觀

春秋繁露九大夫畢即越皋如又列女傳皋陶亦作畢畢與

同訓爲高則似畢本可通皋澤字從畢而自書以來海版文

字相承作澤從畢是畢原亦即畢字後世字書混分爲二也

有郭聚古郭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郭子柳從辰曰

六年經傳郭均作蠻注誤又成三年傳諸侯伐郭郭公子偃帥

師禦之使東郭覆諸郭注郭地是杜不謂郭同文集解惠棟曰

秋昭十六年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左氏穀梁同文集解惠棟曰

公羊則作戎曼子曼即郭也此注引左傳未合

說文新城縣中古蠻蠻字或相通也案左傳載宋景公蠻竹

公總錄前書人表則名兜樂史記宋世家一作頭曼是樂繇

曼相通也志云今名蠻中蓋古本名樂中故說文作蠻中耳非

蠻繇字

平柳從辰曰一統志云前漢高祖六年封工師爲平侯後爲平

之小平有集解惠棟曰至蔡邕集作平陽蘇騰謬也今案五

祖講武場

帝京平五年夏早注引蔡邕作伯夷叔齊碑亦云志土平陽蘇

騰似邑集非誤又首山即雷首山在蒲坂亦與平陽至近未知

孰先謙曰閭本脫今補官本有錢大昭曰閭本脫今案河南

尹二十一城無平則闕一城矣雖閭本亦無有以

確知其爲皆脫也官本原依監本轉刊故不脫

河內郡沁水集解惠棟曰至沁音狗沁之沁今案狗沁之沁兩

裁說文解字注

韓康子居平陽蓋誤宋忠云柳從辰曰今

有董亭注杜預曰縣有董亭案今左傳注作汾陰縣有董亭考晉

時亭地已改隸汾陰耳注以

其不與志合故省去縣名也

有沙丘亭官本上

大陽柳從辰曰楊震傳楊風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章懷注太陽

作大此縣惟至北魏改屬河北郡始確定爲太陽今案前志引

應劭說大陽在大河之陽是其字本當作大范書作太疑唐後

轉寫有下陽城注左傳官本注

聞喜邑集解惠棟曰至汾水注云今人猶謂之乾澗矣柳從辰曰

華谷水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

史記白起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有董池陂古董澤注左傳

日改菟于董董澤之蒲今案改菟于董與董澤之蒲各爲一傳

亦各異刻令連文並引頗乖體例惟據江氏考實董澤分陰今

絳州屬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東北四十里按絳州界前董澤

界地實相通也

絳邑集解惠棟曰至澮水出縣南西入汾柳從辰曰水經澮水

有祁城山官本祁

宏農郡有曹陽亭注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柳從辰曰

於陰縣下列有曹陽施後漢書獻帝東還李傕郭汜追擊興天

縣西南七里與上曹陽亭別今案前書陳勝傳周文走出關止

屯曹陽曹陽即曹陽也今在宏農東十三里此即刻令注所本也

又師古曰曹水之陽也今謂之好陽觀在陰縣西四十五里又

本曹陽亭曹陽亭之陽也今謂之好陽觀在今陰縣西四十五里又

世曹陽亭亭名其亭治本在宏農灼晉人去漢末遠故就亭釋

之世世鄉亭之制既廢則據地與水言之而曹陽之亭本出

於耳耳據地與水言之而曹陽之亭本出

而五行志直云追上到曹陽似東蜀即所謂曹陽矣其戰地

陽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鄆又成十六年晉敗楚於陽
因吳云公國建安二十一年封彭魯侯後漢書作僑陵三國魏
有燕王亭璠文帝封弟燕王宇封爲陵安居此兒襲進爵志
因一統志故城今開**長社**果解馬與龍門安帝封顯爲侯見聞
魏志賈逵注張遼屯長社后紀州刺史臧陽欲見本傳合楊沛見
遂傳又縣人鍾離舞皓子連孫錄見他傳有**長葛城**宋伐鄴劉年
葛縣本名長葛地記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有蜀城有
日社中對景長改地名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有蜀城有
蜀津魏世家作濁澤六國年表又作涿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因吳云依國晉宗室傅嘉平中司馬孚封此**陽城**帝王世紀曰陽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許州長葛縣西陽城有啟母家集
解惠棟曰說文澗水出陽城少室山東入嶺首志云此邑是爲地
中夏至昃尺五寸鄭眾周禮注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
馬立八尺之丈其景實與上生等謂之地陰今潁川陽城山見寔傳劉
焉封陽城侯見蜀志焉有**嵩高山**外方山鄭玄毛詩譜云外方之
傳又縣人杜密見蜀志焉有**嵩高山**外方山鄭玄毛詩譜云外方之
山即嵩也蓋注云嵩高之北**清水**蔡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清水**蔡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入潁水出水出陽乾山有鐵有負黍聚鄭臣史記曰周敬王十九年
許由於負黍山也集解齊召南曰按周本紀無此文年表是周威
烈王十九年鄭收斡于負黍時鄭儒公十六年韓景侯二年也惠
棟曰山字衍定六年潁川負黍杜預云縣西南有負黍亭鄒元魏
有許由廟碑闕存額川太守朱寵所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因謝云博物志魏武招引方術之士有陽城郗儉卽此有康城額
水注潁河南郡一統志故城今潁川縣南魏明帝封衛華爲康侯管志
城屬河南府登封縣東南父城集解惠棟曰本傳有光武郊馬與龍
侯見浮傳父城長苗助見馮異傳又縣人馮異子彰有應鄉杜預
訴孫善門孫良見異傳馮異子彰有應鄉杜預
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晉志改屬襄城郡一輪氏集解惠棟曰羅泌云樂
漢制屬潁川也晉志改屬襄城郡一輪氏集解惠棟曰羅泌云樂
征賦迴城今汝州寶豐縣東四十里車史作輪氏非安潘岳西
是輪與綸通也馬與龍門輪氏財弟君雅見魏志董卓傳注李唐
居倫氏教建初四年置縣不自建初卽按前志穎川郡有綸氏疑
案本書陳寔傳亦作綸縣不自建初卽按前志穎川郡有綸氏疑
汝南郡高帝置淮陽縣東南六十里有集解馬與龍曰明帝封皇
李法胡處見本傳鮑昱見明帝紀華崇鮑昱見周磐傳邵嬰見郭
傳傳謁煥見廖扶傳梁湛見穆彤傳宗資見黨綱傳王堂王龔尹

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湖云有舊賊許褚傳汝陰南葛陂城萬餘人攻希聖屠殺路史引司馬志晉改爲洛陽一統志故城在豫州府東南三十里侯景作洛陽關騷合城今新蔡縣東北七十里**慎陽**集解惠棟曰索隱路史引司馬志作濱馬與龍曰縣人黃憲見本傳戴逵留孫晨見逸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音志因六一年吳人伐儋伯公收之晉志云故楚邑里**慎**馬與龍曰光武封劉賜爲侯侯安成孝侯傳雲帝封何進爲侯西北傳咸武孝侯順順子敬建武二年封甘里侯李注顧上

縣西北有甘城案在漢慎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玄陳泰傳咸熙中封泰子溫爲慎子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在今汝南府東南四十里江口鎮**新蔡**日王符云志故城今潁州府穎上縣西北四十四里江口鎮縣北有古鄆城馬與龍曰光武封吳興侯李言兒汝水注江縣東北有地記曰故呂侯國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杜預曰縣東北有摯亭集解惠棟曰鄭元云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音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在今汝南府東南四十里江口鎮

守令見劉侯國集解錢大昕曰吳漢兄子彤所封馬與龍曰光武平等傳序侯國封朱祐爲侯在吳形前祖希時封鄧富爲侯侯紀有江亭故國贏姓太師以女妻或長子後稱安陽公主即此吳志曰南安陽一統志故城今正陽縣西南**富波侯國**東觀記光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馬與龍曰光武建武二年封永元中復爲縣惠棟曰十三州志元和帝復興也郡元分汝陰置富波縣故曰富波案係叔放碑波與波占字通允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玄陳泰傳咸熙中封泰子溫爲慎子晉志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在今汝南府東南四十里江口鎮

沈邱明陵集解惠棟曰應劭云西南有明陵山縣侯國左傳成六年秦陸杜預曰縣焉馬與龍曰剛陵田氏注云縣東有桑里在下蔡西南錢大昕曰臧宮所封馬與龍曰剛陵相荀淑見法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音志因六一年吳人伐儋伯公收之晉志云故楚邑里

志故城今汝南府確治之通嘉慶賦法不阿見通都尉道妻伯父山縣西南三十五里**陽**馬與龍曰鄭敬德陽山中見郭輝傳侯國集解錢大昕有黃亭故黃國內有二城西面置弋陽郡見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置郡洪云魏分江夏城南置弋陽郡見通典謝玄沈志曰太守魏文帝分汝南立置志同洪志據田豫傳使者楊太守在北還說時廷郎可鑒卽此黃初三年封曹彪爲王

見彪傳有小弋陽跋賈達爲豫州刺史斷山潘長裕水道小弋陽跋見達傳與垣廣記魏於弋陽置弋陽郡是弋陽郡治弋陽或謂

以固始并入廢又改寢爲固始故志於固始下不云故謝淮陽馬
與龍曰縣人胡綽子冲見吳志鄉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舊志
太原王粲傳魏時封固始子卽此洪云有武邱司馬諡討王
軍到邱頭王凌面縛水次見潁水注司馬昭征諸葛誕屯兵於邱
頭及陷壽春斬誕高貴鄉公改邱頭名武邱見魏志晉志
改屬汝陰一統志故城在陳州府沈邱縣東南三十里
國樂史云今城內有亭基陵阜高峻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
聚蘇茂奔垂惠王劉封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譙
集解忠棟曰說文有揚郡亭三着云有剡鄉說文作菑諡若陪
浩音苦懷反馬與龍曰桓帝封梁桃爲侯侯梁冀傳城父令何
見魏志故屬沛春秋時曰夷乾銘在縣南集解忠棟曰城父名在
春秋前故昭九年云楚公
魏志故城今亳州東南城父村
統志故城今亳州東南城父村
梁國秦陽郡高帝改其三縣元和元年尉屠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建初四年封劉暢爲王傳至劉彌魏受禪以爲後更封高密見馬
傳梁祖甄承見甄宇傳張顯見臺帝紀注王琿見汲水注袁漢見
魏志漢傳太守劉章見齊武王傳盧城見魏志魏傳又郡人審忠
見書節傳黃就見後漢志二十
魏志元城王禮傳禮子憊太和六年改封梁
王靈字記自漢至晉爲梁國是也治睢陽
舊縣八城穀熟省靈字記云魏文帝時廢洪興從
之縣云袁漢傳注有穀熟長呂岐時在建安末年
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下邑左傳哀七年築黍丘杜
集解馬與龍曰下邑長劉繇見吳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
云元和志後漢無下邑縣魏復立今考郡國志梁國治下邑元和
志譙音志因一統志故睢陽北征記曰城周三十七里南臨潁水
城今徐州府場山縣東睢陽凡二十四門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
十二里小鼓唱節并下而和之稱睢陽曲集解忠棟曰王符云帝
云有壇地記作固傳虛毓爲典農校尉見魏志魏傳又縣人本
引太康地記作固傳虛毓爲典農校尉見魏志魏傳又縣人本
本傳陳宗兒班固傳虛毓爲典農校尉見魏志魏傳又縣人本
劉派弟防少公見永傳橋仁橋基子肅徐玄智孫羽見玄傳本
國開伯城集解惠棟曰春秋傳陶唐氏之火正有廬門亭左傳
宋伐鄭取大宮之柵爲廬門之柵昭二十一年築柵橫亭在縣
縣東有柵云廬門宋東城南門呂覽云楚與宋成有魚門傳
忠棟曰杜預云廬門宋東城南門呂覽云楚與宋成有魚門傳
應有郭城門事此亦錯簡當在魯國驕本郭國下顧炎武曰案杜

沛國秦泗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集解官本考證曰川
王傳至何煇校本改水惠棟曰川當作水熾王傳沛國與龍曰光武封劉縯為
王傳至何煇校本改水惠棟曰川當作水熾王傳沛國與龍曰光武封劉縯為
傳具恭見單超傳樂巴王吉見相典傳荀彧幾信見雲帝紀注陳
廷見陳球傳袁忠臣見袁閔傳去蒼見魏志本傳陳抗趙領沛相見
吳志統傳太守陳脩見蓋延傳注韓欸見侯霸傳志貨見第五倫
傳郡吏陳寵功曹桓瞻見本傳上計條陳見見津歷志又郡人劉
均見清河孝王傳范滂見侯伯紀聞人樊丁宮吏帝紀史岑見
王隆傳史孝王傳范滂見侯伯紀聞人樊丁宮吏帝紀史岑見
傳傳至何煇校本改水惠棟曰川當作水熾王傳沛國與龍曰光武封劉縯為
魏因陳思王傳黃朗見裴潛傳注朱建平見方術傳劉陽見王朗
此見沛王林傳治沛分置縣郡二十一城集解陸瑁傳先謙曰三國
州彭城之廣城為十四城譙郡領漢舊縣三入汝南之宋城父山
桑陳之苦為七城臨睢陽郡移穀陽郡太邱周吳氏謂明帝紀文衍
一為字表列諸相等十縣移屬譙郡洪志周汝陰郡謝氏紀三國
志以十縣還屬沛國然銓山桑當還屬譙說在汝南郡下今據水
經注鄭縣戶二十萬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
均改屬譙縣

三 相左傳桓十五年會于袤杜預曰在縣西南一名榮集解惠
傳又縣人桓譚見本傳劉昌氏反馬興龍曰相令陳矯見魏志本
三國魏因譙縣元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晉志因一統志在

今風陽府蕭集解馬興龍曰更始立光武為王見本紀韓欸封扶
宿州西北陽侯傳陳季見魏志本傳浩周見吳主權傳受縣本國北征
賢見楊倫傳陳季見魏志本傳浩周見吳主權傳受縣本國北征
周十四里見五行志劉矩到光到遠見矩傳朱浮見本傳本國北征
初二年追封曹德於此大和三年追進爵為王晉志因一統志故
城今徐州府沛集解馬興龍曰光武封劉資為侯侯沛獻王傳沛
蕭縣西北沛令周永見黃德傳聞貢客沛見沛侯王傳沛
朱寓見黨錮傳高相子康見儒林傳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地固
戴資見劉昆傳張茂見魏志明紀注有泗水亭亭有文見固集地固
記有許城左傳定八年郭伐許集解左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
沛縣水道記曰去國二百六十州六百零二十里集解馬
東 豐與龍曰豐令牟融見本傳又縣人張蒼子富見魏志本傳
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粉榆亭案前志注粉榆社在縣東
社戴延之西征記曰縣西北有漢祖廟為亭長所處集解惠棟曰
郡祀志高祖禱粉榆社晉灼云粉白榆也吳伐扶云反先謙曰前漢
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郡北有縣亭袁元年鄭段未取大仁杜預
統志故城即今豐縣治北有縣亭袁元年鄭段未取大仁杜預
日縣東北有大丘城帝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也
集解惠棟曰大丘城帝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也
子祖一作都顏猛云縣本為都祖與都古字通說文都沛國縣從
邑清徐馬興龍曰光武封城宮為侯侯見宮傳都令王觀陳羣劉放

解縣志
 光武無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七十里建平年解
 龍曰光武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德府永城
 注先謙曰前漢縣為侯景鎬府唐建平長南七十里司馬芝與
 西臨睢故芒光武更名集賢馬與龍曰芒長郭惲芒守承韓德
 南府志首志無一統志竹邑侯國所封馬與龍曰彭城靖王元阿奴
 茂見魏志永城縣東北薛綜竹邑侯國所封馬與龍曰彭城靖王元阿奴
 子珽孫兼見吳志本傳故竹邑侯國所封馬與龍曰彭城靖王元阿奴
 北二十公巨本膠國杜預曰在縣東南集賢縣志故城今陽武宿州
 五里今日沛郡公巨前志亦云故滕國前書侯嬰也杜預釋澤
 語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繻之後武王封之居縣今沛郡公巨地
 是也先謙曰官本膠為故城南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屬魯龍亢
 記曰左傳隱三年一統志故城南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屬魯龍亢
 永又東運龍亢縣故城南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屬魯龍亢
 秦復傳建武七年俊于呂嗣從武十三世祖仲傅昌為侯國
 龍亢之封史偶失載又縣人桓鄧桓築子郁晉高長孫為侯國
 駱駝玄孫彩兒榮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改屬魯龍亢
 光武封王肅志故城今鳳陽府懷遠縣西北十五里向集賢馬
 爲侯見影傳本國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東南符離與龍亢
 符離長高詡見本傳後漢志二十去
 魏同奸縣音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宿州治紅地道記左傳昭口
 惠傳曰案前志作瑣音貢又紅亭在泰山今高縣注引王隱記非
 也先謙曰官本作瑣前漢縣作瑣史云三國魏因首志改屬魯龍亢
 故城今泗州太丘前志當作大邱馬與龍曰大丘長陳寔見本傳
 五河縣西太丘前志當作大邱馬與龍曰大丘長陳寔見本傳
 統謙曰前漢縣德伯敬邱三國魏因首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陽武宿州
 日十三州記光武封劉殷為木林侯有潁淵聚左傳襄二十年盟
 明帝以屬沛竹音舒小顏音倉汝反有潁淵聚左傳襄二十年盟
 非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首志無一統志故城今陽武宿州
 故城開稻田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見渾傳言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揚山縣東南七百里集賢縣志
 陳國高帝置為淮陽章和二年政離東六十里集賢縣志
 前遺封張卬為陳王章帝崩於章和二年政離東六十里集賢縣志
 紀皆在陳散王羨前陳相木預見朱暉傳黃昌見本傳羊昌見橋
 還部師等略陰見陳敘王傳張欲見張禹傳許場見蜀志許靖傳
 武紀孫該見魏志劉劭傳胡軫見吳志孫盛傳注太守潘窆見光
 爲吏虞經見虞詡傳綱紀梁習功曹袁澳見魏志本傳又郡人郗
 仲信見魏明傳節巡見樊英傳薛漢見儒林傳詩猗兒陰溝水注

帝時汝郁棄帝時陳逸皆稱魯相而曲阜孔廟永興永壽建當
 諸石刻皆有魯相之稱初不稱太宰也供願煊日後志東海郡錢
 以爲國之謫案合海恭王傳初魯恭王好宮室以過去就靈光殿其壯麗
 大封兼食魯郡東海恭王傳初魯恭王好宮室以過去就靈光殿其壯麗
 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是疆封東海而國都在魯故終東京之世
 宋魯國置相而東海仍爲郡錢說非也惠棟曰世爲云煬公徙魯
 之世亦不別置守矣疆傳位至劉羨魏受禪以爲崇德侯然終東京
 趙安世邱壽良益延傳注說承見本傳魯相王堂鐘離意見本傳
 溫恢張繹鍾離意魏志本傳畢諶見武紀荀爽傳陳逸見本傳
 孔新見鍾離意傳又郡人劉琦見蜀志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廢國
 郡六城魯郡領漢舊縣六城戶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
 萬一千五百九十魯國奄國魯東門之北少昊白窮桑登帝
 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下委曲長杜預曰
 左傳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舍于昌衡杜預曰
 縣東南有昌平城皇覽曰奄里伯公家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
 公遠踐奄里伯公葬其宅集解惠棟曰向書大傳奄君蒲姑又云周
 華云即魯之奄里先謙曰奄里伯公葬其宅集解惠棟曰向書大傳奄君蒲姑又云周
 見識傳孔子建留孫倍倍子長季彥見儒林傳孔鳴見汝水注
 魯志倉慈傳有大庭氏庫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
 有大庭氏之庫春秋秋災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洲都有鐵有闕里孔
 賦云載武器庫有秋災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洲都有鐵有闕里孔
 子所居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善見仲尼廟頤會諸生於廟中
 之周觀與服之在魯自仲尼以來莫之聞也意發竊之得古文策
 書曰亂吾書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盜之以爲不遂
 伯懼意曰謹吾履鍾離意直諫魯民治之意章有席劍履後得費
 中奏書曰謹吾履鍾離意直諫魯民治之意章有席劍履後得費
 祠墓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八丈二尺臺前有領璧爲祠壇
 方墓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八丈二尺臺前有領璧爲祠壇
 祠堂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塚在孔子家東與孔子家近
 小相望子思家謂此爲驕孫南案有牛首亭鄭玄傳牛首亭當大
 今墓孫在祖前謂此爲驕孫南案有牛首亭鄭玄傳牛首亭當大
 非也鍾離意牛首亭元凱以爲鄭邑劉昭以魯之牛首亭當大
 有傳下傳有五父衢地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兗州府濮縣三國魏
 集解馬與龍曰駢本邦國駢山記曰邦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
 令鄭弘見本傳

[illegible]

郡東八十里前志及有葛杜預曰有乾侯魯昭公所處集解先志
國居於斥邱平府成安縣東南一統武安長尹楷見魏志武紀有鐵
志故城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一統武安長尹楷見魏志武紀有鐵
蘇章欽口先謙曰山集解惠棟曰秦修志孝威見遷民傳顧元云
正始元年曹爽封此夷誅國除晉志屬廣平府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本郡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傳侯國敗赤狄於曲梁故屬廣平有雜澤澤社預曰在縣西南集
晉志廣平郡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記作梁漢入王故事作梁漢地理風俗記鄭北八十里先謙曰史
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縣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鉅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縣一統志故城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曲梁集解馬與龍曰曲
見明帝紀諸夷王鍾繇樂單見本傳司馬直見張讓傳郭典見皇
甯南傳張繇見淳水注承彭參孫叶騰寶孫忠宏孫緒耿所敗敗
兒荀或傳耿艾子純純子阜孫叶騰寶孫忠宏孫緒耿所敗敗
植取緡傳張泰見威原傳李見兒傳韓伯高見詳漢志許靖傳先
謙曰三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鉅鹿郡領漢舊縣十城任南
國魏因三十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鉅鹿郡領漢舊縣十城任南
有大陸縣城左傳定元年杜注鉅鹿大陸巨十萬九千五百一十
縣疑魏時立然今地無考當卽鉅鹿縣也
七口六十萬二千九十六慶陶或言於郢切者非也馬與龍曰
桓帝封劉惔爲王見干乘貞有薄落亭魏因洪志懷陽縣鉅鹿
王統志同謝吳非云魏志紀建安十七年以縣移入魏郡未知何
時還屬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趙州南晉縣西南二十五里
鉅鹿故大鹿集解惠棟曰書毛詩箋云河經作大陸之北數爲九有
大陸澤山海經曰有大陸之水史記封爵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
也馬與龍曰縣志今顧德府志縣志云鉅鹿今名廣阿澤阿作河非
因一統志故城今顧德府志縣志云鉅鹿今名廣阿澤阿作河非
惠孫曰省一統志縣志廣平府志廣平府志廣平府志廣平府志
與鄭同古字通也鄭元作郭非說交郭鉅鹿縣從邑泉聲先謙曰
前漢縣作郭顏師古云鄭苦志反屬趙國吳元作郭地移志國兒皇通
表一統志顏師古云鄭苦志反屬趙國吳元作郭地移志國兒皇通
典與志作郭寶字記作郭皆郭字下曲陽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
之說故城今保定府東鹿縣東

[illegible]

渡漢水入山之要害也馬與龍曰望都長城彰見本傳先謙曰前
唐集解馬與龍曰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唐都縣西北三十
里王季才為侯見易水注有中人亭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
左列子人河南北新梓穆子攻翟取有左人鄉帝王世紀曰克
名豆山博物記曰左人店西北四十里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魏因晉志縣東北安國集解馬與龍曰縣人對祐見本傳先謙
故城今唐縣志一統志前漢縣與龍能曰縣人對祐見本傳先謙
侯侯肅傅毛嘉封安國侯見毛后傳吳國正元元年安熹集解馬
高柔封此晉志改為侯見易水不安險章帝更名集解惠棟曰中
光武封主蔣安熹尉侯見蜀志一統志故城今祁州南安熹集解馬
注先主蔣安熹尉侯見蜀志一統志故城今祁州南安熹集解馬
山南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善與蘇古字通先謙曰
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青龍四年追封甄逸世婦張氏為安喜君即
此見後妃傳晉志因一統志漢昌本苦陘罷曰苦陘侯杜茂見本傳
志故城今定州東三十里漢昌本苦陘罷曰苦陘侯杜茂見本傳
章帝更名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曰魏昌謝云青龍三
今正定府母桑吾集解惠棟曰侯見后妃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
極縣東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曰魏昌謝云青龍三
帝父也故屬涿陽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定府博野縣西南上曲

陽故屬常山集解馬與龍曰曲恒山在西北舊地道記自縣北行
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集解惠棟曰地道記白縣北行
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集解惠棟曰地道記白縣北行
作四百五十里恒多山坂一云得恒山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因改屬常山吳云恒多山坂一云得恒山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
曲陽蒲陰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本曲逆章帝更名集解惠棟曰
縣西蒲陰王顯才為侯見易水注本曲逆章帝更名集解惠棟曰
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五臣注陸機功臣名改曰蒲陰羅泌
別有曲逆在河南有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澆水注在縣東南
音舉隅見高紀有陽城水出也集解惠棟曰澆水注在縣東南
三里界世謂之陽城潁水陽安關澆水注引地道記作安陽關今保
定府完陽縣治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保
縣東南廣昌集解惠棟曰巨馬河出焉鄧元公即涑水也故屬代
郡廣昌集解惠棟曰巨馬河出焉鄧元公即涑水也故屬代
郡廣昌集解惠棟曰巨馬河出焉鄧元公即涑水也故屬代
誤晉志故信代郡後漢改屬中山晉仍屬代郡謝引為
安平國集解惠棟曰應劭帝明帝博陵史記蓋吾代縣晉武帝初元
年周壽昌曰漳水注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李公緒趙記云趙孝

也案兩漢志無昌城縣惟劉植傳云植鉅鹿昌城人乃知應氏非
趙世家之昌與龍山志阜城故昌城即前志信都縣在堂陽縣北
趙屬鉅鹿之昌帝封廣川王子元為侯國始周信都光武以封劉植
其時殆仍屬鉅鹿故植傳云鉅鹿昌城人後改曰阜城故屬鉅鹿
復屬樂成國也漢故植傳云鉅鹿昌城人後改曰阜城故屬鉅鹿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志楊阜前初中為堂陽長
后妃傳郭后母董封堂陽君即此晉志云馬與龍云據地形志晉
應有堂陽南宮二縣晉地理志蓋武遂集解惠棟曰前志故屬河
間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武遂三國魏因晉志因一饒陽集解馬
龍水注滹水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漢帝本初元年繼
鄉者也又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漢帝本初元年繼
孝冲為帝建武中安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漢帝本初元年繼
郡為漢末博陵王見趙孝王傳常林為博陵太守饒陽樊建安十八
年劉琨封博陵王見趙孝王傳常林為博陵太守饒陽樊建安十八
守見魏志林傳亦在建安時蓋尚未罷郡也故名饒陽屬志
史記趙悼襄王六年封長安君以饒即此縣有無雙亭馮異進豆
見一統志縣故城帝饒前漢馬潁志曰靈帝紀云祖叔父長世封解
愼有侯帝蒙侯爵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建安十六年曹
林封此見魏志晉志改屬博陵安平故屬潁陽解馬與龍曰光武封益延
郡一統志故城晉志饒陽縣志元孫馴馴子瑗孫賈賈從兄烈子鈞見明傳在
舒孫發發孫賈孫殺元孫馴馴子瑗孫賈賈從兄烈子鈞見明傳在
琦改周博陵一統志縣自晉至北齊皆南深國故屬潁陽所曰國常
為博陵郡治故城今深州自晉至北齊皆南深國故屬潁陽所曰國常
作澤案前志潁陽中山皆有深澤縣而潁陽郡加南字續志有南深
澤郡無深澤先謙曰官本國作澤是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改屬博
陵郡一統志故城今

定州深澤縣東南

河間國文帝置世祖晉屬信都帝永元三年復故雒陽北二千
帝以封河間王開分樂成勃海郡為國也馬與龍曰河間相李
商鼎見李商傳王隆見百官志沈景見何問王傳趙成侯見吳志
曹鼎見李商傳王隆見百官志沈景見何問王傳趙成侯見吳志
度劉傳陳延見魏志常林傳傳長馬融見本傳太尉云黃初志
封樂成國焉此五年改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為郡吳云黃初志
郡謝云晉志序何桓帝置高陽郡志又云安太始元年置蓋桓帝置
郡後旋省至晉復置也地形志高陽國晉置洪文安東州東平
按沈志章武令太康地志屬章武不云晉初屬渤海今從洪志

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一十一 樂成

見魏志韜傳又國人戴涉見侯霸傳王忠見靈帝紀崔琰見鄭元
傳周福房植見黨錮傳吳亮兒呂強傳先謙曰建安十一年國諱
爲郡見獻帝紀三寶爲清河河郡見輿地廣記吳七城一解年諱
清河郡領漢昌縣六城廣川移屬勃海郡洪志據寰宇記魏復戶
立東陽縣縣名魏驛驛名魏驛驛名魏驛驛名魏驛驛名魏驛驛
十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十七萬四千一百八十八甘陵集解
日地理風俗記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馬與龍曰甘陵
令章義見本傳丞文叔良見河水注清河令徐李龍見魏志管轄
傅又郡人李雲見本故厝安帝更名改清河河吳云曹問封爲王
傳李梵見明志謝云太祖劉夫人生清河長子吳二解集解棟
國旋略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濟南縣南貝丘集解志棟
見魏略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昌府濟南縣南貝丘集解志棟
對覽碑陰皆作貝應劭以爲春秋之貝邱家安樂博山有貝邱聚
應說非也馬與龍曰貝邱長巴秋見本傳先謙曰前漢縣有三國
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武城南七十里鄆元云定襄有武城故加
東馬與龍曰光武封劉德爲伏見濟南縣前漢傳父豎邑人趙苞見獨
行傳在瑯琊山光武封劉德爲伏見濟南縣前漢傳父豎邑人趙苞見獨
因一統志故城今東武城南七十里鄆元云定襄有武城故加
臨清州武城縣西郗集解惠棟曰音庚娛切又音輸馬與龍曰光
苞傳又縣人朱靈子術見魏志徐爲侯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譙
吳云黃初中朱靈封此見徐晃傳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濟南

附平原集解惠棟曰昔卿子彌國篇其在趙者紉和帝永元九
縣西南靈然有答或曰荅卿子彌國篇其在趙者紉和帝永元九
年復地道記曰有鳴犢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
州府高唐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魏
曰關駟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地理風俗記云縣西南六十
里有辟陽亭故縣也馬與龍曰安公呂尚對當保爲王縣西南六十
令溫拔見故屬信都有棘津城非此城也案承初元年鄧太后分
魏志拔傳故屬信都有棘津城非此城也案承初元年鄧太后分
置廣川王國後主魏國除太后崩還益清河河集解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魏因改稱勃海郡一統志
晉志屬勃海郡一統志
故城今冀州東強縣東
趙國秦叔鄒君高侯國見趙孝王傳趙相魯宋登向胡見本傳
郭濟兄郭丹傳韓輔見韓稜傳李益兄李膺傳杜恕見魏志愍傳
太守張禹傳兄魏志張範傳恒階見隋傳任昭見王恕傳注都史張
況兄張禹傳兄魏志張範傳恒階見隋傳任昭見王恕傳注都史張
和六年舊幹封此治房子見一統志五城趙國領漢書縣二城
入常山之元氏高邑房子平林爲戶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一
六城邯鄲易陽襄國移屬廣平郡戶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一
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一邯鄲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西山在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校補

郡國志二潁川郡陽翟先謙曰至此特就其地言之也謹案史記

韓王成因故都而後陽翟則陽翟之地為韓故都班固確有據史文先言故都而後補出陽翟縣名亦是以後地名定前地也

禹所都案前志班固注但云夏禹國處劬以為後禹都臣贊謂禹禹所都案前志班固注但云夏禹國處劬以為後禹都臣贊謂禹

益如周之有東都也益如周之有東都也

襄有養陰里集解馬與龍曰至近人李兆洛謂即前志江夏郡之

襄縣誤今案志言襄有養陰里而京相璠謂在襄城郊縣西南

實不可易乃因鄭注引志誤養為襄城而以為里在襄城與在

襄縣西南微有不合遂疑後漢中葉省郊縣就養陰里立襄縣

漢末復置郊縣則反失之襄與襄城義然各為一縣志既明載

也鄭縣至建武十七年猶見於紀自不在建武六年併省之列

當係鄭帝前偶易名為襄縣因錄之桓帝後旋復其舊為時未

久故紀傳均無襄縣事實可資養陰里在襄城西南改襄縣時

亦應在襄縣西南未必在城以汝水近在城南如里果在城養

水可以直注汝水無用又東北入東長湖而後注汝矣且謂就

養陰立襄縣漢末復置郊縣里又何以忽移於郊縣西南此於

建置義合舉無一事可資證明而徒為鄭注一誤衍之城

字拘束殊可不必至前志江夏郡之襄縣

非汝養二水流域李氏之說固不免近誤

類陰注跪受璽綬以進官本注進下

春秋時曰隔注春秋鄭其叔所保官本注無春秋二

有長葛城注園長葛柳從辰曰杜預

有嵩高山幾大昭曰本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注

汝南郡西平集解馬與龍曰至和洽子商柳從辰曰今魏志商作

本胡國注地道記曰官本注

北宜春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宜春柳從辰曰前漢本侯國梁章

道亭故國注袁山松曰官本注

固始侯國故縣也光武中興更有廢邱集解惠棟曰至故志於

固始下不云故屬淮陽柳從辰曰寢邱前志淮陽國固始下願

從水顏注音子枉反乃寢氏之古寫也寢邱前志淮陽國固始下願

固始并入於寢又收寢為固始實則二縣地城是百毗連史無

明文可證未改寢為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二年是實先改寢為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省蓋即陳國陽夏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晉灼既誤淮陽為汝南顏注又誤以固始原與後之固始固始

縣耳知顏注為誤則可不煩言而解矣寢寢寢寢寢寢寢寢寢

作寢邱前志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固始

推據史記自以

梁國有陽梁聚注左傳襄十二年官本注

有蒙澤注左傳宋萬殺宋閔公子蒙澤柳從辰曰左傳殺作弑無

然試多改殺則有所避忌也又注貫字與貫字相近官本注

有新城注帝王世紀曰官本注

沛國注秦泗川郡柳從辰曰沛國沛國沛國沛國沛國沛國沛國沛國

相集解先謙曰至元和志故相城蓋相土舊都也柳從辰曰水經

陳國陳注邛地在縣北柳從辰曰邛當作

春秋時曰相有賴鄉注老子也錢大昭曰邊韶老子銘云老子

在賴鄉之東楚相縣人也今屬苦板城猶在

魯國注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今案前志班固注云故秦許都高

前世已屬豫州非光武時始改屬也惟東海郡本屬徐州光武

耳順帝時東海郡屬國以都重或東海郡改屬豫州此注誤言之

為郡屬徐州而東海郡王實僅有王都魯國之地名東海而實

益東海及淮陽東南若千里錢大昭氏以為有脫誤是也

閔里孔子所居注漢晉春秋曰至護吾履鍾離意案本書鍾離

別傳載意此事甚詳此注所引漢晉春秋自仲尼以來莫之開

也上脫懸費事又云尋案未了而卒與傳不符所引意別傳亦

與章懷引有異兩舉義中書新皆不完蓋亦兼轉寫失

汝陽注地道記爲妄官本注此

縣邑侯國九十九錢大昭曰兗州作縣邑公侯國八十以有東郡

亦當有

魏郡館陶案漢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

爲子求郎則固有襲封

鉅鹿郡南登集解惠棟曰至或作曲也柳從辰曰光武紀王郎遣

鉅鹿光武逆戰於南疑是范書亦作錄矣今案通鑑鉅鹿下云

漢南樂縣地知縣亦作樂光武紀注亦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

本卽是樂縣樂古通作說已詳第十六校補此南蠻明是南樂

轉寫之誤與南曲無涉常山宮另置樂城或卽春秋時樂故地

唐有樂城無南樂俗呼倫城似本指樂城草據借以通俗音耳

常山國有千秋亭五成陌注縣西七里柳從辰曰西富作南

樂城集解馬與龍曰至晉省見一統志柳從辰曰後漢樂城縣元

委謂魏省此以晉志不載據爲晉省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

實則三國魏已無徵非必晉始省也

失考晉志不列謹案通典樂城下云漢之閭縣地不云後漢更

樂城遂著版籍未幾復廢故范書

紀傳已無事實可徵不獨魏志也

中山國母極母原作母已正官本不

誤案通典作無極可證

望都注晉地道記曰無曰字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柳從辰曰趙刻

安陽城集解惠棟曰至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水經注均作陽

安平國津名薄落津注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官本注吾作晉柳

河開國正官本不誤注和帝永元三年復故官本注三十一城集

解先謙曰三國魏河開郡謹案通典云漢屬涿郡後爲河開郡不數

趙國有檀臺注魏獻榮椽椽原譌椽官本

注同依史記正

第二十校補

四

倒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師入首止應作僖五
 年齊侯曾于首止杜預云有首止城應馬與龍曰考城令王溪無
 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故考城梁解馬與龍曰考城令王溪無
 城今歸德府南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考城梁解馬與龍曰考城令王溪無
 覽見乾傳故舊陳留志曰古鞏國地名杜預注曰故在外黃東南
 遠見前志云尚故鞏國孔穎達云古者前缺缺相章帝更名故屬
 近故鄭元詩箋讀似鞏為鞏國稱云有科亭案本傳有蒲亭集解
 梁陳傳志曰官本蒲亭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省一統志省初官
 故城今衛輝府南集解志曰陳留風俗傳云舊陳地苦楚之難
 曹裴見本傳周顯見魏志高柔傳注又縣人蔡邕撰式孫詩孫
 邑見邑傳董宜子並見宣傳柔傳注又縣人蔡邕撰式孫詩孫
 孫憚見魏志先傳故屬淮陽有高陽亭陳留志曰有萬人聚于邑
 陽云類曰高陽聚邑名在縣西集解志曰圍穉戶處前聚于邑
 又云鄆食其高陽鄉人史記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今在罔縣
 罷見地志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開封府屬陳留後扶溝集解
 稱云小扶亭有清水溝因以名縣有鄉鄉亭馬與龍曰光武封
 朱肅為侯侯侯彭傳水經潛水注陳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城即
 扶溝縣之平周亭和帝永元中封陳敬王子參為故屬淮陽集解
 侯國亦見陳敬王傳注又縣人郭陳見靈帝紀四
 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沈志引太康地志屬陳留地理志無
 益太康後所省謝國洪云沈志引太康地志屬陳留地理志無
 未嘗立郡樂史說誤案東魏以縣屬許昌郡一統志晉志省馬
 與龍云據宋魏二志晉陳留郡應有扶溝縣一統志故城今陳州
 北扶溝縣東
 府五十里
 東郡秦置去雒陽八百里漢置與龍曰太宰王閎見張衡傳
 行志傳書見伏恭傳取統張衡傳與龍曰太宰王閎見張衡傳
 本傳劉延見武紀嚴幹韓宣見裴潛傳注任昭見王昶傳注門下
 接案肅見本傳功曹王隆史云傳家盧放見張輔傳傳張見魏志東
 原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云曹植十五城郡領漢縣八入濟陰
 黃初六年令有東郡太守王機
 陽平郡博平即城移屬平原郡魏都志武陽樂平陽平衡國移屬
 陽平郡博平即城移屬平原郡魏都志武陽樂平陽平衡國移屬
 傳莊十四年杜預注東郡城吳云成九年杜注東郡城吳云成
 紀魏元頭城是戶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縣屬東郡也
 濮陽東郡也戶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陽東郡也戶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見古昆吾國左傳曰衛顓頊之墟杜預曰帝壬昆吾氏困之故

阿六十里馬與龍曰順帝封王道爲侯見孫程傳程昱爲有秦亭
 東平相屯范范令樂亭九兒魏志昱傳劉雄見鄧先主志前漢
 縣三國魏因吳表據左傳莊三十一年杜預注東北平范縣移屬東平
 洪平范滂志屬東平今從郡國志河水注謝云善洪傳洪將兵據
 鍾英按河水注河未移屬東平故沈志西北太平太守范滂屬東平
 則東阿聊城與郡隔絕洪氏從水經注是也按魏武初平中爲東
 都太守治必固武陽後領兗州牧張邈叛迎呂布郡縣皆應程昱說
 新允曰君若志欲圖我守邑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卽封也舊志改屬
 東平一統志故城今臨邑復爲侯見北海靖王傳光武封劉有沛廟官本
 范縣東南二十里臨邑復爲侯見北海靖王傳光武封劉有沛廟官本
 考證曰沛當沭惠棟曰邑志作洸案風俗通云濟出常山房子濟
 作沛當從沭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按一統志臨邑晉改屬博
 濟北晉志因改屬齊北國一統志故城今泰安府東阿縣北國魏因
 平集解馬與龍曰見輿地廣記吳元侯國華歆封此晉志屬平原
 郡一統志故城今東昌聊城集解馬與龍曰聊城合范升見本傳
 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聊城集解馬與龍曰聊城合范升見本傳
 見張有夷儀聚左傳倍元年有莒戚左傳曰京相璠云聊城縣東北
 輔傳有夷儀聚左傳倍元年有莒戚左傳曰京相璠云聊城縣東北
 十里有故城當作曹城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平原吳
 云見輿地廣記謝云葦茂封聊城王後改封曲陽晉志屬平原郡
 一統志故城今聊城發于紀發于徐宣王凌見魏志建安十七年以
 潘璋兄吳志瑋傳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建安十七年以
 城隴西吳志瑋傳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建安十七年以
 縣陽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樂平侯國案解錢大昕曰故清章帝更名
 城今樂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樂平侯國案解錢大昕曰故清章帝更名
 患城今樂平郡一統志故城今樂平侯國案解錢大昕曰故清章帝更名
 平郡謝云據沈志魏樂平非漢舊縣據地形志魏樂平即漢縣管
 志屬陽平故城今樂平縣東南陽平果解馬與龍曰陽平司馬李卓
 禮肅軒婦始端姓又縣人劉儒見本傳侯國有莘亭杜預注左傳
 祀肅軒婦始端姓又縣人劉儒見本傳侯國有莘亭杜預注左傳
 在縣北衛毅公相璠云縣北一里有故莘亭有岡成城岡成君未詳
 解惠棟曰水經注引作岡成亭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置郡
 以縣屬謝云侯國徐晃封此見見傳晉志屬陽平郡一統志故城
 今羊衡公國本觀故國姚姓尤武更名集解馬與龍曰建武十三
 公見光武紀衛相第五種門下孫孫斌又縣人閻子直見種傳樂
 進書志孫承恩見魏志進傳案前志呼觀注應劭云世祖史作衛國
 河水注亦云衛國縣皆沿應說致誤惟此志尚存其實范昌光武
 紀第五種傳並不云有河牧城氏晉敗鄭鐵杜預曰咸城南有鐵
 衛國晉志亦祇作衛有河牧城氏晉敗鄭鐵杜預曰咸城南有鐵

二年置都尉治此郡十二城...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

在東北一統志故城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 濟北國經并泰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安... 濟北國經并泰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安...

昌黎令王衡見楊震傳又縣人刺史治策駱馬與龍曰刺史鮑永
 采見本傳鮑就見天文志奉額見皇甫規傅楊叔恭薛季偉班孟堅
 見袁紹傳劉岱見臧洪傳金尚見呂布傳楊桓叔薛季偉班孟堅
 見濟水注從事衙角兒第五種武紀別駕馮巡察問程士簿有梁丘
 城左傳莊三十二年遇于棠丘有甲父亭杜預曰甲父古國名在
 防杜預曰梁丘鄉在縣西南惠棟曰昭十六年徐人賂將以甲父
 之鼎又注縣西有防城諸本脫下字案本傳劉不將俊疆所
 據馬前志任陽傳陳子永元中徙封為防侯之謬也西陽屬山
 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滿能封此晉志改屬高東緡集解惠棟
 志鄆行云邑登東籍以望宋都籍首北司馬貞云小顏音非也
 杜預云在昌東南陸氏言亡巾反馬與龍曰光武封馮軫爲侯
 見安帝紀丁恭兄徐宣傳曰魏志登見水經濟水注苞春秋時曰
 左傳僖二十三年齊圍郕魯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鉅
 野左傳桓七年其城曰鉅大也野邑數今成寧縣東北二十里古
 省鉅野縣元鉅大也野邑數今成寧縣東北二十里古
 西傳南馬與龍曰縣人有大有野澤載晉有大野杜預曰縣西南
 李典子植見魏志典傳有大有野澤載晉有大野杜預曰縣西南
 領照亭定十三年齊伐晉之所集解惠棟曰郡古閭字先謙曰前
 漢縣治鉅野三國魏因謝云清水注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鄆
 改臨河北連清河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晉志高平集解惠棟曰鄆
 孫張曾孫馬與龍曰高平令滿寵見魏志寵傳又縣人王護子楊
 見本傳鄭慮見孔融傳李剛侯國故發章帝更名曰高平章帝復
 井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邱亭有茅鄉
 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棗州郡志作棗縣惠棟曰京相璠二縣三十
 城先謙曰景初在昌邑西南築麗惠棟曰陽高下合衆原見楊
 置國以縣前一統志三國魏因謝云王象出陽高下合衆原見楊
 城今兗州府鄆縣西南湖陸倫傳又縣人度向華慶見本傳故
 湖陵章帝更名水出地志道記湖陵蓋自白武中興郡縣名皆後其
 齊召南曰案前書湖陵莽田湖陸蓋自白武中興郡縣名皆後其
 舊案費亭乃改湖陵爲湖陸也惠棟曰鄆展云元和元年建安
 年天子拜太祖從後將軍遷鎮東道記馬與龍曰案魏志知別
 一費亭云居度將軍已見鄆縣見度傳書志改屬高平一統志
 魏因謝云居度將軍已見鄆縣見度傳書志改屬高平一統志
 城今濟甯州魚臺南平陽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梁惠王一統志
 鄆南六十里

[illegible]

又都人蔡載了條機見吳志張昭傳先謙曰三國魏因謝
云彭城王據傅太和六年據由定陶改封此以郡爲國八城東
先謙曰三國廣成移屬沛國戶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萬
三千二十七

彭城元大彭邑北征記城西二十里有山自臨淮
有宋桓鑣石亭皆青石隱起遠龍縣之象集解馬與龍曰彭城
令楊統兒殷厚傳魏顯見本傳又縣人到紆子般孫檀芝留孫枝
仲弟呂虔見殷厚阿兄注華有錢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地楚三國魏
徙治見陳壽傳水注一武原集解馬與龍曰和帝封徐璜爲侯
彭城見元和志圖治固一武原集解馬與龍曰和帝封徐璜爲侯
魏因劉毅見揚雲傳先謙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徙治固一武原
西伯仙陽杜預曰即此縣也里解忠諫曰左傳襄十一年遂伐偃
梁作傳陽南漢縣屬楚三國魏徙治固一武原集解馬與龍曰和
因一統志故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水里中禹沈二縣今屬彭
呂雷高誘云呂梁在彭城府嶧縣南五十水里中禹沈二縣今屬彭
來馬與龍曰左傳夷元年杜預注呂雷二縣今屬彭城部先謙曰
葛洪誌城屬楚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禹河沈二縣曰城中縣屬彭
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在今徐州府嶧縣東南梧集解先謙曰
故城今沛縣東南梧集解先謙曰

平

巨集駟馬與龍曰光武封劉殷爲侯見殷傳舊邱長劉平見本傳
志故城今屬陽夏廣戚集解馬與龍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晉
南曰城北六十里廣戚集解馬與龍曰前漢縣屬楚三國魏因晉
紀荀宇志肅清郡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沛國見魏志明
考徐州諸郡無寧威縣置徐州政廣威拔之典傳攻廣威拔之
屬彭城國一統志故城在今徐州府沛縣東北

廣陵郡景帝開爲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雒
陽後漢屬廣陵今廣陵十一城無海陵縣太詳馬與龍曰吳
志爲廣陵王後封刺子元末復立縣三國時廢也明帝興於吳
每登見叔母傳張綱見類帝紀陸潤見附錄傳王宮見贊帝紀
傳范曄見吳志孫登傳衛旌見步騭傳先謙曰三國魏吳分據誤
發爲廣陵太守治射陽後徙東城太守見魏志建安吳志孫策傳
潘延安主權以孫紹爲廣陵太守使衛尉馮朝治廣陵功竟十一城
鳳二年以吳懷峻傳案此時使衛尉馮朝治廣陵功竟十一城解
下仇見孫亮傳廣陵案此時使衛尉馮朝治廣陵功竟十一城解
先謙曰三國魏割置廣陵郡領漢昌縣漢昌縣出兩縣餘廢洪志
沛爲西城吳割置廣陵郡領漢昌縣漢昌縣出兩縣餘廢洪志

廣陵郡魏領縣九吳云洪志所錄之廣陵仍漢舊郡屬縣又多據
晉志而廣陵郡明謝云魏僅有淮時之地均入吳亦復錄入似於兩
案吳志孫部傳部為遠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入歸附淮南泗江
者各數百里此廢縣之實吳謝說不居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
十一萬百九十廣陵曰廣陵令趙苞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子玄靖孫傳吳志華倫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兒陸瑁孫傳有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此處為廟祠號曰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黃初六年文帝行幸廣陵母城臨江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所開元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郡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諸見孫傳有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策居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徐見孫傳有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郡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先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與地廣記言晉省名誤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王欲為泗水王前志泗水故屬泗水因晉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治凌縣時尚未省并故屬泗水因晉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故城今徐州府東陽縣界馬與龍曰東陽縣陳矯子孫孫榮見魏
宿遷縣東南東陽縣界馬與龍曰東陽縣陳矯子孫孫榮見魏
志矯故屬臨淮集解惠棟曰後分屬廣陵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
在此縣多農博物記曰十千為羣糧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
或曰肉餘糧集解先謙曰七月稔熟民收倍至冬乃訖名曰自
酒口無餘糧集解先謙曰七月稔熟民收倍至冬乃訖名曰自
仍置廣陵郡陳矯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龍曰廣陵郡陳矯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彌綱紀徐宣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淮有梁湖地記曰有博支湖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
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鹽漬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廢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之謝云縣廢曹植求自試表南極赤岸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與縣
吳云地為吳據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里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曰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廣陵郡魏領縣九吳云洪志所錄之廣陵仍漢舊郡屬縣又多據
晉志而廣陵郡明謝云魏僅有淮時之地均入吳亦復錄入似於兩
案吳志孫部傳部為遠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入歸附淮南泗江
者各數百里此廢縣之實吳謝說不居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
十一萬百九十廣陵曰廣陵令趙苞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子玄靖孫傳吳志華倫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兒陸瑁孫傳有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此處為廟祠號曰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黃初六年文帝行幸廣陵母城臨江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所開元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郡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諸見孫傳有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策居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徐見孫傳有東陵亭傳劉穎弟略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郡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先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與地廣記言晉省名誤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王欲為泗水王前志泗水故屬泗水因晉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治凌縣時尚未省并故屬泗水因晉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故城今徐州府東陽縣界馬與龍曰東陽縣陳矯子孫孫榮見魏
宿遷縣東南東陽縣界馬與龍曰東陽縣陳矯子孫孫榮見魏
志矯故屬臨淮集解惠棟曰後分屬廣陵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
在此縣多農博物記曰十千為羣糧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
或曰肉餘糧集解先謙曰七月稔熟民收倍至冬乃訖名曰自
酒口無餘糧集解先謙曰七月稔熟民收倍至冬乃訖名曰自
仍置廣陵郡陳矯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龍曰廣陵郡陳矯治此功曹陳矯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彌綱紀徐宣見魏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淮有梁湖地記曰有博支湖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
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鹽漬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廢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吳志武紀注秦松陳端張
之謝云縣廢曹植求自試表南極赤岸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與縣
吳云地為吳據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在揚州府東北江都縣界
里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曰堂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故屬臨淮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名洪傳

本作城考證曰城當作成錢大昕曰當云故屬九江馬與龍曰縣人魯肅爲東城長肅子淑孫睦兒吳志肅傳先謙曰前漢縣屬九江國廢謝元先賢行狀陳登遷東城太守蓋謙末爲郡後其地當兵衝遂廢晉志復置作東城改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今鳳陽府宛遠

曲陽侯國 集解錢大昕曰留川王子鳳所封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元總志太和六年樂陵王司吾惠陳茂改封曲陽王卽此晉志省一統志故城今海州西南

汝鍾吾 云春秋左傳楚侯國故屬東海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太祖征陶謙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

夏邱 卽此見曹洪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泗州治

右徐州刺史部都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 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爲城陽新城黃縣昌陽縣臨淄縣諸葛亮曰魏志曰琅邪郡建安十一年省昌慮并東海集解錢大昕曰魏志以減霸傳考之蓋禽呂布後所置魏氏春秋以爲初平三年分者誤先謙曰袁宇記魏明帝復城陽郡據魏志知樂史誤也通鑑胡注城陽置卽時屬徐州後移屬青州利城郡魏廢見紀要三國魏徐州刺史部得漢舊郡國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之凌海西下邳之淮以北十三縣爲郡國五縣邑侯國四十三

郡國志第三十一終

後漢書二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一校補

郡國志三陳留郡有匡城注孔子因此案四當是有祭城注注曰

近濮水官本注注曰

東郡有竿城集解惠棟曰至官本注城作縣今案注言前書故發

前書則固非指前志之發干蓋前志之發干所治已非故地而

竿城即前漢故發干城其地至後漢已併入於衛也如即前志

之發干城則既言前不必更言故矣前書衛青傳封青子登

為發干侯或即在此是則故發干乃侯國城一作縣非也

東平國有闕亭官本注有闕亭即春秋會于闕之闕不符未詳孰是

故聚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封此後改封東平是

曹魏時壽張亦官為王國矣但後既遂為東平屬縣仍當以縣論

泰山郡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一官本末

山陽郡故豪章帝更名官本末注王莽改曰高平官本注

濟陰郡有煮棗城注東有淮類煮棗官本注類

東海郡有伊盧鄉注鍾離味冢在伊盧官本注

承集解徐松云承縣呂承水得名作承誤今案承字雖見晉書然

丞為三合字不從承也玉篇引聲類謂承即拊考說文拊可引

易證以釋文及今字惟通承丞極易文未有作承者集韻謂拊

承攬極丞五形同字承即承之或體亦分別言之承為縣名前

志同莽曰承治可知尚讀如字徐必謂作承為誤類於知今而

不知古矣

祝其有羽山注即羽泉也今案羽泉亦當作羽淵

琅邪國緇集解惠棟曰至陸氏云本或作緇案義梁節

廣陵郡有江水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廢見沈志謹案通典

郡魏為重鎮後屬吳注載文帝黃初六年征吳使張遼乘舟與

曹休至海陵是歲遼薨於江都是廣陵先屬魏有江都也吳志

孫峻傳又云使呂據等自江都入淮泗是後屬吳亦有江都矣

能涉流沙通西海因封為海西侯班表不著侯國地

所屬師古亦未言是否即東海海西縣仍難確定耳

第二十一校補

郡國志四第二十二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二十二

青州

北海平原樂安集解惠棟曰太康地記云東

十年

首事之始故以青萊名先謙曰青州魏注魏青州統濟

濟南

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青州統濟

自移

北魏郡後魏移魏郡青州魏郡青州魏郡青州魏郡

分北

北海平原樂安集解惠棟曰太康地記云東

得梁

故曰大梁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其時

分枝以荆陽之先謙曰案建安十三年劉琮降荆州地入魏

長沙

桂陽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魏遂

不置南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武陵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通武

陵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營武

陵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城武

陵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始興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揚州

郡魏武破袁譚地遂入魏謝云通鑑胡注魏

傳先謙曰郡人潘干嘉見獻帝紀公玉帶見張純傳注徐邈

城王先謙曰官本郡作國是三國魏因吳云魏初為郡正始七年

之縣也

東平陵集解馬與龍曰東平有鐵有譚城故譚國集解惠棟曰

天山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東南有平陵城故城今濟南縣

平陵

有

姑幕焉十城東安平移屬齊郡
 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
 七達謂之劇郭璞云今北海劇有連子駒劇之人揀者也爾雅道間
 傳見峻見王漢傳又縣人滕撫謙延見侯覽傳滕狀弟曹貴子盾
 引吳志有紀亭古紀國集解魏志徐幹吳志滕有濟水北海屬劇
 引注康志謝縣志徐幹吳志滕有濟水北海屬劇
 上定令上部與融相拒兩嶺涉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見
 九州春秋晉志改屬東莞郡一統志故城今青州昌樂縣志五
 內有紀臺營陵儀並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魏志王脩志故
 城今昌樂平壽有斟城杜預曰有斟字古對尋國禹後西北集
 縣東南平壽有斟城杜預曰有斟字古對尋國禹後西北集
 反前志作斟音同有寒亭集解惠棟曰古寒國泥封此康曰泥
 扶角反徐遜音在角反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魏志王脩志故
 預左傳注晉初屬北海吳云晉志改屬濟南郡馬與龍云據此
 祝風五縣注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與平縣等
 是謂改濟南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與平縣等
 四縣東西相距四五百里安得同錄一郡平縣等四縣漢時屬北
 海知晉初改北海為濟南改濟南已晉志濟南則濟之說所常
 非濟岷所得屬北海為濟南改濟南已晉志濟南則濟之說所常
 改正案沈志濟南太康初年濟南已晉志濟南則濟之說所常
 濟岷地志無濟岷則濟之說所常
 是統志無濟岷則濟之說所常
 城在縣西集解惠棟曰注部城邵子斯反亦作營城也馬與龍曰
 縣北相融也雲昌記漢郡昌縣志魏晉因之謝云左傳莊二年
 杜注北海郡昌縣志魏晉因之謝云左傳莊二年
 集解馬與龍曰光武封張步為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兄峙傳道記見有集王城集解林傳甄字步傳又縣人承融字
 正亭陽郡沈約云平昌太守故城城陽鎮安邱謝云魏志因改屬城
 注安邱郡孫郎即志孟康曰今案邱是案孟康三國時人安邱縣
 改屬城陽郡沈約云平昌太守故城城陽鎮安邱謝云魏志因改屬城
 復有密鄉棟曰地理風俗記作密鄉字孝見恭傳
 海城承屯道于見武紀晉志屬城陽鎮安邱謝云魏志因改屬城
 東北三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萁鄉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西南
 十里

豫州刺史任魯陽見吳志堅傳有魯山前志曰古魯縣南部賦注
 解縣避亂魯陽山松柏澗水出魯山峽有牛蘭聚亭謝承書云牛
 谷中東南流徑魯山而南合牛蘭也
 惠棟曰注云牛蘭山鄧元云牛蘭水所發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志封謝陽見國傳晉志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反王愷後六年
 統志故城今汝州魯山縣治犍集解惠棟曰尺山即反馬與龍曰縣
 志故城今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志故城今純孫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於本學縣鄉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故城今南陽縣東北六十里馬與龍曰更始封李主惠棟曰說文有那
 亭又云李彭為侯見彭傳恒帝時邵邑更始封李主惠棟曰說文有那
 亮武封李彭為侯見彭傳恒帝時邵邑更始封李主惠棟曰說文有那
 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敗還舞陰即此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陽比見劉玄傳鄧后紀鄧康為此陽侯亦見天文志李雲傳注作
 比陽鮑昱傳昱為泚陽長案泚均當作比寶后紀泚陽公主何焯
 校本泚改泚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今唐復陽集解惠棟曰闕駰云胡陽縣之樂鄉也元帝侯國集解
 縣東復陽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侯國錢大
 昕曰順帝封有杏聚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馬與龍曰更始封申屠建為王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南荆書曰在縣
 桐柏淮源潘發其長法雄流本傳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南荆書曰在縣
 見劉玄傳潘發其長法雄流本傳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南荆書曰在縣
 南柏淮源潘發其長法雄流本傳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南荆書曰在縣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陽縣傳魏志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日西平氏屬義陽郡案晉志西平氏縣後義陽郡平氏縣平氏縣志
 義陽太守下志故城今桐柏縣志西平氏縣後義陽郡平氏縣平氏縣志
 陽義陽一統志故城今桐柏縣志西平氏縣後義陽郡平氏縣平氏縣志
 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今本水經注作謝又注引
 所謂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今本水經注作謝又注引
 子福韓欽見彭傳馬成子衛孫香子遵豐孫欽傳孫杞女孫照照
 玄昌玄子伯孫曉見成傳馬成子衛孫香子遵豐孫欽傳孫杞女孫照照
 黃酒聚又伯孫曉見成傳馬成子衛孫香子遵豐孫欽傳孫杞女孫照照
 古云廖者力救反左氏傳作應其音同耳藝國在六安皋陽後為
 從師滅與此別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之夏分注傳光志郡明沈沈集先傳三郭
舟侯傳有化故諸帝南杜解謙晉節
清儒陽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水進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注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塞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者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城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南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小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山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育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水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經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其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東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元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和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志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在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故鄧鄧聚北城王約陽注惠日

統注侯竹音一因注龍年侯俱見孫西陽神陵傳苑
志南縣侯侯國統謝光以表弟宗條南陽未侯國
故鄉部國集晉武崇安虞之傳均族安立赤與
城筑四吳集晉武崇安虞之傳均族安立赤與
今陽里漢解省國志劉嵩父侯宗見解何靈能
襄縣有開子錢志劉嵩父侯宗見解何靈能
府志前林後昕故光武平武有涉都鄉物杜預
城順山漢西北有陽南陽侯侯侯侯侯侯侯
東郡三有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武當山改集解南陽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案集解南陽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侯馬與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
永建龍左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
中光武恒封州記

[illegible]

志守周南郡太守惟諸葛瑾住公安旋遷左將軍督公安郡... 志守周南郡太守惟諸葛瑾住公安旋遷左將軍督公安郡... 志守周南郡太守惟諸葛瑾住公安旋遷左將軍督公安郡...

黃帝時封王康馬與龍... 黃帝時封王康馬與龍... 黃帝時封王康馬與龍... 黃帝時封王康馬與龍...

解惠棟曰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忠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荊州記縣舊治沮中頭後漢岑彭志西去郡一百里輿地紀勝縣在百里洲謝安蜀志董和霍峻並雲南都枝江人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荊州夷道荆州府宜昌府東南有羊腸山集賢樓守張飛廖化見劉志本傳蓋達見封傳樊友陸遜雷譚兒宜都太守陸遜傅王岐虎忠亮翻傳分先東四百步馬與龍口宜都太史公志隆遜傳王岐虎忠亮翻傳分先

支伐吳伯歸子記吳錄顧雍子裕並爲官都太守有獠亭先四年陸遜別取宜都屯夷陵追峽口以備蜀三縣魏武平荆南枝江縣漢武帝建元五年劉璋置焉魏武平荆南枝江縣漢武帝建元五年劉璋置焉

城西今荊州府宜都郡西北故夷陵集賢樓與龍口宜都太守陸遜傳王岐虎忠亮翻傳分先

開纂解惠棟曰荊門戎處虎牙山荊州句文日剡門水抗嶺西南陞出於黃石白黃竹灘入西此係權傳亦見沈志陸抗嶺西南陞出於黃石白黃竹灘入西此係權傳亦見沈志

至高山水障非一日夜半不見日月三月三日其案也荊州府自夷陵派江西二十里洪口有步騭城有赤谿陸抗於西陵築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隔外以禦寇胡三省云故市即步騭城紀要亦

給抗驛臨江水注江州水東北經亂城北城郎山之北險北對陸抗驛臨江水注江州水東北經亂城北城郎山之北險北對

神亡諱之故城案在宜昌府城東北城郎山之北險北對陸抗驛臨江水注江州水東北經亂城北城郎山之北險北對

宣寧府西北六十里晉志作夷陵屬宜都郡一統志故城今漢陽府沔陽州東南吳志周喻傳以州陵等四縣爲奉邑亦爲呂蒙食邑見吳傳省案是吳有此縣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陽府沔陽州東南吳志周喻傳以州陵等四縣爲奉邑亦爲呂蒙食邑見吳傳省案

聚隱志倣故屬武陵集賢樓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宜都蜀志此首志屬宜都郡紀要故

城今宜昌府廣德縣西南五十里

江夏郡高帝置雒陽南六十五里策解馬與龍曰太守侯登見空

見本傳張成兄張儉傳田明兄梁冀傳到祥兄蜀志劉巴博都尉昭諸逃入江夏山中費承傳又見吳志陸遜傳吳志孫皓傳先謙曰十

三國魏吳分益漢郡廢魏吳並置江夏郡吳又分置新春郡

本衛一古英易至阮郡曹阮即山水所之注志漢一志皆
傳關在邨向宜義平大也並觀或此縣之注西陽縣今志皆
見今邨先陽靖疑晉言在也漢四議當今志皆
侯羅之關攻靖關南案漢前縣集城十曰今志皆
陽集縣一之關南案漢前縣集城十曰今志皆
恭西元統和武須義與傳是三國一蘇縣境縣北晉
王錢九志又如左陽地定四魏作林境縣北晉
子大里志又如左陽地定四魏作林境縣北晉
平听有靖其石城紀年時謝馬言說文秦史故城杜亦一統
所曰城下關併手三大吳謝馬言說文秦史故城杜亦一統
封城有故九力若克關伐屬蜀龍從不記山七集云郡錢古置故
有城塞山之為東一相首尾岷漢楚及楊郢記之魏縣志故城
鄉竟陵之降使關首尾岷漢楚及楊郢記之魏縣志故城
縣傳陵劉營華向自天直漢楚及楊郢記之魏縣志故城
解桓劉營華向自天直漢楚及楊郢記之魏縣志故城
愿十馬澤西破監楚及楊郢記之魏縣志故城
棟一子馬澤西破監楚及楊郢記之魏縣志故城
日年範與史記分難年武司馬臣侯義徐廣云日經
鄭郎誕龍記分難年武司馬臣侯義徐廣云日經
本人璋日正其不魏陽馬臣侯義徐廣云日經
亦重璋義兵如關戎養見云日經
作蒲子人即勢攻冥請陽陽冥云日經

志漢林僅口以云沙武省俱西江沙山策有溪說襄沔
政陽在督守吳義昌武當南水東傳印水集不在襄陽
屬圖江而江北省沈承江吳年七左傳注解合襄陽
武昌經南岸之守媽北夏舊夏見陸林口城蜀東晉吳郡
郡譚魏地江縣又太屬太置本漢口督孫權諸葛亮所南
一元武為分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志志周沙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故在瑜義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城蒲所置江陵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今折敗所置江陵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武縣處所置江陵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昌西謝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府一云洪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江百社有赤城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縣十謂赤城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西里赤城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南晉壁在兵勢以南孫吳志沙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楚地南晉壁在兵勢以南孫吳志沙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鄉記說有越為河知祇吳志沙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徙曰及烏河夏口前一屬吳志沙縣下晉元孫權諸葛亮所南

[illegible]

南五里**沅陽**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承音丞馬與龍侯國故屬長沙
千里**桂陽郡**守鍾猛見鉤師傳張陸見安成李侯傳充衡鄉人
屬衡陽郡紀雲在衡州府衡陽縣西一百七十里
桂陽郡高帝置上領山在雅陽南三千九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
鄧彭許荆襄方廖祈見南嶺傳度尚陸康見本傳張淡兒劉表傳
趙越見清水注胡瑒見比隆傳羊蓋勳傳劉登見梁冀傳先諱呂範傳
吳又人胡騰見寶武傳魏傑見蓋勳傳劉登見梁冀傳先諱呂範傳
國因建安十四年郡入蜀二十年屬吳見蜀先主志分置始興
郡十一城漢舊志四國吳陽山交州南海郡六城始興郡
陰山省沈志廣與四分置始興陽山交州南海郡六城始興郡
始興郡宋明帝泰始六年割始興之桂陽陽山含雁立宋安郡太
豫元年復改始興曰廣興是未安及廣興陽山含雁立宋安郡太
今南雄州始興縣東北始興縣北始興縣南始興縣東始興縣西
水漢舊志後漢曰陰山屬桂陽始興縣無此縣當是分後立云
也鶴頭蟻而近遺吳沙孝王子初元元年封是也沐水注陰山縣
子係表陽山侯宗長沙王子宗之邑此是漢縣無疑其在涇水側
東北有陽山故城即長沙王子宗之邑此是漢縣無疑其在涇水側
老當是不改矣所從之戶十三萬五千二十九口五十萬一千四百
三椰集解惠棟曰十二州志曰華水出縣華山西至湖南有客
嶺山湘中記曰項籍從義帝於郴而害之關澤見吳志澤傳
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十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正月新穀便
豈因一年三收客集解惠棟曰注收何焯定考執先謙曰前漢第三國
嶺爲楚粵之關在縣南八十里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郴州治便
騎解西北徑晉前漢縣北又過便縣三條說同謝云水注發源烏龍白
故城據郴江上舟楫往來未陽集解惠棟曰說文作都從邑未聲
賈易相近即今永興縣治世駿曰案循史衛陽傳注引續漢志
倫又縣人蔡有錢集解抗世駿曰案循史衛陽傳注引續漢志
三國吳因謝云吳谷助碑朗桂陽未陽人未水注未水西北過未
陽縣東北入於湘志亦解惠棟曰沈約石鰲山口晉志曰桂陽郡陽
陽臨沅陰山志亦有陰山縣沈說非也馬與龍曰前志桂陽郡陽
漢縣三國吳省沈約云陰山吳始興郡無此縣按據沈志漢縣吳

[illegible]

侯見絲程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又北過下雋
 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注湘水又北過下雋
 得萬石浦微水注湘水浦微水注湘水浦微水注湘水浦微水注湘水
 經洞庭巴邱城大帶金浦水湖澤也西流注於江之積湖口湘水又北
 注吳之巴邱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案洪志據元
 和志謂吳分下雋立巴陵縣今觀郡注其誤自見謝云郭嘉傳太
 安八年人屯巴邱以禦備焉宗預傳西增白帝之兵東益巴邱之
 以萬人屯巴邱以禦備焉宗預傳西增白帝之兵東益巴邱之
 滕固志吳未嘗改巴邱為巴陵縣東通城縣界也紀元二妃之神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浦微水注湘水浦微水注
 志陰縣北六十里合今學陵石室記中縣石室記中縣石室記中
 道士學仙此山北過沙縣西澧水從東南來注之積湖口湘水又
 永注湘水又北過沙縣西澧水從東南來注之積湖口湘水又
 絲有定安八年長沙縣西澧水從東南來注之積湖口湘水又
 觀賈賦賦此山北過沙縣西澧水從東南來注之積湖口湘水又
 陵賈賦賦此山北過沙縣西澧水從東南來注之積湖口湘水又
 黃縣三國吳因湘水注湘水浦微水注湘水浦微水注湘水浦微
 自侯吳山下注沅水謂之容口縣或以水氏疑吳置陰山縣時省
 今地闕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魏氏春秋建安二
 十陽上南西城場分置魏興新城上唐郡為郡南陽分南陽之房陵安
 十六縣邑侯國一百七
 雲陵置營陽昭陵之縣始安分江夏置南陽分南陽之房陵安
 得漢舊縣南郡置桂陽武陵長沙置江夏置南陽分南陽之房陵安
 新地舊縣南郡置桂陽武陵長沙置江夏置南陽分南陽之房陵安
 地皆屬吳說已見前蓋魏雋立其房陵上唐郡為郡南陽分南陽之
 陽郡說見南郡十七城下說見南郡十七城下說見南郡十七城下
 上唐郡為郡南陽分南陽之房陵安
 歸為西陵郡二十五分南郡之重林歸安陵臨川并房陵
 上唐郡為郡南陽分南陽之房陵安

預注曰在縣東南案采均傳縣有周后二山集解惠棟曰浚一作
 遼又注唐見沈一山風俗通唐居吳所修見寰宇記晉成德集
 志因屬淮南郡一統志故城魏武伐吳所修見寰宇記晉成德集
 魏志經有廣陽鄉其西北水所出馬與龍曰縣東北劉進子陶見
 志故城傳鳳陽府前漢東縣三國魏因縣故城志無南郡下邳
 南志謝云當在芍陂東南西曲陽有曲陽故城志無南郡下邳
 字曲陽城在國魏因縣志屬壽春郡一統志晉先鎮安中肥集解
 龍曰合城長顧泰見吳志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鎮安中肥集
 利史劉馥治此見魏志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鎮安中肥集解
 爭祁山屯合肥此見魏志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鎮安中肥集
 漢縣三國魏因施水注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徑合肥縣應
 城父夏水出城父東南施水注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徑合肥
 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派別無沿注之理方應肥水北
 注淮而施水東南入巢湖已自分流惟夏水暴漲則二水合
 于居巢縣界後陷為湖一統志名道元之說庶乎有徵謝周迴四
 餘里洪云有迥遶津有西津橋張造在合肥縣東南七里有巢湖
 超渡即此在合肥後漢志西無板橋張造在合肥縣東南七里有
 滿龍表於縣城西北三十里立城明年吳主皓出東關丁奉至合
 郡即合縣新見孫皓傳謝云即今廬州謝解馬與龍曰屬淮南
 郡合縣東北金斗城愍陽侯國刺史治余王遜見馬嚴傳注李
 聖勤見彭傳鄧隆見鄧晨傳注歐陽欽見李憲傳觀恂見劉殷傳
 劉祐陳翔見傅昇見李憲傳昇見李憲傳昇見李憲傳昇見李憲傳
 靖傳從事陳眾見李憲傳昇見李憲傳昇見李憲傳昇見李憲傳
 欽周泰見桓傳孫吳以應陽為重鎮置潘須張承見吳書潘傳
 傅策周泰見桓傳孫吳以應陽為重鎮置潘須張承見吳書潘傳
 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千江表傳孫皓傳天聖元年陽山石文理成
 有昭陽縣吳伍子胥素據沈沈出昭陽縣此年復立山陽縣北有
 吳湖東南口記伍子胥素據沈沈出昭陽縣此年復立山陽縣北有
 即濡須口謂之依關山梁雲宇記魏嘉平四年諸葛相持於東關梁
 為經梁鑿石通水通鑑地寶山城破魏將諸葛於東關梁鑿石通
 淮拒曹公於濡須水通鑑地寶山城破魏將諸葛於東關梁鑿石通
 十里濡須水通鑑地寶山城破魏將諸葛於東關梁鑿石通
 東興更築大隄即東關也經魏之世淮南郡與吳以巢湖為界吳

[illegible]

二十五年開建業徙都武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此見權傳洪
雲孫策攻劉繇牛渚營見策傳謝云孫桓傅督生清作橫江塢
曹真杜佑元即當塗縣采石胡三省云太平州北三十里有牛渚
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一統志和州牛渚山在太平府
治西北下突入大布修理改名石頭用貯軍糧器械謝云諸葛亮
陵邑建安中吳大帝修理改名石頭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朝陽
門所謂龍蟠虎踞在江寧府西岸謝屯此其水從秦洲通六十里內有寶水
記湖三省云蔡洲在石頭鎮西二里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朝陽
港泊船以避烈風故名王濬伐吳宿於此見寰宇記即今江甯縣
理水軍當移據之小兒權傳曰鍾山西南流通城北望潮溝以洩元
紀盛吳赤烏四年鑿東渠自鍾山西南流通城北望潮溝以洩元
武湖水南入秦淮逶迤十五里日青溪在侯景封婁侯城南元
周志在今江甯縣東南晉志曰謝國吳省沈約云湖熟吳爲
侯國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湖孰三國吳省沈約云湖熟吳爲
據傳蓋農都尉謝晉志屬丹陽郡句容方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郡一統志故城今上元縣東南陽句容方術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吳因祀順帝傳係何姬八月陽句容人謝云萬小其爲自句容中道自小
陽之逸道孫權傳後漢志二十二

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耶閣此繫茅山之麓以通運道也王鳴
陵壁施力銀辛壯引吳志岑昏擊丹徒至雲陽杜野小常州皆新絕
陸奔牛呂城以至丹陽縣再西北至丹徒縣入江大約卽絲樓所
擊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鍾英按孫權傳明言自句容無涉地
氏因自小其辛幸牽合爲一豎丹陽徙或別江運河陳勅所容甚牧吳時
志延陵縣西有東陽臺西陽臺城相去七里與句容縣接界吳時
所鑿號破岡瀆自延陵至江南上下各七埭梁武帝嘗遊太網江乘
諱廢破岡關閘三容吳晉沈約云江乘志屬丹楊郡一統志故城今
盛傳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卽此晉志屬丹楊郡一統志故城今
句容縣北春穀集解馬與龍前漢魏四里緒圻城在江東岸臨江
置處見元和志謝云桓溫表稱春穀縣諸圻城在江東岸臨江
西當濡須口二十里今繁昌縣西四十里緒圻城在江東岸臨江
城鄒紀要故城西太石城集解惠棟曰吳都賦注云石都鴨鵝馬
陽郡程普居石城見吳志普傳石城長黃蓋侯侯王常傳丹
漢東合三國吳志注江水石城東入爲貴池也源流徂具前志
補注洪有石垓寔字記貴池之水貢南江也源流徂具前志
浦陽郡無石垓李說非有武林城吳大帝所築見輿地志吳志

仙人之處而命焉其山大嶽凡七重固基周迴連三五百里其南
 崑崙宮香煙西南有神廟七嶺會同莫升之者徐仞而有瀑布流其
 氣氤氳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豫章舊志匡俗字君
 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豫章舊志匡俗字君
 平夏禹之苗裔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周書周禮重三五百里
 江西北去減去三字惠棟曰尋陽記云烏江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
 日嘉慶江四曰烏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鄒終
 沙堤江九曰桑洲因改屬新縣郡沈約云吳立縣春郡尋陽縣屬焉
 前漢縣三國吳因改屬新縣郡沈約云吳立縣春郡尋陽縣屬焉
 謝云周瑜傳進攻尋陽破到勁呂蒙傳樂瑋別將立屯曹仁退步
 領尋陽令明市尋陽深入七年曹仁破諸葛瑋別將立屯曹仁退步
 陽權退封諸葛瑋傳格同起曰於尋陽治書太康元年王渾
 克尋陽之陽洪是終魏尋陽屬吳胡三省云尋陽縣亦屯此見北
 奮爲牛州都督爛江魏精壯見張昭南今九江府西九十里見
 紀注尋陽志屬盧江郡一統志故城見黃州府南縣志南曰昭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明說潛是也潛自天柱山集
 解惠棟曰前志作潛潛六楚沈尹戌帥明說潛是也潛自天柱山集
 衡山志盧江太守領葛舒並云漢漢縣接其地望皆魏吳交界隨
 地沈志盧江太守領葛舒並云漢漢縣接其地望皆魏吳交界隨
 亦爲棄地無疑張道傳葛中有天柱山高二十餘里道險狹陳周
 等壁其地邊攻斬之卽此晉志屬盧江郡一統志故城今六安州
 霍山縣臨湖侯國集解錢大昕曰故樂成王侯所封先謙曰前漢
 東北此無功而還因名紀要今無爲縣治有新城宋白云舊公攻吳城
 居新附者因名兒紀要今無爲縣治有新城宋白云舊公攻吳城
 南八龍舒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儂舒侯國一統志故城今廬州府無爲縣以
 十里龍舒康舒參桓良兒能舒鮑鮑類兒范湧是王英男子許
 三國廢舒龍舒三國時爲陸地晉志因一統志今廬州府舒城縣治
 左傳文以舒城卽見吳志舒城遂反以廬江爲龍舒南有龍
 舒後人以舒城卽見吳志舒城遂反以廬江爲龍舒南有龍
 吳曰晉志以舒城卽見吳志舒城遂反以廬江爲龍舒南有龍
 惠棟曰羅泌云阮伯資漢爲侯吳與龍南四十里安通三國
 袁術傳注徐盛見志志孫策傳朱光龍興龍興縣傳朱光龍興
 主權傳注徐盛見志志孫策傳朱光龍興龍興縣傳朱光龍興
 吳曰建安十八年廬江見志志孫策傳朱光龍興龍興縣傳朱光龍興
 以以南建安十八年廬江見志志孫策傳朱光龍興龍興縣傳朱光龍興
 江郡蓋從尋陽遙鎮謝云建安四年孫策克皖城黃武四年孫
 政李術於皖城吳術守將審德七年權克皖城黃武四年孫
 石亭嘉禾六年諸葛格屯廬江赤烏七年權克皖城黃武四年孫
 廬江郡治皖城洪氏謂遙鎮非也天紀二年吳人大田皖城王渾攻

侯國集解元謙曰前漢縣屬六安三國魏因晉改
會稽郡秦置郡治吳曰注立郡吳當成吳立郡馬與龍曰太守成公解
尹端見勅就傅梁毅徐劉祐傅唐明見何后紀殷丹見陸遂孫權見吳
車凌見孫皓傳案永建以前太守治吳見吳郡下郡丞顧雍見吳
志華信都尉任延見傅劉洪見孟嘗志書孫戴就見本傳議
謝譚見吳志吾榮傳曰時見孫皓傳注又郡人顧奉公孫雲門下
張霸傳周規見朱儒傳見孫皓傳注又郡人顧奉公孫雲門下
宮費齊周規見朱儒傳見孫皓傳注又郡人顧奉公孫雲門下
四城集解元謙曰注立郡吳當成吳立郡馬與龍曰太守成公解
甯海安陽昭武建江爲八城海安郡領漢舊縣二改餘暨曰永興漢
吳興樂昭武建江爲八城海安郡領漢舊縣二改餘暨曰永興漢
長年以會稽安吳置臨海郡沈昌武義爲十城秦孫亮傳太平
臨海吳以會稽安吳置臨海郡沈昌武義爲十城秦孫亮傳太平
漢舊縣注立郡吳當成吳立郡馬與龍曰太守成公解
固吳立曰羅陽孫皓改曰安陽太守立郡吳當成吳立郡馬與龍曰太守成公解
後漢志二十二

龍邱裴見延傳鄭弘鍾離意謝友兒木傳馮敷見陳忠
傳泉弘傳徵見恒榮傳沈承弘見吳主權友張儼見孫紹河間張孝王
靜見顧雍傳徐原見呂岱傳王玠見吳主權友張儼見孫紹河間張孝王
置吳十三城集進改曲阿曰雲陽改由郡領嘉興復置錢城分置
建德安臨水入丹陽之故鄣於潛分置安吉原鄉爲九城無錫省安
縣德安縣分置春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春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記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合浙江西南屬吳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康又沈沈西南屬吳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縣隸毗陵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人蓋嘉禾中以農謝氏據吳郡西書華嚴吳郡都尉吳郡都尉吳郡都尉
祚還屬吳郡又孫皓傳費鼎元年分吳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今吳郡陽羨縣又孫皓傳費鼎元年分吳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縣隸毗陵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及丹陽故鄣安吉後漢志中平二年分吳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九縣屬吳郡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立信陽縣
郡治烏程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二
吳集解馬與龍曰孫策封吳侯侯吳志吳令鄧宗見郎顯傳彭
梁鴻至吳依大傳孟宗伯通見權臣傳吳志吳令鄧宗見郎顯傳彭
稱衰至孫康見續傳康子籍孫宏叙康從子駿父綏子綏子綏子綏子
廷凱喜曾孫晏景奎機雲雅玩見遜傳陸凱子綏父綏子綏子綏子
禮謙祕見雍傳注朱桓溫傳吳景子奮祖孫安纂見妃嬪傳本國
傳張允子溫祇白見溫傳吳景子奮祖孫安纂見妃嬪傳本國
子胥城曰吳大城昌門外造閭家虎丘宮二百一十步二尺又有伍
貴曰縣東門外孫武家也權溪城閭閻所置美山虞山越成山皇
錢湖閭閻所置美山虞山越成山皇
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爾雅十數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
水底去無所不通號爲地脈越絕書曰湖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
雷山小雷山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陽是
也又吳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岳爲先謙曰前漢縣
三國吳因洪云侯國謝云孫英封吳侯國除見孫登傳孫基封吳

傳曰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曰縣南醴李城也千寶搜神記曰秦
 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
 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縣解惠棟曰構音醉
 萬與龍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縣解惠棟曰構音醉
 嘉興孫權傳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爲木興五年改爲嘉興
 沈凱封嘉興太守領嘉興洪云侯國謝云朱桓封嘉興侯侯桓傳
 陸凱封嘉興侯侯桓傳嘉興縣志固一統安越經曰有西岑家越王孫
 子守之子死送葬城中集解錢大昕曰前漢晉志皆無此縣本
 志而爲安核者不能置前無所承後無所增疑即錫之說因裴脫其
 城爲十三盧熊蘇州府志遂謂東漢省錢塘而增安縣又謂建安
 中孫權以安縣屬吳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
 此說未審虛何所據監本無裴字新刊本依宋本增闕所起以備
 越此志安縣下引越絕云云兩志俱有備敵遺迹安必置之焉矣
 悉裴縣解見下富春虞翻見吳龍口富春長李承兒魏志典華傳
 賁子都安熙綰孫苗族連曾孫惠兒傳輔子興紹偉昕兒輔傳
 靜子昌瑜咬瑛謙孫綽超恭肅熙耀曼絃膺臨含滿侯承立曾孫
 峻林兒靜傳望子策權紹匡見堅傳秀曾孫儉兒傳傳綽子登
 越與奕悅兒韶傳韶伯父河河子助誼相俊兒傳傳儉子璵
 越許見徐夫人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吳因孫權黃武五年置東
 安郡以全琮爲太守治富春七年廢見權傳注漸江水注浙江又
 東北徑富陽縣南故富春也洪云沈志吳黃武四年以爲東安郡
 誤謝云寶字記黃武五年於富春置臨武縣亦非孫峻封富春侯
 見孫亮傳有孫洲武縣前過江君自爲長沙太守守郡吏如父老
 以長沙太守起兵爲吳始祖遂名此洲爲孫洲見吳錄今富陽縣
 東有陽山孫堅故居見寰宇記今富陽縣西北隅晉陽羨集
 志改曰富陽一統志故城見杭州府志富陽縣志西北隅晉陽羨
 馬與龍曰陽羨長孫權見吳王權志又縣人許武弟曼首武邑郭
 孫則制孫皓見荆傳周勛子處見吳志勳傳張東見顧邵傳曰
 曰縣有張公山曰洞密有周處風土記一名蜃城見寰宇記沈約
 吳義興太守晉分吳興丹楊立餉陽羨洪云有國山本名離里山
 謝云吳太守晉分吳興丹楊立餉陽羨洪云有國山本名離里山
 錄晉志闕一統志故城見常州府志立見孫亮傳孫皓天璽元年
 縣人高彪子岱兒文苑侯國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白爲都
 傅顏連見吳志孫瑜傳侯國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白爲都
 東吳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王太伯
 初封吳所造臣沈志晉見太守下是山無錫吳陸道先謙曰中君
 爲印宅以置廟昭志今見太守下是山無錫吳陸道先謙曰中君
 初封吳所造臣沈志晉見太守下是山無錫吳陸道先謙曰中君
 爲印宅以置廟昭志今見太守下是山無錫吳陸道先謙曰中君
 初封吳所造臣沈志晉見太守下是山無錫吳陸道先謙曰中君

永修縣並中立豫章縣建安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集解錢大昕曰要注豫章縣建安案宋書州郡志此縣也據此注似本中

豫章晉初改為豫章監惠棟曰注更修一作承循鎮水注中二年

立修水所經也州郡志仍作永修又注並平中立諸本脫中字

安州郡志又有漢平縣亦中平中立馬與龍曰錢引州郡志吳日

謂漢末置豫章吳改西安轅水注可證益南

南昌吳七都唯有三合此蓋外戶以上荆揚江萬戶以下為長澤

江南七都唯有三合此蓋外戶以上荆揚江萬戶以下為長澤

昌所云正與應氏合當是三令之譌馬與龍曰孫權封南昌侯見

吳王傳檀兒方術何湯見桓榮傳注徐卿子崩見侯國謝云儒

範封此見範傳有劉繇城繇自曲阿奔豫章築城保固遺虞翻

有椒郤城洪表傅紀要今南昌府北四十里謝云在石頭城水經注

說華葛格園新成不故朱異等云宜達還豫章襲石頭津步之處也

輿水又徑郡北為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城水經注

紀要章江門外十里橋西頭渚習志因一統志故名南昌府南

太守張俊於城東造雙闕亦五鳳門建城章地立名上蔡者豫

石炭二頃可燃以爨集解齊召南曰注此地二字應在此文之下徧

豫章郡戶口下分後漢志二十二條三十二字應在此文之下徧

檢本志引書必有所指上文豫章記言上蔡民分徙此地即此地

立名上蔡之注前漢志一條移置於其後人遂

無糾正者先讀曰前漢志一條移置於其後人遂

城邑故曰建城也音細馬與龍曰輿地志失分新淦石陽二縣置

淦巴邱郡蓋旋省嶺巴邱復新淦巴邱督陸凱見一本博立議曰前漢

集解馬與龍曰劉匡封宜春侯見泗水王欽傳宜春長周秦見吳

城泰傳約云安城太守獨行傳立領宜陽陽前漢縣宜春考武廬陵興

更名晉志屬安城郡統治故城宜陽陽前漢縣宜春考武廬陵興

元年孫策分立廣漢郡集解馬與龍曰廬陵太守孫輔呂岱見吳

志本傳高昌男相哭立一統志古哀州府宜春縣治廬陵興

太守高昌男相哭立一統志古哀州府宜春縣治廬陵興

不同元和志謂今廬陵縣本漢石陽而漢之廬陵略而不宣唐

書後漢改陳陵為西昌隋高昌為舊唐志所云後漢常亦指孫策之時

蓋當時廢廬陵別置高昌也舊唐志所云後漢常亦指孫策之時

西昌疑卽高昌之訛耳又晉志廬陵郡首西昌縣當爲郡治而元

陵和志言時治石陽郡治亦在高昌晉志西昌以寔高爲西也晉志曰

高昌一統志故城在今吉安府廬陵縣

南一里高昌故城在今吉安府廬陵縣

壽春即彭蠡湖在彭澤縣西謝云周喻傳建安十一年瑜討廬
保千人屯巢其渠帥還備宮亭謁達難於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
千入柴桑瑜追討生虜能送吳策桑為吳城武昌郡江越境
故城今九江府艾左傳哀二十年吳公子慶忌所居集解惠棟曰
德化縣西南說文出縣西入湘水建昌侯呂宋與六縣以孫策分海
州北志因龍岡坪故城猶存海昌侯呂宋與六縣以孫策分海
建昌都尉治海昏見吳志慈傳程普代慈侯國在昌邑城豫章記
衛海邊兒昔傳海昏章大張敬兒顧邵傳侯國在昌邑城東三里慨
列絕建武初復封上謙曰前漢縣三國不受發召印此兄徐堪傳
位諱謂之一統志故城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道
晉南康太守建昌縣治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道
晉安城太守孫皓立領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道
晉志前漢無郡元一統志故城平都侯國故安平集解先謙曰此三國吳道
約守孫輔興吳志孫策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史馬融與龍曰廬陵太守
孫策傳興吳志孫策傳先謙曰前漢無三國史馬融與龍曰廬陵太守
太守孫策分豫章立領石陽前漢無後漢有晉志臨汝永元八年
廬陵郡一統志故城吉安府吉水縣東北

壽

集解馬融與龍曰廬陵太守祭機見吳志張昭傳注先謙曰前漢
置無三國吳因置廬川郡治此沈約云廬川內史吳孫亮分豫章
縣吳置廬川郡歷南朝不改案晉末唐書地理志後漢縣屬汝
郡治洪志據記纂淵海吳廬川郡治南城今撫州府臨川縣西建昌
晉志屬臨川郡一統志故城今撫州府臨川縣西建昌縣治洪志據
長壽瑋兒吳女娘傳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國集解先謙曰前漢
為建昌都尉見慈傳寶字記有大史城在奉新縣西四十里太史
慈基址尚存蓋卽建昌故城也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南昌府
奉新縣西鄉安豐云昌奉新城也西百四十里謝云卽太史城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集解先謙曰揚州刺
魏揚州郡得漢舊郡九江廬江之地濱淮以北三國魏淮南應
江爲郡二縣一十四舩賦縣一縣計江淮之間諸縣多爲
陳地吳楊州郡得漢舊郡九江廬江之地濱淮以北三國魏淮南應
郡分會稽陽臨海建安郡丹陽會稽吳郡豫章分丹陽置新
章置郡陽臨海建安郡丹陽會稽吳郡豫章分丹陽置新
縣置廣陵爲郡十五都尉一縣邑侯國一百五十一縣
牂牁縣一分置牂牁郡十五都尉一縣邑侯國一百五十一縣

郡國志四第二十二終

後漢書二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二校補

郡國志四平原郡平原集解謝云故城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十里柳從辰曰李兆洛云縣南二十里案縣志有古

昌侯國集解馬與龍曰昌令袁毅見魏志王肅傳注漢傳時昌縣

五姓其逐守長據城而反守謂太原守長謂

北海國注建武十三年有苗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今案有

昌安夷安及故北海郡之治于均省入高密定封賈復為膠

東侯而故膠東之郡秩壯武下密即省挺觀海均省入膠東然

至本紀作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乃

淄川下誤衍一屬字說已詳光武紀

劇集解惠棟曰至北海劇有此路案前志北海郡有劇魁又有

後漢苗川亦併北海而北海止存一劇為郡治蓋劇魁與二劇

地本相接遂亦併三為一而前漢世封域已莫能詳辨也然則謂

後漢北海之劇即前漢北海之劇可即謂是前漢苗川之劇北

海之劇魁亦無不可其在三國魏疑亦始仍漢舊屬北海故徐

幹騰消仍云北海劇人繼屬琅邪及分琅邪北海置東莞又屬

東莞晉始亦仍舊屬東莞後復還屬北海故杜預注左傳云

東莞劇縣郭璞注爾雅復稱今北海劇此亦可互證而明也至

又昌樂縣西五十里有廢劇縣城內有紀臺城疑為漢苗川國

所治之劇而在壽光縣東南者則漢北海郡之劇然以地理論

則與劇魁故城同在昌樂境內宜為漢北海之劇國且前志苗

川國劇注云義山縣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通典壽光注云古

紀國城在縣西南漢劇縣故城在縣南

則在壽光境內亦宜為漢苗川劇縣也

東萊郡十三城柳從辰曰平昌昌樂縣屬三縣永平二年曾改屬

案京傳永平二年以泰山之益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

自係中典併省至齊國之臨胸有三亭錢大昭曰三字

南陽郡有瓜里津注東觀書曰官本注

故新都注王莽封也柳從辰曰莽封新都侯在永始元年見前書

都令疑誤或

雉注博物記澧水出柳從辰曰說文澧水出縣衡山東入汝今案

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澧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前志亦云

至郡入汝澧水

經說同明此注誤

鄭侯國注上壽百二十官本注二十下

順陽侯國柳從辰曰本書劉陶傳作順陽長說已見陶傳集解及

蓋其時國復為縣矣

南郡中盧侯國注膝頭如虎掌爪官本注

有阿頭山注岑彭破張楊傳原作王振岑彭

印乃郎之謬官本不誤柳從辰曰惠氏北宋本亦謬

都集解惠棟曰至案今兩漢志皆作郡沈所見本異也今案前志

說是惠見

江夏郡立章山本內方集解惠棟曰案前志及晉志立字衍今案

章字有涉下

沙羨柳從辰曰宋郭忠恕佩觿義作羨以脂切云江夏地與羨異

今忽出一从次之字無義可求佩觿安也羨餘也因餘地以置

沙羨今案

沙羨今案

沙羨今案

沙羨今案

諱伯官本注
亦諱今正
劉備當
集解惠棟曰至
官本洮作桃
柳從辰曰注引湘中
記春當作春創當作

營道南有九疑山注湘州營陽郡記曰營原作榮後同均據
始安侯國注縣東有駁樂山柳從辰曰駁樂山一統志作駁鹿

昭陽侯國注荊州記曰官本注
桂陽郡含涯集解惠棟曰至無曰字
說文涯水出桂陽盧聚山涯浦關爲

桂水柳從辰曰水經作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涯縣南出涯
水柳從辰曰水經作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涯縣南出涯
文解字注亦改從水經並補南字作南出惟上言出盧聚是涯

就出關言即不補南
字出同而義自有辨
曲江錢大昭曰洪景伯云周景碑陰宰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

武陵郡注先賢傳曰至第二十二校補
不知此對何據而出今案此引先賢傳先

臨沅注故曰五溪蠻官本注
長沙郡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官本注

攸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作收柳從辰曰前志作收惠見本同
益陽注輒成井官本注

九江郡壽春注去雒陽千二百里官本注
浚遼注杜預注曰官本注

丹陽郡欽集解先謙曰至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
且毛仿宋本即作玉山無三字則何校

廬江郡潛注昭三十一年官本注
皖官本作

會稽郡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立郡吳當改吳立郡今案立郡吳謂

之於說
反室
餘姚柳從辰曰周處風土記舜支
吳郡吳本國注有鹿湖麗溪城官本注

[illegible]

十里說文作胸臆云地下多此縣因以爲名阿又作胸音蠡小顏
前漢縣三國蜀改屬巴東郡謝玄晉書袁帝紀曹真伐蜀帝自西
城新山開道而上下於胸臆晉志屬巴東郡一曰案本傳有
統志故城在夔州府雲陽縣西四十里第巴壩關中倉水巴漢
志曰彭池大澤名山壹臺見孔子內識集解馬忠見忠傳功馬齊從事
志本傳劉幹呂又兄又傳聞之郡吏馬忠見忠傳功馬齊從事
義祿見楊武公見方衡傳黃權子玄崇馬忠子修佐楊孫周琴父
任子巨見蜀志本傳馬勳馬齊姚仲程畿子郁弘見楊威傳注先
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巴西郡治此常志閬水迂曲逕其三面縣
處古今故名晉志屬巴西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寧府閬中縣左傳
復是文公十六年事此脫六字馬與龍口魚復長樊顯見張堪傳
東閣見兒雀峻傳注鎮永安太守劉璋陳到傳巴東太守羅憲傳士仁
見楊威攢水有攢關史記曰安肅王爲攢關以拒蜀集解惠棟曰仁
傳以爲在陝州巴山縣計見公孫述傳主謀曰前漢縣二國蜀改爲
永安巴東郡治此常志初平元年魏先主入益州改名江關都尉
復爲固陵建安六年以固陵爲巴東先主入益州改名江關都尉
建安二十年以胸臆復羊渠及上

洋賦註江關關武二年先主上白虎亭還柳歸合離散由步道還爲
巴東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上白虎亭還柳歸合離散由步道還爲
魚復改江復縣曰永安江水注江永東承元宮南其間諸葛亮
圖壘白石砥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
石師魚不覆敗皆高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不能了成自今
水漂焉歲日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腐滅殆盡江記又東逕
又東逕赤岷城西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圍七百里又東逕
魚復縣故城南平臨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步又東傍東
接赤岷山其間平遠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步又東傍東
漢源即以其臨西南臨大江關之隘曰智志曰魚復屬巴東郡一
統志唐古地理志東北白帝城今甲城是也故城臨江集解惠棟
知夔州府節度使地理志東北白帝城今甲城是也故城臨江集解惠棟
志曰枳城四百里接胸臆三巴城曰初平六年屬永寧郡建安中國
改永寧爲巴東媽鍾職田職田職田職田職田職田職田職田職田
漢縣三國蜀因謝云吳志甘肅巴郡臨江仍屬永寧郡建安中國
月峽廣德嶼者是也集解今忠州治漢縣三國蜀因常志在巴郡
江州東四百里治治陵水會土地確拾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涪
涪陵集解馬與能曰巴東屬國傳局張翼見翼志本出丹巴記
帝分涪陵置永寧縣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部從秭南人折丹
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漢時亦田軍常取其民渠解惠棟曰華

謝云按常志東廣漢郡成熙初省是蜀有東廣漢郡賈宇記於鄴
縣伍城並注云屬東廣漢然姜維傳人不云東中分廣漢四縣置東
言未可盡信今從三國志吳表引常志延熙中分廣漢郡即蜀之
廣漢郡通鑑胡注東廣漢郡治都縣一統志晉之廣漢郡即蜀之
東廣漢郡亦無所據吳氏益誤據舊志之說今不從
廣漢郡亦無所據吳氏益誤據舊志之說今不從
五城集解
正統志三國志廣漢郡領漢陽縣七分置陽泉山北城嘉禾
南朝時置劍閣縣志梓潼郡蜀置有劍閣縣吳宇紀要引與地
壽晉改曰晉壽興地廣記閬溫果爲蜀立常志豈得聞縣始爲近實
置是一統志也今皆不錄戶十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萬九千四
百三十八雒集解齊召南曰案雒是一字縣名前書可證又本
顧見蜀志楊戲傳注及縣人荏蘭見本傳李允見州刺史治齊召
文苑傳折阿子像郭玉見方術傳均云廣漢雒人州刺史治齊召
南曰各州刺史治例無州字此州字衍又漢陽郡隴州刺史治亦
衍反元初二年移治後治雒城馬與龍曰益州刺史岑彭見
先傳廉丹見廉伯傳王岑兒未浮傳龐艾見羊陟傳張翥見
紀山昱見西南夷傳侯參見楊永傳龐艾見羊陟傳張翥見
人帝儉見霍降紀頌益州刺史徒古河南見忠臣公孫述傳楊阜見
獻帝傳亦從領也從事王純見本傳又案華陽國志廣漢郡治緇鄉郡注
志卑傳亦從領也從事王純見本傳又案華陽國志廣漢郡治緇鄉郡注
西來鄉江傳水注高帝置廣漢郡郡治離鄉先鋒曰吾雒也前志并因
維縣治此見常志建安十九年先主破郿城見蜀志謝云有雁
廣漢郡治此見常志建安十九年先主破郿城見蜀志謝云有雁
江先主敗劉璋將張任於雒城卽此云故城今成都府漢州北
卽中水貫志以周金堂山水通巴漢某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
都華陽國志以周金堂山水通巴漢某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
水通于巴注行漢字馬與龍曰新都令第五訪見本傳法正呂
父兄傳志本注度大度亭長王純見本傳又縣人楊續孫春則曾係
統元孫厚見傅王純見本傳又縣人楊續孫春則曾係
蜀志張疑傳先諱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洛水注洛水南逕
亮八陣圖在縣北合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雲表稱姜維
等遁走臣遣夏侯威等出新都元和志載其前後鍾英銓會表稱姜維
中江渡處非大渡河也偶與之龍船王寶宇記紀要一統志並
云蜀嶺新都郡今考皆太始中置則言蜀置郡者誤

計善之善者也紀要今昭化縣北百里謝云有閬水霍峻傳峻守
葭萌璋將扶桑向存等帥萬人運閬水於此在今廣峻且一年不能下
有紀要晉志改曰晉壽屬梓潼郡李兆洛云故城今保寧府廣元
縣東南五十里郡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王子孫習孫商王順子煥孫石
見蜀志楊雄傳王甫子祐南從兄李翬弟郡郡漢舊漢郡人又華
傳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維聞瞻破引軍由廣漢郡道以審虛實
陽此志沈約一統志皆無郡縣其未嘗廢可知文傳曰廣漢郡人又華
縣南廣漢集解惠棟曰說文有鄧聚馬與龍曰更始封劉賜有沈水
渠解水南至小廣縣與村澗水合注小廣縣即廣漢縣地一統志
經志云漢時縣名與郡同者類加小字以別之今縣屬廣漢郡一統志
舊志云小廣漢水經本晉魏時人所作故改漢為魏也晉志因循
志故城今潼川府德陽縣曰前漢無三國蜀因張裔傳張飛自荆州
南經江入府拒之於德陽陷下敗連成都即此漾水注清水又刺
南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
白水常志秦惠王謀伐蜀作石馬錯等從石牛道伐蜀牛便金蜀
造五丁開道石牛周慎王五年司馬錯等從石牛道伐蜀牛便金蜀
志卽劉開道也郡艾傳王五言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治和
出劍閣西百里晉志後移於今遂南縣故廣漢界驛驪龍雲潭入南
今劍閣梓潼縣北志後移於今遂南縣故廣漢界驛驪龍雲潭入南
疑劍閣驛驪龍雲潭入南
蜀郡秦置陽陽西三千里一百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去雒三
傳張琪廉范見本傳第五倫見京帝紀袁京見袁安傳張穆見吳漢
羌傳劉宣見仲葛傳李根黃昌見昌傳李膺周舉見本傳見西
王堂傳高靖見魏志高柔傳許靖見昌傳李膺周舉見本傳見西
都尉高靖見魏志高柔傳許靖見昌傳李膺周舉見本傳見西
見終傳文學梓楊由功甫任未見本傳又郡人殷參傳史楊終楊鳳
嘉見李南夷何祗見蜀志張提傳張表見十一城集解先謙曰三
楊雄傳先謙曰三國蜀因分置汶山郡又列郡都安縣蜀郡領漢
舊縣十六城洪志吳安縣有前注汶山郡又列郡都安縣蜀郡領漢
建興十道考洪志道在今松潘廳與蜀郡縣隔胡說非是江水注江水
氏道考洪志道在今松潘廳與蜀郡縣隔胡說非是江水注江水
又思都安縣志水亦作水堰於此謂之前涪涪涪之郡安大堰亦曰
瀾堰益州刺史皇南晏至都安與前實爲一地漢志無瀾縣益相靈
觀後所置晉志都安縣易安縣汶山郡有都安是瀾縣改名都安移汶
山非僻也案謝曰都安縣汶山郡有都安是瀾縣改名都安移汶
縣之立晉志無考表注增廣異聞嫌無旁證既知前卽都安其縣

皇從上郡之有布濮水從南來合觀常馬與龍曰公孫連有
爲導江李正居臨見述傳臨邱令李朝見蜀志楊戲傳注水
鐵解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作道與漢溪分水至蜀郡臨江水
縣兵攻臨邛縣前此首志因一統志故城今郫州治岷山出水出焉東
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岷山在西徼外北注于海山中多良龜其下數
金玉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變郭璞曰岷山中有大牛重千餘
千斤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變郭璞曰岷山中有大牛重千餘
以龍船在益州建寧屬犍為縣荆州記曰岷山其源若甕口可
與龍船在益州建寧屬犍為縣荆州記曰岷山其源若甕口可
山下說與此異然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
漢縣三後漢書曰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
清之蜀後漢書曰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
置後漢書曰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犍為縣今犍為縣屬
汶山郡一統志在今松茂縣西北遷屬汶山郡一統志在今松茂縣西北
疑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集解謝鍾英曰郡國志
縣曰汶水注無改山郡是汶山郡非安帝所立常說非先諫曰前漢
見下水注江又注汶水出徼外岷山西至輪坂下而

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北注於大江晉志地見元廣陽縣屬汶山郡一
統志廣陽隋改曰汶山本漢汶八陵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有蓋陵無
汶江城西北五十里見宋白八陵集解錢大昕曰前志有蓋陵無
帝通典江蘇陵廣柔三縣置汶山郡八陵當志亦作蓋陵惠棟曰蓋
縣作蓋陵三國蜀改屬汶山郡江注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
山二十餘里至能過又松潘廳南至二百三十里疊溪營西廣柔王
世紀曰禹生石紐縣有石紐邑華陽國志曰夷人營其地方百里
則其原牧有過迷其野中不敢追云畏蜀神能藏三年爲人所不得
分爲二其一水枝流東出巡廣柔縣東流注於江緣虎道華陽國
言聖山出壁玉瀾水所出故城今茂州龍川縣汶山太守何祗見蜀志
楊洪傳法陳震王嗣見本傳先諫曰前漢縣三國蜀置汶山郡治
此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
蜀三年宣帝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
益山太守益靈帝置郡後復爲都尉而蜀復置也漢書地理志名爲
治到備之水所置也晉志改曰汶山屬汶山郡一統志今保縣南
犍爲郡武帝置犍爲郡西三千二百七十里有劉璋分立江陽郡集解

至此而止長崖映其水故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縣出鴈
竹黃魚高誘呂覽注楚讀如荀甸之鴈又注玉岳蘭江水注云縣
有蜀王兵蘭蘭與欄古宇通今華陽國志作兵欄也先謙曰前漢
縣三屬因一統志故城今敘州府宜賓縣西南若水江陽日江確會
輿記注因一統志故城今敘州府宜賓縣西南若水江陽日江確會
漢嘉南祀江中大有大關小關都賦注云沱潛水道從東南流至
棧口注有方山南配諸木脫山南馬與龍日江陽合姜詩見列女
傳注長安見蜀志曰前漢傳王山見連傳劉邕程發見楊戲
爲枝江都尉建安十一年劉璋立郡見常志江陽縣治此本江陽
縣也下入江門之縣水亦日中水江陽縣枕帶雙流疏江洛
賁會成縣見雲傳志謝云趙雲從外水上江陽縣治此本江陽
錢大昕曰前志符節無荷緒疑符乃符之爲而衍一節字也水經
或謂東京改名符節時復爲符者非也馬與龍日符節長上士
見蜀志楊洪傳注先謙曰前漢縣符三國地理記東漢符節晉始
郡符氏洪氏從晉志符表作符北也按常志水經皆作符縣旌節
節今從之符志作符合江陽縣南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白
一統志故縣今瀘州合江縣南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白

有黑水及羊首水又有牛頭馬搏頰坂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
置郡提志蜀南廣集解惠棟曰吳同案沈志南廣太守晉武帝
分朱提志蜀南廣集解惠棟曰吳同案沈志南廣太守晉武帝
水又與符黑水合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故城朱提水經注也
劉壽延熙中分以爲郡華陽國志九年南廣郡蜀延熙中置郡常
解縣歸太守號縣縣建武九年南廣郡蜀延熙中置郡常
有臨利常遠新興首志准無誤九經載此明證南廣郡晉初省南
信來提志武帝復立沈志雖未載置然常志昭丘南廣郡晉初省南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東五百里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先謙曰前
漢無安縣謂因改屬江陽郡自土諸縣咸志永綏注洛水東逕資中
漢安縣謂因改屬江陽郡自土諸縣咸志永綏注洛水東逕資中
沒沃也晉志屬江陽郡一統志成故城今瀘州合江縣東爲
牂牁郡魏帝置雋陽西五千七百七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周欲見
主志功曹湖迺見費南夷傳先謙志見蜀志馬與龍曰太守周欲見
日三國志因分置興古梁水郡十六城某解先謙曰益昌六分置將
顧漢書四部分置興古梁水郡十六城某解先謙曰益昌六分置將
歌樂林以四分置興古梁水郡十六城某解先謙曰益昌六分置將
望陵高郡屬當得志吳表在昔不錄梁水郡諸縣但沈志謂梁水注盤
晉成帝分興古立與郾說異國志又無立郡明文按葉榆水注盤

水出律高縣南監山... 古縣南水溫水... 通得梁水之稱... 國志梁水郡... 漢書地理志... 水出律高縣南監山... 古縣南水溫水... 通得梁水之稱... 國志梁水郡... 漢書地理志... 水出律高縣南監山... 古縣南水溫水... 通得梁水之稱... 國志梁水郡... 漢書地理志...

地談集... 漢書地理志... 水出律高縣南監山... 古縣南水溫水... 通得梁水之稱... 國志梁水郡... 漢書地理志... 水出律高縣南監山... 古縣南水溫水... 通得梁水之稱... 國志梁水郡... 漢書地理志...

海經稱縣東山出碧亦玉類華陽國志曰故漢人邑也今有濮人
家不開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詳有元馬河元馬曰行
千里縣有元馬祠民居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元馬子也今其
有元馬運厥迹存焉河中有銅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見子
土地特產好犂牛東山出高碧葉解惠棟曰劉伯莊曰濮在楚南
漢人也南至濮鉞周書王會篇云人丹砂孔泥云西夷之蠻益
似元者故誤作元見無極山碑又今其有天馬運其字衍又今在
祠以羊一作今以羊祠之又河中見子華陽國志作見存案文曰
縣有駿馬河中有一統志先謀曰前漢縣三國郡縣司馬相如定
初六年詔越嵩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見安帝紀皆馬苑也長利
苑今會理州界見一統志先謀曰前漢縣三國郡縣司馬相如定
又廬會理州界見一統志先謀曰前漢縣三國郡縣司馬相如定
西南夷橋孫水即是水也一名白沙江南流經三國郡縣司馬相如定
河見一統志有瀘水諸葛亮曰五月渡瀘即此洪云寰宇記今昆
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江在又有大家諸葛軍此土名寰宇記以瀘
皆葬此謝云案沙江合打沖河西南之金沙江而言新唐書由會
水隸會川縣下即指今會理州西南之金沙江而言新唐書由會
川渡瀘水經哀州維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姚州通典武陽
南征渡瀘蓋在此處今會理州西一百五十里馬與龍云據南陽
國志渡瀘路通靈州度瀘得任狼縣又三魏縣度瀘得南始縣
又定荏縣在郡西度瀘水是金沙江會打沖河即有瀘水之名又
健爲朱提縣西有瀘水皆緣岳追李驥至此見若水注在今昭通
府西是至馬湖江止以上通傳瀘水

定荏華陽國志縣在郡西度
晉志因一統志故縣今會理州治定荏瀘水資阿微白摩沙夷
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越之纂解
惠棟曰常璩云作荏水也後山曰夷南中曰昆明夷諸葛越之纂解
蜀曰邱皆夷種也說文荏從草作避馬與龍曰定荏帥豪狠岑見
蜀志張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因元和志凡言荏者夷人故
置荏橋處置志因一統志定荏大荏皆是近水

闕華陽國志治邱都
城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南漢舊縣屬越萬前志作闕華陽國志作
闕未詳先謙曰前漢縣作闕三國解惠棟曰蘇郡已宕冬逢見蜀志張
統志故縣今越萬縣北一蘇示與龍曰蘇郡已宕冬逢見蜀志張
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沈志作蘇郡蘇郡

大荏集
前漢舊縣志首一統志故縣今西昌縣北二十里

荏秦集解先謙曰官本
末首晉志無一統志故縣今見蜀縣西

荏秦集解先謙曰官本
作秦三國蜀省李昉洛云今姑復地道記鹽池澤在南集解先謙
郡地當在蜀遠府南到氏分建甯永昌立縣縣志云蜀東古復長漢
屬越嶲晉太康地志屬雲南並云姑復淹水注淹水東南至青蛉
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晉志屬雲南郡汪
士鐸云故縣今謀縣西謝云富在六十縣東北
益州郡武帝置故滇王國雒陽西五千六百縣東北
山澤山司嶺控山婁山辟龍山此等並皆未詳所在縣集

五年復爲母探鳴咽龍志云麟此則麟也改爲龍也說見指圖
郡下水經注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母提縣東詳傳與南橋
水合晉志改屬興古郡汪士鐸云故縣今廣西州彌勒建伶集解
縣南李兆洛云在今臨安府歸州地魏志李恢傳先謙曰南漢
日應劭音鈴馬與龍曰建伶令裴君見蜀志李恢傳先謙曰南漢
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沈志晉南太守下云漢書縣屬益州平
太康地志屬建寧縣註志云南太守下云漢書縣屬益州平
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爲殺案前志
已作殺昌常氏之說非實錄也先謙曰南漢縣三國因改屬建
寧郡一統志故縣今昆明屬建寧郡牧摩棟曰前志作收華陽國志作升
麻云覽作壽麻晉書作牧麻案摩與麻古字通山海經有壽麻之
沈志建寧太守牧麻也先謙曰前漢縣作牧麻水經注涂水出建寧郡之
牧應南山縣與山並卽卓以立名西北流至越窩入繩謝云涂水
今名普渡河晉志作牧麻屬建寧郡汪士鐸云歷惠棟曰杜陽康
錄云故縣河武定州案麻在武定州東味志曰有明月社陽康
音味何焯案味字從未不從未馬與龍曰床降督馬忠張表問字
見蜀志忠傳楊戲見本傳建寧太守李恢見後傳霍七兒溫峻傳
溫水見楊戲傳汪士鐸曰前漢縣三國因改屬建寧郡也諸葛亮討平南
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若是高山山水
之間悉是木耳夷風土後漢志二十三上
同嗜飲亦異雖曰山居士差平和而無瘴毒晉志屬建寧郡一統
志故縣今曲靖府南甯縣西都安邑云當在今雲南府宜良縣南
蓋據溫水注阮元云溫水注又逕味詳前一段補注昆澤集解先謙
又西逕溫水注縣之上今從一統志說詳前補注昆澤集解先謙
三國蜀改屬建寧郡晉志屬建寧郡都安邑云同瀨地道記曰蜀
故縣今宜良縣地阮元云當在宜良縣北境同瀨地道記曰蜀
出縣蓋錢大昕曰前志云該虜山迷水所出銅談聲相近米卽迷
也縣蓋錢大昕曰前志云該虜山迷水所出銅談聲相近米卽迷
因改屬建寧郡水經注溫水自夜郎縣西北流逕談茭與迷水合
水西出益州郡銅瀨縣談虜山晉志屬建寧郡錢坫云故縣今曲
靖府陸涼州同勞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因改屬建寧郡
北地李兆洛同勞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因改屬建寧郡
龍州雙柏出銀集解馬與龍曰雙柏相長何雙見蜀志楊戲傳汪士
水南與僕水同注滇池於然雙柏晉志屬建寧郡志曰有鹽
泉南中共仰之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改屬建寧郡梓棟連山無
郡晉志屬建寧郡與龍曰雲南太守呂凱見蜀志凱傳先謙曰前
漢縣作弄棟三國蜀因雲南郡治此見寰宇記若水注母漢水出
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晉志屬雲南秦滅集解先謙曰建寧郡水
經注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城縣晉志屬建寧郡一統志故
縣今富民縣府志在雲南府城西汪士鐸云今祿豐縣治謝云皆

符東南五里有漢陽山諸葛亮南征駐軍此山今崖壁上鐫武侯
征雲故道六字猶存漢陽山諸葛亮南征駐軍此山今崖壁上鐫武侯
征雲故道六字猶存漢陽山諸葛亮南征駐軍此山今崖壁上鐫武侯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

年復置漢南郡漢中之安陽西城郡分錫中郡下此注當有
都尉說並見前三國蜀志益州郡得漢舊郡漢中郡下此注當有
郡建武元年見前三國蜀志益州郡得漢舊郡漢中郡下此注當有

隴西郡

傳見傳李相如見重卓傳孫純張紆寇町長史田燭見西羌
傳功傳廉范見三傳從事辛都李陸監軍孫李苞李昌李卓見
丙治襄武改隴西郡

石河關

石河關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不錄又石河關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百二十八口

見西羌傳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百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狄道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百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安故

安故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百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

同穴山 爾雅曰其鳥為鵲其風為鵲如人家風而短尾鵲似鵲而
曰共為鵲也張氏地理記云三四尺鵲在山內為鵲在外為鵲

出首陽

出首陽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出首陽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郡

北郡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郡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金城

金城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金城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郡

南郡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郡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東郡

東郡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東郡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景陽

景陽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景陽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注通

注通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注通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今志

今志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今志漢志錄初漢胡三省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百二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 史記曰秦武公伐冀戎縣

溫傳馬超國州所治冀城楊阜傳惟冀城集州郡固守是靈帝中
平以後造建安末涼州治冀也刺史郭閼見皇甫規傳耿鄙見靈
帝紀仲幼周洪見魏志龐涓傳注趙仲臺見閼傳周郎草康見
荀爽傳成阜見魏志本傳又縣人楊阜弟孫豹姜敘有朱圉山
姜應尹奉姚瓊孔信見阜傳姜維父閼見蜀志維傳有朱圉山
前書曰有綫羣山隼翔鑒大昕曰五行志門名也綫羣山名也
在縣南有綫羣山隼翔鑒大昕曰五行志門名也綫羣山名也
有雒門聚來欽破隗器處集解惠棟曰本傳皆作落門縣有落門
又東溫冀縣北注隼翔鑒西維檣盡退還胡三省云即冀縣落門
國南安魏陳秦解圍至落門維檣盡退還胡三省云即冀縣落門
聚也晉志屬天水郡一統志望恒集解曰本國魏因改書天史益
晉志省一統志晉廢南一統志望恒集解曰本國魏因改書天史益
故城今秦州西北阿陽集解馬與龍曰阿陽魏相朱意長史益
曰前漢縣故城東中平元年漢陽長史蓋勳屯阿陽以拒賊即此
城也晉志省李兆洛云故略陽有街泉亭街水故縣有集解官本
街泉故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改屬廣魏郡渭水注略陽川
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

石輔將軍朱龍將二千人自安民縣之楊城徙番須岡中伐木開
道至略陽翼擊守將金梁等因深其城隗器散水灌城光武親將
救之翼走西城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蓋潁所竭以灌略陽
也謝云郭淮傳姜維圍王經於狄道陳泰曰維約之以戰時屬魏
兵東向據陳陽積亮出祁山道將軍馬謖至街亭高翔屯柳城柳
又太和二年諸葛亮出祁山道將軍馬謖至街亭高翔屯柳城柳
城當與街亭相近業街亭即街泉亭也在今秦安縣東北晉
志改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今秦州秦安縣西北水注苑川水出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今秦州秦安縣西北水注苑川水出
士縣之子城南山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羌豪迷吾等抄
志無李即此洛也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晉成紀帝王世紀曰包
集解馬與龍曰縣人隗崔隗器弟義見器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魏因改屬天水郡一統志望恒集解曰本國魏因改書天史益
離水注屬天水郡一統志望恒集解曰本國魏因改書天史益
此晉志屬天水郡一統志望恒集解曰本國魏因改書天史益
惠棟曰刺史治牧陳慶之隗器傳郭伋見後漢書州牧賈詡刺史
鄭興見本傳尹牧陳慶之隗器傳郭伋見後漢書州牧賈詡刺史
劉恭見羊陟傳祝良見陳龜傳梁鶴左昌宋臬楊雍從事蘇正和
傳蓋勳傳孟佗傳卓見西域有大坂水大坂也從自龍安名隴
抵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
城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

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
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飄野登高遠望
涕零雙墜度泝隴無疊桑 獅抵聚有秦亭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
八月乃夢五月乃凍解 水乃秦水西逕隴縣故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
東水大龍山秦志秦水西逕隴縣故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
榮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水清山下成謂之 源道史記秦孝公
秦惠公志省一統志故城今秦州清水縣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
解惠棟曰前漢縣三國魏南平安別見南安郡志渭水會見惠
傳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南平安別見南安郡志渭水會見惠
東逕武成川水城在焉秦志武成山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
從董亭西南安艾據武成山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
遠望西南晉志南安郡武成山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
今望昌府南志南安郡武成山以相持即此蓋以山名縣也
郡無李兆洛云今地關平襄解馬與龍曰縣人行巡見隴縣傳
蓋虛封也渭水注溫谷水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城在襄陽也
晉志改屬略陽郡一統志故城在平襄縣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
魏因屬秦郡通渭水注溫谷水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城在襄陽也
故城東南謝云周溫傳馬超圍冀州溫密出告於夏侯淵賊

司馬懿至南城皆西城之記沈志南天水太守下云魏晉屬天水
晉志百二一統志晉改置始昌縣而縣廢鄒安豐云故城今秦州西
南百二里
武都郡武帝置雋陽西千九百六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孔
又都人李俊王益見魏志楊阜傳先諫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則傳
郡陰平安二郡屬益州亮及姜維等從先出秦川見華陽國志
謝云建安二十二年夏劉備擊武都先諫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則傳
三年曹洪破魏武都太守馬超先諫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則傳
通年曹洪破魏武都太守馬超先諫曰三國蜀因諸葛亮則傳
置太守遂遠道建興七年地遂入蜀見後主傳七城日集解先
武都郡領漢中戶二萬一百二口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下辨
有赤亭集解惠棟曰洪適云李翕碑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則志
閩一道字案前志本有道亭劉雲辨音步苞反注赤亭虞胡傳
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年諸葛亮陳式攻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建興二年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志故城今隴州成縣西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宋本亦作天馬與龍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險雲高望之形若覆掌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絕壁峭前
圖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一名伏龍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常璩范建安中居河池
紀成縣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今成縣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後百見縣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極爲嚴密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北阿萬有餘家諸葛亮南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南信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西諸葛亮傳建興六年亮南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出祁山以七百里運糧盡街亭亮敗走祁山南陽郡志武都郡志
道特寶搜神記曰文帝無紀要故城今隴州成縣西武都郡志
因見史記注水注并文帝無紀要故城今隴州成縣西武都郡志
并水又東北應大散關而入渭水武都郡志武都郡志武都郡志

治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漢中府鳳縣西北馬與龍云城渭水
注漢縣當在今鳳縣東北水散關之西南漢高祖從故道襲陳倉
此河池漢也道記曰有泉街水集解惠棟曰常璩水注仇鳩水南逕河池縣
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蜀因見常志漆水注仇鳩水南逕河池縣
見武紀諸葛亮出散關陳倉見亮傳沮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秦州徽縣西沮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有武紀諸葛亮出散關陳倉見亮傳沮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秦州徽縣西沮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今設州同治州西北百二十里
金城郡昭帝置西陽縣西二百八十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庫鈞見
謙見蘇不韋傳霍光傳見本傳陳懿見靈帝紀蘇則見魏志本傳張
就見閻溫傳楊欣見鄧艾傳長史上官鴻見西羌傳又郡人成公
建安十九年韓遂為侯淵所破走西平見武紀建安中杜微為
西平太守見魏志吳郭忠為西平郡功曹見王修傳注韓約使閭行
太守見魏志吳郭忠為西平郡功曹見王修傳注韓約使閭行
別領西平郡見張既傳注均在十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建安中洪志云郡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白土縣今西平縣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從晉志西平郡長安縣西平縣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七允吾西平郡唐有唐谷秦州有牢北山傍有三窟集解惠棟曰
晉初從郡應陽中而縣廢故浩豐有魏郡都督武成前漢縣三
國魏金城郡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國魏金城郡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城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平縣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近東漢縣平番縣界與大通門又東漢置浩豐有魏郡都督武成前漢縣三
校尉參議侯爵為護羌校尉居合居通河見武紀九年復置任尙
二安帝紀馬援為護羌校尉居合居通河見武紀九年復置任尙
胡安帝紀馬援為護羌校尉居合居通河見武紀九年復置任尙
微見靈帝紀馬援為護羌校尉居合居通河見武紀九年復置任尙
龔見靈帝紀馬援為護羌校尉居合居通河見武紀九年復置任尙
志城今西平縣東漢置也北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金城郡

廢故城今平番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南接皋蘭縣界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漢水將軍梁冀後漢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羣羌圍迫無水以所執榆鞭豐地以青羊山神泉湧出榆木
成林圍之有沃干坂美難軍從金城南至沃干坂見陳泰傳晉志
因一統志故城今秦州徽縣西沮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南縣西南四十里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志因一統志故城今秦州徽縣西沮水出東狼谷集解惠
大小榆谷明統志云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百里皆故城今蘭州府金城縣西北二里臨羌有昆崙山見
羌城東故城今蘭州府金城縣西北二里臨羌有昆崙山見
充吳志周旋傳西平太守陳永見魏志金城郡西平太守
見魏志周旋傳西平太守陳永見魏志金城郡西平太守
傳案傳云永元十三年拜曹鳳為金城郡西平太守
即龍支今都州縣與龍支縣金城郡西平太守
曲又東漢縣三百里章懷以當漢之龍支縣金城郡西平太守
周海亭相望河水又東漢縣三百里章懷以當漢之龍支縣金城郡西平太守
運龍支縣金城郡西平太守章懷以當漢之龍支縣金城郡西平太守
平二百五十里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縣規固二榆隔塞胡交關之路則所屯在郡傳治龍支縣金城郡西平太守
戴圍武威家屬西平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不知魏西海郡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屬淮與戰於龍支之北即故西海郡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之國魏金城郡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遠漢水注之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治新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特左翼未旗之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縣當漢志不錄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章懷云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遠東漢縣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吳案領漢志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日西平郡金城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二國魏金城郡

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郭淮被羌治無戴於此晉志因一統志故

城今涼州府

安定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七百里有集解馬與龍曰太守王向見

順帝紀孫傳傳注蘇則見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尉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政隸隸州郭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居安定之高平涼州此魏安定八城漢解縣五改三國魏安定郡

陰密州郭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為八城郭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六十臨涇而志無此改豈承之妄乎集解馬與龍曰宜民見李固傳

王符見本傳先志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國南五十里秋封

此見武紀注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秋封

平有第一城高峻所據集解馬與龍曰高平合滿龍見魏志魏傳

轉擊高平見前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高平洪吳均不錄後漢志二十三上

晉志省一統志故城朝那不生草木郭璞注山海經不流冬夏不增減

今平涼府固原州治朝那不生草木郭璞注山海經不流冬夏不增減

西丹頭山入渭集解齊召南曰案注丹頭山當作丹頭各本俱誤

惠棟曰依前志及山海經皆作丹頭傳寫誤作丹也武都丞呂周

于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璞曰

水常溫集解惠棟曰前志及本傳皆作樂先謙曰注定安官本

安定是前漢縣漢末廢吳云靈帝末徙縣寄治京兆新豐此城

廢見寰宇記三國魏因徙廢縣北晉志同謝云與地廣記晉省

西彭陽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北魏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平涼府

里十鵠鵠故屬北地集解惠棟曰周圖記云鵠鵠故城今平涼

築城遂以鵠鵠為號祭乃有鵠鵠三國魏因改屬新平郡謝云

玄傳五等建玄封鵠鵠今涇州靈臺縣東北

北地郡秦置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馬與龍曰太守馮異

見本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人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故北地郡石城與相首尾見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六年徙安定居扶風北地郡居馮翊見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寓馮翊見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北地郡見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城置馮翊三國魏同別見馮翊郡下舊城並廢戶三千一百二十

二口萬八千六百三十七富平集解馬與龍曰南單于諸部韓

先謙曰前漢縣河水注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河水又北

骨律鎮城在河清上是也後漢徙置永和後又徙治馮翊郡

一城并姑臧等十三縣數之爲十四也至張掖屬國則領五城以志騎千八百人各一城與此互異先謙曰前漢無三國魏省三家同治云今地圖

張掖郡 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見西羌傳太守任仲史苞顯見資藏傳鄧訓第五訪李恂見本傳鄧鴻見南匈奴傳馬續見西羌傳杜通見魏志母邱儉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入城舊縣七城西部領漢舊縣一城戶六千五百

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 獲得集解惠棟曰獲孟康音鹿得一國魏因初爲匈奴石地漢武帝置張掖郡以屬匈奴曰前漢縣地理志晉志因改曰永平一統志故城今日州府所張掖縣城西北昭武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玄璽書西域傳康居王舊按縣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卽此晉志改曰臨澤一統志故城今舊西北剛丹集解惠棟曰杜弱水出集解惠棟曰淮南志故城今舊七十里前漢縣三國魏因張掖郡山一名窮石在剛丹縣西南同晉志改屬西郡一統志池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玄璽書春秋氏池縣大柳衣志故城今山丹縣治氏池明紀注引漢晉書春秋氏池縣大柳衣口激波湧溢吳志晉崔遊魏末爲氏池長見晉書崔遊傳晉志無一統志晉初省故城今山丹縣西南

屋蘭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傳晉志無一統志晉初省故城今山丹縣西南

三國魏因剛丹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西北

勒 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曰先謙曰見一統志吳云輿地廣記西郡後漢分張掖曰驅軒集解惠棟曰勒聲李奇志屬西郡說文云麗軒屬武威魏先謙曰前漢縣從革魏因洪志從晉志屬武威威非也謝玄璽書母邱儉傳注引魏名臣奏張既表張掖番和疆郡二縣史故城今涼州府永昌縣南同晉志改屬武威郡一統志故城今涼州府永昌縣南

番和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曰番不改屬武威郡一統志故城今永昌縣西

酒泉郡 武帝置雒陽西四千里置郡馬援曰太守梁統坐耿恭傳程璜見以資融傳祭午見祭遵傳段彭見章帝紀耿秉見傳到班徐揖見魏志龐參傳王忠陽見裴君傳注蘇則見則傳都尉許楊見本傳梁騰見梁欽傳又郡人黃傳見益壽傳注九城集黃華見魏文帝紀楊阿若見閻溫傳注先謙曰三國魏因九城集先謙曰三國魏酒泉戶萬二千七百六

福祿 集解錢大昕曰前朝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福祿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則知作福祿者誤也惠棟曰前漢縣作福祿誤馬援龍曰范書列女傳云福祿祿言長尹嘉生先謙曰帝紀謝玄有左城三國魏因成熙元年安彌福祿祿言長尹嘉生先謙曰志因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治

表氏 集解錢大昕曰前志作表是是氏古通用也張帝紀光

惠棟曰杜佑云縣有蒲昌有玉門關集經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見一統志表班超傳

涼州得漢舊郡金城武威漢置郡張掖酒泉敦煌漢末改

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八分金城置西平分張掖置西郡爲郡
八縣四十六縣屬國置漢舊郡武都之下并故
掖屬國省蜀郡漢舊郡武都之下并故
道河池武都沮羌道六縣別隸益州

虛受堂

聖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上

後漢書二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上 校補

郡國志五 上案郡國志五原本不分上下茲因加入集解過形繁
重析爲兩篇僅注上下字於旁明與原分者有別

涼州 案惠氏於各州州名輒引舊說補釋其義聞有未備或原書
寫脫今代補之涼州古雍州漢改名釋名西方所在寒涼也

幽州 案春秋元命包云幽之爲言幽也言窈也言窈也言窈也
故其氣躁急李巡注爾雅曰燕其氣深要厥性剛疾故曰幽

幽州 案春秋元命包云幽之爲言幽也言窈也言窈也言窈也
故其氣躁急李巡注爾雅曰燕其氣深要厥性剛疾故曰幽

交州 案漢初置交趾郡方二郡其後嗣方爲并州交趾亦爲交州
然順帝永和九年雖拜交趾太守周敞爲刺史其時交趾實

州之稱蓋據設刺史追書之餘已詳後集解

漢中郡春秋時曰錫穴 已正官本不誤

夷中集解錢大昕曰 至皆誤也 沈銘彝曰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

仙今城固縣有八分書碑尙存數百字可辨內有相傳以爲王

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云云則知公房固在西漢東漢之聞其

題額篆字則直以爲仙人耳今案公房避 亂隱迹跡同梅福益本高士故後人祠之

巴郡臨江注華陽國志曰 官本注 無曰字

涪陵 錢大昭曰有黃石灘 集解馬與龍曰 至涪陵太守龐宏見龐

統傳 錢大昭曰隸續有漢故涪陵太守 出丹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曰縣人多慙勇 志無多字 齊召南曰 至析誤作折 柳從辰

亦作析與齊說合案五行志三注引宏 農都尉治析各本亦皆譌折說已見前

漢昌永元中置注分宕渠之北而置之 官本注末 之作也

蜀郡汶江道注多水 水原譌水已正官本注不誤 柳從辰曰水俗字當作冰

健爲郡有魚泣津注昔唐蒙所造 段玉裁曰唐蒙所造之道在樊

武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樊道貴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

鑿石開閘以通南中迄于建甯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

丈其鑿之迹猶 存是也注誤

樊道注李冰燒之 水原亦譌水已 集解惠棟曰 至今華陽國志作

兵欄也 柳從辰曰今志 作蘭不如惠說

胖胗郡母斂 母原譌母官本同據前志改今案母本同無母斂

母單蓋皆因無水得名莽改有斂亦對無言之也

談藝官本奏

母單母原謄母亦據前志正自本不誤

越嶲郡郡注河有嶧嶺山官本注

會無出鐵注河中有銅船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廖寅本船作胎蓋

鑄銅為船在江潮退時見此銅船似不誤故惠氏正誤

定荏注漢末夷等皆銅之柳從辰曰今華陽國志亦作銅謂封禁之也作銅非

益州郡裝山出銅注華陽國志官本注

監町山出銀鉛集解惠棟曰監音呼鷄反北宋本作町柳從辰曰字書無町

母撥母原謄母據前志正自本不誤

蜀郡屬國有蒙山注有洙水從西來官本注西作取柳從辰

隴西郡渭水出集解東南入河柳從辰曰汲古閣四刻說文本作

案江漢在渭東南河在渭東故禹貢皆曰

白石故屬金城集解先謙曰關本全脫此縣並注今補官本不脫

註案錢大昭云關本南監本均有此縣又惠氏補注不言脫則

惟以脫此一縣不足十一城乃於河關故屬金城失審寫脫

漢陽郡有朱圉山注前書曰官本注

勇士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

平襄柳從辰曰西羌東號子麻奴傳任尚

武都郡下辨案本書光武紀下

金城郡枝陽官本陽作楊

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注高峻所據案峻據高平第一見本書寇

破馮惜於高平西羌傳任

武威郡姑臧注地道記曰官本注

鷺鳥柳從辰曰通鑑胡

酒泉郡延壽注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筍簾官本注

本簾作簾是議案簾即簾之俗體古書相承有此字五音集韻

盛飯簾以飯牛皆竹器之能澆水者方言或以筍通簾月

令亦以簾代簾皆非說文正義此蓋謂泉出石隙類之也

敦煌郡注華戎所支案支當

張掖居延屬國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官本末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官本郡下

第二十三上校補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下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後漢書二十三

上黨郡

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集解馬與龍太守荀詵趙興見

見虞翻傳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吳主權傳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分置樂平郡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形亦太始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郡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置樂平郡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免引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本非是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水出焉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十里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惠棟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國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梁解惠棟曰袁山松云開與今梁榆城是也盧誌征琅賦云訪

龍合志北水東南入於清漳二日一統志又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左合志北水東南入於清漳二日一統志又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地志云在銅觀今在武安明矣王簡之志梁城正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順觀志云在銅觀今在武安明矣王簡之志梁城正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案當志云在銅觀今在武安明矣王簡之志梁城正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生志云在銅觀今在武安明矣王簡之志梁城正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志云在銅觀今在武安明矣王簡之志梁城正音與音余又音與音

有黎亭故黎國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本非是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水出焉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十里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惠棟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國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縣志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志云

又傳曰魏志見李休見曹爽傳注佐史見都尉路恭

果見郭太傅張懿見靈帝紀祝良見南蠻傳來機見西羌傳鄭盛
見渭水注張陟見呂布傳董卓見
本傳廖化達領并州見蜀志林化傳從事溫序王允見本傳張飛
威洪傳張遼封魏志梁習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洪云侯
國謝又集解馬與龍曰界休令應操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太原縣
治界休又縣人郭太賈淑見太傳有界山有嶺上聚文公以縣
上為松郡國志縣有介山有嶺上聚有子推廟汾水注有冠焉津
袁山松郡國志縣有介山有嶺上聚有子推廟汾水注有冠焉津
有千畝聚左傳曰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志故城今汾州榆次左傳曰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府介休縣東南榆次左傳曰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榆次左傳曰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大服杜預云榆次邑榆州志名也前志作徐又左傳曰石邑之榆次有藝臺史
曰韓魏藏智伯理於藝臺之下集解惠棟曰史記作藝臺汾水注
縣南側水有臺皆作臺也戰國策亦作藝臺高誘云晉陽下
名藝地作臺以灌晉陽縣界聚置廣牧縣屬其止上故曰藝臺也先
國魏因前漢縣案漢末於縣界聚置廣牧縣屬其止上故曰藝臺也先
故城今太原府榆次縣西中府榆次縣屬其止上故曰藝臺也先
藝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孫資此見于離先謙
藝放傳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李兆洛云今地關當在汾州府境茲氏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
和志魏黃初三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原公水注原公水出茲
復置西河郡山東過其縣北至縣故秦道也魏黃初西河舊志山
漢末魏黃初三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原公水注原公水出茲
吳郡建安中魏武為母弟左昭居此見晉書太原府陽縣治
馬與龍曰狼孟志因隔城一統志故城今汾州府陽縣治
國因韓信破夏說于鄠徐廣曰音于庶反集解惠棟曰說文從
鄠邑鳥聲又字韓信破夏說于鄠徐廣曰音于庶反集解惠棟曰說文從
鄠邑鳥聲又字韓信破夏說于鄠徐廣曰音于庶反集解惠棟曰說文從
史記徐廣音烏古反馬與龍曰鄠長隄林見魏志林化傳先謙曰
前漢縣三國魏因二縣皆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原府陽縣治
劉威汾州府孟休謙曰官本注孟郭城志孟晉大夫孟邴邑集解
云孟縣後漢至晉不改所屬見袁宇記晉志因一統志故城今太
原府陽縣孟休謙曰官本注孟郭城志孟晉大夫孟邴邑集解
西南八十里平陶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侯國孫資此見于離先謙
時九京志曰趙武從先大夫於九京鄭玄曰晉昭南大夫之墓也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高奴集解先謙曰前漢
志無一統志故城今延安府宜川縣西北水地理志謂之廢水也故
同河水注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廢水也故
言高奴縣有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廢水也故
龜茲屬國集解馬與龍曰永元二年復置上郡屬國都尉見和帝
之安定屬國紀張奐進屯長城因據寇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見應
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今榆林
府榆林侯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
縣北侯官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
西河郡武帝置雒陽北千二百里也洛云當在陝西境
奴傳父郡人王欽見明帝起居注漢末郡廢三國魏黃初安復倫
年西河又郡屬冀州見獻帝紀居注漢末郡廢三國魏黃初安復倫
置郡於太原茲氏十三城集解先謙曰二國魏僑置郡治太原之
縣界見元和志十三城茲氏縣以漢舊縣離石仍屬焉餘縣並
徙厥戶五千六百九十八日二萬八百三十八離石集解惠棟
司馬彪云呂梁在縣西馬與龍曰永和五年徙西河郡居離石見
順帝紀先謙曰前漢縣後漢木郡縣荒廢為三國魏奇初中復置局
在西河郡見元和志實字記後漢木郡縣荒廢為三國魏奇初中復置局
在今永寧州東北二十里見一統志謝云徐發封離石子見資傳
晉志因一統志故城平定集解馬與龍曰順帝紀徙西河郡居離
今汾州府永寧州治平定石注西河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

六

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美稷集解惠棟曰河水
水口羌人困水以氏之冲時羌氐歸化蓋其渠師也左得與
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匈奴單于徙居美稷見本傳使匈奴中
郎將韓延壽規神爵元年傳取神馬翼見安帝紀鄧載見南匈奴傳
郭丹奏馬援見顯宗紀張敞見天章志鄧載見安帝紀鄧載見南匈奴傳
太傅燕瑗見楊秉傳祇見張敞見天章志鄧載見安帝紀鄧載見南匈奴傳
副校尉王郁騎都尉秦彭來苗見南匈奴傳良恭見前漢書漢末傳
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水出迎拜復送郭外問使者何日還假計
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晉志無一統
志漢縣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按通典臨城縣有美稷
鄉在山山西平定界縣志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中陽集解
非漢舊樂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一統
縣說文沔水出縣北南入河馬與龍曰永始封鮑承爲侯見忠懷
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從置晉志固則見太原郡一統志
郿元云中陽縣故城東翼汾水不瀆於河不知西河郡前漢治富
昌後漢治離石所領諸縣皆亦黃河南岸從無甯附移水者漢末
中陽於茲氏界是也漢縣故城今汾州府南鄉縣西舉猛集解
日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晉志平周集解先謙曰前漢縣漢末
無一統志故城今永寧州西北

末廢三國魏同晉志無今地關馬與龍曰據河水注五原郡地求
之當在今鄂爾多斯旗北接烏喇試旗南兩界境今李兆洛謂在今
陝西境
河除縣解錢大昕曰當作河隴同水注官本作陰是前陰
故城北晉志無案河水注所列五原郡屬縣惟河陰縣在大
武都
志無今地關李兆洛云當在今烏喇試旗境
宜梁縣漢末廢三國魏
里今世謂之石崖晉志無案故城在故五原郡關西五原西南六十
里
曼柏集歷惠棟曰漢官儀云永平八年初置度遠將軍屯此曼音
南匈奴傳梁性鄧遵牧愛法度陳龜李膺南單于張奐橋玄賈琿
見本傳鮮于輔見公孫瓚傳校尉來苗關章張國見南匈奴傳先
漢五原郡地漢置度遠營以防南北二處交通是曼柏縣去郡不
遠北洛謂在今榆林府府谷縣北境章懷太子範所著西涼書云
李先洛謂在今榆林府府谷縣北境章懷太子範所著西涼書云
城地理志云故西郡都尉治也又東逐成宜縣故城南案建武
二十六年造中郎將段熲都尉王都使南單于其庭去五原西
部塞八十里見南匈奴傳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
西安陽北有陰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餘度河據陽山集解馬
與龍曰蔡邕徙居安陽卽此洮逕延表萬里陰山在河北陽山集解
魏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西安陽縣故城南晉志無一統志故城
在故九原縣
雲中郡秦置集解馬與龍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呼行
明帝紀成嚴見屯雲中見南匈奴傳太守喬遷見樂巴傳功曹楊范見
鮮卑傳又郡人張楊見董卓傳師李賀都禮貢見郭太傳見
建安二十年郡省十一城集解先謙曰漢末郡地荒戶五千三百
見魏志三國魏同
五十一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雲中集解三國魏同曰魏黃初中
中故郡見招傳先謙曰前漢縣漢末廢三國魏同河曲梁長城東
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虞氏記云趙武侯白五原同河曲梁長城東
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轉焉
蓋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降
乃卽于此矣榮城今雲中城是也秦立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
縣曰遠服矣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各縣社於芒干水又西南逕白
道南谷曰有城在右案帶洛惟土穴出泉而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
有高阪謂之白道諸涉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
飲馬長城窟及其波涉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
魏志三國魏同

[illegible]

縣故城北晉志無一統志據水經注故三封集解先諺曰前漢縣城在故朔方城西黃河向北流之東岸三州志云在臨戎縣西百四十里晉志無一統志故城在河套外黃河見盧芳傳先諺曰前漢縣後旗正朔方漢末廢三國魏同詩小雅城彼朔方河水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薛駸云秦逐匈奴收地記縣有盛池在新泰之新秦也舊志無一統志故城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沃野實解先諺曰前石翼復燒饒歸順北鎮尉治渠東出謂之銅口北連西溢于麻城南枝渠東北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連西溢于麻澤縣故城東其水積而為居申澤陂對峙三晉志無一統志於今塞外耳廣牧集解先諺曰前漢朔方郡惟三國魏同河水注南河東逕朔方縣故城北迤邐西北至東會于河綏和臨河城南又東故朔方大城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煥校本咸字去士傍馬與能故城朔方縣故城北迤邐西北至東會于河綏和臨河城南又東屬河西集解先諺曰追漢擊逢侯於大成塞破之三國魏同如旃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屬

魏曉志曰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一合省朔方興莽并築列此西河上郡必朔方刺史紀建武是始陽并州耳史馬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臧霸奏討事薦之是上郡屬朔方部之證也注文當有脫漏又因下引自定義以西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棄遼郡之戶以爲縣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并州先諺曰并州刺史部二區魏得漢舊郡徙從太原分上黨置樂平六縣四十四縣疆域畝數悉備遷入白朔方

高帝置離陽東北千八百里案解馬與龍曰太守張豐見光武紀張況見張禹傳朱英兒敗賊傅楊震見太傳呂虔見陰滿水注溫恕見魏志溫恢傳黃朗見裴潛傳注玉璽見崔林傳特覲親制帝放注簡倂兄鄧人主岑見李浮傳三國魏因謝云志觀博元皇帝時爲涼郡太守孫禮盧毓劉放並書沛郡人永祚注管太始明帝改爲涇陽郡太守孫德肅毓到放並書沛郡人永祚注管太始年陽寧宇記述謂莫初七年改漢典云魏改涇爲七城日三國譙涿郡領涇舊縣七復置容城屬弘農縣仲卿鼎錄云涇郡後漢省復置爲長鄉縣見寰宇記洪志有長鄉無北新城謝云陽郡魏縣也吳表有北新城蓋誤一統志長鄉非戶十萬二千二百一

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縣

分爲縣馬與龍曰派令膝撫見本傳公孫瓚見魏志瓚傳又縣人

盛植兒本傳植子毓孫欽挺曾孫藩見魏志毓傳劉備祖雄父弘
見蜀先主志張飛子苞紹孫道見飛傳先謙曰前漢縣三直夷月

國魏因晉志屬范陽郡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涿州治迺侯國

史記漢武帝至鳴澤
因晉志屬范陽國
作道一統志故城
今易州涑水縣北

致安集解馬與龍曰王常屯致安巨靈芳見常勢易水出集解惠棟曰水經出縣之南郎西山霍水出案

紀永元十五年復置縣鐵官集解惠棟曰酈元云世祖令耿況擊

故安西山賊吳耐彝符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卽是水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易水注世謂易水爲故安河有悲水南會渾波河

注俗謂之爲雹謝云建安九年袁尙敗還中山袁譚攻之尙走故

安兒武統志城今易州東南范陽侯國文苑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

魏因謝云曹矩追封范陽王見魏志矩傳晉志屬范陽良鄉集解

日南漢縣三國魏因記晉志屬范陽北所成集解錢大昕曰當

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房山縣東北義珍云故周中山惠棟

龍曰北新城長劉梁兒本傳又縣人孫程見宦者傳

史記曰趙與燕汾門築鄆先謀曰官本注汾作分前汾縣屬中

後漢志二十三下 三

府安肅縣西
南二十里
方城
肅集解
肅云有
韓侯城
故屬廣
陽有臨
鄉
文王與
燕臨

樂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縣南有督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壤之地史記荆河率

督亢圖入秦策解惠棟曰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

使荆軻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敵李彤地理書載上古聖賢家
地記云亢地在孫郎先諱曰前漢縣屬廣陽三國魏因巨馬水

督亢澤苞方城縣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按據此本注督下奪

志
府
范
陽
郡
一
統
志
故
城
今
順
天
府
固
安
縣
南

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

帝更名爲郡之下尙缺宣帝復爲國五字蓋本始元年更爲廣陽

以爲廣陽郡則郡亦秦置也馬頤龍曰光武建武二年封叔父良

爲廣陽王五年徙封趙見本紀先謙曰三國魏復爲燕國吳云黃

初二年曹字徙封燕王見字傳又曹仁拜廣陽太守見仁傳謝云仁爲太

守在建安初時廣陽爲五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燕國領漢舊縣

云魏有漁陽郡吳表
石四萬四千五百五
十口二十八萬六千

同說見漁陽郡下
月四集四二五
百五十一
二一入喜万下

焦臺之下杜佑云燕國都碣石宮魏土地記云縣東十里有高梁

100

水窮說文鄭讀若薊馬與龍曰獻東封公孫本燕國刺史治官
爲陽東北二十里策解馬與龍曰幽州刺史傅未梓見光武紀官
見羊陟傳條縣林見魏志本傳何植見劉虞傳張敬兒寇榮傳楊照
拒校尉杜恕母邱儉見魏志本傳王雄見崔林傳吳志孫韶遜領幽州
鮮于輔見遼水注吳林見魏志東夷傳先謙曰謝承後漢書世祖與
傳張昭見遼水注吳林見魏志東夷傳先謙曰謝承後漢書世祖與
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城廣陽集解惠棟曰謝承後漢書世祖與
也馬與龍曰縣人閻柔弟志見烏桓傳士仁賈獨欲南行卽此先
諱曰前漢縣三國魏屬燕國謝云侯國韓當子綜封此見當傳晉
良鄉縣北志故城今昌平故屬上谷集解馬與龍曰靈帝封王敏爲

代郡秦置隴陽東北二十五里古注曰建武二十七年七月
芳傳隨弟屯代郡見蘇竟傳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栗籍
骨都侯屯代郡見蘇竟傳建武二十六年詔南單于諸部栗籍
傳容見魏志盧芳傳李超奴傳太守趙承見耿弇傳蘇竟杜密見傳
閱堪程紹見劉虔傳裴蒼見蕭帝紀郭沖見杜畿傳注又郡人閔林
節度不得過代彰乘勝逐北至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諸將皆以受
爲老可深進達令輕敵鮮卑傳黃初二年軻比能出諸魏人在鮮
時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是魏十一
城集解先謙曰二國魏代郡領漢舊縣代平舒富城三縣餘東爲
荒外之地洪志吳衣同謝氏補桑乾寧郎昌平四縣案桑
乾在代郡北曹彰北征至此非能引其地也靈邱在陞北亦非桑
地廣昌晉屬代郡見一統志謝詠引昌平屬廣陽謝誤複出皆刪

之戶二萬一百二十三口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八高柳集解
龍曰光武封閭堪爲侯見灤水注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焉水
注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于雁門之山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也
柳其重城疊巘靄雲臺高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迺平城
道東一百二十里至高柳縣又東一百七十里於代西北寬宇記平城
志無一統志晉復置故城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桑乾集解先

國柔治廣南是魏石廣南縣又云據一統志補南縣按鮮卑傳云
 國柔因鮮卑眾殺校尉邢舉代之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歸附因
 以為校尉持漢使節治廣南如舊今以奉招田豫傳考之魏文
 踐於後招持漢使節治廣南如舊今以奉招田豫傳考之魏文
 車國於馬城馬城今敏安縣北廣南縣並在宣化縣西北地
 相偏近馬城為塞外則廣南縣非魏所能有知已棄為荒外故
 校尉太守治俱內徙也一統志表戶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
 於三國魏不列廣南縣今從之
 二百四 沮陽 集解惠棟曰孟康音組魏土地記云城東八十里
 小翻山馬與龍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東曰北漢縣三潘承元
 國魏因之沮陽志因沮陽今劉茂城今宣化府懷來縣南
 十一年復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下洛城西南四十里城
 因之縣志改廣南郡一甯 甯通魏土地記云在廣南西二十
 漢志放城今保安州東南 甯甯通魏土地記云在廣南西二十
 漢應劭漢書云永平八年初置烏桓校尉武此何焯定作甯按校
 尉於上谷甯城校尉文穆見齊固傳鄧訓今甯張奐見本傳任尙
 見和帝紀吳光見常伯傳舉兒取璽王元見順帝紀夏育公恭稠
 見永帝紀宗員見常伯傳舉兒取璽王元見順帝紀夏育公恭稠
 漂水注于延水又連小甯縣放城南魏土地記云大甯城西二十
 更有小甯城地理志甯縣也晉志 廣甯 集解惠棟曰前志作廣
 無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 廣甯 魏土地記云在下洛西北
 百三十里馬與龍曰漢末廣陽閭采因鮮卑眾殺烏丸校尉邢舉
 代之治廣甯見鮮卑傳及魏志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廢漂水注
 于延水連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晉 居庸 集解惠棟曰
 志改置廣甯郡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 居庸 高誘云居庸
 在沮陽之東連運都關九塞之一也鄭元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
 南六十里先謙曰前漢縣一也鄭元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
 延甯州東延甯州今五里 確 集解惠棟曰孟康音確志無
 今一統志故城 涿鹿 帝世紀曰黃帝所都無城阪泉地黃帝
 五帝傳云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南不有涿鹿在上谷蠻尤之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黃帝在下洛城東南六十里豈尤城在城東
 南六百里前書刑法志云黃帝非未之彭城也故當作彭張黃當作
 字彭城者上谷別有彭城非未之彭城也故當作彭張黃當作
 標姚察皆曰于漢書注有臣教鄭元謂之涿鹿或謂之傅遺劉孝
 國魏因之縣志改安州東南 下 落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
 郡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東南 下 落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
 漢縣三國魏因之縣志改安州東南 下 落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
 郡作下洛城今保安州東南 下 落 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城
 漁陽郡 泰置縣陽東北二十里 集解馬與龍曰太守彭宏見彭寵
 郭丹傳郭伋張堪李南傳蔡充見耿合傳田邑見馮衍傳范見南
 侯傳都尉嚴宣郭伋見哭羨傳兵馬祿嚴操主簿衛順功曹徐威

四百七十五 土垠 集解馬與龍曰縣人程普子咨見吳志普傳
 城今遼化州豐潤 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縣東十里南關城 徐無 木生火之石隄土地記在無北平城東一
 志傳一里馬與龍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一統志故
 北征三都魯丸車言此道秋夏每有水濱海淺不通車馬深不
 要軍不得進田疇言此道秋夏每有水濱海淺不通車馬深不
 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國縣道出盧龍建於柳口自建武
 以來城絕垂二百餘里之險永有微徑可道若出盧龍建於柳口自建武
 南州城絕垂二百餘里之險永有微徑可道若出盧龍建於柳口自建武
 二十里空虛之地白檀之陰永有微徑可道若出盧龍建於柳口自建武
 頭將數萬騎逆戰於凡城北平郡治在平國縣道出盧龍建於柳口自建武
 兵擊之遂大斬獲逐北至柳城見武紀及田登高望虜登白狼山
 時鳥丸前漢縣志因一統志故城見武紀及田登高望虜登白狼山
 縣一統志故城見武紀及田登高望虜登白狼山
 運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北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越清陁盧龍
 之險峻城繁折故有九綬之名矣晉
 志因一統志故城見武紀及田登高望虜登白狼山
 道西郡秦置諸陽東北三千三百里集解馬與龍曰太守鄧吉見
 公孫瓚見本傳先謙曰三國魏因漢末鮮卑據遼五城曰三國魏
 遼西郡領漢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陽
 舊縣五城 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陽
 樂集解馬與龍曰濡水注風俗記云陽樂故燕地遼西郡治秦始
 郡皇但兩引風俗記土地記云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案楊明
 土地記之陽樂城爲漢縣也考鮮卑傳蹋頓據遼西之土魏志曹
 公征蹋頓治在柳城之東則漢陽樂縣亦當在柳城之東遼平府
 西先諫曰前漢縣三國魏因晉志今撫寧縣西漢曹公破蹋頓漢
 遼北郡外魏晉時移於肥如東界今撫寧縣西漢曹公破蹋頓漢
 遼之縣蓋晉後徙治也海陽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令支城南六
 弟海陽侯侯治也海陽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令支城南六
 一統志故城今永平府鎮州西南 令支集解惠棟曰魏土地記云
 馬與龍曰縣人程普子咨見吳志普傳
 竹城 伯夷叔齊本國集解惠棟曰兩雅傳瓜竹吳志當傳一也齊語
 云北伐山戎制令支斯孤竹括地志云孤竹股諸侯先謙曰

敬城今奉天府蓋平郭有鐵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紀要
 恭爲侯北七十里一籍志故城今益平縣南西安平魏氏春秋曰縣文帝封小水
 水船渠明何焯曰沃縣有安平故址加西陲縣復加麗王宮爲驛
 于拘等到安平口即此縣海口也見吳志謝云正始九年高句驪
 王宮寇西安平見東夷傳晉志四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城本考
 云故城當在今書地理志常在鴨綠江北近海處汶集解何焯校
 本減去先謙曰前志作文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
 豐縣民流徙渡海見少帝紀晉志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
 云今益番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
 平縣西番汗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
 汗疑郡名蓋城之西南齊氏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
 鮮京畿郡界然略作否不日東齊亦不以遼東來查氏疑漢末去氏爲齊
 魏以齊郡立有新府故於遼東之否加東以別之案一統志仍作
 省吳通鑑嘉禾三年徵攻否孫淵降南臨海諸今從之謝云尙遠
 見吳志案公孫淵居襄平吳師航海遼東發自齊者在此
 今遼陽故武帝遣韓壽志皆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界
 玄菟郡宋傅注姚光耿臨見安帝紀公孫越見王勖傳注王頌昆
 魏志母邱儉傳王贊見吳志孫權傳注郡吏公孫度見袁紹傳公
 孫延見王烈傳注先謙曰志孫權傳注郡吏公孫元兒都在遼東北
 二百里通鑑胡注此非玄菟郡舊治也六城集解先謙曰三國魏
 吳云漢末玄菟郡廢被寇故徙近遼東玄菟郡領漢舊縣三
 西蓋烏上駝台候城戶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
 十三高句驪遼山遼水出山海經曰遼水出平道小遼郭璞指出
 解官本考證曰注出塞外御平山御當作衙嶺嶺嶺惠棟曰
 案今山海經云遼水出高泉東衡阜山名轉寫久因析字爲白
 經大遼水出塞外衛平山一作白平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遼東千中漢置縣取其名西蓋烏馬齊解官本考證曰前書作西蓋
 耳故城今興京城北此作鳥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知此作鳥誤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
 魏省三家同晉志無李兆洛云故城今奉天府益平縣治上駝台
 集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因謝云正始元年遼東汶北
 長鄭無地闕李兆洛云魏志今盛京境高顯故城遼東集解馬與
 國魏因晉志四今地圖徐登原云疑在今開原縣境候城故遼
 遼東集解齊召南曰按顧炎武攷文格論云候城復出玄菟必
 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少二城矣馬與龍曰陳禪傳禪爲
 玄菟候城校尉是玄菟有候城縣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省覽縣

在樂浪之北蓋郡屢經移徙靡得其詳矣司馬漢縣三國魏因晉志因李兆洛云今朝鮮平壤城南汪士鐸云今朝鮮豐德郡屬與龍云據魏志公孫度分屯有以南荒地爲帶方郡而屯有仍屬

魏晉時省入昌黎郡界無慮縣此不應重出案此扶黎也後人傳寫誤耳鮮卑傳云鮮卑復攻扶黎營注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今兩漢志無扶黎縣而遼東不應有兩無慮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云今越南越嶲之歸仁當安廣和分置詩治道是其故地

盧容往以南諸國探從金油解患棟曰康泰扶南記云從目南發
志因李兆洛云象林今之林邑國集解馬與龍口和帝紀永元
古末初平北境之亂象林區遂改縣界按此則漢以後象林縣未能
有故土矣失議曰前漢置此為界李兆洛云在占城西北比景物
日日出野夫空行不見夫其狀島且白銀樹無衣袴集解盡
練曰闕駟云比讀騰鹿之底影在已下爲身所庇也先謙曰前
周濟云在占城國北境

後漢志二十三下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文廣春秋曰交州治臨

信縣東山出銅鐵雲朱書所屬建寧十五年治番禺

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儀策解先謙曰案晉地理志
表立爲州乃拜律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上變爲交趾太守共

或司馬氏依志分列前後並稱建安以前皆郡志云交趾刺史建安

九德爲舊都吳廣州得漢舊郡南海新昌鬱林合浦分九真蒼梧

部都尉賀分鬱林置桂林分合浦置未崖高涼新興合浦北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

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

併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

中郎將焉援調者子遺都塞破壞亭隊絕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

鵝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
 步 冲帝永嘉元年戶八百九十三聖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三 賢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七口四萬七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七 永嘉無二年惠棟曰注古今注光武中集解何焯曰注永嘉二年案
 字先謙曰吳云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
 九十四萬後主傳注引王隱蜀志炎興元年戶二十三萬二千八百九
 十一今據蜀後主傳注引王隱蜀志炎興元年戶二十三萬二千八百九
 口九十四萬減蜀得魏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女口四
 百四十三萬二千人八百九十一吳赤烏七年兵戶九十三萬一千
 二百四十三萬 魏志卷之四 蜀志卷之四 蜀志卷之四 蜀志卷之四
 贊曰 蜀安后載政治區分侯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
 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玉

後漢書二十三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三下 校補

郡國志五下 上黨郡有龍山晉水所出注杜預曰預原謂凱已正官本注不誤

有界山注界山推焚死之山官本注界作介柳從辰曰列仙傳介子推姓王名光與公子重耳居外十餘年及還介山從伯子常遊文公禮之不出是介山乃推隱居之山也

上郡膚施官本膚施處

西河郡注雅陽北千二百里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五原郡宜梁集解先謙曰至案故城在故五原郡九原縣西南六十里

柳從辰曰孫星衍云在五原西

西安陽集解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縣城西陰山柳從辰曰董祈誠云當在陰山南臨河南北距今烏喇旗南北距

雲中郡原陽柳從辰曰本舊南匈奴傳云逐寇雲中至原陽案注即注

雁門郡注陶集解惠棟曰前志作淫案注即注之本文

馬邑注有馬馳走其地官本注其作一

涿郡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官本五

廣陽郡昌平故屬上谷惠棟曰魏土地記云在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城西有昌平河

上谷郡甯甯及廣甯之甯原皆作甯官本同即甯之俗寫今並正案甯字从必从冉承用雖久無義可求

右北平郡土垠土原作上依前志及本不誤

俊摩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浚錢大昭曰耿弁傳作浚靡

元菟郡遼陽故屬遼東注安帝即位之年官本注之作二

南海郡番禺注郭璞曰官本注

交趾郡羸樓集解先謙曰至云力知反

羸從辰曰前志孟康本云羸音連音志作羸周壽昌謂即因孟音製字廣韻載之爲誤今案羸連音相近孟康讀羸爲連不過方音稍異耳羸後起字不足據故沈志亦不從也毛本作羸亦羸之譌後注

引王範交廣春秋同

日南郡盧容錢大昭曰閩本作盧谷

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錢大昭曰馬援傳援與楊廣書云前拔與二邦以爲諸夏百有四乎然則建武比孝平時多三郡國矣蓋王莽時分置今案據此則光武所省郡國十僅就孝平時所有者言

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

二十注神帝永嘉元年至百八步又注質帝本初元年

至三十

八畝侯康曰馬貴與云沖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數損于建安一萬本初戶數損于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

萬有奇殊不可曉

第二十三下 校補

百官志一第二十四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馬 司寇 御史大夫 廷尉 大鴻臚 太僕 光祿大夫 太常 大司馬 大司徒 大司空 大司寇 大司馬 大司徒 大司空 大司寇

王先謙集解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

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齊廣

民用賸之世祖中興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

武六所官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

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

非偽書也今其遺書所目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

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偶說較略

不充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

創皆隨律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之入朝不

彰誠宜直衣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之入朝不

惑以公族元老正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

太史公各務其職未暇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

之職功不勞而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還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

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

儀品法事有成易而道有因革足以顯其後世之念增助來哲多

下總領後事令解憲檢行庶明秋即前珍也文苑通所撰禮儀與

律令同錄藏于理官師古曰理官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

官也珍與衛南陽人故云邑子

承秦遺官本不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著廣之事又職分

未悉世憲蘭約之制宜為常惠依其官簿職分曰為百官

志或略曰本志既久是注曰百官簿今始又采異同俱為細字如

日以表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

不復悉載

太傅上公一人 大戴記曰傅傳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

太傅上公一人 大戴記曰傅傳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

太傅上公一人 大戴記曰傅傳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

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占者齊太公

職之天子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敬於事不敬於言不敬於行不

以禮學少周旋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占者燕太師之責也占者

道簡聞少周旋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占者燕太師之責也占者

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策服從好子居處燕私安而

不醉飽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策服從好子居處燕私安而

古天子自輔之禮也自天子而賢者無不之故能慮無失計本

舉無過事終身得中策解李祖琳曰位在三公上故能慮無失計本

注曰掌已善導無常職世祖曰卓茂為太僕

元年為太傅因省其後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苑輒省

胡廣注曰始不置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太師上應朝漢官儀曰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杖自是而朝漢官儀曰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史御屬十二人又漢官儀曰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初趙嘉和帝初置太師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為太師位在太

不愚明反此杜

異同太厚往抄掛簪作掛掛有云兩服名一髮簪掛人而高

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已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曰冠之
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
世祖中興吳漢呂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
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魏略曰曹公
尉置護軍將軍亦皆比明帝初即位已弟東平王蒼有賢才已為
驃騎將軍呂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帝即位西羌反故呂舅
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呂舅竇憲為車騎將軍
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
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呂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
將軍位在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呂舅耿寶為大將
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呂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
焉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
焉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採屬合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長史司
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漢記曰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
馬嚴吳祐王暢儒林傳車騎將軍長史見陳福趙岐傳本注曰司
大將軍司馬見何進文苑傳車騎將軍司馬見陶謙傳本注曰司
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班固傳李膺傳曰從事中郎
固荀爽王允鄧騭朱穆班固傳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漢記曰大將
軍一人袁紹劉表循吏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軍即其也中護軍見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吳漢耿寶傳寶在河見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護軍是護軍有左稱見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集解李祖琳曰將軍武何進應劭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奉袁紹劉表梁商武何進應劭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人集解李祖琳曰將軍武何進應劭文苑傳班固傳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以祐為護
及鼓吹應劭漢官儀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其領軍皆有
部曲集解李祖琳曰將軍武何進應劭文苑傳
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
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將軍武何進應劭文苑傳
二千石見耿寶王鳳劉永寶志傳將軍司馬一人比千石

軍司馬掌行軍之事凡有征伐則署之還則免有時但稱司馬然
與前司馬異軍司馬見賈逵耿恭梁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傳但稱司馬見賈逵耿恭梁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
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集解李祖琳曰假司馬見章紀既其
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集解李祖琳曰假司馬見章紀既其
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呂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
馬軍候呂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孫史主兵事
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
遼將軍呂衛南單于眾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為常守
遼官侯曰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
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
石東觀漢記云司馬二人集解惠棟曰本傳永和元年順宗思耿
之官遂置度遼將軍李祖琳曰度遼將軍見明和安順紀賈逵
參陳紀橋玄種嵩皇甫規張奐黨錮西羌南匈奴如烏桓鮮卑等
屬實周郎傳應劭云度遼者當渡遼水往擊之故以為官號云
八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一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注越騎校尉劉千秋本官

注千或又注無記錄者官本注又注乃欲以漢次述漢事辰日

孫星衍縣漢官解記作紀又注乃欲以漢次述漢事辰日

太傅上公一人注賈生曰柳從辰曰見今賈又注進退升降不以

禮官本注又注寢起早宴無常官本注又注進退升降不以

太尉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為大司馬注元符六年罷太尉今案前

公卿表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符四年初置大司馬漢官儀誤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注

明帝更司馬司空府官本注以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注有官騎

三十人柳從辰曰孫輯又注千寶注

司徒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為大司徒注其與申屠須賈鄧通陳景

須賈作顯或作顯錢大昕曰韻字義較長今案此又注千寶注

曰千或為于官本注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詔書殿下錢大

亦作詔書殿下蓋謂御殿下詔重其事也殿似不誤又注丞

史歸告二千石至不勝任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丞史歸告

捷作捷今日公卿以下公上無今日二字省移過制度以益甚

無飾廚養作無飾廚傳增養食又更過度作或又注十年更名

相國陳景雲曰十掾屬三十一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九引干

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司空公一人至世祖即位為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多不究

官本注又注守長史到郡至郡國有茂才不願者言柳從辰曰

舊儀長史上有丞字言上有上字

將軍不常置至如三公高柳從辰曰大將軍之名建自孝武前世

公卿表敘列官名乃僅有前後左右將軍而無大將軍及驍騎

車騎衛將軍權宜尊寵不為常官也丁明於孝哀時為驍騎大

將軍驍騎著大白此始而書鈔五十一引漢官通李牧破秦始
受大名則以為大將軍自戰國此與通典謂秦敗楚虞其大
將軍屈卬及漢高帝以韓信為大將軍皆以大將軍之而實非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而書鈔引漢官通云
與置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而書鈔引漢官通云
上奏在丞相下然漢與之初本無司馬則即將軍兼司馬位在三公
相共時又已無大將軍司馬則即將軍兼司馬位在三公
將軍下是仍非在丞相上矣馬防為車騎將軍書鈔六十四引
漢官儀不過銀印青綬位次卿上與漢雜事言防位在九卿上
絕席說正合此其位亦止如三公耳至賈逵遷大將軍而始位
在公上及後梁冀繼之官屬皆倍餘府世權宜之事亦非常
制故志掾屬二十九人注案本傳東平王作驍騎掾史四十人
不取也柳從辰曰東平憲王若傳章懷引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
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與此注異今案范書東平王傳文
引蓋是紀事在永平八年故志以為明帝初十字衍今案史無
紀年不若年號者蓋注實闕永字平字亦殘其半遂為十字
也

第二十四校補

百官志第二十五

太常 光祿勳 大鴻臚

後漢書二十五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大梁正集解惠棟曰鄭眾

與其祭禮漢之太常是也漢官儀曰太常古官也常與國之禮

禮也與典帝曰古伯夷汝作秩宗典三禮故曰太常漢常以列侯為之重宗廟也崇浩曰中猶滿也漢制

九卿以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贊贊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集解惠棟曰常依注及袁山松曰

官志當作掌贊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

上經下畫華蟲七章胡廣漢官解詁曰太常主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

常掌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漢官曰員吏八

十六人守學事臣昭曰凡漢官所載列職人數今悉以注雖頗為

繁也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十乘漢

舊儀曰太常月一行陵也

先謙曰官本宏上有則字丞一人比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

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皆銅印墨綬進本注曰掌凡行

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

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環濟要略曰太史令取善記述

林曰太史令見張衡方術傳律本注曰掌天時星歷凡歲終奏

新年麻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

災異掌記之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麻三人龜十

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典祿九人籍氏

葛洪云王太史之官分天時置立有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

辰鄭元云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注廟十常依北宋本

作卜三人易筮三人北宋本作二李祖楙曰太史待詔見律麻志先

十作卜本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

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和紀靈臺見先武明和紀靈臺堂

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二人

候暑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集解李祖楙曰太史

舍人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

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舊說以為示

有先集解錢大昕曰本僕射上當有本注曰以祭于地舊說以為示

學編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李祖楙曰博士僕射見史博

記始皇紀中興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者祭酒也博士僕射見史博

士十四人比六百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博士僕射見史博

和桓紀承宮魯恭趙普賈祖璋楊終寒嗣爰延本注曰易四施

李法鍾皓范升盧植儒林獨行方術傳律麻志

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

石宣帝增秩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集解惠棟曰決疑要

五百漢末至千人漢官儀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掌典圖書古今

文字考合同異杜佑云後漢圖書在東觀漢記中秘書監後省李

祖楙曰秘書監見荀悅傳案桓帝以前益以侍中監秘書書有東觀漢

張巡以待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後漢藏秘書有東觀漢

此或東觀之監也漢官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論衡曰太史太祝職在文書本

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

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丞一人本注

曰掌祝小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太

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

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丞一人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為太子明帝紀永

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
怡者以爲舞人集解惠棟曰漢官名秩簿曰斗食月俸十一斛注
大樂律案康成注周禮引大丞一人虞翻注曰大樂丞如古小
樂律與此同則鄭本虛說矣丞一人虞翻注曰大樂丞如古小
見律麻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漢官曰員吏四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人衛士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
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本注曰校長主

兵戎盜賊事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時節祭祀祀官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
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呂來省前凡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
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曰勳署郎更

職掌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勳也祿者爵也勳功也言光祿典
同又與閭通詩雨無愆云若此無罪言以痛漢書敘傳曰烏

平史遷蓋晉曰刑罰之云齊韓魯詩作蓋韓謂蓋晉也蓋有大
關焉李爲之故楚靈王曰吾欲以韓起爲相蓋晉也蓋有大

室易動蓋關三等同物也蓋晉以痛者蓋廣刑也蓋晉也前
書楚元王傳中云公曰生諫不聽蓋廣之應劭引此詩爲證是也郊

祀之事掌三獻人斗食二人佐六人案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
士八十一人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五官中郎將見章紀
場龜延篤帝紀備林方術傳附見末均楊賜李固黃瓊蔡邕傳本

案龜延篤帝紀備林方術傳附見末均楊賜李固黃瓊蔡邕傳本
注曰主五官郎應劭曰漢官儀曰秦官也三署郎屬焉五官中郎

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
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

戰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行傳附見張騫傳本注曰主左署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百石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
員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武二十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班固郎集解李祖樞曰志六百石

期門馬成傳光武以成爲期門從征伐又號期門帝嘗輕與期門
近出定當時有期門之證後史不再見蓋亦如武帝時虎賁矣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僕射主虎賁郎習

射陸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陸長墨綬印綬李祖
門僕射與將武騎從征伐此僕射猶用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武帝舊號也虎賁左右之稱亦後改定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皆皆天子代漢制也虎賁
李祖曰虎賁見光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負掌宿
武安順桓靈皇后紀節從虎賁比二百石本注曰皆無負掌宿

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集解李祖曰羽林中郎將見杜典壽附見
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

乃隨征伐之羽林郎比三百石集解李祖曰羽林中郎將見杜典壽附見
事還則免焉羽林郎比三百石
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

補良家子爲羽林郎後漢志二十五
嚴整整銳也案此則爲嚴郎與志不同禁質漢侯曰羽林郎百二
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據李祖訓曰安

紀順帝踐降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注云光武中興以征伐
之故曰羽林士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曰羽林左監見皇后紀
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曰羽林右監見皇后紀
騎集解李祖曰左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負漢官曰三人集解李祖曰奉
車都尉見明紀固章彪郭彰
臣者方衛傳附見掌御乘輿車都尉奉天子乘輿章彪郭彰云主

言主故信奉

騎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負漢官曰五人集解李祖曰新
十王傳附掌騎馬集解李祖曰初置不屬光祿勳
見寶固傳掌騎馬集解李祖曰初置不屬光祿勳

騎都尉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曰騎都尉見明安靈皇后紀耿恭
更宦者儒林獨行傳附見耿恭見賊宮馬武賈逵潘蓋恭紹傳
中興初騎都尉有以侍中兼者見賊宮馬武賈逵潘蓋恭紹傳

本注曰無負漢官曰十人本監羽林騎
之中興後有以十人本監羽林騎
如來應傳應爲侍中監羽林騎又賈靖以侍中監羽林騎是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大夫屬光祿勳
光祿大夫古官也職掌言議詔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李祖
林曰光祿大夫見安順桓靈紀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李祖

日無負漢官曰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
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集解李祖曰元和三年楚王

是唯詔命所使後漢志二十五
行疾病順紀周舉傳退入使巡行風俗以杜濬等皆守光祿大夫

太中大夫千石集解李祖曰太中大夫見光武桓靈獻皇后紀
堪王良中屠剛郭侯梁統張純與張宗胡廣橋玄本注曰無負

中散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曰中散大夫見皇后紀
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

諫議大夫六百石集解李祖曰諫議大夫見周舉王良傳
史臣者儒林文苑獨行傳附見來本注曰無負

元符五年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本注曰無負
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

皆名備德爲之光武增議

后兄竟初爲騎將從征伐是見皇后紀及羽林令

解李祖樞曰玄武司馬北屯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二人北宮見班固傳附見虞延傳衛士三十八人

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

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十三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

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七門漢官曰凡員吏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

屬官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木長尺若

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為封榮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

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目錄曰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太僕見光武明章和安順

侯爵宋弘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

駟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事一人官

醫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僕卿周集解李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

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吏百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車本注曰主乘輿諸車員

吏二十丞一人

未央殿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未央殿令本注曰主乘輿

及殿中諸馬漢官曰員吏七十人長樂殿丞一人人卒騎二十人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廢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廢未

左駟令殿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

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已

羽林郎監領石集解李祖林曰順紀東觀記注云漢安時以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風俗通曰兵獄同制故稱廷尉集解惠棟曰

也春秋魯毀中軍成于臧氏臧氏為司寇故兵事亦成于司寇前

書刑法志先兵而後刑亦此義也李祖林曰廷尉見靈獻紀鄧晨

馬駟郭躬郭顯陳後復刑亦此義也李祖林曰廷尉見靈獻紀鄧晨

張皓陳球傳附見梁冀班勇傳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

獄疑罪皆處當官報胡廣曰獄實也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

百石十三人獄吏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

官醫集解惠棟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胡廣漢官解詁曰廷尉

亦時遣王者吏詣廷尉議者李祖林曰廷尉見靈獻紀鄧晨

各一人百官袁正左右監秩皆千石中興不言右蓋與左平同廷

尉正見鍾皓郭躬陳忠傳集解惠棟曰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

掌平決詔獄集解惠棟曰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呂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

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蔡質漢儀曰正

光祿勳劉嘉廷尉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祿病篤困

空文武之位關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敢禮傷

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掌

廷尉故轉屬他官集解惠棟曰嘉東海郡人恭王之後賜後

為南陽太守見李固傳李祖林曰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

徵官前書屬少府本志不載此官或即詔獄服虔注云若盧

而舍逆族嶠嶠私館直裝衣物祇朽暴露朝會選通事不肅給昔
霸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議況今四海之大而可
無平創帝嘉納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
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
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案解李祖琳曰大行令見律歷志本注曰主諸郎漢官曰員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諸侯薨大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
鴻臚奏議列侯薨則大行奏議大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
四科五人守學事東觀書曰主齋祠饋贊九賓又有公室主稱中
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案盧植注曰大行郎亦
如調者兼舉形貌集解官本考證曰注稱當作調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
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如舊曰漢
獄令官主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曰錄曰右
治改火事

虛受堂

十一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五校補

百官志二太常卿一人至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注此宏模不可闕
者也錢大昭曰闕本此下有則字
太史令一人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注漢官曰官本注官太
史待詔三十七人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應劭靈臺掌
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柳從辰
本作四十

博士祭酒一人柳從辰曰書鈔六十七引漢舊儀博士祭酒選有
今秩比六百石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
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十三州志則云孝武初置五經博
士後稍增至十四員取應明成皇者一
人爲祭酒主領焉蓋通兩漢言之也

太祝令一人柳從辰曰東觀記陰猛好學溫
太宰令一人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注一人斗食
孫綽漢官亦作一然以員吏又注如古大胥大原論人已正
二十五人計之作二爲合

第二十五校補

光祿勳卿一人注宦寺主殿宮門戶之職官本注官爲官柳從辰
宦寺二字郊祀之事掌三獻注員吏四十四人柳從辰曰據下所列
丞一人比千石柳從辰曰本書張翥傳翥爲光祿主事注謂光
儀光祿勳有主簿志皆不載今案官簿於公卿掾屬皆略不及
光祿勳之有主事早見前書張湯子安世傳而前表亦不載主
簿獨行二傳按補

左中郎將至主左署郎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一
右中郎將至主右署郎柳從辰曰御覽引漢舊儀
羽林中郎將至主羽林郎注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陳景雲曰
見魏志故號嚴郎注羽林郎百二十八人官本注二作一柳從
植傳儀作二與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注漢官曰五十人柳從辰曰書鈔五十
六引漢官儀作十二

人不屬署
不直事

謁者僕射一人至其權謁者郎中比三百石

錢大昕曰灌當讀如

雅釋草其萌蘗蓋大戴禮百草權輿亦即蘗之異文今案錢氏通灌為權於義得矣然灌未必果可通權也抑單言權但可訓權似不必可訓權與錢氏破爾雅句讀以就已說又非所安矣且官名果為權何必代以灌今志與獨行傳皆明作灌章使注引漢官儀定已於前校補略致所疑固不敢信錢說也廣云灌桓通與桓作相說雖可通於義則謂仍與古凶之制無涉不知蓋闕結俟再詳

衛尉卿至

掌宮門衛士錢大昭曰周禮宮正注若今時衛士填街

巷以備

注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柳從辰曰據下所列合有四十二人

公車司馬令一人至

尉主關門兵禁戒非常注以示威武武原議

典正官本注不誤今案通典注引胡廣說其旁當兵當作設交戟以遮出入者作交節戟以遮誤出入也

左右都候各一人至

及天子有所收考注在候大小各付所屬官

注候作官今案通典注引此候作宮未詳孰是又以馬被覆四字不知何指通典注省

第二十五校補

宮掖門至

宮門若龍司馬主東門門官本宮上有北字今案北宮三

有北

本宮長史為封築傳官本宮作官是今案外人謂無官位

舊有六廡

案通典注或曰六廡未央承皆六百石令注有大廡未

央馬家三令

三原議二依前表正官本注不誤又前表顏注後

置左駿令廡

錢大昭曰令廡二字當乙今案承上但置一

廷尉卿一人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一引韋昭辨釋名廷尉縣

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也今案說文尉從上接下也所以申

綰是即尉斗矣

綰是即尉斗矣綰是即尉斗矣綰是即尉斗矣綰是即尉斗矣

前書車千秋傳所謂尉安眾庶也

前書車千秋傳所謂尉安眾庶也前書車千秋傳所謂尉安眾庶也

下之平皆即廷尉本義又前表太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

下之平皆即廷尉本義又前表太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

主學斷古者兵刑同科故亦名尉辦釋名兢兢於掌賦司察罰

姦皆其餘義

正左監各一人

錢大昭曰各字疑衍馮緄碑經為廷尉左監正今

明注前漢有左右監平官本注不誤

大鴻臚卿一人集解劉熙釋名曰至以養之也柳從辰曰御覽二
辨釋名作腹前肥者臚言以京師為心腹及郡國上計匡四方
王侯外國為四體以養之也與此引微異
來亦屬焉案孟子勞之來注而可無乎或謂百官本注可

第二十五校補

三

百官志第三十六

宗正 少府

大司農

後漢書二十六

梁

刻

令劉昭注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宗正古官也

官漢之宗正也李祖楨曰宗正見安順帝紀四上三侯劉寬

劉平黨劉廣循吏儒林苑傳附見來應馬嚴桓彬傳

日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國計上宗

室名籍別鄭氏云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若有犯法當繫

官上先上諸宗正宗正官問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諸

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一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四人

法家十八人學事一人官醫集解惠棟曰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

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鄭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

司農周禮注曰今時宗室有罪先請鄭丞一人比千石集解李祖

行傳

諸公主主家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主丞一人三百石

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曰主簿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

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三人東觀漢記曰其主簿無千石僕

一人守其家集解李祖楨曰漢時長公主官屬異於諸公主漢官

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騎僕射五人

私府長食官長丞令家令各一人所注不同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丞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

時十二官奔馬後復播時百穀益其任也初秦置治粟內史掌

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戶旦見錢穀簿其進未畢各具別

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算取相給足漢書曰員

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主儲藏月禹大司農置丞一人

秩千石別主幣藏則部丞應是而

秩不同應劭漢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齊職儀曰周司徒屬官有廩人

附見梁費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集解惠棟曰傳與轉古

通丞一人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漢帝熹平

主練染作采色平準令主染采色有常平之法故舉而酌之章昭

并云主平物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導

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外有事乃入舉郎出王莽秉
侍中舉伏由是侍中復出外舉郎中舉舉後宮通拔佩刀
之官號中與仍其舊制而置此
官也又見儒林傳附見禁邑傳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集賢堂惠棟曰杜

定員數中常侍左右從入內官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集賢堂
常侍四人掌侍左右從入內官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集賢堂
日衛宏漢舊儀云中常侍得出入臥內學法省中省中郎禁中
武帝外家王榮貴重朝中為諱禁士人省中與用官者又稱與馬朱
侍元成後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與用官者又稱與馬朱
奏諸臣制族自中常侍各一人省稱制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皆用姓族自中常侍各一人省稱制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增之飾處常伯之任況蓋屬制憲事矣是中與制用士人復
改制則不復舊也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

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漢書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曰召入
門在南宮衛署注吳郡賦曰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青瑣
厄格再重裏青瑣曰漢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
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唯應黃門郎事改給事黃門
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後漢書侍中黃門侍郎
以在中官者不與近密交攻詠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閣機事
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卿書不得出入不運賓客自此始也又曰
諸官從事以下集解李祖林曰黃門侍郎見來應郎等參差國祭形實固
馬防梁松傳中郎給事黃門侍郎見來應郎等參差國祭形實固
郎官史通稱前書有稱郎中給事黃門侍郎等參差國祭形實固
黃門給事黃門侍郎等參差國祭形實固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集解李祖林曰小黃門無員掌侍左右受尚

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官已下眾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

有疾苦則使問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漢書曰黃門令黃門中人主之故號曰黃

門者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漢書曰黃門令見皇后紀樂巴

日宦者從丞主出入從黃門從宦遷小黃門從宦從丞也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患棟曰陳思王武讀序曰漢明帝好圖畫別黃綬集賢堂黃綬二字
作畫室李祖林曰玉堂畫室見恒紀黃綬二字
疑衍公卿以下給制已見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官別處集賢堂
與服志公卿以下給制已見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官別處集賢堂
侍中殿上見本注云宦門侍郎家一人為郎以補宦官所領諸
令自是諸內署令悉以附人
為之政此並令士人代領也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僕射則

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集賢堂李祖林曰冗從僕射則
年又置冗從右僕射
官延熹四年復省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三百石掌給事中

李祖林曰前書給事中有特官表云加官以大夫博士議郎等冠
之掌類問應對日上朝謂平尚書奏事與初亦常用士人如桓
給事中後還不補益郎使黃門侍郎之利秩以重其職耳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集賢堂李祖林曰掖庭令後漢書曰掖庭
見桓皇后紀卓王后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
漢書曰史從官百六十七人侍詔五人員吏十人掌解惠棟曰
元注周禮內小臣曰今掖庭令漢書曰掖庭令後漢書曰掖庭
御史大夫命下掖庭故曰侍詔左右承皇后紀前書掖庭七丞見
室承各一人集賢堂李祖林曰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
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集賢堂李祖林曰古曰暴
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為名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日薄
室案宦紀暴室屬官有爵夫李祖林曰如桓帝八年詔廢郭后送
暴室也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集賢堂李祖林曰永巷本注曰宦者典宮婢侍

使從官曰史從官六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一人集賢堂李祖林曰前

漢書東宮分爲二令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

漢書曰員吏七人承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一人集賢堂李祖林

吏從官三十人承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一人集賢堂李祖林

日從官三十人承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一人集賢堂李祖林

織室中與後漢書後漢書承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

織室中與後漢書後漢書承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

織室中與後漢書後漢書承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

織室中與後漢書後漢書承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

織室中與後漢書後漢書承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

織室中與後漢書後漢書承平帝省東織改西織曰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祀祀漢官曰從官吏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銅盾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銅盾見有紀宦者傳附見皇

遊觀之處漢官曰史從官四十人丞丞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

官者承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各有觀觀苑中丞丞承鴻池承南園

示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集解

見和紀周有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西平步南北千一百步四

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集解李祖樞曰與典傳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中藏府見類本注曰掌中

幣帛金銀諸貨物人史從官六人丞一人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應劭漢官儀曰內者署名宣

見梁書曰掌中步帳帳物內者令主掌左右丞各一人

物誤作衣也應劭漢官儀曰內者令主掌左右丞各一人

向方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向方令見漢官儀曰向方令

見銅盾令同本注曰掌上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史十二人

作器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掌上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言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者令集解李祖樞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武帝用定者更爲中書謁

尚書

蔡質中網

女田七

侍郎

千超
石州

左
丞郎

二五
人熟

下奏

書作

也

令史

曹

事尚

能爲令

守北陽妻

守妻
語以

爲助
尙漢

分鑑

里謀也案

符節

摩訶

之在

取竹
則箭

禮典
春秋

無尚符璽

卸史

宦者

在殿

史中二

1

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風俗通曰尚書御史

主殿舍凡守其門戶禁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

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爲

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葉麗惠

棟曰漢官解詁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有十五人

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官得舉非其擢次尙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樞曰治書侍御史見祭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

選傳附見來應劭馬傳治一作持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

天下諸職疑事掌其法律當其是非祭義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

秋李後請議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

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其平廷尉奏事

非當輕重得經百官表注曰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葉麗惠

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葉麗惠

史見和安順桓靈獻紀魯恭杜林申屠剛杜詩杜典寒朗何敞朱

穆李恂楊秉章八王張皓張綱神爵陳球杜根蔡邕王允黨錮鄭

太孔融袁紹循吏酷吏儒林獨行南發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

附見陸康法雄楊震黃疏實武董卓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

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

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蔡義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

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

二入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蔡義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

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

屬高第補之謂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

見中丞執板指策舉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周爲

柱下史老聃爲之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

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爲柱言其橢圓不撓常清峻也或曰古

有解多職主體斯後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

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謝驥李祖樞曰中

與刑征伐四方權置御史監軍曰督軍御史以他官監軍曰監軍

使者事訖罷至恒置後兵事日多復置之督軍御史見宋均劉焉

傳附見馬武傳魏前書御史有鞠衣直指本書

四王三侯傳有鞠衣御史中丞建是也中興後無

蘭臺令史六百石葉麗惠李祖樞曰蘭臺令史本注曰掌奏及印工

文書葉麗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掌書劾奏王充論衡曰蘭臺令

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輒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

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

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昆臺本名甘泉伏飛伏飛本

武帝改三令二十一丞葉麗惠李祖樞曰宦者昆臺伏飛三令又

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已下中官稍廣加嘗

藥太官御者鉤盾尙方考工別作監葉麗惠李祖樞曰嘗藥監

尙方監附見何進傳宦者傳有長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

兼副或省故錄本官持板都官從事少府符著出見都官從事

志曰不嫌太監令將醫入膏藥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

過量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虛受堂

三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六校補

百官志三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注從官

三人官本注三作二柳從集解李祖楙曰至所注不同柳從辰

紀注引漢官儀有卿公主傳一人按六百石

大司農一人至取相給足注漢書柳從辰曰注書當

平準令一人錢大昭曰本紀嘉平四年改平準為中平使官者為

紀知嘉平五年後漢已無平準令矣紀注引漢官儀平準令

及雒陽市長注又有檄擢丞至水官主水渠官本注作平準

餘均輸等皆省注準平則民不失職與今本鹽鐵論合又注必

苦女工蘭稅蘭稅今本鹽又注閭閻擅市市原謂示已正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注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

人案員醫蓋或稱集解惠棟曰至云六百石不與應說同

辰曰本書安紀注引漢官儀亦作六百石應說或晚制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注漢制太官令秩千石

辰曰御膳二百二十九引應劭漢官儀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

丞四人職秩千石注引應劭漢官儀秩四百石與荀爽合而與漢

官目錄又異全書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柳從辰曰本

侍中或置或否注由是侍中復出外官本注由是二

黃門侍郎引王就坐注衛瑾注吳都賦曰陳景雲曰璫當作權

孫傳又注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

員各六人今案此並見本書注引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

與志合顧志但云黃門侍郎從左右給事中使問通中外說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曰三字是此誤脫

中黃門允從僕射一人後漢曰漢景伯云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

右史職府令中常侍漢志有黃門允從僕射而無假史小黃門

等是屬吏從官史蓋謂所略非所謂閣也至中黃主中黃門允從

門允從右僕射官制所置亦略制故志不及

射領見官制所置亦略制故志不及

下百二十人為假子亦允從僕射之官官子弟皆乞養者蓋

千也

永巷令一人至典官婢使官本注宮婢作官婢錢大昭曰周禮酒

典官婢字不作宮則此宮字明誤灌龍監錢大昭曰本紀延嘉

今案侍使亦當依禮注作侍史灌龍監錢大昭曰本紀延嘉

諸貨物矣灌龍亦稱宮延嘉九年祠黃老子灌龍宮注漢官秩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至秩千石柳從辰曰御覽二百

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內署疑即內

又前文守宮令以守宮為名而所主亦非守宮之事本士人職

桓帝始以小黃門為之究非常制與巴所謂省內用中人省外

宮禁內署令之官疑莫能明也本注曰掌中布諸衣物集解惠

棟曰至誤作衣也官中知志文掌下亦脫宮字

尚方令一人至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注員吏十二人官本注

尚書六人至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注掌中都官水火

盜賊辭訟罪管亦謂據通典正

左右丞各一人案左右丞侍郎合史皆尚書屬官不應右丞假署

印綬及紙筆墨柳從辰曰孫綽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

大墨一枚小墨一校

侍郎三十六人至主作文書起艸集解蔡漢官典職曰至給護衣

服柳從辰曰本書雖難意傳注引

令史十八人 案本書章彪傳云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是令史明帝時始置也 合二十一人

注治有名迹 官本注名誤古

御史中丞一人 至有違失舉劾之官本劾

第二十六校補

三

百官志四第二十七

執金吾

太子少傅

太子太傅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後漢書二十七

梁

刻

王先謙集解

令劉昭注補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 漢官秩云比二千石集解惠棟曰章昭辨武帝更名金吾爲外卿不見九卿之列李祖暉曰執金吾掌巡宮外司執奸邪至

靈獻紀來歷恠恠復耿耿秉王梁陰謀朱浮梁商梁冀馬防劉般官者西南夷傳附見賈憲馬防陰與袁安傳變王允董卓傳先謙曰前書百官公卿表有執金吾崔方進自執金吾遷丞相非不見

九卿之 本注曰堂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中則金吾微於外相

爲表裏以 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 應劭曰執金革以

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丞一人比千石 漢官

六百石集解李祖暉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 漢官曰

祖暉曰仕宦當作執金吾集解惠棟曰魏衣武士之服字林曰魏

帛丹黃色他述切又注五百二十人之上脫執戟二字北堂書鈔

引應劭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二百二十人車駕出

從六百騎走河南尹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

校尉京兆河南尹又云五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一曰戶

違者則射之吏五人一戶置一伯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服

赤幘纁衣素鞵說文緹帛黃蓋教金吾騎以此帛爲服故名緹騎見安桓紀賈憲張輔傳五百見官者傳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 武庫見桓靈紀 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集解

祿曰前書有三丞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

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

常置每出曰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

寺互都船令丞尉 集解李祖暉曰前書都船三及左右京輔

都尉名都尉尉李祖暉曰前書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

爲京輔都尉尉 建武六年省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太子太傅見班固傳王本

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集解李祖樞曰太子太傅見班固傳王本

也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中二千石傳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日令少傅集解李祖樞曰太子太傅見班固傳王本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大長秋本注曰承秦將行宦

者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

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闕通之中宮出則從集解李祖樞曰大長秋本注曰承秦將行宦

曰劉向釋名曰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釋云長秋主宮中凡物

次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祔加之故為名章昭辨曰皇后陰宮秋

者陰之始長者願其久也周禮世婦掌三夫人鄭元注漢始大

長秋詹事少府大夫僕亦用十八人漢吳郡承武開明碑曰永和

二年舉孝廉除諸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一人六

百石集解李祖樞曰長秋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取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

省太減秩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大長秋本注曰宦者

周禮內宰注云今稱皇后曰中宮李祖樞曰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中宮謁者令中興省中謁者

之也前書武帝時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令皆省中謁者

帝改令中謁者令即此中宮謁者令矣又有中謁者僕射見禮

儀志長樂謁者僕射見章八王傳集解李祖樞曰中宮謁者令中興省中謁者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樞曰中宮尚書令中興省中尚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

補浣者皆主之集解李祖樞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儀比御丞一人

者集解李祖樞曰黃門承長也宮中之長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

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為之給事黃門

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

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樞曰中宮藥長見宦者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

主中諸官成帝省之司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

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

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署少府一人職如長

秋及餘吏皆召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集解李祖樞曰長秋本注曰宦者

附見賈武儒林官者傳諸傳吏皆作史集解李祖樞曰長秋本注曰宦者

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集解李祖樞曰中興無長信宮案長

名矣桓帝和平元年立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少府太僕以

下皆如長樂故事後有司奏太后所居之宮皆以永樂為稱

永樂少府見靈紀劉寬楊彪陳長樂少府見李祖樞曰長

靈皇后紀趙典桓帝劉般劉舉位長秋上及職吏皆宦

吏宦者傳附見賈憲梁松周舉傳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見

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見

趙孝張奮王暢循吏宦者傳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見

千石在少府上集解李祖樞曰長樂衛尉見

太子少傅二千石集解李祖樞曰太子少傅見王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循

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

二所樹禮司門千寶注曰如今校尉集經洪亮吉日案鄭注周禮
又有僕射惠棟曰鄭元周禮司門注曰
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與司門注同

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六百石見校尉漢書曰下門候本注曰雒陽城十
千寶曰如今門候

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書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
午厥位處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集解惠棟北
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應劭漢書曰上西門以不純白者漢家

月惟成策解惠棟雍門中位月在西廣陽門孟詵月在中津門
津名自定位季月未集解李小苑門集解惠棟曰樂開陽門應劭
日開陽門始成未有名衛帝有一柱在樓上瓊邪間陽縣土官

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振然遂堅縛之刻記其
年因以名焉銘曰開陽在孟位月惟已開解惠棟曰漢官又云
上有九子母像國家常往祈馬李祖中東門侯仲月位當卯集解李

耗門季月位在辰中東門祖中東門侯仲月位當卯集解李
見鄧侯王上東少陽厥位在寅集解惠棟曰漢舊儀冊皇子為諸
東門侯王上東少陽厥位在寅集解惠棟曰漢舊儀冊皇子為諸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本注曰掌監
五營漢官曰高誘云中人候自附見應劭傳本注曰掌監

案中興無此官准大將軍部下有曲曲融傳一人斗食集解惠
候繆傳上下文融以司空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
指史稱傳公府遷北軍中候之奪文倒亂也傳不見附記於此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本注曰屯騎校尉見桓靈皇后
應伏梁漢書曰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人司馬一人
千石集解李祖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人司馬一人

千石集解李祖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人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越
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曰越人非善騎所出
注右當見左中校尉建武三年梁冀本注曰掌

宿衛兵集解李祖本注曰掌宿衛兵七十三人領
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本注曰掌宿衛兵七十三人領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山林苑門屯兵見前書集解李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山林苑門屯兵見前書集解李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其莫中開射則射中之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其莫中開射則射中之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集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集

監五營胡騎并長水集解李祖本注曰掌監
監五營胡騎并長水集解李祖本注曰掌監

子恂見侍以為胡騎校尉不常置光武紀建武五年魏
子恂見侍以為胡騎校尉不常置光武紀建武五年魏

有鼓吹一部集解李祖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人司馬一人
有鼓吹一部集解李祖本注曰掌宿衛兵八人領士七百二十人司馬一人

七年詔罷之蓋光武一意休息故併罷之也

秩官本置作署集解先議曰

司
業

之失
精

後漢志二十七

八

100

其餘

更司隸所部郡七

安

虛受堂

九

尹進

後灌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七校補

百官志四執金吾一人至及主兵器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四引漢官儀執金吾中與以來但專

微循不預國政案注注緹騎官本注注主是柳從辰騎二百

通典作不預他政案注注緹騎官本注注主是柳從辰騎二百

人集解李祖楙曰至五百見宦者傳者傳注引辨釋名說五百

義與古今注異并詳與服志上集解

中宮僕一人至中興省太減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至當云減千

石今案本條與後中尉條錢皆改本注口爲本日其實非也下

出本注曰非衍惟減秩二千石二蓋爲之誤

中宮冗從僕射一人至主中黃門冗從注比尙書郎比原諱封錢

今從之官本注不誤

中宮永巷令一人官本中字

職如長秋按正官本不誤

太子率更令一人至職似光祿漢書百官志作似光祿勳掌宮殿

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凡多十六字今案此御覽所據本異也又通典亦作似光祿勳多動字

太子舍人案前表舍人無說此據通典補

太子家令一人至職似司農少府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太子洗馬至太子出則當直者在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作一人二字末亦多蓋洗馬之義也六字今案此與前條擬廷尉也句均說明之辭不類本注文疑御覽有誤

城門校尉一人至主兵案司馬一人千石本注城門每門候一人

案城字應提行六百石注執板下拜官本注下作不是柳從辰曰孫觀

不其餘上西門注位月惟戊官本注不誤

開陽門錢大昭曰南面耗門注銘曰耗門值季月位在辰柳從

劉注所引各門銘皆止二句本節錄以辨門位非其全也又耗

門御覽引作旄門蓋此耗字本誤如毛無也穀門注位光于子

官本注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錢大昕曰漢官制以委

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

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屯騎校尉一人至司馬一人千石司字原誤提行

長水校尉一人錢大昭曰建武七年省十五年復置

司隸校尉一人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注都官主隸陽

百官主原諱武錢校尉本注不誤集解惠棟曰注百官官當作姓

注下引博物記言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之犯法者惠乃

也通典亦云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之犯法者惠乃

謂百官當改百姓誤矣主隸陽百姓者自有隸陽令非司隸從

以都官名固自有說前書藝文志顏注神官小官則未思此從事

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神官各減十三是也據此可

知都官在神官上而出公卿大夫下亦小官而非朝官胡應麟

於桓帝得自此都官從事遂作鶴頭召大將軍西曹掾掾至

行辭謝則當時都官從事之職權可見主隸陽百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取官犯法者耳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州郡縣鄉亭里
匈奴中郎將
宋衛國
百官奉
列侯

梁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袁術呂布董卓王允董卓王允董卓

蘇章賈琁度尚朱穆明八王劉陶李雲左雄周舉王允董卓王允董卓

劉庚公孫瓚袁紹傳克州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南規周舉朱雋陶謙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刺史見楊秉威周舉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王望楊秉威周舉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儒林傳制州刺史見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震楊秉威周舉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傳天志并州刺史見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王允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者傳益州刺史見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馬西南夷傳幽州刺史見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紀賈琁度尚楊秉威周舉董卓公孫瓚刺史第五種張禹李膺楊秉威洪卓

郡漢興省之但遺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

漢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尉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尉

漢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尉

代郡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遼東

司隸部分屬州刺史以并雍州郡得弘農

平西郡張掖張扶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南陽金城

日南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昌黎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四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陽東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秋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平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也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東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分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諸郡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下凡十四郡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注曰巡撫州郡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猶曰巡撫州郡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吏不稱職者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上尤異州刺史以并交州郡得南寧交州刺史以并交州郡

事吏胡廣曰所察有條應繩名者奏事差其遠近各有一人

計吏胡廣曰所察有條應繩名者奏事差其遠近各有一人

問州中風俗惡好惡過所道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故州刺史

敬慎所察有條應繩名者奏事差其遠近各有一人

所以使開闢遠牧其尤無狀逆詔書見罪課職下章所告及所

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意

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君退而與其近也我居之君退而與其近

平復故也夫我居之君退而與其近也我居之君退而與其近

之不改遂因皆有從事史假佐延宋浮虞延桓榮班固第五種

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海防刺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土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爲一當船賊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此經久之體也其便事州牧收督武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逾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爭強虎視陵奪中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民弟榮惡伯叔屠戮太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軼愈變莫或途改致確確有街壁之痛秦豪有不守之酷胡羌是興氏鮮更起滯滅羣豪流禍百世之痛秦豪有不守之酷胡羌是興氏鮮更起滯斯遠靈長之祚當有神算不然則雄犖嗚呼俊之聖王必不久滯事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謀方盛於後意

凡州所監都爲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案京都置尹一人志正文也當作部以上文云每州郡國若干因改部字義以丞一人每郡足成之當云凡州所監爲部字譌又僕倒其文耳

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都當邊成者丞爲長史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兼縣惠棟曰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侯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李祖楙曰太守丞見順紀桓譚孔奮羊續劉平謝勰咸洪西南夷傳邊郡丞稱長史如索班爲敦煌長史魏制益勳爲漢陽長史魏本田鳳爲龍南長史上班爲金城長史魏制馬襄爲西河長史魏制是也前書郡有長史掌兵

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馬秩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安定屬國都尉見紀皇甫規張奐傳張掖屬國都尉見寶融馬勤傳儒林傳張掖居延屬國都尉見劉綬傳廣漢屬國都尉見馬援傳遼東屬國都尉見安紀段熲方術傳蜀郡屬國都尉見方術傳蜀郡西部都尉見南蠻傳前書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如居延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屬國如居延屬國等是居延何奴中地也

丞一人集解李祖楙曰遼東屬國長史益即都尉丞如上登郡稱長史例也見前傳

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盜常曰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遺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何以文無害歲盡遣吏上計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泰以十月爲沛主吏孫歲盡遣吏上計爲正故也集解惠棟曰此周禮小行人秋獻功注也李祖楙曰上計吏見度尚楊秉公孫資文苑獨行之東夷傳律禮儀志計者計簿也舊制使郡丞奉條計詣京師上之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孝武元光元年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耕田無賦乃養廉糧千戈載揚四方莫當自郤國器材官騎士之役
切取辦給首難寇心不及講其難御而己發與雷熒燧燕激一
病鳩鵲捕騰鴛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
妖僞還遙搖蕩入州并發婢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功財貨
徵三選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出於茲不效而敗是謂棄之路其禍
黃土哀大民堪遷流之咎見思在茲不致而敗是謂棄之路其禍
敗豈命未洽哉存秋家不疑甲所以一國咸知扶力也今雖四海殘
城兆坑牙都尉見安桓紀歌秦趙岐公孫瓚西羌傳天文志有扶
風郡尉見皇甫規西羌傳漢官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都尉將
兵渡關林陝北二千石解氏西海郡令議曰官本於掌作以掌皆
置諸曹掾史新論曰王莽時置西海郡令議曰官本於掌作以掌皆
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蔡質漢書曰河南尹掾出考察案與從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集解李祖樞曰郡卿郎見馮異馬嚴伏陸鄧暉蘇不
杜詩廉范王堂樊華度延周章輝橋玄王襲賊洪馬融鍾皓陳寔
安袁閭張碑韓陵及延王允陳輝橋玄王襲賊洪馬融鍾皓陳寔
吳祐皇甫即堂綱許衡賀武循史儒林獨行有五官掾著功曹及
列女東夷傅李祖樞曰郡卿郎見馮異馬嚴伏陸鄧暉蘇不
諸曹事形缺不詳李光裕吏獨行西羌傳其監屬縣有五部督
郵曹掾一人集解李祖樞曰郡卿郎見馮異馬嚴伏陸鄧暉蘇不
黨錮儒林獨正門有亭長一大集解李祖樞曰門亭主記室史主
行方術傳後漢志二十八

錄記書催期會集解李祖樞曰主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
幹主文書漢官曰河南尹官吏九百二十七人二百石諸縣
六人案獄仁恕口三十五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二百石吏二百
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廨行二百三十人幹小
史魯恭傳有仁恕解親忠也百石卒史朱賜云云竊傳滿仁
又書臣漢律郡卒吏書佐各十人又循行景君碑陰載故吏自都
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陰載故吏自都
昌言邱遲而下十九人皆作修行豈附脩二字否相類達至訛誤
從事然而都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均言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此則循行當作循行無疑矣李祖樞曰郡卿郎見馮異馬嚴伏陸鄧暉蘇不
掾見耶暉循吏儒林獨行方術傳決曹掾見王祐郭躬應奉周鑒
浮東夷傳獨行傳賡曹掾見魏朝黨錮酷吏傳兄曹掾見楊厚崔
輿陳寔儒林文苑方術傳門下掾兒公孫述定恂察邊戾吳郅惲
妄安崔駰種焉獨行傳士薄兒王堂袁安神馮朱周循吏獨行南

鄉置有秩三老集解李祖楨曰三老見各紀循吏傳游徼集解李祖楨曰游徼見城宮獨行傳本注曰

時亭爲行旅宿會之地可知矣

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揀史

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傳爲太傅相爲丞相又有

資陸重嫌猜畏逼身受其弊覆滅分體若梟仇冠番粉同氣有過
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凶志節之人俱損其禍關於賢明沈繼踵史
珍夷冤釋裁盡不有國書趙倫以愆恩排天齊彼以賢明沈繼踵史
事豺狼之情蓋事勢使然也周漢之君多孝悌之性晉宋之主
主恩欲反斯敗必當盡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胤入宮之
禍守盟乾礪河之駕乃可還險堅之路反乎全安之敵也集解惠
棟曰注比詩松喬音赤松王或音也先謙曰官本威作或
考證云注或力強音聲齊重或音也先謙曰官本威作或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楨曰中尉見光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
東觀書曰其紹封章入王傳禮儀志官屬亦以率 郎中
令一人集解李祖楨曰郎中令僕一人 僕集解李祖楨曰郎中令僕一人 皆千石本
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并
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
錢大昕曰注字衍此言王國之僕其初亦稱太僕武帝時始去太字耳 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
本注曰治書本尙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集解李祖楨曰中大夫見宗室四王三侯光武
十五章 王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
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集解李祖楨曰謁者見安紀 本注曰掌冠長冠
本員十六人後減集解錢大昕曰此句疑有脫誤據太子洗馬注
十六人矣漢朝謁者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則王國之謁者亦宜有
掌亦宜知之或云掌冠長別是一官如禮樂長衛士長之類則員
不得若是之多也 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
先謙曰上冠去聲 醫工長集解李祖楨曰第五倫傳建武中倫爲淮陽國醫工長 本注曰主醫藥丞菴長本注
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禮樂長至此
皆四 百石 郎中二百石集解李祖楨曰郎中見安紀劉盆子傳本注曰無員
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集解李祖楨曰本紀
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成 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
南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即延後 公集解李祖楨曰本紀注武帝封
孔吉爲殷紹嘉公安即吉商 十四年改常爲衛公安爲宋公
召爲漢寶在三公上 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

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

而已無殊異者也集解惠棟曰本紀在十三年此云十四年誤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曰

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

為列侯集解李祖林曰前表亦曰通侯魏說武帝元朔二年令諸

王得推恩分眾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傳列侯奉朝請在長安

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漢制

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朝侯集解李祖林曰次五枝尉

賜特進在三公下不在車騎下賜位朝侯官本有廷字

賜位侍祠侯集解李祖林曰侍祠侯次大夫其餘曰肺腑附及公主

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曰是為

諸侯王封者受茅土歸曰立社稷禮也土歸曰諸王受封皆受茅

侯自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

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祭服以守其寵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

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

臣也但納租于侯曰戶數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集解

林曰列侯家丞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

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

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集解李祖林曰前表惟

封之例蓋始此也

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集解惠棟曰

邑君三人此其證也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史奉如此志

月記增百官本其千石以上減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

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

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

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四十

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比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

二十七斛比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音義曰斗

計佐史奉月八斛古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食祿曰以斗

其安乎若人奉八斛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

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請受奉皆半錢

其安乎若人奉八斛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

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請受奉皆半錢

其安乎若人奉八斛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

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請受奉皆半錢

其安乎若人奉八斛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

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請受奉皆半錢

後漢書二十八

不若是之多也

錢氏疑非所疑皆誤也與服志明云唯長冠諸王國諸者以爲常朝服此不過常字沿上文偶爲誤耳太子洗馬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常直者在導導威儀王國諸者亦員十六人其職務自亦同於太子洗馬主爲王導威儀不必更以光祿勳屬之謁者爲比況即謁者臺諸謁者亦以天子出奉引及主殿上時節威儀爲常職也

百官受奉例至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集解先謙曰至考證云舉當作奉謹案此注下文皆以月計似奉舉皆月之譌否則奉下脫月字

第二十八校補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 王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輕車 大車 耕車 戎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青蓋車 輕車 大車 耕車 戎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青蓋車

梁 刻 令劉 昭補注 王先謙集解 後漢書二十九

書曰明試呂功 孔安國曰政試其君車服呂庸 孔安國曰賜以車

任也又一通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君以要其功

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君以要其功

順者爲不孝者祿以爵變禮易樂爲不敬者削以地宗廟行不

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爲此試字塙詰猶云顯用其功耳惟顯用之故以車服表彰之與

爲生說義亦相成上文試可乃已我其試試均言用僞傳皆說

爲言試之試非也惟此注引孔安國說今孔疏遺此今又一通三

十二字前兩說不計何出近儒考證孔傳亦獨遺此今又一通三

爲言試之試非也惟此注引孔安國說今孔疏遺此今又一通三

功言之差次也夏官鄭注考校也校即差次之是試可通考即得

有差義也說又一通明試其言以要其功連言與功提說蓋有得

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

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集解黃山曰老子

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集解黃山曰老子

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于人哉一以觀之注天地生萬物

芻狗為二物淮南齊俗訓警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縞以

芻狗而高注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又說苑辨物篇以芻

為義以宮室車服祭祀皆以爲二物也志自言昔者引老子皆釋

殺身而盡其情其居上者亦以樂與福爲己所必當受故聖人

制芻狗百姓者此新論而志取之夫禮服之興也所已報功章德尊仁

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已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

所已順禮也集解黃山曰王符傳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縞絲

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輅順則上下有序

德薄者退德盛者得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月升

與後漢志二十九

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已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

受民集解先謙曰黻文繡降龍路車所已顯其仁光其能也及

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曰天子微弱諸侯脅矣於是

相貴呂等相諱已貨相賂呂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

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曰白牡

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儻大武鄭玄注禮記曰此皆天子之禮也

如雷也武為舞也白牡大路殿天子之禮也白牡服射案解黃山

曰冕而儻大武下應有此諸侯之禮也白牡服射案解黃山

特牲為說彼文作諸侯之禮也與下大夫之禮也一句志本據禮郊

一律此亦當與下此大夫之禮也與下大夫之禮也一句志本據禮郊

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鑲蓋朱紱此大夫之禮也與下大夫之禮也

皆諸侯之禮也旅樹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

蔽也禮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繡黼丹朱中衣鑲蓋朱紱

領也繡黼謂刻而飾之也大夫刻之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詩

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讓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

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

臣山桑藻稅集解惠棟曰桑一作桑薄權也鄭元論語注曰節櫛

之廟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制滅禮籍益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

之服飾曰與馬文尉玉纓象鑲金鞍已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

若刈艸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

其輿服上選呂供御其次呂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革創承

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於篇呂觀占

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言與下卷上古穴居而野處以下專就

履言為對準以五見轉達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

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

與後漢志二十九

視斗周旋魁方杓曲春秋緯曰斗魁第一至第四為斗杓龍角為

帝車於是過曲其輅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

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孝經說神吳曰十曲杓龍角成

魁神不獨居故驪駕陪乘以道御馬均注曰斗星既體杓龍角

象驪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而注曰斗星既體杓龍角

御陪乘驪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而注曰斗星既體杓龍角

折坤故壯于大車之履易與作車輅作腹謂坤為大車為腹四之五

言取象但云已得其壯無有能壯其壯者案晉書清忠也也在問元

年傳震為土車從馬杜注震變為坤震為車坤為馬係十五年傳

亦以震為輿也志說大壯引服虔注說並同此古文一家之說車變

坤為馬又大象為牛乾為大馬大車謂象法以九四為卦主爻震為

言車之為器莫能上則今古文訖無其說特推演之詞耳自是呂

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禹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

為始世本之說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面勢以飭五

注禮含文嘉曰蓋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輿
爲物脂虎爲旗鳥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旛廬植注
禮記曰有鈴曰旂旂旌竿實注周禮曰旌失象妖此諸侯已下之所建
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在彖妖
者也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顧也仰仰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
車中不內顧所以有仰觀正威儀師行舒疾也爲者必正立執綬
在轡馬動則鳴鳴則和應其聲名曰和敬疾則不鳴疾則失
音明得者和也故詩云和鳴雍雍萬福保同魯訓曰和設轡者也
然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轡曰和和猶在轡也杜預注左傳亦云爲
在轡以金爲鈴史記九旂所以養信也養信以登目也步中武家駟所以
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
安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其聲名曰和敬名當作鳴
天子五路周禮本之五路其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
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金路亦軍事也謂之
連上文爲一節不應提出五路乃玉路之屬周禮中諸侯以下言仍
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以革
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軌以革漆之而已今作天子五路下接以
玉爲飾不可通此涉注文呂玉爲飾綴路在阼階面孔安國曰大
五玉而謂也各本皆失正文

後漢志二十九
五

路玉綴路金也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諸朝高車矣尊卑俱乘
之其采飾有差鄭玄曰玉在馬總名曰玉飾諸末也傳玄乘輿馬
賦注曰玉路重較也韻集曰韞前橫木曰路集解惠棟曰注玉在
馬玉北宋本作玉先謙曰官本亦作玉此本巾車注玉賈疏刻金
名諸侯亦然作玉誤錫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曰錫面當盧刻金
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眾曰經綹當胸士喪禮曰馬纓三
纓皆以五采屬飾之三就三重三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
前如索幫采輿馬賦注曰鞶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建太常十
有二旂九仞曳地鄭眾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玄曰日月升龍
象天明也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夷王曰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
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路
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爲轡采
殷惠棟曰禮緯曰山車垂句注曰句曲也言不操而自曲也又注
輅今謂之桑根車然則乘當作桑也禮志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
車又曰桑根車秦代之車服獨取殷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
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官本所謂二
乘殷之路者也字在孔子二字下路作輅

不爲嫌也

不爲嫌也

帳宴徐廣曰青交路青帳宴筆筆觥觥鹿鹿楸楸曰加宋書作驚陳景雲曰
路當作絡盆子傳引此文正作絡注路字亦誤先謙曰陳

此同並應正黃山日加交非籍名吳之言增也後大行載車加施

文重文作罔或作國卽網字儀制令凡車一品青油繡通轆未裝

朱絲絡網 非法駕則乘紫闥駟車

車也有邸曰輜無邸曰輶傅子曰周曰輜車卽輦也集解惠棟曰
戎文併輶車也又曰輶車前衣車後也沈約案字林輶車有衣蔽

無後轍其有後
雲漢文畫
集解黃山曰
西京雜
黃金塗五末
徐

日未詳疑謂前「盡資三石」集解惠棟曰徐廣

轅及衝端數頭也。蓋蚤左有厚魚三點。云蓋爪施金華。集解黃山曰此七字並下大貴人至皆古辭而

長公主赤輿轎車已一節均與前太皇太后以下聯屬爲文皆右

駢句兼長公主車言之承上左右駢三黑而爲之圖別也實具一條不應分行提寫皇太子皇子應提行後皇孫至右駢一條亦

與皇太子以下聯屬爲文中皆左右駢駕三句亦兼皇太子皇太子之安紀李注引續漢志起皇太子至皇孫則錄車爲一

後漢志二十九

節尤其明證王青蓋車連王字爲車名故安紀以下皆言以王青蓋車迎帝皇孫則緣車以從則字直貫以從爲句緊承上故曰王

青蓋車爲文尤不應分行提寫李注引志省以從二字此文乃並刪列字非也屬三下接公列姜安車至右稱志不提行刪此七字

並下大貴人至皆右驂亦

本與前文共爲一條明矣

力貴人貴人公主王如卦君亦畫轉重力貴人加節畫轉皆在馬

而已集解右駢而己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玳輪日班一作

青蓋金華蚤黑模文畫轡集解山曰董卓傳乘金華青蓋

以常爲之明車轎其始本以席爲之但名曰藩轎後起字說文所

無漢所謂轎實則巾車所謂蔽巾車木車蒲蔽素車勞蔽藻車藻

是也又卽箱車之箱詩大東不以服箱毛傳箱大車之箱也大車

載物以席蔽兩廂因而有蔽之車通曰箱車藩本通作藩兼有藩義故有蔽之車又通曰藩車耳說文藩屏也屏蔽也藩一曰蔽

也前書景帝紀朱兩轎顏注據許慎李登說轎車之蔽也左傳以

廣雅云車箱也下卽引續志此條爲證至前注徐廣引說文橫文

畫蕃蕃箱也今誤文蕃耳測曰至于蕃也嚴舉碑位至蕃車是字
太元君子積善至于車耳

100

1345

三百石以上卓布蓋千石以上卓絹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

也與此引薛說異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閭戟者傍車而趨則古

車有矛戟其飾幡旂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中

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集解先謙曰前發古本作前從長安雍陽令及王國都縣加

前後兵車亭長纂要雜陽亭設右驂駕兩璣弩車前伍伯公八人

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

人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集解錢大昕曰謂黃綬武官導從用

詠曰官本伍百皆黃綬先轡下侍閣門關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作鈐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晉書有驛馬傳以相付驛置屋二區有承驛史

皆條所受書每月言館上州郡風俗通曰口今吏郵書掾府督

郵職掌此集解惠棟曰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章昭

造書上督上上官所下過之書也卒皆赤幘絳繡云集解黃至

云承上走卒卒驛卒驛驛皆同也云字總結上文驛馬與多少隨

所典領連文不應提下行下占者軍出至皆罷所假牙為一條古者

曹士郵驛程事則二府故注郵驛並舉百官志太尉屬官有法

宗室長史因郵驛志大喪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

傳又置驛馬千百里傳問起居亦本無特置之證古者軍出師旅

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

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建弓矚九韃

通俗文曰弓矚謂之健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矚弓矚也陳

景雲曰九常作九左傳注矚丸箭也南甸奴傳弓矚丸一矢

舉物也此為承之於義上林賦捷矚掉尾矚捷舉也唐韻以肩

以手持之莊子庚桑楚夫外獲者不可繁捷將內捷郭注捷關捷

也釋文引徐說關也向說關是謂弓矚矚皆閉之案下張弓帶

矚為諸侯王法駕之儀此則有矚上矚又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馬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矚

象有鮮明騎惠棟曰魯峻石壁殘畫有鮮明騎備其威儀導從事

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輓皆有吉陽箭

王不應分提後諸馬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輓皆有吉陽箭

總論馬文亦自為一條應提行乘輿倚龍伏虎橫文畫轡龍首

驚衛重牙斑輪升龍飛輪薛綜曰飛輪白虎繫轡頭入寸長亦然但

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輪轡頭也楚辭云荷結轡兮今王逸注

曰重輪也李尤小車銘曰輪轡頭也楚辭云荷結轡兮今王逸注

綜注所記集解黃山曰曲禮侯展輪效駕釋文引盧注轡頭也

也孔疏引舊解黃山曰曲禮侯展輪效駕釋文引盧注轡頭也

注如今商車也說文車輪轡間書大傳木重文作轡轡轡轡

轡轡問字也問字猶今云格于車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故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壹傳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注引盧說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白不能合前文五勿齊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亦即說文所謂車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轡

漢則直名為窗車也注謂不如綜注所記提而莫辨矣先謙曰斑

官本作班古字通用

注重輪官本作重較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據文畫轡轡吉陽箭朱斑輪鹿文飛輪

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幡朱斑輪鹿文飛輪九旂降

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三千石以下各從科品集解惠棟曰安帝

舊令制度各諸轡車上輓皆有吉陽箭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銀

有科品也諸轡車上輓皆有吉陽箭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銀

方鉞插翟象鑣兩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耳象耳鑣黃山曰

之至堅者為之山案鑣可以為官亦可以象耳為之是物以象耳

角銳端可以解結內則鄭注鑣貌如雞以象耳為之是物以象耳

為者其字亦龍畫總朱升龍赤扇汗詩云朱轡總朱升龍赤扇汗

龍赤肩汗申說上文之龍畫總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沃應
作沐惠棟云沐一作沐注人君以朱饋龍肩汗官本帳作衡青兩
飛鸞尾附馬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附應左右赤耳流蘇飛鳥
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附應王公列侯鍤錫又髦朱
鑣朱鹿朱文絳肩汗青披鸞尾卿以下有駢者絳肩汗青披尾當
廬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虛受堂

六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九 按補

輿服志上小目綠車綠原謂緣已

書曰明試以功注考試其君國為政官本注

見轉蓬始知為輪飛蓬轉而知為車

至奚仲為夏車正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車柳從辰曰說文車下亦

山海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其始以木為車郭璞注云又

木曰奚仲此言古明其父子其創意首稱也今案左傳言薛

奚仲始造車也劉向言志文引傳駁世本之說亦注釋之體應

為與而與字從耳則其先本以手推挽即就易文服牛乘馬推

之牛吉服而馬吉乘或其一止駕牛以引重而馬車則自奚

仲始耳大前書虞夏純為一篇而乘四載以引重而馬車則自奚

仲始以旌德表功即謂車服以庸亦絲仲始無不亦不

武毅兩轡集解沈約云飛輪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三尺柳從辰

尺長柱地可證縱謂帛黃也惟儀制令一品青油經函

之油當作帛又選東京賦注引蔡邕獨斷作飛輪以經細廣八

尺長柱地可證縱謂帛黃也惟儀制令一品青油經函

令安車紫油通轡又本書約益子傳注以經細屏泥於轅前字

皆作油似油即古之細字今案前書新吏傳別駕主簿車緹油

屏泥於轅前即章懷太子所書與服志王金象革木等轡皆

朱漆輪車轡油轡齊書與服志白革以下二宮御車皆綠油轡

公主則碧油轡脂書禮儀志翟車黃油轡黃裏通轡唐書車轡

志安車紫油轡朱裏通轡車轡之古油清史略同無作說細字

斷或作油轡脂書禮儀志翟車黃油轡黃裏通轡唐書車轡

似不免孤給次雖油究何指前史記無說明然觀李商隱文云

設色所當細如木與漆為類後文油出轡中即此油也

金鍔方鉞注獨斷曰金鍔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在馬

髦前至徐廣曰金為馬文髦柳從辰曰文選東京賦注引蔡說

華又五寸作四寸馬髦作馬鬣五華作玉華餘同今獨斷亦作玉

章懷引獨斷五寸亦作四寸馬髦作馬鬣五華作玉華餘同今獨斷亦作玉

髮皆晚出字當以作髮為合許書髮即爾雅釋鳥其飛也腹邪

疏髮疎也謂鬣鬣之類飛但疎翅古人多以鳥喻馬則鬣

之鬣皆誤也至五寸四寸五華王華說均可通深求矣

集解官本考證曰至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又志金髮以鐵為之

皮弁冠
高山冠

方山冠
衛氏冠

黃綬 赤綬 青綬 紫綬 青印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紫綬
 棟曰此與董巴與服志同司馬氏採其文而復增益之也

昭注補

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者有曰而

後世聖人易之曰絲麻觀羣翟之文榮華之色

色之乃染帛曰效之始作五采成曰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頗胡之制

本譌作頰依宋本改
遂作冠冕綴製已爲首飾
曰楚作綏
凡士

行人言上公以下冕服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等其章復無考

鄭元說虞書作服乃分日月至黜蔽爲十二章除日月星辰爲九章其說與尚書大傳史記夏本紀僞孔傳皆有不合鄭復援以說

禮此志皆本之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言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詩韓文有文故上在安丁雲黃曰月星辰山龍華蟲注尚書

人之象占易名象春秋傳曰見易象是也伏羲觀象而作八卦
帝以下始制衣裳九家易乾爲衣坤爲裳故云取諸乾也帝舜觀

古人之象師伏羲之易也象之符易始於文王周官三易家周易之名非夏商便名作續宗彝古文尙書續作會孔安國曰以五采

鄭李作繪胡對反

裴曰按孔傳本作粉若粟冰作蒲蒲絞絞孔安國曰蒲若斧形絞

曰絺五色備曰繡杜預注左傳曰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呂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天子備章鄭玄周禮注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弓下侯

伯自華蟲曰下子男自藻火曰下卿大夫自粉米曰下至周而變

之曰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

曰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章華蟲作繡宗彝藻火山龍天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

又曰山龍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入子公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元曰元或疑焉

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下

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
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續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藻次

九曰黻皆紕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鷩以雉爲
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第二章凡五也。繡刺粉米無鼎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繡

見乎秦呂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呂約立集解惠棟曰自

嚴崇義音居勻反儀禮士冠禮曰兄弟單袵元鄭元曰袵同也古
 文袵爲均故左傳謂之均服虔本作約又士昏禮注云袵同也同

元者上下皆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
官本祚作阼集解先謙曰都於土中始修

後漢志三十 二

三
二
一
於平帝元始四年建議具前書郊祀志光武建武
二年定南郊雒陽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定北郊雒陽城北四里願

宗永平二年始據禮議月令定五郊迎氣中兆在木四兆各於其方一如莽議見本紀及祭祀志惟志注引祭邕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南郊去邑七里中兆去邑五里西郊去邑九里北郊去邑

六里是南郊迎氣與祀天之南郊同位不知何
以別之此文以正兆七郊均屬世祖非其實也
顯宗遂就大業初

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屨百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始

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集解黃山曰天子以下言漢章服應提行百官

志特進侯位次車騎將
軍侍祠侯位次大夫
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纁下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
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遺以

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
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

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
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

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夏具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

月三十一日

采大佩赤鳥絢履目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
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祔祠皆約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
不執事各服常冠約玄目從

冕冠垂旒前後遂延遂垂也延冕上覆集解惠棟曰叔孫通漢禮

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練繩貫玉藻周禮曰五采練十有二就

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遂延五采練十有二就

玄注曰繼繩文之名也合五采練謂之繩垂于延之後後各十二

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紱以朱組爲紱也紱一條屬兩端於武此

爲衰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縹衣之冕九旒用玉

二百一十六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縹衣之冕九旒用玉

鄭服注曰纁當爲藻纁古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

禮記尚書皋陶篇陶謨故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文爲皋陶篇

也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曰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集解先謙曰

夏侯說者前此無文可徵宋陳祥道禮書引大傳虞氏傳文忠氏已

全錄見上天子至土其服章以華蟲作繡宗彝藻火山龍藻首不

言日月星辰史記夏紀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其引書不

以日月星辰並括於文繡服色之內日月星辰之用伏旒不言古

義遂晦莫知篇鄒特姓王制鄭注言古天子日月星辰衣皆本

於此黃山曰志述顯宗章服乘輿備十二章即歐陽氏說三衣諸

侯九章九卿以下七章僅二等而皆備五采即大小夏侯氏說二

家必有詳略異同明矣鄭謂周制變古見虞書孔疏引鄭注及鄭

禮之奇九極論其不經東京古學爭鳴既兼宋周官禮記而仍闕

以今文以古文向書猶未大顯也楊林推求經義特以證明周制

天子亦備十二章耳山謂虞書止言五服五章本無十二章之名

大傳以作禮宗彝章說與古文迥別而大傳文之見陳氏經書

引者則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見隋

志引者則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見隋

各不同今詳觀禮書所引諸條以下有宗彝四黑藻三白一服之殊

不皆備五采附志所引但云以此相問而或五采明不備不成是

引夏侯家說也顯宗家說不可通於此相問而或五采明不備不成是

三公以下無日月星辰九卿以下十二章九章七章爲言者蓋漢制

前已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集解惠棟曰阮譚禮圖漢禮器制度

下皆同沈重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

廣七寸長八寸沈重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

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前圓後方朱緣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曰其綬采色爲組纁說文曰組纁也

禮記曰玄冠朱組纁三說侯九旒卿七旒與此不同集解漢亮吉日玉

爲珠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縣十二公侯縣玉九卿縣玉或九旒旒爲是惠棟曰高誘云天子玉

漆經黃山曰前昔高漸紀以竹皮爲冠應注以竹始生皮伯冠章昭註竹筠也顏注竹皮筠皮謂竹上所解之箨耳今人篋皮時之遺制也韋說夫之山是純用新竹皮粗穢而成故始但名竹冠史但言以竹皮爲之自是純用新竹皮粗穢而成故始但名竹冠冠此非筠皮所能爲仍當以應章說爲得其實後增漆經之飾乃名長冠也對氏者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淮南承履天子之圖籍之謂之號冠即指後之長冠非指始製之竹皮冠言之貌冠者貌冠或疑委貌周制此則非制且志別有委貌冠行大射禮冠之似高說通然曰虎頭帝孫當時制曲必可信前漢李行大射禮亦不應別有大射之冠楚制者始始之竹皮冠言之貌冠者貌後之長冠言之緒以泰孫委曲有貌矣前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試云高皇帝始受命創制長冠以入宗廟與淮南說相出一口是猶竹皮爲高祖始制長冠爲高祖後制高本紀言竹皮冠及貴帝冠所謂對氏冠也足證對氏之稱亦在其後是高注不誤損製或顯宗行大射禮增楚冠制也民謂之鷩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尙玄獨缺曰左傳有服振振服皮曰初服黑服也淮南子云尸祝尙元高綈云均亮服玄黑衣也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綈絲示其赤心奉神也集解服玄黑衣也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綈絲示其赤心奉神也集解服玄黑衣也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綈絲示其赤心奉神也

後漢志三十

五

濯南說林謂鈞之緇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絛冠則戴致之絛則楚履之家絛即緇也釋名緇末也在即末也單經音義二古文機或作絛絛二形五篇絛脚衣可馬類篇絛同戰字五郊衣幘絛各如其絛同戰字足衣也是絛絛絛絛皆即戰字

委貌冠

集解惠棟曰冠作與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也集解惠棟曰輿服志曰皮弁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並異同入委子委貌形制相同則與進賢之冠象皮弁之同制者豈異同入委貌曰卑緇爲之集解惠棟曰皮弁呂鹿皮爲之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鄭氏曰以白鹿皮爲之衆太古禮者冠委貌衣玄纁素裳鄭眾周禮傳曰衣玄纁者爲纁都玄纁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二寸袂尺八寸集解惠棟曰徐黻云衣黑而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纁麻衣卑領袖下素裳素其皮衣以卑絛領袖執事者冠皮弁衣纁麻衣卑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肩帶素章擇白虎通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集解惠棟曰邪卻一作斜卻乃直下爲鐵卷梁

前有山展簡爲述集韻惠棟曰此下胸前發眉皆尋五字綴當作後黃山曰禮喪大記注武冠卷也漢大官令注

綦冠上程言也徐廣與服箱注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綦
爰釋問通天冠余博山蟬爲之謂之金綦是山卽金博山飾於冠
前如黃綺之有頭面也展禽後文注豆以雙房之簠盛豆黃公

前其式未聞後文建華冠引記曰知天者冠述錢氏據前書五行

志願注述卽爲鶴山家說文辭下引禮記曰知天又者冠鵷與上

徐音述本又作鷗音同鳥名也一名翠出越法以其羽以飾冠

猶卽令晨風之例字書引徐文也食律
切翠羽鳥不及莊子釋文偶有不照也
乘輿所常服之秦繭無文

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

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

曰官本無也字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皂綠領袖云者下本或有也字

中衣爲朝服云集韻先謙曰官本絲作緜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角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日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立

注也 不邪 服志及三禮圖增頂字 直豎無山 述風節 鐵馬卷

日其體側立而曲注中外官誥春俊卿所用人何品恩高日惠棟
日胡廣上脫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威齊王冠也冠易五品賜者

南郡二字 高山元蓋齊王元也

服之史記鄭生初見高祖備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垂與冠高山
案此則亦通于天子集解惠棟曰音志曰傳
日桓公好高冠大帶先謙曰官本且作耳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古字
監本誤作右依宋本改文儒者之服也前高

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胡廣曰車駕巡狩率其屬諸侯
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

梁冠卑單衣其歸國流黃衣卑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
著進賢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

冠黑介幘

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獨斷曰漢制禮無

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為令史實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官表

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性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著

臣伏惟太官令職在典掌王養統六清之飲列入珍之饌正百品

之差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勸明詔饌口資之御防有敗

之姦增崇其選侍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侍節令掌輿

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輶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

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

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

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冠猶此言之兩梁冠

非必列於階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

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即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

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集解惠棟曰

注孟希希作布漢隸帝即布字故誤作希也黃山曰音志緇布冠

秦世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其冠也其

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似進賢其上方其下加橫額其冠也其

高五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

五梁進賢三公及封公縣公郡侯縣侯亭侯則冠三梁卿

大夫八座尚書中郎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

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

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製為重

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不加服也案冠制壁

始緇布至周盡飾而有委貌漢諸冠制亦皆緣之而起據晉志進

賢五梁上通天子禮儀志乘與初加緇布進賢是其制以非常服

著耳

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高五寸曰緇為展第前書注曰繩今之

繩同今之方目梁也鄭元特注注曰繩今之緇梁也應劭禮記注

監無正平也彼注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監平故

正監亦止一人左右監平各二人世祖省右而猶曰左監平故

亦曰正監平實一人耳前書張敞傳且當以柱後冠為冠制法服

晉灼云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冠文以緇緇緇柱卷案制法服

今灼史記之惠氏引鄭注後惠文以緇緇緇柱卷案制法服

為展前然則展前施於梁故言橫之於前亦可推知矣晉書注

法冠與志略異言今御史服不及廷尉等者雖有不備或晉制異

也或謂之獬豸獬豸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曰冠獬豸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關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

東非不正者楚法名獬豸所服也今冠兩角非也臣昭曰或謂惠

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豸冠故之為論云獬豸之冠如

常官本作冠是也胡廣說曰太傅胡公說曰春秋左氏傳有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已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云古緇布冠之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晉公卿禮秩

軍尉驃騎車騎衛軍諸大將軍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瑞附蟬為文

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帳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瑞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又名駿冠冠制惠棟曰徐胡廣說曰

趙武靈王效胡服已金瑞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目其君

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

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即趙而用之說者謂取其清高飲潔而不

食貂紫綈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

寒涼本以貂皮暖頸附施於冠因連變成首飾義解惠棟曰注此

為物生義義下脫非其言三字黃山曰趙惠文王武靈王子也趙

世家武靈王愛服騎射公子成以趙之緇布冠之冠制也

為比其初制也其後漢金王之飾當即惠文之冠也武靈王也

武冠者鷩尾即為鷩尾冠後漢文書武冠後漢文書武冠者鷩

兼惠文之名也法冠本楚冠乃亦曰柱後冠文冠之飾亦不問

趙以其近似名之不名楚冠者或選竹皮楚制之嫌耳建武時

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曰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

刀云

建華冠目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獨斷曰其狀若縷

輪大上輪小縷黃山曰建華冠下引記文冠建武時常司馬相

與冠制略同耳後文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
繆一爵九華以翡翠為華以翡翠為華以翡翠為華以翡翠為華
錯翡翠句承上鄭女曼姬言乃婦人首飾或以為飾也案記曰
知天者冠也修飾大昕曰述論如律詩事修厥德漢書引作述
亦為述也惠棟曰師古云述周書曰知地者履約說文引作述
天者冠也惠棟曰師古云述周書曰知地者履約說文引作述
鳩康信春秋穀梁傳曰純是也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鵲冠前
圓曰為此則是也說文曰鵲知天將雨鳥也集解惠棟曰張晏云
也李巡爾雅注曰鵲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天地五郊明堂育
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集解惠棟曰下脫前高七寸後高三寸五采綬為
之祠宗廟大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集解先謙曰大子三禮

今案大子本樂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集解惠棟曰禮
作天子太子未合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集解惠棟曰禮
帝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也武德者舞人執干戚舞也文
始者舞人執羽籥舞也五行舞也武德者舞人執干戚舞也文

巧士冠高七寸集解惠棟曰高上脫前字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
從官四人集解惠棟曰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曰備宦者四

星云禮無文御非冠制似長冠集解惠棟曰三禮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集
惠棟曰三禮圖曰宮殿僕射史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
之獨斷曰寸晉志曰高五寸

御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集解先謙曰官
監本誤作以衛士服之禮無文本考證云似字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曰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
各四寸集解惠棟曰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

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曰裹楯冠之入軍門立

漢王旁視項羽集解惠棟曰旁禮圖引作側

衛氏冠集解惠棟曰與服志前圓吳制差池遲迴四重趙武靈王
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舊冠者是
本復作服考證云注服監本誤作復依宋本改惠棟云注其說未
聞或曰楚王鮮冠是也黃山曰錢氏引禮圖冠為衛氏冠是差
池遲迴四重亦言翠華與建華冠當略同矣衛述
古通作衛氏者蓋以鳥為氏如左傳鄭子所云

諸冠皆有纓義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集解黃山曰此約舉前條武官一曰武弁大冠
條不應分提鵲冠本即前武冠惟前武冠兼為中常侍宦者之冠
故雖名武冠而纓則環纓則青系即加鵲冠易名為鵲冠仍是環
纓與縮纓者異志非從纓起例不能著其原委異同此與後二條
皆不先標冠名者也今從武冠分提則與前條武冠標名提後
矣縮纓直纓也以兩條結領下故有垂古縮布遺制也環纓無纓
環纓一條屬兩端於武則無垂者即古冕弁之紘也

弓青系為緄加雙鵲尾豎左右為鵲冠莊子云緄胡之纓武士
注引莊子今說劍篇無武士之服四字緄作曼釋文引司馬注謂
也秦風竹閉緄緄毛傳訓緄為繩說文緄帶也後文公主五官左
封君以上采組為緄乃有文理者系統青則無文理矣

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鵲冠紗縠單衣集解惠
上脫虎賁將虎文綵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鵲冠虎文單衣

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鵲者勇雄也其闕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曰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曰鵲似黑雉出于上黨荀綽晉百官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

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曰為

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

故皆服其服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下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
謁者古者一名洗馬斷曰公卿侍中尚書衣早而入朝者曰朝臣

諸營校尉將軍大夫以下不為朝臣集解黃山曰百官志太子門大
夫六百石舊職比郎將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舊職比六百石舊職
議大夫常侍謁者比六百石注引漢官云謁者三十人其二人公

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布故云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
劉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其宜漢舊儀曰凡齋鉗幘耕青幘秋獵
劉服緋幘策解惠棟曰徐廣云始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別介
幘服文吏平服武官也冠進賢者宜長耳徐廣曰今介幘也冠

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鉞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昭索自天子至於庶人咸皆帶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論何劭履下殿不稱爲刀而此志言不及劍如爲未備集解惠棟曰注人之履

即今之綬也說文經綬維也師古云維者系也謂逆受之也音逆
璫作璫佩綬志亦作璫陳祥道云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
之璫以其貫璫玉也謂之璫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清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
日丞尉三百石長同漢官曰尚書僕射銅印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清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
日與服志曰皆黃綬一采清黃圭自黑綬曰下綬綬皆長三尺與

綬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紺綬集解惠棟曰綬說一采宛轉繆綬集解惠棟曰說文

長丈二尺丁字漢儀載太僕太中大夫襄言乘綬黃地冒白羽
宋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綬地冒白羽青黃去綬綬二百六十

首長一丈二尺公王綬如王侯綬地冒白羽青黃去綬綬二百六十
尺綬二采八首長一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

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王犯者爲不敬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
從輿服志增又注青黃去綬漢官儀去綬作赤綬又長二丈二尺

北宋本作一尺又長丈八尺漢官儀長二丈八尺又黑綬漢官儀
羽青地

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
洧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疊皆廣尺六寸東觀書曰建武元

軍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二千石長
秋將作大匠度遠諸將軍郡太守國相皆秩二千石長

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御史中丞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長
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中郎中丞治書侍御史皆二千石長

中郎中丞治書侍御史皆二千石長
諸者黃門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館司農都

惟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六百石
縣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秩四百石縣丞秩六百石

丞尉秩三百石長丞尉秩四百石縣丞秩六百石
相或秩六百石或秩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

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侍中
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

二百石黑綬惠棟曰說文系細絲也純綬絲之數也漢律曰綬絲
數謂之純布謂之經綬細謂之首高誘注戰國策曰十首爲一經

又五首成一文成此爲從北宋本及與服志改注丞尉秩二
百石二北宋本作三又長丞尉亦二百石長北宋本作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早下蠶青上標下皆深衣制徐廣
單隱領袖緣曰條單龍齒集解惠棟曰郭遵謂之下皆深衣制徐廣

衣也魯人曰領類領也齊人曰曉飾形貌也錢大昕曰士冠禮髮
際薛名齒爲頰音書宣帝紀諸葛亮遺帝巾幘婦人飾曰幘

之異晉耳珥垂珠晉耳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珥
謂象拂也惠棟曰遠一作拂又作拂音竹草反說文遠端爲華勝

集解惠棟曰遠一作拂又作拂音竹草反說文遠端爲華勝
西王母戴勝冠勝名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山海經曰

勝而穴處今顏注勝婦人首飾也漢代上爲鳳凰爵曰翡翠爲毛
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鑲集解惠棟曰釋名左右一橫簪之練曰釋

名簪就也以就連冠于髮也晉安蘭結諸簪耳皆同制其簪有等
級焉集解惠棟曰蘭卷續之類古作簪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

髮際結項中隔爲四縷以固冠也後漢志三十
皇后謁廟服紺上早下蠶青上標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曰條假

結集解惠棟曰結宋志作醫廣雅曰假結謂之醫謂鄭氏周禮
平王舊以光烈皇后假髻其遺象若今假髻矣東觀記章帝詔

帛巾各一衣一簪以遺王步搖集解惠棟曰禮記明堂制律注副
漢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名曰步搖上有垂珠步搖是也孔穎達云

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名曰步搖上有垂珠步搖是也孔穎達云
晉瑀步搖曰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集解先

作八爵惠棟引徐廣云八爵熊虎赤龍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九華三禮圖引作一爵說熊虎赤龍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錢大昕曰獸名見史記秦本紀惠棟曰史記秦本紀云伐南山梓
大特徐廣云今武都郡武都郡武都郡武都郡武都郡武都郡武都郡

者所以別尊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卑
弁而加飾如金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

二條應連本文為一條前志言車制大貴人貴人公王王妃封君共為一條與上長公主連文互證益明此下長公主及自公主封君皆誤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集解曰晉先靈儀注曰皇后十二簪步搖大手簪即大手結亦作紒也鄭元云大手結謂簪紒也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聶崇義云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為髮同合已髮紒為紒者也

白公主封君已上皆帶綬已采組為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綬飾曰白珠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組者今綬紒是也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夏傳曰東海魚須魚須鄭元云魚須長捷今以為魚須魚目今以雜珠廣氏禮記注曰魚須鮫魚須也

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卑綈上下助釐者繒綈上下集解惠棟曰繒一作

青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繒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已上嫁娶得服繒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集解惠棟曰緣

主緣從北宋本改晉志云婦人以絳作衣後漢志三十七

十二色六百石已上重緣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已上五色采

青絳黃紅緣二百石已上四采青黃紅緣賈人繒縹而已博物記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向云白以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公列侯已下皆單緣縹細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帛淺黃色也

制文繒為祭服自皇后已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繒閒緣加上之

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句始以為繒注曰葆下疏也則繒之容如旌旗也集解惠棟曰緣亦當作緣釋名漢書也青絳為之緣也鄭元云今絳袍縹重綈也玉篇曰縹緣也任春切周禮司服

也鄭元云今絳袍縹重綈也玉篇曰縹緣也任春切周禮司服繒衣檢袂闊狄鄭元云今世有主衣者蓋三程之遺俗賈公彥云漢時有主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由周禮有圭別刻縹綴于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清云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兒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緡角師古云繒賦夫作人又重句重作垂始以為繒繒當作縹下同師古云繒者所衡反黃山曰注誤大人賦為李夫人賦誤不惟一夫字惠說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縹縹縹文選李善本繒作縹木華海賦縹羽關之縹縹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為縹並不指衣注引仍誤

案魏外禮說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之禪褌以禪褌為婦人明衣是褌為女服之禪者圭繒即司服注之圭衣矣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

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士庶嫁娶被服各有供品當傳萬世以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庶民本奏以成志也集解惠棟曰注各各供品供品北宋本作供品山曰又復中重或謂從中制之以為重或謂中世重之皆曲為解耳明紀永平十二年詔書有司其申明明科禁和紀永元十一年詔申命荀子富國篇得服慶賞以申重之王霸篇案申重之以貴賤中形近之說

凡冠衣諸服疏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繒赤舄服絢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

謂者已為常朝服云宗廟已下祠祀皆冠長冠卑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綺絲五郊各從其色集解惠棟曰袖下脫為字又

贊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王敬敬報情尊下

欲執夸華文匪家麗編虛受堂三十大

輿服志下第三十 終 後漢書三十

續漢志集解第三十校補

與服志下於始致治平矣昭曰始開本作時錢大注東觀記曰至宜如

明堂之制柳從辰曰袁詵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光武於明堂

徵至戰國時或為鹿盧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下以供至尊

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發矣漢初文學既興時亦草

創與服族幘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

禮記制度冕冕衣服玉乘輿擬古式矣今案明堂明堂之制

本肇自祀明堂東觀書言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足證議定南北郊在明堂禮成之後也袁詵所說仍專就明堂

而發本書明紀承平二年詔書成先言宗祀光武皇帝於明

堂次言恭祀天地志文首重祠祀天地自是議事之體應爾

冕冠至玉藻注合五采絲謂之纁官本注謂冕皆廣七寸長尺二

寸集解惠棟曰至長八寸者大夫之冕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八

禮器作冕冠長六寸廣八寸此長下明脫尺字也應劭說見左

傳桓二年正義長六寸廣八寸亦當脫尺字漢尺小於今建初六年銅

尺每尺合今尺七寸弱六寸八寸不為長其前後亦不能施

遠延也沈重乃云大夫冕長八寸是其制僅當天子之半則士

本志與服依董巴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自應與董說合禮器

制度所言長廣雖異亦通制也惟文選東宮賦注引鄭義又作

長一尺七寸廣八寸至章懷明紀注引三禮圖及蔡茂傳注均

作廣八寸長尺六寸與漢禮器制度合要皆乘輿刺史今案對

無天子諸侯異制之說沈重後說自不可從乘輿刺史下綴成

言刺史蓋刺繡之說書益稷鄭注刺者為繡前書賈誼傳美者

繡繡是古天子之服師古注繡者刺為眾文今作刺史列乘輿

上明誤下公侯

委貌冠至所謂夏之母追母各本皆為母今正柳從辰曰白虎通

釋名作牟鄭注作牟

通天冠至乘輿所常服錢大昭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遠遊冠至諸王所服也柳從辰曰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

矣又淮南子楚莊王通梁組纓高注通梁遠遊冠也是此冠亦楚制

高山冠至中外官調者僕射所服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六引

進賢冠至示加服也集解惠棟曰至以非常服故此不著耳柳從

徐廣與服雜注云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

梁進賢冠此與遠遊冠同為天子雜服故雖天子所有志亦不

有常服也及以天子自

武冠至秦滅趙呂其君冠賜近臣注貂紫蔚柔潤柔原誤采已正

建華冠目鐵為柱卷錢太昭曰東京賦冠華乘翟列舞八佾舞

人頭戴疑此是矣今案冠華冠之於首或即冠此建華冠省言

華耳乘翟乘之以手辭謂以翟尾飾冠冠似翟冠當以翟尾

巧士冠至呂備宦者四星云柳從辰曰三禮圖云巧士冠掃

古者有冠無幘至尚書賸收方三寸錢大昭曰賸

古者君臣佩玉至乘輿落呂白珠白原誤白已公廟諸侯呂采絲

其視冕旒為祭服云柳從辰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輿服

服志云孝明帝作幘志作其玉視冕旒此服玉字又引蔡邕輿

珠之佩以郊祀天地至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編綱音瓜官本

諸國貴人相國皆綬綬至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編綱音瓜官本

編作綬連上綱字為句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繆長丈二尺注諸王綬四采至長一丈

二尺官本注作長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至簪珥耳璫垂珠錢大昭曰闕本珥下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注重緇原練原作厚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

葵園先生刊所著後漢書集解及續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畢兩卷卒所居涼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屬某君總校既卒訪之并書無存矣先生副室宋大家奉還命經理未完書乃重印屬山總校溯甲寅秋山從先生涼塘校刊三家詩義集疏是書尙餘列傳數卷未定葵八志馬君與龍任邵國李君祖楙任百官聞皆寫定而禮儀祭祀與服未備并命輯補嘗爲說撰著大指究未睹全書也及從事總校始悉原板寫刻謄奪紕繆百出底藁亡三四所采摭諸家書先生因亂播遷亦多不在弁百僅先生一序篇目猶闕遂述所聞於先生者遵前漢書補注例鈔補篇目更覓羣籍比校推攷分別改錯而篇幅固定集解漏刊者莫由悉補則別爲校記系於每卷之後愚覺所及開加案

跋

語亦附著焉名曰校補不敢亂原書也畢三十卷屬有杭州之行大家復延柳君從辰續校勘并釐剔得失疏其異同密杭州俾山覆勘策入校記山更與柳君往復函商然後決定大家補刊先生詩文集本設書局葵園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補又三涉寒暑而後觀成蓋先生晚歲所著諸書兼營並進日力全耗於編纂此書雖付刊未及自校將竣某君總校畢再自釐正而已不逮也時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荅落已甚在遠者復不相聞山嘗乞助於同門左君震黃君逢元王君正樞劉君嵩比來杭而左君旋歿抑無由再從諸君請益惟柳君終共是役蒐討之功爲獨多焉迴思先生於是書遠跡荒寒寂寞之區口手一編雖病不少休所爲憊心罷精不知老至者豈惟是僉梓旁通藉存一家之學亦以建武續統克迪前光援末葉之分崩

而求中興盛軌於以楊梁治亂之迹歟夫窮而思返者得所鑒以爲折衷也而大家卒能承先生遺志俾是書與前漢書補注并傳其爲賢勤古豈多得哉山實愚冥客中又乏書卷之助強自附於識小尙賴四方淹雅傳先生學者從而救正之斯小子之幸矣校補既畢先生長嗣與祖湘閣與弟祖陶祖恩請識其事以無忘大家之勤於是乎書癸亥季冬月朔門人同邑黃山謹跋於杭州旅次

跋

统一书号: 11018·1178

定 价: 26.70 元